【第贰卷】

俞平伯全集

九三叟顾廷龙题

俞平伯全集

【第贰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玉蓉　陈　熙　陆永品
李屏锦　林乐齐　俞润民

策划：张志欣　方　殿

俞平伯全集

第二卷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陶雪华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道1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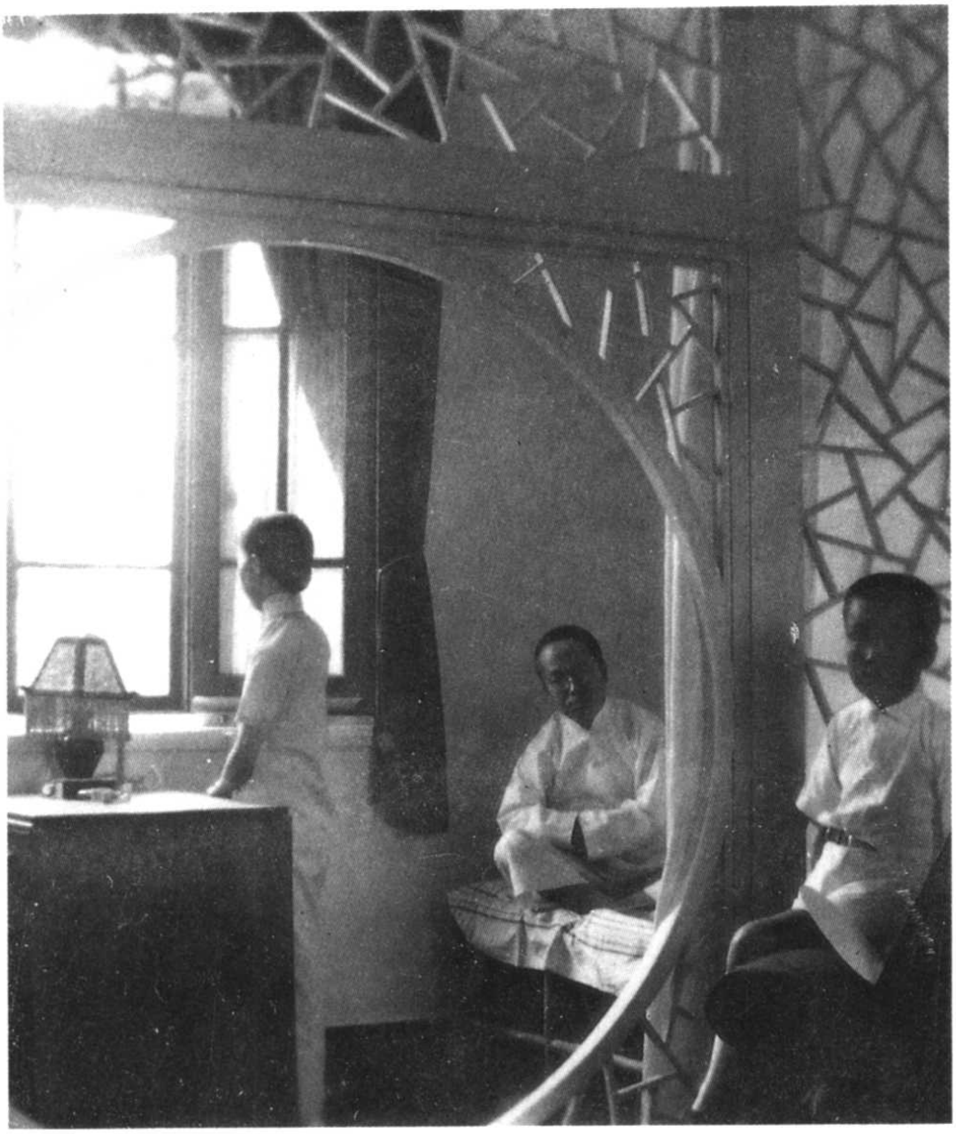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83.375印张　4590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500元
ISBN7－80611－570－6/I·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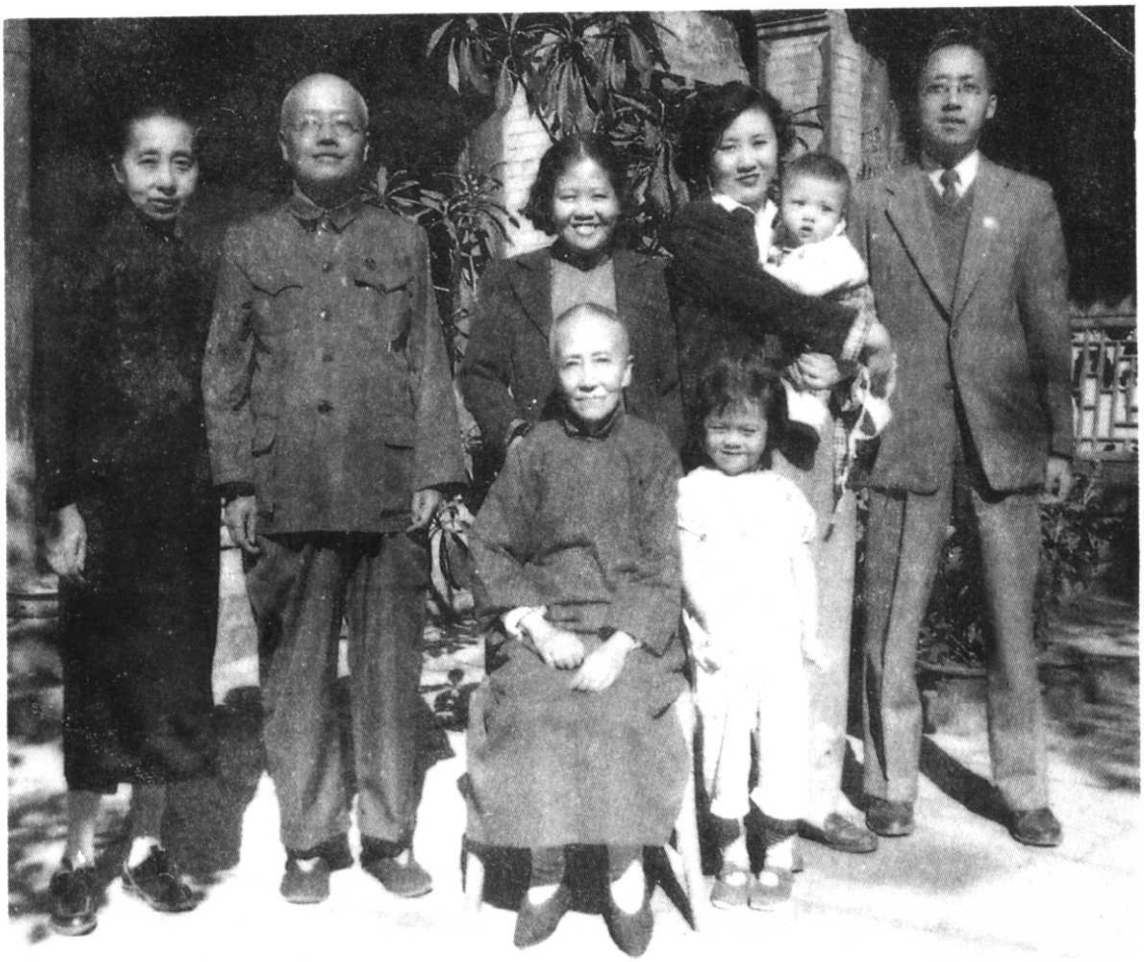
（全十卷）

与顾颉刚等合影(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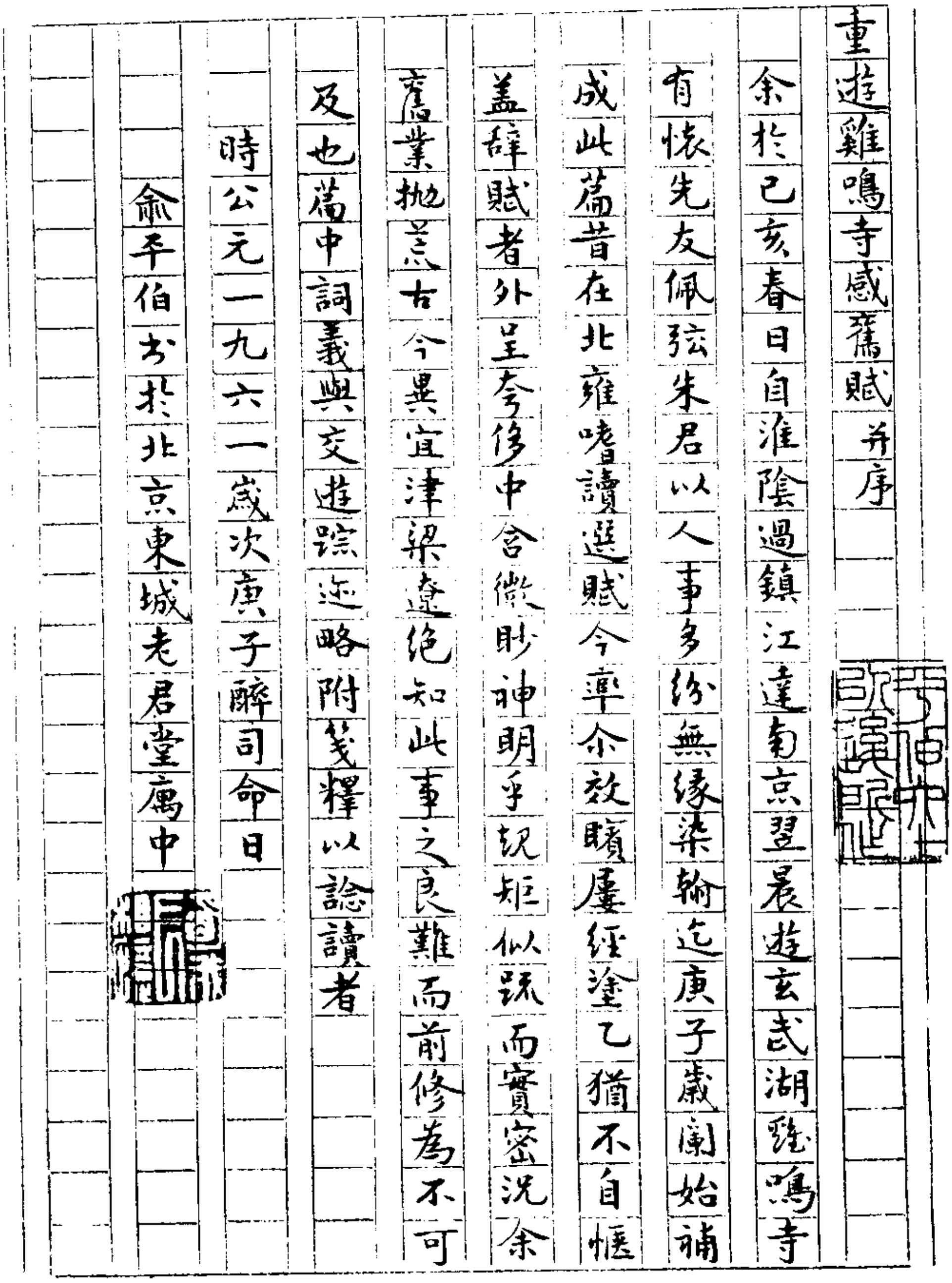
(前左起:顾颉刚、王伯祥;后左起: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在北京清华园寓所(即秋荔亭)全家合影(1934)



在北京老君堂寓所(即古槐书屋)全家合影(1952)



重遊雞鳴寺感舊賦 并序

余於己亥春日自淮陰過鎮江達南京翌晨遊玄武湖雞鳴寺有懷先友佩弦朱君以人事多紛無緣柔翰迄庚子歲闌始補成此篇昔在北雍嗜讀選賦今率尒效顰屢經塗乙猶不自愜蓋辭賦者外呈夸侈中含微眇神明乎規矩似疏而實密況余舊業拋荒古今異宜津梁遼絶知此事之良難而前修為不可及也篇中詞義與交遊蹤迹略附箋釋以諗讀者

時公元一九六一歲次庚子醉司命日

俞平伯書於北京東城老君堂寓中

《重游鸡鸣寺感旧赋》手迹

bbs.hlmbbs.com

本卷说明

本卷辑录作者自“五四”前后至八十年代所写散文（小品、随笔、游记、杂文、随感、札记以及学术小品），包括作者生前出版的五个散文集和集外作品，按出版或发表时间编次。

《杂拌儿》，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出版。

《燕知草》，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出版。

《杂拌儿之二》，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出版。

《古槐梦遇》，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月出版。

《燕郊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出版。

为保存五个散文集的原貌，各集中除个别篇目（如新诗、旧体诗词、《红楼梦》著述、文

bbs.hlmbbs.com

论、序跋等)，需将正文移入本全集其他有关卷册者以外，其余篇目均不作变动。移入别卷的篇目，在目录中以“存目”字样加以标示。原集中作者或别人所写序跋，一律原样录存。

集外散文包括1919年以来的七十年间，未结集出版的散见作品。每篇作品均加题注，注明出处和年代。

作者于“五四”前后写有小说三篇。现按时间顺序编入集外散文中。

本卷所收作品，全部据初版本或原发表报刊加以校勘。

目　　录

杂拌儿

自序……………………………………………………（3）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4）
析“爱”……………………………………………………（10）
雪耻与御侮
——这是一番闲话而已……………………………（18）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23）
陶然亭的雪………………………………………………（30）
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36）
雷峰塔考略………………………………………………（48）
论《商颂》的年代………………………………………（55）
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存目）
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60）
杂记“储秀宫”…………………………………………（63）
山阴五日记游……………………………………………（67）

bbs.hlmbbs.com

文训
——新洗冤章第六十六……（71）
风化的伤痕等于零……（75）
怪异的印象（残稿）……（81）
我想……（82）
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小记……（84）
跋《灰色马》译本……（86）
《致死者》序……（93）
《吴歌甲集》序……（95）
重刊《浮生六记》序……（97）
重刊《陶庵梦忆》跋……（99）
重印《人间词话》序……（101）
关于《子恺漫画》的几句话……（103）
《北河沿畔》跋……（107）
《初日楼少作》跋……（108）
《忆》自序（存目）
《燕知草》自序（存目）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109）
与颉刚谈《野有死麕》（存目）
与绍原论祓……（111）
与白采书……（115）
附　采君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复书……（117）
《杂拌儿》题记（代跋）……周作人（118）
自题记……（120）
燕知草
序……朱自清（123）
自序……（127）

换巢鸾凤（存目）
江南二月附跋（存目）
湖楼小撷…………………………………………（129）
芝田留梦记………………………………………（139）
自从一别到今朝八解（存目）
西关砖塔塔砖歌（存目）
西关砖塔藏宝箧印陀罗尼经歌（存目）
梦游附跋…………………………………………（144）
归鞭（存目）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146）
城站………………………………………………（152）
清河坊……………………………………………（155）
眠月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160）
雪晚归船…………………………………………（165）
月下老人祠下……………………………………（167）
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呈佩弦兄………………………………………（171）
出卖信纸…………………………………………（173）
冬晚的别…………………………………………（176）
打橘子……………………………………………（180）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185）
重来之“日”……………………………………（191）
附录：重过西园码头……………………………（194）
跋……………………………………周作人（220）
杂拌儿之二
序……………………………………周作人（225）

bbs.hlmbbs.com

诗的神秘……………………………………………(227)
《近代散文钞》跋 ……………………………………(251)
“标语” ………………………………………………(255)
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262)
怕并序 …………………………………………………(265)
中年……………………………………………………(268)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 ……………………(272)
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281)
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存目）
《三国志演义》与毛氏父子（存目）
谈中国小说（存目）
小说随笔（存目）
梦记……………………………………………………(286)
阳台山大觉寺…………………………………………(295)
没落之前………………………………………………(299)
代拟吾庐约言草稿……………………………………(301)
祭舅氏墓下文…………………………………………(303)
《汉砚唐琴室遗诗》《絜影楼词》序…………………(305)
《移棋相间法》序 ……………………………………(307)
《孤坟》序 ……………………………………………(309)
《苦果》序 ……………………………………………(311)
《西还》书后（存目）
春在堂日记记概………………………………………(313)
林黛玉喜散不喜聚论（存目）
论清真《荔枝香近》第二有无脱误（存目）
读《妇女解放新论》书后……………………………(315)
戒坛琐记………………………………………………(319)

《尚书·金縢》中的几个问题 …………………………… (325)
孟子解颐零札…………………………………………… (330)
附录：《呓语》(十九—三十五)(存目)

古槐梦遇

序 ………………………………………… 知　堂 (339)
小引 ……………………………………… 废　名 (342)
《三槐》序 ……………………………………………… (344)
古槐梦遇（一～一〇〇） ……………………………… (346)
后记（一〇一） ………………………………………… (379)

燕郊集

读《毁灭》(存目)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383)
身后名…………………………………………………… (391)
性（女）与不净………………………………………… (395)
教育论…………………………………………………… (397)
春来……………………………………………………… (405)
赋得早春（为清华年刊作） …………………………… (407)
演连珠…………………………………………………… (410)
广亡征！ ………………………………………………… (414)
国难与娱乐……………………………………………… (421)
进城……………………………………………………… (425)
元旦试笔………………………………………………… (427)
秋荔亭记………………………………………………… (429)
人力车…………………………………………………… (431)
闲言……………………………………………………… (433)
驳《跋〈销释真空宝卷〉》………………………………… (436)
《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 ……………… (449)

bbs.hlmbbs.com

词课示例（存目）
论作曲（存目）
《玉簪记》寄弄首曲华字今谱不误说 …………………… (451)
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 (454)
为何经海募款启…………………………………………… (457)
谷音社社约引言…………………………………………… (458)
《秋兴散套依纳书楹谱》跋 ……………………………… (459)
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存目）
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序（存目）
《三槐》序（存目）
《积木词》序（存目）
癸酉年南归日记…………………………………………… (461)
许闲若藏同人手钞《临川四梦谱》跋…………………… (471)
长方箱（存目）
集外散文
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 (475)
我的道德谈………………………………………………… (478)
花匠（小说） ……………………………………………… (491)
炉景（小说） ……………………………………………… (495)
狗和褒章（小说） ………………………………………… (497)
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 (501)
现行婚制的片面批评……………………………………… (507)
重来者的悲哀……………………………………………… (512)
生活的疑问………………………………………………… (527)
东游杂志…………………………………………………… (532)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残信………………………………… (546)
黎明馆旅客的话…………………………………………… (548)

bbs.hlmbbs.com

“义战” ………………………………………………………… (552)
青年必读书……………………………………………………… (558)
两千年前玉门关外的一封情书………………………………… (559)
美人画砖拓片说明……………………………………………… (560)
一息尚存一息不懈……………………………………………… (562)
咱们自己站起…………………………………………………… (567)
质西谛君………………………………………………………… (570)
答西谛君………………………………………………………… (575)
又是没落………………………………………………………… (583)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 (586)
新年的梦想……………………………………………………… (588)
《左传》遇 ……………………………………………………… (590)
槐痕(《三槐》之其三)(八则) ……………………………… (599)
槐屋梦寻(四十二则) ………………………………………… (607)
秋荔亭随笔(十一篇) ………………………………………… (627)
这鬼……………………………………………………………… (645)
《古槐梦遇》拾零 ……………………………………………… (647)
无题(四篇) …………………………………………………… (649)
秋荔亭墨要之一………………………………………………… (657)
一日记所见……………………………………………………… (660)
罢课休课停课…………………………………………………… (662)
《移棋相间法》序三 …………………………………………… (664)
《左传》褒夷伯之庙一条非左氏旧文说 ……………………… (666)
音乐悦乐同音说………………………………………………… (671)
独语(十三则) ………………………………………………… (674)
古槐随笔………………………………………………………… (680)
读书的意义……………………………………………………… (684)

bbs.hlmbbs.com

忆清华园谷音社旧事……………………………………（687）
为《中外文丛》拟创刊词……………………………………（691）
夜游妙峰……………………………………（694）
随笔四则……………………………………（697）
吃在这个年头……………………………………（703）
闲谈革命……………………………………（706）
由群经之起讫谈《论语》《孟子》之起讫 ……………………（709）
新年顽意
——《走马灯》和《牌九》的哑谜儿……………………（715）
为暴春霆题其先德《林屋山民馈米图》 ……………………（718）
戊子元旦试笔（谈孟子） ……………………………………（720）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 ……………………………………（723）
近闻偶谈……………………………………（730）
无眠爱夜……………………………………（735）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738）
智人愚人聪明人……………………………………（740）
诤友……………………………………（744）
朱佩弦兄遗念
——甲子年游宁波日记……………………………………（749）
关于《义战》一文
——朱佩弦兄遗念……………………………………（753）
记与佩弦最后之唱和诗……………………………………（756）
忠君与爱国……………………………………（758）
回顾与前瞻……………………………………（762）
祝京市文代会……………………………………（765）
一年来的感想……………………………………（768）
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771）

bbs.hlmbbs.com

学习宪法草案的感想……………………………………(775)
漫谈百家争鸣……………………………………………(777)
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会上的发言……………………………………………(779)
一只纸老虎，一匹疯马…………………………………(782)
哀念郑振铎同志…………………………………………(785)
忆振铎兄…………………………………………………(789)
谈谈古为今用……………………………………………(792)
《霜桧楼印存》跋 ………………………………………(794)
纪念何其芳先生…………………………………………(795)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797)
崇祯吊死在哪里？ ………………………………………(805)
癸亥年初五之梦…………………………………………(806)
谈虎丘剑池………………………………………………(807)
记家藏日本写经残卷……………………………………(809)
再记日本写经《胜鬘宝窟》 ……………………………(811)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812)
序《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 ……………………………(817)

bbs.hlmbbs.com

杂 拌 儿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自　序

颇拟试充文丐，于是山叔老人谆谆以刊行“文存”相诏，急诺之。俄而惊。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书而后可焉。谋之妇，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门，均茫茫不吾应。思之，渺渺不得。

“恰好丁卯大年夜，姑苏塞给我一堆‘杂拌儿’，在我枕头边。”

无以名之，强而名之。读者其顾名思义乎？

一九二八年一月廿四日夜半，于禁用白话之地。

bbs.hlmbbs.com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

环君曾诉说她胸中有许多微细的感触，不能以言词达之为恨。依她的解释，是将归咎于她的不谙习文章上的技工。这或者也是一般人所感到的缺憾吧。但我却引起另一种且又类似的惆怅来。我觉得我常受这种苦闷的压迫，正与她同病啊。再推而广之。恐怕古今来的“文章巨子”也同在这网罗中挣扎着罢。“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终古恨事。

再作深一层的观察，这种缺憾的形成殆非出于偶然的凑泊，乃以文学的法相为它的基本因。不然，决不会有普遍永久性的。这不是很自然的设想吗？创作时的心灵，依我的体验，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练的技巧与映现在刹那间的“心”“物”的角逐，一方面是追捕，一方面是逃逸，结果总是跑了的多。这就是惆怅的因由了。永远是拚命的追，这是文学的游离；永远是追不着，这是文学的独在。

所以说文学是描画外物的，或者是抒写内心的，或者是表现内心所映现出的外物的，都不免有“吹”的嫌疑。他们不曾体会

到伴着创作的成功有这种缺憾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看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奇迹，他们看不起刹那间的灵感，他们不相信会有超言文的微妙感觉。依他们的解释，艺术之宫诚哉是何等的伟大而光荣；可是，我们的宇宙人间世，又何其狭小，粗糙而无聊呢？他们不曾细想啊，这种夸扬正是一种尖刻的侮蔑。最先被侮蔑的是他们自己。

既知道“美景良辰”只可以全心去领略，不能尽量描画的，何以“赏心乐事”就这样轻轻容易的一把抓住呢？又何以在“赏心乐事”里的“良辰美景”更加容易寻找呢？我希望有人给一个圆满的解答。在未得到解答以前，我总信文学的力是有限制的，很有限制的，不论说它是描画外物，或抒写内心，或者在那边表现内心映现中的外物，它这三种机能都不圆满，故它非内心之影，非外物之影，亦非心物交错之影，所仅有的只是薄薄的残影。影的来源虽不外乎“心”“物”诸因子的酝酿；只是影子既这么淡薄，差不多可以说影子是它自己的了。文学所投射的影子如此的朦胧，这是所谓游离；影子淡薄到了不类任何原形而几自成一物，这是所谓独在。不朽的杰作往往是一篇天外飞来、未曾写完的残稿，这正是所谓“神来之笔”。

我的话也说得太迷离了，不易得一般的了解。所成就的作品既与创作时的心境关连得如此的不定而疏远，它又凭什么而存在呢？换句话说，它已是游离着且独在了，岂不是无根之花，无源之水，精华已竭的糟粕呢？若说是的，则文艺之在人间，非但没有伟大的功能，简直是无用的赘疣了。我遭遇这么一个有力的反驳。

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文艺在人间真等于赘疣，我也十分欣然。文艺既非我的私亲，且赘疣为物亦复不恶，算得什么侮辱。若以无用为病，更将令我大笑三日。我将反问他，吃饭睡觉等等

bbs.hlmbbs.com

又何用呢？可怜人类进步了几千年，而吃饭睡觉等的正当用途至今没有发明。我们的祖宗以及我们，都不因此灰心短气而不吃不睡，又何必对于文艺独发呆气呢。文艺或者有它的该杀该剐之处，但仅仅无用决不能充罪状之一，无论你们如何的深文周内。

闲话少说。真喽嗦啊！我已说了两遍，文学是独在的，但你们还要寻根究柢，它是凭什么存在的。大家试来评一评，若凭了什么而存在，还算得独在吗？真不像句话！若你们要我解释那游离和独在的光景，那倒可以。我愿意详详细细地说。

“游离”不是绝缘的代词；“独在”也只是比况的词饰。如有人说是我说的，文学的创作超乎心物的诸因；我在此声明，我从未说过这类屁话，这正是那人自己说的，我不能替他顶缸。我只说创作的直接因是作者当时的欲念、情绪和技巧；间接因是心物错综着的、启发创作欲的诱惑性外缘。仿佛那么一回事，我为你们作一譬喻。

一个小孩用筷子夹着一块肉骨头远远的逗引着。一条小哈叭狗凭着它固有的食欲，被这欲念压迫后所唤起的热情，和天赋兼习得觅食的技巧，一瞥见那块带诱惑性的肉，直扑过去。这小儿偏偏会要，把肉拎得高高的，一抖一抖的动着。狗渐人立了，做出种种抓扑跳跃的姿态。结果狗没吃着肉，而大家白看狗要把戏，笑了一场。故事就此收场。

我们是狗化定了，那小儿正是造化，嬉笑的众宾便是当时的读者社会和我们的后人。你说这把戏有什么用？可是大家的确为着这个开了笑口。替座上的贵客想，好好的吃饭罢，何必去逗引那条狗，那是小儿的好事；但这小儿至少不失为趣人。至于狗呢，不在话下了，它是个被牺牲者，被玩弄者而已。它应当咒诅它的生日，至少亦曳尾不顾而走，才算是条聪明特达的狗。若老是恋恋于那块肉骨头，而串演把戏一套一套的不穷，那真是狗中之下

流子了；虽然人们爱它的乖巧，赞它为一条伟大的狗。您想想，狗如有知，要这种荣誉吗？我不信它会要。

所谓文学的游离和独在，也因这譬喻而显明了。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因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了，狗是得意极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爱看狗戏的群公岂不怅然有失呢。换言之，若文学与其实感的竞赛万一告毕，（自然，即万一也是不会有的。）变为合掌的两股，不复有几微不足之感，那就无所谓文学了。我故认游离与独在是文学的真实且主要的法相。

还有一问题，这种光景算不算缺憾呢？我说是，又说不是。读者不要怪我油滑，仍用前例说罢。从狗的立场看，把戏白串了不算，而肉骨头也者终落于渺茫，这是何等的可惜。非缺憾而何？若从观众和小儿的立场看，则正因狗要吃肉而偏吃不着，方始有把戏。狗老吃不着，老有把戏可看，那是何等的有趣，又何用其叹惜呢。我将从您的叹惋与否，而决定您的自待。

以下再让我说几句狗化的话罢，正是自己解嘲的话。所谓文学的游离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由于落后——实感太微妙了，把捉不住。这正如以上所说的。（二）由于超前——实感太平凡粗笨了，不值得去把捉。前一个是高攀不上，后一个是不肯俯就。虽有时因文学技工的庸劣，而创作物与实感游离了；却也有时因它的高妙，使创作物超越那实感。在第二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有相当的自喜，虽然这种高兴在实际上免不了“狗化”。

春花秋月，……是诗吗？不是！悲欢离合，是诗吗？不是！诗中所有诚不出那些范围，但是仅仅有那些破铜烂铁决不成为一件宝器。它们只是诗料。诗料非诗，明文学的料绝非文学。

我们看了眉月，这么一沉吟，回溯旧踪，那么一颦蹙，是诗

bbs.hlmbbs.com

吗？不是！见宿树的寒鸦，有寂寞之思，听打窗的夜雨，有凄清之感，是诗吗？不是！这种意境不失为诗魂，但飘渺的游丝，单靠它们却织不成一件“云裳”的。它们只是诗意。诗意非诗，明文学的意境绝非文学。

实在的事例，实在的感触都必经过文学的手腕运用了之后，方可为艺术品。文学的技工何等的重要。实感的美化，在对面着想，恰是文学的游离。我试举三个例。

譬如回忆从前的踪迹，真是重重叠叠，有如辛稼轩所谓“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似的；但等到写入文章，却就不能包罗万象了，必有取舍。其实所取的未必定可取，所舍的未必必须舍，只是出于没奈何的权宜之计。选择乃文学技工之一；有了它，实感留在文学作品里的，真真寥寥可数。所召集的是代表会议，不是普通选举了。

又如写一桩琐碎或笨重的事，不能无减省或修削之处；若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就成了一本流水账簿，不成为文章。奏了几刀之后，文章是漂亮多了，可是原来的样子已若存若亡了。剪裁又是重要的技工。

平平常常的一个人，一桩事据实写来不易动人听闻，必要在它们身上加了些大青大绿方才快心。如宋玉之赋东家子，必要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其实依拙劣的我们想，宋先生贵东邻小姐的身个儿，即使加减了一二分的高矮，似乎亦决不会损害她的标致。然而文章必这么写，方才淋漓尽致，使后人不敢轻易菲薄他的理想美人。这是何等有力的描写。夸饰比如一面显微镜，把肉眼所感都给打发走了；但它也是文章的重要技工。

不必再举别的例证了，您在修辞学上去看，那些用古古怪怪的名词标着的秘诀，那一个不是在那边无中生有，将小作大的颠倒着。再作一个比方：吃饭的正当形式，只是一口一口的咬嚼而

已；然而敝中国的古人有“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的繁文缛节，即贵西洋的今人到餐室里去，亦必端端正正穿起礼服来。我们细想，这是干吗？“丑人多作怪！”但同时就不免有人赞叹着，说它们所表现的是文明，是艺术哩。

各人的地位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因而所见不同；这是不能，且不必强同的。我也不必尽申诉自己的牢骚，惹他人的厌烦。单就文艺而论文艺，技工在创作时之重要初不亚于灵感。文艺和非文艺之区别间，技工正是一重要的属性。我们因此可以明白真的啼笑何以不成为艺术；而啼着笑着的 model，反可以形成真正的艺术品。这并非颠倒而是当然的真实。

我们可以说，一切事情的本体和它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申言之，natural 算不了什么，人间所需要的是 artificial。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亦不是抄袭（即所谓写实），只是心灵的一种胶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我们觉得被实感拉下了，不免惆怅；若觉得把实感给拉下了，那便骄矜；实在都沾点滑稽的幻觉，说不出什么正当缘由来。万古常新，千秋不朽的杰作，论它的究竟，亦不过狗抓肉骨头而不得（不足），人想交合而先相对鞠躬（有余），这一类把戏而已。我们对于它们，固然不屑赞扬，却也不可咒诅。（赞扬和咒诅都是把戏之流，我们何敢尤而效之。）沉默是顶好的道路，我说。——安于被玩弄也是顶好的道路，我又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作于北京。

析 “爱”

名能便人，又能误人。何谓便？譬如青苍苍在我们头上的，本来浑然一物，绝于言诠；后来我们勉强叫它做“天”。自有天这一名来表示这一种特殊形相，从此口舌笔墨间，便省了无穷描摹指点的烦劳了。何谓误？古人所谓“实无名，名无实”①，自是极端的说法。名之与实相为表里，如左右骖；偶有龃龉，车即颠覆。就常理而言，名以表实；强分析之始为二，其实只是一物的两面，何得背道而驰呢？但人事至赜，思路至纷，名实乖违竟是极普遍，极明确的一件事了。每每有一名含几个微殊甚至大殊的实相的；也有一实相具多数的别名的。此篇所谈的爱，正是其中的一个好例。因名实歧出而言词暧昧了，而事实混淆了，而行为间起争执了。故正名一道，无论古今中外，不但视为专科之业，且还当它布帛米菽般看待。即如敝国的孔二先生，后人说他的盛德大业在一部断烂朝报式的《春秋》上，骤听似伤滑稽。我八岁时读《孟子》到

① 《列子·杨朱篇》。

bbs.hlmbbs.com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觉得这位孟老爹替他太老师吹得实在太凶。《春秋》无非是在竹片上画了些乱七八糟的痕迹，正和区区今日属稿的稿纸不相上下，既非刀锯桁杨，更非手枪炸弹，乱臣贼子，即使没有鸡蛋般的胆子，亦何惧之有，或者当时的乱臣贼子，大都是些“银样蜡枪头”也未可知。若论目今的清时盛世，则断断乎不如此的。

但在书生的眼中，正名总不失为有生以来的一桩大事。孔丘说：“必也正名乎？”我们接说：“诚然！诚然！”只是一件，必因此拉扯到什么“礼乐刑罚”上面去，在昔贤或者犹可，在我辈今日则决不敢的。断断于一字一名的辨，而想借此出出风头包办一切，真真像个笑话。依我说，这种考辨仿佛池畔蛙鼓，树梢萤火，在夏夜长时闹了个不亦乐乎，而其实了不相干的。这好像有点自贬。但绿蛙青萤尚且不因此而遂不闹了，何况你我呢。下面的话遂不嫌其饶舌了。

咱们且挑一个最习见的名试验一下罢。自从有洋鬼子进了中国，那些礼义廉耻、孝弟忠信……即使不至于沦胥以丧，也总算不得时新花样了。孔二先生尚以“圣之时者”的资格，享受两千年的冷猪肉，何怪现在的上海人动辄要问问“时不时”呢。所谓仁者爱人，可见仁亦是爱的一种，孔门独标榜仁的一字；现在却因趋时，舍仁言爱。区区此衷，虽未能免俗，亦总可质之天日了。（但在禁止发行《爱的成年》——甚至波及《爱美的戏剧》那种政府的官吏心目中，这自然是冒犯虎威的一桩大事。）

恐怕没有比这个字再出风头的了，恐怕没有比这个字再通行的了，恐怕没有比这个字再受糟蹋的了。“古之人也”尚且说什么博爱兼爱；何况吃过洋药的，崭新簇新的新人物，自然更是你爱我爱，肉麻到一个不亦乐乎。其实这也稀松大平常，满算不了怎么一回大事。每逢良夜阑珊，猫儿们在房上打架；您如清眠不熟，

bbs.hlmbbs.com

倦拥孤衾，当真的侧耳一听，则“迷啊呜”的叫唤，安知不就是爱者的琴歌呢。但究竟爱的光辉曾否下逮于此辈众生？我还得要去问问behaviourists，且听下回分解。我在此只算是白说。——上边的话无非是说明上自古之圣人，今之天才，下至阿黄阿花等等，都逃不了爱根的羁缚。其出风头在此，其通行在此，其受糟蹋亦在此。若普天下有情人闻而短气，则将令我无端的怅怅了。

上也罢，下也罢，性爱初无差等；即圣人天才和阿黄阿花当真合用过一个，也真是没法挽回的错误。分析在此是不必要的。这儿所说的爱，是用一种广泛的解释，包含性爱在内，故范围较大。我爱，你爱，他爱，名为爱则同，所以为爱则异。这就是名实混淆了，我以为已有“正”的必要了。我们既把“爱”看作人间的精魂，当然不能使“非爱”冒用它的名姓，而靦然受我们的香火。你得知道，爱的一些儿委曲要酝酿人间多少的惨痛。我们要歌咏这个爱，顶礼这个爱，先得认清楚了它的法相。若不问青红皂白，见佛就拜，岂不成了小雷音寺中的唐三藏呢？①

此项分析的依据不过凭我片时的感念，参以平素的观察力，并不是有什么科学的证验的。自然，读者们如审察了上边胡说八道的空气，早当付之一笑，也决不会误会到这个上面去的。我以为爱之一名，依最普通的说法，有三个歧诠：(1) 恋爱的爱，(2) 仁爱的爱，(3) 喜爱的爱。它们在事实上虽不是绝对分离地存在着，但其价值和机能迥非一类。若以一名混同包举，平等相看，却不是循名责实的道理。下边分用三个名称去论列。

恋是什么？性爱实是它的典型 (typical form)。果然，除性爱以外，恋还有其他的型，如肫挚的友谊也就是恋之一种，虽然不必定含性的意味。恋是一种原始的冲动，最热烈的，不受理性控

① 《西游记》第六十五回。

bbs.hlmbbs.com

制的，最富占有性的，最 aggressive 的。说得好听点，当这境界是人己两泯，充实圆足，如火的蓬腾，如瀑的奔放，是无量精魂的结晶，是全生命的顶潮。说得不好听点，这就是无始无名的一点痴执，是性交的副产物，人和动物的一共相。恋之本身既无优劣，作如何观，您的高兴罢。

它的特色是直情径行，不顾利害，不析人我。为恋而牺牲自己，固然不算什么；但为恋而损及相对方，却也数见不鲜的。效率这个观念，在此竟不适用。恋只是生命力的无端浪费，别无意义可言，别无目的可求。使你我升在五色云中，是它的力；反之，使你我陷入泥涂亦未始非它所致。它是赏不为恩，罚不为罪的；因所谓赏罚，纯任自然，绝非固定不变，亦非有意安排下的。有人说恋是自私的情绪，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在白热的恋中融解了，何有于人我相？故舍己从人算不得伟大，损人益己算不得强暴。即使要说它自私，也总是非意识的自私罢。权衡轻重，计较得失，即非恋的本旨了。若恋果如此，非恋无疑。

有明哲的审辨工夫的，我们叫它为仁，不叫它为恋的。明仁的含义初不必多引经据典，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 这个解释便足够了。在先秦儒家中有两个习用的名，可以取释这差别的：就是恋近乎忠，仁近乎恕。忠是什么？是直。恕是什么？是推。一个无所谓效率，一个是重效率的。如我恋着您，而您的心反因此受伤，这是我所不能完全任咎的。但我如对您抱着一种仁爱的心，而丝毫无补于您，或者反而有损，这就算不得真的仁者了。强要充数，便是名实乖违了。仁是凭着效果结账的，恋是凭着存心结账的。心藏于中不可测度，且其究竟有无并不可知；所以世上只有欺诳的恋人，绝无欺诳的仁者。没有确实仁的行为，决不能证

① 《论语》第十五章。

bbs.hlmbbs.com

明仁的存在。恋则不然。它是没有固定的行径的。给你甜头固然是它，给你吃些苦头安知不是它呢？若因吃了苦便翻脸无情了，则其人绝非多情种子可知。双方面的，单方面的，三角形的，多角形的同是恋的诸型，同为恋的真实法相，故恋是终于不可考量的：水的温冷惟得尝者自知，而自知又是最不可靠的，于是恋和欺诳遂终始同在着。恋人们宁冒这被诳的险，而闯到温柔乡中去。由此足以证“恋是生命力的无端浪费”这句话的确实不可移了。

有志于仁的见了这种浪子，真是嘴都笑歪了。他说，那些无法无天的混小子懂得什么成熟的爱。爱不在乎你有好的心没有，（我知道你有没有呢！）而在乎你有好的行为没有。在历程之中要有正当的方法，在历程之尾要有明确的效果。这方算成立了爱的事实。您要和人家要好，多少要切实给他一点好处，方能取信；否则何以知道你对他有好感呢？即使你不求人知，而这种 Plato 式的爱有什么用呢？这番话被恋人们听见了，自然又不免摇头叹息。“这真是夏虫不可与语冰啊！”

其实依我说，仁确是一种较成长的爱根，虽不如恋这般热烈而迫切。无疑，这是人类所独有，绝不能求之于其他众生间的。它是一种温和的情操，是已长成的，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是能切实在人间造福的。它决没有自私的嫌疑，故它是光明的；它能成己及物，故它是完全的；当它的顶潮，以慎思明辨的结果而舍己从人，故它是伟大的。所谓博爱兼爱这些德行，都指这一种爱型而言，与恋爱之爱，风马牛不相及的。

以恋视仁，觉得它生分凡俗；以仁视恋，觉得它狭小欺诳；实则都不免是通蔽相妨之见。我们不能没有美伴良友，犹之我们不能离开社会一样。对于心交还要用权衡，固然损及浑然之感。对于外缘，并权衡亦没有了，动辄人己两妨，岂不成了大傻瓜了吗？在个人心中，恋诚然可贵，而在家庭社会之间，仁尤其要紧。慈

bbs.hlmbbs.com

的父母，孝的儿女，明智的社会领袖，都应当记得空虚的好心田是不中用的，真关痛痒的是行为。要得什么果子，得先讲讲怎么样栽培。方法和效验不可视为尘俗的。

原来超利害的热恋，只存在于成熟的心灵们互相团凝的时候。这真是希有的畸人行径，一则要内有实力，二则要外有机会，绝不是人人可行，时时可行的。我们立身行事，第一求自己能受用，第二求别闹出笑话；可行方行，可止即止，不要卤莽灭裂，干那种放而不收的事。一刹那的热情固可珍重，日常生活中理性控制着的温情更当宝贵。——且自安于常人罢。譬如布帛菽米，油盐酱醋，家家要用，而金刚石只在皇冕上，贵妇人发际眩耀着。一样的有用（需要即是用），但所用不同。一样的可贵，但所以贵不同。常与非常本无指定的高下。就一般人说法，适者为贵，则常之声价每在非常之上。虽圣人复生，天才世出，不易斯言。

恋与仁虽是直接间接的两型。而都属于爱的范畴内。喜便不然了。喜爱连称，但喜实非爱。明喜非爱，并非难事，举一例便知。顾诚吾君说：

>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生于庭阶耳。”（《世说新语》）——拿子弟当做芝兰玉树，真是妙不可言。试看稍微阔绰的人家，谁不盼望“七子八婿”“儿女成行”，来做庭前的点缀！但一般普通人家，固不能一例说。他们的观念只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不拿子弟做花草，却拿儿子做稻麦了。上一个不过是抚摩玩赏的美术品，后一个却是待他养命的实用品了。（《新潮》二卷四号 679 页）

芝兰玉树罗列庭阶，可喜之至了；但何[redacted]了

bbs.hlmbbs.com

儿子却可用他来“防老”，可喜之至了；但何预于爱？若以这些为爱，则主人对于畜养的鸡猫鹰犬，日用的笔墨针线，岂非尽是欢苗爱叶了？通呢不通？

更可举一可笑之实例，以明喜爱之殊。如男女们缔婚，依名理论，实为恋的事情，而社会上却通称“喜事”。所可喜者何？无非男的得了内助，女的得了靠山，在尊长方面得人侍奉，在祖宗方面得有血食。子子孙孙传之无穷，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惧可以免夫！一言蔽之，此与做卖买的新开张，点起大红蜡烛，挂起大红联幛时之喜，一般无二。因性质同，故其铺排、陈设、典礼无不毕同。一样的大红蜡笺对联，无非一付写了“某某仁兄大人嘉礼”，一付写了“某某宝号开张之喜”罢了。有何不同？有何不同！其实呢，您如精细些，必将发见其中含有喜剧的错误，甚至于悲剧的错误呢。只因喜与恋一字之差，而普天下之痴男怨女，每饮恨吞声，至于没世而不知所以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大家都说不出来，于是大家依样画葫芦罢，牵牵连连的堕入苦狱，且殃及于儿女罢。红红绿绿，花花絮絮的热闹，我每躬逢其盛，即不禁多添一番惆怅，一种寥寂。在大街上，如碰见抬棺材的，我心中不自主的那么一松；如碰见抬花轿的，我就心中那么一紧。弛张的因由，我自己亦说不清楚，总之，当哀不哀，当乐不乐，神经错乱而已。在名实乖违的世界上，住一个神经错乱的我，您难道不以为然吗？

闲话少说。试比较论之，恋在乎能人我两忘，仁在乎能推己及人，喜则在乎以人徇己。恋人的心中，你即我，我即你。仁人的目中，你非我而与我等，与我同类。若对于某物的喜悦，只是“你是我的，你是为我的”这点计较心，利用心而已。有何可喜？你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为我作牛马，为我作点缀品……等因故。反之，你不然，则变喜成怒，变亲成仇，信为事理之当然了，何足怪呢！这种态度以之及物，是很恰当的。掉了一颗饭米，耽心

bbs.hlmbbs.com

天雷轰顶；走一步道，怕踹死了蚂蚁致伤阴骘；像这种心习真是贤者之过了。泛爱万物，我只认为一种绮语而已。但若用及物的态度来对待人，甚至于骨肉之亲，则不免失之过薄，且自薄了。名实交错，致喜爱不分。以我的喜悦施于人；而责人以他的爱恋相报；不得，则坐以不情之罪。更有群盲，不辨黑白，从而和之。一面胁制弱者使他不及知，使他知而不敢言。这真是锻炼之狱！

依我断案，这不仅是自私，且是恶意的自私；不仅是欺诳，且是存心的欺诳；不仅是薄待某一个人，且是侮辱一切人（连他自己在内）；不仅是非爱，且是爱的反对。以相反的实，蒙相同的名，然后循名责报，期以必得；不得，则以血眼相视，而天下的恶名如水赴壑，终归于在下者。用这种方术求人间的安恬，行吗？即使行，心里安吗？即使悍然曰安，能久吗？“正名”“正名”的呼声，原无异于夏蝉秋虫。但果真有人能推行一下，使无老无幼，无贤无愚，无男无女，饮食言动之间，一例循名责实，恐怕一部二十四史都要重新写过才好呢。说虽容易，不过这个推一下的工夫，自古以来谁也做它不动。我们也无非终于拥鼻呻吟而已。

所谓“言各有当”，恋以自律（广义的我），仁以待人，喜以及物，是不可移置的。以恋待人失之厚，及物则失之愈厚；以喜待人失之薄，律己则失之愈薄。报施之道亦然。名实相当，得中，则是；相违，过犹不及，则非。名实违忤至今日已极，以致事无大小，人无智愚，外则社会，内则家庭，都摇摇欲堕，不可终日似的。爱之一名在今日最为习见，细察之，实具直接的和间接的两型，机能互异；而喜且为貌似的赝品：以这两种因由，我作“析爱”一文。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作于西湖俞楼。

bbs.hlmbbs.com

雪耻与御侮

——这是一番闲话而已

这篇文字曾引起相当的反响与争论。现在看看，有些话自然是“明日黄花”了，至少在万象更新的江南是如此的。但书生论政，本可笑怜，姑存此以见吾拙可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记。

先要提明，雪耻与御侮是两件事，不得混为一谈。试言雪耻。我们试想耻是什么？是日本纱厂一案吗？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吗？不是。是汉口英界一案吗？不是。说这些是耻不错，但却是美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若我们独引以为耻，未免贤者之过。残杀是寇盗的耻辱，而被迫害者则“薄乎云耳”。

我们竟靦然不在耻了吗？不然！我们真羞愧极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国一般人士的眼光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镜子？何

以远瞩千里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鲠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远的，在“五卅”惨案未生以前，上海先发生过不堪的下流事：军人官僚商贾朋比而贩烟土，甚至于公开抢夺，互轰毕命。何以竟不闻国民群起而哗，加以督责纠正制止？这不是我们的羞耻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独不想掀动黄浦江的怒潮洗荡这班烟贩烟鬼？

英人诚哉可恶，日人诚哉可杀，他们杀害咱们的同胞数十人之多。数十人多矣，然视数千数万人则又如何？频年内争，杀人盈野，流离荡析，而死者山积，此非黄帝之子孙乎？独非无辜之良民乎？外国人杀害我们罪既不可恕，何以我们自杀就大可容恕乎？爱国之士，给一个圆满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来之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即使谬然以横逆相加，我们就会束手待毙吗？明哲者将知其不然。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内乱外患是同等的国耻了。然雪耻的步骤，必先从定内乱入手，断断乎无可疑。语有之：“未有奸人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外交的胜利，以实力为机捩，未可强求；即侥幸偶获，亦如一现之花，无裨于久远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内乱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随地随时可入，驱不胜驱，防不胜防，幸而驱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体坚强，漫说风寒暑热无缘侵薄，即感受客邪，驱除亦正易易耳。

就名理论，雪耻当先其大，自侮是耻之大者；就利害论，攻病当先其急，自残是病之急者。返观全国，满目疮痍，岂仅南京路上几点血迹？既把数十人的性命看得重于泰山，则数千万人的性命何得轻于鸿毛？要记住，要猛省，我们如早先自觉，英、日

人的枪声或者会少响几下的，可惜那时我们都睡着了。长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涂，而晏然以为居天国，唯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号，自慰藉，则帝国主义者的枪声或将累累不绝如连珠，又将奈何，又将奈何！

世上决没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们先以“公理”、“人道”立国，我们先停止自杀，方始有面皮，有力量来防止他人杀我。我们先打倒自国的强盗主义，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国主义。否则总是一死，自杀与被杀又何择呢？同此沉沦，自溺与被溺又何择呢？爱国者闻之，自然怫然了。但恕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偏见。我始终以为国家以建设于正义基石上，而后真可爱。

醒来吧！以外患警惕我们内省的自觉心吧！用黄浦江的怒潮来涤荡自相鱼肉的血腥气吧！

我决不是说因为有了内乱，外侮是应当忍受，不当抵抗的。然抵抗贵有实力，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御侮的法门，最通行而最有效的是宣战。但我们自揣，瘫疽似的军阀兵士们，不全然是冗物吗？他们配对外一战吗？他们的责任心在哪里？恐怕他们错认他们的天责是抢劫、强奸、贩烟土呢。陆军既然如此，海军尤其可笑。一年一年的飘泊着，南方有钱南行，北方有钱北去，娼妓式的海军呀！万一对英、日宣战，想靠他们维护沿江沿海的要塞城镇，岂非是一场再好没有的清秋大梦！

宣战是必败的，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犹嚣嚣然唱和不休。以为唱这高调好听吧？兵凶战危，有什么好听！想借以吓退鬼子吗？只怕未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宣战是必须平日有准备，临时起哄，是以国家为孤注了。真的志士们绝不当闹这种孩子气，仿佛竖起小拳头，喊道：“吓！”

宣战本来是废话咯，于是归到经济绝交。讲经济绝交，似已

大让步了，然也谈何容易。上次对日的经济绝交，效验曾有多少？二十一条依然存在，徒然添了“五七”纪念日，使各机关的人员们自在逍遥，这不是前车之鉴吗？我们要想一想，怎样才能脱除这虎头蛇尾的覆辙。

而且对英经济绝交，其收效比对日尤难，日本以中国为它的唯一市场，中国如全国排日，它会受很大的打击的。英国却以全世界为它的市场，中国只占了一部分，必不得已时，它忍忍痛，割舍这块肉，也还过得去；若碰见不彻底的排斥，那更微之又微，不甚觉察了。我们更应当如何的奋勉，打它一下好的。

然而普通坚持的经济绝交，非有组织的民众不为功，我们今日如火如荼的救国运动，骨子里是一盘散沙。团结是平居的训练，仓卒乌合又何益呢！

罢工罢市罢课的音浪可谓高矣。分别视之，对英、日罢工是有意义的，普遍的罢工却是自讨苦吃，罢市亦然。至于罢课更觉微小，书呆子们抛书不读，就堪威服四夷吗？愧我不明白这个奥妙。本家的小孩子不读书，何劳邻舍的忧虑？英、日人若都作如是想，不知学生诸君何以待之？游行演讲劝募有相当的意义，而罢课不得与焉。

处理这类事情，不贵热闹，只要切实，不贵激烈，只要缜密。把外国人推出一分去，咱们便得占进这一分；这方是永恒的排斥，方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逞一时虚娇之气，再而衰，三而竭，烈烈轰轰的来时，冰消瓦解地去了。我们到那时即蹈东海而死，亦无异匹夫匹妇，自径沟渎，与伈伈伣伣的偷生有多大的区别？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们自克的机会。我主张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痨病鬼不肯服药养病，反想出去游猎，志诚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们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觅得我们的当然。

bbs.hlmbbs.com

让我学古人的口气，以不能为能谓之愚，明知其不能而姑以为能谓之诬。读者们，我希望你们对于一切的话都小心地听，莫自陷于愚而成他人的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写。

bbs.hlmbbs.com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我们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灯影，当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两个烧饼之后，以歪歪的脚步踅上夫子庙前停泊着的画舫，就懒洋洋躺到藤椅上去了。好郁蒸的江南，傍晚也还是热的。“快开船罢！”桨声响了。

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洞启，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干，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那里论到哀嘶。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桥边买了一匣烟，荡过东关头，渐荡出大中桥了。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喉，杂着吓哈的笑语声，劈拍的竹牌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小船儿载着我们，在大船缝里挤着，挨着，抹着走。它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灯火。

既踏进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谁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说，且舒了恻恻的情怀，暂且学着，姑且学着我们平时认为在醉里梦里的他们的憨痴笑语。看！初上的灯儿们一点点掠剪柔腻的波心，梭织地往来，把河水都皱得微明了。纸薄的心旌，我的，尽无休息地跟着它们飘荡，以至于怦怦而内热。这还好说什么的！如此说，诱惑是诚然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至于对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他，其辨解又在何处，这实在非我所知。

我们，醉不以涩味的酒，以微漾着、轻晕着的夜的风华。不是什么欣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淡到已不可说，已不可拟，且已不可想；但我们终久是眩晕在它离合的神光之下的。我们没法使人信它是有，我们不信它是没有。勉强哲学地说，这或近于佛家的所谓“空”，既不当鲁莽说它是“无”，也不能径直说它是“有”，或者说“有”是有的，只因无可比拟形容那“有”的光景；故从表面看，与“没有”似不生分别。若定要我再说得具体些：譬如东风初劲时，直上高翔的纸鸢，牵线的那人儿自然远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凭那鸢尾一缕飘绵的彩线，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红的一双素手，卷起轻绡的广袖，牢担荷小纸鸢儿的命根的。飘翔岂不是东风的力，又岂不是纸鸢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将另有所寄。请问，这和纸鸢

的省悟与否有何关系？故我们不能认笑是非有，也不能认朦胧即是笑。我们定应当如此说，朦胧里胎孕着一个如花的幻笑。和朦胧又相互混融着的，因它本来是淡极了，淡极了这么一个。

漫题那些纷烦的话，船儿已将泊在灯火的丛中去了。对岸有盏跳动的汽油灯，佩弦便硬说它远不如微黄的灯火。我简直没法和他分证那是非。

时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桨，向灯影的密流里横冲直撞。冷静孤独的油灯映见黯淡久的画船（?）头上，秦淮河姑娘们的靓妆。茉莉的香，白兰花的香，脂粉的香，纱衣裳的香……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随着她们那些船儿荡，随着我们这船儿荡，随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儿荡。有的互相笑语，有的默然不响，有的衬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个，三两个，五六七个，比肩坐在船头的两旁，也无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儿葬在我们的心上——太过火了，不至于罢，早消失在我们的眼皮上。谁都是这样急忙忙的打着桨，谁都是这样向灯影的密流里冲着撞；又何况久沉沦的她们，又何况飘泊惯的我们俩。当时浅浅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怅；老实说，咱们萍泛的绮思不过如此而已，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且别讲，你且别想！这无非是梦中的电光，这无非是无明的幻相，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扮戏的咱们，散了场一个样，然而，上场锣，下场锣，天天忙，人人忙。看！吓！载送女郎的艇子才过去，货郎担的小船不是又来了？一盏小煤油灯，一舱的什物，他也忙得来像手里的摇铃，这样丁冬而郎当。

杨枝绿影下有条华灯璀璨的彩舫在那边停泊。我们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侧地歇了。游客们的大船，歌女们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听的歪着头，斜着眼，有的甚至于跳过她们的船头。如那时有严重些的声音，必然说："这那里是什么旖旎风光！"咱们真是不知道，只模糊地觉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

脸是怪不好意思的。咱们本是在旅馆里，为什么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儿，领略那“卧后清宵细细长”，而偏这样急急忙忙跑到河上来无聊浪荡？

还说那时的话，从杨柳枝的乱鬓里所得的境界，照规矩，外带三分风华的。况且今宵此地，动荡着有灯火的明姿。况且今宵此地，又是圆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黄昏时候。叮当的小锣，伊轧的胡琴，沉填的大鼓……弦吹声腾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喳喳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谁是谁，分不出那儿是那儿，只有整个的繁喧来把我们包填。仿佛都抢着说笑，这儿夜夜尽是如此的，不过初上城的乡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乡下人，真是第一次。

穿花胡蝶样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们相干。货郎担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拢近来，这是真的。至于她们呢，即使偶然灯影相偎而切掠过去，也无非瞧见我们微红的脸罢了，不见得有什么别的。可是夸口早哩！——来了，竟向我们来了！不但是近，且拢着了。船头傍着，船尾也傍着；这不但是拢着，且并着了。厮并着倒还不很要紧，且有人扑冬地跨上我们的船头了。这岂不大吃一惊！幸而来的不是姑娘们，还好。（她们正冷冰冰地在那船头上。）来人年纪并不大，神气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烂的手折，摊在我们眼前，让细瞧那些戏目，好好儿点个唱。他说：“先生，这是小意思。”诸君，读者，怎么办？

好，自命为超然派的来看榜样！两船挨着，灯光愈皎，见佩弦的脸又红起来了。那时的我是否也这样？这当转问他。（我希望我的镜子不要过于给我下不去。）老是红着脸终久不能打发人家走路的，所以想个法子在当时是很必要。说来也好笑，我的老调是一味的默，或干脆说个“不”，或者摇摇头，摆摆手表示“决不”。如今都已使尽了。佩弦便进了一步，他嫌我的方术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摆脱纠缠的正当道路惟有辩解。好吗！听他说：“你不

bbs.hlmbbs.com

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是诸辨解中最简洁，最漂亮的一个。可惜他所说的“不知道？”来人倒算有些“不知道！”辜负了这二十分聪明的反语。他想得有理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因这“为什么？”佩弦又有进一层的曲解。那知道更坏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哂而去。他们平常虽不以聪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聪明，如洞彻我们的肺肝一样的。这故事即我情愿讲给诸君听，怕有人未必愿意哩。“算了罢，就是这样算了罢。”恕我不再写下了，以外的让他自己说。

叙述只是如此，其实那时连翩而来的，我记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们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打发走路。但走的是走了，来的还正来。我们可以使它们走，我们不能禁止它们来。我们虽不轻被摇撼，但已有一点机陧了。况且小艇上总载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轻蔑，在桨声里仿佛狠狠地说，“都是呆子，都是吝啬鬼！”还有我们的船家（姑娘们卖个唱，他可以赚几个子的佣金。）眼看她们一个一个的去远了，呆呆的蹲踞着，怪无聊赖似的。碰着了这种外缘，无怒亦无哀，惟有一种情意的紧张，使我们从颓弛中体会出挣扎来。这味道倒许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为倦鸦似的人们所喜。

曾游过秦淮河的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们多给你酒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罗嗦。”自此以后，桨声复响，还我以平静了，我们俩又渐渐无拘无束舒服起来，又滔滔不断地来谈谈方才的经过。今儿是算怎么一回事？我们齐声说，欲的胎动无可疑的。正如水见波痕轻婉已极，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微醉的我们，洪醉的他们，深浅虽不同，却同为一醉。接着来了第二问，既自认有欲的微炎，为什么艇子来时又羞涩地躲了呢？在这儿，答语参差着。佩弦说他的是一种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说是一种似较深沉的眷爱。我只背诵岂君的几句诗给佩弦听，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

bbs.hlmbbs.com

恨他今天似乎有些发钝，反而追着问我。

前面已是复成桥。青溪之东，暗碧的树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们的船就缚在枯柳桩边待月。其时河心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廿来只。惟不觉繁喧，只添我们以幽甜。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似的，又何况入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她的秾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饧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成熟了我们的心田。

犹未下弦，一丸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碧的遥天。冉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一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萦互染，其繁密殊超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就论这一次秦淮夜泛罢，从来处来，从去处去，分析其间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过求得圆满足尽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们合拢来代替刹那间所体验的实有，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能，至少于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的。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已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

……

凉月凉风之下，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当然的事了。如回头，河中的繁灯想定是依然。我们却早已走得远，“灯火未阑人

bbs.hlmbbs.com

散”；佩弦，诸君，我记得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将分手时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

陶然亭的雪

小　引

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滨草草营巢，暂止飘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响了。老实说，近来时序的迁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叠起，把绵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惟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冬之为冬，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固依然自若，并无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意味的残痕也觉无从觅哩。千条万派活跃的流泉似全然消释于无何有之乡土，剩下“漠然”这么一味来相伴了。看看窗外酿雪的同云，倒活画出我那潦倒的影儿一个。像这样暗哑无声的蠢然一物，除血脉呼吸的轻颤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没有了。有人说，这不是静止——静止是没有的——是均衡的动，如两匹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异于比肩站着的石马。但这些问

题虽另有人耐烦去想，而我则岂其人呢。所以于我顶顶合式，莫如学那冬晚的停云。（你听见它说过话吗？）无如编辑《星海》的朋友们逼我饶舌。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糊裱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猝縩的纸窗，一半已烬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三两声的担子吆喝。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同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独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廓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要跟着“砰”关风门了，或者“矻搭”下帘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颈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的走。如此，类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忆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姝丽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名说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啊。有人说，“这岂不将钩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

总是冬天罢，（谁要你说？）年月日是忘怀了。读者们想决不屑介意于此琐琐的，所以忘怀倒也没要紧。那天是雪后的下午。我其时住在东华门侧一条曲折的小胡同里，而G君所居更偏东一些。我们雇了两辆“胶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车只雇到前门外大外郎营。（从东城至陶然亭路很远，冒雪雇车很不便。）车轮咯咯吱吱的切碾着白雪，留下凹纹的平行线，我们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门东，渐逼近车马纷填，兀然在目的前门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儿

bbs.hlmbbs.com

泥泞，一半儿雪了。幸而北风还时时吹下一阵雪珠，蒙络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银雾。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面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时，人家庭院里还堆着与土同色的雪，结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檐漏的滴搭，不终朝而消尽了。

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清旷莹明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耽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窑台。我不禁连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① 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

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踯躅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罢？

到拾级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的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违，总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一座四望极目的危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浅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以习见而不一见的，则已往的名流觞咏，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羽，任意地飞集到我们的粗呢氅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题壁

① 唐李白《清平调》中语。

字"①，来来回回的循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呢。看看咱们能拾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②一样的句子被传诵着罢。然而竟终于不见！可证"一蟹不如一蟹"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递来琅琅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它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屋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尽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双绝的况味中，它恰好给喝了一点热热酽酽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将凝的，都软洋洋弹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书声还正琅琅然呢。我们寻诗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踅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时尚未近黄昏，惟云天密吻，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皎，似乎全与迟暮合缘；催着黄昏快些来罢。至屋内的陈设，人物的须眉，已尽随年月日时的迁移，送进茫茫昧昧的乡土，在此也只好从缺。几个较鲜明的印象，尚可片片掇拾以告诸君的，是厚的棉门帘一个；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黄色的《孟子》一册，上有银朱圈点，正翻到《离娄》篇首；照例还有白灰泥炉一个，高高的火苗窜着；以外……"算了罢，你不要在这儿写账哟！"

① 宋周邦彦《清真集》中《浣溪沙》句。

② 我父亲从前在陶然亭见的雪珊女史的题壁诗："柳色随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

bbs.hlmbbs.com

游览必终之以大嚼，是我们的惯例，这里边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姊姊说过："咱们以后不用说逛什么地方，老实说吃什么地方好了。"她虽付之一笑，却不斥我为胡闹，可见中非无故了。我且曾以之问过吾师。吾师说得尤妙，"好吃是文人的天性"，这更令我不便追问下去。因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还要求它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学家说到电子，心理学家说到本能，生机哲学者说到什么"隐得而希"……

闲言少表。天性既不许有例外，谈到白雪，自然会归到一条条的白面上去。不过这种说法是很辱没胜地的，且有点文不对题。所以在江亭中吃的素面，只好割爱不谈。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风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华，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悄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的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桠桠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或者要归功于我的近视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惟有背后已热的瓶笙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异品；然依昔人所谓"蝉噪林逾静"① 的静这种诠释，它虽努力思与岑寂绝缘终久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惟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烬的赤灰不致以

① 北齐《颜氏家训》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又宋辛弃疾《稼轩词》中《祝英台近·序》中也有这一段故事。

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烦高谈妙谛，只当咱们清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悬谈了。闲闲的意想，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

炉火使我们的颊热，素面使我们的胃饱，飘零的暮雪使我们的心越过越黯淡。我们到底不得不出于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着雪，脚踹着雪，齐向北快快的走。离亭数十步外有一土坡，上开着一家油厂；厂右有小小的断坟并立。从坟头的小碣，知道一个葬的是鹦鹉；一个名为香冢，想又是美人黄土那类把戏了。只是一件，油厂有狗，喜拦门乱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它咬，并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是怯登土坡的，雪覆着的坡子滑滑的难走，更有点望之生畏。故我们商量商量，还是别去为妙。

我们绕坡北去时，G君抬头而望（我记得其时狗没有吠）对我说，来年春归时，种些红杜鹃花在上面。我点点头。路上还商量着买杜鹃花的价钱。……现在呢，然而现在呢？我惆怅着夙愿的虚设。区区的愿原不妨孤负；然区区的愿亦未免孤负，则以外的岂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间早又见了三两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由不得追忆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一九二四，一，十二。

bbs.hlmbbs.com

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

雷峰塔吴越时建，为湖上名迹，由来已久。今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下午一时四十分许骤然全圮。据云是日正午，塔顶已倾其一小部分，栖鸟悉飞散。当其崩圮时，我们从湖楼遥望，惟见黄埃直上，曾不片时而塔已颓然。因适逆风，故音响不甚大。塔毁之顷，我正觅僧着棋，千年盛会乃失之交臂；而家人则颇有见之者。记其大概如此。

以战事之故，湖上裙屐久已寥若曙星。是日下午则新市场停泊着的划船悉数开往南屏方面去，俨然有万人空巷之观。我到时，已四时许，从樵径登山，纵目徘徊，惟见亿砖层累作峨峨黄垄而已。游人杂沓，填溢于废基之上，负砖归者甚多。砖甚大，有字者一时不易觅。我只手取一无字残品，横贯有孔者归。备作砚用，他无所得。而家人从大路（在净慈寺前）登山者，则已见及村姑髫窦充以经卷，字迹端正，惟丛残不堪矣，此为初见塔砖与经之因缘。

(一)

经即庋在砖窦中，请先言砖。砖制作颇粗，大小亦不等，就最习见的及我所藏的“王官”一砖而论，则长约一尺七分，广约五寸，厚约一寸七分。（均以江南通用之裁尺计算，下言尺度准此。）塔之曾经修治几次，虽在记载上每言屡经劫火，但其确数与年月，今未能考。塔砖之可信为当年之品者，凡二种：（一）有孔无字的，（二）有字无孔的。至于无字亦无孔之砖亦复习见；但既无特殊形制可凭，不辨其为造塔用还是修塔用的了。好在即使是当年之品，亦少称述之必要，姑存而不论。

（一）有孔无字的——砖长方形，孔圆形在砖纵端之中央，直径八分，深可三寸，一头露在砖缘，一头入砖腹，并不横贯。（余所得中贯者是残品故。）此系当年特制以藏经者。凡此等形制之砖，即无字迹，信为真品。经庋砖腹，通外之一端以黄泥封护。历年九百五十，而八万四千卷经约留千卷在人间，足见古人构思与制作之巧密。有孔者何以无字，其可能之设想，详下节。（有孔兼有字者系伧贾就原砖刻画，故砖虽是真，而文却是伪。）

（二）有字无孔的——字大都在砖之纵端，不甚精致。就我所目睹，有一字，两字，三字，四字者。至于在四字以上的，在亿万数中未必定没有，但我却未见。字迹怪诡，不可辨认者亦多。字多系凸文，乃系陶塑而成，非由刻画。（曾见一砖，有较粗而巨，凹下的字迹在砖之横置平面上，而不可释读；纵端无字亦无孔，是为异品。）我所见的砖文略举数种为例：

（A）一字　大　千

（B）两字　官丑（或释作官五）　王官　西关

（C）三字　吕君甲（君作䇂，姑释为君字）

 bbs.hlmbbs.com

(D) 四字　吴王吴妃　吴子吴妃　吴甲俞荣（有吴甲某某之文者甚多）

初见有字的砖时，有人相告这是造砖人的姓名。其时尚未深思，而且未及见诸异品，遂觉是说之近理。后来B品之三及D品发见了，此说当然不成立。吴王吴妃等决非造砖工匠姓名，显而易见。除此项确证以外，我还有下列三种设想，以否证是说。（一）凡经卷俱书钱俶造，实则为他所施舍的。若以经推砖，则砖上姓名安见不是舍砖之诸檀越，而必为造砖之诸工匠？（二）如系造砖工人姓名，则砖文或当曰某某造，某某作。今并无造作字样，只具姓名，以何因由而知为某砖为某人所手造乎？（三）砖非天成，均出匠手。工匠既署名于所作之砖上，则应当遍有。何以八万四千数藏经有孔之砖，绝不见其一二有此等字样呢？我现在对于具人姓名之砖，有两个类似的解释：（甲）此项姓名为集募建塔者。在砖上遍题名姓，无异目今营作一公共慈善事业，必镌一碑，上载某某氏，某某君捐洋若干元。（乙）此项姓名为捐助砖料者。如有吴甲舍砖一千，则此一千数上俱范有“吴甲”砖样。有孔之八万四千砖，系当时特制以藏经者，必为吴越王俶所舍无疑；因经题已有明文，故砖端遂不妨从缺。凡砖有字者无孔，有孔者无字，骤见不省其故；若作此设想则涣然矣。两说之中似以乙说尤为近理。

这解释对于一砖具一姓名的固最为圆满。但现在所发见诸品却不是如是的单纯。最显明的例外，如：

（甲）具两姓名的（吴甲俞荣）

（乙）具地名的（西关）

（丙）具怪诡字迹的（玊）（㓡共）

就甲项而论，如“吴王吴妃”、“吴子吴妃”等尚为夫妇之称，可勉释为施舍人姓名。若“吴甲某某”、“吴甲某某”等显系非眷属之两人，谓为合制，或合施舍，殆无是处。就乙项论，西关为吴

越罗城十门之一，西关砖塔为塔之旧名，其非人姓名明甚。何缘以此范入砖型，今不可考。就丙项论，字迹既不可辨，则为俗字或为符号都很难定。依常理测，吴越之去今不及千年，当时既无鸟迹虫书之体，何以竟全然不能释读？殆非文字乎？一言蔽之，塔砖字之研究极感困难。试思砖数累亿万，而我辈仅见其数十百，就此区区之数以概全体而求得一满意之解释，事实上决不可能。且我颇疑心砖文入型在当时或即系率尔任意为之，本无系统的意义的。今既不能取千砖万砖而遍阅证之，姑存疑可耳。记今日所见如彼，备后日自己或他人的校正。

(二)

砖中所庋经自然要比砖的本身为贵。第一，经在当时只有八万四千数，砖数则远过之。以现在存数论，则相差更多，自不必说。第二，砖不易毁，两汉之砖尚有，何论于宋。至于纸寿，大概历数百年而朽。国内除敦煌所发见的唐写经外，恐怕要推此次发见为巨擘了。第三，经文全然可诵，有详明的题署可考。不比砖上仅有一两个姓名，且以不相干的姓名居多。

此项经卷较视唐写经亦另有可珍之处。第一，敦煌石室藏经大都无写者姓名。即使有（京师图书馆有一卷）也不著名，少历史上的意味。此则明题钱俶，为吴越之末王。年署乙亥，可证俶之未建元；亦不署开宝八年（宋太祖年号，）可见未纳土时之用心。第二，敦煌僻阻西北边陲，无闻艺林。此塔则为湖山胜迹，江南士夫及妇孺无不知有雷峰者，且在明圣湖边，千年卓锡，今一旦失之，而我辈且躬逢之，能无憾惜！就个人趣味论，觉得于此格外亲昵些。第三，唐写经虽较古，此经则为北宋初年刻，约略计之距中国印刷术之发明殆不及百年；其价值殊不相上下。宋刻本

bbs.hlmbbs.com

书籍久已寥如星凤，何况在宋开国时，更何况寄托于湖山名迹中的呢。且唐写经现存者为数较多。此经名为八万四千卷，现就杭州约略观测，出土的殆不过千卷，且包含近整的残品在内，真所谓存什一于千百矣。

以千年来风雨霜露所侵蚀故，残经多而全经少。出土之全经，粗如拇指，长约二寸。外有半腐朽之黄绢套，两头作结，而首端之结尤巨而结实。腰系以蓝色扁绶。眉端署“宝箧印经”四字。经卷如小横披。开首有一细竹条。卷心之轴亦以竹制，粗如小椒粒，长二寸强，两端涂丹。此项全经得之非易，自为佳品。但亦有表面完整，而内实枵然，不堪启视者。此种场合虽为例外，但就我所见闻亦复往往而是。经卷得太紧，虑其胶滞不开；太松，又怕被水气侵蚀而糜。辨别之道，惟在看得多，自然到眼分明了。我以为至少要注意三点：（一）表皮的颜色不可太黑，（二）不可有蛀孔，（三）两端卷得不可一松一紧。换言之，就是要新，要整，要匀。如三德兼备则经卷得愈松便愈好，否则宁以略紧为妙。因紧的大病只在难开，难开还有法可想。若里面太松而又受损，则将一触即糜，几同无物了。

经高约二寸，长六尺强。凡四节，节均粘住。纸本黄色，故色以浅黄为最上，泛白与微绛者次之，或黑斑，绿斑，水渍者最下。有竹纸、棉纸两种。因当时一板有八万四千，故板式印刷均有参差，很有优劣，虽大致相仿。优之视劣，劣品太多。求当时之佳者，必曰“精刻”与“初印”，求今日之佳者必曰完整。发现之经如三德俱备，斯为无上上品。以我所见闻，杭地只数卷耳，而尚不免有焚琴煮鹤者，可叹之至！

通常残品大都首尾不完，中有缺文。首之残，因在外受损；尾之残，因近轴被胶住致朽。最有关系的三行题署在首，而首之易残甚于尾，故三行完全的，每视无此三行的数倍其值，而犹不可

必得。至中有缺文，则几为此经一般的缺憾。一字不损本，我从未及见。所谓一字不损，只是此卷字缺得本少，再加以补苴，遂成全璧。其实就常理推，在千年坏塔中求一字不损之全经，此望无乃过奢。我故以为一字不损者未必定佳于略缺数字之品。好古者贵在真中求佳，不贵人力补苴也。

全经纸分四节，节粘住。分节之处及行数总计如下列：

（一）天下兵马大元帅——右绕三匝脱身……凡五十六行（内附一图）

（二）上衣用覆其上——非如来全身而可毁……凡七十三行

（三）坏岂有如来——佛告金刚手以此宝……凡七十三行

（四）箧陀罗尼威神力——宝箧印陀罗尼经……凡七十二行

平均计算约十字一行。总共二百七十四行。起首三行系题署，首行十三字，二行十二字，三行十二字，文如下：

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
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
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

案钱俶字文德，杭州临安人，为镠之孙，元瓘之第九子。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授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纳版图于宋。端拱元年（988）暴卒，年六十。俶以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复与其父元瓘卒日同，人皆异之。生平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归朝又以爱子为僧。（见《宋史》俶本传）

史称其崇信释氏，与舍经入塔事正合。其所以必取八万四千为数，乃因八万四千法蕴数故耳。（见本经文中）西关为当时吴越罗城十门之一，正在今雷峰塔下。（见《咸淳临安志》及《七修类稿》）西

bbs.hlmbbs.com

关砖塔疑为此塔之较早而非正式之名称。当时城基傍湖，塔适在西关外，因以名之。

查乙亥当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正俶助宋攻灭南唐之时。逾年为开宝九年，俶入朝一次。是冬太祖卒，太宗立，不逾年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至三年（978）俶再入朝，遂被留不返，而吴越亡。计塔之成距国亡不及三载，（塔之工竣不在舍经入塔之年，说详下。）可谓匆匆末劫矣。计算是经入塔至今年塔圮（975—1924)，为九百五十年，同在夏正八月，则恰好此数，并月分亦不差了。

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书年号的缘故。《容斋随笔》有一节可供参考，兹录引如下：

> 其年（932）三月武肃薨。（镠曾自建元。是年卒后仍用唐正朔，有天竺日观庵经幢称长兴（后唐明宗）三年八月可证。）方寝病，与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宋）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后唐愍帝号），天福（晋高祖号），开运（晋出帝号），会同（契丹号），乾祐（汉隐帝号），广顺（周太祖号），显德（周世宗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俶既未称帝改元，则在此不署自己的年号（本无年号）别无问题。惟更可多一事例，以证吴越自越后未尝改元。至于何以不称开宝八年，即是一疑问。观其他石刻，吴越奉行中朝正朔屡矣，甚至于契丹年号亦曾遵奉，何以臣服于宋，会看纳土，而反效目今之遗老式，只书干支呢？这或者在当时率笔书之别无用意；或者因此经既为永閟塔中物，别无猜嫌，与石刻留在人间者不同，遂姑

bbs.hlmbbs.com

且纵肆其词，一去时王之号聊以快意。这种揣测，古人往矣，自无从索证，只可视为疑问耳。

题署下为一图。右方佛三尊，稍左有一女膜拜。再左偏下，两人相对立，一略高者顶有佛光，疑为佛之侍从。稍矮者亦为女子，双手合十。极左端则为阶砌廊屋。最上有璎珞帏帐之属，中央悬一宝灯。天花四散。最下有山石及水。参观原图，便易了了。

此经之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言之则曰《宝箧印陀罗尼经》，再简言之则曰《宝箧印经》。"宝箧印"三字当连读。此经在《大藏经》中入秘密部。同部之中有《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关于"宝箧"及"印"有所解释，兹引录备考。

> 金刚手后画《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夹，置于宝箧中。箧四面周匝画佛，安置师子座上。
>
> 我今说印法，以二手平展，以右手押左手，仰掌安心上，名为"菩提场庄严陀罗尼根本印"。

在此经中虽对于"宝箧""印"无所解释，但就其同部之经典参释，则殆相类。宝箧为珍藏密咒之具。印当释为心印，手印，符印之印。

全经大概分为四节（本经每节均另起），第一节以"如是我闻"起，述佛薄伽梵在摩伽陀国无垢园宝光明池中与大众俱，尔时一大婆罗门无垢妙光诣佛所请言，明晨愿至彼所，受彼供养。佛默许之。婆罗门知佛允，遽还备办一切。至明晨，已偕其眷属至佛所躬迎。第一节至此终。

第二节最长，为是经之主干。首述佛应无垢妙光之请，偕僧众前往彼所，路过一园名曰丰财，遂发生一种神迹，其文殊美。有

bbs.hlmbbs.com

小说风，录引一节：

> 尔时世尊前路不远，中至一园名曰丰财。于彼园中有古朽塔，摧（《藏经》本作摧）坏崩倒，荆棘所没，榛草充遍，覆诸墭砾，状若土堆（《藏》本作塠）。尔时世尊径往塔所。尔时塔上放大光明赫然炽盛，于土藂（《藏》本作聚）中出“善哉”声，赞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如来今日所行，极善境界。”又言：“汝婆罗门，汝于今日获大善利。”尔时世尊礼彼朽塔，右绕三匝（《藏》本作帀），脱身上衣用覆其上，泫然垂泪，涕血交流。泣已，微笑。当尒之时，十方诸佛皆同观视，亦皆泣泪，俱放光明来照是塔。……

这仿佛是雷峰塔圮后的一幅写照。把此经安置在此塔中，不得不说是一段很有趣味的因缘。经中既记此神异，于是大众非常惊怪，而金刚手菩萨问佛以“此何因缘现是光相？何以如来眼流泪如是？”佛告以有俱胝如胡麻心（《藏》本作无量俱胝）陀罗尼印法要今在其中故。塔为一切如来之所授记，有大功勋，具大威德，能满一切吉庆，于是大众听闻此言各得证果。其婆罗门（指无垢妙光）亦得五神通。金刚手又问佛，如于此法要种植善根，获福几何？佛告以即与在九十九百千俱胝如胡麻如来前种植善根是一般的。于是大众各怀希奇，深切赞叹。其下金刚手与佛答问语，是本经一节很重要的话，节引如下：

> 金刚手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是七宝塔现为土聚？”佛告金刚手：“此非土聚，乃七宝所成七（《藏》本作大）宝塔耳。”复次：“金刚手，由诸众生业果故隐，非如来全身而可毁坏。岂有如来金刚藏身而可坏也？但以众生业果因缘，示现隐耳。”

> 复次："金刚手，后世末法逼迫，尔(《藏》本作之）时多有众生习行非法，应堕地狱，不求佛法僧，不种植善根，为是因缘好(《藏》本作妙）法当隐；唯除此塔，以一切如来神力所持。以是事故，我今流泪。彼诸如来亦以是事悉皆流泪。"……

这一段文字内有两点重要的说明：（一）何以七宝塔现为朽土聚？真如本体永无成毁，只是随众生业缘而隐现耳。这是"大乘"佛法的一种最滑头的——说得好听点，即是最圆融的解释。（二）何以佛及诸佛礼彼朽塔而流泪？在此预示将来末劫的不幸，唯此塔以一切佛力所护，遂巍然独存。有此两种辨解，这经的重要本事已大致说明了。其下金刚手问佛书写此经获福多少？佛告以如何如何的广大，甚至于说"应堕阿鼻地狱者，若于此塔一礼拜，一围绕必得解脱，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说塔及形像所在之处，为诸佛天神所护，不为一切魔鬼所害。又说无论什么塔，只要把这"法要"安置在里面，才一安置，这塔即为七宝所成。于是金刚手又问，究以什么因缘有这种功德呢？佛老老实实说："以此'宝箧陀罗尼'威神力故。"他应金刚手的哀请，遂口授这陀罗尼。第二节至此终。

第三节全体为音译梵咒。第四节叙佛说完了陀罗尼后，从此朽塔处即有"七宝窣堵波"自（本经作目，误。）然涌出，于是诸佛及八千万众并欢喜赞叹不可名言，作礼而去。是为诸修多罗结尾之通套。最后一行署"《宝箧印陀罗尼经》"七字。经之概要如此。

此经文义显明，无甚宏深微妙之旨，在两乘诸修多罗中非必佳品。然有一可爱之处，就是切合本地风光。雷峰塔圮坏于江浙构兵，四海鼎沸之日，尤觉巧符斯经之暗示。我们虽不信佛能先知先觉，但观其谈言微中，亦觉可喜。《藏经》本中，在此署"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我在冷摊上得一不空之塔

bbs.hlmbbs.com

碑，爰不避烦琐，略撮其概。

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十月十五日建，撰者为严郢，书者为徐浩。记不空之生平如下：

> 不空，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宗特见高仰（碑文作印。）迄肃代两宗他为灌顶国师。初褒以特进大鸿胪。及寝疾，病，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不就。特锡法号曰大广智。大历（不书何年是一憾事。大历，代宗号，凡十三年，自七六六至七八八，今既以建中二年立碑，则或卒于大历末年。）夏六月癸未灭度于京师大兴善寺。代宗为废朝三日，赠司空，追谥"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又遣中使祖祭。是年八月即在旧居寺院（大兴善寺）以舍利起塔。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如以卒年系之于大历十三年，则生卒年当为719—788年。）其传灯宗派如下：
>
> 毗卢遮那佛——金刚萨埵——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
> ——惠朗

故不空为六世，其徒惠朗为七世，碑文中有"绍六为七"之语。自龙智以上全在印度。至金刚智始东来。不空得授记后，又西游天竺师子等国诣龙智而问法。碑文中述不空平生以威仪自饬，浴兰焚香；又述彼有"陆伏狂象水息天吴"之灵迹；在《藏经》中彼所译诸经多入秘密部。

（三）

除塔砖与塔经以外，还有一种塔图，亦庋在砖窦中。长与经

bbs.hlmbbs.com

等，粗仅当其四分之一，上蒙以红绢套，无封题字。全图系纵看，与经须横看者不同。起首为一图案画，中有一鹤。下为四塔图。每塔之形制均同，惟中所绘花纹像设不同。故说者释为金涂塔之图。金涂塔本有四面，形制亦正类此，殊无甚可疑。此图虽绘四塔，实则非四，乃是一塔之四面观耳，聚四为一，遂告圆满。其塔中花纹，四面不同，滋恢诡可喜。传记载金涂塔铸饿鬼乞食之相，今观此塔图良符，更可定为金涂塔图也。

其尤可宝爱者，则图尽处有题跋，正与经题在首端者相反。字亦须纵看，同塔图，共七行。我所见者文不甚全，节录如下：

> 香刹弟子王承益造此宝塔奉愿。闻者灭罪，见者成佛，亲近出者离生死。……时丙子……日弟子王承益……

至今还未考出王承益为何许人，不知是否为钱俶宫妃之名。丙子为乙亥之次年，即宋太祖开宝九年，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距今为九百四十九年。故塔图之年龄，视经小一岁。经以四节纸粘为一卷，塔图则仅有其一节，故体量恰为经之四分一。塔图亦以特制之有孔砖贮之，则在乙亥年，塔工之未圆满可知，至快亦在丙子下半年工竣。吴越亡于太平兴国三年，则距塔之成日仅两年耳。此颓然一老，初成之日，即饱阅沧桑，可叹惋也。

一九二四，一二，四，西湖。

雷峰塔考略

雷峰塔西湖胜迹，名喧腾于江南士女口中者殆千年，而于其圮后，尚未见有详确之考订，甚可惜也。友人陈乃乾君有《黄妃辨》，见《小说月报》十六卷一号，见地致佳，而语焉勿详。余昔岁居杭，端忧多暇，曾翻寻故籍，拟作雷峰塔考。今忽忽又五年，蛰迹京尘，堕欢昔梦，咸惝恍如隔世。顷检书丛，见旧日札记簿尚在，墨迹黯如难辨，惧其愈久而且泯灭也，遂摘概略以成此文。手头书缺，所引用故实，已不能悉注卷帙。自知难当“雷峰塔考”之名，只曰考略可耳。况昔之属余作此者，已阻人天，墓门宿草而悲绪弥永，故文兴亦寥落矣。

塔凡三名：其一为西关砖塔，初见于塔内藏经标题中，昔人盖未之知也。其二为黄妃塔，有“王妃”“皇妃”“黄皮”等异名，为前人所习用。其三即雷峰塔，吾辈口中之通名也。今先言雷峰，继辨黄妃，而后述西关砖塔，循序以观，纲要可得。

雷峰者，滨湖，西湖南山一平冈也，有中峰回峰诸异称。《西湖游览志》曰：“旧名中峰，郡人雷就居之，故名雷峰，南屏山之

支脉也，穹窿回映，亦曰回峰。”《武林纪事》曰：“徐炳，宋熙宁间举进士不第，筑室回峰下，称回峰先生。回峰即雷峰也。”“雷峰”“回峰”得名之故，以记载言如此。

塔峙峰顶，即以此名，于事至顺。以予所知，此名为古今之通称。《咸淳临安志》（潜说友作，咸淳，南宋度宗年号，杭州志乘之最早者。）曰：“雷峰塔在南山，郡人雷氏居焉；钱氏妃于此建塔，故又名黄妃。”（卷八十二）又曰：“显严院在雷峰塔下，……后有雷峰庵，郡人雷氏故居。”（卷七十八）是雷氏居中峰在钱氏建塔之先。志曰“又名黄妃”，是当年通称雷峰塔，与今不殊之证。若不明故实，以“黄妃”为雅，以“雷峰”为俗，此盲瞽之说也。

雷峰得名，远在塔先，以山名塔，通乎古今，诚如上述。然钱氏称王吴越，宝坊初成，必自赋佳名垂之久远，不当沿袭古隐君子之号，于是有黄妃塔焉。其名虽正史未载，而《咸淳临安志》载石刻《华严经》钱俶跋记中云：“塔曰黄妃云。”准此，似“黄妃”为塔之正名矣。然在同书卷七十八中，称皇妃塔，不作黄妃；《西湖志》卷三十一引元白挺《西湖赋》，有“皇妃保叔，双擎窣堵”；似又有“皇妃”之名。陈乃乾君更定其宜为“王妃”，黄皇皆为讹字。而予前见他书（《武林纪事》或《西湖游览志》不复省忆）引《咸淳临安志》卷七八之文“皇妃”作“王妃”。《西湖梦寻》卷四亦云，“古称王妃塔”，均可助成陈说。而其地尝植黄皮木，有“黄皮”俗称，亦见于《咸淳临安志》也。

黄妃之称殆不足据，予见同陈君，在此略加补说耳。黄妃之名殆以黄皮相涉而误。其实本名当作王妃也。皇虽亦为王之讹误，而“皇妃”名塔，较“黄妃”可通。钱氏虽未称帝而在境内实具帝仪，特对上国貌为臣服耳。观俶跋记中“忝嗣丕图”“于万几之暇”等语，俨然九五口吻矣。又陈氏以为王妃之名为俶妃孙氏所专有；更谓以王妃名塔，乃因纪念封妃盛典，予却不敢苟同。俶

bbs.hlmbbs.com

记文中明言“诸宫监”“宫监等合力”，及以今日所见塔砖，署名众多，是当时合力布施，福德广有，不专属一人之证。且观塔砖文有“吴王吴妃”“吴子吴妃”等等，是以“王妃”名塔，谊宜平列，犹言吴王吴妃耳。且舍经入塔都八万四千卷，题记咸署钱俶，则塔赋名之义，似不当专属其妃。以国主与其妃名，殆众人统于所尊耳。钱氏三世四王，久家吴越矣，俶妻固自称妃，封妃之典在宋为荣施，于吴越何有哉？观藏经及塔图标题，只纪乙亥丙子，绝不书开宝八年九年，崛强意态未泯。以封妃之典而名其塔，斯言殆不然乎？其他记叙黄氏妃者，如吴氏《十国春秋》，翟氏《湖山便览》，乃缘《咸淳志》之讹文而误，不为典要，陈氏亦曾言之矣。

“雷峰”非塔本名，“黄妃”复多讹疑，然此两名却为人所习知。至西关砖塔实为其最初名号，乃向不见记载。若非塔圮，吾辈亦安得而知之哉。故兹考释，宜略加详。

此名初见于砖穴藏经钱俶题记中（可参看我的《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一文），其为当时之称绝无可疑。西关乃城门名。吴越时，杭州城阃之建置，有可言者。

《十国春秋》卷百十二曰：“西府杭州，唐大顺元年（890）筑夹城三十馀里（卷七七作五十馀里），景福二年（893）作罗城七十里，光化二年（899）四月升为都督府，吴越谓之西府，……后国中亦称西都。”是杭州城有夹城罗城之别。

《咸淳临安志》言罗城之缔构甚详。《十国春秋》卷七七略同，殆即本此。“景福二年……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周七十里。城门十：南曰龙山；东曰竹车，曰南土，曰北土，曰宝德；北曰北关；西曰涵水西关（《十国春秋》作西关门亦名涵水门）；城中曰朝天，曰炭新门，曰盐桥。”则罗城殆为夹城之外郭。其涵水西关，

当临圣湖之湄。明郎潜《七修类稿》曰："吴越西关门在雷峰塔下。"是则当时建塔，实傍城关，而面临湖水。以今之发见参合，足证郎氏之说非诬。然陵谷沧桑，市朝屡易，湖上人士不复知有西关门者，久矣。

塔藏《宝箧印经》刻于乙亥，卷首署明西关砖塔，至俶撰记于"塔之成日"便曰黄妃。（王承益塔图刻于丙子，故俶之记文当在丙子或丙子以后。）是西关砖塔为其初名，"黄妃"等等为后起较正式之名。当开宝乙亥岁，塔未成，名亦未立，以其恰居西关门外，而塔砖制作特异，有范字庋经之别，遂呼为西关砖塔耳。至塔工圆满另锡嘉名，雷峰旧号复不可夺，而此称遂废。至城闉改置，后之居杭者，只见雷峰塔耳，乌睹所谓西关门也耶。于是昔之以城门名其塔者，后则且藉塔址以考城门矣。是明人已然，不自今日始也。今者，城固久湮，而塔亦崩坏，若阙而勿记，后人何观焉。

建塔情形与建塔者之小史亦可略述。《湖山便览》曰："吴越王妃黄氏建，以藏佛螺髻发，亦名黄妃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以财力未充始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止存五级。（案此说与《西湖游览志》异，详后。）塔内以石刻《华严经》围砌八面，岁久沉土，明人有劚得者，小楷绝类欧阳率更书法。又塔下有金铜罗汉像一十六尊，各长数丈，寻因僧道潜请移净慈寺。"此虽清时记载，而语颇详。石刻《华严》为雷峰塔文字之最先流布者，至今湖上寺院尚存残础。经后有钱俶记文，石刻不传，见《咸淳临安志》卷八二中，兹全录之。

吴越王钱俶记。敬天修德，人所当行之。矧俶忝嗣丕图，承平兹久；虽未致全盛，可不上体祖宗，师仰瞿昙氏慈忍力所沾溉耶。凡于万几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

bbs.hlmbbs.com

> 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宝贝（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三引作宝具。）创窣波(《十国春秋》作窣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规抚宏丽，极所未见，极所未闻。宫监弘愿之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爰以事力未充，姑从七极，梯旻初志未满为慊。计砖灰土木油钱瓦石与夫工艺像设金碧之严，通缗钱六百万。视会稽之应天塔，所谓许元度者，出没人间凡三世，然后圆满愿心，宫监等合力于弹指顷幻出琦坊，信多宝如来分身应现使之然耳，顾元度有所未逮。塔之成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于是合十指爪以赞叹之，塔曰黄妃云。(《武林梵志》黄妃下有塔字。四库抄本黄作塔，疑误。）吴越国王钱俶拜手谨书于经之尾。

惜是记无年月，当在开宝九年或稍后也。俶之生平见《宋史》本传者略如下：

> 钱俶字文德，杭州临安人，为元瓘之第九子，母吴氏。建隆元年（960）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宝五年（972）封妻孙氏为贤德顺穆夫人，九年（976）封为吴越国王妃，是年卒。太平兴国三年（978）纳版图于宋。端拱元年（988）封邓王。会朝廷遣使赐生辰器币，与使者宴饮至暮，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929）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复与父元瓘卒日同，人皆异之。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归朝又以爱子为僧。

而《五代史》卷六七曰："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895—978，实八十四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虽

为贬词，而当时文物技艺必有可观者，建雷峰塔之因由，与史乘亦可参看。

惟砖穴庋经及塔图一事，记载悉缺。偶见日本《佛学大辞典》引《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钢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俶造金涂塔八万四千，中庋《宝箧印经》，与雷峰塔砖孔中庋是经八万四千卷，此二事绝相类。要之，彼崇信密部陀罗尼，喜造寺塔，此在史乘，诸家记载及近顷所发见实物，可互证者也。

更有一节待考，以吾辈所见，未圮以前久为坏塔；闻之故老，则曰毁于火，而毁在何时，以何因缘，了不明白，至可憾惜。考之于书记，《咸淳临安志》卷七八曰："显严院在雷峰塔下，开宝中吴越王建皇妃塔，遂建院。治平二年（1065）赐额显严院，（是吴越时殆不名显严欤?）宣和间（1119—1125）兵毁，惟塔存。乾道七年（1171）重建。庆元元年（1195）塔与显严始合为一。五年（1199）重修。"是宣和间兵劫，塔未毁坏之证。《西湖志》卷三曰："塔上向有重檐飞栋，窗户洞达，后毁于火。"在此未言何时何故，无从索解。《西湖游览志》则曰："旧建七级，后为雷火所焚，止存五级。"此虽未言何时，却言毁于雷火。

惟《西湖志》卷三十一引明夏时《湖山胜概记》曰："案山之外有雷峰，钱氏妃建寺造塔于此，久为劫灰。"同书卷十引元钱惟善诗："钱湖门外黄妃塔，犹有前朝进士题。"夫明人言久为劫灰，则塔毁已久；元人言犹有前朝进士题，似尚未毁。塔毁当在元明之际矣。而明张岱《西湖梦寻》卷四曰："元末失火，仅存塔心。雷峰夕照遂为西湖十景之一。"在此言明塔毁年代，陶庵博物洽闻，所言自可征信。且持此与其他记载参合，亦不相刺谬。所见狭陋，不敢妄说，略如上述云。至塔圮情景，与塔砖，藏经，塔图等，凡

bbs.hlmbbs.com

详前文者，均不复出。

于民间传说更有白蛇小青故事，塔之驰名遐迩殆半因此；惟既不见于著录，虽为谈民俗神话者所宜问，却非兹篇之事。就塔言塔，仅如是而已。昔年曾作塔中《宝箧印经》跋，录其一节，以结作本篇之意焉。

> ……塔历九百五十不为暂。夫岿然不敝者殆千秋，而俄空于一旦，则一旦固凛乎未可逾也。舍经以入塔，意将依之以并久。乃塔坏而经独全，且以塔坏而经始得出。昔之见雷峰塔者咸不知有经，而后之获见藏经者，更不及见兹塔矣。惟吾辈乃得兼之，赞叹之，痛惜之。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京师。

bbs.hlmbbs.com

论《商颂》的年代

《商颂》为商人作，抑周人作，自来今古文家有异说。《毛诗》是代表古文家的，在《那》序上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准此，是商诗已亡，而正考父重新从周太师那里搜辑出来的。《国语》上闵马父亦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国语》之言与《毛诗》合，古文家是把《商颂》当作商代的作品的。只是曾经散失，经正考父的补订而已。

但今文学家言恰不如此。《史记·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司马迁用《鲁诗》说，殆《鲁》义如此。裴骃《史记集解》谓"《韩诗》，《商颂》亦美襄公"。《韩诗·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注》引）是《鲁》《韩》义同。今文家均以《商颂》为宋襄公时大夫正考父所作，为周诗非商诗也。

bbs.hlmbbs.com

今古文家之争执，在目今已不成问题，试以情理推断之。

郭绍虞君对此问题，有一评断，而殊简单。他以为只要一考正考父的年代，便可以决此疑狱。他从《史记》、《左传》定正考父的年代，而以为他非活到百五六十岁不及事宋襄公。所以他遂用古文说，而以《商颂》为商之文学。（郭说见其所著文学史讲稿中）

其实这种断制，是不很精确的。我们决不该把《商颂》泥定在正考父身上。因为依今文家言，含有下列的两义：（1）《商颂》为宋襄公时诗。（2）宋襄公时，有大夫名正考父者作《商颂》。依古文家言亦然：（1）《商颂》是商时作品。（2）正考父从周太师那边重行校定《商颂》。读者都很了然，我们所注重的是（1）而非（2）。即使宋襄公时没有正考父其人，而仍不能断定《商颂》为商人所作。换句话说，正考父与《商颂》并无生死不离的系属，我们不妨撇开正考父来谈《商颂》。

大凡讲古代的诗，要指定某人作某篇是很不容易。贸贸然妄说不休，又何取焉？漫说三百篇，就是唐宋人的诗词，某人作某篇，尚苦纷纭聚讼。所以我们要一口气断定《商颂》是商朝某人作的，或是周朝某人作的，这未免自信太坚了罢？

第一要考辨《商颂》大概的年代。（到底是商诗还是周诗？）至于谁做，谁校订，且放着不谈；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考辨呢？第一是情理，第二是证据。古文家言，看看此中有何破绽？一眼看去，破绽甚多。我的疑问列下：

（1）商诗既为周太师所保存，何以不风不雅，而独有颂？

（2）《毛序》说“微子至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岂不有曲笔圆谎的嫌疑？商人既有颂，宋为《商颂》应当保存；怎么反要到周去找？颂为宗庙之乐，宋国即使是个破落大户，也何至于丢得干干净净，临了反腼颜到新朝去寻寻觅觅？这件事实不近情理。从

此我们得到一暗示，就是《商颂》出现得很晚，大约在周之中世。所以毛公非找补两句话不可。

（3）周人采诗，何独不录宋诗？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或者有点神经过敏。至于（1）（3），郭君皆有相当的解释，但却不使我满意。关于（1），他说不外两个原因，第一颂是舞乐，风雅非舞乐；第二颂是有才学人的作品，风雅是简质的讴歌。这第一个原因还容或有之，第二个原因却未免以今人评衡文学的眼力妄测古人了。关于（3）他引郑玄《诗谱》的话："列国政衰，则变风作，宋何独无乎？曰，有焉，乃不录之。王者之后，时王所客也，巡守述职不陈其诗，亦示无贬黜客之义也。"郑玄的话真是信口开河。我要问他一句话，鲁是否周朝之上客？它既非客人，又不陈其诗是何缘故？《商颂》明明是宋人之诗，却要硬把它安放在宋人的祖宗头上。于是宋遂无颂。这件事又不能解释，于是说出这种缺少常识的话来。

至于今文家说《商颂》是正考父作的，我们虽不甚信；但说是美宋襄公却颇有几分像。今文家之错谬本不亚于古文家，但就事论事，在这一点上其说较可信。

大凡要考辨一件公案，不当乱听别人的话，却舍弃这文件的本身不管，比较可靠的是文件的本身。《商颂》现存五篇，我们就从此看去。从情理方面推得两点，从证据方面推得一点。

（1）商尚质，周尚文。这"尚"字自然是有点儿胡涂；但商之文化远逊于周，却不容疑惑的。商既在周前，又较闭塞；它的诗自当较为幼稚。但今日商周两颂并存，比较文风而观之，所得结果正与预期者相反。《商颂》复杂绵密，《周颂》简单质朴，是明摆在那儿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文学的演化上看去，是不可通的。所以皮锡瑞《诗学通论》上说："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商颂》反繁。"

（2）以《商颂》与《周颂》比，知道《商颂》不应在《周颂》之前；更以《商颂》与《鲁颂》比，知道它们大约是同时的作品。《鲁颂》是美鲁僖公，《商颂》是美宋襄公；《鲁颂》是鲁人的诗。《商颂》是宋人的诗；一样的夸大，一样的铺排。要把《商颂》放在《鲁颂》以前数百年，这个排列是怎样的奇怪。鲁是周朝的本家，宋是前王之裔；所以列《鲁》在前，列《商》在后。诗中无鲁宋之风，却有鲁宋之颂。至于为什么鲁宋没有国风？我们也不必强作解人。

（3）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证据。最重要的证据还是在《商颂》的本身。《商颂》之《那》与《烈祖》均言“汤孙”，《玄鸟》又言及“武丁孙子”。这都不能确指其年代；因为商王是汤武丁的孙子，而宋公也正是他们的孙子。我们虽不能确定其为宋，却也不能确定其为商。只有《殷武》篇中却有可供考辨的。兹录其首二两章：

>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一章）
>
>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二章）

这儿记着一桩事实，就是伐楚。主《商颂》为商诗者，以此为商高宗（即武丁）之事；主《商颂》为宋诗者，以此为宋襄公之事。我们先论高宗伐楚，这件事是没有旁证的。在《周易》上有“高宗伐鬼方”；但经考释，鬼方在北方，与荆楚并非一家，所以不能取来作证。而且，我还可以举出一反面证据，就是商时未有荆楚之号。我们且看《史记》。《史记·楚世家》里边说楚为帝颛顼之后，陆终生子六人，其六为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更说季连之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时，有季连

bbs.hlmbbs.com

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至成王时封其玄孙熊绎为楚子。《史记》之叙述古代事，每采用传说，类多荒率之言。即依此而观，在周以前，未曾有楚国，彰彰甚明。季连之后中微，至不能纪其世系，则未曾立国南方，为商之大患，不言而喻。若说《商颂》记商人之言，岂非是无病而呻，活活见鬼。更看《左传》，说“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在若敖蚡冒之前，楚国尚未开发，更何事于强盛。而考若敖蚡冒之年代，则在周幽王以后；其上距商代，至为遥远。若说他们之前数百年，另有一强大之荆楚，与商对抗，实令人无从设想。《左传》亦古文家言，取《左传》作证，则古文家殆不能自守其壁垒。

若把这事归在宋襄公身上，却是很像。宋襄公本是个夸大狂，他想做盟主，想去伐楚国，都是事实，不容得怀疑。把这事来说《商颂》，正相符合。你们看他说：“在从前，我们的成汤老祖的时代，那一个鬼子敢不来朝觐。这是我们商人的老排场，老规矩！”这话说得何等夸大而滑稽，使人想得出宋襄公的神气来。但不幸得很，泓之战大败亏输，大话竟不中用。在此更有人疑心，以为既经大败，歌颂何为？不知作此颂时，或者正在筹画开战，或者战而未败，都说不定。说这诗为颂宋襄公，总比较近似。

归到本传，我以为说《商颂》是周诗，较为得体。

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

书名　《太祖皇帝钦录》——明代抄本。

书的样子　蓝面，黄签，经折式，文皆楷书，有红圈断句。

这本书里载的都是朱元璋的谕旨，以口旨密旨居多；但亦有长章大篇的，如《祭秦王文》之类是。所记的如分析之，不外下列四项：

（1）他的家务（训谕诸王）。

（2）杀戮臣子。

（3）关于军政等国事。

（4）不有重大意义的杂事。

这不是正式的官文书，乃是明宫的密件。看他训诸王的话，都无非是叫他们怎样防臣下谋逆，尤以对于秦王之死最为寒心。他说秦王是大约被进樱桃煎毒死的，究竟是否如此固是疑问，而他的疑鬼疑神的心理却全然流露了。他在那边告诉诸王说，仿佛是这样的："你们看榜样罢！你们小心些罢！"史称明祖雄猜，是不

bbs.hlmbbs.com

曾冤枉他的。他的多疑亦非得已，只是骑虎之势不得不然耳。疑今先生说："古之警跸，人民之畏其上也；今之警跸，在上者之畏其人民也。"（见《京报副刊》第一一七号）如他之所谓古，只是太古，我不得而证明其非是；若他把秦汉迄明清亦包括在"古"里去，那位疑今先生未免专门会疑今，太不解疑古了。古之皇帝岂能远胜于我们之执政，他正在那边抖瑟瑟的害怕着呢！

那篇《祭秦王文》是很有趣的文字。祭文我见得很多，无非痛悼赞美不休，真真是"肉麻当有趣"。至于把它们做得和檄文一般的，你们见吗？我想你们还没有见呢。《祭秦王文》就是那么一篇妙文。开首说了一段，我记不大真了，总是说："你的死是自作自受的。我列举你的罪过，你试听咱！"下面便一条一条的指斥着。每一条首，都标着"一"字，乍然一看，简直不多不少是一篇檄文。而且全文是异常的冗长，更足见朱元璋的令郎是死有余辜的了。这在当年，必也是宫闱秘密，不可外扬的家丑，我们今日何幸而得见之。秦王的过失是些什么，仓卒间不能记录，只记得斥他的荒恣有一桩最可笑：他使宫人以墨涂面，用大紫茄二枚缀于两肩，使人肩之而行。闭目思之，成何光景？还有秦王暴卒的状况——秦府的原报告——亦记载甚详，惜时促，亦不及记录矣。

原文入我的札记中只有三节，都是很短的，长的来不及抄。两条是杀人，一条是零碎事，兹各引录。

> 奉天门晚朝奏，犯人常升孙恪下家人一十六名，火者七名……奉圣旨："但是男子着王那里都废了，妻子就那里配与人。钦此。"

火者不知是指什么？是否指的是仆役们？

bbs.hlmbbs.com

>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锦衣卫百户郝进传奉圣旨："蓝总兵通着军前卫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造反，凌迟了。着王那里差的当人同郝进去，将会宁侯并他的儿子都凌迟了，家人成丁的也废了，妇女与晋府配军。马匹多时，牵两三匹回来，其余的交在晋府。家财解来京城，来东胜马匹多。好生机密！着那里不要出号令。钦此。"

这一条较为重要。蓝总兵是蓝玉，明朝开国大功臣之一。史称洪武廿六年诛玉，与此合；又称此狱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万五千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与此亦合。王大约是指晋王㭎，从下文屡言晋府知之。会宁侯是谁，待考。只这两条，朱元璋的残忍已如见：不出号令，族诛功臣，更觉森然可怖。因此想起"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句话，不禁替古人担忧。

>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晚朝，于右顺门钦奉圣旨："你回去和你王说，祭了社稷同燕王一同来。着你王差人去和燕王说，弟兄两个一同到京。钦此。"

这是节录的，其上有使者到日及名姓。所谓"你王"，大约亦晋王。其时秦王早死了，只有晋王和燕王封地相接；且在此书中赐晋王谕甚多。按史在二十九年后未言二王入朝，殆终未实行耳。

此书以外，更有原抄本《皇明祖训》一部，用黄绫包裹。我因翻检前书，遂未及看，不知那里讲些什么。按史称洪武二十八年九月颁行《皇明祖训》，并谓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则此书中必有很关重要的朝章国故，惜不能一并阅览之。

点查的时日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地点是景阳宫御书房。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记。

bbs.hlmbbs.com

杂记“储秀宫”

一、宫之概要

宫为溥仪妻所居，于去年出走后，封闭已久，至本年五月始点查之。我去的时候，此宫已大概将查完了；所见不周，姑略记之。

此宫在西一长街之西，西二长街之东；翊坤宫之北，与翊坤宫合为一宫，内部略图如下：

南

		翊坤门		
	庆云斋	翊坤宫	道德堂	
东	平康室	体和殿	益寿斋	西
	养和殿	储秀宫	绥福殿	
	凤光室	丽景轩	猗兰馆	

北

bbs.hlmbbs.com

计为正屋四进：一大厅（翊坤宫），一中厅（体和殿），一内室（储秀宫），一后照房（丽景轩）。每进各带两厢房。翊坤宫纯粹是座厅堂，东西两室供慈禧隆裕影像。廊下有秋千架二。体和殿是厅兼充书室之用，东屋有西式不带帐之床一。听见人说，里面藏有溥仪夫妇往来的书信，更有教会中人给溥仪妻的信，上款作“皇后圣鉴”字样。惜我未及去，不得知之。现不赘述，记储秀宫。

二、储秀宫之堂屋

中额曰“大圆宝镜”，有清慈禧后之印。中设景泰蓝屏风。其前有宝座，黄缎为椅垫靠，引枕二；座上历书一册，红签书“皇后”二字，包好未开，嵌玉如意两柄，分置左右。座傍两几，上置像生花篮。傍更有铜鹤二，西洋时钟二。靠东壁上首有条几一，上置空食盒多个。临窗有多宝架一，列瓶盎等项，均极精良。靠西壁上为风琴，下为钢琴；两琴上置曲谱甚多，《雅声唱歌集》《小曲工尺谱》均有，亦有清宫固有乐章，杂乱无纪。其后为一套间，洞黑，点查时以灯入之。其内杂贮各物，如饼干，糖食，药水瓶，食捧盒等等甚夥；更有纸盒若干俱盛旗妇带的纸花，如大碗口，视前在京流行之插髻纸花为尤巨。有硬木雕花箱一，内有女服三十馀件，而坎肩居其廿四。靠箱底之衣折叠尚好，上面的则乱堆一起，想是成行时匆遽检衣著所致。有照片一大盒，小照片想系他们自摄，模糊不堪，竟少佳品；大的乃照相师所摄，有可看者，如溥仪妻之著色半身相即甚佳，大似扮戏装之梅兰芳。靠西壁委地乐器颇多，有笛，铜丝琴，月琴等等。此室地位极小，有四五人入内，即不易盘旋。

三、储秀宫之东西屋

东边为卧室，西边为浴室梳洗室，我只检查西边之一部分，故未能详记。极东之一室颇空虚，有铁柜一，壁上有电话机，以外

没有什么可以注目的东西。紧邻正屋之东室，乃是卧室。南向落地罩子内。一炕铺垫至华软。帷帐绯红色，上罩绿帐沿，亦颇煊烂。向外正中有额为“万福之原”。北向临窗一大炕置书籍杂物；更有一炕桌，上置苹果半个，是仓皇出走时，未食毕而投之之品，乃一有趣的故实也。地下更有毽踢，前闻入宫者言甚多，我所见则并不多，想是已收拾开了。

西边第一室，是宴坐之处，陈设亦甚好。有大珊瑚树一，其巨如小儿臂。大时钟一，乾隆年制，紫檀为廓，顶上有槅扇，可以启视，内悬一小铜钟；时针面为珐琅制，上更有两小针，一指日子（初一至三十），一指节气（二十四节），未知其用法。钟报时，声殊清呖可听。钟旁倚一自行车，亦为她所用。靠墙正中有条几方桌，罗杂物甚夥，有果品，大落花生，山里红果，未煮熟的元宵，糖缸等等。桌傍左右列两大硬木柜，殊高大；其上层非梯不可升。靠西一柜，我曾查其下层之一部，大都是纸盒，内盛珠翠簪钗，而破损者居多。忆其较珍贵之品：则有金镶玻璃翠大扁簪一，纯绿如洗；白玉上嵌碧玺翡翠花大扁簪一对；翠玉上嵌碧玺圆寿字大扁簪一；精圆大珠一串，三十馀颗；同心钱形红漆盘一，盛乾隆年制珐琅小盒一对，内各盛白玉坠一块；凤冠数顶，缀珠甚多。

极西之室，外系梳妆桌子，内为浴室。浴室亦以落地罩隔之，悬幔帐。我们在浴盆旁拾得真珠花钗一对，珠圆白而大，后并归之外屋柜中。此岂匆促出走时之遗钿耶？盆旁左右各置柜一。东柜盛香水化妆品，更有“皇后御笔之宝”大小各一，檀香木制。西柜下层盛半旧女鞋甚多，有旗式的，亦有普通式样的。

四、丽景轩

轩为储秀宫之后照房，为西式食堂，布置纯系西洋式。五间相通，不加槅扇。朝南正中不置宝座，乃置嵌镜之衣帽架一，以

 bbs.hlmbbs.com

外洞然。东屋临窗设纯玻璃制半桌一靠椅二。桌上置电话具，更有菜单一张，另详下节。中间一长桌列瓶盎等物，有佳者。极东之屋朝南靠壁设一铜床，悬金丝织黄锦帐，极煊丽。床上蒙一紫绒布毯，黯然凡劣，殊不相称。东壁上下首各嵌一大镜。

西屋墙壁顶板俱遍加彩画，壁上中设一长餐桌，亦富陈设。桌旁以椅几绕之，大小不等。靠墙有多宝架，内有陈设。靠窗大玻璃罩子时钟一座置几上。上系时钟面；下为座，嵌小方彩画洋磁；中层像生小鸟二，踞草石上，一红一绿，宛然生动，惜毛羽微损。启其机捩，则两鸟互答，嘤嘤成韵，首能转，尾能翘，只不解飞翔耳。鸟语清圆，乍闻恍疑身卧林间，或在雕笼之畔也。极西之屋颇空虚无可述者。

轩中悬烛灯，悉以各色玻璃为之，上下照耀，殊增眩美；此殆丽景轩之所以为“丽景”欤？然其实颇凡俗。

五、录丽景轩中的一张菜单

野意膳房九月初七日早膳，厨役郑大水恭作。

清汤银耳　炉肉熬冬瓜　炒三冬　鸭条烩海参

葛仁烩豆腐　红烧鱼翅　炮羊肉　烩酸菜粉

锅烧茄子　红烧桂鱼　炒黄瓜酱　干炸肉

羊肉荡白菜　大豆芽炒各达英　热汤面　黄焖鸡

摊鸭子　木樨汤

熏菜膳品　酱肘子　熏肝

蒸食膳品，厨役郑恩福恭作。

猪肉馒首　烙饼　抢面馒首　包金卷　紫米膳　白米膳

小米膳　甜油炸果　咸油炸果　粳米江豆粥　玉米身粥

小米粥　香稻米粥

bbs.hlmbbs.com

山阴五日记游

九年四月三十日，晨九时，舆出杭州候潮门。轮渡钱塘江，潮落沙夷，浪重山远。渡江后弥望平衍，约十里许至西兴，苍陌湫隘不堪并舆。桥下登舟，凡三舱，乌篷画楫，有玻璃窗。十时行，并橹连樯，穿市屋树阴而去。小眠未成寐。正午穿萧山城过，河面甚狭。泊舟威文殿下，庙祀文昌关帝。饭罢即行，途中嘉荫曲港往往见之。埂陌间见一树，年久干枯，绕以翠萝，下垂如云发。八时泊柯桥，绍兴名镇。晚饭后复行。夜半泊柯岩下。

五月一日晨七时，步至柯岩。有庙，殿后有潭，石壁外覆，色纹黑白，斧凿痕宛然。有一高阁，拾级登之。殿傍又一潭，小石桥跨其上，壁间雕观音像。岩左一庙，大殿中石佛高三四丈，金饰庄严，审视，殿倚石为壁，就之凿像。庙后奇峰一朵，镌“云骨”两隶字，四面玲珑，上丰下削，峰尖有断纹，树枝出其罅，谛视欣赏不已。稍偏一潭，拨草临之，深窈澄澈，投以石块，悠悠旋转而下。

十时返棹，移泊雷宫，道中山川佳秀，左右挹盼。午后二时，以小竹兜游兰亭，约行七八里，沿路紫花繁开，而冈峦竹树杂呈翠绿。四山环合，清溪萦回。度一板桥，则兰亭在望矣。亭建于清乾隆时，新得修葺，粉垣漆楹，有兰亭、流觞亭、竹里行厨、鹅池等，皆后人依做，遗址盖久湮为田垅。然以今所见，雷宫兰亭之间，所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则风物故依然也。流觞亭傍有右军祠。张筵小饮，清旷甚适。归途夕阳在山，得七律一首：

缕缕霞姿间黛痕，青青向晚愈分明。野花细作便娟色，清濑终流激荡声。满眼千山春物老，举头三月客心惊。苍峦翠径微阳侧，凭我低徊缓缓行。

舟移十里，夜泊偏门。村人方祭赛演剧，云系包爷爷生日，四乡皆来会。其剧跳荡嗷嘈，而延颈企足者甚夥。傍舟观之，盖别有致。枕上闻雨声，入睡甚早。

二日清晨登岸，不数武抵快阁。乃一小楼，栏杆蔚蓝，额曰“快阁”。屋主姚氏，就遗址缔构。通谒而入，阍者导游。先登小楼，供放翁像，联额满壁。屋主富藏书，殆佳士。有园圃三处，虽不广，而池石花木颇有曲折。白藤数架，微雨润之，朗朗如玉璎珞。亭畔更有紫藤，相映弄姿。挪舟会稽山下，谒大禹庙，垂旒播笏，容像庄肃。殿上蝙蝠殆千万，栖息梁栋间，积粪遍地。据云，蝠有大如车轮者。殿侧高处有窆石亭。石高五尺如笋尖，中有断纹，上有空穴。志载石上有东汉顺帝时刻文，已漫漶不可辨。宋刻文尚可读。石旁有两碑，一曰“禹穴”，一曰“石纽”，篆势飞动。出庙门，访岣嵝碑，系乾隆时摹刻。又谒禹陵，墓而不坟，仅一碑亭楷书曰“大禹陵”。后山林木苍蔚。

午食时天气炎热，移泊大树下。饭后以山兜入山，三里至南镇，庙宇新整，神像威武，茶罢即行。七里至香炉峰绝顶，山径盘旋直上，侧首下望，山河襟带，城镇星罗。秦望天柱诸山，宛如列黛。野花弥漫郊垧，如碎紫锦。中途稍憩小庙。又逾岭冈数重，始见香炉峰。峰形峭削，山径窄而陡，旁设木栏以卫行客。有石梁跨两崖间。逾之不数武，路忽转，两圆石对峙，舆行其间，乘者须敛足曲肱而过。绝顶仅一小庙，绝湫隘，闻值香汛，香客来者以千数。峰顶尖小，故除庙外无立足地，仅可从窗棂间下窥，绍兴城郭庐舍楚楚可辨，钱江一线远亘云表，群峰多如培塿，惟秦望独尊。天色欲雨，舆人催客，匆促下山。至南镇，见疏雨张盖。

返舟，移舟十里，见绕门山石壁。过桥，桥有闸，泊舟东湖，为陶氏私业。潭水深明浓碧。石壁则黑白绀紫，如屏如墙，有千岩万壑气象，高松生其颠，杂树出其罅。山下回廊闲馆，点缀不俗。绣球皎白，蔷薇娇红，与碧波互映。风尘俗士，乍睹名山，似置身蓬阆中矣？细雨飘洒，石肤弥润。雨乍止，拏舟行峭壁下。洞名仙桃，舟行其中，石骨棱厉，高耸逼侧，幽清深窈，不类人间。湖中大鱼潜伏，云有长逾丈者，天气郁蒸方出，虽未得观，而尺许银鳞荡跃水面，光如曳练，是日数见之。晚饭后易乌篷小艇而出，篷可推开，泛月良宜，并放棹外河，约半里许方归。是夕宿东湖舟中。

三日晨五时，船开，舟人喧笑惊梦。七时起看山，晓雾未收，初阳射之，与黛色银容相映，蔚为异采。遂泊舟攒宫，此名殆自宋已然，相沿未改。以山兜子行，道中密箐乔松，苍翠一色中，晓日侵肤都无炎气。挑柴者络绎于道。继而畦亩间黄绿杂呈，牛郎花遍山，数里不断。映山红犹未尽凋，错杂炫目。谒南陵（宋孝宗）北陵（宋理宗），树木殿宇尚修整。又访度宗陵，仅存碑碣而已。归途经郭太尉殿，乃护陵之神，不知何许人也，殆南宋遗臣

bbs.hlmbbs.com

耶？殿中比附灵迹，如送子降妖等，甚夥。

归后船即行，移泊吼山下，一名狗山，拾级而登。一庙正当石峰下。峰之怪诡不可状，逼视而怪愈甚。左峰笔立，上置石圆锥形。右者尤奇，峰顶两石如倚，中有罅，罅有殿宇在。闻昔有僧居之，以缒汲通饮食，坐关行满而后下。复至庙后仰观，见峰颠庙榜曰“灵霄”，峰势欹侧如欲下压。凝盼移时，神思悚荡。

午食于沈氏庄，临水石荡，荡为其私业，蓄鱼甚多。饭后以小艇遍游之。岩壁高耸，萝薜低垂。有青狮白象之目，狮肖其首，象状其鼻。幽峭微减东湖，而弘深过之。安巢舅氏即在象鼻峰下题名，词曰：

> 庚申三月长沙张显烈约游吼山，风日晴美，山川奇丽，谈宴尽欢，醉后题记。同游者德清俞陛云铭衡，钱唐许端之之引之贤之仙宝驯。钱唐许引之题记。

五时后舟歇绕门下，换舟而游。山正在开凿，皑皑似雪。一潭正方而小，其深骇人，下望懔然。投以巨石，半晌始闻声轰然。又燃爆竹，回响如巨雷，亦一奇也。仍返泊东湖，晚饭后月色明洁，荡小舟至西面石壁下，形似小姑山，尖削如笋。泛月直至西郭门外。小步岸上，见铸锅者，熔铁入范时，银彩四流，伫观移时，始返舟睡。

四日早六时，附轮开船。下午二时到西兴，二时半渡江，至长桥，晚潮方至，厉涉而过。三时半返严衙弄许宅。综计是游，东湖最惬心，以为兼擅幽奇丽之妙，吼山奇伟，柯岩幽秀，炉峰峭丽，各擅胜场。爰略记梗概，以为他日重来之券。

一九二八年二月改定。

bbs.hlmbbs.com

文　训

——新洗冤章第六十六

匆　匆（上）

闲暇听说是文明的母亲，匆匆能干些什么出来呢？笨的我们不容易作答。譬如说，匆匆地吃是要害胃病的，匆匆地跑是要摔交的；以此类推，笨的我们不得不为匆匆地写译文章的抱杞忧了。

“然而不然”。他们视这一味的匆匆为枕中秘，为挡箭牌，为橡皮衣，为油纸伞，……一篇文章终了时，动辄足恭一阵，害得读者们莫名其妙，不知所对。他们总说这文是在百忙中挥洒成的，或一小时，或二小时，多至三时已仅有了。仿佛在那边不断地说：“不周得很！不备得很！原谅罢！请原谅罢！”以著作者的身分照例是板起面孔说话的，在此斗然降尊就卑，反串了一出《打花鼓》；我们读者受宠若惊，还敢拒却吗？自然没口的答应道：“您是真忙呀，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做的译的都好，都很好。而且，又是在百忙之中写出如此洋洋洒洒的文章真可佩服呢！”这就算恭

维得到了家。若碰着一个冒失鬼，则另有一种实心眼儿的答语，就是武昌江教授发明的“不好不要紧，不好不要紧”；——虽然会吃记耳光与否还在未定之天。

不论碰见那一种的答语，那位自号的忙人总是可以踌躇满志的。文章万一真好，便是更好；万一很好，便是最好。即使不好，尚有所谓“不好不要紧，不好不要紧”也者来不断地为它（作品），他或她（作者）解嘲凑趣。

依此看去，匆匆实是一味妙药，其效至少有如同仁堂的万应锭；而我们反替古人担忧，足见其不开眼也已。

但我终究不大明白：既匆匆到如此，为何不去休息，而必欲于二三小时内写出生平蕴蓄的杰作？是急不及待吗？怪哉！是羞愧我们吗？徒然！是能者偏劳吗？能是真能，劳也是真劳；最好腾出写或译的工夫去睡觉拉屎，那方是善保玉体，万全之策。奈他们不听，偏不肯睡！说详中篇。

中　夜（中）

某先生发明文人的天性，第一项是好吃；我发明第二项是不好睡。我们时代的大文豪大诗哲大半是夜猫之流；（如嫌不雅听的不妨易为夜莺之流，我不嫌避轻靓，我只因为夜猫更接近民众些，便用了它，一点没有其他的恶意，千万别缠夹了。）不然，何以文章的写成每恰巧赶上中夜或晨一时二时呢？

千门万户里，大约是一个人都在齁齁睡，是一双人都在床上了；而我们的文人还孳孳矻矻地在那边伏案伸纸，对烛（本当说电灯，因它不如蜡烛雅。）挥毫，但听得扑秃一响，哼哼几声，笔管掉而呻吟作，是何等的贤且劳！我们对他是应当何等的恭且敬！明朝铅墨凄然的报纸，白胡蝶般的飞来飏去，我们即使在其间不

幸发见了一两处的错误，还好意思老实指出吗？不好意思的！他是在中夜，支着惺忪的倦眼，孤负熏热的绣被而勉强写的呢，何等的可怜可敬！可不是吗？是的。我不忍说不是。但我终有一点怀疑：既已这般倦了，又有那黑甜兼温柔的诱惑，何以不毅然脱鞋脱袜，觅枕觅衾，而必定要博无益的浮名，作践自己的身子？有人说："这才是真志士呢！悲哀颓废的是志士哟！"我不得不肃然了。

手　民（下）

文人的心血滴成点点的珠玉，（不是戏法，不可胡猜。）而可恶的手民必损害之为快。万恶的手民呀！

大家来评一评我的逻辑：（1）凡有资格把著作付印的都是通人，通人决不会骤然的变为不通。（2）凡手民都是没有知识的人，从他们没有大学卒业文凭及没有当过大学教授知之。他们的癖气是改窜他人的文字，且尤爱一行一篇的大改窜。（3）故刊布的文字，只要发见了不通，无论一字一行一篇一册都是手民改的，与老牌的通人无涉；而且认为有伤文豪的令誉，有严行取缔的必要。

实际的办法，在消极方面不外乎登报声明，（报馆里的手民如并广告亦改了，则通人之技殆穷；但幸而还没有听见说过。我又很奇怪，何以排广告的手民竟不和排诗文的合淘，一例的这般谨慎小心，平正通顺呢？）法庭起诉等等；在积极方面是应当设一个手民大学或专校，或各大学于新闻系外添设手民系，这方是仁者之政。

苦矣！匆匆地写了，在中夜迷里朦胧里写完了，更被手民颠颠倒倒的排出了；文责终于作者自负。苦矣！一厄于忙，二厄于夜，三厄于手民。"人急悬梁，狗急跳墙。"民国万万年，会见有

bbs.hlmbbs.com

三头六臂的文人站在希马拉耶挨佛赖司特峰顶；拿着一张广长等于二十二行省的锁封，上面盖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的符印，其大如洞庭湖之六倍，里面满粘着如鳔胶的浆糊，牢牢贴住轻嘴薄舌的全国批评家。从此千秋万古，开口不得，六合清平，沉冤净洗矣。猗欤休哉！

一九二五，五，二十六，作。

风化的伤痕等于零

自从读了佩弦君的《航船中的文明》(见他的集子《踪迹》，亚东出版）以后，觉得在我们这种礼义之邦，嘉范懿行，俯拾即是——尤其在一阴一阳，一男一女之间，风化所关之地。我们即使谦退到了万分，不以此傲彼鬼子，然而总可以掀髯自喜了。别人不敢知，至少当目今贞下起元的甲子年头，我是决不敢立异的。原来敝国在向来的列祖列宗的统治之下，男皆正人，女皆洁妇，既言语之不通，又授受之不亲；（鬼子诬为tabu，恨恨！）所以轩辕氏四万万的子孙，个个都含有正统的气息的。现在自然是江河日下了！幸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如佩弦君在航船中所见所闻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粟罢。——然而毕竟有可以令人肃然的地方。

(一) 什刹海

我别北京有一年了。重来之日，忙忙如丧家之犬，想寻觅些

bbs.hlmbbs.com

什么。忽忽过了半个多月，竟毫无所得。偶然有一晚，当满街荷花灯点着的时候，我和K、P、W、C四君在什刹海闲步。这里有垂垂拂地的杨枝，有出水田田的荷叶，在风尘匝地的京城里，到此总未免令人有江南之思。每于夏日，由警厅特许，辟为临时营业场。于是夹道的柳荫下，鳞次栉比的茶棚，森然植立，如行军的帐幕一般了。水面枝头的自然音乐，当然敌不过喤郁的市声了。是不是杀风景？因我非雅兴的诗人，无意作此解答。我觉得坐在茶棚底下喝喝茶，未必不比呆呆的立着，悄对着杨柳荷花好个一点。“俗不可医哉！”

茶棚的第一特色，自然是男女分座了。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有了这种大防，真是恰当好处。我第一次到京，入国问禁，就知道有这醇美之俗，惊喜不能自休。无奈其他游玩场所——如中央公园城南游艺园等等——陆续都被那些狗男女给弄坏了。只剩城北一犄角的干净土，来慰怀古者的渴想。这固然寂寞极了。只聊胜于无耳。

今天，惊诧极了！W君告我，茶棚也开放了；居然也可以男女合座了。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所以正以得逢开禁为乐。但我呢，多少有点顽固癖——尤其当这甲子年头——不免愕然，继而怅然了。询其根由，原来只是一部分的开放，茶棚之禁令仍是依然，我听了这个，心头些微一松。

“茶”之一字似乎本身就含有维持风化的属性，我敢说地道的解释确是如此的。譬如在茶园中听戏，多少规则上要和到真光看电影不同；这是人人都有的经验。茶棚呢，亦复如此，毫无例外。喝茶总应当喝得规规矩矩，清清白白，若喝得浑淘淘哩，还像什么话！有人说：“八大胡同的茶室呢，岂非例外？”我正色道：“不然，不然！这正是风流事，自古已有之，与风化何干？”做文章总得看清了题目，若一味东扯西拉，还成什么“逻辑”呢！

bbs.hlmbbs.com

伤害风化的第一刀，实在不和茶相干呀。茶就是风化，如何许有反风化？这是至平常的道理。所以这一次什刹海的茶棚开禁，严格说来，简直是没有这么一回事。——您知道吗？风化等于茶了，反风化又等于什么呢？您说不出吗？笨啊！自然是咖啡呀！咖啡馆虽是茶棚的变相，但既名曰咖啡馆，则却也不能再以茶例相绳了。譬如胡蝶是蛹变的，但到胡蝶飞过粉墙时，还算是蛹的本领吗？自然不算数！以此推彼，名曰类推。

然而毕竟可恶啊！轻轻用了“咖啡馆”三个大字，便把数千年的国粹砍了一刀。鬼子何其可恶呢！像W君的夫妇同品咖啡，虽然已经不大高明，却也还情有可原。若另有什么X. Y. 非夫妇也者而男女杂坐着，这真是“尚复成何事体”了。我不懂，禁止发行《爱的成年》、《爱美的戏剧》的北京政府，竟坐视不救，未免有溺职之诮罢。

有人说，饮了咖啡，心就迷胡了，已是大中华民国化外之民了，（依太戈尔喝英国人的牛肉茶之例推得）敝政府只好不管。这话却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照这说法，这种咖啡馆如长久存在着，便是一个绝好的中华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所在。社会学者固然不必杞忧了，而节制生育者的妄论，除了出乖露丑以外，更将无其他的依据了。——但我替W君夫妇着想，如他们万一都是爱国主义者，这一荡什刹海之游，却得不偿失哩。

（二）津浦道中

过了两个礼拜，我搭乘津浦车南归，又发见了一桩似乎有伤风化的事。向来津浦车中，只有头二等睡车。头等车的风纪如何，我不能悬揣，不敢论列。至二等车中，除非一家子包一房间，则向来取男妇分列法的。本来，这是至情至理，同座喝茶且不能，何

bbs.hlmbbs.com

况同房睡觉。这本是天经地义、绝无考量之余地的。无奈近两年来，睡觉的需要竟扩充到了三等客人身上。(从前三等没有睡车，似乎是暗示三等客人原不必睡觉——或者是不配睡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可是，在这里就发生问题了。就是男女们还分不分呢？依我看，本来不成问题。二等客人要顾廉耻，难道做了三等客，便是贱骨头，应当寡廉鲜耻的吗？但是铁路人员，大概都是阶级主义的信徒，所以别有会心，毅然主张"不分"。于是——三等客人的脸皮就"岌岌乎其殆哉"了。

我自正阳门站登车后，房间差不多已占满了。只有一间，仅有男女两客——大约是夫妇——我便被茶房排入了。我无力抵抗这运命。因为我已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张绿色的睡票，自然不甘心牺牲。而且，从前有客车时，是不许睡；现在有睡车了，就非睡不可。(例如有一客从浦口到徐州，只要一下午便到，兀然的坐着；但他明明执着一张睡票，上写着"享用床位一夜"。我觉得有点异样。)加之我腹疾才好，本有求酣睡的需要。所以礼义廉耻且靠后一点。我便毅然入室，准备对着绿色的票子，高卧一宵了。

那两位同路的客人，骤见生客的来临，自然有点讨厌。但是，应当有六客的房间，他们俩便想占住，觉得力量本不够，所以也就退让了。双方些微的交谈了两句，(自然是对着那男人说话，千万不可误会!)他们脸上憎厌的气息渐渐消散了。接着，又来了一个男客，也得受同一的待遇。依我默察，他们心理中似乎以四客一室为极大限度，决不再容第五客人进来。于是实行闭关主义。

到了天津东站，客又拥上了。其中有一个客人找不到铺位，非进来不可。门虽关着，但他硬把它拉开。茶房伴着他，把他塞进来。(依《春秋》笔法，当用纳字。)那两位客人有点愤怒了。(我和那一位，既非易损品，又非易损品之保护者，固然也很希望室内人少些，但却不开口。)男的开口拒绝他。理由是这样的：一房

六客固然不错。但我们四人已买了四张睡票，把高低两层都占住了。如若再有第五客来，高低两层都没有他的地位，只有请到最高坐着的一法。在事实上，最高可是太高，巍巍然高哉，晚上高卧则可；若白天坐着，则头动辄要碰着天花板，发生蓬蓬的巨响；而脚又得悬着，荡来荡去，如檐前铁马，风里秋千。想起来决不得味。

这个诡辨足以战胜茶房而有余。(其实是错误的，票上明写着享床位一夜，则未及夜当然不能占有一个全床位。)无奈这位福建客人，热心于睡觉，热心于最高，和某三爷不相上下，竟把行李，连人一起搬进来了。其时那位有妇之夫，不免喃喃口出怨言，总是说，我有家眷！我有家眷！于是茶房不得不给他一点教训，说三等车中向不分男女的。自从抹了这一鼻子灰，他们脸上方有些恍然若失的样子，而安心做一双寡廉鲜耻的人。我其时深深的长叹，欲凄然泪下了。(居最高的那一位先生，后来始终挨着我们坐了，并未尝低头摔脚如上边所说的样子。)

这一桩事情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说礼教是中国人所独有，洋鬼子不能分享。但坐三等车的却未必都是“二毛子”。若以坐航船骡车的为中国人，坐火车轮船的为洋鬼子，则二三等的津浦车客同列于洋奴，何分彼此？若说有钱的人多思淫欲，所以要加防闲；则岂非穷人爬到富人头上去了。通乎不通？说来说去，还是上边的解释最为妥当：就是富人要脸，穷人不要脸；即使他偶然想要，也不许！从前三等客人都不要睡觉的，现在却已要睡了（从有睡车推知之)，可见是一大进步。将来礼教昌明，一旦三等客人骤然发明了“脸”，并且急迫地需要它。那时津浦路局自然会因情制礼，给他们一个脸面，而定出一个男女的大防来。古人说：“衣食足而知礼义。”现在当改说，“睡觉足而知廉耻”了。三等客人发明睡觉，拢共不过两年多，就望他们并知廉耻，这本

bbs.hlmbbs.com

来太嫌早计了。反正，只要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睡得甜甜的，脸皮之为物即使终朝彻夜在那边摇撼着，又何妨乎？又何妨乎！至少鄙人不大介意这个的。若如我同车的一双佳偶，一个默默的说："我是女人！我是女人！"一个喃喃的念："我有家眷！我有家眷！"这种大傻瓜即吃个眼前亏，也算不了什么。总之，千句并一句，有钱始有脸，无钱则无脸。若没有钱而想要脸面，则是全然不可能的事情。或可在未来的乌托邦中去找，而我们大中华民国决非其地，一九二四年决非其时，断断乎是无可疑的。

从上记的两件琐事，读者们可以放下一百二十四个心，风化绝无受伤的危险。佩弦君所记的航船中的文明诚哉十分卓越。而我所言却也并不推扳①。因为第一个例，是洋奴不知有风化；第二个例，是穷人不配有风化。以我所下的界说"风化是中华民国嫡系贵人的私有品"而言，则伤痕之为物殆等于零，而国粹的完整优越，全然没有例外了。记得同游什刹海的那一晚，P 君发明了一种 Zero Theory，这或者也可备一个例证吗？P 君以为如何？

一九二四，七，二十八，西湖。

① 推扳，南言"不及"之意。

怪异的印象（残稿）

儿时，只要一想起所谓“皇帝”，马上浮现出一个怪印象：一个穿黄的，而且是穿纯黄的人直挺挺的坐着，另外有几个人匍伏着。不管夜半还是黎明，他总是这般坐着。至于所谓“皇帝”也者，何以永不站起，永不躺倒，那是从未去想过的。

这个印象是颇怪异，却又何等的平常呢。生长于江南，未尝“瞻云就日”的我，何以能有此发见，真是可骄矜的奇迹。

最近寄人篱下的皇帝溥仪，尚有遗老天天去碰响头，足证儿时所见非梦非幻也。而我们京兆呢……

（中间一节不知怎的遗失了，暂缺。自注。）

以后，我想起“上头”来，永久是坐着大汽车，在许多军警夹卫中狂奔着，而大的小的，男的女的，村的俏的，——我当然在内，不用提。——老是这般恭恭敬敬的伺候着他老人家，无论是在黑夜或者白天。我这神气总够瞧的罢，您瞧。

一九二五年三月。

我　　想

飘摇摇的又在海中了。仿佛是一只小帆船，载重只五百吨；所以只管风静浪恬，而船身仍不免左右前后的欹着。又睡摇篮呢！我想。

亦不知走了几天，忽然有一晚上，大晚上，说到了。遥见有三两个野蛮妇人在岸上跳着歌着。身上披一块，挂一块的褐色衣裙，来去迅如飞鸟，真真是小鬼头呀。我们船傍码头，她们都倏然不见；这更可证明是鬼子之流了。我想。

在灰白的街灯影里，迎面俄而现一巨宅，阙门中榜五字，字体方正，直行，很像高丽人用的汉文，可惜我记不得了。您最好去问询我那同船的伙伴，他们许会告诉您。我想。

其时船上人哗喧着，真有点儿飘洋过海的神气，明明说“到了”，又都说不出到了那里。有人说，到了哥仑布。我决不信：第一，哥仑布我到过的，这那里是呢？是琉球呀！我想。

我走上岸，走进穹形的门，再走遍几重黯淡极的大屋，却不

曾碰见一个人。这儿是回廊，那儿是厅堂，都无非破破烂烂的蹩脚模样。最后登一高堂，中设一座，座上并置黄缎金绣的垫子三；当中一个独大，旁边两个很小，小如掌。右侧的已空，不知被谁取去。我把左侧的也拿走了。摆在口袋里罢，这定是琉球王的宫。我想。

来时明明只我一人，去时却挟姑苏同走。我艰难地学步，船倒快开了。到我们走上跳板，跳板已在摇晃中了。终于下了船，船渐渐的又航行于无际的碧浪中。我闲玩那劫夺来的黄锦垫儿，觉得小小的一片，永远捏它不住似的，越捏得紧，便越空虚，比棉花还要松软，比秋烟还要渺茫。我瞿然有警："不论我把握得如何的坚牢，醒了终久没有着落的，何苦呢！"我想。

"反正是空虚的，就给你顽顽罢。"我就把黄锦垫儿给了姑苏。……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bbs.hlmbbs.com

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小记

在辩论，又在博戏，正混乱无聊，寒酸侘傺之间，忽一夫坌涌，排众登台大呼："二军到！"万众骇愕，走如鸟兽。

残冬三更后，苏州马医科巷旧宅中，既知匪警，云大门被围，急思由后门走脱，从一媪后，幽径曲折而媪行纡徐，盘旋不即出。未及门，闻人言亦被围矣，废然返。

旧宅半荒芜矣，斗忆笔记中每有以伏榛莽中得免者，颇可效之；且方饱食既，一二日可支也。旋转念，今之暗昧深窈似可藏身然，值深夜故也，至明旦青天白日下，宁不捉瓮鳖耶？踌躇际，又听人传，前门虽严守，然尚放人出走，只身不携财货则可，明日不得出矣。犯险之意顿决。

其时作教于江南，二亲在京，儿女无有。予归内室作行计，一裘蔽体外更将何物耶？心茫茫然。坊市鼎沸，银行存据何为哉？现银沉重，匪见而劫之无疑也。姑取钞票二三十元，适囊中有一元币十张，嘱妻为换十元者一张，减其重叠，乃仓卒不得，烦懑失措。行耳，行耳，何取何携，了无所知，只孑然一身而已。

bbs.hlmbbs.com

来寇殆为会匪之具共产化者，故高门甲第悉被监守，而无凌乱之劫掠，必俟天明，始行分配，予其时所知如是。其所以必犯夜出走，殆有二因：一则老亲在京，二则明日欲出不得也。

自室及门途中，身如梦行，遇吹笛者高君，语之曰："今日君辈生望亦尽矣！"将及门，其右大方院落中，地之四角植巨如儿臂之白烛四，光熊熊然。自庭至门，布岗位三四重，荷枪露刃，二人对立，著布棉袄，乃年壮之乡曲，非兵士也。见予，怒目瞵视，予则惴惴徐行，惟恐不当其意。

左行，已越岗位两重，见大门矣。斗忆未著大衣，长途寒宵殆不可度，拟返取之。然而已招彼辈之疑怒，彼等见予之往复无常，迟徊瞻顾也，遂以枪拟之，予趋避，又拟之如初。自思百凡了矣。是时予之生命，即悬在彼辈无知无识头脑中，一上一下间。彼枪在可发可不发之间，而予亦尚在可死可不死之间。彼枪之发否，在彼实无足重轻，而在我则为生死之界。所谓临命之俄顷，所感殆不外是，至于生平之慧业爱根何所归着，盖未之思也。

冀为万一之免，予哀告以情由，且言"若疑虑难释，于重出门时尽可搜检"。此言一出，大中肯要，彼云，"此次任汝出去固不合例，再出时必详查。所携之物于我辈无用者，方可听汝携去"。予幸免于死，唯唯而已。然躬履危难之后，事局弥劣于前，返而复出，则区区之钞票，其能安处囊中哉？事已无可奈何，悔之奚及。若再言语支离，欲行不行，言返不返，是速死也。

入室后，始忆及环，觅得之夹室中，电灯荧然，彼正啜泣，遂相抱持而哭。予谓之曰："此次真永诀矣！此事真为意外，万想不到。若于寒假后即北行，又何至于此。"又曰："莫如不行，同命何如？"良久，环无言而泣愈甚。予无计，叹曰："但愿都是梦！"

幸而还是梦！是为记。

跋《灰色马》译本

……

一言蔽之，我们要了解书中人佐治的性格，第一个观念就是“矛盾”。他无时无地不在这旋涡的激扰之中。Gourmont 在他底《卢森堡之一夜》里面说：“事事都是矛盾的，我也不愿再讲了。”这和《灰色马》中所谓“接吻罢，不要思想了”，正是同一的意思。为什么不要想，不要讲呢？因为想不出，讲不通底原故。但他们偏要找想不出的去想，找讲不通的去讲。这又是一种新的矛盾了。总之，我们张着眼去窥探包孕着我们的世界一切，看不见谐和，看不见系统，只看见一团一团，一片一片的纠缠着，冲突着的憧憧然的怪东西。我们有求知识底欲念，而且有求知识谐和底欲念；但终于陷入矛盾的泥中；况且，不但包孕着我们的已无谐和底可能；即我们自己也是大怪物中底一个小怪物。我们不但不知道一切而已，即最密接的“自我”，所知的亦是最少。这实在不能使我们再忍耐下去！一切是谎犹有可说，连我自己也是一个谎当然是不可堪的，矛盾即存在“我”底中间，欲免除矛盾，惟有否认“我”。

至于肯定自我的人，只有让这种状况与我们相终始的一法。绝对的不讲，绝对的不想，把第一义的生活之路上贴上一张“此路不通”底条子，而勉力企图第二义生活底充实。

我们已经大大地让步了，而状况底不佳依然如故。所谓第一义与第二义底区别，即是“什么”“为什么”与“怎样”底区别。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儿初醒，迷迷胡胡地想着：我们对于生活，只有三个态度。如生活是顺着我们的，那么我们便享乐它；如生活是逆着我们的，那么我们便毁坏它；如享乐不得，毁坏不了底时候，那么我们便撇开它。当时自己觉得这种见解颇是明通。但醒清楚了一想，觉得话虽好听，总是梦话。天下有这般简单的事情，有这般简单的我吗？对于生活，有这般单纯的爱与憎吗？火烧了眉毛，你能够撇开吗？少艾的女郎张着臂膊，你能够撇开吗？既然这些事情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是不大会有的；那么，这不是梦话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的痼疾是不可救药的了！人人都呻吟着，嫌恶他自己药方底无效。总想抢别个病人底药方来瞧一下，以为中间有何等的灵丹妙剂呢。但等到药方拿到手里，或者竟把他药碗抢来喝了，方才知道这正是一个大夫开的方子，不但药名相同，而且分量还是一般的！又有一种病人，当大夫来瞧的时候，听见他阁阁地走进来，心中有十二分的期待和一种渺茫的欣悦。他底病实在已是没有救的了，医生那里还给什么药呢，实在给的只是一杯牛乳。但迷惘的他喝了几口牛乳，以为这是一杯良药，载着再生人间底希望来哩，这不是可怜而可叹吗？莫笑！莫笑！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

我们要了解书中人佐治底身世，第二个主要的观念就是“没奈何”。我看他实在把一切的药饵都给吃了，但结果还不免自杀。你说“肯定自我”罢，他是惟一的肯定自我的人；你说“热烈的

肉爱”罢，他抱着爱尔娜，又吻着依黎娜呢；你说“火一般的生活”罢，他是俄罗斯恐怖党底执行委员，杀人如杀一个衫上的虱子；你说“玄冥的沐浴”罢，他对于万有一切底了解，比我们底哲学家还深刻得多。我们所有底药方，在他口袋都一张一张的叠着，可是终久无补于他！既然这样，那里还能有补于我们！我们平常总以为“实行”可以排除我们底烦忧，可以作飘飘然的我们底药石；但读了《灰色马》之后不觉废然而返，深信佐治所谓“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这句口号底十分痛快。他底死，人以为是英雄的，我独以为是平常的。或者在平常人底心目中，把英雄平常化了吗？这也不可知。但我却觉得像他这样的心境，离我们底却是最近。他也是不得不死方才去死的，并非对于死有什么爱悦，也非对于生有何等憎恶。对于“生死”底趣味，最好让他自己说。他在狱中待死的时候说道：

> 死似乎是不必要，所以是不可能的。甚至于想到我是为了这个原故而死时，也并不觉得快乐，骄傲。我所感到的，是异样的淡漠。我不想生，但也并不想死。……我问我自己道：“我害怕不害怕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没有恐怖，——我只有淡漠。”

这真是一段恰当好处的话。

现在我要综合地说明《灰色马》，不能不提到我底第三个主要观念。这便是毁灭。毁灭在这里有两个解释：（1）生命底变化，（2）灵智底闭塞。让我先唱第一段：

> 生命之力是镞锋内向的一枝箭，深埋在婴儿底心里。当你最初觉到它在那边生长；你已黯然内伤了。当你错认它底

生长为你底骄傲，你底血已涓涓地开始长流了。当你忘记了骄傲而体会到伟大，那么，你底创已快穿了，你底血已快干了。当你并忘了伟大，找着了那个“平凡”；啊，这枝生命箭穿洞了你底心胸，黄土掺着犹沸腾的一堆血。“烈烈烧着的煤炭”一旦熄了。红的焰，青的烟，都已上升了，都已远人间了。不知那一年上，偶然有一天，街灯黄的时候，有柔曼的么弦，凄皎的横笛，无意中唱出了您。“好陌生的名字！”听的人都怪诧异了。咳！应该被忘却的您啊！(《呓语》之十五)

在生命之流中，前波是被后波跨过的。但前波有更前的波在它底前，后波有更后的波在它底后，所以大家都是安然地过去，认为平常而必要的事。故超越是我们底名字，被超越也是我们底名字。在我们应当走的时候，我们定要快快的走。我们不愿挤住后面兄弟们底路。大家走，大家向前走，大家向着毁灭走。这里有生命底光辉，正照耀在我们底前路。毁灭是永久的动，是生命底重新。我们底眼光很短，它匆匆地跑过去，所以很像一匹《灰色马》；但上面人底名字不一定叫做死。(《呓语》之十六)

以我的意思，生命不但是向着毁灭，而且也是应当向着毁灭去的。生命力愈伟大的人便离毁灭愈近。书中的佐治底结局，正可以如是观。我不敢信他底一生所走的是条歧路。这正是向着毁灭去的一条康庄大道。跑得快的人，便愈到得早；这是自然之理。若因他跑得太快，连影儿都看不见了；在后面的人，便说他是摔死了，或说他是掉在沟里去了。这未免太痴。况且，谁能停着脚步不走的？大家不是一样吗？所以我心中底问题，不是什么“归宿”，(有归宿或者没有都不成问题）只是在路上的问题。这倒是不容易解决的。让我再唱第二段：

我父亲有一把两刃的尖刀，带着古旧的鞘。说他是死在这上面的；这句话好久了，所以我也很少知道。

十二三岁了，母亲让我佩这刀，还带着古旧的鞘。“你佩着它，记念你父亲。你可千万别学你父亲，把刀拔出了鞘。要割破手呢，痛的呢！孩子，你千万别把刀拔出了鞘。你父亲底血流过在这上面的，你母亲底泪流过在这上面的；你千万别学我们底样子！——可是，我知道，这把两刃的尖刀终久要流我孩子底血，流你妻底泪的。咳！这运命！——去罢，孩子！好好的去！你尽你底一生佩着它，记念你父亲，他是死在这个上面的。……”

呜咽而出的话语，好似轻碎的秋风微啸。“带着这样破烂的鞘，邻家底孩子要笑话的”；我坚决地自语。从来没见过刀有两刃的，倒要抽它出来瞧。……刀从此出了鞘，摔荡摔荡，挂上孩子底腰。

青绿的苔痕，黄赤的锈痕，（难道是血痕吗?）光光的一把两刃尖刀。邻家孩子耍木刀底时光，我必定高高举起了它，像戏台上好汉底样子，喊道：“吓!”在这里，我觉得骄傲。

十四五岁，十七八岁了，我底血快要沸了。苔痕尽扫，锈痕潜消，光光的一把两刃尖刀。半新半旧，好没样子的！在水边的石上，磨洗下子，这有多们好。

清泉白石之间，二十岁的年少自磨他底宝刀。行路的人都夸道，“好把刀!”好得来活像一汪静止的秋水，森森地迸出青白的寒光。这怕道不好吗？自然好。“好！好!”大家都说。在这里，我觉得骄傲。

光光的一把两刃尖刀，摔摔荡荡上了我底腰。有人问“鞘呢?”我笑笑，“向来没有啊。”“你小心些!”“小心什么！我从小就佩着，我要佩到老。”谁还记得当年曾有过这么一个

古旧的鞘！母亲呜咽着的话语呢，更如烟一般的散了。

“少年人，你刀那里来的？”“父亲底。”“谁给的？”“母亲给的。”“原来做什么用的？”“我知道吗？”“现在你怎样用呢？”“我要见你底血！”吓跑了他们。在这里，我觉得骄傲。

……

微霜下凝的晚秋之夜，衰草是白的，圆月也是白的，秋虫似耳语底啾唧，秋风似女人新衣底悉飒，越觉得凄清杀的寂，越觉得惨淡极的默。大大的北方平原，小小的一个僵冷久的青年尸体，上面有熠耀的群星眨着眼，玄湛的碧天板着脸；心窝里插着一把刀，血从缝里渗出来。朦胧的月下，却分明地看得出这是一把两刃的尖刀。刃边各刻着两个字：一面是“理智”，一面是“情感”。中间更有一行密字，写道：“撇了我罢，少年人！”（《呓语》之十七）

简单地说，灵明即是人生苦难底根源，怀疑和厌倦都从此发生。在路上的我们本可以安然走着的，快快活活走着的，（生物界大都如此。）只因为我们多有了灵明，既瞻前，又顾后，既问着，又答着，这样，以致于生命和趣味游离，悲啼掩住了笑，一切遍染上灰色。如我们能实行《灰色马》中依黎娜发的口令：“接吻罢，不要思想了。”大家如绿草般的生活着，春天生了，秋天死了，一概由他！这是何等的幸运呢！可惜，这种绮语徒劳我们底想望。我们还是宛转呻吟着以至于死。

“如你们初次在路上，你们该唱愚底恋歌；如你们彷徨于中道，你们该唱死底恋歌。”这是《灰色马》译本我的读后感。

一九二三，七，一。

bbs.hlmbbs.com

此文在《剑鞘》中所录乃其全文，因其上半节琐琐不足观，遂删去。

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二日记。

《致死者》序

婚姻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成了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近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儿也未见其佳。

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罢。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在发痴发热者的心中，恋好比一块黄金，生命是一片鹅毛罢。局外人呢，以为人命关天，岂不吓杀我也！

局中与局外也只是比较的说法。这儿有一个酒徒，一个赌棍，一杯在手的时分，酒徒总是馋涎欲滴的；到了“三缺一”的当儿，那位麻雀迷的先生该跳脚了，而喝着酒的朋友，正慢条斯理吃他的盐水落花生，“不忙！不忙！”自然，他是局外人哟，忙什么？

所谓当事人的心，亦只偶现在某一桩事上，在某一刹那而已，跳出了这个圈儿，谁都要哑然失笑的。所谓真的了解，不但不存于人我之间，就是许多“我”的中间也未必存在。对于从前玩过的把戏，一例的觉着淡远轻微而渺茫。不但对于这桩事和同事的

bbs.hlmbbs.com

人感到疏远，在回忆的镜中，自己的影子也有点“面熟蕃生”呢。这一回事谁都鲁莽地干过，谁都不曾仔细明白过，此其所以“天鹅绒”也欤！

VG君此作是情书，“据题说”还是致死者的情书，这自然是很妙的。虽哲理的发挥也很多，大体总是局中人言；惟结尾一转，弦外微音，却令人悠然意远。至文笔文情，亦臻佳境。以我的偏见，是可读的一本小书。

我近来真懒于动笔，连写封信也懒，朋友们都知道的。文章更加做不出来了，不待言。所以这样的胡言，也算是序罢，希望不曾讨VG君的骂。但是，假如这书是我做的，我却不喜欢有搭足架子的文章来替我吹哩。不论VG君怎样想，我反正就这么着自己宽解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中暑头痛之日。

bbs.hlmbbs.com

《吴歌甲集》序

颉刚属我为这书做序，遂草草的写了。

我的意中，以为方言文学不但是已有的，而且是应有的。现在人口中所说的大都是庞杂的方言，为什么不让他写在笔下呢？譬如作一小说，写一苏州耕田的人，对他母亲“您哪”、“您哪”的呼唤着，侧耳听之，宁非怪事？

作小说固有特别的情形，至其他创作，使用的工具原可以随便的，用雅正的文言，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外国文，或用“爱斯不难读”……都可以。但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小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们最亲切稔熟，于我们无丝毫的隔膜，能显示我们的性情面目。说这话的神气，自然离“漂亮”、“流利”、“简洁”等等差得远；可是，你既一不做演说者，二不做雄辨者，三不做外交官，四不做国语大家，五不做太太小姐们的情人，……为什么抛却你髫年的伴侣力趋时髦呢？你如要学学雅正的文言，以取媚于《老虎》，吾无间然。若还无意于此，我敢奉劝勿必。

bbs.hlmbbs.com

苏杭谁是我的故乡呢？不知道！比较起来，住苏州十六年不为不久，而“苏白”蹩脚得可以。吴歌虽然耳熟，但对于颉刚所结集的《吴歌甲集》，又好意思讲什么呢？隔靴搔痒的恭维，他未必爱听，还是发议论罢。

原始的诗与歌谣不分家，我却以为即到现在，它们的分界也非绝对的。即如此集所收名为山歌，却尽有好诗。没诗意的歌谣固然多，但展开“名家”的集子，没诗意的诗文又何尝少了。歌谣流行于民间，以土话写的；诗流行于士大夫间，以文言或国语写的。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

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若听其散漫泯灭，真万分可惜。在此不得不感谢颉刚编次之功了。（做序终于恭维，这是师师相传的程式，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孔子若生于千年之后，安见十五国风之外，不另有一《吴风》呢？有厚望焉！此序。

一九二五，八，二十一。

重刊《浮生六记》序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听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因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

bbs.hlmbbs.com

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十七，杭州城头巷。

重刊《陶庵梦忆》跋

有梦而以真视之者，有真而以梦视之者。夫梦中之荣悴悲欢犹吾生平也，梦将非真欤？以往形相悉疾幻灭，抽刀断水水更流矣，起问日中中已久矣，则明明非梦而明明又是梦也。凡此人人所有，在乎说得出与否耳。谚曰："痴人说梦"，说梦良非雅致；然既是梦何妨说说，即使不说也未必便醒了。况同斯一梦，方以酣适自喜，不以寤觉相矜也。

明张宗子以五十载之豪华幻为一梦，写此区区八卷之书。自序言明"又是一番梦呓"，且谓"名心难化"，彼固未尝不知之，知之而仍言之，是省后世同梦者多也。

作者家亡国破，披发入山，"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作书本旨如是而已。而今观之，奇姿壮采，于字里行间俯拾即是，华秾物态，每"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画匠文心两兼之矣。

其人更生长华朊，终篇"著一毫寒俭不得"。然彼虽放恣，而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所谓"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

bbs.hlmbbs.com

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然则五十年瞥走之光阴里，彼真受用得此一刻了。梦缘可羡，而入梦之心殆亦不可及。

凡此心境，草草劳人如我辈者，都无一缘领略。重印此书，使梦中人多一机遇扩其心眼。痴人说梦，将有另一痴人倾耳听之，两毋相笑。于平居暇日，“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殆可不废乎？若当世名流目此为小道，或斥为牟利新径，则小之可“愚摈勿读，读亦勿卒”，大之以功令杜其流传，喜得作者姓张，小生不姓张，亦无妨于“吾家”也。

此书校读得燕大沈君启无之助，更得岂明师为作序，两君皆好读《梦忆》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bbs.hlmbbs.com

重印《人间词话》序

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此书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者寥寥；此《人间词话》之真价也。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

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特其耐人寻味之力或顿减耳。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莫非瑰宝，装成七宝楼台，反添蛇足矣。此日记短札各体之所以为人爱重，不因世间曾有 masterpieces，而遂销声匿迹也。

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有隔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衡论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颇思得暇引申其义，却恐

bbs.hlmbbs.com

“佛头著粪”，遂终于不为；今朴社同人重印此书，遂缀此短序以介绍于读者。

一九二六，二，四。

关于《子恺漫画》的几句话

从《子恺漫画》刊行以来，我老早想说几句话，写下来寄给子恺，作为我的鹅毛似的礼物。——然而至今未曾。何以未曾？说也话长！

虽不曾和子恺相见，然而他总该不喜欢听面谀的罢。下边的话多半是老鸹嘴式的，便写下来寄给他，若曰评论，则吾岂敢。

本书第三七页，“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帧太粘着了，于是帘前美人的脸，狭狭的一条，有点伤美。我以为此帧可不画美人，写疏帘瘦菊足矣。人与黄花同瘦，伊郁憔悴可知。卷帘对秋，在床榻帷屏间盖无不可。

三八页，“卧看牵牛织女星”。此帧出于杜牧《七夕》。观其点染，有烛，有屏风，显系本于“银烛秋光冷画屏”句来。然不论所本之诗，但观所作之画，显然有一大漏洞，即不得于明烛下观星月是。且桌上有时钟，窗间有铁格子，尤与所谓银烛画屏不相调和。返观牧之原诗，迥与画境不同。“银烛秋光冷画屏”是室内景象，“轻罗小扇”以下是写室外，第三句明说“瑶阶夜色凉如

bbs.hlmbbs.com

水”，可证“卧看牵牛织女星”是在室外看也。此作将原诗混合写之，未符本意。

三九页，“楼上黄昏，马上黄昏”。这是佩弦说过的，楼上与马上相距太近了。——依我的意思，这并非人物宜远宜近的问题，乃是此种词句可否入画的问题。这两句诗本无画法。楼上黄昏，马上黄昏，在苍茫暮霭下共此离思，此想当然耳。楼上与马上相去几许道里，词人未知也未言也。楼上人是否正凭阑凝眺，马上人是否正停鞭怅望，词人未知也未言也。匪特词人未知未言，假使有真的局中人亦未得知，未得言也。诗是虚拟故也。更引一例以明之。欧阳修有词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骤观之似易入画然。——“然而不然”。当时极目天涯者原只是一片平芜，平芜尽处只见远山，远山之外盖别无所见矣。行人想在春山之外罢？想在春山之外罢？若作一画，楼前平野远山，山外行人，是把其人其事说得凿凿可据，岂非一黑漆断纹琴耶？故诗固可与画通，而有时不能。——此帧更有一小小的毛病就是不见所谓黄昏。驻马有影是人在斜阳里。玉豀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昏大约是在夕阳没落之后。

四一页，“翠拂行人首”。“行”字未曾烘染出来，只见翠拂人首耳。

四四页，“手弄生绡白纨扇，扇手一时如玉”。词意重在写“白”字，而画未将此旨表出。

四五页，“宝钗落枕梦魂远”。此句若仅绘睡态，无甚深义，若如此帧并梦魂而画之，未免太落痕迹。写入梦，首上作氤氲状，乃老拙之法窃所不取。忆曾看一笔记，记宋时考画士，题为“胡蝶梦中家万里”，众所作悉落第。其中选之卷，则画苏武傍节入睡状。此正妙在踏实，而诗意得明，泛论并及之。

四八页，“马首山无数”。此句只状其云山千叠，前路迢遥，非

必指马前真有无数之山也。画境亦似太着实。

五二页，“摘华高处赌身轻”。所绘人物姿态未甚优美。或作著华高树，群姝攀条嬉弄，似略胜。

五三页，“野渡无人舟自横”。此题有一故事亦见于前述笔记中。画此者多作野渡阒无一人，与此同。首选者则画舟人酣卧船梢，其船自横。盖揣诗意，仅言无人唤渡而舟自容与，未必并舟子亦不见踪影也。

五七页，“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此本于东坡之《洞仙歌令》，描写艳情，极其露骨。昔年曾与傅孟真君论之。傅君言，惟其自然，故不为病。观原词云：“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风帘开处，只有明月相窥，其无他人得见可知。人未寝而钗横鬓乱矣，则其艳情自在。故下叠便接以“起来携素手”云云，可见局中人自双栖也。今此帧作洋式枕褥，铁格子窗，一人和衣欹卧，均与原意相反；就画而观亦似无所取也。

……

写完此文之后，偶然觉得以诗作画是不容易的。作者不但须明画中甘苦，并须兼知诗中甘苦。至于就古诗作画，处处替他人设想，犹八股文之代圣人立言，尤觉束缚。断章取义原无不可。惟新造解释总要不比旧的坏，方过得去。若差得太多，就没有多大意味了。至于以人间实事为题，则从吾性之所至，无施而不可。子恺以为如何？

“听说您的第二画集又快出版了，希望杨柳发芽，燕子归巢的时节，得与它相见。谨从穷苦的京都中，迢迢致问讯之意。”

一九二六年十月廿五日。

bbs.hlmbbs.com

此文载《一般》二卷一号，兹节取入录。子恺第二画集所绘都是记人间言动者，凡上云云，殆不以为唐突也。

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记。

《北河沿畔》跋

序跋之类既异峻刻之批评，又非浮滥之赞誉，必语无溢美，方推合作。而杨晶华君属我为他的诗文集作序。我自知无此种评断力，只就见到想到的说几句话罢。

大凡行文固贵沉着，亦要空灵。以杜工部之推李太白，犹以“清新俊逸”许之。可见此境非易，而少年之作尤宜具此朝气。

此集大体颇可观，清新俊逸之气亦往往流露而不可掩。审其题材以写景抒情为多，论其风格则犹一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清词丽句必为邻”，吾为杨君诵之。异日所作愈富，必将更进于此。“后来者居上”，吾亦为杨君诵之。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bbs.hlmbbs.com

《初日楼少作》跋

有生情感之流，殆无往而勿倾注，或奔荡而为江河，或停蓄而为湖沼，或迫束而为溪渚；虽弘纤异其度，躁静殊其趣，而倾注之势毕具焉。故灵襟慧性，密守葳蕤，而芬韶自远，犹彼桃李成蹊何假言说，兰生空谷无人亦芳。既非有所为而发，夫岂以其独喻而遂闷之乎？若必守型度而分正变，画性情以别贞淫，则胶柱调丝，识曲者掩耳。既澄兄此作，其佳处往往如良金美玉，自发精英，摇人灵魄。再施稠喻，匪特戾作者之素抱，且侮得读是诗者，会心在迩，雅契多方。一编行世以来，将闻跫然足音，振于寥廓。既澄自重其业，又何所怅恨耶？跋于西湖碧霞西舍中。

bbs.hlmbbs.com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听说您的漫画要结集起来和世人相见，这是可欢喜的事。属我作序，惭愧我是门外汉，真是无从说起。只以短笺奉复，像篇序，像篇跋，谁知道？

我不曾见过您，但可以说是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子恺君，您的轮廓于我是朦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断熟的。从您的画稿中，曾清清切切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儿，我如何不见呢？将心比心，则《漫画》刊行以后，它会介绍无量数新朋友给您，一面又会把您介绍给普天下的有情眷属。“乐莫乐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乐了。

除此以外，我能说什么呢？但是，你既在戎马仓皇的时节老远地寄信来，似乎要钩引我的外行话，我又何能坚拒？

中国的画与诗通，在西洋似不尽然。自元以来，重士大夫画，其蔽不浅，无可讳言。惟从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画确在宋院画以外别开生面。其特长便是融诗入画。画中有诗是否画的正轨，我不得知；在我，确喜欢这个。它们更能使我邈然意远，悠然神往。

您是学西洋画的，然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知，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几笔，然物类神态毕入彀中了。这决非我一人的私见，您尽可以信得过。

一片的落花都有人间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曰“读”画。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bbs.hlmbbs.com

与绍原论祓

关于您所谓“亮船”，在我们家乡有一种法术，和它相对的，叫做“照轿”。在花轿未迎新娘以前，先摆在厅上，由两位“全福太太”（所谓双全人），一个手拿镜子，一个手拿蜡烛，相向深深而万福，然后扭扭捏捏进了轿，东照一照，西照一照，而后退。我从小看人搬演这个，却一向不明白它的意义。

前年在《吕氏春秋·本味篇》方始发见它的名号，分言谓之“爝”，通言谓之“祓”。兹引录一节：

>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毕氏校语：《风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熏以萑苇”四字，《续汉书·礼仪志》中注亦同，今本脱去耳。）爝以爟火，衅以牺猳。（高注：《周礼》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不祥；置火于桔槔，烛以照之。……爟读曰权衡之权。）

您想伊尹蒙成汤如此优礼，可谓奇绝。这虽是小说家言，但若以

bbs.hlmbbs.com

另一种眼光看去，却决不是全无意义的。

记得我们谈过，古人对于一切的解释，是偏于具体的。譬如古人所谓鬼，只是现在所谓怪。古人所谓凶，略当于现在所谓秽。古之所谓祓除，实大有今人洗澡扫尘之风。祓是一总名，可以包含各种的方术，略举数种为例：

（1）以水祓——这是最习见的，所谓“祓禊”便是。凶秽的凭依，可以水洗除之。

（2）以火祓——所谓“爝以爟火”，“亮船”“照轿”皆是。又如迁入新居时，送丧回吉时，都要从火上跨过，亦属于此类。此凭火力或光力驱除不祥。以镜辟邪，亦此类也。

（3）以声祓——在阴历年关听见的爆竹，年锣鼓，都属于这一类。这是想用大声音把诸不祥吓跑。

（4）以臭祓——这比较不甚显明，然细寻其事例，亦随处皆是。如端午日之带蒲艾，擦雄黄；新年之焚松柏枝等等。又如古人祭祀主用郁鬯，据说用以降神；但降神与驱鬼，只是对于灵物态度之不同，而臭味之可以影响于神灵，初无二致。

（5）以器具祓——这是想实实在在把不祥扫去，或者使它自然躲避。例如您所引《竞渡记》：“船底在水中，用白茅从首至尾，顺拂一过。”“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这都是实实在在用桃符白茅把不祥轰走。更有一种“厌胜”，乃是应用相生相克之理，使它自然不会作祟。其例证亦复繁多，兹随便引一个：

> 《酉阳杂俎》上说：“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云带之免虿毒。”细柳圈虽不能积极的把虿毒驱走，而你如果带上，那它自然不会来找你了，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这五种方术，能赅括所谓“祓”与否，不可知。然而我相信，至

少有这五个诀窍，绝非我的附会。

再让我们谈谈“祓禊”。这自然不是要谈近年的名流觞咏，如所谓樊山实甫任公之流也者。他们的雅人高致，非你我俗子所能领会，谈之何益？

祓禊之风远起于汉，即使不溯春秋战国。《诗·郑风·溱洧》有“士女秉蕑”之文，《宋书·礼志》引《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蕑草祓不祥。”《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注谓“如今三日上巳如水上之类”。所以说得大胆些，周朝就有这习俗；说得谨慎点，汉朝必有了。

更有两段民间的传说：

> 武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对曰：“汉章帝时，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晋书·束皙传》）
>
> 旧说后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大忌此日，皆于东流水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宋书·礼志》）

不论郭虞徐肇有无其人，而上巳祓禊只是一种禳灾的法术，而不是风流旖旎的韵事，却是不用疑的。这种解说，正可和老兄的竞渡论相应和了。

这儿更有一问题，就是三月三日与上巳之区别。这本来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问，就有三月上旬不逢巳，便又怎么？《癸辛杂识》说上巳为上己之误，引如下：

> 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

bbs.hlmbbs.com

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巳诗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

这个解释很有趣味，不过少他佐证，只可当作谈助而已。至于上巳与三月三之迁变，《晋书·礼志》上有一节：

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

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后来改为三月三日，而不问逢巳与否。至于原来真相如何，颇不易断言。

若以重三祓禊与重九登高相比较，可以得到绝佳之对比。

（1）重三临水祓除不祥，重九登山避去灾殃。

（2）三是阳数，九亦是阳数；重三是暮春，重九是暮秋。

（3）重三带细柳圈，重九佩茱萸囊，都是厌胜之具。

（4）后来它俩都成为春秋佳节，把原来的可怕面目改变了。

其实我们今日所谓佳节，考其起源都未必真佳，这又回到我们平素的意见上来了。我以为先民是不大懂得"风流"的，他们过节决不是无故装点出来玩玩的，乃以为有重大的意义——他们之所谓重大。我们今日自然不妨利用这种节日，大家去寻开心；但是这种节日原来的功能并不在此，这亦应当辨别的。

昨夜放了一夜的爆竹，躺在床上，真疑身在羲皇以上。今天忙着拜年，自己也成为古色古香的人了。

太岁在丙寅，元旦试笔。

bbs.hlmbbs.com

与白采书

白采先生：

我在此得有机缘评读尊作，不得不引为真的荣幸。初读此篇，即已讶其琼枝照眼，宝气辉然，愈读则愈爱。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读之。佩弦说，这作品的意境音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

现在述我的读后所得印象。我敢说，这诗是近来诗坛中杰作之一。必内蕴既深，方能奔放得这般浩瀚，这般苍莽。去年在沪时，某君告我，他不赞成把诗故意的拉长截短，他喜欢不长不短恰当好处的诗。这固然不错，无论长也罢，短也罢，若非自然，出于做作，便觉讨厌了。此作虽有六千言而绝不病冗长，正缘一气舒卷之故。我认此为真的长诗，绝非拉长的充数伪品。

在风格方面大略有几点特色：(1)不雕而朴，直写不描，故气象雄大。(2)有现代语言的自然音节，顿挫抑扬并妙。(3)诗中主人个性明活，显然自述其襟怀。思路之深刻，语意之沉痛，语气之坚决，正可作现代青年颓弛的药石。“高张生绝弦，声急由调起”，于此见

bbs.hlmbbs.com

之。以外更有一点,我所深佩的,是全诗四节章法重叠,而娓娓言之遂令人忘其复。这因为气机流利畅遂,而思想径路又本是回旋往复的,所以写来恰好。若中无所有,支支节节,描头画面,一字一句的堆垛起来,以成长篇,则颠仆殆事理之当然。总之,对于此诗之技术我无间言;但可贵的毕竟还是内容。灵感之深美既如此,则技术之佳妙反似不足论矣。前来书云,"愿痛删改",我以"删改"犹可,"痛删改"则决不可。当时实感之遗痕,必须尊重爱惜之。以事后畸零地追摹之迹易其本来面目,私意以为未然。仅就字句间略饰即可矣。

真的文艺是一个完整,故不能枝节地多说什么,述其概要之感念如此耳。得睹名篇,如逢佳丽,钦迟之情,迥绝言喻。让我以一味沉默,颂歌《羸疾者的爱》和它的尊贵的作者罢。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自西湖俞楼寄。

跋　语

这是与采君早期的通信——虽然算不得最初。那时我们尚互以"先生"相呼着,"甲子端午前一日"采来书曰:"平伯,我喜欢恰在夏历端午,你能接着我这张信,以后彼此把先生两个字取消,好么?"以后便兄啊君啊乱叫起来。

杭沪犹咫尺,我曾一度访他,而始终未见。就在上载五月五日那信上说:"前示有'虽未见面'之语,当然我们的见不见不算事,久不见逾妙!因不见反正仍想见也。"此虽妙语,亦无聊语也。何以见之?于我北去以后,他来信说:

途远讯慵,所怀不易一一;何日把晤,尤萦驰系!若能作名山五岳之游,则当与足下携榼叩石,白眼青天而已矣!梦

思千里，慨叹以之！

相见之愿渐切，岂谓竟成虚愿！

他最后寄我一书，是“自梧州草，至韶州寄”，用蓝铅笔写在明信片上，潦草之至，有“或乘兴一至京视兄也”。方盼贸贸然而来，乃遽以病殁吴淞江上闻，吁！异哉！

尚无一见之欢，而已有人天之隔。以出世法言之，采君呢，应无所恨；惟在我，则决不能无所眷眷与怅怅的。年来所怀百端，安得逢人而道，更安得起采君于九原而诉之！追念畴昔，肆谈文艺，两心暗同，此乐固难常，特不料其竟如飘风也。

“南云凄断鸟飞迟。”幸寄语采君，“梦思千里”此恨宜偿也。

〔邮局注意〕无法投递，退还原处。

一九二八年三月末日。

附

采君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复书（节录）

承你带我的劣诗上火车与友同阅，此情趣可描画，不过仅为劣诗，二君太失身分耳。

……

朱君说我诗中“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甚感知己之言。前沫若亦正有此语，因弟受尼采影响较多之故也。

尊札中“得睹名篇，如逢佳丽，钦迟之情，迥绝言喻。”妙语！该打！可惜尘姿陋质，不足当君宠爱耳。……谬承佳贶，魂梦惭恨！思我同心，在水一方。……（此删节号原有的）

五日鸡唱后天亮。

《杂拌儿》题记（代跋）

周作人

北京风俗于过年时候多吃杂拌儿，平伯取以名其文集。杂拌儿系一种什锦干果，故乡亦有之，称曰梅什儿，唯繁简稍不同，梅什儿虽以梅名，实际却以糖煮染红的茭白片和紫苏为主，半梅之类乃如晨星之寥落，不似杂拌儿之自瓜子以至什么果膏各种都有也。平伯借它来做文集的名字，大约是取它杂的意思，集内三十二篇文章，虽有五分之一的样子是有考据性质的，但是，正如瓜子以至果膏究竟还是同样的茶食，这些文章也与别的抒情小品一样是文学的作品。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喔，在这个年头儿大家都在检举反革命之际，说起风致以及趣味之类恐怕很有点违碍，因为这都与"有闲"相近。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法儿，我要说诚实话，便不得不这么说。我觉得还应该加添一句：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我以前在重刊本《梦忆》序上曾经说过："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学复兴的产物，虽然

bbs.hlmbbs.com

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抗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在的人无论写什么都用白话文，也就是统一的一例，与庚子前后的新党在《爱国白话报》上用白话，自己的名山事业非用古文不可的绝不相同了。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也可说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现在便拿来写在后边，算作一篇题记，久病初起，胡涂的头脑更加胡涂，有些话说的不得要领，愿平伯勿笑也。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周作人，于北京。

自 题 记

并没有什么要说的，但付印后总添上这几句。

以杂拌儿题书名，只因为想不出名字来，“取他杂的意思”，并无他意，合并声明。于日常生活间，自己觉得书生结习总是未免的。但努力要去做一个文士的心思却也还没有。集中所收几篇文言的作品，也是自己写着玩玩的，非但压根儿不预备藏之名山，而且不想可传之其人，与岂明师跋语中所谓对于著作一元的态度，不见得就是驴唇不对马嘴。——若说骸骨之恋呢，我倒不想讳言，妙在先已声明，不想努力做文士，即使还是不行，定应当算落伍，也总由他罢。若有人看了这一篇，那一篇，“十分胡涂”，反正我也管不了，也总由他罢。

这些全都是顶废的废话。真该谢谢的是疑古玄同老师为我写封面，圣陶兄代我校对，而岂老人于久病后尚“念兹在兹”的想为它作序跋，更使我心里不安。他们诸位的盛意，这本小书那里配呢，然而也总由他罢。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俞平伯记于北京。

bbs.hlmbbs.com

燕 知 草

bbs.hlmbbs.com

序

朱自清

“想当年”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这本书也正如此。《燕知草》的名字是从作者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而来；这两句话以平淡的面目，遮掩着那一往的深情，明眼人自会看出。书中所写，全是杭州的事；你若到过杭州，只看了目录，也便可约略知道的。

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情，差不多俯拾即是。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那也是很自然的。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但“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阗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

bbs.hlmbbs.com

其实也并不奇。你若细味全书，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不错，他惦着杭州；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粘着地惦着？他在《清河坊》中也曾约略说起；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老实说，就是风景不大好或竟是不好的地方，只要一度有过同心人的踪迹，他们也会老那么惦记着的。他们还能出人意表地说出这种地方的好处；像书中杭州《城站》、《清河坊》一类文字，便是如此。再说我在杭州也待了不少日子，和平伯差不多同时，他去过的地方，我大半也去过；现在就只有淡淡的影像，没有他那迷劲儿。这自然有许多因由，但最重要的，怕还是同在的人的不同吧？这种人并不在多，也不会多。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秾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H君为中心的。

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岂明先生《杂拌儿》序里，将现在

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至于这种名士风是好是坏，合时宜不合时宜，要看你如何着眼；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冬晚的别》、《出卖信纸》，我就觉得太"感伤"些。平伯原不管那些，我们也可不必管；只从这点上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文字，尤其是这本书便好。

这本书有诗，有谣，有曲，有散文，可称五光十色。一个人在一个题目上，这样用了各体的文字抒写，怕还是第一遭吧？我见过一本《水上》，是以西湖为题材的新诗集，但只是新诗一体罢了；这本书才是古怪的综合呢。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雪晚归船》以后之作，如《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等，显然是两个境界。平伯有描写的才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实也是抒情的一法；我们知道，"抽象"、"具体"的标准，有时是不够用的。至于我的欢喜，倒颇难确说。用杭州的事打个比方罢：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工细，光润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不于伦，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而那茶店，据说是"明朝"就有的。

《重过西园码头》这一篇，大约可以当得"奇文"之名。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决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他的文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所好者，能从万里外一个筋斗翻了

bbs.hlmbbs.com

回来；“赵”之与“孙”，相去只一间，这倒不足为奇的。所奇者，他的文笔，竟和平伯一样；别是他的私淑弟子罢？其实不但“一样”，他那洞达名理、委曲述怀的地方，有时竟是出蓝胜蓝呢。最奇者，他那些经历，有多少也和平伯雷同！这的的括括可以说是天地间的“无独有偶”了。呜呼！我们怎能起赵君于九原而细细地问他呢？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晚，北平清华园。

bbs.hlmbbs.com

自　　序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

犹记髫年视梦为真。梦见某人醒而询之，彼大茫然我亦骇愕；以为我既见汝，汝岂不我见？我曰有，汝何独言无？此虽童心，颇得暗解。及渐长大，渐有真幻诚妄诸念纷来胸中，麾之不去，悲矣！

昔之以梦犹真者，今且以真作梦，是非孰辨之耶？惟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不同也既如此其甚，则寥寥数十寒暑，我之所以为我者亦微矣，又岂不可怪也哉。

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当前之欢乐，两无着落，以究竟将无所得也。回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间悲欢陈迹，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暂驻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见耳。

曰幻，明其非必真，曰见，盖信其有所见也。如剧楚而呻，乍喜便笑，笑也呻也，姑以真视之可。——夫有何不可。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在他人亦曰某人某事耳。我则逢人而

bbs.hlmbbs.com

语，一而再，再而三，而四五，而七八，絮絮叨叨，抑何其不达人情耶？然此亦人之情也。犹说梦者强人从彼于梦中也。若同梦之人，则茫茫今世，渺渺他生，岂可必得乎。

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就泯，遂曰“燕知”耳；仍一草草书也，亦曰“燕知草”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末日，俞平伯序于北京。

湖楼小撷

(一) 春　晨

这是我们初入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昨儿乍来，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今儿醒后，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艳欲流。因她尽迷离于醒睡之间，我只得独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时光，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惟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密接着恋枕依衾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其实这样说，梦未免太不坚牢，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始则耳有所闻，继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确的呢。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

bbs.hlmbbs.com

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它的去时，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怅惜绯红的姚冶尽成虚掷了呢。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觉得，冒着肥雨欣然半开了。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在方棂内彷徨着。即如此，度过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

（二）绯桃花下的轻阴

轻阴和绯桃直是湖上春来时的双美。桃花仿佛茜红色的嫁衣裳，轻阴仿佛碾珠作尘的柔幂。它们固各有可独立之美，但是合拢来却另见一种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粉霞妆被薄阴梳拢上了，无论浓也罢，淡也罢，总像无有不恰好的。姿媚横溢全在离合之间，这不但耐看而已，简直是腻人去想。但亦自知这种迷眩的神情，终久不会在我笔下舌端留馀其万一的。反正今天，桃花犹开着，春阴也未消散，不妨自去领略它们悄默中的言说。再说一句，即使今年春尽，还有来年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湖上春光来时的双美，将永永和“孩子们”追嬉觅笑。尊贵的先生们，请千万不要厌弃这个称呼哟！虽说有限的酣恣，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毕竟要长哩。正在春阴里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你们自珍重，你们自爱惜！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你们如真不信，你们且觑着罢。春归一度，已少了一度。明年春阴挽着桃花姊妹们的赭红的手重来湖上，你们可不是今年的你们了，它们自然也不是今年的它们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了。

四月七日。

（三）楼头一瞬

住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希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像我这样开头就抱了一阵狂歉，未免夸诞得好笑。湖山有灵，能勿齿冷？所以我的装哑，倒不消辩解得，一辩解可是真糟。说是由于才尽，已算谦退到十二分；但我本未尝有才，又何尽之有？岂非仍是变相的浮夸？一匹锦，一支彩笔，在我梦中吗也没有见，只是昏沉地睡。睡醒了起来，到晚上还依旧这么睡啊。

迁入湖楼的第一个早晨，心想今儿应当早早的起来，不要再学往常那么傻睡了。我住楼上，其上之重楼旁有小台。我就登临一望。啊！这一望呀……

我们的湖山，姿容变幻：
春之花，秋之月，
朝生晖，暮留霭；
水上拖一件惨绿的年少裙衫，
山前横一抹浓青的婵娟秀黛。
游人们齐说：“去来，去来。”
我也道：“去来，去来。”
双桨打呀打的，
打不破这弱浅漪澜；
划儿动啊动的，

bbs.hlmbbs.com

支不住这销魂重载。

仪态万方的春光晨光，
备具于一瞬眼的楼头望。
只有和谐，
只有变换，
只有饱满。
创世者精灵的团凝，
又何用咱们的赞叹。

赞颂不当，继之以描摹；描摹不出，又回头赞颂一番：这正是鼯鼠技穷的实况。强自解嘲地说，以湖山别无超感觉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见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它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异而幻现其色相，至于亿万千千无穷的蕃变。它可又不像《西游记》上孙猴子的金箍棒，“以一化千千化万”的叫声“变”，回头还是一根。如捏着本体这意念，则它非一非多，将无所在；如解释得圆融些，它即一即多，无所不在。佛陀的经典上每每说，“作如是观”，实在是句顶聪明的话语。你不当问我及他，“我将看见什么?”你应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你一得了这个方便，从污泥中可以挺莲花，从猪圈里可以见净土；(自然，我没有劝你闭着眼去否认事实，千万不可缠夹了。)何况以西湖的清嘉，时留稠叠的娇茜影子在你我他的心眼里的呢?

从右看去，葛岭兀然南向。点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黄的异彩，俨如一块织锦屏风。楼阁数重停峙山半。绝顶上停停当当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珑，怪端正的初阳台，仿佛是件小摆设，只消一个小指头就可挑得起来的。岭麓西迄于西泠。迤西及北，门巷人家繁密整齐。桥上卧着黄绛色的坦平驰道。道傍有几丛芳草，

芊绵地绿。走着的，踱着的，徘徊着的，笑语着的，成群搭淘的烧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莲毛蓝的布衫，项下挂的大半是深红老黄的布袋。桥堍以外，见苏堤六桥之第六名曰跨虹，作双曲线的弧拱。第五桥亦可望见。这儿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远了，只见成为一桁，蚁似的往来。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还了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条桥，总伤于过朴过黯。但借着堤旁的绿的草黄的菜花，看它横陈在碧波心窝里，真是不多不少，一条一头宽一头窄，黄绿蒙茸的腰带。新绿片段地挽接着，以堤尽而亦尽，已极我目了。草色入目，越远便越清新，越娇俏，越耐看的。从前人曾说什么"芳草天涯"，到身历此境，方信这绝非浪饰浮词，恰好能写出他在当年所感。"更行更远还生"，满眼的春光尽数寄在凭阑人的一望了。

从粗疏的轮廓固可窥见美人的容姿，但美人的美毕竟还全在丰神；丰神自无离容姿而独在之理，但包皮外相毕竟算不得骨子。泥胎，木刻，石琢的像即使完全无缺，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却总归不是肉的，人间的，我们的。它美极了，却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故论西湖的美，单说湖山，不如说湖光山色，更不如说寒暄阴晴中的湖光山色，尤不如说你我他在寒暄阴晴中所感的湖光山色。湖的深广，山的远近，堤的宽窄，屋的多少，……快则百十年，迟则千万年而一变。变迁之后，尚有记载可以稽考，有图画可以追寻。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谓"大同"。或早或晚，或阴或晴，或春夏，或秋冬，或见欢愉，或映酸辛；因是光的明晦，色有浓淡，情感的紧弛，形成亿万重叠的差别相，竟没有同时同地同感这么一回事。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谓"小异"。"同"究竟是不是大，"异"究竟是不是小，我也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同中求异是描摹一切形相者的本等。真实如果指的是不重现而言；那么，作者一旦逼近了片段的真实的时候（即使程度极

bbs.hlmbbs.com

其些微），自能够使他的作品光景常新，自能够使光景常新的作品确成为他的而非你我所能劫夺。

景光在一瞬中是何等的饱满，何等的谐整。现在却畸零地东岔一言，西凑一句，以追挽它已去的影。这不知有多傻！若说新生一境绝非重现，岂不将与造化同功？此可行于天才，万不可施之我辈的。只是文章通例，未完待续。我只得大着胆再往下写。

曹魏时的子建写“洛灵感焉”的姿致，用了“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样八个字。即此一端，才思恐决不止八斗。但我若一字不易的以移赠西湖，则连一厘一毫的才思也未必有人相许的。同是一句话，初说是新闻，再说是赘语了。（从前报登科的，二报三报，不嫌其多，这何等的有趣；可惜鬼子们进来以后，此法久已失传了。）我之所以拿定主见，非硬抄他不可，实因西湖那种神情，除此以外实难于形容。你先记住，我遇它时是在春晨，是在雨后的春晨，是在宿云未散，朝雾犹浓，微阳耀着的春晨。阴阳晴雨的异态在某一瞬间弥漫地动，在某一点上断续地变；因此湖上所具诸形相的光辉黯淡，明画朦胧，也是一息一息在全心目中跳荡无休。在这种对象之下，你逼我作静物描写，这不是要我作文，简直是要我的命。敝帚尚且有千金之享，我也不致如此的轻生。

但是一刹那，一地方的写生，我不好意思说不会。就是我好意思说，您也未必肯信的。只望你老别顶真，对付瞧着就得。湖光眩媚极了，绝非一味平铺的绿。（一见钩勒着的水，便拿大绿往上一抹，这总是不很高明的画法。）西湖的绿已被云收去了，已被雾笼住了，已被朝阳蒸散了。近处的水，暗蓝杂黄，如有片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缬射云日的银光；远处乱皴着老紫的条纹。山色恰与湖相称，近山带紫，杂染黄红，远则渐青，太远则现俏蓝了。处处更萦拂以银乳的朝云，为山灵添妆。面前连山作障，腰间共同搭着一绺素练的云光，下拔及水面，濛濛与朝雾相融。顶

bbs.hlmbbs.com

上亦有云气盘旋，时开时合，峰尖随之而隐显。南峰独高，坳里横一团鱼状的白云。峰顶庙墙（前年曾登过的），豁然不遮。远山亭亭，在近山缺处，孤峭而小，俏蓝中杂粉，想远在钱塘江边了。

云雾正密搂着，朝阳忽然在其间半露它娇黄的脸，自然要被它们狠狠的瞪着眼。这个情急已欲出，它两个死赖还不走，而轻清的风便是拨乱其间的小丑。阴晴本是风的意思，但今儿它老人家一点主意也没有，一点力气也没有，好像它特地为着送给我以庭院中的鸡啼，树林中的鸟语，大路上的邪许担子声音而来的；又好像故意爱惜船夫的血汗使大船儿小划子在湖心里，只见挪移而不见动荡。它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风的心力已软媚到入骨三分，无怪云雾朝阳都是这般妖娆弄姿，亦无怪乍醒的人凭到栏杆，便痴然小立了。

四月九日。

（四）日本樱花

记得往年到东京，挥汗游上野公园，只见樱树的嫩绿，不见樱花的娇绯。这追想起来，自有来迟之恨。但当时在樱树林下，亦未尝留一撮的徘徊，如往昔诗人的样子。于此见回忆竟是冤人的，又见因袭的癖趣必与外缘和会方才猖獗的。每当曼吟低叹时，我咒诅以往诗娼文丐的潮热潜沸在我待冷的血脉中。

回忆每有很鹘突的，而这次却是例外。今天，很早的早晨，在孤山的顶上，西泠印社中，文泉的南侧，朝阳的明辉里，清切拜见一树少壮的，正开着的樱花；遂涉想到昔年海外相逢，已伤迟暮的它的成年眷属来。我在湖上看樱花，此非初次；但独独这一次心上留痕。想是它的靓妆，我的恣醉，都已有“十分光”了。

bbs.hlmbbs.com

柔条之与老干，含苞之与落英，未始不姿态万千，各成馨逸；可是如日方中的，如月方圆的，如春水方漪沦着的所谓“盛年”，毕竟最可贵哩！毕竟最可爱哩！婴娓和迟暮，在人间所钩惹的情怀，无非第一味是珍惜，第二味是惆怅罢了，终究算不得抵不得真正的爱和贵。恕我譬喻得这样俗陋，浅绯深绛即妖冶极了，堂皇富丽总归要让还大红的。肯定一，否定一切，我又何敢。只是今晨所见，春山之顶，清泉之傍，朝阳光影中这一株日本绯樱，树正在盛年，花正在盛年；我虽不知所以赞叹，我亦惟有赞叹了。我于此体验到完全的美，爱和贵重是个什么样子的；顿然全身俯仰都不自如起来，一心瑟瑟的颤着，微微的欹着，轻轻的踯躅着，在洞彻圆明，娇繁盛满的绯赤光气之中央。

其时文泉之侧，除一树樱花一个我以外，只见有园丁在花下扫着疏落的残红，既不低眉凝注，也不昂首痴瞻，俯仰自如，心眼手足无不闲适；可证他才真是伴花爱花的人，像我这般竟无殊于强暴了。我蓦地如有所惊觉，在低徊中闯然自去。

也还有一桩要供诉的事。同在泉旁，距樱花西五七尺许，有一株倚水的野桃，已零落了；褪红的小瓣，紫色的繁须，前几天曾卖弄过一番的，今朝竟遮不住老丑了。我瞟了它一眼，绝不爱惜它。盛年之可贵如此！至少在强暴者的世界中心目中，盛年之可贵有如此！

四月十三日。

（五）西泠桥上卖甘蔗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每令我悠然神往于负着历史重载的石头城。虽然，南京也去过

三两次，所谓烟花金粉的本地风光已大半销沉于无何有了。幸而后湖的新荷，台城的芜绿，秦淮的桨声灯影以及其余的，尚可仿佛惝恍地仰寻六代的流风遗韵。繁华虽随着年光云散烟销了，但它的薄痕倩影和与它曾相映发的湖山之美，毕竟留得几分，以新来游屐的因缘，而隐跃跃悄沉沉地一页一页的重现了。至于说到人物的风流，我敢明证杜十七先生的话真是冤我们的——至少，今非昔比。他们的狡诈贪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里的人合用过一个模子的，一点看不出什么叫做“六朝烟水气”。从煤渣里掏换出钻石，世间即有人会干；但决不是我。我失望了！

倒是这一次西冷桥上所见虽说不上什么“六代风流”，但总使人觉得身在江南。这天是四月三日的午前，天气很晴朗，我们携着姑苏，从我们那座小楼向岳坟走去。紫沙铺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响着。略行几十步便转了一个弯，身上微觉燥热起来。坦坦平平的桥陂迤逦向北偏西，这是西冷了。桥顶，西石栏旁放着一担甘蔗，有剥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还有一只水碗，一把帚是备洒水用的。最惹目的，担子旁不见挑担的人，仅有一条小板凳，一个稚嫩的小女孩坐着。——卖甘蔗？

看她光景不过五六岁，脸皮黄黄儿的，脸盘圆圆儿的，蓬松细发结垂着小辫。春深了，但她穿得“厚裹啰哆”的，一点没有衣架子，倒活像个老员外。淡蓝条子的布袄，青莲条子的坎肩，半新旧且很有些儿脏。下边还系着开裆裤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节蔗根放在嘴边使劲的咬，咬下了一块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怪黏的。左手执一枝尺许高，醉杨妃色的野桃，花开得有十分了。因为左手没得空，右手更不得劲，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觉其费力了。

你曾见野桃花吗？（想你没有不看见过的。）它虽不是群芳中的华贵，但当芳年，也是一时之秀。花瓣如晕脂的靥，绿叶如插鬓的翠钗，绛须又如钗上的流苏坠子。可笑它一到小小的小女孩手中，便规规矩矩的，倒学会一种娇憨了。

至她并执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处相逢？何时抛弃？……这些是我们所能揣知的吗？你只看她那翦水双瞳，不离不着，乍注即释，痴慧躁静了无所见，即证此感邻于浑然，断断容不得多少回旋奔放的。你我且安分些罢。

我们想走过去买根甘蔗，看她怎样做买卖。后一转念，这是心理学者在试验室中对付猴鼠的态度，岂是我们应当对她的吗？我们也分明携抱着个小孩呢。所以尽管姑苏的眼睛，巴巴地直盯着这一担甘蔗，我们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桥。

在岳坟溜达了一趟，有半点来钟。时已近午，我们循原路回走，从西堍上桥，只见道傍有被抛掷的桃枝和一些零零星星的蔗屑。那个小女孩已过西泠南堍，傍孤山之阴，蹒跚地独自摸回家去。背影越远越小，我痴望着。……

走过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她的哥？——轻轻把被掷的桃花又捡起来，耍了一回，带笑地喊："要不要？要不要？"其时作障的群青，成罗的一绿，都不言语了。他见没有应声，便随手一扬。一枝轻盈婀娜刚开到十分的桃花顿然飞堕于石阑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骄阳下，悄峙着葱碧的孤山。妻和小孩早都已回家了，我也懒懒的自走回去。一路闲闲的听自己鞋底擦沙的声响，又闲闲的想："卖甘蔗的老吃甘蔗，一定要折本！孩子……孩子……"

四月十四日。

芝田留梦记

湖上的华时显然消减了。“洞庭波兮木叶下”。何必洞庭，即清浅如西子湖也不免被渐劲的北风唤起那一种雄厉悲凉的气魄。这亦复不恶，但游人们毕竟只爱的是“华年”，大半望望然去了。我们呢，家于湖上的，非强作解人不可。即使有几个黄昏，遥见新市场的繁灯明灭，动了“归欤”之念，也只在堤头凝望而已。

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城市的喧阗，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说尽情领略过了。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了。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这种清趣自然也有值得羡慕之处。——然而，啖甘蔗的越吃到根便越甜，我们却越吃下去越不是味儿了。这种倒啖甘蔗的生活法，说起来令人悒悒，却不是此地所要说的。

湖居的一年中，前半段是清闲极了，后半段是凄恻极了。凉秋九月转瞬去尽，冬又来了。白天看见太阳，只是这么淡淡的。脚尖蹴着堤上的碎沙，眼睛盯着树下成堆的黄叶。偶然有三三两两

bbs.hlmbbs.com

乡下人走过去，再不然便是邻居，过后又寂然了。回去，家中人也惨怛无欢，谈话不出感伤的范围，相对神气索然。到图书馆去，无非查检些关于雷峰塔故实的书，出来一望，则青黛的南屏前，平添了块然的黄垄，千岁的醉翁颓然尽矣！

这还是碰着晴天呢，若下雨那更加了不得。江南的寒雨说有特具的丰神，如您久住江南的必将许我为知言。它的好处，一言蔽之，是能彻心彻骨的洗涤您。不但使你着冷，且使它的冷从你骨髓里透泄出来。所剩下几微的烦冤热痛都一丝一缕地蒸腾尽了，惟有一味是清，二味是冷，与你同在。你感着悲哀了。原来我们的悲哀，名说而已，大半夹杂了许多烦恼。只有经过江南兼旬的寒雨洗濯后的心身，方才能体验得一种发浅碧色，纯净如水晶的悲哀。这是在北方睡热炕，喝白干，吃爆羊肉的人所难得了解的，他们将哂为南蛮子的癖气。

我宁耐着心情，不厌百回读似的细听江南的雨，尤其是洒落在枯叶上的寒雨，尤其是在夜分或平旦乍醒的时光，听那雨声的间歇和突发。

也是阴沉沉的天色，仿佛在吴苑西桥旁的旧居里，积雨初收，万象是十分的甜静，只浓酣的白云凝滞不飞，催着新雨来哩。萧寥而明瑟，明瑟而兼荒寒的一片场圃中，有菜畦，晚菘是怎样漂亮的；又有花径，秋菊是怎样憔悴的。环圃曲墙上的蛎粉大半剥落了。离墙四五尺多，离离地植着黄褐的梧桐，紫的柏，丹的枫，及其他的杂树。有几株已光光的打着颤，其余的也摇摇欲堕了。翦截说，那旧家的荒圃，被笼络在秋风秋雨间了。

江南之子哟，你应当认识，并应当 appreciate 那江南。秋风来时，苍凉悲劲中，终含蓄着一种入骨的袅娜。你侧着耳，听落叶的嘶叫确是这般的微婉而凄抑，就领会到西风渡江后的情致了。一

样的摇落，在北方是干脆，在我们那里是缠绵呢。这区别是何等的有趣，又是何等的重要。北方的朋友们如以此斥我们为软媚，则我是当仁不让的。

说起雨来，江南入夏的雨，每叫人起腻。所谓“梅子黄时雨”，若被所谓解人也者领略了去，或者又是诱惑之一。但我们这些住家人，却十中有九是讨厌它的。冬日的寒雨，趣味也是特殊的，如上所说。惟当春秋佳日，微妙的尖风携着清莹的酥雨，洒洒剌剌的悠然来时，不论名花野草，紫蝶黄蜂同被着轻松松的沐浴，以后或得微云一罨，或得迟日一烘，细缊出一种酣醉的杂薰；这种眩媚真是仪态万方，名言不尽的。想来想去，“照眼欲流”，倒是一种恰当的写法。若还不恍然，再三去审度它的神趣，那就嫌其唐突了。

今天，满城风雨的清秋节，似乎荒圃中有什么盛会，所以“冠裳云集”了。来的总是某先生某太太小姐之徒，谁耐烦替他们去唱名——虽然有当日的号簿可证。我只记一桩值得记的romance。

我将怎样告诉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直言拜上，还是兜个圈子，跑趟野马呢？真令我两为难！说得老实了，恐怕你用更老实的耳朵去听，以致缠夹；目下老实人既这般众多，我不能无戒心。说得俏皮一点，固然不错，万一你又胡思乱想，横生误会，又怎样办呢？目今的“误会”两字又这样的时髦！这便如何是好？不说不行，只有乱说。所谓“说到那里是那里”，“船到弯头自会直”。这种行文的秘诀，你的修辞学讲义上怕还未必有。

在圆朗的明月中，碧玉的天上漾着几缕银云，在横空一鹤，素翅盘旋，依依欲下；忽然风转雪移，斗发一声长唳，冲天去了。那时的我们凭栏凝望，见它行踪的飘泊，揣它心绪的迟徊，是何等的痛惜，是何等的渴想呢。你如有过这种感触，那么，下边的话

bbs.hlmbbs.com

于你是多余的——虽然也不妨再往下看。

遥遥的望见后，便深深的疑讶了。这不是C君吗？七八年前，在北京时，她曾颠倒过我的梦魂。只是那种闲情，以经历年时之久而渐归黯淡。这七八年中，我不知干了些什么，生把前尘前梦都付渺茫了。无奈此日重逢，一切往事都活跃起来，历历又在心头作奇热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不过是两个老头儿对唱个肥喏罢了，尚且肉麻到如此。何况所逢的是佳丽，更当冷清清的时节呢。

昔日的靓妆，今朝偏换了缟素衣裳；昔日的憨笑丰肌，今朝又何其掩抑销瘦，若有所思呢？可见年光是不曾饶过谁的，可见芳华水逝是终究没有例外的，可见“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这种哀感是万古不易磨灭的。幸而凭着翦翦秋水的一双眸子，乍迎乍送，欲敛未回，如珠走盘，如星丽天，以证她的芳年虽已在路上，尚然逡巡着呢。这是当年她留给我的惟一的眩惑哟！

她来在我先，搀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婢坐在前列。我远远的在后排椅上坐了。不知她看见我没有，我只引领凝视着。

当乐声的乍歇，她已翩然而举，宛转而歌了。一时笑语的喧哗顿归于全寂，惟闻沉着悲凉的调子，迸落自丹唇皓齿间，屡掷屡起，百折千回的绵延着。我屏息而听，觉得胸膈里的泥土气，渐渐跟着缥缈的音声袅荡为薄烟，为轻云了。心中既洞然无物，几忘了自己坐在那里，更不知坐得有多们久。不知怎的瞿然一惊，早已到了曲终人杳的时分；看见她扶着雏婢，傍着圃的西墙缓缓归去。

我也惘惘然走了罢！信步行去，出圃的东门，到了轿厅前。其时暂歇的秋雨，由萧疏而紧密，渐潺湲地倾注于承檐外，且泛滥于厅和门道间的院落里。雨丝穿落石隙，花花的作小圆的旋涡，那积潦之深可见了。

在此还邀得一瞬的逢迎，真是临歧的惠思啊。我看她似乎不

便径跨过这积水的大院，问她要借油屐去吗。她点点头，笑了笑。我返身东行，向桐阴书舍里，匆匆的取了一双屐，一把油纸伞。再回到厅前，她已远在大门外。（想已等得不耐烦。）我想追及她。

惟见三五乘已下油碧帷的车子，素衣玄鬓的背影依依地隐没了。轮毂们老是溜溜的想打磨陀，又何其匆忙而讨厌呢。——我毕竟追及她。

左手搴着车帷，右手紧握她的手，幽抑地并坚决地说："又要再见啦！"以下的话语被暗滋的泪给哽咽住了。泪何以不浪浪然流呢？想它又被什么给挡回去了。只有一味的凄黯，迎着秋风，冒着秋雨，十分的健在。

冰雪聪明的，每以苦笑掩她的悲恻。她垂着眼，嗫嚅着："何必如此呢，以后还可以相见的。"我明知道她当我小孩子般看，调哄我呢；但是我不禁要重重的吻她的素手。

车骨碌，格辚辚的转动了，我目送她的渐远。

才过了几家门面，有一辆车打回头，其余的也都站住。又发生什么意外呢？我等着。

"您要的蜜渍木瓜，明儿我们那边人不得空，您派人来取罢。"一个从者扳着车帷这样说。

"这么办也好。你们门牌几号？"

他掏出一张黯旧的名片，我瞟了一眼，是"口街五十一号康口口铺"，以外忘了，且全忘了。

无厌无疲的夜雨在窗外枯桐的枝叶上又潇潇了。高楼的枕上有人乍反侧着，重衾薄如一张纸。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杭州湖上成梦，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在北京记此。

梦　　游 附跋

月日，偕友某夜泛湖上。于时三月，越日望也。月色朦胧殊不甚好。小舟攲侧袅娜，如梦游。引而南趋，南屏黛色于乳白月芒下扑人眉宇而立。桃杏罗置岸左，不辨孰绯孰赤孰白。着枝成雾凇，委地疑积霰。花气微婉，时翩翩飞度湖水，集衣袂皆香，淡而可醉。如是数里未穷。南湖故多荷芰，举者风盖，偃者水衣。舟出其间，左萦右拂，悉飒不宁贴，如一怯书生乍傍群姝也。行不逾里，荷塘柳港转盼失之，惟柔波汩汩，拍桨有声，了无际涯，渺然一白，与天半银云相接。左顾，依约青峰数点出月雾下，疑为大力者推而远之，凝视仅可识。凉露在衣，风来逐云，月得云罅，以娇脸下窥，圆如珍珠也；旋又隐去，风寒逼人，湖水大波。回眺严城，更漏下矣。

月，山阴偏门舟次忆写。

写这篇文章的因缘，在此略叙一下。十四年八月间得一梦，梦

读文两篇，其一记雕刻的佛像二，姿态变幻，穷极工巧；其二记游西湖，亦殊妍秀。醒来其文悉不可诵，然意想固犹时时浮涌着，就记下了较易省忆的一篇，即此是。篇中固亦有后来臆加的，如“南湖故多荷芰”一节是；然大体的意境，总与梦中的文境不远。至于要写文言，因为梦中所见本是古文，遂不得不力加摹拟。这却不是想去取媚“老虎”，千万别误会。临了我还要讲一笑话：就是这文脱稿以后，不署姓名，叫朋友们去猜。他们说大约是明人作的，至迟亦在清初。可差得太多了！这三个朋友中，有两位实是我的老师，那令我更加惶恐了。谁呢？您猜猜看。还有几句附加的话，本文末一行所记，写文的地和时，亦是梦中的影子，万不可据为考据的张本。所谓“月”，乃指在月下写记，并非某月的缺文。我觉得这种记时间的方法很好玩，虽然古已有之。您不记得吗？《武家坡》中有所谓“薛平贵，在月下，修写书文”，这便是一个再好没有的先例了！

二十六日在北京东城记。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我写我的“中夏夜梦”罢。有些踪迹是事后追寻，恍如梦寐，这是习见不鲜的；有些，简直当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那更不用提什么忆了。这儿所写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该记得阴历六月十八这一个节日罢。它比什么寒食，上巳，重九……都强，在西湖上可以看见。

杭州人士向来是那么寒乞相的；(不要见气，我不算例外。)惟有当六月十八的晚上，他们的发狂倒很像有点彻底的。(这是鲁迅君赞美蚊子的说法。)这真是佛力庇护——虽然那时班禅还没有去。

说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话，我不否认它配有这称号。即此地所说的六月十八，其实也是个佛节日。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听说在六月十九，这句话从来远矣，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十八正是它的前夜。

三天竺和灵隐本来是江南的圣地，何况又恭逢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芳诞，——又用靓丽的字样了，死罪，

死罪！——自然在进香者的心中，香烧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这所谓“烧头香”。他们默认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烧香的早晚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烧香不怕早。一来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说这多们费解。）于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谁的诗我忘怀了，只记得一句，可以想象从前西子湖的光景，这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现在打桨于湖上的，却永无缘拜识了。云山是依然，但濒湖女墙的影子哪里去了？我们凝视东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黄昏只是星星的灯火，虽亦不见得丑劣；但没出息的我总会时常去默想曾有这么一带森严曲折颓败的雉堞，倒印于湖水的纹皮里。

从前既有城，即不能没有城门。滨湖之门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涌金，曰钱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锁的。烧香客人们既要赶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则不得不设法飞跨这三座门。他们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学鸡叫，（这多们下作而且险！）只是隔夜赶出城。那时城外荒荒凉凉的，没有湖滨聚英，更别提西湖饭店、新新旅馆之流了，于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强颜与湖山结伴了。好在天气既大热，又是好月亮，不会得受罪的。至于放放荷灯这种把戏，都因为惯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来的花头，未必真有什么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里，必要被官府（关城门）佛菩萨（做生日）两重逼迫着方始出来晃荡这一夜；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旧如此，我看还是惰性难除罢，不见得是彻底发泄狂气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只过了一个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北京。记得有一年上，正当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动身北去的，莹环他们却在那晚上讨了一只疲惫的划子，在湖中飘泛了半晌。据说那晚的船很破烂，游得也不畅快；但她既

bbs.hlmbbs.com

告我以游踪，毕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楼，真是躬逢其盛。是时和H君一家还同住着。H君平日兴致是极好的，他的儿女们更渴望着这佳节。年年住居城中，与湖山究不免隔膜，现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坟去定船。在平时泛月一度，约费杖头资四五角，现在非三元不办了。到十八下午，我们商量着去到城市买些零食，备嬉游时的咬嚼。我俩和Y、L两小姐，背着夕阳，打桨悠悠然去。

归途车上白沙堤，则流水般的车儿马儿或先或后和我们同走。其时已黄昏了。呀，湖楼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楼外楼高悬着眩目的石油灯，酒人已如蚁聚。小楼上下及楼前路畔，填溢着喧哗和繁热。夹道树下的小摊儿们，啾啾唧唧在那边做买卖。如是直接于公园，行人来往，曾无间歇。偏西一望，从岳坟的灯火，瞥见人气的浮涌，与此地一般无二。这和平素萧萧的绿杨，寂寂的明湖大相径庭了。我不自觉的动了孩子的兴奋。

饭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来了一群女客，须得尽先让她们耍子儿；我们惟有落后了。H君是好静的，主张在西泠桥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荡桨。我们只得答应着；而且我们也没有船，大家感着轻微的失意。

西泠桥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们坐了一会儿，听远处的箫鼓声，人的语笑都迷蒙疏阔得很，顿遭逢一种凄寂，迥异我们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两三盏浮漾在湖面的荷灯飘近我们，弟弟妹妹们便说灯来了。我瞅着那伶俜摇摆的神气，也实在可怜得很呢。后来有日本仁丹的广告船，一队一队，带着成列的红灯笼，沉填的空大鼓，火龙般的在里湖外湖间穿走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红意越宕越远越淡，我们以没有船赶它们不上，更添许多无聊。——淡黄月已在东方涌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们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儿渐高了，大家终于坐不住，一个一个的陆续溜回俞楼去。H君因此不高兴，也走回家。那边倒还是热闹的。看见许多灯，许多人影子，竟有归来之感，我一身尽是俗骨罢？嚼着方才亲自买来的火腿，咸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们不久散尽了，船儿重系于柳下，时候虽不早，我们还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兴致来："我们去。我们快去罢！"

红明的莲花飘流于银碧的夜波上，我们的划子追随着它们去。其实那时的荷灯已零零落落，无复方才的盛。放的灯真不少，无奈抢灯的更多。他们把灯都从波心里攫起来，摆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踌躇满志而去。到烛烬灯昏时，依然是条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却非常寥落；这真是杀风景。"摇罢，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亮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用老旧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风"，秦淮河的是"闺房之秀"。何况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风雨来时还不免虚度了。

公园码头上大船小船挨挤着。岸上石油灯的苍白芒角，把其他的灯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们不如别处去。我们甫下船时，远远听得那边船上正缓歌《南吕·懒画眉》，等到我们船拢近来，早已歌阑人静了，这也很觉怅然。我们不如别处去。船渐渐的向三潭印月划动了。

中宵月华的皎洁，是难于言说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动着的歌声人语，灯火的微芒，合拢来却晕成一个繁热的光圈儿围裹着它。我们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时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兴奋，多一半的怅惘，软软地跳动着。灯影的历乱，波痕的皴皱，云气的奔驰，船身的动荡……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

 bbs.hlmbbs.com

滑是入梦的惟一象征，故在当时已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灯歌又烂缦起来，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绕这小洲而游，渐入荒寒境界；上面敧侧的树根，旁边披离的宿草，三个圆尖石潭，一支秃笔样的雷峰塔，尚同立于月明中。湖南没有什么灯，愈显出波寒月白；我们的眼渐渐饧涩得抬不起来了，终于摇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们的归船。记得从前H君有一断句是“遥灯出树明如柿”。我对了一句“倦桨投波密过饧”；虽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也正好。我们转船，望灯火的丛中归去。

梦中行走般的上了岸，H君夫妇回湖楼去，我们还恋恋于白沙堤上尽徘徊着。楼外楼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尚未散尽。路上行人三三五五，络绎不绝。我们回头再往公园方面走，泊着的灯船少了一些，但也还有五六条。其中有一船挂着招帘，灯亦特别亮，是卖凉饮及吃食的，我们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舱端坐着一个华妆的女郎，虽然不见得美，我们乍见，误认她也是客人，后来不知从哪儿领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论如何的疲惫无聊，总得拼到东方发白才返高楼寻梦去；我们谁都是这般期待的。奈事不从人愿，H君夫妇不放心儿女们在湖上深更浪荡，毕竟来叫他们回去。顶小的一位L君临去时只咕噜着：“今儿玩得真不畅快！”但仍旧垂着头踱回去了。只剩下我们，踽踽凉凉如何是了？环又是不耐夜凉的。“我们一淘走罢！”

他们都上重楼高卧去了。我俩同凭着疏朗的水泥栏，一桁楼廊满载着月色，见方才卖凉饮的灯船复向湖心动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还支撑着倦眼端坐着呢？我俩同时作此想。叮叮当，叮叮冬，那船在西倾的圆月下响着。远了，渐渐听不真，一阵夜风过来，又是叮……当，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阔，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

于烟雾。才想转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踌躇了一步，于是箭逝的残梦俄然一顿，虽然马上又脱镞般飞驶了。这场怪短的“中夏夜梦”，我事后至今不省得如何对它。它究竟回过头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哪能怪它。喜欢它吗？不，一点不！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作于北京。

bbs.hlmbbs.com

城　站

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以后（文载《我们的六月》），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以下自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趁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您如聪明的，必觉得我的话虽娓娓可听，却还有未尽然者；我其时家于杭州呢。在上海作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当街灯乍黄

时，身在六路圆路的电车上，安得不动“归欤”之思？于是一个手提包，一把破伞，又匆促地搬到三等车厢里去。火车奔腾于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驮着我回家。

在烦倦交煎之下，总快入睡了。以汽笛之尖嘶，更听得茶房走着大嚷：“客人！到哉；城站到哉！”始瞿然自警，把手掠掠下垂的乱发，把袍子上的煤灰抖个一抖，而车已慢慢的进了站。电灯迫射惺忪着的眼，我“不由自主”的挤下了车。夜风催我醒，过悬桥时，便格外走得快。我快回家了！

不说别的，即月台上两桁电灯，也和上海北站的不同；站外兜揽生意的车夫尽管粗笨，也总比上海的“江北人”好得多了。其实西子湖的妩媚，城站原也未必有分。只因为我省得已到家了，这不同岂非当然。

她的寓所距站只消五分钟的人力车。我上车了，左顾右盼，经过的店铺人家，有早关门的，有还亮着灯的，我必要默察它们比我去时（那怕相距只有几天）有何不同。没有，或者竟有而被我发见了几个小小的，我都会觉得欣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欣然。

到了家，敲门至少五分钟。（我不预报未必正确的行期，看门的都睡了。）照例是敲得响而且急，但也有时缓缓地叩门。我也喜欢夜深时踯躅门外，闲看那严肃的黑色墙门和清净的紫泥巷陌。我知道的确已到了家，不忙在一时进去，马上进去果妙，慢慢儿进去亦佳。我已预瞩有明艳的笑，迎候我的归来。这笑靥是十分的“靠得住”。

从车安抵城站后，我就体会得一种归来的骄傲，直到昂然走入自己常住的室为止。其间虽只有几分钟，而这区区的几分钟尽容得我的徘徊。仿佛小孩闹了半天，抓得了糖，却不就吃，偏要玩弄一下，再往嘴里放。他平常吃糖是多们性急的；但今天因为“有”得太牢靠了，故意慢慢儿吃，似乎对糖说道：“我看你还跑

bbs.hlmbbs.com

得了吗?”在这时小孩是何等的骄傲，替他想一想。

城站无异是一座迎候我的大门，距她的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怀中了。无论在哪一条的街巷，哪一家的铺户，只要我凝神注想，都可以看见她的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觉得前人所谓“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这个意境也是有的。

以外更有一桩可笑的事：去年江浙战时，我们已搬到湖楼，有一天傍晚，我无端触着烦闷，就沿着湖边，直跑到城站，买了一份上海报，到站台上呆看了一会来往的人。那么一鬼混，混到上灯以后，竟脱然无累的回了家，环很惊讶，我也不明白所以然。

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从拱宸桥走，没有再过城站。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人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萦心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骄矜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味老年人的惆怅，我又希罕它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我将奈何！真的，您来！我们仔细商量一下：我究竟要不要再到杭州去，尤其是要不要趁那班夜车到杭州城站去，下车乎？不下车乎？两为难！我看，还是由着它走，到了闸口，露宿于钱塘江边的好。城阖巷陌中，自然另外有人做他们的好梦，我不犯着讨人家的厌。

“满是废话，听说江南去年唱过的旧戏，又在那边新排了，沪杭车路也不通了，您到那儿去？杭州城站吗?”

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日，北京。

湔 河 坊

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它和我们平素十二分稔熟，自从别后，竟毫不踌躇，蓦然闯进忆之域了。我们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府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我们太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这么一个俗子。）白老头儿舍不得杭州，却说“一半勾留为此湖”；可见西湖在古代诗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儿呢？谁知道是什么！这更使我胆大，毅然于西湖以外，另写一题曰“清河坊”。读者若不疑我为火腿茶叶香粉店作新式广告，那再好没有。

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没有那种收集零丝断线织成无缝天衣的本领：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旁的依恋。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又觉得非说不可。环问我：“这种窘题，你将怎么做？”我答：“我不知道怎

bbs.hlmbbs.com

样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销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释我在《鬼劫》中一句费解的话：“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离题已远，快回来罢！我自述鄙陋的经验，还在“像煞有介事”，不又将为留学生所笑乎？其实我早应当自认这是幻觉，一种自骗自的把戏。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这种幻觉怎样构成的。这或者虽在通人亦有所不弃罢。

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看官如住过杭州的，看到这儿早已恍然；若没到过，多说也还是不懂。杭州的热闹市街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认它为 typical 杭州街。

我们雅步街头，则砣磴砣磴地石板怪响，而大嚷“欠来！欠来！”的洋车，或前或后冲过来了。若不躲闪，竟许老实不客气被车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肃然退避了。天晴还算好；落雨的时候，那更须激起石板洼隙的积水溅上你的衣裳，这真糟心！这和被北京的汽车轮子溅了一身泥浆是仿佛的；虽然发江南热的我觉得北京的汽车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车夫毕竟是人。你拦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两声，推你一把，不至于如北京的

高轩哀嘶长唳地过去，似将要你的一条穷命。

那怕它十分喧阗，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我所经历的江南内地，都有这种可爱的空气；这真有点儿古色古香。

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彼例此，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

我们雅步街头，虽时时留意来往的车子，然终不失为雅步。走过店窗，看看杂七杂八的货色，一点没有Show Window的规范，但我不讨厌它们。我们常常去买东西，还好意思摔什么“洋腔”呢？

我俩和娴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有几家较熟的店铺差不多没有不认识我们的，有时候她们先到，我从别处跑了去，一打听便知道，我终于会把她们追着的。大约除掉药品、书报、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么钱，而她们所买绝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带回了家，挨到上灯的时分。若今天买的东西少，时候又早，天气又好，往往雇车到旗下营去，从繁热的人笑里，闲看湖滨的暮霭与斜阳。“微阳已是无多恋，更苦遥青着意遮。”我时时看见这诗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饺是佩弦以诗作保证的；我所以时常去买来吃。叫她们吃，她们以在路上吃为不雅而不吃；常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油酥饺冰冷的，您想不得味罢。然而我竟常买来吃，且一顿便吃完了。您不以为诧异吗？不知佩弦读至此如何想？他不会得说：“这是我一首诗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领真太差，有些新鲜的果子，藏在怀中几年之后，不但香色无复从前，并且连这些果子的名目，形态，影儿都一起丢了。这真是所谓“抚空怀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层层叠叠感触的张本在那边，然细按下去，便觉洞然无物。即

bbs.hlmbbs.com

使不是真的洞然，也总是说它不出。在实际上，“说不出”与“洞然”的差别，真是太小了。

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可是坚且滑的石板上，使我们的肉眼怎能辨别呢？况且，江南的风虽小，雨却豪纵惯了的。暮色苍然下，飒飒的细点儿，渐转成牵丝的“长脚雨”，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人的脚迹，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个干净。一日且如此，何论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论经年呢！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见吗？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云如斯；云水无心，“人”却多了一种荒唐的眷恋，非自寻烦恼吗？若依颉刚的名理推之，烦恼是应当自己寻的；这却又无以难他。

我由不得发两句照例的牢骚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贵这是自己证明的真实。梦阑酒醒，还算个什么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梦之中央。我们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们的语笑颤荡在空气中，这是何等的切实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回首有凄悱的颜色，那时候的想头才最没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妒羡他人的好梦。去了的谁挽得住，剩一双空空的素手；妒羡引得人人笑，我们终被拉下了。这真觉得有点犯不着，然而没出息的念头，我可是最多。

匆匆一年之后，我们先后北来了。为爱这风尘来吗？还是逃避江南的孽梦呢？娴小姐平日最爱说“窝逸”。破烂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时闻瑟缩的枯叶打抖，尖厉的担儿吆喝，沉吟的车骨碌的话语，一灯初上，四座无言；她仍然会说“窝逸”吗？或者斗然猛省，这是寂寞长征的一尖站呢？我毕竟想不出她应当怎样着想方好。

我们再同步于北京的巷陌，定会觉得异样；脚下的尘土，比棉花还软得多哩。在这样的软尘中，留下的踪迹更加靠不住了，不

bbs.hlmbbs.com

待言。将来万一，娴小姐重去江南，许我谈到北京的梦，还能如今日谈杭州清河坊巷这样的洒脱吗？“人到来年忆此年。”想到这里，心渐渐的低沉下去，另有一幅飘零的图画影子，烟也似的晃荡在我眼下。

话说回来，干脆了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什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

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

眠　　月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一) 楔　　子

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罢。这是一种顶躲懒顶顽皮的说法，至少于我有点对胃口。回首旧尘，每疑诧于它们的无端，究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固然一点都说不出，只惘惘然独自凝想而已。想也想不出什么来，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罢。

即如今日，住在这荒僻城墙边的胡同里，三四间方正的矮屋，一大块方正的院落，寒来暑往，也无非冰箱撤去换上泥炉子，夏布衫收起找出皮袍子来，……凡此之流不含胡是我的遭遇。若说有感，复何所感？若说无所感，岂不呜呼哀哉耶！好在区区文才的消长，不关乎世道人心，“理他呢！”

无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颇有点儿 sentimental。伤春叹夏当时几乎当作家常便饭般咬嚼。不怕“寒尘”，试从头讲起。

爱月眠迟是老牌的雅人高致。眠月呢，以名色看总不失为雅事，而事实上也有未必然的。在此先就最通行的说，即明张岱所谓“杭州人避月如仇”；也是我所说的，“到月光遍浸长廊，我们在床上了；到月光斜切纸窗，我们早睡着了”。再素朴点，月亮起来，纳头困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起身来。凡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永远不用安眠药水的。我有时也这么睡，实在其味无穷，名言不得。（读者们切不可从字夹缝里看文章，致陷于不素朴之咎。）你们想，这真俗得多们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岂不很好。管它月儿是圆的是缺的，管它有没有蟾蜍和玉兔，有没有娇滴滴梅兰芳式的嫦娥呢。听说有一回庭中望月，有一老妈诧异着“今儿晚上，月亮怎么啦！”（怎字重读）懂得看看这并不曾怎么的月亮就算得雅人吗？不将为老妈子所笑乎！

（二）正　传

湖楼几个月的闲居，真真是闲居而已，绝非有意于混充隐逸。惟湖山的姝丽朝夕招邀，使我们有时颠倒得不能自休。其时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谋面，亦不知其家世，只从他时时邮寄来的凄丽的诗句中，发见他的性情和神态。

老桂两株高与水泥栏干齐。凭栏可近察湖的银容，远挹山的黛色。楼南向微西，不遮月色，故其升沉了无翳碍。有时被轻云护着，廊上浅映出乳白的晕华；有时碧天无际，则遍浸着冰莹的清光。我们卧室在楼廊内，短梦初歇，每从窗棂间窥见月色的多少，便起来看看，萧萧的夜风打着惺忪的脸，感到轻微的瑟缩。静夜与明湖悄然并卧于圆月下，我们亦无语倦而倚着，终久支不住饧软的眼，撇了它们重寻好梦去。

其时当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来附有诗词，而《渔

歌子》尤绝胜，并有小语云：“足下与阿环亦有此趣事否?”所谓“爱月近来心却懒，中宵起坐又思眠”，我们俩每吟讽低徊不能自已。采君真真是个南国“佳人”！今则故人黄土矣！而我们的前尘前梦亦正在北地的风沙中飘荡着沉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浅浅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异一锅温汤。白天热固无对，而日落之后湖水放散其潜热，夹着凉风而摇曳，我们脸上便有乍寒乍热的异感。如此直至于子夜，凉风始多，然而东方快发白了，有酷暴的日头等着来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凉的境界，若说严格的西湖，避暑云何哉，适得其反。且不论湖也罢，山也罢，最惹厌而挥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风，其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说另一种的眠月，听来怪甜蜜，钩人好梦似的。却不要真去做梦，当心蚊子！(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从他的来信看出来。)

月影渐近虚廊，夜静而热终不减，着枕汗便奔涌，觉得夜热殆甚于昼，我们睡在月亮底下去，我们浸在月亮中间去。然而还是困不着，非有什么“不雅之闲”也，(用台湾的典故，见《语丝》一四八)尤非怕杀风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玩月哩。榻下明晃晃烧着巨如儿指的蚊香，而他们的兴味依然健朗，我们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暂时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用一钱买的明月清风。

碧天银月亘古如斯。陶潜、李白所曾见，想起来未必和咱们的很不同，未来的陶潜、李白们如有所见，也未必会是红玛瑙的玉皇御脸，泥金的兔儿爷面孔罢。可见“月亮怎么啦！”实具颠扑不破的胜义，岂得以老妈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这一端论，千万年之久，千万人之众，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却千变万化，永远说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彼刹那的月，我所见，你所见，他所见的月……迥

不相同已也；即以我一人所见的月论，亦缘心象境界的细微差别而变，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胧地看，朦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决非故意弄笔头。名理上的推论，趣味上的体会，尽可取来互证。这些差别，于日常生活间诚然微细到难于注意，然名理和趣味假使成立，它们的一只脚必站在这渺若毫茫，分析无尽的差别相上，则断断无疑。

我还是说说自已所感罢。大凡美景良辰与赏心乐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粗粗分别不外两层：起初陌生，陌生则惊喜颠倒；继而熟脱，熟脱则从容自然。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鸽子笼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旷野或萧闲的庭院中，乍见到眼生辉的一泓满月。其时我们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咏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过火的胡闹。他的心境内外迥别，蓦地相逢，俨如拘挛之书生与媚荡的名姝接手，心为境撼，失其平衡，遂没落于颠倒失据，惝怳无措的状态中。《洛神赋》上说："予情悦其淑美兮，心震荡而不怡。"夫怡者悦也，上曰悦，下曰不怡，故曹子建毕竟还是曹子建。

名姝也罢，美景也罢，若朝昏厮守着，作何意态呢！这是难于解答的，似应有一种极平淡，极自然的境界。尽许有人说这是热情的衰落，退潮的状态，说亦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驳它。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觉，惟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自信也确非杜撰。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身处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为月华所笼络包举，虽皎洁而不睹皎洁，虽光辉而无有光辉。不必我特意赏玩它，而我的眠里梦里醉时醒时，似它无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没着在，故即使闭着眼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气实渗过，几乎洞彻我意识的表里。它时时和我交融，它处处和我同在，这境界若用哲学上的语调说，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

说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潜的诗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何谓忘言的真意，原是闷葫芦。无论是什么，总比我信口开合强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便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见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这多干脆。像我这么一忽儿起来看月，一忽儿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这都是傻子酸丁的行径。可惜采君于来京的途中客死于吴淞江上，我还和谁讲去！

我今日虽勉强追记出这段生涯，他已不及见了。他呢，却还留给我们零残的佳句，每当低吟默玩时，疑故人未远，尚客天涯，使我们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们以肮脏的心枯干的境，得重看昔年自己的影子，几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们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谢。

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但我终于把它寄出去了！这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bbs.hlmbbs.com

雪晚归船

日来北京骤冷，谈谈雪罢。怪腻人的，不知怎么总说起江南来。江南的往事可真多，短梦似的一场一场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圆的轮廓渐磨钝了，写来倒反方便些，应了岂明君的“就是要加减两笔也不要紧”这句话。我近来真懒得可以，懒得笔都拿不起，拿起来费劲，放下却很“豪燥”的。依普通说法，似应当是才尽，但我压根儿未见得有才哩。

淡淡的说，疏疏的说，不论您是否过瘾，凡懒人总该欢喜的是那一年上，您还记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它正对三台山，旁见圣湖一角。曾于这楼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当时也未留下深沉的影像，现在追想更觉茫然。——无非是面粉盐花之流罢，即使于才媛嘴里依然是柳絮。

然而H君快意于他的新居，更喜欢同着儿女们游山玩水，于是我们遂从“杭州城内”剪湖水而西了。于雪中，于明敞的楼头凝眸暂对，却也尽多佳处。皎洁的雪，森秀的山，并不曾孤负我们来时的一团高兴。且日常见惯的峦姿，一被积雪覆着，蓦地添

bbs.hlmbbs.com

出多少层叠来，宛然新生的境界，仿佛将完工的画又加上几笔皴染似的。记得那时 H 君就这般说。

静趣最难形容，回忆中的静趣每不自主的杂以凄清，更加难说了。而且您必不会忘记，我几时对着雪里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从来不曾如此伟大过一回，真人面前不说谎。团雪为球，掷得一塌胡涂倒是真的，有同嬉的 L 为证。

以掷雪而 L 败，败而袜湿，等袜子烤干，天已黑下来，于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发一笑罢？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记上有这般写着的吗？没有过！——惟其如此，我才敢大大方方的写，否则马上搁笔，“您另请高明！”

毕竟那晚的归舟是难忘的。因天雨雪，丢却悠然的双桨，讨了一只大船。大家伙儿上船之后，它便扭扭搭搭晃荡起来。雪早已不下，尖风却澌澌的，人躲在舱里。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转眼铁灰色了，雪后的湖浪沉沉，拍船头间歇地汩然而响。旗下营的遥灯渐映眼朦胧黄了。那时中舱的板桌上初点起一支短短的白烛来。烛焰打着颤，以船儿的欹倾，更摇摇无所主，似微薄而将向尽了。我们都拥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残烛而觅归。那时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即有三两句零星的话，谁还记得清呢。大家这般草草的回去了。

bbs.hlmbbs.com

月下老人祠下

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
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

闲兄最怕读拙作的小引，在此于是不写。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找着一段日记，“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午偕环在素香斋吃素，湖滨闲步，西园啜茗。三四妹来，泛舟湖中，泊白云观，景物清绝。有题壁诗四章，各默记其一而归，录其较佳者：“蝴蝶交飞江上春，花开缓缓唤归人。至今越国如花女，荡桨南湖学拜神。”更泛舟西冷，走苏堤上吃橘子。

更于抵京之后，十二月十一日写给环的歪诗上找着几句：

街头一醉，依然无那荒寒，北风涴鬓，京洛茫茫尘土。

bbs.hlmbbs.com

冷壁寻诗，长堤买橘，犹记南湖荡桨侣。

够了！再讲下去岂非引子乎？然此亦一引子也，闲其谓我何？况彼其时以“读经”故而不曾去乎？（谨遵功令，采用文言，高山滚鼓，诸公谅之。）

“人生能几清游？”除却这个，陈迹的追怀久而不衰，殆有其他的缘由在。

从天之涯海之角，这样悄悄地慢慢地归来。发纽约城过蒙屈利而，绝落机山至温哥华，更犯太平洋之风涛而西，如此走了二十三天，飘飘然到了杭州城站。真不容易呀！但您猜一猜，我住了几天？不含胡，不多也不少，三天。

尖而怪的高楼，黑而忙的地道，更有什么bus，taxi等等，转瞬不见了。枯林寒叶的蒙屈利而，积雪下的落机山，温煦如新秋的温哥华，嘶着吼着的太平洋，青青拥髻的日本内海，绿阴门巷的长崎，疏灯明灭的吴淞江上，转瞬又不见了，只有一只小小的划子，在一杯水的西湖中，摆摇摇地。云呀，山呀，……凡伴着我的都是熟人哩。非但不用我张罗，并且不用我说话，甚而至于不用我去想。其滋味有如开笼的飞鸟，脱网的游鱼，仰知天地的广大，俯觉吾身之自在。月余凝想中的好梦，果真捏在手心里，反空空的不自信起来。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冬天的游人真少，船到了漪园，依然清清冷冷的。从殿宇旁踅进去，便是老人的祠宇。前后两院落，中建小屋三楹，龛内老人披半旧红袍，丰颐微须，面浅赭色，神仪俊朗，佳塑也。前后四壁，匾额对联实之。照例，好的少。其中有一联，并无他好，好在切题，我还记得：“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岂是老人的宣传标语耶？妙矣。

清绝的神祠，任我们四人徘徊着。曾否吃茶，曾否求签，都

有点茫然。大概签是未求，因记载无考焉。茶是吃了，因凡湖上诸别墅的茶自来来得好快，快于游人的脚步。当溜烟未能之顷，而盖碗叮当，雨前龙井之流已缓缓来矣。好快的缘故，在我辈雅人是不忍言的哟。

茶已泡了，莫如老实不走，我们渐徘徊于庭院间。说是冬天，记得也有点儿苍苔滑擦。“下马先寻题壁字”，我们少不得循墙而瞅，明知大概是有点“岂有此理”的，然而反正闲着，瞅瞅何妨。这一回却出“意表之外”，在东墙角上见一方秀整的字迹，原来竟是诗！（题者的名姓失记。既非女史，记之何为？此亦例也。）不但是诗，而且恰好四首，我们便分头去记诵，赌赛着。结果，我反正没有输给她们就是。至于“蝴蝶”云云也者是第一章，大家都记住了。

“老人祠下共寻诗”的事实，只如上记。说到感想未必全无，而在我，我们只是泛泛的闲适而已，说得那怕再露骨点，自己觉得颇高雅而已，可没有别的了。环应当说“是的呀”。若娴珣二君复何所感，愧我脑子笨，当时未曾悬揣；此刻呢，阿呀，更加不敢武断。——这当然太顽皮了。

踯躅于荒祠下，闲闲的日子去得疾呵。我们还须重打桨北去西泠。其时日渐西颓，湖风悄然，祠下频繁的语笑，登舟后顿相看以寂寞。左眺翠紫的南屏山，其上方渲晕以浅红的光霭，知湖上名姝已回眸送客，峭厉的黄昏，主人公般快回来了。而其时我们已在苏堤上买橘子吃。

弥望皆髡秃的枯桑，苏堤似有无尽的长，我们走向哪里去？还是小立于衰草摇摇的桥堍罢。恰好有卖橘子的。橘子小而酸，黄岩也罢，塘栖也罢，都好不了。但我们不买橘子更何为呢？于是遂买。买来不吃又何为呢？于是便吃。在薄晚的西北风中，吃着冷而酸的橘子，都该记得罢？诸君。

bbs.hlmbbs.com

太平洋的风涛澎湃于耳边未远，而京华的尘土早浮涌于眼下来，却借半日之闲，从湖山最佳处偷得一场清睡；朦胧入梦间；斗然想起昨天匆匆的来时，迢迢的来路，更不得不想到明天将同此匆匆而迢迢的去了。这般魂惊梦怯的心情，真奈何它不得的。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北京。

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呈佩弦兄

是清明日罢，或者是寒食？我们曾在碧桃花下发了一回呆。

算来得巧罢而已稍迟了，十分春色，一半儿枝头，一半儿尘土；亦唯其如此，才见得春色之的确有十分，决非九分九。俯仰之间我们的神气尽被花气所夺却了。

试作纯粹的描摹，与佩相约，如是如是。——这真自讨苦吃。刻画大苦，抒写甚乐，舍乐而就苦，一不堪也。前尘前梦久而渐忘，此事在忆中尤力趋黯淡，追挽无从，更如何下笔，二不堪也。在这个年头儿，说花儿红得真好看，即使大雅明达如我们佩弦老兄之流者能辨此红非彼红，此赤非彼赤，然而究竟不妥。君不见夫光赤君之尚且急改名乎？此三不堪也，况且截搭题中之枫叶也是红得不含胡的。阿呀！完结！

山桃妖娆，杏花娇怯，海棠柔媚，樱花韶秀，千叶桃秾丽[1]，这些深深浅浅都是红的，千叶桃独近于绛。来时船过断桥，已见

① 千叶桃一名碧桃，见《群芳谱》。

bbs.hlmbbs.com

宝石山腰，万紫千红映以一绿；再近，则见云锦的花萼簇拥出一座玲珑纤巧的楼阁。及循苔侵的石磴宛宛而登，露台对坐，更伫立徘徊于碧桃树下，漫天匝地，堆绮剪琼，委地盈枝，上下一赤。其时天色微阴，于乳色的面纱里饱看搽浓脂抹艳粉的春天姑娘。我们一味傻看，我们亦唯有傻看，就是顶痴的念头也觉得无从设想。

就是那年的深秋，也不知又换了一年，我们还住杭州，独到那边小楼上看一回枫叶。冷峭的西风，把透明如红宝石，三尖形的大叶子响得萧萧瑟瑟，也就是响得希里而花拉。一抹的斜日，半明半昧地躺在丹枫身上，真真寂寞杀人。我擎着茶杯，在楼窗口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毕竟也看不出所以来，当然更加是想不出。——九秋虽是怀虑的节候，也还是不成。

那些全都是往事，"有闲"的往事，亦无聊的往事。去年重到上海，听见别墅的主人翁说，所谓碧桃、丹枫之侧，久被武装的同志们所徘徊过了。于春秋佳日，剑佩铿锵得清脆可听，总不寂寞了罢。当日要想的，固然到今天想不出，因此也就恕不再去想了。

写完一看，短得好笑，短得可怜，姑且留给佩一读罢。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

出 卖 信 纸

以 L 君病《燕知草》之多感触而少滑稽也，使我想起 L 当年卖信纸的故事。他亦后悔其失言乎？而目次排定，此文亦弦上之箭矣。

旧梦可笑的很多，却不知怎的，总喜欢挑有感伤味的去写，真是不很长进的习气。难道你感伤了他便肃然，一顽皮将使人不敬吗？我想，我是不至于，至少我也要这般说。——无非是感伤的材料，在忆中较突兀而已。

我有一种旧版新印的信笺，大家一商量，大可出卖，而且莫妙于沿门叫卖。（门当作街，叫当作兜，自注。）其时正当十一年四五月间，我们六人凑了八股，共大洋三元小洋六角，这都是有账可考的。实行沿门叫卖的——照例小的吃亏，便是顶小的 L 了。

“争利者于市”，城站距我们最近。“我们城站去！”纸旗上写着出卖信纸的标语，（标语当作招牌，自注。）红笔蓝笔煊烂可观。我们便前呼后拥地包围 L 同志而去。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了！到了！在生疏诧异的三三五五

bbs.hlmbbs.com

的看客面前，简直有点儿窘呢。但一不做，二不休，缩头缩颈何为哉？赶紧卖罢！把旗子插好，歇在迎宾茶楼下。我们都走开，远远地瞧着，且看生意如何。

虽明明有个卖者，但谁来买呢？穿短衫的L，未必像个小贩，此其一；信纸几叠单薄可怜，不容易使人为之眼红，此其二；L非但不亮着喉咙连唱带喊，“信纸卖得真真强，十个铜钿买一张”之类，反而瑟缩有溜烟之势，此其三。还有第四，一个铜板一张纸，实头勿强。（强价贱也，自注。）

没人来买，却偏有人来看，有的还用闲言闲语同L兜搭，这实在欠佳；于是乎大减价。本来一个铜板一张的，现在减了价，改为三个铜板两张！

以为又是“黄落戏哉”，孰知竟不然，大减价之成绩实斐然。（黄落戏，盖徒劳之意，自注。）有一戴眼镜少年，约二十左右，挖出三个铜板来，买了两张纸，似乎满意，扬长而去。虽继起无人，来者尚欠络绎，然本店总算开了张。“我们大家转去。”

妙哉L，一个铜板一张的，一减而为三个铜板两张，这种破天荒的大减价，如开明，如北新，如亚东的老板们其知之否耶？若登门求教，我知L殆必不吝金玉也。

生意兴隆，忙中有错，把两两三三做了换巢的鸾凤，该信纸公司的掌柜固是奇人，然细思细想殆不如彼少年顾客之尤奇也。岂彼听得减价之言，便已欣然色喜，不问青红，不管皂白，便抢着去买惟恐失之呢？还是真以为三个子儿两，比一个子儿一个便宜得多呢？夫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

外史氏曰：“何奇之有焉！君不见于返城头巷三号时，大家笑得不可仰，而L把三个铜板笑嘻嘻地拿了出来，则其人其事亦思过半矣。”

后来听L说，他们的贵老师，其时恰好在迎宾茶楼上吃新泡

bbs.hlmbbs.com

的“龙井上明前”。

L 自此抛荒故业，徘徊于城站的少年大概已望眼欲穿矣，于无人处低吟曰：“悠悠便宜货，一去何时来。”

两张以外的信纸陆续写了信寄出去；据经理报告，本利均有著，关门亦大吉。（十三年夏在西湖又做生意一次，出卖甘蔗汁，其结果，游客们以为是一班雅人在那边临湖品茗，都不敢亲近，望望然去之，自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

冬晚的别

我俩有一晌沉沉的苦梦，几回想告诉你们总怕你们不信。这个沉沉只是一味异乎寻常的沉沉，决不和所谓怅惘酸辛以及其他的，有几分类似。这是梦，在当年已觉得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亦非今日追寻迷离若梦之谓。沉沉有一种别解，就是莫名其妙的纳闷；所以你们读后，正正经经地纳闷起来，那是怪我写不出；若你们名其妙而不纳闷，还该怪我写不出。——除非你们有点名其妙有点儿莫名，有点儿纳闷又有点儿不，那么，我才不至于算“的确不行”。你们想，我是不是“顶子石头做戏?”

有生则不能无别，有别则不能无恨，既有别恨则不得不低眉啜泣，顿足号咷。想起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这句老话，真能摄尽南来北往无量无边的痴骇儿女的精魂，这枝五色笔总算货真价实，名下无虚，姑且不论。任我胡诌，人间苦别，括以三端：如相思万里，一去经年，此远别也；或男的要去从军，女的要去出阁，(这是“幽默”，切勿“素朴”视之!)此惨别也；人天缘尽，莫卜他生，此没奈何别也。我们的别偏偏都不是的。

bbs.hlmbbs.com

当十一年一月（辛酉的十二月）五日，自沪返杭，六日至八日入南山小住，八日至十二日间我再去上海，而环在杭州。这可谓极小的小别，也几乎不能算是别，而我们偏要大惊小怪的，以为比上述那三种"像煞有介事"的别更厉害凶险些；并且要声明，无论你们怎样的斟情酌理，想它不通，弄它不清楚，纳闷得可观，而我们总一口咬定，事情在我们心上确是如此这般经过的了。

《雪朝》上有几首《山居杂诗》就是那时候写的："留你也匆匆去，送你也匆匆去，然则——送你罢！""把枯树林染红了，紫了，夕阳就将不见了。""都是检木柴的，都是扫枯叶儿的，正劈栗花喇的响哩。""山中的月夜，月夜的山中，露华这般重，微微凝了。霜华也重，有犬吠声叫破那朦胧。""相凭在暗的虚廊下，渐相忘于清冷之间；忽然——三四星的灯火对山坳里亮着，且向下山的路动着，我不禁又如有所失了。"（一九二二，一月六日至八日，杭州山中。）

诗固然蹩脚得道地，但可以看出冬日山居的空寂和我们情怀的凄紧，至少今天我自己还明白。山居仅短短的三天，却能使我默会山林长住者的襟抱，雅人高致决非得已，吟风啸月，也无非"黄连树下弹琴"罢了。这是一面了。另一面呢，空寂的美名便是清旷，于清旷的山中暂息尘劳，（我上一天刚从上海来。）耳目所接，神气所感，都有一种骤然被放下的异感，仿佛俄而直沉下去。依一般的说法，也只好说是写意舒服之类罢。然而骨子里头，尽尽里头，确有一点点难过，这又是说不出的。若以北京语表之当曰"不是味儿"。

想想不久又将远行，以年光短促如斯，迅速如彼，更经得几度长长短短的别呢。朝朝暮暮，悄悄沉沉，对着寥落苍茫的山野和那些寒露悲风，重霜淡月，我们自不能无所感，自不能无所想，不能不和古今来的怨女痴男有点沆瀣一气。明知"雅得这样俗"，

bbs.hlmbbs.com

也就不必再讳言了。

自然的严峭，仿佛刃似的尖风，在我们心上纵横刻划，而人事的境界又何其温温可喜。我们正随H君同住山中，H君中年意兴之佳，对我们慈爱之厚，是值得永永忆念的。我们那时的生活，除掉别恨的纠缠，其和谐其闲适似可以终身，自然人事以两极端相映发，真使人伥伥无所适从，而“情味杂酸甜”一语何足以尽之！

一清如水的生涯最容易过，到第三天上午，Y姊妹兄弟们都从“杭州城内”来，同嬉山中。午饭初罢，我便性急慌忙的走到湖边，（距山居不及半里。）乃有船无夫，以轿班名唤阿东者代之。（东当作董？自注。）城里新来的人都怅怅地送我们于李庄码头。转瞬之间，我们已是行客，他们为山中主人了。桨声响后，呆看送客者的影子渐没于岚姿树色之间，举手扬巾的瞧也瞧不见了。轿班去摇船，“船容与而不进兮”，毕竟也荡得渐远。他们都该回到我们昨天住过的地方去了罢？晃荡于湖心，我们也只多了片刻的相聚。

江南冬天的阴，本来阴得可怕，而那天的阴，以我们看来尤其阴得可惨——简直低压到心上来。好容易巴到了岸，坐上洋车，经过旗下营荐桥之类，（其实毫无异样。）觉得都笼罩一种呆白的颜色，热闹只是混乱，匆忙只是潦草，平昔杭州市街对我的温感都已不见了，只一味的压迫我去上路，去赶火车，而赶不着夜班火车要误事！

回到城头巷，显得屋子十分大，十分黑，空空的。（他们都不在家。天色也快晚了）。再走进我们的卧室，连卧室的陈设，桌子椅子之流也不顾情面来逼迫我，也还是这几句老话：“赶火车！赶不着，要误事！”我忙忙的拾掇这个，归折那个，什么牙刷啦，笔啦，日记本啦，皮夹子啦……都来了。好的！好的！妙的！这些

全得带，不带齐，要误事！

环也忙忙的来帮我收拾，她其时何所感，我不知道，我也来不及去知道。我全身为没来由的凄惨所沉没，又为莫名其妙的匆忙所压迫，沉沉的天气，沉沉的房屋，沉沉的人的面目，无一不暗，无一不空，也无一不潦草枯窘。等到行李收拾完结，表上只差十来分钟就该走了，我走进靠南的套间，把秒针正在的搭的搭的表放在红漆的桌上，坚执环手而大落泪。也并不记说过什么话了，只记得确确实实的，天色已晚下来，夜班车已经快要开。

以此次的别意而言，真不像可以再相见的，然而不到一星期，也是夜班车，我平安地回了家，距美国之行还有小半年。

假使我有作自传的资格和癖好，那么这倒是顶好的话柄哩！既经不能也不想，只好拿来博同梦者的苦笑罢，反正于我也是无所损。至于读者们以为“的确行”“的确不行”，这都是节外生枝不干我的事的，虽然我也很抱歉。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

bbs.hlmbbs.com

打 橘 子

陶庵说："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其中有一种是塘栖蜜橘。（见《梦忆》卷四）这种橘子我小时候常常吃，我的祖母她是塘栖人。橘以蜜名却不似蜜，也不因为甜如蜜一般我才喜欢它。或者在明朝，橘子确是甜得可以的，或者今日在塘栖吃"树头鲜"，也甜得不含胡的，但是我都不曾尝着过。我所记得，只是那个样子的：

橘子小到和孩子的拳头仿佛，恰好握在小手里，皮极薄，色明黄，形微扁，有的偶带小蒂和一两瓣的绿叶，瓤嫩筋细，水分极多，到嘴有一种柔和清新的味儿。所不满意的还是"不甜"，这或者由于我太喜欢吃甜的缘故罢。

小时候吃的蜜橘都是成篓成筐的装着，瞪眼伸嘴地白吃。比较这儿所说杭州的往事已不免有点异样，若再以今日追溯从前，真好比换过一世界了。

城头巷三号的主人朱老太爷，大概也是个喜欢吃橘子的，那边便种了七八棵十来棵的橘子树。其种类却非塘栖，乃所谓黄岩

也。本来杭州市上所常见的正是“黄岩蜜橘”。但据K君说，城头巷三号的橘子一种是黄岩而其他则否，是一是二我不能省忆而辨之，还该质之朱老太爷乎？

从橘树分栽两处看来，K君的话不是全无根据的。其一在对着我们饭厅的方天井里。长方形的天井铺以石板，靠东墙橘树一行，东北两面露台绕之。树梢约齐台上的栏杆，我们于此伸开臂膊正碰着它。这天井里，也曾经打棍子，踢小皮球，竹竿拔河，追黄猫……可惜自来嬉戏总不曾留下些些的痕迹，尽管在我心头每有难言的惘惘，尽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上许有若干程度相似的怀感。后之来者只看见方方正正的石板天井而已，更何尝有什么温软的梦痕也哉！

另一处在花园亭子的尽北畸角上，太湖山石边，似不如方天井的那么多，那边有一排，这儿只几株橘子而已。地方又较偏僻，不如那边的位居冲要易动垂涎，所以著名之程度略减。可是亭子边也不是稀见我们的脚迹的，曾在其间攻关，保唐僧，打水炮，还要扔白菜皮。据说晾着预备腌的菜，有一年特别好吃，尽是白菜心，所以然者何？乃其边皮都被我们当了兵器耳。

这两处的橘子诚未必都是黄岩，在今日姑以黄岩论，我只记得黄岩而已。说得老实点，何谓黄岩也有点记它不真了，只是小橘子而已。小橘子啊，小橘子啊，再是一个小橘子啊。

黄岩橘的皮麻麻札札的蛮结实，不像塘栖的那么光溜那么松软，吃在嘴里酸浸浸更加不像蜜糖了。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不论好歹只是吃。我却不然，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也还是比他们不上，也还是不行。这也有点可气，倒不如干脆写我的“打橘子”，至于吃来啥味道，我不说！——活像我从来没吃过橘子似的。

当已凄清尚未寒冽的深秋，树头橘实渐渐黄了。这一半黄的

bbs.hlmbbs.com

橘子，便是在那边贴标语“快来吃”。我们拿着细竹竿去打橘子，仰着头在绿荫里希里霍六一阵，扑秃扑秃的已有两三个下来了。红的，黄的，红黄的，青的，一半青一半黄的，大的，小的，微圆的，甚扁的，带叶儿的，带把儿的，什么不带的，一跌就破的，跌而不破的，全都有，全都有，好的时候分来吃，不好的时候抢来吃，再不然夺来吃。抢，抢自地下，夺，夺自手中，故吃橘而夺，夺斯下矣。有时自己没去打，看见别人手里忽然有了橘子，走过去不问情由地说声“我吃”！分他个半只，甚而至于几瓤也是好的，这是讨来吃。

说得起劲，早已忘了那平台了。不是说过小平台栏杆外，护以橘叶吗？然则谁要吃橘子伸手可矣，似乎当说抓橘子才对，夫何打之有？“然而不然”。无论如何，花园畸角的橘子总非一击不可。即以方天井而论，亦只紧靠栏杆的几枝可采，稍远就够不着，愈远愈够不着了。况且近栏杆的橘子总是寥落可怜，其原因不明。大概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相传如此。

打橘有道，轻则不掉，重则要破。有时候明明打下来了，却不知落在何方，或者仍在树的枝叶间，如此之类弄得我们伸伸头毛毛腰，上边寻下边找，虽觉麻烦，亦可笑乐。若只举竿一击，便永远恰好落在手底心里，岂不也有点无聊吗！

然而用竿子打，究竟太不准确。往往看去很分明地一只通红的橘子在一不高不矮的所在，但竿子打去偏偏不是，再打依然不是，橘叶倒狼藉满地，必狂捣一阵而后掉下来。掉下来的又必是破破烂烂的家伙，与我们的通通红的小橘子的期待已差得太多。不知谁想的好法子，在竿梢绕一长长的铅丝圈，只要看得准，捏得稳，兜住它往下一拉，要吃那个橘子便准有那个橘子可吃，从心之所欲，按图而索骥，不至于殃及池鱼，张冠李戴了。但是拉来吃，每每会连枝带叶地下来，对于橘子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哩。

有这么多的吃法，你们不要以为那儿的橘子尽被我们几个人吃完了。鸟雀们先吃，劳工们再吃，等我们来抓来拉，已经是残羹冷炙了。所以铺张其词来耽误读者救国的工夫，自己也觉得不很讨俏，脸上无光。但是恕我更不客气地说，这儿所记的往事只为着与它有缘的人写的，并不想会有这种好运气可夹入革命文学的队伍。若万一有人居然从这蹩脚的文词里猜着了梦呓的心一分二分，甚而至于还觉着“这也有点味儿”，这于我不消说是“意表之外”的收获。其在天之涯乎？其在海之角乎？咫尺之间乎？又谁能知道！

老实说，打橘子及其前后这一段短短的生涯，恰是我的青春的潮热和儿童味的错综，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惟其如此，不得不郑重丁宁地致我的敝帚千金之爱惜，即使世间回响寂寞已万分。

拉拉扯扯吃着橘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三个年头，我自己南北东西的跑来跑去，更觉过得好快，快得莫名。移住湖楼不多久，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开始听见炮声了。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们去后，房主人又不来，听它空关着。六一泉的几十局象棋，雷峰塔的几卷残经，不但轻轻容易地把残夏销磨个干净，即秋容也渐渐老大了。只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天气渐冷，游人顿稀，湖山寂寂都困着觉。一天，我进城去偶过旧居，信步徘徊而入，看门的老儿，大家叫他“老太公”的，居然还认得我。正房一带都已封锁，只从花园里踅进去，亭台池馆荒落不必说，只隔得半年已经有点陌生了。还走上楼梯，转过平台，看对面的高楼偏南的上房都是我住过的，窗户紧闭着。眼下觉得怪熟的，满树离离的红橘子。

再打它一两个罢！但是竹竿呢，铅丝呢？况且方天井虽近在眼底，但通那边的门儿深锁，橘子即打下也没处去找。我踌躇四

bbs.hlmbbs.com

顾，除了跟着来的老迈龙钟的老太公，便是我自己的影子，觉得一无可说的。歇了一歇，走近栏杆，勉强够着了一只橘子，捏在手中低头一看，红圆可爱，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把。我揣着它，照样慢慢的踱出来，回到俞楼，好好的摆在书桌上。

原来满抵桩带回来给大家看，给大家讲的，可是H君其时已病了，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只橘子。匆忙凄苦之间，更有谁来慢慢的听我那《寻梦》的曲儿呢。该橘子久查无下落，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也只当是丢了吧。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

到北京又是四年，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打橘子的人当然也是一样，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不知道还想得起这回事吗？如果真想得起，又想出些什么来呢？若说我自己，于几天懒睡之后，总算写了这一篇，自己看看实在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也只好就这样麻麻胡胡的交了卷。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北京。

bbs.hlmbbs.com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这是鸟的故事，鸟儿自应有它的类名，只是我不知道。看他们翠羽红襟，其西洋之“红襟”乎？否乎！也不知道。

也不知怎的，忽然玩儿起鸟来。大约喜欢躺着的缘故罢？闭了眼听鸟声喳喳，仿佛身在大花园里，又像在山林里。于是从荐桥再往西拐弯的地方，买来小鸟一双。

并不是一起来的，先来的一只，在小小方笼里盛着，我们怕“她”寂寞，第二天又从原地方找了个“他”来，又换了一个较大的圆笼儿。先来的她我们叫稚翠，后来的他叫知恋。

他俩都是红黄的胸脯，以下呈淡青色，自头讫尾覆以暗翠的羽毛，略近墨绿，红喙黄爪，翅边亦红，长约三寸许，稚翠大约比她的情人还要苗条些。（以上是参照莹环当日所画记下的。）声音虽不及芙蓉鸟、竹叶青那们好听，而小语聒碎得可怜，于风光晴美时，支起玻璃窗，把一短竹竿挑起笼儿，斜挂檐前。迟迟的春日渐上了对面的粉墙，房栊悄然虚静，或闲谈，或闲卧，或看环作画，忽然一片吉力刮辣的小声音岔断我们的话头，原来他俩

bbs.hlmbbs.com

正在笼子里打架。

也有时把它挂在花园里白碧桃枝头，到傍晚方搬回房里的方桌上。黄黄的灯影里，我们最爱看他俩的睡态。脖子缩进去，嘴也揣着，羽毛微微振耸，整个儿只见毛绒绒圆丢丢的一团，分不出哪儿是哪儿；若他俩傍着挨着而入睡，并且也分不出谁是谁来。偶然因语笑的喧哗，小鸟儿把毛衣一抖，脖子伸伸，困斯懵懂的眼睛回个几回，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似惊似怯，渐渐又跟着夜的清寂，蜷头曲脚地入睡了。我们很不忍屡次去搅他们，所以有人走过去看，必定连声叮咛："不要闹！轻点！"就寝以前，我们还要悄悄掩过去，偷看个两回三回。

清晨是鸟儿的佳节，枕上朦胧间，第一听得他俩的轻言细语，虽然不会把我们吓醒，却于将醒未醒时在耳边絮着："可以起来了！可以起来了！"如此很快的一天，又上灯了，又要睡了。一天又一天，大约只过了一个月，至多两个多月罢。

读者们如讲究所谓文章伏脉的，从上面早已瞥见悲哀的痕迹了。短竹竿挑起笼儿，从窗外伸出去，不会滑下来吗？是的，会滑下来，而且已经滑下来了！谁闯下的祸？据今日环说又像是我。谁知道。说我就是我罢，——又好像笼子自己滑溜下来的。也没有人能够的确知道。

惭愧我的记忆力脆薄如斯（我从小记性就坏得不堪），笔力柔弱如彼，描不出当时他们被惊的容色和稚翠独自耽着创伤的惨况。羽毛披散，眼睛瞪直，可怜小鸟儿吓得成什么似的，而且瑟瑟的抖，大约用觳觫战栗等等一二十字也还不够形容的。从此我们的稚翠竟变成跷脚的稚翠了。

她蹲在笼底，腿弯里折成钝角，再无矫捷轻盈的希望了。我们自此只谨谨慎慎地守着她，好容易过了些时候，腿创渐平，居然重上竿头，可以小步了，虽然有点一拐一拐的。我们一天看她

几回，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还会再好些罢？知恋君也会高兴罢？我们更作进一步的傻想。

——想望之在人间世，其命运的畸零又何其可叹呢！人人都凭着自己与生俱生的欲念，一蓬火烟似的氤氲地结起若干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幻见和虚愿，就拿起这个，在钢铁般无情的事实世界上去碰碰看，一个方才打破，一个又在团结，如此衔接错综地纠缠着，挨过或长或短的梦境；直到灵明磨钝，躯壳朽坏，也不知为烟云哩，也不知为粪土哩，烛烬香也残，光焰芳烈俱灭，其时氤氲中的变幻姿相即使还会有，又有谁来赏玩呢！虽明明已是觉醒的时节了，我们的人儿却在何处呢？所以“天昏地暗人痴望”尽管是句老实话，“人欲天从竟不疑”尽管把咱们给冤苦了，可是细细的再想一想，能够完全不存此痴想的，谁呢？明知这是当，还是上了当，既然无办法，也就随他去罢。——闲话少说。并非闲话。某年月日，我们几个人在北边花园里举行稚翠的葬仪和祭典。

以小小的盒儿盛着，外罩以洋铁罐，浅浅地刨个坑，我们把她埋在池边桂树之下，立一小小的短碣，砖为之，中镌“稚翠墓”三字，旁列年月日，填以丹朱。又以知恋为主人，大家来祭。我做了一篇骈四俪六的祭文，其文久佚，虽不见佳想来亦可惜，只记得在叙她的病况有“既遭折足之凶，又抱风寒之疾”；在叙葬仪里有“即日葬于浅碧池头芳桂树下，礼也”。以外祭奠的礼单，在L处有一张，有焚香、读祭文、三奠爵、焚遗物、洒酒等等节目①。

这一半因为好顽，一半也因为惋惜。若把平日朝暮相看的，只

① 礼单上的焚遗物是烧笼子，似与下文不合。我疑祭有两次：第一次先做了祭文，其时知恋尚在，文中且以他为主人；第二次的仪式如礼单所记，那时知恋早已走了。

bbs.hlmbbs.com

要死了立刻扔在垃圾堆里，我们不但不忍且也不安。正经点说，这不忍和不安便是古今来种种祭葬在心理上的依据。不看见西山道上的热闹吗？——明知道是无益的，偏偏要像煞有介事去干。你说他是知识上的错误吗？但这也是感情上的不得已。我们有些日常生活，饮食言动间，只觉得它舒服不舒服，不曾问问它通不通；通不通是向来没有标准的，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到底谁的理？舒服不舒服是确有标准的，我吃我的冰激淋（！），你喝你的热开水，不但大家都已舒服，而且大家都会对的。

这才是顶闲的闲话，顶混的混鱼哩①。这种"谬论"流弊的有无，自有吾友礼部江公在，我管不着。我们既把稚翠送了终，你们想知道她情人的结局吗？来！告诉您。

当其时，我们不但惋惜而且感慨，不但感慨而且懊悔，不但空空的懊悔而且切切实实觉得无聊。玩着笼中的鸟儿，宝宝肉肉般爱惜着，还见神见鬼的搬弄着，这种雅趣，雅趣得阿要难为情。难为情在其次，最不好受的是扫兴。看笼中的知恋孤孤另另的神气，听他啾唧的话语，真觉得怅然颓然无一而可。终于带着笼儿到稚翠墓上开笼放鸟。

刚刚开笼，知恋呆呆的在地面上站了一忽，走个几步，方始懒懒地飞上低的白碧桃枝上去，徘徊顾望又过半晌，方才半跳半纵，飞上高枝，看过去和其他的小鸟儿差不多大小，终于不大看得见了。我呆立于桂阴下，不由得想起地下的稚翠来。都呆着罢，都想着罢？

"知恋君珍重！任意的飞呀。可惜你的伴儿离你渐远了，假使你会想的话。——听说你是不大会想的，那么也好罢，好好的飞呀。

① 有一回在西湖边闲步，碰着一鱼挑，他兜卖混鱼，（北京所谓厚鱼？）我们说"不见得好罢？"他说"这是顶混的混鱼。"

"知恋君，好好的飞呀！我们的园子虽小，也有小麻雀，也有大鹞鹰哩。你顶好找麻雀子做伴，却不要被鹞鹰一把拖了去。"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们只得如此空空地祝着哩。

"知恋君，幽秀的岩壑，明媚的溪流，你的故乡罢？但在何处呢？惭愧我们不大晓得，我们不能送你回去。既然这样了，就放你于西湖的山中，也仍然是飘泊着，仍然是鸷鸟口中之食呀。离我们太远，我们也会不放心的。倒不如放你在我们小花园里，这儿的稚翠还静静的躺着呢。你们即使谁不知道有谁，也应当不寂寞了罢？

"知恋君，你去了！几时再来呢？看惯了的蹁跹的影子，那怕再刮着一眼两眼也是好的，你到底来不来呢？万一，真真是万一，重到我们的窗前，你知道，即使困着，我们就会醒的；若还肯飞过我们的眼下，那么你也可以相信，即使在那边淌眼泪，我们就会笑的。飞去又飞来，爱这么飞就这么的飞着罢！好好的飞呀！

"眼前开着的白碧桃，到明年今日倒又要开了。知恋君，你真会重来吗？我们还在这儿吗？都是不可知的。只是今天，我们眼瞅着你自由的翱翔——过去的不提罢，将来的不想罢——我们总应当高兴的，你也应当高兴的，地下的稚翠也应当为你我高兴的。"

以后或早或晚，树间偶然有小鸟站着，或忒楞楞的一飞，我们必要大惊小怪的，"是吗？""不是！"等日子长了，人也懒下来了。一年二年，知恋呢，终于不曾来，我们倒要离开那边，其时小池边的白碧桃，果然，正在垂垂结蕊。

要走要走，由不得想起稚翠的墓来，这总不便托给朱老太爷的。几个人商量好，把她迁葬于三台山下"安巢"里，东边梅树林太湖石畔，仍立碣为记①。

① 其时曾打开盒子看过，鸟儿的颜色约略可辨，羽毛未蜕尽。

 bbs.hlmbbs.com

北来以后全无所知，鸟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打住罢。听说“安巢公子”近年来大兴土木，小小的土堆其有陵谷沧桑之变乎？我一点都不知道。昨天和L商量，拟托上海的娴于偕游西湖时，到那边去寻寻看，也不知道她还有这意兴或机会没有[①]？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写稿。

① 娴于九月十六日自湖上寄信来：“墓上一切均如旧，惟墓碑已移开，离墓约一尺余。‘稚翠墓’三字尚清，上下两行小字已被青苔湿泥所污，但隐约可见数字而已。墓碑现放在原处。”

重来之“日”

在《打橘子》里说过，“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但是——

……我想进去。这回不是“老太公”了，却是“老太婆”，非但不更老反觉得年纪轻了些。大约因日子久了，她看见我也有点认不真。幸而也有点认得我，还告诉我说，花园这一部分曾经租出，现在却没人住着。正想进去看看，屏门后忽转出一剪发女郎，身穿淡黄袍。(读至此，若以为其下将有访艳之正传来矣，则呜呼！)“一定是房东在里头。”我退出。但是——

……我还想进去，竟又向花园里去了。靠着园门的三开间厅，如今是小小的亭子，侧植一树，失其名，其梅乎？

傍东墙往北，兜一个圈子，本应该步长廊，上小亭，走到我们曾打橘子的东北畸角，然后往西穿过太湖石山子，折而南，左临小池的西岸桂树碧桃间，葬稚翠之地，右边有三间厅堂，上有小楼，由西边的回廊走出。但是——

今日园中万千气象，富丽堂皇，大非昔比。花木繁开，都换

bbs.hlmbbs.com

了海上不知名的种类，小橘子、老桂花之流早已完全打倒，不在话下了。猗欤休哉！主人之大手笔也。于是主人出迎，穿白洋纱短衫，胖胖的红脸儿，乃朱老太爷的第几公子云。

我说："您自己住着，比我们住的时候拾落得强得多。"又说："比住在上海怎么样？""要比上海的房子舒服些。"微胖的少年答①。

承主人的美意，从大花盆里采了一个碧绿长圆形的果子，说是无花果，给我。我想这是好的，这是妙的，正可援小红橘子之例带给他们去。后来手里捏捏看，软的，虽然葱翠，已经透熟了，我不得不吃了它。此亦橘子之故例也②。

又有一丛高不过三五尺的矮矮的花，大开着，朱红色的花须花瓣，枝枝桠桠地伸着伸着，比秋天的玉簪更玲珑而长些，主人告我曰"广莲"。

论其地位，已应该穿过假山折而南向了，只是假山还未曾看见；也应该距稚翠蜕羽之所不远了，虽然也不曾想起什么稚翠来。眼面前摆列着，由北而南斩齐如平行线的两条花弄，无非又是些广莲及无花果吧，却烂缦得如明霞异锦，我跟着胖公子缓缓地穿过去，心里很知道主人的福气可羡，但又不免唱起老调，所谓怅怅然来。因为这不是我想得到的，也就不是我想要到的城头巷三号。

莫非也觉着无聊吗？主人为何不见呢？这边一重一重，深深的庭院曲榭和回廊，更有些女人们带笑带说，这总不便久流连呀。况其时主人还不来，我退出。

① 这一段话都有根据的。"这儿很可布置，只是我们不会住。""朱家有这种房子不住，倒去住上海。"这都是我们常说的话。后来我们走了，朱老太爷曾回去住过的。

② 我从小以为果子绿的必生，后来在南洋吃香蕉不敢吃绿的，后来有一个同船的鬼子教我，香蕉绿正是熟的，始为恍然。

回到正面的轿厅，只见有人，不知是谁推开屏门让我看看，看中间一带堂宇的分隔，也极深远，也非旧观，也有女人在里边做活计，极目有屏门八扇，我对那人——为我开正门的人儿说，若再把那重门开了，就看见我从前的住房了①。以外的我不说。

这总可以出来了，于是出来；倒还要看看，于是回头。回头看墙门，又是新花样，又有点不对了！高阶两重约七八级，有如殿陛，旁铺长石条可以通车。原有黑色的高墙已变为石牌坊式，（其实依我看来，完完全全是座石牌坊，美其名为之讳，则曰某式。）石额左中右三方，遍刻着横列的填朱楷字，一共有六七个，也不知还是七八个，文理不贯，极艰深晦涩之致，记得一字曰“乣”。（谨案这个字曾见于所谓国歌的《卿云歌》里，原也不算生僻，只一入浅陋如余者之目中，也不好算很熟了。）

回顾K、L哥儿俩感慨地说：“记忆真有点靠不住了！明明记得平坦的黑墙门，车子拉出拉进很方便，却不知道是如此高的高石阶。即使有坡子，洋车也不好往上拉哩。记忆真靠不住！”

这牌坊上的字我准记不住，无论如何也记不住！（现在果然。）他们哥儿俩说：“这容易，我们记着哩。”我就说：“拜托罢！拜托罢！”

他们想想不妥，话又说回来，“记不全，我们自己也可以凑上几个字的。”这不大像话，我厉声地说：“这算什么！”

其时我们的车子正在瘦狭的街中过去。——日子是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

① 从前有时候，中门洞开，从大门口重重叠叠直可看见上房。

bbs.hlmbbs.com

附录：重过西园码头*

序

君姓赵字心馀，故京兆人也，昔年同学于北大文科，久客江南，不通音问者十馀年矣。顷革命告成，忽随某集团军翩翩而至，过访寓斋，肤革充盈，黑脸团团，颇异畴昔，身衣灰布中山服，惟神气索寞，询之不答，曰“将有造作容缓呈教”。翼日访之高升老店，不值，留一名片而归。忽忽旬馀绝无音耗，七夕十一时忽得旅店电音言有孤客暴卒，急奔赴之，睹遗体在地，非病非杀，何由死耶？疑怪久之。适L近在东城，急足延致，L固专攻理化，以东方福尔摩斯自许者。彼袖中出显微镜大烟斗，索之良久杳无异朕；忽见几上胡粉半包，杯底且有粉渍，L喜，遽断为中毒，郑重携归，将大施化验。乃L有弟曰M，年幼口闲，盗而尽啖之，L大惊怖，以为其弟将从赵心馀于地下云。讵知一日又一日，弟竟无

* 此文作于1928年8月21日，8月26日作序。署名赵心馀。

恙，询以吃粉何味，答云“甜，甜，杏仁香”。其殆杏仁粉乎，而L之技将穷，乃云“其人肥硕，其死也非痰厥，即中风”。斯言也，愚良未之敢信，留作疑案而已。

检其遗物，囊中有中央角票十三枚，洋钱二十，袁头者三，先总理像者十有七；表一，玻璃面破损，时针停于十时五分上，约当馆人闻其仆地时；德国式钥匙一。彼并小手箱而无之，乃有巨匙，何耶？桌上稿纸堆叠，墨沈犹新，字迹凌乱无极，其文似未毕而殒，可怪之至。文中结尾语缺，故其指不可尽通，所谓“最关要紧的我……”岂将俱归泯灭乎？抑真有冲举之方，超脱一切乎？斯人长往，不可追矣。且并标题无之，首署小引而篇幅冗长，与正文不称，则究以沈君之卒为重心与否，亦无由断言，姑以《重过西园码头》名之耳。善读者可以意会之。心馀无文名，又鲜他著作，此篇关怀生死过切，致多胡言谵语，略加删削，附以评注入吾书中。此等体例殆前无古人，特《燕知草》本以草草名，读者当可谅予之草草也，且对于亡友身后之责亦云粗尽矣。是为序。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平伯记于北京。

戊辰七夕双星渡河大雷雨中写起的

小　引

谁都悄悄地等着那莫名其妙的袭来吧。——可怪的是，谁都这样兴高采烈地等它来呢。今天巴着明天，明天巴着明天的明天；可是——到底有几个明天呢？谁知道！也许我倒霉，只有十个了；您运气，还有二十个；他吃过半斤人参四两鹿茸的，有三十个；更有专念“阿弥陀佛”的她，有如胡麻子俱胝个。谁真知道喽！谁能有“齐天大圣”般的本领，一路金箍棒直打上森罗宝殿，拿起

bbs.hlmbbs.com

阎王爷的账本儿来，蘸着一笔浓浓的乌烟墨一概勾之，喝声“了账！了账”！也没有谁能比管辂先生算得出“南斗星君”“北斗星官”几时在着象棋，几时想喝白干儿，几时要吃鹿肉。（平按，此下原注出处今删。）而且终究无益，小说书上顶爱说延阳寿一纪，我替他想想无聊得很，一纪只有十二年，多活这十二个年头，再干点什吗？多叉几百圈麻雀，多看几十回真光电影儿，多听几本“畹华”的《太真外传》之流——虽说是东方独有的艺术——斩眉霎眼一晃，那白得来的一纪阳寿，好比一块小方的黄奶油，早被咱们一啃二嚼，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得孤苦零丁，跟着大高个儿，带高帽子的黑白无常鬼，荡悠悠而去。那时虽已没有耳朵了，却更分明地听得见第十八姨太太哭得真伤心，真可怜呢。且不但此也，譬如另有一位老爷也曾梦入幽冥，照例添了阳寿一纪转回老家，立刻就叫：“春兰，拿算盘来！”自己动手，的搭的搭，九归九除，横七竖八的算清楚了；抬头一看，今天太晚了没法可想，很很的拨去一子，长叹道：“四千三百八十三！”明天孙子淘气，后天陪姨太太出门，到第三天下午四点半钟朦胧醒来，掐指一算，阿呀！不好！只剩了四千三百七十九天。愈算便愈少，愈少便愈要算，心中好比滚油煎，身上有蚂蚁在那边爬，其时果真“梅郎”唱的是太真“内”传，也怕未必有这雅兴了罢。然则钻头觅缝去打听这不速之客，到底是几时几刻光降小斋——万一是午时三刻呢又怎么办？——真真多此一举①，反不如

① Andreyev: “The Seven That Were Hanged” —Evidently, I am afraid now because I have been warned and because I know. But if I had been left in ignorance, I should have taken my coffee quietly. ……I have a kidney trouble, some day I must die of it, and yet I am not afraid, because I don't know when. ……The die is not so terrible, the terrible thing is to know that one is going to die. It would be quite impossible for a man to live if he knew the hour and day of his death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And yet these idiots warn me: “At on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Your Excellency!” ——据英译本节抄。

bbs.hlmbbs.com

你我这样庸人安然度日，活得好像大罗天仙一般，高寿活到九十九，还巴着百旬大庆；再活一百零一岁，以人寿二百年之说论，依然如日中天呢。岂不很好？岂不很好！即使嘴里正念着天花乱坠的喜歌，而他老人家就从此溘然，也毫不打紧，总不能说是被咒死的，难道活到一百零一还不算够本吗？至少要比那位算学名家高明出不知几万万倍。

谁都应当兴高采烈地活着的，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一法了，然而何等的好笑，这总是莫名其妙的事吧。陶诗“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世虽短而我不以为短，生固不久而我以为久，且以为久得颇可乐，这寥寥十个字比古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得更好，真写得出这兴高采烈的所以然来。只要自己以为有几百岁好活，这不结啦，又何必当真活个几百岁去尝试一下。此达人之言也，惟区区之意总期期以为不可。

我的脾气大约不是不近于那位打算盘的老头儿的，所以觉得垂头丧气活着，会比兴高采烈的神情看过去略为得体个一点——自然不是说舒服。死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怜，可怜的是这兴高采烈去死，这是大可不必的。譬如说要杀头了，杀头就杀头罢，也莫奈其何。还有阶级，您道怪不怪？一言不发是好汉子，叫骂甚至于不免哀哭，也是人情；独有听了这消息，忽欢欣鼓舞走上大堂，乱碰响头，“谢大人的恩典”，又恭恭敬敬请了一个安，然后抖抖瑟瑟地被绑上法场，这总可以不必的罢？难道果真必要吗？因此我最讨厌这兴高采烈的神气。明知一不是忠恕，二不算聪明，无非没理由的一种偏执而已，可是我没法改变它。自己过着日子，垂头丧气的时候为多，看人家在那边兴高采烈，有点儿妒忌，有点儿鄙薄，觉得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试比方咱！不知来从何处去到哪里，也不知到底有多们长多们短，看起来倒似乎是一条花团锦簇的路，路上有高矮参差俊丑

bbs.hlmbbs.com

不一各式各样的人，拥挤非常。小孩子想立刻变大人，可以不读书了，可以自由地吃喝玩耍了，跳勒蹦勒的走过去了。青年们看见女人大垂涎，姑娘们碰见汉子有点动火，千方百计，寻死觅活想去成眷属，生儿育女，白头到老，搂抱呀接吻呀，走过去了。更有一班年轻力壮的人，念兹在兹地要升官发财，升了官还想升更大的官，发了财还想发更大的财，富贵没有巴够，已经在那边想益寿延年，寿考还不足意，更想重新做起小孩子，吃奶妈的奶，白日飞升妙不过，再不然尸解也还对付，他们摇摇而摆摆，跌跌之撞撞走过去了。（平按，原稿有这个之字。）他们这班妙人儿，瞪着大眼只管往前看，看得神迷目眩，口水直流，以为不知道有多们好玩哩。即使挨肩擦背走着的人，猛然脚底下一个跳撞就此爬不起，也毫不在乎，只悄悄冷笑，或假意做出长叹的样子，说一声“可怜”，心里却不断地自慰道：“反正这回不是我，不要怕！”我还是照样高高兴兴地走去，自然有好处在前面等着我哩！这条路何以这样的千妥万当，又何以长到如此这般，都出我“意表之外”，无从说起。《叹逝赋》上说：“瞻前轨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难。”善注：“此路即死路也。”人家笑他注得笨，我笑笑他笨的人比他更笨，笨到当头吃了一棒，动也不动一动。

在路上的，不但对于前途希望甚多，而且对于眼下珍惜倍至，至少自己的身体总宝贝得肉麻万分，咳嗽会变成肺病的，肚子疼许是盲肠炎，“勃瘰头当发背医”，真好比一朵鲜花，大气儿都吹不得，别说磕碰了。别人呢，成千累万的化灰化烟，漠不关心，而惟一己之是爱，不知道自己的皮囊难免腐臭，终久是蚂蚁口中的粮食，又看见谁人真骑鹤吹笙过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燕窝鱼翅白白的填下去不少，冤哉冤哉！不免又想起靖节翁的名句来，“客养千金躯，临化销其宝”。曹操的儿子也说过什么“生在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对于一己如此，对于外缘亦然。一把裁纸的刀裁衣的剪，丢了必找，找不着要生气，甚而至于疑心老妈子偷了去，要打发她走路。一支“三炮台”点着没有吸，失手“扑嗤”掉在痰盂里，马上会跳脚拍手叫阿呀。小的尚且如此，大的更不用提。丢了情人的表记，谁能不发急？小儿女生病，谁能不焦心？伤离念远谁能不淌眼抹泪，唉声叹气？失恋之后，谁能不翻天覆地闹个无休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是我的，要好好的收藏着，那又是我的，要好好的保护着，我何所在，尚且一无所知，而贸贸然老着脸皮尽说“我的我的”，又岂不可怪也哉！

对于生命本身和它所曾接触过一切的外缘，必然有相当的黏着性，尽管程度各别分量不同，其为黏着则一也；所以竟可以说这是生命力表现的一面，和生命力的大小强弱为正比例的。有时反而特别小，如出世的修持颓废的享乐，似乎不可解，其实无非碰壁之馀倾向于离心，论其根底绝非例外。

讲到这儿，生命的本身快要挨骂了。生命压根儿就许不成东西。佛家所谓生老病死的苦，都只是生的苦；没有生何有于病，何有于老，更怎样死法？（您能想得出没有生的死是怎么一回事来吗？）把生命的痛苦一古脑儿归到咽气的这一刻去，很有点说不通。再说得 paradoxical 些，并无死的苦，只有生的苦。自来只见活人诉苦，有死人诉苦的吗？没有。——黑驴告状是一例外，然而所告的状还是生前公案，并非和阎王爷打官司。若嫌它欠精密，还可以这样说，生的苦是什么滋味，谁都尝过的，死的苦谁都没有尝过，即使不便愣说它没有，也无从确凿地说它有。“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平常说死，只是说不生。真的死无可说不必说，至少死了再说。

依名理立言，佛家可以有死苦，我们不可以有。佛家以生死对待流转无极，死只是生命流转中的一境界；我们所谓死是生命的彼端，最后的一点，很像佛说的“涅槃”。他们千辛万苦的修持，只抵得

bbs.hlmbbs.com

我们家常饭菜般的溘然长逝，真真占尽了便宜。所以若一面采佛家生为苦之说而一面用我们自己的死即灭之见，那么死非但不可悲可怕而实在可爱可钦。在事实上咱们的立场却不会比他们强，或者远不如。所以不如者，他们有他们特别的修持方便，虽然极笨极古怪，而我们没有，永远不会有，我们不能全盘承受这生苦论。

生固然很苦，但也并不全然苦，这是老实话，我不愿作矫情的戏论。如见春花秋月不能说不美丽，逢俊侣良朋不能说不幸运，得赏心乐事不能说不痛快。硬把乐说成苦，真是何苦！所谓苦乐也者皆不足以尽生的意境，于我只觉得一味的可哀而已。非苦则不“哀”，无乐又何“可”哀之有？依苦乐的万般错综萦绕，人间悲凉的剧遂宛约地映现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这奈何两字神理绵绵，真是可哀的绝妙注脚①。

就生的过程言，解脱也是粘着；兼包止境言，粘着也是解脱。惟其滑不脱又粘不住，所以没奈何。这不但对于最后的默想是如此，在一生中从小到老亦复如此。

我们的一生谁不是草草地断送的，又见谁真细磨细琢地咬嚼生的滋味过。所谓细细的过②只是我俩的妄想，而云里雾里妈妈胡胡一辈子，这才是永久的真实。千奇百怪的人物风景都像活动写真般眼面前飞走，从其间相互的关联里不免生出离合悲欢来，于是在心上刻划出深深浅浅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和其他的外缘一般，也会跟着年月的奔流渐远渐淡，终于秋烟似的全灭了。从这一点，即使说我们明明活着却好比不曾活着，也不算过于不通。

举一个极短的例子，譬如我到天津去玩三天。第一天高高兴

---

① 某年月日童受之君来信：“我有时幻想着，或者把你底《迷途梦呓》和我的《云月下的故乡炎夏的几个凉夜之歌》几种合订一处，便借桓子野的语气，题做‘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这几篇的中心思想，实可用‘无可奈何’四字代之。”

② 紫君常和我说：“我们以后要细细的过日子了。”

兴的跑了去，一点不觉得；第二天白天也还好，只有点儿迷胡；到晚上看华灯璀璨，人影参着，不由得一念兜的上心来，惘然独语，“快换片了！”果然第三天早上，尖厉的一声叫子，火车轻轻地把我驮到黄绿的大野中去，简直换了个世界。这三天的生涯，即在当时已如无物，何况回想！

以电影去比方人生，我觉得实在有点儿像。人的一生分为若干的段落，如几本几幕然，论做法也有做得好的，也有歹的，论戏情也有怪肉麻的，也有恶很很的，论观众有尽点头的，也有乱摇头的，有笑的也有哭的。可是某一幕映现的时间假定为A，则不管有多们好看，无论谁，决不能比A更多看一秒钟；反之也不能少看一秒钟。比方总只是比方，在生的剧场中不许闭眼睛，除非你退出。

这一幕映毕，那一幕接上来了。看得真乏味偏偏老不肯完，看得真得神倒又没有了。一到快换片子的当儿，不论你对于前一幕爱看与否，看够了没有，总之要逼你勉强去看第二幕，且你的喜怒哀乐一定要被当前的幻景所颠倒播弄，至于忆中的情景由它跳跃去，只黯然待尽而已，岂有他道哉！就是这样子蝉联而下，直到灯明人散，“明日早些来罢！”而我们的明日只是“来生”，我们的来呢不来只是“未卜”。然则贾波林的笑片可以重看，独我们的不能，这是何等的“鹅绒”呢。

以年时言，有幼少壮老之别，以地方言，有东西南北之殊，这都是所谓段落。各段落间荣悴悲欢尽管各别，但有一点绝对相同的便是不息的流动。再绕个弯儿说句斯文话：各段落间荣悴悲欢之所以各异其趣者，乃此不息的流动实主之也。这有顿渐的两境。

何谓渐转？如说六点十分天亮了，意思决不是说在六点九分五十九秒上依然漆黑一团的夜哩。大约四五点以后，必须经过乌青青鱼肚白等等暗昧朦胧非昼亦非夜的境界，然后转成所谓六点

bbs.hlmbbs.com

十分的大天亮。另一面呢，顿变也是有的，积渐之极则顿生焉。“履霜坚冰至”。晚秋的霜华与早秋的风信，早秋的风信与残夏的荷香，残夏的荷香与盛夏的汗臭，不能算不近；但结冰和挥汗，您瞧差得多们远。履霜是渐而坚冰是顿，然非履霜则坚冰亦无由而至。变化只有这么一回事，顿渐却是在此在彼两种看法的不同罢了。再以前例说罢，六点九分五十九秒诚哉和六点十分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正午与子夜的区别却并不小；尽管没有明划的界线，昼夜毕竟还是有的。以再前例言之，我到天津去，决非预备有去无来的，所以一脚踏到天津的地面以后的每一刹那，都一点一滴向着归程，不必等到他们送我于“老车站”，方始说我要回北京。

凡某变化就其邻近的各点谓之渐，就其两端谓之顿。两端并不孤零零地站着，必然依傍它们的左邻右舍；故举渐可以包顿，举顿不足以明渐。渐是顶利害的，聪明人好像曾说过；不过像我这样的傻瓜，怕只怕这一个顿字，使咱们大惊小怪的，往往是这个顿。顿也不见得不利害。我只十岁罢，看《小说新报》(?)第一期的插图，憨痴的小儿，腼腆的少女，憔悴的中年妇人，还有一骷髅，倒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影子。这种老套头现在看去已不算新鲜，但这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从此他明净柔软的心镜上永远有这狰狞的面目，改变他一生的颜色。大约刊画的人，不曾想到的罢。

真理未必就真得出奇，陈言也许是真理的一面吧。必千千万万人都想过说过方为陈言，这岂不就是千千万万人所有过的感触，难道它竟会一点道理都没有？陈言务去戛戛其难，真真又吃力又不讨好，做句翻案文章，陈言便是中庸之言——您嫌不时髦，其实，错了。孔二先生现在很出风头，不过我不好拂您的意思；——那么民众的话总该懂得罢。(平按，心馀自己也有点缠夹二，民众运动在禁止中，民众的话与中庸之言身分悬殊，乃混为一谈，奇哉!)既然知道“难”，便不该“去”，还说什么务去！您瞧《古诗

十九首》哪一首不是老腔调，却不大听见有人骂它腐化，虽然现在也难说，（平按，此节比拟不伦，口气幼稚，牢骚突发，无理取闹。）

“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种感慨老得可以罢。惟其搂着如花的美眷，所以回首流光万分懊恼；亦正因为流年似水不曾等过谁来，所以把玉精神花模样的情人终于给孤负了。白发和红颜对照，芳华与迟暮结缘，是人人都有的悲感，不必定要多愁多病的身，倾国倾城的貌，方才配“心痛神驰眼中落泪”①。

转瞬之间，艳冶在风前零落，灵智也是一闪的电火罢。生命的颜色芳香，以体力的衰颓日趋于黯淡憔悴而犹不自觉，直到蓦然回首，昔梦前尘恍如隔世，方才知道年光走得好远，把我们早给拉下了。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回头怎么样？不回头又怎么样？人生一个破瓦罐，不回头最为得体，虽然不免回头更是人情。

人生一世，做小孩子好像顶快活，却偏偏想它不起。最小的几年简直全不记得，六七岁以后渺渺茫茫，自十岁以至三十岁，这一杯青春的醇醪回想起来馋涎欲滴，“好酒！好酒！”可是当时呢，狂鲸吸水，到口干杯，又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由你礼部堂官说得舌敝唇焦，谁耐烦“一口一口的喝”呢。过了三十岁，即使你将来康强老寿花甲重逢，也是下坡的车子了，去得何等的即溜呵！看人家刚断奶的已在学步，夹着书包的已懂得看女人，结婚未久的已在做母亲，如我辈的中年人，不垂垂待老复何所待呢？

“酱汁中段”，幸登古稀之年也只有三十年的快活。这三十年中，困觉先去掉一半，还有不少打岔的事儿，生病啊，拉屎啊，办公事啊，至少又打个七五扣，归齐只剩了十一年三个月。（平按，

①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之文。

 bbs.hlmbbs.com

这又在算账，又在用陈言，心馀的记性不错。）那促狭的短命，真会“细细儿过”倒也罢了，正如兼好上人所说的：“倘若优游度日，则一岁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但这班傻大姐浑小子，由他那样的聪明，只怕未必听得懂。人到中年，方渐渐体会出一点点儿生是怎么一回事情，只可怜残肴冷炙剩也无多，由你嚼碎骨头也将同白蜡，滋味毫无。况且年纪再老下去，又要胡涂，不免重新发十七八个昏方肯咽气。这何苦来！人寿这样短，什么事也来不及做，好像“大英国”的萧老爹曾经说过的。

各式各样的变花头，收梢结个大倭瓜，变花头不足奇，结倭瓜也是当然，可怪的是哪里来的倭瓜子。我不怕自己与草木同腐，也不恨充当蚂蚁的一顿早餐，只诧异这条生命的何来。有时午睡懵腾，醒来心上一拎，仿佛直往下沉，仿佛四无抓挠，又仿佛大祸要临头；定睛细看，一切都照常，很合式，不多也不少，多只多了一个我。假使一旦没有这个我，我想一切还会照常，还会很合式的。

想去死吗？不，决不！只愿生命忽然遗失，或者被贼骨头偷了去，顶好困醒一觉，干干脆脆地不见了我，那没“南无阿弥陀佛”！但偏偏不，一醒来跷起脚先看见我自己雪白的高脚跟。“直头讨厌笃！”所以只得再去寻死觅活。刀乎？绳乎？河水乎？井水乎？抑海水乎？安眠药水乎？——还是仙丹乎？何去何从？

寿终正寝的，面孔已经有点讨厌相；何况悬梁的要伸舌头，投河的要鼓肚皮，服毒的要变青黑脸，抹脖子的，阿——哇！头儿好像西瓜，丁零当郎滴溜扑落地直掉。临命以前曾写出班香宋艳的奇文，曾留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倩影，都毫不相干，反正得出一次乖丢一回丑，和带绿毛笔挺挺的僵尸在伯仲之间而后已。

再说也不大好办。火葬，我总疑心会烧得滋滋作响，臭气薰天；浸在水里，烂胖起来更糟；给老鹰吃，怕它挑精挑肥，扔下

一只眼睛半只耳朵不吃；保存在玻璃棺材里，未必人人有这福气；给鬼子去试验有点不高兴；说来说去，还是刨个深深的土坑往里一埋这个老法子顶妥当，明知也一样的要发霉变烂，只是眼不见为净，孝子慈孙之心庶几慰矣夫！（以近日所闻“乾隆皇帝”的头发几丝肋骨几根也弄得零零落落，则入土为安原未必尽然，甚矣死不如速朽之为愈也。）然又终于不免为蚂蚁们当早点心，究竟也不很合算。话又说回来，贼骨头若老找不着，那么随便同仁堂、达仁堂一个子儿一包的“九还大丹”，炒豆一般吃它个几千葫芦。然后“吾知免夫！小子！”

好好儿细细儿活着不成，算我不曾活也不成，一定要妈妈胡胡活着去等死，那方才算“的确行”，这多们古怪！幸而我老是看人家去死，老实说自己还没有死过呢。“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落水鬼的疯话。我要死，至多也只死个一回试试看，第二回“恕不”了。何况口袋里还有一个子儿一包的九还大丹。

虽然如此，眼睁睁地看人家直僵僵一个，直僵僵一个，家里人围着他哀哀地哭，也活得太不得劲儿。若死者我认识他，更难免多少的伤感。若不幸是我的故人，我的至亲，这一种死生之戚，竟许弥漫于心识的表里，影响于我对一切的态度。所以以旁观的地位看生命的神气，不见得就会比自己反省高明。

死者澌灭无馀，往而不返之谓。有些人呢以为如此大佳，了者好也，人世纠缠得还不够，死了再去纠缠着，未免不智且伤美。长往不返，以他们的眼光看未始不是好事，至少也不是坏事。记得山叔老人未跌下火山以前，曾在不苦雨斋中大家谈过，若死了果真要到阴间有许多麻烦。例如：见了无穷的老长辈老老长辈，一个个都要请安问好，他们还许带你去朝皇见驾，大碰其头，偶然一不小心，对着大明的祖宗说什么“本朝深仁厚泽”，立刻要碰钉子。六十岁的老头子赶着二三十岁的少年，规规矩矩叫“爸爸”；

bbs.hlmbbs.com

二十岁的小伙子不得不搂着八十岁的老太太，亲亲热热叫“夫人吾爱”。大太太同时可以有三四位，一个不好，就打翻醋瓶醋罐，大闹幽冥。小孩子老是吃着奶，老是不会大。殓时的朝衣朝帽，若子孙忘记了焚化冥衣，就得老穿在身上，连上茅厕的时候都脱不下。更有阎王爷非刑拷问，牛头马面们竹杠常敲……奇苦百端，形容不尽。

另有一班人真相信灵魂出窍，黄泉路的远近好比到一趟外国，去了自然就回来。所以供桌上的酱肉骨头不妨咬嚼，绍兴老酒也喝个三盅，穷了有元宝锡箔可以救济，受罪有和尚道士可以超度，想呼奴唤婢则有泥塑的金童玉女，想抽鸦片烟则有纸扎的全副烟盘，子孙生病他先叹气，子孙富贵他也荣华。……总之他名说死了，却没有死干净，还剩个一点儿，严格说来他是没有死哩。

哲人长闲，愚人瞎忙，我们不忙又不闲，尴尬。把死人当作活人看，死马当作活马医，（平注，又在信口胡溜。）我虽办不到。但死得一干二净，据说非常合式，我也不大相信。自己会死得如此的干干净净，即说明是美事，也有点害怕；若所亲昵的看他斩钉截铁地躺下去，愈加使我不堪。平居形影相接，言笑可通的，一转眼不看见，永远不再相见了，这不但不可忍耐，不可解释，简直是不可思议，不思议。

如依感情，我不是不喜欢宗教的，即下等的宗教我也喜欢。我喜欢仙，我喜欢神，——只有菩萨端坐在莲台上，好像不大舒服——我喜欢狐狸，我也喜欢鬼，即使它不肯变红衣女郎来魅我，甚至于碰见十七八代的老祖宗在黄泉路上握手谈心，也不觉得很讨厌。老爹们不以为然吧？

然而我的叔叔姑母们，看这小孩子不敬祖先，不信鬼神，方以为是十足的新党，岂不冤哉枉也！“车旁军”的意见，我怀抱中满坑满谷哩，不瞒诸位说。假如果真，上边三十三天遍住神仙，下

面十八层地狱满填怨鬼，一世界一如来，一洞府一妖精，岂不比我们的世界分外有趣？只要一跷辫子，（平按，这是古语，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译文，仍之。）马上可以看见这些古怪的玩意儿，又有什么拼不得？亲戚朋友们死了，也无非在这几个地方游来荡去，那怕找他们不着。“您先走一步罢，我吃完这筒烟就来。”难道我独独不会这般坦然地说吗？

可是不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环境都来警戒我，这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肉体以外不见有生命，生命以外不见有世界，一切在你面前变灭，你也变灭于一切里，既无法可想，也没有例外。这严冷的事实世界，我惟有忍耐，我惟有默认。

还偷偷地告诉你们，有一回我正嘻嘻哈哈过着孩提般的好日子，何来突兀的事变，巨浪般的打到心上，把蓬勃中的兴会和意气，卷得落花流水，无影无踪。自此以后，沉浸于悲哀之渊里消受一味透骨的冷，连丝毫的想象力都不再有，更不必提憨笑的重温了。我痛感幻灭的可伤。

逝者暂住在别人的记忆里，能有多久呢？忆中的渐渐抛却也就可以算永逝了。我由不得要努力追挽这些日就泯灭的影子，在笔墨间留下一二分的痕迹来，明明知道和谁都不生关系，死者更加无所为，只当作我自己的悲哀的玩具罢。

以前的也记不得了，庚戌之夏我在苏州，一个郁闷的傍晚，油灯没有点，天色有些黑了，蚊虫轰轰，成群搭淘的在“做市”，忽然走进一远方的客人，把姊姊误认作母亲，我们拜见后叫他舅舅，他便是沈彦君。

那年我十一岁，姊姊比我大一岁。我记得清楚，母亲的屋子靠南窗有一张长抽屉桌，他就坐在这桌子东边的靠椅上。不到一两个钟头，我们已经和这新来的客人熟得非凡。晚上都在老梧桐树紫藤花棚的书房里说着话，我们听得出神，好像无论什么都是

bbs.hlmbbs.com

新鲜的。我手背上忽被毒蚊子叮了一口，又痛又痒且肿，可是还有滋有味的听着，听着。直到母亲催了几遍，才挨墙摸角进去睡觉，而他们的话正说得热闹哩。

第二天一早直往东书房跑，他正在检点送人的礼物。我第一看见大理石面的圆桌上添了许多泥马，各式各奇，跑着的，卧着的，站着的，有低着头的，有扬着头的，黄的，白的，枣红的，数了数一共八匹，他说这是“八骏马”，都给了我。原来是给我的！弄弄这匹，摆摆那匹，十分高兴，尤爱那匹狂奔着的枣骝马，后来还为它做了一个红蓝闪缎的锦鞍。他同时给我的方墨盒至今还在，枣骝马呢，可惜查无下落了。（紫君说她也看见过这八匹马，她也想玩的；没有看清楚，已经被装在箱子里去。）

他喜欢我，我自然更要去亲昵他。只是不久就听见讲什么“攀亲”，他且时常以此来逗我笑，弄得我很窘；而且对于所谓攀亲也者，当时并不感兴味，有时以太窘而竟生气撅嘴，虽然心中好像也添了一种渺茫的关系，和他有点儿私亲，暗地里在傲视我姊姊。自他北去以后，我们真是老盼着他来。

壬子以后，春秋佳日，他每年南来，来时多半住在花园里的达斋。园虽不大，也有苍润的山石，曲折的池馆，扶疏的花木。长廊下我和他比放汽枪玩，在屋子里又围着他听讲《聊斋》，谈狐说鬼，娓娓不穷。他们若打牌，我就看着。有一回我摇另另坐在一张轻巧的洋椅上，正看他的牌忽和出一付三元，我狂喜仰后就跌，四座愕然，这是一直传为笑柄的。

顶怕他有客来，如果老不走，我真气闷万分，再去张张看，总还在那边聒聒而谈，也不知讲些什么。他若出门去拜客，更觉不以为然，在家里玩玩不好？出门有啥好处？碰巧风和日暖，恶客不来，太阳快要落山，他带我们到观前一带走走，买点小吃，那最快活不过。我至今还想吃吴苑深处的扁豆糕，细滑白净，上面

洒着红绿的糖。

晚饭以后总是闲谈，我在圆桌子旁边听着。黄黄的洋油挂灯下，低了头，无聊地看桌上红木边缘纹理的细密和嵌着的大理石面的光滑，无端有点枨触。“这清闲的景象不知有几回？”大约是这一类的念头罢，我还想得起来。这可以说是惘然的初见。

乙卯初夏初次北行，到天津后暂住他家，父亲先进京去了。他住的洋房，粉红色的墙壁，挂着美丽的古画，我觉得很精致。海边的气候，傍晚风凉，与江南又不同。一星期后，阴历五月朔，天气晴佳，他带我上了到北京的火车，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看见近畿的原野村落，绿油油的麦子和高粱。以后我来往这条路上常常看见这景色。自那年秋天我们移家北京，他一直住在天津。到丁巳年，紫君和我成婚，她是他所最爱的女儿。

恕我打个岔，说几句关于沈彦君的话。他是一个嗜好很多，性情极厚的人。这五十年中，他一味兴高采烈地活着，爱那一切，依恋那一切，执著那一切。他爱他的儿女，也爱他的亲戚故旧；他惯于宦海中浮沉，却老想优游泉石；他爱看画，也爱看如画的山；他摩挲手中的鼻烟壶，又喜徜徉于暮年缔构中的南山别业；小至于一盆小枫，高不过三寸，细得像一根铅丝，大而至于突兀老苍的雷峰塔，一杯水整个儿的西湖，无不在他珍惜之中。他在天津，惦念那钱塘的故乡；等到回到杭州，我看他也无日不在梦见京华的软红尘土。而我于垂髫之日，就听他和我父母谈讲搬到塘栖镇上如何的好法，什么临河觅屋又没有蚊子，大门口泊着鱼船，自己挑拣新鲜的鱼虾，果园到处都是，只管采着吃，我们听得津津垂涎，恨不得马上就搬去；后来看他们只是口说不动，耳朵都起了腻，也就淡然置之了。其实呢，他何尝想冤咱们。他的一生时时结想，处处流连，半成虚愿，在旁人看来未见得不是傻罢；但在我如何能存这个念头，你们原谅我，我是不能够的。

bbs.hlmbbs.com

他的壮年有能吏之称，而一近暮年思路日窄，执著日深，于人情物理的洞达渐不如前了，我又何必替他深讳。他也和其他的老人一般的怀想从前，悲观现在，不放心他的儿女，尤其不放心他的小儿子，觉世路风波之可畏，愁孩子们入世的艰难，不但艰难而且危险，寸积铢累，节省区区娱老之资，望其可以坐大，为儿孙们百年的基业。我从小就跟着他玩耍，十馀年中他兴致一直是那样好，惟独最后这两年以来，简直忧煎倍急，意绪萧寥，即有时还带着我们游山玩水，吃吃小馆子，我看他尽有点儿勉强。本来一个人一过中年，筋力衰颓，无复有回翔的勇气，再看看婴婴宛宛的姑娘，跳跳钻钻的小子，后顾茫茫，如何放心得下，积想既久，自成痴执。我当时嘴里虽不说，心中也不以为然，觉得“这又何必呢”。今日追思绝非恕道，对于平昔所爱敬的尤非所宜，但已觉无从忏悔了。青山黄壤之间，他撇下我们悄然自去。一晃好几个年头，姑娘新添了小子，小子快要娶人家的姑娘，还是好好过着日子，各人头上一方天，足见他的过虑真真只是过虑，而我们当日背后头的风凉话总算一说一个着。所不同的，我的忆中从此添了茕茕的默想和那恻恻的痛伤，虽说年光逝水早已磨洗了带血的创痕，而这依稀的痕迹殆将数十年如一日，轻易碰不得，碰了它若有隐痛，例如今天我写完这一张纸。

他和我关着几重的亲戚，据母亲说，我小时候他就喜欢我，说“这孩子聪明不露”。其实也差了一点，“不露”呢倒是真的，“聪明”呢未必，压根儿不见得有，又怎样露出来？这未免有累他知人之明。但可以晓得他是何等的喜欢我。自从那夏天的傍晚以后，十五年中陈迹重重，真如千层的波浪万叠的云山，有不堪回首之感。城闉巷陌之间，流水高山之侧，无论月下与灯前，不管天南和地北，我绝不费一点的力，自然而然会想起他来，即使不曾想，这儿也是，那儿也是，好像都有他的影子一般。

bbs.hlmbbs.com

偶然想到两桩往事，就记下罢。十一月里到太湖边上去喝西北风，船儿晃当晃当，紫和Y小姐都晕得躺下了，我和他还细细啃着无锡著名的“肉骨头”。泊船以后，她们也勉强起来，同上千顷堂凭栏品茗，看湖浪沉沉，天容冥冥，船家怕“横风”，鼋头渚也没有去成。又有一回，同样这几个人在常熟城中的小客栈里。（依常熟人说是大旅馆。）我和他住一间房，时值晚秋，他买了几十盆红黄错杂的菊花，桠桠叉叉摆得一屋子。晚上山景园吃饭，青菜螃蟹特别的好，吃饱回店，时候并不晚，窄窄的石弄堂已悄无一人，尽慢慢地踱过去，笑说常熟只是咱们这几个人的，常熟人大概都睡着了。忽一阵臭气大家掩鼻，看见厕壁外挂 一白纸灯笼，我就说：“奇怪！常熟的茅厕都挂灯！”想不到他和紫君姊妹就此大笑不止，笑不可仰，我乃恍然，不由得也笑了。

这都不过是沧海里一粟似的浮沤罢。从头说起，他髫年的梦多半消磨在吴苑西桥的旧居里，所以对于这快要坍的老屋他比我还要熟，他的陈迹比我的更多得多（他和这房子同年）；而我的青春潮热滋蔓的当儿，恰好在他家里，也算是“无巧不成书”哩。数十年之中这两家回环地接近，加以各人性分的投合，婚姻的关联，究竟他知道我家的事情多呢？我知道他家的多？他和我家里的人熟呢？还是我和他家里人熟？一时真说不上来。若把四五年中住在他家的零零碎碎的往事，有工夫，有笔力，有兴致，一口气写它下来，简直可以成一本小小的书。现在既心慵力弱，重以奔走党国能者多劳，哪里能够呢！只好写出一件自以为比较扼要的事。

到癸亥的冬天，江南渐见戎马仓皇的神气，名说调防，已在磨拳擦掌中。我们还淡然置之，沈君却仆仆沪杭间，又想搬家，又想不搬，如坐愁城。一天下午，并没什么紧急风声，紫和我端坐在上海永兴里的小楼上，忽听得他从杭州同着一部分的眷属还有我们的小孩叫“囡子”的，大包小裹都搬往法界的亲戚许君家里

bbs.hlmbbs.com

去了。事前不来一快信一电报。

他自己回到城站附近的杭寓里，隔不多日，骤患小便失血的重症，我晚车回杭州去看他，形容消瘦，神情索寞，只能极低极低地说话："想不到还会见面，遗嘱我都写好一半了。"走出来看，大厅堂屋里都有捆扎好的箱笼，横七竖八的摆着，花厅里又堆着"篾件"，听说要搬北京。可是直到年底，非但北京、天津也者没有去成，即在上海租着的一幢洋房也没有全家搬去住，挨到癸亥的大年夜，我们住在上海的几个人方接着他的确实信息，从北站登车回杭州去。除夕的旅行，于我尚是第一次。

"甲子岁朝春"以后，时局消息，一天好一天歹，好像黄梅雨，我们仍在杭州。篾扎的物件一部分重新打开，箱笼更不必说，上海赁的"也是庐"也退了租，似乎可以安然过去了；但是还不成，虽一步没有走得动，却时时刻刻闹着搬家，使人听得心慌，不但说要如何如何搬到别处去，就区区的杭州城里也有种种不同的搬法。他自己心里来来回回的晃，于是他的家跟着也来来回回的晃，就是寄居的客也不得不跟着来来回回的晃；虽然那时的我是一个地道的乐观派，"寻寻开心罢，一点不要紧。"

夏日渐长，始从"杭州城内"（你们老不知道这话的出处吧，这是白水君在西溪交芦厂题名时写的。）搬到西湖边我的别墅中去，然而还在清波门内租了一所小房子。所谓搬家问题总算告一段落，北去之说自然没有打销，天津、北京等等常常在嘴里颠倒念着。所以湖楼小住，真真只是小住，只算于北上的程途中打一个茶尖，不过这个"尖"却打到西湖边上去了。

惟有长闲，这种闲法淡得可以出水，即顶好闲好懒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堪。（有一笑话，拿浓浓的墨点上去，都留下雪白的粉印，那才算黑得可以呢。）沈彦君倦于游宦退归林下，清闲的福倒是本分，小姐们自古以来是有闲阶级，闲闲也还罢了，只有本来好好

地关在书房里，读读《论语》、《孟子》的“两位公子”，也变成“无事大闲人一个”，透点儿别致新鲜罢。我在杭州这几年本不知道作些什么生意，为什么老不走，想起来尤其茫然。这一年闲得自然更出奇，只为上海书贾校了一部小说，以外吗事不干，然而也还是不走。暑中曾匆匆一到北京，不久就回来，又躲到小楼窗里看落照去了。“生之欲”的舞台上（听说湖山久归某姓，故用此耳）总是大锣敲得人耳聋，大鼓震得人心慌，赤膊直翻筋斗弄得人眼花缭乱，我们这儿咧，忽然锣不鸣，鼓不响，非但筋斗不翻，戏子们一个一个都困着了。这多们清锅冷灶，成什么模样，阿要讨厌相！聪明的读者岂不会疑心这讨厌就是“若有憾”，而我不说。

亡友萍君戏以一绝句记我的生涯：“诗思还与世味疏，日长摊饭屡抛书。骄阳曝背青山暖，翠豆朱樱欲上橱。”那时真不过吃吃蚕豆樱桃，喝喝山中的泉水，看看岭上的白云，西泠桥堍岳王坟前去走走，湖心里去划划，里六桥外六桥之间溜达溜达，以外亭午的一觉闲睡，中宵的一晌闲谈；再不然便找邻寺的体圆上人下顶蹩脚的象棋去，虽说蹩脚，一日连赢他七局，则上人之棋学亦可想矣。因为下这样子的棋，倒耽误了我们，不曾看见雷峰塔的最后一影。

彦君的生涯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住最上一层楼，偏南有带窗的廊子，大家叫它“暗廊沿”，实则一点不暗。他在其间起居，窗明几净，摆上几件心爱的古玩，壁上总是名家的条幅，隔几天换一回。我们一进去先看见，就说“又换了新画啦”。我和他闲谈的机会很多，讲讲时局，讲讲家计，也有时一无所为，谈那“今夕只可谈”的风月，总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谈得极畅快的时候果然多，谈得小别扭的时候不免也有。譬如他思前想后，老是带愁帽子，蹙眉毛，而我一味嘻嘻哈哈，随随便便，“这不要紧的。”

偷安的江浙居然构兵，古旧的雷峰塔俄而倾圮，在他心上都有过一条条的痕路。平日温蔼可接诙谐自适的，现在以忧郁的神情结合中年的憔悴，恕我说得不客气，再恕我的不恭敬，觉得迥比不上在苏州小花园里教我放汽枪玩那个时候了。正如《红楼梦》上说的“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即以搬个家而论，这儿放放不对，那儿放放也不对，临了会零零丁丁搬到西湖边三层楼上去住着。一角危楼，四山欲雨，这难道就千妥万当了吗？

南山之下本有新构的园亭，他常常于其间独往独来，有时也和家人同去，而独游时为多。一日夜归湖楼，沿苏堤北走，迎着轿子，扑面的凄风急雨，一走进屋子，我们尽惊，他浑身精湿，冷颤不已。也有几回，时近午夜，他还没有回来，几个人高楼极目，只见一片淡白的平湖，微茫的静夜，寂无所见；隔了一会，有豆大的一点微微移动，久之渐大，依稀可辨，“是的！是的！”果然，须臾之间，双桨小舸夷犹而至。“湖唇谁复盼归船”，Y 君忆及她自己的诗句否耶？

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天色已晚下来了，也不知谁说的要去散步，紫病初愈懒得去，彦君带着 Y、K、L，我和囡子也去，往岳坟上路走。附近半山上有“栋宇巍然不知何家别墅”（K 日记原文），我们都要上去，石级新整，囡子也被人拉着手努力同往上走。大家暗暗怀着新鲜的期待。可是好容易走到了一看，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座方方正正的鲍家祠堂。我们呆立片时，废然而返，四山暮色苍然，远望楼头已见星星闪闪的灯火。

雷峰塔倒后，我们热心搜寻砖头缝缝里的残经。彦君不惜工本地干去，我是没有工本，也兴高采烈地帮着他摇旗呐喊。塔的遗迹曾留下多少次的徘徊，那不必说；塔对过的红籁山房是购求经卷的临时交易所；以外南屏附近的闲门小户，城中的街坊店铺，我们听见了哪里有经，定要赶得去看看。即作鲍祠游之次日（九

月二十二日），他又同我跑到城里，什么文华斋、学古斋这些古董铺找个遍倒不足奇，最好笑的有个张寿南也者，牙医生也，徐景文之徒耳，我以为无所得先走了，彦君也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他这里有经，遂不问情由叩门而入，以六十元欣欣然携一卷回来希奇我们，据说“字迹甚佳”。

几宿无话，九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朗，紫还是没有去，要去的是Y和K，其时顶小的L好像已说我不去了，我撺掇他，“你去罢，你去罢”，L方肯去。这回跑的地方可真多，差不多把杭州城兜了一个圈子。从新市场的振华旅馆起脚，而学古斋，而花牌楼。花牌楼有个兽医院，而兽医院中据说有经，这又不亚于“张寿南牙医生”了。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到过的，自此以后也没有再去过了，好像很空旷的，有些绿的草呵树呵之类。几处路跑得不少，却一卷经也没有得，不是他干脆说没有，就是我们不合意，或者有而没有，被人捷足先得了，有如这兽医院。

绕了一大圈，到了距我们旧居不远，城站傍边的逸庐，看他们裱画。在那边倒有人拿过两卷来，“首不全而字迹甚美”，又花了彦君的九十元。再折回旗下知味观吃点心，虾肉馄饨乎？鸡肉馄饨乎？可惜K之日记不详。（这几节中他已经帮了我不少，我谢谢他。）吃完了就要走。

新市场濒湖，一排都是船码头，运动场码头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码头咧。第一码头正对西园茶楼。“你们且别忙，等我一等，让我讲完几句西园再走。”粉红色的三层楼（现在不知改了颜色没有？）两大金字曰“西园”，住城内时，湖上晚归每以它为目标，等到粉红色看得出，两个金字有点认得了，不久自然会坐在洋车上，温理熟书似的穿过新市场荐桥街的市声灯影，这是历历不爽的。

西园三层楼上卖菜也卖酒，殊未见其佳。彦君虽常常说：“明

bbs.hlmbbs.com

天我们到西园吃薄饼去”，好像很是奢侈的娱乐，而我总不大想吃，吃也吃不出特别滋味来。它面对着西子湖，（我顶讨厌这样轻靓的字样，但在这儿非用它一用不可，表明我也会用。）要算全国顶阔的茶馆，但我们杭州老儿说起来，西湖不过西湖罢了，临湖的茶饭铺更算不了什么。

二层楼是茶座，有藤靠椅可坐，有以西园著名的煮豆腐干可吃，更有不费一文的西湖可看，论理说原不推扳，我们偏不甚喜欢它。里边气闷，廊子狭得不舒展，茶客又多，如逢假日则尤多。万一碰见摸鬓脚的女郎（年纪或者已经四十五），油头滑脑的少年，眉来眼去肉麻非常，则更加不妙。只记有一回看雪，几乎耀花了眼睛，以外没有什么“烟士披里纯”。

其时馄饨吃饱，回到西园码头来，有两乘包车等着。抬头一看天色不早，又这样阴沉沉，湖边飕飕的风，湖心岂不更要冷。他叫两位公子坐车回去。目送哥儿们的车在紫沙马路上绝尘而去，我们只剩了三个人走近码头，去雇划子。那粉红的墙头和两个金字呆呆站着，一点儿异样也没有，我们都上了船。

无论哪么想，的确想不出那晚湖风到底怎样的冷法；无论哪么想，也想不出坐在船中曾想过什么，说过什么来。一切都是空的，写了万馀言以后，到这里只好留下一块空白——简直造也无从造起。好像小划儿慢得可以，老不肯到，天气有点儿冷，有点儿黑，风也有点儿尖。（您瞧是说得很清楚不是？）这湖心打桨片晌的工夫从此不再有了，然而也还是一样匆匆地过去，还是一点不觉得，并今天的回忆中都只有一块空白。如此的匆匆，当时还嫌她慢，或者竟催促船家“快点摇罢”！

好容易望见高楼，在柳树下插着桨，船家总归是要争船钱，却不知怎的说出失礼的话来，彦君很生气，骂了几句，愤愤的敲开门，穿过我们的堂屋，连头都不回，快快的几步走上三层楼去。他

竟就这样走过去了。这在我不敢说不记得，您也当然更不会得忘呀！而当晚上，听说他就感冒轻微的风寒。

……

又过了四十天，十一月初九日，清静的小楼前围了不少看热闹的闲人，不久棺材冉冉地抬出来了，哭声也隐约地听见了。那日湖上清晨霏霏的雨，大红绣花的“材罩”上，绿色油布蒙着，旗只是旗杆儿，伞只是伞架子，掌扇也露出竹骨子，行列歪歪斜斜的向前走。送殡的亲友们中间有一个我。

雨虽暂时不下，地上是稀湿，本家很周到的替我们预备了洋车轿子，我却宁可着了日常着以游山逛街，有点漏水的破皮鞋，彳亍地跟着零落的仪仗，沉重的柩，这样垂头丧气而走。明知道并无绋可执，他在木匣子里也未必再知道我正同他一块儿走呢，如此说来竟毫无理由；但我偏要毫没理由地走去，而且越远越好。老是走着，脚踝上有些儿累了，或者雨水浸到破皮鞋的缝里，袜子湿了，心上都似乎可以松个一松。这“毫没理由”，竟是妙的。

公园门口的糖摊小玩意儿摊照常摆着。上锦带桥再下锦带桥，断桥又在望了，路真熟得奇怪呢。瑟瑟的残柳，渺渺的明湖，万分恬静一如平日。偶然迎面走来的行人，看了我们两眼之后，他悠然自去。处处楼台窗户微雨中嵯峨而立，好像要邀我进去玩似的。脚底下沙子的声音，听听看，和往日徘徊踯躅时有什么不同？一点都没有。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呢？也不明白。只是不敢抬头，尤其不敢顾盼，痴痴的跟着抬棺材的人夫走。哪儿去？好像不知道。——倒又在回想起什么来了。

二十天以前，晓风残月之下，他悠然回首去了。我走到小平台上仰头看欲曙的天，淡红的曙色，清静的湖山，真疑惑他的魂气正向其间飞散呢。否则他又往哪里去了？病榻之前，听他于临命之俄顷，顾念家人，嘱咐后事，丁宁倍至，纤屑无遗，支起瘦

岩岩的病骨，怯怯的声调，一个字两个字的勉力迸了出来，断断续续听不真，也有点听不下去。他说我们两个人的将来，他是放心的，又说："你还是以笔耕糊口罢。"听到这里，眼泪就忍不住了。有一日他病初深，我走上楼去看看，他说："心馀，你看我这病还会得好吗？"我的答语，自然，你们不想也知道的，可是在最后的问答里我竟欺骗了他。这又如之何？今日更又将如之何？

这些光景和话语，于我的一生里很难得泯灭的。这不但是死生之痛亲旧之情，而且是知己之感。乱头发般的我的思路，他虽不曾完全懂得，其间且有若干的距离；然而我的性情和癖趣，从小他一直知道的，所以至今知道得绝不含胡。论起来，我之所以为我者，岂不多半在性情和癖趣上面。

十月十九日以后他和我们在两个世界上了，而在初七八里还是好好的。亲戚劳君从塘栖带来尺许的红鲢鱼，大鲤鱼，红烧羊肉，他叫K复书道谢，把鱼放在山居的小池中。因为他正玩着菊花，初七的下午我和K船到旗下，从惠兴花圃又买了两盆回来，"姿色均秀"，他亦为之欣然顾盼。灯光之下，菊花堆满了一屋子，他徙倚其间，只不曾下楼去。这又使我想到九月二十八黄昏时，他走上楼的神气来。

正想到这儿，耳旁人声历乱，一抬头，吓一跳，这不是那天我们三个人上小划子的地方吗？揩揩眼睛再看看，一点不错，这是西园，那是船码头，我都认得它们。其时柩已歇下了，一个路祭棚，几位老爷们在上祭。我又闲着哩，闲闲地看南山一桁青得郁郁苍苍，正是平日湖滨散步所习见的，谁又想得到仅仅四十天以后，我就要送他往这些地方埋骨去。而其时柩还不曾起。

隔湖的山光招招手，引得我呆呆的直往前看，偶尔回头，突然间，幻灭自身的影子幽灵似的在我眼面前那么一晃。从此以后，无论花朝与月夕，俊侣或良朋，赏心兼乐事，不回头便罢，一回

bbs.hlmbbs.com

头，这灰色的影子必定立刻扭扭搭搭地走了过来，低低说声："还有我。"

老早晓得了，这个怪影子决不肯轻易饶过谁，就此善罢干休的，必定要一天猖獗一天，弄到恶很很地翻了脸直扑到我的身上来为止，说不定呵是哪一天，是明天？还是明年？如果是即时三刻，那没叫阿呀！——并且怕来不及叫阿呀！

然而这未曾阿呀以前，一例一例的都悄等着，甚至于兴高采烈地等着。别人呢不大知道，沈彦君的一生的确如此过去的。老实说，即使沈彦君已确是如此，你如此，他如此，谁都如此，这也全不要紧。最关要紧的我……（平按，最关要紧的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心馀就此掷笔去了。既然他的口袋里并无一个子儿一包的还丹，大约我字以下不见得再有什么好话说出来。凡上所言皆成恶谶，言之惨然。）

（排字人注意，此稿未完。）

跋

周作人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平伯的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读过的，大部分还是原稿，只有三两篇是从印本上看来，可是现在回想整个的印象，实在有点儿迷胡了。我觉得里边的文字都是写杭州的，这个证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错。可惜我与杭州没

bbs.hlmbbs.com

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但是，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之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燕知草》对于我理应有此一种给予，然而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来也仍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气。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是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覆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

bbs.hlmbbs.com

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那颇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从《燕知草》说到明朝，又从明朝说到革命，这个野马跑得太远了，实在我只想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平市，周作人记。

bbs.hlmbbs.com

杂拌儿之二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序

周作人

《杂拌儿》初编上我写过一篇跋，这回二编将要印成，我来改写序文了。这是我的一种进步，觉得写序与跋都是一样，序固不易而跋亦复难，假如想要写得像个样子。我又有一种了悟，以为文章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不过此事大不好办。傅青主先生说过，“不会要会固难，会了要不会尤难也，吾几时得一概不会耶?”我乃是还没有会却就想不会了，这事怎么能行，此我做序之所以想来想去而总写不出也。

文章做不出，只好找闲书来看。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龛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其故何也?《复堂日记》卷三曰:“《西青散记》致语幽清，有唐人说部风，所采诸诗，玄想微言，潇然可诵。以示眉叔，欢跃叹赏，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翻。五六纸掷去之矣。”我自己知道不是文学家，读古今人的作品多不免有隔膜，对于诗词歌赋或者较好一点，到了散文便不大行了，往往要追求其物外之言，言

bbs.hlmbbs.com

中之物，难免落入施均父一路，殆亦是性之所偏欤。

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味，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这样看去，三代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欢的有陶渊明、颜之推两位先生，恰巧都是六朝人物。此外自然也有部分可取，即如上边所说五人中，沈三白史悟冈究竟还算佼佼者。《六记》中前三篇多有妙文，《散记》中纪游纪风物如卷二记蟋蟀及姑恶鸟等诸文皆佳，大抵叙事物抒情绪都颇出色，其涉及人生观处则悉失败也。孔子曰："盍各言尔志。"我们生在这年头儿，能够于文字中去找到古今中外的人听他言志，这实在已是一个快乐，原不该再去挑剔好丑。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固然也要听野老的话桑麻，市侩的说行市，然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则其乐益大，而以此例彼，人情又复不能无所偏向耳。

胡乱的讲到这里，对于《杂拌儿之二》我所想说的几句话可以接得上去了。平伯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大旨仍旧是"杂"的，有些是考据的，其文词气味的雅致与前编无异，有些是抒情说理的，如《中年》等，这里边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此外有几篇讲两性或亲子问题的文章，这个倾向尤为显著。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此刻现在"，中古圣徒遍于目前，欲找寻此种思想盖已甚难，其殆犹求陶渊明、颜之推之徒于现代欤。平伯的文集我曾题记过几回，关于此点未尝说及，今特为拈出之。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作人识。

bbs.hlmbbs.com

诗的神秘

我向来有个习惯，凡是写成文字的永远再讲不好。这原是从前在北京大学授《诗选》的一个引论，一直不曾写定，可是常常说要写，并拟名曰“诗无达诂论”，一种断章取义的用法。有友人知道这回事的颇怂恿我写，答应下来又老不写。今年于各校开学之初，忽发高兴，居然着笔。当时的意见只剩下一个空壳，勉强添补一些觉得别无精彩，不知那位友人为什么赏识它。好在他远隔重洋，一时未必看得到，而题目也改了。可是我以后，那讲诗的“开宗明义章”从此没有了。

诗（词也在内），有一部分人看它永远是很神秘的，类乎符咒，似懂非懂，主观的感觉；似通未通，客观的评价。记得我小时候一直是如此想，如此看的，所以知之颇切。直到后来渐觉此为幻见，析言之一种错觉而已。不离常识，即可指明这种见解的错误。我们说话须要使人懂，使人懂须要说得通（在己曰通，在人曰懂），如说，“我要吃鸡！”说个几百遍，或者有人可怜你当真送过一盘鸡来，虽然，红烧呢，白煮呢，鸡肋与鸡胸，尚在难定；你

bbs.hlmbbs.com

说得还欠点精密。但你如说“鸡要吃我！”会不会使听见的大吃一惊，原来积年黄婆鸡成精了。又如换一个说法，“我鸡要吃！”其结果更有不忍言者：你老人家束着肚子，看你的鸡“紧一嘴慢一嘴的鹐那米吃”。……说一句话必须要通，通得不含胡，难道说两句三句就不通不要紧吗？那并不。难道写在纸上就不通不要紧吗？那也不。一纸便条，一封家信，一篇万言书都要说得通，看得懂，最好是说得很通，看得使人非常之懂。如不幸而生问题，小之使你闹点麻烦别扭，大之，真不忍言，擦的一下子，不团圆，在中古之国的中国，谁也不保险。历史的前例，也不必列举了。

在言文整个系列中，通是惟一，公共的要义，为什么文学，文学里的一种叫诗的，却是例外，这个道理我说不上来。我们既不把诗当作一种符咒，那么，如其是个读者，我们应当可以懂得一点他人的诗，除非它是冒牌的假货；如其是个作者，我们应当使人懂得我们说些什么。老是这么哼哼唧唧，摇头顿足，兀的不酸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

频年作教，兴味萧然，每到秋来必增寥寂，大类逃学之子上元夜观灯也，只有一点差堪自喜的，打破这符咒的文学观，借此得效微力。说诗说词，强作解人，自己偶有所作且每每不顾体统笺释出来，志在使大家明白，相信一句普通话虽未必就是诗，也不足以尽诗，但诗也是一句普通话；事实上诗虽不必全可懂，却可以部分懂，至少作者在作诗之顷，懂得离完全实在差不多。（差得究竟多少的问题，下文详之。）我们要把诗从神秘之国里夺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秘，却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套句老调，非神秘是谓神秘。若符咒之流直神怪耳，踢开则吉。

上边似乎在做反面文章，以下渐入正文。语言及各体文字都不许“不通”插足其间，惟诗独有“不通不要紧”之说，虽无明

文，却经默认。此殆非偶然，必有一个原因。若不探得此因，则符咒的神怪终于不能销除，诗在一般人心目中老是这么一个怪物耳。故以下的话与上文互相发明，正反即表里也。

这种传统的成见是一种错觉。所谓错觉者，并非无此感觉张本（data），只是把它弄错了。如听“雷殷殷”而以为“像君之车音”，听“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皆是也。现在要知道这个张本是什么。找着了这个，则错觉之成因不辨自明，对于此错觉之迷信崇拜更不解自消矣。所以先要根究诗的神秘是什么。

它只是诗的复杂微妙幽沉各属性的综合，似乎一时不能了解，却终久可以分析，叙述和说明的。我还用上文“通”“懂”的说法，通而又懂，那就一点也不神秘；不通而又不懂，那就太神秘；唯其它通而我不懂，我懂而你不懂，你我都懂而你我想尽方法竟没法使他伊也懂，这才叫做神秘，这才有称说的趣味和价值。下面分作品、作者、读者，三节说之。

（一）

作品自身有一种拒绝任何说明、注疏、翻译的特性，以我所知，有时竟没法克制它。这并不是说作品一定怎么不容易懂，它是可以使你懂得的，但在一个条件底下：只许你直接，面对面的懂得它。仿佛当面站着一个人，你瞅他一眼两眼，忽然“似曾相识”起来，脱口叫一声“张三！”那就恭喜。倘若，“会不会是李四呢？”那么一踌躇，针尖可掉在大海里了。张三既然未必，李四亦属可疑，于是蒋大，赵二，至于n老爹，无一似，无一不似。颠倒梦想之余，尊姓大名终于不敢出口，这就算糟到家了。因为你既不会从他的眉梢眼角身个儿上面看出他是谁来，则你已与他无缘，随你怎样旁征博览去打听，也总归是无益。他是孤独的，没

bbs.hlmbbs.com

有家庭和历史的人，除掉你原来认识他叫张三以外，世上并没有别的办法证明他是张三。

一见如故之缘名之曰夙缘，言虽近诞，却正可自然释之。谁都不否认真实的诗是新的联合，一的表现。假如它是某物的副本，则不得谓之新；假如它容许另一某物做它的副本，则不得谓之一。以它为甲。若以甲说甲，甲固甲也，何说之有。以乙说甲，而乙非甲。所以我说，最要紧的还是直接去认识甲。

一首或一句的诗，没有旁的办法可多懂得一点，这也未必就是难懂。它不与艰深晦涩成正比，也不与明白晓畅成反比；明晦在文学上是偶然，而此特性是必然。如其是明白，原不必说；如其是艰深，也就说不出。懂是运气，不懂是晦气，懂也罢，不懂也罢，都不可说。不可说而定要说，也是你的自由，可是你得记住，说得顶得法，未必使他多懂；说得不大得法，必将使他少懂，如为自己着想，明知隔靴难搔痒，然而偏要用手摸摸，表示我不甘心受痒痒的雄心壮志，“其愚不可及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这种精神更是对的。但你如得意忘形，竟自命有贯虱穿杨之技，那恐怕不免使古人含冤地下，后人笑掉大牙哩。

诗一首一节一句原不可说，构成一首一节一句的，却不妨大说而特说。这是课蒙，非说诗也，课蒙之与说诗，表面上看相去远矣。再引前譬，眉毛眼睛，鼻头脑瓜，张三原不是没有，解释这些官能，自有人类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在，专家们不能说不会。可有一说，你请教专家之后，未必能使你知道他是张三。何以？李四也有眉眼之流，合于科学分析的，正和张三半斤八两。进一层说，张三之为人也，或者眉毛粗，眼儿媚，酒糟鼻子，小脑瓜儿，这也可以觉知，且与他人是有点差别的。但是，可也有一层，你虽然把这些印象联合起来，假如你从来未见过张三，并渺渺的前生里（有前生的话）也无一面之缘；那么所谓“张三”这

意念又从何而生，顶多觉得眼面前老是有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晃来晃去罢了。因张三之所以成其为张三，并不只为他有眉眼鼻脑，也不只为眉粗眼媚鼻糟头小，更有内在的潜伏的复合的性格在。性格与形貌的特质或不无关系。眉毛粗许是“命硬”，眼儿媚许是将交“桃花运”，酒糟鼻子我不知道，小脑瓜儿，刚想起来我又忘了，反正相面先生会来找补的——正正经经说，你要靠归纳的法则，由外以及内，理论上尽可通，事实极不可能，麻烦得不可能。所以数了这么一大套贫嘴，千句并一句，为你计，最好碰碰运气看，前生曾见，梦里相逢，今日之下一见如故，脱口而呼之曰“张三!”不但痛痛快快，而且确确实实，无论如何，要比靠您的研究工作强得多了，即使您对于研究的心和力我十二分的相信得过。

举一个规矩点、切近点的例。李易安《醉花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人知道的名句呀!（在这儿，我感谢启明师的启发。）正当的讲法只有拆开来讲，一个字一个字的讲，所谓课蒙法是也。“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至少得分七段。自然，中学以上学生谁耐烦听，老实一点的打瞌睆，性急一点的把瓜子皮花生壳打上讲台来了。果然如此，真真可惜，不仅失态已也。虽易安居士复生，亲临讲座，怕也不过如此讲。读者若以吾言终欠规矩，却是冤枉。

准上说，理想的说诗者虽不能使人多懂，却决不使人少懂：那一位课蒙老师使你少懂什么来?果然听也不中听，讲也不必讲，然靠听和讲去懂得诗，本来不是一回事。所以论说诗的品格，第一是不说，第二是说犹不说，惟低能之徒方才大说而特说。说“诗的神秘”费了一万多字，吾其将坐三等车乎。

再说，假如定要整个儿讲，我想不出怎么才好。何谓“帘卷西风”，照抄四字以外，更有什么妙法?说“西风里卷起帘子”，说

bbs.hlmbbs.com

“帘子被西风卷起”，说“帘子卷起西风来了”，甚至于说“帘子已经卷好了，西风，你来呀！”这些活见鬼的讲解，曾否使你多懂？还是使你少懂？你总应该仔细想过。“人比黄花瘦”亦然。多神秘的形容！凿方眼说，人何以比黄花；岂诗人之面，中央正色乎？一可异也。人之瘦怎能与黄花同瘦，比黄花还瘦？二可异也。黄花又瘦在何处？花欤？叶欤？其摇摇之梗欤？三可异也。“你不要再讲下去了。”“遵命，您可也不要想下去了！”这就好了！

任何文学的体裁未尝无此特性，诗中较明白耳。正当的讲解只有顿渐两途。渐者何？字义文法是也。顿者何？印象是也。至于顿渐之间并无花头；若有花头，都是扣槃扪籥之谈，招摇撞骗之技，再不然，闹着顽的，以备学人之参考，供解人之谈笑，帮助初学，“只怕，未必。”

凡诗都不容许解释，而“深微”的尤甚。这不是说作者自己不很知道，或者不乐意使人很知道，只是说作者虽分明地知道而说出了，也没法使人亦同样分明地知道耳。此种境界强名之曰“深微”。古人不知有此用法否，杜撰可也。文学原有深浅两种看法，“匹夫匹妇可以与知”，这不是浅近？“圣人亦有所不知”，非高深而何？它之可贵，在于能说出人人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又在乎能说出自己常常要想说而亦苦于说不出的话。天下自有一种艰涩缥缈之灵感，平日自己也吐不出，捉不牢的（那自然更不用提到旁人），一旦有缘，居然天从人愿起来，替他想一想应该何等狂喜，以为这一下子真便宜煞你们这班读者了；可是事实上，我们（除掉少数的布尔）这一下子可丢尽脸皮了。他老人家忘了我们是牛哩。

如诗人说的是人人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这是普通的诗；如他说的只是自己要说而说不出的话，那就是特殊的诗（深微）。普通与特殊，其界限未必清切，也毫无高下优劣之意，只是前者在中

国名著中较多，后者则较少。凡诗都是神秘的（只可以直接地懂），深微的诗更甚（只可以直接地懂，偏偏不容易直接地懂）。再比之这个张三，他是生客，无缘之客，你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谁也不认识他，只有作者认识他，作者久已想把这“奇绝”的张三介绍给我们，可是这张三不幸而脾气古怪（所以奇绝欤?）腼娗羞涩——张宗子很喜欢用这四字，在《梦忆》中两见之。——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出来，可是，没缘哩，我们漠然，作者惟有惘然了。这可以算文学上的没奈何的悲哀。

诗的神秘中最深沉的一点，当然非以艰深文其浅陋者所能假借。或者有人要问:“你们反正不懂，假借了又怎么样?换句话说，你们怎能知道他是在假借?”这还得讲讲张三。我们虽不认识他（只为他奇绝），但他的仪容光彩，我们要不感受亦不可得（也只为他奇绝）。这似乎肤浅的仪容光彩正是辨别文学的要诀。文学（尤其是诗）往往有使咱们觉得好而说不出好在那里，其故在此；文学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仍为一般人所看重的，其故亦在此。若必须先说出好在何处，然后才觉得有点好起来，那恐怕世界上的文学美术早已断种了，至少也没有人理会它们了。

平心说一句，我们懂得什么叫文学，什么叫诗呢！就是顶普通的家伙也依然不大懂。作品有一种离合的光芒，我们直在它面前打头眩，如此而已。美人之所以为美人，或者不在她的衣裳首饰，或者不在她的容颜体格，或者也不在……或者正另有一种永不可接触的“奇绝”。我们既无福缘做她的“所欢”，原只好把这奇绝搁开，专去领略她的秀色。在她自己或者会感到人间的可悲，在咱们呢实在该骂自己笨得可惨，——不见得罢，被征服的奴才永远是洋洋得意，胡说八道的。她的情人却曰“俗子可怜!”可怜?这一点也不错。

除掉这些内在的原因，有一点顺便也说到，我们原不该无条

bbs.hlmbbs.com

件的相信口说和白话文。“不尽意”这个缺憾是没法弥补的。文言不行则有白话文，白话文不行则有口讲指画，再不行恐怕要跳脚了。从另一端说，“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两头都以跳脚拍手终，岂人间无尽之意，尽于一跳一拍之中乎？这也未必然。原来尽意最难；文学之体裁，分化如此之多，其根柢固在于应付此项需要，喜新厌故，物极必反，促成之耳。

所以宜于诗的未必宜于文，宜于文言的未必宜于白话；倒言之亦然。不但此也，文的范围比诗广，白话的范围比文言宽也许是事实（虽然也没法查）。我们却不能否认诗有特殊之领域而文有时不能代，文言有特殊的境界而白话有时不能译。一种工具既与另一种工具不同，一种文体既与另一种文体不同；那么，自然，可以互易只是碰得巧，不可以互易正是无足怪。若说一切的情思，都可以用白话文或口说示之，而没有遗漏，没有扞格的，则其他种种岂不尽成疣赘乎：至少在诗词方面，我有点不敢相信。

这未始不是增加诗的神秘的一个助因。我们可太相信散文和白话了。以为天下最明白的莫过于文，文中之最明白的莫过于白话文，又以为天下最易使人明白的莫过于讲；今有一物焉，白话文既不能达，嘴里又讲不出，这可有点儿怪。此诗之所以在人心目中永远是这么一个怪物也。诗不难读，以硬翻成白话文所以才难读的；无奈大家一口咬定白话文是没错；所以不把这个难读归罪翻译的无聊，颠倒说诗是生来这么难读的，岂不冤哉枉也。吾知古今诗人有知，必曰：“善哉！善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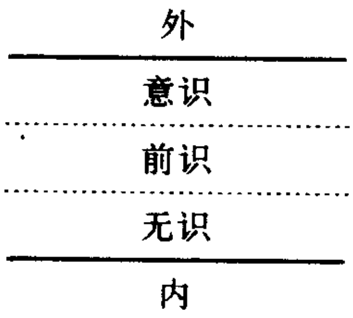
我们总以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诗人志在读者完全懂得

bbs.hlmbbs.com

他说些什么；我们也以为诗人懂得诗最多，而在创作的俄顷他可以完全懂：这都是近常识、合道理的说法。仔细咬嚼，见有语病，“完全”都改作“不完全”或者更对。作品的真诠，作者有时候自己懂得不够多；有时候懂得够多了，却又不乐意使人家和他自己懂得一般多。这果然是些特殊的情形，却也可以构成诗的神秘，有称说的必要。

为什么作者自己懂得诗的真义，有时也不够多呢？这分两层说明，或者是不容易分开的，但分开较为方便耳。（一）朦胧，（二）错认；先后说之。

关于这一点牵涉到心理学上去了，可怜我的心理学的知识早已残缺，零落，陈旧得不像样了。我们还用“意识”一词，可为没落之证。好在我是在讲诗，不是在讲心理学，即为专家所讥亦无妨也。意识依心析论者分为三层，其形状称号作用，据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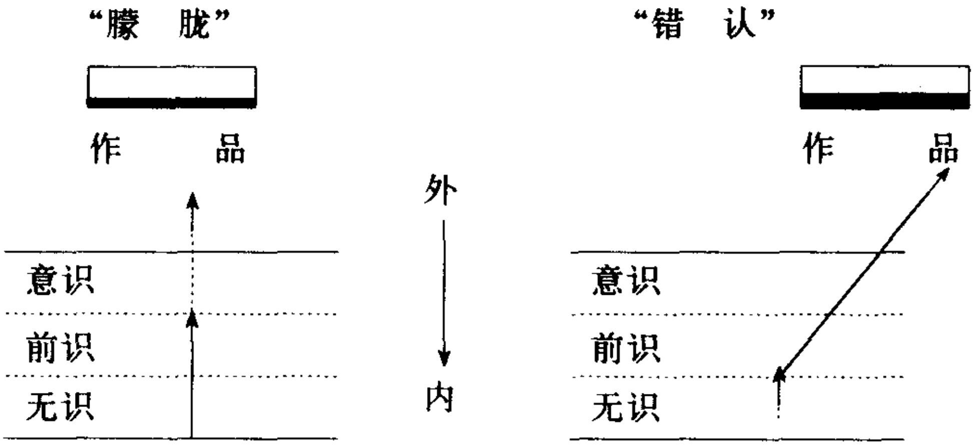
意识是一刹那的思，情，意欲。前识是潜藏的意识，现在还用不着，但可以随时唤醒，叫它到意识里来的，我们的知识经验等等均藏其中。无识是被压迫的欲望，资格老而受苦深，它时时千方百怪在那边蠢动，却不受意志的呼召。意识好比居室，前识好比库房，无识好比地基。

所谓“朦胧”与“错认”之殊，最先亦以图示之。

下图原是游戏涂抹，为说明之方便耳，读者总不会刻舟求剑的。现在言归正传，不必惦记那古怪的顽意儿。我们大概不见得否认诗人有“神来”之一境，即英文呼为“烟士披里纯”者。神来殊有语病，好像真是有鬼似的，不如夷语每令人茫然为佳。这个鬼，依据心析论立说，即埋伏于我们意识之下，这果然也尽够光怪陆离，却视中国之神灵附体说已较为平淡了，所以我们就用

bbs.hlmbbs.com

了它。



垂直实线示心之活动。点线示跳过意识不被觉察。

垂直点线示心之活动原来面目，实线示方向转换。

如此说来，"神来"非神来也，只是在前识及无识两层中的埋伏，有时竟"摇摇的"自己走了出来耳。自己走出来的 condition 有二，滑溜与洋溢是也。滑溜由于技巧之纯熟，洋溢由于感触之深厚；惟熟能滑，惟厚则将溢矣。神来之笔事非大家不办，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凡在意识之边缘上滑出而跳过的，意识未必毫无所受，只是来不及注意它，把捉它，分析它，而它已居然在唇边叽哩咕噜，笔下洋洋洒洒了。中国诗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大约是谢灵运。《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曰：

> ……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bbs.hlmbbs.com

大谢是夸诞的人，但依上说看来，正所谓“事出有因”，可用唯理的分析。譬喻得规矩点，犹象罔得赤水之玄珠；不规矩点，则人家失却猫儿之谓欤。力索于意识阈内，用力愈多而愈不可得，于休息寤寐之顷，把意识的纲维暂弛，反有从下层自然涌现出来的机会：这实在没有什么神奇。古人不曾了解此，难怪借以夸饰，托鬼神以自重了，所以谢氏说“非吾语也”，也是一种真实，要用另一种看法就好。写这句诗，当然未必是他老弟入梦指点（依观念联合之说，以想做诗而梦见惠连，绝无足异）。也非另有神来助他，无非这康乐不是那康乐耳。（这口气似乎不敬，自注。）

梦中的诗是朦胧的极端的一个例，其实诗人做白日梦的多着哩。以这种因缘成就的诗篇，虽无从加以统计，大概也不会得少罢。凡这些篇章断句，要叫作者说明其真诠，大半是不可能的。所以“池塘生春草”，后人聚讼纷纭，“究竟好在那里？”依我说，简直不知道好在那里——自然不是说它不好——因为谢康乐自己他就不知道啊。他或者知道得不够多，不如咱们理想的那么多，但说世上有比他知道得更多的人，也是不容易的。

朦胧的诗句多半是极空灵自然的，虽然平常喜欢堆砌雕琢的诗人也会有与平素作风相反的作物流露出来。即以大谢而言，他何尝不是琢句炼字的专家，但“池塘生春草”却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此其所以神，所以妙也，而后之批评家还在叨叨，何耶！此外，这些作品多半是零星简短的。譬如说，“我曾经迷迷胡胡，莫名其妙地写过一篇《两京赋》”：这总是欺人之谈了，虽然人并不怀疑我的“口占”和“梦中断句”。梦是零星，白日梦也差不多呢，只遗忘的成分或者此少于彼。

朦胧和清醒何尝不可混合呢？所以纯粹的事例不可多见，而这桩事实的本身，易为人所忽视了。其实“罕见”不是“没有”。长篇巨著里，这种成分也会有的，只是没有人能够（作者呢，未

bbs.hlmbbs.com

必干）把它分析提炼出来，于是只好存而不论，留作终古的疑案看耳。记得《文赋》上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句话能够画出古今作者不能自主之实况，而神思确是会"摇摇的走了进来"的。

现在返看上图，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意识好比一条沟，目不及瞬，它已一跳而过，诞登彼岸了。情思蓄积之深厚，技巧磨炼之纯熟，果然是很重要的，有如上述；但意识正在麻醉状况中也是促成此境的重要条件。大谢作诗何以竟日不就，而于寤寐得之，其故准此。本来凝思就是一种催眠，就是把意识弄得麻木了，而让在它下面的那些古古怪怪的顽意儿自由活动。所谓"收视反听"，简直同打坐差不多了。若意识老在清醒白醒中，则跳过谈何容易呢。

诗思捷速的人有此经验或者较多，其实也是一般的经验吧。要叫作者讲讲这踊跃着的究为何物，他可为难了。"眼花撩乱口难言"，当时就没看真啊，更何论于后日的追寻。若让他也去研究这已赋与形态的作物，那么，他也是一个旁观者了，与咱们又有何区别呢？算来算去，他无从知道得比咱们多，除掉当这跳跃的一霎中他的实感，即所谓"眼花撩乱"是也。咱们并眼花也并不撩乱哩。作者的意见，无论为真为谎为暗为明，永远值得后人的参考，其理由只在此。

错认又怎么说呢？这更得借重弗老爹一派的说法。他们讲梦的工作须经过 condensation，dishlacement，dramatization，secondary elaboration 种种阶段。真有吗？自然，天知道。最令人踌躇的，是站在前识无识中间的一位 censor，假使伍子胥不把胡须变白，那就过不去昭关。这种说头有点近乎儿戏，但我们的思情意欲，往往以被压迫而变形，这也是不容易否认的事实吧。

梦之与诗犹兄弟也，文学心理学的论者都知道有种"戏论"的。

bbs.hlmbbs.com

以两者比较推想，固不能即谓之背谬，不过梦的本身极其脆弱模胡，甚至杂以神怪，为严正科学家所侧目，取以说诗，非特不能增重，反有出丑之险。好在我的诗论，本是豆棚瓜架下的杂耍，谈狐说鬼都不妨，又怕什么痴人说梦呢。做个把“截搭题”，更满算不了一回事。

伏在最下层的反动势力时时在那边找出路，堂堂正正的走出来既然不可能，为它计只有三条路：(1) 趁中央监督偶不留神，溜出来；(2) 乔妆改扮的混出来；(3) 不顾性命的打出来。只有第三最难最险，果真成功，人就疯了。一二两种，日常生活中随时可遇，只是我们不注意罢了。诗怀梦境都是涤荡幽隐，扫平块垒的绝妙法门，于人生的康健娱悦也非小补呢。

表面上看，错认原不是不知道，但事实上与不知无别。如出来了一个以女郎假扮的红胡子(《辛安驿》)，而以为真是红胡子，您虽看得很地道，但她的确不红胡，这又有什么可辩的呢。比之朦胧，一个是看不清，所以说不出；一个却是看失了，不说还好，说则愈远。在理论上朦胧与错认都不算珍奇，事实上错认却珍奇得多了。因为错与不错的认识是永久没法区别，没法证明的。作者曰“如此”，你我安得曰“如彼”？即你我愣说“如彼”，天下后世人尚不信作者之“如此”，难道反来信你我之“如彼”吗？此神秘所以虽可析而终于不可析也。(如近人潘光旦君作《小青之分析》以自我恋母恋夸大狂等术语释小青之心境，吾知起小青于地下，她断乎不会承认潘君之说的，虽然潘说较小青自述，有时反有可信之处，理上也说得通。)

错认究竟是否珍奇？我举出下列的事实来。历来无行的文人多矣，可怪的是，看看他们的诗依然忠厚悱恻冲和高雅，无别于君子之作。此何说耶？说为遮掩文饰近之矣。“然而不然”。“言为心声”，自己果然装不像，人家亦未必都是瞎子也。——这就难了。

bbs.hlmbbs.com

以历史考查，分明是个小人，以文学追寻，他似乎应该是个君子，则其中必有一是非。谁是而谁非呢？说历史叵信吗？它许没有不可信的理由。说文学是伪造的呢，无奈识货的君子说他不假，且将与天下后世以共见。明知必有一是非，苦于说不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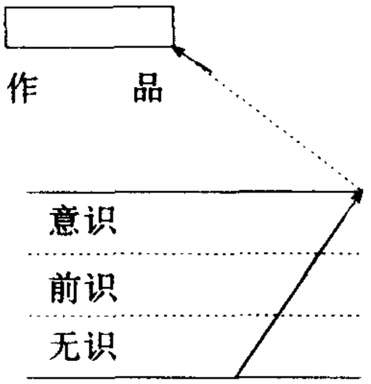
如以错认之说进，困难就冰释了。人之性也，鱼龙混杂，既没有绝无道德观念的小人，也少见绝无过失的君子。君子有时露马脚，小人常常耻其为小人，只人世的道德标准无非大概的数目；所以不能说露马脚的即不为君子，也不能说耻为小人的便不是小人。人只是这么一个矛盾而已。淫鄙贪污的意欲闯进意识圈儿里，或者早已化为温柔敦厚的面目了（这也是一种sublimation）。于是在作者的心和手，读者的眼和嘴，所挥洒，所吟咏，皆蔼然仁者之言，乌睹其为淫鄙贪污也哉！（如阮籍依附司马氏以苟全性命，而其《咏怀诗》，论者以为“洋洋会于风雅”。明代的阮胡，诗格殊近渊明。冯延已虽“专蔽嫉妒”，却又会做“忠爱缠绵的《蝶恋花》”，有人以为非欧阳公不能为此，何其陋哉！）

在未欺读者以前，作者先已自欺了。不自欺怎能欺人呢？这也正是“修辞立其诚”的另一种说法。他已被乔装的意欲所骗，当然不再负解释作品真诠的责任。就算他来解释，老实的读者们也要“跪求请免”的。何则？错误的说头，出于作者自己，更易引人入迷宫也，倒不如客观的看法较为妥当。——至于所谓“作者的意见，无论为真为谎，为暗为明，永远值得后人的参考”，则专为刁钻古怪之精灵言之耳，言各有当，不必泥也。

以下说到作者有意欺瞒读者，这与上述非意识的欺瞒有别，虽然一件作品中不妨具有两种的分子。他怕我们和他懂得一般多，故意藏匿起一部分来，这叫做“曲”或者“间接”。曲与间接只是表现上的一种戏法而已，亦以图示之，一为单纯的曲，一为曲与错认之混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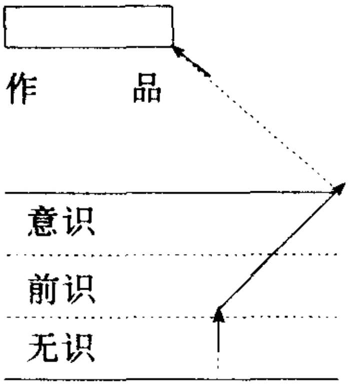
bbs.hlmbbs.com

“曲”



实线示原来面目，点线示表现的面目。

“错认”与“曲”



垂直点线示心之活动原来面目，实线示心之活动之转换，斜点线示表现的面目。

外←——————→内

言文以达人思，常识即真理也，变态病态属诸例外。凡说总使人可懂，不使人懂除非你不说。若我一字一句清通地说完了，却使你依然不大懂，这需要一种巧妙，戏法似的巧妙。这戏法在文艺上通行，而诗中尤为习见。

老实人不免疑怪，说话使人不懂，说它做啥？就说做诗吧，辛辛苦苦的写好了，难道故意不让人家懂吗？这也是对的，不过老实罢了。老实人似乎不曾理会，一个人总难免有藏藏躲躲背人的把戏，公开出来煞风景，于己有损，于人无益；此其一。无论绕了若干的弯，只要有了表现，总归有法子可以寻的（所谓“若要人勿知，除非己莫为”），所剩下来的只是如何可懂，懂得多少的问题；此其二。

曲的表现真是诗坛中的一绝，也可以说是一厄。打开窗子说亮话，作者简直是在那边“耍骨头”。文字是清楚的，文法是通顺

的，声律是谐和的，典故是有书为证的，样样齐全一首完全可读的诗，但其读后感却异常尴尬，说没味儿罢，有一点儿，说有味儿呢，究竟是什么味儿？读了想，想了复读，经过一番的苦功，似乎已能确认这味儿是什么了；等到打开门来，大家这么一对，吓！满不是这末回事。公有理，婆也有理，我的理呢，谁知道。谁都有理等于谁都没理，其结果无非剩下“汗牛之充栋”的文籍，压得后人不能喘气耳。这种顽法可有点儿损。

从作者方面想，不这么办真不得了，这么一办真是过瘾，真是得意。他只为自己救烧眉之急，果然不为他人后人留余地，却也不是有意要骨头，不为他们留余地。这一点上我们得原谅他的。我们得猛省，文学何为？诗又何为呢？把古今的诗付之一炬，把中西的诗人付之一坑，断绝了诗根，然而宇宙可还不是宇宙，人间可还不是人间。所以，做诗原不为什么，只是要做诗。要做就是做的理由，是充足的理由。这理由果然一点不能证明；但要做是不做的理由，我们或者更不能证明。况且，人世的事情有许多是“看竹何须问主人”的。最要紧的，吃饭困觉生小孩子，而吃饭等等至今又何曾有什么理由也哉！

又回到心理学上来了。一切被压迫的意欲，都在急忙忙寻出路、活路。朦胧和错认是受本人意识的监制，所以要跳过或混过这一关。间接则是本人的主谋，通过意识已无问题，而社会之网还裹着他，不得不在表现方面寻条曲径。故粗疏一看，其一是作者不自知，其二是作者不使人知，显然两橛，其实根柢固同，稍有内外之别耳。

越是藏藏躲躲，动得越利害，人之苦闷，正如志明和尚之羡慕猫儿，叫又不好，不叫又不好也。幸而诗坛是最宽容的，竟允许在人前作猫儿叫，只要叫得好耳，广大慈悲，吾无间然。何谓叫得好？叫得温和使人不忍呵斥，叫得典雅使人想不到呵斥，叫

得弯弯曲曲，使人不辨其为猫儿叫，则又何从呵斥呢。要说就说，岂非过瘾；说之无伤，岂非得意乎。

进而考察技术之成功，巧妙邻于神秘矣。要晓得一个人关着门作猫儿叫，这是不够的。猫儿叫的理想境界是当着人叫，而人面前向不许叫，困难所以有趣。听是要使人听见的，本领只在于使他们不觉得，即使微微觉得亦不讨厌。譬如定制一种特异的符号，以述我的秘密，这最不难；但是在屋里叫。又如用了公共的符号，而其联合曲得使人不懂，这也不难；但也还是在屋里叫。这都是使人懂得你太少了。（懂得太多，自然也是不行的。）你不要使人懂得你太多，也不要使人懂得你太少，要让他懂的，他就准得懂，不让他懂的，准不懂；这方才好。古今来的名家，对于这种理想的神奇，尽有部分的成功，我们老在他的雾气里颠倒着，却永远抓不住一点实质，非一绝而何？

所谓被压迫的是些什么呢？大概不外两种，即《石头记》所谓“伤时淫秽”是，取流行语释之，一是反动势力，一是有关风化。在诗坛上，后者较前者略为自由，故隐曲之程度，以伤时为深；但后者又较前更为普遍，故隐曲之应用，以恋爱为广。

阮籍的人格与诗心两歧，而诗之表现又甚曲折，我常谓《咏怀诗》是错认与曲的混杂。也有人说，他托迹司马氏也只是一种曲，我却不敢赞同。姑置不论，且说《咏怀》。钟嵘曰：“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刘勰曰：“阮旨遥深。”李善曰：“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可见嗣宗究竟在说些什么，六朝唐人都说不上来了。后之说诗者反似亲见亲闻，何其勇哉。

阮籍虽然人格不和谐，却是个性情淳至的人（本传）。既熬不住要说，又不敢直说，《咏怀》就以应付此项需要而写出了。陈沆，猜谜的笨伯，有两句话却好（《诗比兴笺》）。他说：“在心之懑既抒，

尚口之穷乃免。”庾可谓道尽曲之妙处了。自此以降，作者弥多，以陶公之坦率，而《述酒》一篇沉晦甚于《咏怀》，论者则曰：“乱以庾词，千载以下，读者不省其为何语。”（汤东涧《陶诗注》）近体诗中如义山之《锦瑟》、渔洋之《秋柳》殆皆此类，特所寄寓，或非政治而为恋爱故事耳。

这类作物中非无优劣，就上引诸篇，《咏怀》为上，《秋柳》上中，《锦瑟》中品，《述酒》则下矣。（《读山海经》亦有隐寓，特视此为善。）优劣的标准，只依作品的表面价值，作者使我们和他的诗接触的一部分。如陶公人格弥胜于嗣宗，但我们说《述酒》好于《咏怀》，这总是违心之论。《锦瑟》、《秋柳》虽也不知所云，而词藻声音足以娱悦心目，囫囵吞枣地哼哼，也还有点味儿——神秘的味儿罢，一笑。《咏怀》则又不然，我们如果懂得它的音训章句事类，了解作者的生平，则遥深的神韵俨然可接，正不必强求其归趣。总之，诗中之曲，实已近乎谜语。猜诗谜的会家原可以赏鉴谜底与谜面的巧妙关合，什么“卷帘”“蜂腰”“徐妃”等等刁诡的“格”，像我这般的笨伯，对于谜之为物，不但猜不着，而且觉得根本上无从猜起，所以顶要紧的只是“谜面”。我们只有谜面哩。大凡谜面好的列为第一，以下类推，并谜面也看不出好处的，老实不客气要请它坐红椅子。如陶公《述酒》这个谜面，我就不懂，所以明知五柳先生是不大好惹的，惹他则徒形我之浅薄，也不好意思强作解人了。“一言不智，难辞厥咎。”钟嵘甫有昭雪之讯，我其为替死鬼乎，悲矣！

（三）

了解一首诗的或然性，不必说是很小的。返观咱们读者方面，即使作者正确明白地给了我们一种印象，而我们能否同样正确明

bbs.hlmbbs.com

白地去领受正是问题；换句话说，读者自身也是一种障碍，足以增加诗的神秘的。这也分两段说明：（一）从媒介物，作者读者的关系上所生的障碍；（二）从读者的性分，成见上所生的障碍。前者比方空气里的灰沙，房间里的帘幕，其最甚者如五里雾，翳蔽至轻则如秋烟；后者比方戴了有色的眼镜，黄的见黄，绿的见绿。

某一种艺术各有其特异之媒介：音乐以声音为媒介，造形美术以形态色泽为媒介，文字，韵律的文字，诗之媒介也。一切的表现，必寄托于媒介上毫无问题。若该媒介忽起故障以致完全失效，或部分失效，则原来的刺激即清晰正确至于极度，绝无引起隔阂的或然的，而感受方面却大打其折扣，七折八折以至于零，以至于负，都是难说的。

清楚之极的表示，如是外国文字，我们或者一点都不懂；如是本国的文字，可是古文，甲骨金文之流，我们也许不会比懂这不可懂的外国文，懂得再多；如是太炎先生式的楷篆，那我在查对《说文》以前决计认不周全；如是注音符号，则我或者不熟；如是拼音的国语呢，不论那一位老师的，我大概都还没有学。……总之，很对不起。就算满不是这些“刁诡”，地道的汉字（隶草还得除开），一笔一笔的“宋体字”，假如是海内孤本残缺可怜的，我嘴里只管“好呀好呀”的赞叹，也许终于不曾卒读哩。——自然，上述各件的原文，已再四申明，是极清楚的。

连字都不识原不必说，识了字不懂得讲解，也只算白认。讲解在那里呢？无非去请教师父，太师父，太师父的师父……（我小时候老是这么往上推，以为一个本事该比一个大，后来发见了“不然”，至今懊恼。）无福得聆“老师父”的謦咳，于是只得在书堆中找他的遗言去。这一去呵！所求者何！所得者何！浅的叫做音训，深的叫做微言。市面上的行市您如果还不清楚，您的老师也会慢慢地传给您的，我大可以省些笔墨了。

bbs.hlmbbs.com

天下至难读的莫过于文字；至难缠的莫过于声音训诂；至难懂的莫过于大义微言；（音训微言纷繁之因，参看下文论主观的成见这一节。）而媒介之障碍固非此能尽，还得加上两句：天下至难定的莫过于名物典章；最难得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的莫过于与我们远隔的社会的氛围和在其间之反应。这已涉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上面去了。

“三百篇”里鸟兽草木之名尽够麻烦了，无怪圣人要特别单提。姑以《二南》言之。不知雎鸠是什么，则《关雎》不明；不知芣苢是什么，则不知《芣苢》说些什么；不知螽斯是什么，则不知何以会“宜子孙”；甚而至于有人不知桃花是什么，那么，“夭夭”“灼灼”“蓁蓁”一起落空，连“之子于归”都成为问题了。它未尝不明白是事实，咱们竟未尝明白也是事实。一切的名物典章都有这种重要的，不胜枚举也。

而且，诗中用这些材料；并不是用它的实质，只是用它这一点点提炼过的味儿，拿来暗示，形容，比况。譬如雎鸠原不见得像文王后妃，而斑鸠儿是可以引起下文“窈窕淑女”的。桃花与新娘子的关合更是“其妙不可酱油”，却并不曾有谁说，她的脸不含胡地有如桃花瓣。除非你直接经验过，再不然你与作者的经验至少有一两点的类似，又能够“以心会意以意会心”地体会得作者甘苦，这方才可以说你熟悉这些材料。若说考证，非但既不清而又难信；即使考定了，所得的结果多半是呆的，死的，不中用。所以把捉这些名物的氛围，难于考证它们的实质。

譬如灯，我们有电灯，汽灯，洋油灯，通都大邑里已少看见“油盏”。古代的灯是何形式，我原也弄不清楚，但毕竟有点像我小时候夜夜可以看见的油盏火。所以我对于古代的形容，什么“灯花报喜”哩，“残灯明灭”哩，“青灯黄卷”哩，都还有点了解。小孩子却不然了，我的儿女看见《忆》中的插图，他们就不识，讲

而后识。夫讲而知，则所知微哉！文学中所要的只是真切的见。

若从历史博物馆看“灯”去，那又是另一回事，或者是看希希罕儿，或者是好古董，或者是专门研究；但决不是读诗的方便。想起来也会失笑，灯与诗又何干呢？那么，它的形式功用等等原该不在话下。我们要知道的是灯前的生活，这才是诗的材料，值得一晌的沉吟与一霎的低徊。——这话或者说得“溜”了（吾友莫须有先生最不喜此）。你去寻检书籍，考订实物，未始不可多增一点了解，反正总比什么不理会的好。但增加多少，实在是个疑问。增加太少，那也不值得提起了。上边的话，未为“溜”也。

和名物典章有关连的，这也不过诗的一部分，有些自然是无关。但无关的不见得就好懂。另有一种说不出，画不出的个性之别，古今情味之异。（我想，中西之异亦然。）这一种隔阂是生于作者读者的关系上，述说尚易，确指则难。我们读五言诗的兴味胜于读四言，读近体胜于读古体，读词曲胜于读诗；这不一定因为古代作品中实质的隔阂多，一半因为作品离我们近的，则无形中之隔阂少也。又如我们喜观陶诗胜于谢灵运，表面上的理由，谢雕琢难懂，陶平易好懂，其实不尽然的。世上也正有喜欢温李比元白更多的人，足证上说之无根。这无非性分的同异罢了。读者与作者近，他们的时代环境相近，一近则无不近；反之，一远则无不远。所以我说，读者的了知，除媒介的故障外，更受一种我与彼的限制，远近亲疏的限制。这也是天生的，没有法子改变增减的一种命定耳。

现在完全转到读者方面来了。我们读一首诗，好像自己完全是旁观，是被动；换句话说，与那久已写定刊行的诗的成就，毫无关系。析言之，则又不然。一首诗写定刊行以后，实在只做了一大半，还有那一小半等着咱们读者去补呢。虽同是读者，而你我不同，所以那补成的半首当然各式各奇，差别得很小、不容注

意的也有，差别得很大，不容不注意的也有。

这个道理实在很容易明白的。假如我身完全是个被动的机械，则归斯受之，似别无问题，却还不能算旁观。如无线电机，发是动，收是被动，但也没有谁肯要这有发无收的无线电。况且，我身即使至陋，我敢武断，决不是无线电可比，虽然机械的人生观我也有点赞成。生命情思之交流是何等的微妙呢，读者的地位，完全不是旁观，不完全是被动。他时时给一件作品以新的生命——解释。

为什么不完全是被动？上节的譬喻似乎还不够。在"初见"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被动；刺激由外而来，作品总是作者给的。我读诗和我做诗确是不同，在这一点上。但是，注意，仅仅在这一点上！初见以后诗已融合于我，即胡思乱想，头痛脑涨，废寝忘餐，都是自己干的事了，不和人家再有什么相干，也没有人肯负责任的。再用个薪尽火燃的比方，作者好比一蓬野烧久已烧过了，却藉一种因缘留下星星的火种，——真是一星耳，不知历几何尘劫，这一星火种齐巧不巧，会钻进一池煤油里去，自然又蓬蓬勃勃起来骇人听闻了。只要想一想第二次大火与第一次大火的关系，则于吾言无庸疑矣。

读者的地位既已诠明，更得析言情思交流的状况。假如作者是鹿豕，读者是木石，鹿豕有感，木石无灵，其精诚等于面壁。假如作者是鱼而读者是鸟，作者是渔而读者是樵；那么，跃渊者不知戾天之高，斫柴的不知垂钓之乐，这也完了。又假如作者是形而读者是影，作者是音而读者是响，那就是庄周所谓"莫逆"，片言只语无所用之，更何有于文字，更何有于文学哉！这另是一种完了。自然，这"假如"真是假的，无绝对的同与异，等于木石的人则径谓之木石，何妨。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我敢说，人永远是平平常常的。一个

作者有他的喜怒哀乐，一个读者有他的喜怒哀乐，不尽同也非尽不同，不尽异也非尽不异，可通却也非尽可通，不可通却也非尽不可通；这是一种错综。作者有了一个，读者可遍大千，宇宙之内，作者们与亿万的读者们吸引排抵，亿万的读者们互相吸引排抵；这是一种广大的错综。作者未作以前对他人的作品是个读者，既作以后对自己的作品也是个读者；读者在未读以前许也是个作者（也许不是），既读以后也可以算是个作者（理由见上）；这也是一种广大的错综。创作与诵读二者互为因缘，无有穷尽；这是不思议广大的错综。在这种光景下，得一种电信收发式的了解是否可能，原也不消说得。有人问我，“诗可以懂得吗？”我先要反问他，“何谓懂得？”若说，“譬如电信。”径曰“否！”

离开了解，诗是不存在的，不离了解，则读者的重要并不亚于作者。依续成未完的诗这个观点说，不妨说误解也是正解。说得激烈一点，简直不妨说误解以外无正解，至少也可以说离开误解则得不着正解。《易传》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此非正见，是名正见。论道之根柢非知亦非仁，特从仁人知士所见的，确也是道之一种形相。说仁知非道，则无一非道，而道竟亡矣，乌乎可！故曰“非正见是名正见”。

深言之，有这么一种玄学的说法；浅言之，凡误解之甚者，通常不名为正解。这又把它们分成两橛了，似乎真有点矛盾。我试以和解之说进。

性分之特异者为偏见，偏见生执著，执著生烦恼。本来我见只是宇宙间的一种见，故虽误而不误，知误而后不误也；后来却认我见为宇宙间的一切见，不误而误，不知误而竟大误特误也。申言之，同异是自然的形状不为累，缘同异所生之是非，足为累耳。自来说诗者，各名有见而所见异，谓己独是而人皆非，察及他人，情有同我；于是谨饬之士转生迷罔，狂放之徒肆为轻诋，门户初

bbs.hlmbbs.com

严，习染愈深，如此循环，良堪悲悯。冥合作意既不可知，自圆其说亦属良苦，徒以尘点篇籍，灾祸梨枣。其尤甚者，则敢于大言，以一己之硗确，为来学之康衢，贻误贻惭，盖皆难免。凡斯之流俱不得引用圆融之说，为遮羞之具也。

总括上文：诗的本身，一座没藤萝的峭壁，诗人的脾气，胡里胡涂，七扭八捏，读者又是个陌生的客人，在风沙里戴着有色的眼镜，找不着路，互相咒骂。几重的障，几重的网啊！这么说起来，诗总是尽够复杂，微妙，幽沉，几乎神秘的了，还不能证明它不是一句普通话。为什么不是呢？

以上云云，皆属戏论，魔障者何，譬之空花，善读诗者不当泥此。致力于形迹之内，得力于形迹之外，音训粗通，大义斯畅。"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风景不殊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斯情思可通也。无言悬释，宁待烦言；俯拾即是，何烦冥索哉。五柳先生之"不求甚解"，意在斯乎。视诗为咒，不知所语云何而终身诵之，固失之陋；视诗为谜，以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亦贤者之过矣。吾之说诗，彷徨歧路，无所适从，欲求陶公所谓"偶有会意"渺不可得，欲仿陶公之赋"归去来兮"，吾将安归乎！属稿既毕，真不知所语云何，自叹有如梦呓，上节讥弹之词即为此文他日之定论矣。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

《近代散文钞》① 跋

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可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做序跋，这简直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反正推托不了的，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

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只要喜欢看，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

① 此书原题作《冰雪小品》，后改今名。

看煞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糊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人作一种印证而已，说服谁，不曾想。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举世同病自古如此，别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说着自己的话，那么正道的再说点什么好呢？”“不知道吗？笨啊，说人家的话哟！”这儿所谓人家事实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们的正统文豪决不屑于代他们立言的，或者是圣贤，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师，是这个．是那个，是X，是Y……什么都是，总不是自己。

就文体上举些例罢，最初的“楚辞”是屈宋说自己的话，汉以后的“楚辞”是打着屈宋的腔调来说话。魏晋以前的骈文，有时还说说自己的话的，以后的四六文呢，都是官样文章了。韩柳倡为古文，本来想打倒四六文的滥调的，结果造出“桐城谬种”来，和“选学妖孽”配对。最好的例是八股，专为圣贤立言，一点不许瞎说，其实《论语》多半记载孔子的私房话。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思并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许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时也未便仔细揣摹。活灵活现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师来，总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这叫做窠臼，或者叫滥调，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头子，娘们，土豪劣绅总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戏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脸，二花脸，颠来倒去只这几种版本而已。这是简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说不上来。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岂不是活该。在很古很古的年头早已

触犯了天地君亲师这五位大人，现在更加多了，恐怕正有得来呢。正统的种子，那里会断呢。说得漂亮点，岂不可以说倒霉也是侥幸，可以少吃点冷猪肉；若说正经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运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这些不幸的支配。这些文家多半没什么自觉的。他们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给自己顽，一方面做另一种文章去应世，已经是矛盾了。再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他们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自然还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这简直有点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暂且不问，我们一定受到相当的损失。没有确实自信的见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这果然一半为时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较观照的机会，然而自信不坚，壁垒不稳也是一个大毛病。他们自命为正道，以我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轨太远了，要摔交，跌断脊梁骨，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我们虽不断断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莫须有先生对我盖言之矣。

准此论之，启无选集明清诸家之作以便广布，至少是在那边

 bbs.hlmbbs.com

开步走，所以即使赔钱贴工夫，以至于挨骂都是值得的。在初编此书时他来问我，我说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连续下去，现在也还是这个意思，就当作跋尾看罢。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日，北京。

“标　　语”

前跋殊有未尽之意，引而申之。我觉得标语总还是时髦的，咱们不妨也来个两张，区区想贴在东四牌楼的有八个大字，“说自己的话，老实地。”——排字人注意，正文至此已完，以下都是注解。

说自己的话，该跋文中曾言之矣，可不大清楚。譬如说我吃饭，我拉屎，这的确是自己的话了，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再说病人的谵语，睡人的呓语，酒人的醉语，虽一字不辨，的确为某人所特有的，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这都需要一些注疏。所谓自己的话用在文艺上，我以为得加一种限制，只八个字，“己所独有，可通于人。”

独有自然不是绝对的，第一，日光之下无新物，第二，绝对的独有，无可通于人之理，显与下文相犯。既然不是绝对的，那么指的是什么呢？不抄袭不雷同之谓欤？然哉然哉！无论是照抄，偷抄，或者虽明明张着嘴说人家的话而看不出抄的痕迹来，都叫抄袭。至于所谓我吃饭我拉屎，的的确确是自己的需要，不是抄袭了，（“因为外国人吃鸡子所以兄弟也吃鸡子”，却是珍奇的例

bbs.hlmbbs.com

外。）却又是一种雷同。人人都会说兄弟要吃饭，然而岂可以说人人都是文学家，人人都可以做文学家呢。这类供生活上需要的简单话不成为文学的原因，别的还有，雷同至少是一个。若复杂的话，除非有意抄袭，雷同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文赋》上说："虽杼柚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古人对于这一点也还是谨慎得绝不含糊。

从正面作想，怕谁都不否认文学的新和创造吧，而新和创造正是独有的另一种说法。能懂得什么叫新，则独有的意义自明；新又谈何容易呢。日光之下无新物，所谓新只是新的结合，新的解释，新的用法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新的材料只有新的关系。所以我虽指斥种种的抄袭，却同时又承认文学上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二者区别极微，决非没有区别，解人自堪意会的；理会不到，指点也是无益。

再说可通，请重读这"可"字。夫可通者可通也，既不是说尽通必通，也不是说不通。凡我说的写的一定要完全通过人人的心眼，这是一种合理的希望，不可尽通，不可必通，这是无奈的事实。不论你的作品话语何等的明白晓畅，然而谁也不担保不会发生误解。所以艺术生活的惟一报酬是寂寞。若不能宁耐这寂寞咬嚼出它的滋味来，那就无异放弃了从事艺术的最好资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万流宗仰的诗圣当时还不免有此怅恨。

反面一想，不通的话也是文学，多们古怪呢。阿毛阿狗尚且说得大通特通，（活像我有菲薄他们两老的意思，这真冤枉！）岂有咱们的文豪反而不呢，决不，决不。上述的谵呓醉语，不抄袭不雷同，明明有个性的，总不算文学上的自己话，其理由准此。——又想起自己来了！无论在那儿，不记得曾忽视艺术和言文的社会性，尽有以前的文字可证，却不知怎的，"蔷薇"上忽来了一刺，蔷薇多刺，或然。

bbs.hlmbbs.com

更听见螺州翁说，读者方面颇有病鄙文之难懂的，较翁文盖尤甚焉。我虽有点玩世，对于这事却正正经经大着其急，寝食不安。此虽有辩解之处，却总不失为一种毛病。病的症结在读者，在作者呢，还没晓得，总之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使我愉快的事，读者纳闷更不待言。记得小时候，开蒙老师曾训我以作文四字诀“深入显出”，惭愧古稀之年行将及半（倚老卖老?）依然以文字难懂著称（是 notorious 不是 famous），悲夫悲夫！

难近于不，不懂才糟呢。此难明先生之所以还在担心思也。很少有人懂，或者很不容易懂，还可以用“知我者希责我者贵”等等不长进的话来遮遮羞，至于假如当真绝对没有人懂呢，那可不大成了。虽然作者自己说它是文学，可是谁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不是梦呓？为什么不是胡说？为什么不是醉语？为什么不是！大英阿丽司姑娘抱的小孩子，等到后来变成不多不少的一只猪的时候，干脆把它放到树林里去，说道：“If it had grown up, It would have been a dreadfully ugly child; but it makes rather a handsome pig, I think.”（见《奇境记》猪与胡椒章第六）吾其为漂漂亮亮的猪乎，悲夫！说得如此的“苦脑子”，不在赞美难懂的文字，读者们或者可以相信我一点罢。

何谓老实？想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之谓。这也需要解释，否则又缠夹。譬如以为要吃饭，就说吃饭，要拉屎就说拉屎，必如此表现才算老实；这是一种缠夹。又如简单地说月亮是老实，若说什么鹅蛋似的月儿，眉弯似的月子，甚而至于“闻佩响知腰细”的月姊却是不老实；这也是一种缠夹。因为世上固多看月亮只是并不曾怎么的月亮的老妈子（事见《燕知草·眠月》一文中），却也未必没有真把月亮比做姊姊的李义山，许老妈子说老实话，也得许李义山之徒说老实话，这才是公道；然而不幸很少有人了解承认这个道理，即最初《新青年》上所发表新文

bbs.hlmbbs.com

学的口号，关于这一点也着实有点缠夹了。讲到这件事，可算文学史上一段伤心，当时何等轰轰烈烈，想把旁行斜出抬举起来，化为康庄大道，曾几何时，遭逢新古典派与普罗阶级的夹击，以致壁垒沉没，队伍哗散，岂不可叹可羞！虽曰天实为之，亦人谋之不臧也。大家都知道应当老实地说自己的话，可是什么叫做自己的话，怎么样才算老实，似乎未曾细想过，以为我的事总是真的，我的话总是对的，坏就坏在这个上面了。

老实也就是忠实，忠实就是诚。《易传》曰："修辞立其诚"，诚之一字，的确点出修辞的所以然，即如《诗大序》及《礼记》上的"言之不足"，也是一种妙解。下文都在发挥这些意思，大有策论之风哩。

想要老实地说话又说不大出，诚与不足联合之谓。何以会说不出？技巧之未驯与情思之过厚，二者必居一于此。技巧与情思之关系，只是追，只是追不着（说详《杂拌儿·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情思愈深厚的，说不出的痛苦也愈大，所谓"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这个缘故。说不出，偏要说，只有勉力磨炼他的技巧；技巧进益以后，追原是追不着的，却总可以加增一些逼近的程度，也未始不是一种成功。他且以为这是在天下后世的面前，表现他自己一条最好的捷径，又何敢巧立名目迷误后学呢。至于有人以假货蒙混，当然另是一回事，殊无何等牵连，那一派没有流弊，那一家没有冒牌。

举两种表面上不见得老实的修辞方法为例：一是丽，词藻典故；二是曲，艰深晦涩。流弊固多，其初义也是颠扑不破的。问题不在乎这种做法可不可，而在乎它的张本（data）的有没有。有了张本，不这么做不行；没有张本，自然不必这么做，勉强要这么做也不行。这最明白，没有缠夹的余地的。若压根儿要连同张本先去经过时代的核准，否则严禁，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迫压。

bbs.hlmbbs.com

关于词藻、典故、曲的表现，详言之宜各为一文非此能尽，现在只举一点端倪。词藻的妙用，在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生出完整来。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非词藻不为功，这个道理自然也有人理会得。依我个人的偏嗜，词中的温飞卿是很懂得用词藻的；六朝文之所以大胜唐宋四六文者，会用词藻至少是一原因。词藻，文学的色泽，也是应付某种需要而生，并非无聊地东涂西抹，专以炫人耳目为业的。俗滥是不善用之故，不是词藻本身的毛病。说到典故，恐怕挨骂的机会更多。炫耀，敷衍，替代，有人误认这些个为它的真义，所以大声疾呼地“无条件打倒”；可是它的真义假如不在此，那就近于无的放矢。典故每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系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般；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者竟一字不易，搬了一回小家，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方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与其需要。大概可以不用词藻典故用了反坏的，宜绝对不用；用了而意思依然不见好，也不如勿用；若一用了，便大妙而特妙，则宜大用而特用，决无有意规避的必要。

《人间词话》里有这么一节：“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王先生的话我常是佩服的，此节却颇可商量。说做词非用代字不可固非，说什么“忌用”也不必。如桂华之代月，在此实含有典故词藻两种意味。周词原作上片是：“风消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这是实感与幻觉之错综。首三句，以实在景致起。桂华句为转折之关捩，不但状月光之波动，且仿佛感触月中桂子的香，情味渐近实幻之间。下文落入幻境，“素娥欲下”，才一点不觉突兀；否则月色一好，嫦娥就要思凡下界，未免太忙

bbs.hlmbbs.com

哩。想象中的素娥也还是陪客，再转出事实上的楚女来，而“纤腰”仍用上述玉溪诗意，双绾月姊，尤为巧合。自此以下皆记实事，妙以“飘香麝”作结，遥应上文“桂华”，给我们以嗅觉方面，实幻两种的交错。清真之词工细绵密之甚，都此类也。依此作释，则桂华二字义别于单纯之月，不可径相代，明矣。——且词调方面，美成或更有苦心，王氏也未注意。试想月华二字何等平常，清真岂不想到在此依调法似以去平为佳，《词谱》载秦少游词用“画楼雪杪”，诸家间有用上声字者，终以用去为多。杨和词“翠檐铜瓦”，方和词“凤楼鸳瓦”，俱遵用去声，亦可参证。

文字写了一小半，得难明先生电话，嘱到某处阅卷，头昏脑倦之后，不免又来咬嚼。他举示李易安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为用典之一例。诗情之徘徊宜有此等境界，恰好又能用这典故把它达出。假如不用典，把原句改为“诗情如夜鸟，环绕未能安”，通也是通的，却苦平庸；若说“诗情如夜鸟，三绕未能安”呢，未免又病生硬，况且还脱不了典故的范围。总之，何必呢，不如老实用了典的干脆。她当时之感究竟如何不可知，依所留下的成绩而论，我们今日岂不可以相信，她已经竭忠尽智地挑选了一种最逼近实感的表现，这还有什么可非议的。文学，精严地说，只应该有一个解释，就是它自己。是谓独一。

词藻典故不妨说曲的表现之一种，而曲的表现却非二者所能尽。依我见大概三分之，复杂朦胧违碍是也，亦俟异日专文论之。复杂则不清，其词缴绕；朦胧则不醒，其词惝怳；违碍则不敢，其词遮掩，三者固各有所蔽，非文词之至者，而其不悖于修辞立诚之通则，则一也。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人家能懂最好，不懂也只好由他。这个不懂，与者说由于文字的障碍，不如说是心境的隔膜。人与人的相互了解是有限的，更有什么好法子呢！“辞达而已矣”，天下之公言也；幸而得达，作

bbs.hlmbbs.com

者读者所同愿也；不幸而不达，作者读者所同恨也。我辈不能尽通古人时贤之意，岂可望天下后世尽通我辈之意哉！

曲的表现每造成不可懂的文风，然而又有区别：艰深，晦涩，与没有意思是也。艰深者，作意遥深，言厄于意之谓，乍看似不通晓，细按则条理分明，虽未必就是第一流，却不失为高等的文学。晦涩者文词芜杂，意厄于言，所谓深入不能显出，一看固然不懂，再看还在渺茫，即算它是文学吧，也决不是很好的。艰深是一种没奈何，好比文学的本身病；晦涩是可以救药的，类似艰深的一种外感而已。我们没法化艰深为不艰深，应该有法化晦涩为不晦涩，二者性质有别，不是难懂程度深浅的问题。至于没有意思，那就是没有意思，更无第二个说法。左看也不懂，右看也不懂，看杀也不懂，这有什么可说的。他叫它什么，我们跟着叫它什么好了，责任当然由作者自负。

三者之外更有一种，以艰深文其浅陋是也。意思原是很浅近的，既非艰深，也非没有意思；表现方法是故意的迂曲，所以又不能算晦涩。这种冒牌，只好请主顾先生们自己小心点吧。凡开陆稿荐王麻子的招牌上都写着“真”，“老”，“真正”，“真正老”，对于主顾真麻烦哩，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因为开店的想自居于真正老牌，这是一种人情，岂有自己声明了“我冒牌”而后冒牌的。

以文字难懂著称的我们将居于何等？谁知道！将自居于何等呢？谁好意思说，——纵然“戏台里喝彩”原是颇有意思的事情。匍伏于道统之下，飞奔于时代之前，我们虽有所不屑，自欺欺人，倚老卖老，我们又何敢呢；这已大有“戏台里喝彩”的味儿了，还不如就此“打住”的好。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bbs.hlmbbs.com

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

救国（不仅仅是救国，一般的公众事业皆然）并不成为问题，假如我们不需要。怎样一种人方才需要救国呢？

日常的生活几乎绝对不需要救国之类的，这生活的光景可分为动静两面：静的方面是保持现状，只求平安。我要活着，我老要活着，无论怎么样活法我也要活着的，狗也罢，公卿也罢，神仙也罢，我要独活着，虽有亿兆的苦难，而死的若不是区区，何妨！再进一步，以千万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独活，这大概可以不活了罢？然而不然，据说还是要活的。这么说来，求生之志，可谓坚逾金石了。等到事实上不能平安的时候可又怎么样？原来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却也未必，例如帝国主义的枪弹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轰轰烈烈的死是苦命，胡里胡涂的死是福气。我们只知持生（仿佛捧在手里）而不知爱生，乐生，善生。我们特别怕死，却算起来，我们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动的方面是力图进展，很想阔气。我活着哩；要活得舒齐，活得舒齐了，要活得更舒齐；活得很舒齐了，还要活得再舒齐一点……到

bbs.hlmbbs.com

底有几个“还要”呢？天知道！舒齐之极有如皇帝，似乎已没得想了，他还在想自己永远能如此不能（成仙）？还在想子子孙孙能永远如此不能（传代）？穷人梦里变富人，富人梦里就变猪，果然说不尽，然而也尽于此矣。这好像没有例外。好坏之别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为谓之好人，无所不为谓之坏人。

所谓国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与这种生活有什么关联呢？看不出！不妨武断地说，救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果真成为问题，必另有其条件。

说起来简单万分，知道世界上有“我”还有“人”，这就是条件了。在我以外找着了别人，这是做人以来顶重要的发见，影响之广大繁多也非言词能尽。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复杂了。它把我们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们活得麻烦，困难，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们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舍己从人总是高调，知道自己以外还有别人的这种人渐渐多起来，只知道苟生独活的家伙渐渐少起来，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谈何容易呢！这在个人已需要长时间的、无间断的修持与努力。吾乡有谚曰：“说说容易做做难”，此之谓也。

重己轻人，贪生怕死，爱富嫌贫，人之情即圣人之情也，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标准。）无非常人见了一端，圣人兼看两面耳。多此一见，差别遂生。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有甚”也者多绕了一个弯罢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绕了一个弯而已。一个弯，又一个弯，这是使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即使不是唯一的；我确信如此。

在所谓士大夫阶级里，睁开眼睛，净是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

bbs.hlmbbs.com

看不大见杀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国是一个问题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才会成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怕并序

不管你们信不信，这又是写梦中的草稿。写后一看，却有翻译气，亦奇。此又一《莫须有先生传》也，即呈莫须有先生正。

不知在那儿，在那一年上，曾经有这么一个怕笑偏不怕苦的人。为什么怕这个，不怕那个，理由不详，总而言之，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了。

年深月久，他走得远了，当他留在咱们这儿的时候，也有人泥着问："笑有什么可怕的?"直摇头，不作声。强问之，却说："多得很，淡淡的笑是没有意思，浓浓的笑是很有——不，太有意思了，傻笑好比一蓬火，冷笑活像一只钉……还有一种我所最怕的笑……"说到这儿，好像真害怕似的，"我不说了！不说了！"空气既然那么样神秘，不说的理由自然是不说。有时孩子们跟他闹，"你真不怕苦吗？我请你吃一大碗煮黄连！""我请！""我也请！"大家抢。他摸摸孩子的头，悄然说道："什么？孩子。"除此以外，他自己可不曾留下什么，都是谣言，揣测，摹拟之词。

bbs.hlmbbs.com

他的故事好像小说。他不愿意过路，不愿意到站，不愿意住旅馆。有人猜，不愿意走路者，不愿意动也；不愿意到站者，不愿意止也。旅馆就是旅馆，倒没有什么猜的，可是旅馆里有一大群的穿礼服的绅士和侍者，小客栈里则有老板娘，而绅士，侍者，老板娘也就是淑媛名闺，都爱笑，都会种种的笑，这简直是成心拿他开顽笑。然而史有明文，他不知怎的，偏已好好地上了路，到了站，好好的住在顶大顶大的大旅馆里，非但睁着眼看人家穿漂亮的晚礼服，回看自己身上也是簇新的燕尾妆。人家笑他，他也笑人。人家神气十足，他也就摆架子。什么才算通？为什么非通不可？他固然回答不上来，可也不曾想。

话虽如此，笑总归是可怕的，他心心念念要试这“踏破铁靴无觅处”的苦。他翻遍了古今中外的刑律，足足有三天三夜，方才挑出一桩不大不小，不轻不重，可备诸苦而不会死的第几款几项的风流罪过去犯了。其结果是被拘在世上最文明而又残酷的牢里，禁子是哲学博士，皇家学会的会员。

一进铁门，他就笑，（要知道，他自己是顶爱笑的。）“这屋子不坏呢，大可养神。”他们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叫痛之后又是笑，“痛固然是痛的，打完躺着却有味。”喔，“有味！”博士气得翘胡子，发个命令，“罚他镇日做苦工，没有休息！”他连笑带喊的，“吃力杀哉！晚上睡得更香甜。”于是只许他穿件单衣，把他关在同露天一样的冷屋子里，更别提被窝褥子。他冻得直咳嗽哆嗦，却叹了口气，“假如热又不知多们难受呢！”小牢子赶紧去献勤讨好，“博士，他笑得直咳嗽呢。”博士道：“唉！要糟！”“别慌，别着急，他怕——热，他怕——热。”“你不早说，那就好办啦，把他挪在大炉子边，离火只许三尺，给穿上貂皮袍子，海龙大氅，戴上獭皮帽子，盖上三床鹅绒毯，三条丝绵被。快去！快去！”一切照办了，咳嗽被大夫这么一治给治好啦，（有人说英文中的大夫，就是

博士，未知然否。）又闹得发喘，流汗，乃作歌曰：“烤的慌，幸不凄凉，否则僵！”

“喔，凄凉，凄凉，”博士如有所悟，他想，这可要送他回老家去了，略凝一回神，就分付道，“赶紧放了，不许迟一秒钟，把他‘押解回籍’；叫他再看见他的一切的影子，譬如房屋，邻居，朋友，情人，甚而至于他顽过的泥孩竹马，手种的闲花野草……凡他的儿时影子，整个儿的不许少。明白了没有？快去，快去！”一切又都照办了。

博士真有根，他终于在平生最怕的一个笑里被博士给制服了，而且不久就死在这个笑里。身后颇有人传说：“他和咱们可不是一样怕苦的，怕什么笑，故意装腔唬人。”也有人说：“名流比博士差远啦，鬼子的手法高，学问好。”更有人说：“你们懂得啥。我祖父小时候见过他老人家的，曾亲口叮咛地说，别提啦，博士都上当了，他老的心思深着呢。”

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平常地过去了，又平安地埋骨于所谓钓游之乡，总是事实，我听见老辈里都是这么说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

中　　年

什么是中年？不容易说得清楚，只说我暂时见到的罢。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我也是关怀生死颇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看看从前的文章，有些觉得已颇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缘故么？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

我感谢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使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名言，惟有赞叹；赞叹不出，唯有欢喜。

万想不到当年穷思极想之余，认为了解不能解决的“谜”，的“障”，直至身临切近，早已不知不觉的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间似乎必有一个是非。无奈这个解答，还看你站的地位如何，这岂不是“白搭”。以今视昨

则昨非；以昨视今，今也有何是处呢。不信么？我自己确还留得依微的忆念。再不信么？青年人也许会来麻烦您，他听不懂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再好没有的印证了。

再以山作比。上去时兴致蓬勃，惟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馀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般滋味的。

试问下山的与上山的偶然擦肩而过，他们之间有何连属？点点头，说几句话，他们之间又有何理解呢？我们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于这两种各别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会的俄顷，惭愧我大不知道。依我猜，许是在山顶上徘徊这一刹那罢。这或者也就是所谓中年了，依我猜。

“表独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几许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所以它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

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的确是很俗气，无怪青年人看不上眼。以区区之见，因怕被人说“俗”并不敢言“老”，这也未免雅得可以了。所以倚老卖老果然不好，自己嘴里永远是“年方二八”也未见复妙。甚矣说之难也，愈检点愈闹笑话。

究竟什么是中年，姑置不论，话可又说回来了，当时的问题何以不见了呢？当真会跑吗？未必。找来找去，居然被我找着了：

原来我对于生的趣味渐渐在那边减少了。这自然不是说马上想去死，只是说万一（?）死了也不这么顶要紧而已。泛言之，渐

bbs.hlmbbs.com

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这“不过如此”四个字，我觉得醰醰有余味。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这是一种了。吃窝窝头的直想吃大米饭洋白面，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吃窝窝头不行，这又是一种了。冬天生炉子，夏天扇扇子，春天困斯梦东，秋天惨惨戚戚，这又是一种了。你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便用机关枪还敬，没有，只该先你而乌乎。……这也尽够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新鲜。不新鲜原不是讨厌，所以这种把戏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说非看不可，或者没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于投河觅井。这个，我真觉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识者鉴之。

看戏法不过如此，同时又感觉疲乏，想回家休息，这又是一要点。老是想回家大约就是没落之兆。(又是它来了，讨厌!)“劳我以生，息我以死”，我很喜欢这两句话。死的确是一种强迫的休息，不愧长眠这个雅号。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实仔细一想，果真天从人愿，谁都不死，怎么得了呢？至少争夺机变，是非口舌要多到恒河沙数。这真怎么得了！我总得保留这最后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说，眼前的夕阳西下，岂不是正好的韶光，绝妙的诗情画意，而又何叹惋之有。

他安排得这么妥当，咱们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乐意多活；咱们不大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甘心少活。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久是平静的。叫呀跳呀，他果然不怕，赞啊美啊，他也是不懂。“天地不仁”、“大慈大悲……”善哉善哉。

好像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其实并不是。我的中年之感，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有得活不妨多活几天，还愿意好好的活着，不幸活不下去，算了。

bbs.hlmbbs.com

“这用得你说吗？”

“是，是，就此不说。”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

尝读元人《秋夜梧桐雨》杂剧，写马嵬之变，玉环之尸被军马践踏，不复收葬，其言颇闪烁牵强。至洪昉思《长生殿》则以尸解了之，而改葬之时，便曰："惨凄凄一匡空墓，杳冥冥玉人何去。"两剧写至此处，均作曲笔。而《长生殿·雨梦》一折更有新说，惟托之于梦，其词曰："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而评者则曰："才情竭处，忽生幻想，真有水穷山尽，坐看云起之妙。"洪君此作自为文章狡狯，以波折弄姿，别无深意。但以予观之，此说殆得《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本旨。兹述其所见于后，佐证缺少，难成定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亦所不废乎？

若率意读之，《长恨歌》既已乏味，而《传》尤为蛇足。《歌》中平铺直叙，婉曲之思与凄艳之笔并少，视《琵琶行》、《连昌宫词》且有逊色。至陈鸿作《传》，殆全与《歌》重复，似一言再言不嫌其多者然，其故殊难索解。夫以一代之名手抒写一代之剧迹，必有奇思壮采流布文坛，而今乃平庸拖沓如此，不称所期

bbs.hlmbbs.com

许，抑又何耶？

其间更有可注意者，马嵬之变，实为此故事之中心，玉环缢死，以后皆馀文也。以今日吾人行文之法言之，则先排叙其宠盛，中出力写其惨苦，后更抒以感叹，或讽刺，如《长生殿·弹词》之作法，称合作矣。而观此《歌》及《传》却全不如此，写至马嵬坡仅当全篇之半，此后则大叙特叙临邛道士，海山楼阁诸迹，皆子虚乌有之事耳，而言之凿凿焉，且以钗盒之重还与密誓之见诉，证方士之曾见太真。夫太真已死于马嵬，方士何得而见之？神仙之事，十九寓言，香山一老岂真信其实有耶？其不然明矣。明知其必不然，而故意以文实之，抑又何耶？

即此可窥《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在也。一篇必有其警策，如《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为主意；《秦妇吟》以"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为主意；独此篇之主旨，屡读之竟不可得。必不得已，只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之。既以"长恨"名篇，此两语自当为点睛之笔。惟仅观乎此，仍苦不明白，曰"此恨绵绵"，曰"长恨"，究何所恨耶？若以仓卒惨变为恨，则写至马嵬已足，何必假设临邛道士，玉妃太真耶？更何必假设分钗寄语诸艳迹耶？似马嵬之事不足为恨，而天人修阻为可恨者，抑又何耶？

在《长恨歌传》之末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明点此歌之作意，主要是感事，次要是讽谏。夫事既非真，感之何为？则其间必明明有一事在焉，非寓言假托之匹。云

bbs.hlmbbs.com

将引为后人之大戒，则其事殆丑恶，非风流佳话也。乐天为有唐之诗史，所谓以出世之才记希代之事，岂以欣羡豪奢，描画燕昵为能事哉？遇其平铺直叙处，俱不宜正看，所谓繁华其淫纵也，所谓风流其丑恶也。按而不断，其意自明。陈鸿作《传》，惟恐后人不明，故点破之。

至作《传》之故，在此亦已明言。若非甚珍奇之事，则只作一歌可矣，只作一传亦可矣，初不必作歌之传，屋上架屋，床上叠床也。使事虽珍奇而歌意能尽且易知者，则传虽不作亦可也。惟其两不然，此《传》之所以作也。可分三层述之：歌之作意，非传将不明，一也；事既隐曲，以散文叙述较为明白，二也；传奇之文体，其时正流行，便于传布，三也。其尤可注意者为"世所不闻者"以下数语，其意若曰当时之秘密，我未亲见亲闻，自不得知；若人人皆知，明皇、贵妃之事，则载在正史，又不待我言，我只传《长恨歌》中所述这一段异闻而已。总之，白、陈二氏仅记其所闻，究竟是否真確，二君自言非开元遗民不得知，遑论今日我辈也，予亦只释《长恨歌》云尔。究竟歌中本意，是否如此，亦无从取证他书，予只自述其所见云尔。

《长恨歌》立意于第一句，已点明，所谓"汉皇重色思倾国"是明皇不负杨妃，负国家耳。开门见山，断语老辣。至所叙述，若华清宫、马嵬坡皆陪衬之笔。因既载《明皇本纪》，为世所知，所感者必另有所在而非仅此等事，陈鸿之言本至明白。结语所谓"此恨绵绵"，标题所谓"长恨"，乃家国之恨，非仅明皇、太真燕私之恨也。否则太真已仙去，而"天上人间会相见"，是有情之美满，何恨之有，何长恨之有？论其描画，叙繁华则近荒，记姝丽则近亵，非无雅笔也，乃故意贬斥耳。《传》所谓乐天深于诗，观此良确。综观此篇，其结构似疏而实密，似拙而实巧；其词笔似笨重而实空虚；其事迹似可喜而实可丑；家弦户诵已千年矣，而

bbs.hlmbbs.com

皆被古人瞒过了，至可惜也。

旁证缺乏，兹姑以本文明之。此篇起首四句即是史笔。“汉皇重色思倾国”，自取灭亡也。“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明明真人面前打谎语。史称开元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册寿王妃杨氏，至天宝四载秋七月册寿王妃韦氏，八月以杨太真为贵妃。太真为寿王妃十馀年之久，始嫔于明皇，乃曰“初长成”、“人未识”，非恶斥而何？若曰回护，则上讳尊者方宜含糊掩饰，何必申申作反语哉？今既云云，则惟恐后人忽视耳。且其言与《传》意枘凿。《传》云：“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其中亦有曲笔，如不曰寿王妃而曰杨女，不曰既嫔而曰既笄；然外宫与深闺其不同亦甚矣。读者或以“宛转蛾眉”之句，疑玉环若未死于马嵬，则于文义为抵牾，请以此喻之。试观此两语，亦可如字解否？

可知《长恨歌》中本有些微词曲笔，并由傅会而云然，以下所言殆不病其穿凿，上半节铺排处均内含讽刺，人所习知，惟关系尚少，最先宜观其叙述马嵬之变，《歌》曰：“六军不发可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传》曰：“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苍黄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其所叙述有两点相同，可注意：（一）《传》称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去，是玉环之死，明皇未见也。《歌》中有“君王掩面”之言，是白、陈二氏说同。（二）《歌》称“宛转蛾眉马前死”，即《传》之“苍黄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也。宛转即展转，而《传》意尤明白。苍黄展转，似极其匆忙捣乱，而竟就死于尺组之下者，与夫死于马前之蛾眉，究竟是否贵妃，其孰知之哉？而明皇固掩面反袂，未见其死也。《歌》中“花钿”句，似有微意。此两句就文法言，当云花钿、翠翘、金雀、玉搔头，委地无人收，诗中云云，

bbs.hlmbbs.com

叶律倒置耳。诸饰物狼藉满地，似人蝉蜕而去者然。《太真外传》云："妃之死日，马嵬媪得锦袎袜一只，相逢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不特诸饰物纷堕，并锦袜亦失其一，岂不异哉？使如正史所记，命力士缢杀贵妃于佛堂，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观之，其境况殆不至如此也。

窃以为当时六军哗溃，玉环直被劫辱，挣扎委顿，故钗钿委地，锦袜脱落也。明皇则掩面反袂，有所不忍见，其为生为死，均不及知之。诗中明言"救不得"，则赐死之诏旨当时殆决无之。《传》言"使牵之而去"，大约牵之去则有之，使乎使乎？未可知也。后人每以马嵬事訾三郎之负玉环，冤矣。其人既杳，自不得不觅一替死鬼，于是"蛾眉"苦矣，既可上覆君王，又可下安六军，驿庭之尸俾众入观者，疑即此君也。或谓玄礼当识贵妃，何能指鹿为马？然玄礼既身预此变而又不能约束乱兵，则装聋做哑，含糊了局，亦在意中，故陈尸入视，即确有其事，亦不足破此说。至《太真外传》述其死状甚悉，乐史宋人，其说固后起，殆演正史而为之。

玉环以死闻，明皇自无力根究，至回銮改葬，始证实其未死。改葬之事，《传》中一字不提，《歌》中却说得明明白白："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夫仅言马嵬坡下不见玉颜，似通常凭吊口气，今言泥土中不见玉颜，是尸竟乌有矣，可怪孰甚焉？后人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曰肌肤消释(《太真外传》)，曰乱军践踏，曰尸解(均见上)，其实皆牵强不合。予谓《长恨歌》分两大段，自首至"东望都门信马归"为前段，自"归来池苑皆依旧"至尾为后段，而此两句实为前后段之大关键。觅尸既不得，则临邛道士之上天下地为题中应有之义矣。其实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临邛道士鸿都客则托辞耳；《歌》言："汉家天子使"，《传》言"使者"，可证此意。

观其访问之迹又极其奇诡。《传》曰："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大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歌》曰："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最不可解者，为碧落黄泉皆无踪迹，而乃得之海山。人死为鬼，宜居黄泉，即诗人之笔，不忍以绝代丽质付之沉沦，升之碧落可矣，奚必海山哉？且《歌》、《传》之旨俱至明晰，《传》云旁求四虚，明未曾升仙作鬼，仍居人间也；《歌》云"两处茫茫皆不见"，意亦正同。"忽闻"以下尤可注意，自"海上有仙山"至"花貌参差是"，皆方士所闻也。使玉妃真居仙山，则孰见之而孰言之，孰言之而孰闻之耶？岂如《长生殿》所言天孙告杨通幽耶？夫"马嵬坡下泥土中"既失其尸矣，碧落黄泉既不得其魂魄矣，则羁身海山之太真，仙乎、鬼乎、人乎？明眼人必能辨之。且《歌》中此节，多狡狯语。"山在虚无缥缈间"，是言此亦人间一境耳，非必真有如此之海上仙山也。"其中绰约多仙子"，似群雌粥粥，太真盖非清净独居，唐之女道士院迹近倡家，非佳语也。"中有一人字太真"，上甫云"多仙子"，而此偏曰"中有一人"，明明点出"人"字。"雪肤花貌参差是"，是方士未去以前，且有人曾见太真矣，其境界如何，不难想见。

写方士之见太真，正值其睡起之时。《传》曰："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是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歌》曰："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依《传》言，方士

待之良久，依《歌》言，似玉妃起得极仓皇，既曰“梦魂惊”，而“云髻”、“花冠”两句，又似钗横鬓乱矣。

《传》为传奇体，小说家言或非信史，虽陈鸿是史家，而白氏之歌行实诗史之巨擘。若所闻非实，又有关碍本朝，乌得而妄记耶？至少，宜信白氏之确有所闻，而所闻又惬合乎情理；否则，于尚论古人有所难通。吾辈既谓方士觅魂之说为非全然无稽，则可进一步考察其曾见杨妃与否；因使觅杨妃是一事，而觅着与否又是一事。依《歌》、《传》所描写，委宛详尽明画如斯，似真见杨妃矣，然姑置不论。方士（姑以方士名之）持回之铁证有二，一为钿盒金钗，二为天宝十载密誓之语。夫钗盒或可偷盗拾取，（近人有以“翠钿委地”句为钗盒之来源，亦未必然。）而密誓殊难臆造。观《传》曰：“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此独君王知之耳。”《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曰“独侍”，曰“凭肩”，曰“无人私语”，是非方士所能窃听也。窃听既不得，臆造又不能，是方士确已见太真也。钿盒、金钗人间之物，今分携而返，是且于人世见太真也。至于“天上人间会相见”，则以空言结再生之缘耳，正如玉溪生所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非有其他深意。“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明谓生离，不谓死别；况太真以贵妃之尊乃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故结之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言其耻辱终古不泯也。否则，马嵬之变，死一妇人耳，以“长恨”名篇，果何谓耶？

明皇知太真之在人间而不能收覆水，史乘之事势甚明，不成问题。况《传》曰：“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是明皇所闻本非佳讯，即卒于是年（肃宗宝应元年），而太真之死或且后于明皇也，按依章实斋氏所考，则

其时太真亦一媪矣，而犹摇曳风情如此，亦异闻矣，吾以为其人大似清末之赛金花，而《彩云曲》实《长恨歌》之嫡系也。惟此等说法，固有焚琴煮鹤之诮耳。

爬梳本文，实颇明白而鲜凝滞，惟缺旁证为可憾耳。杜少陵之《哀江头》亦传太真事，曰："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曰"去住"，曰"彼此"，不知何指。若以此说解之，则上两句疑其已死，下两句又疑其或未死，两说并存欤？惟旧注以上指妃子游魂，下指明皇幸蜀，其说可通，故不宜曲为比附，取作佐证。且此事隐秘，事后渐流布于世，若乐天时闻之，在少陵时未必即有所闻也。他日如于其他记载续有所得，更当补订，以成信说。

今日既仅有本文之直证，而无他书之旁证，只可传疑，未能取信。要之，当年之实事如何是一事，所传闻如何另是一事；故即使以此新说解释《长恨歌传》十分圆满，亦不过自圆其说而已，至多亦不过揣得作《歌》、《传》之本旨而已。（即此已颇夸大。）若求当年之秘事，则当以陈鸿语答之曰："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

〔**附记一**〕明皇与肃宗先后卒于同年，肃宗先病而明皇之卒甚骤，疑李辅国惧其复辟而弑之。观史称辅国猜忌明皇，逼迁之于西内，流放高力士，不无蛛丝马迹。唐人亦有疑之者，韦绚《戎幕闲谈》曰："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此事与清季德宗西后之卒极相似，亦珍闻也。

〔**附记二**〕又宋王铚《默记》上："元献（晏元献）因为僚属言唐小说：唐玄宗为上皇，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玄宗卧未起，中其脑，皆作磬声，上皇惊谓刺者曰：'我固知命尽于汝手，然叶法善曾劝我服玉，今我脑骨皆成玉，且法善劝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难死。汝可破脑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孙光宪《续通录》云："玄宗将死云：

bbs.hlmbbs.com

'上帝命我作孔升真人。'爆然有声，视之崩矣。亦微意也。"此亦可与上节参看。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

前儿在一个照例可以碰见废名的地方碰见废名，他和他的一位同事都向我索稿，说有四五期没有你的文章了。其实我的文章有没有，何关紧要，不过他们既然这么说，盛意难却，我只得点了头。点头之后却大为难。我近来除掉填了几首小词以外简直什么也没有做。废名说，词也可以的，最好加上一个小序之类，我就含胡地答应了。

依本《草》的主张，原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们做的，就可以登，这自然不是说凡不是我们做的，就不登。人家说你们又是趣味！趣味之为世诟病也，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仔细想来真叫冤枉，譬如孩子喜欢吃糖，女人喜欢喝醋都是趣味，而我们独以趣味名，呜呼！

然而依区区之见却也未见得就可以。作几首小词，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消遣，没有公开的必要而且未必有这可能。其理由恕不列举，总之我不大愿意就是了。现在姑且抄下一首《蝶恋花》，却

bbs.hlmbbs.com

如做截搭题一般讲到杨贵妃又讲到日本，既以补本《草》之白，亦以偿废名之求，盖一举而两得也。两得之外另有其他，说详下。

王渔洋有一首《蝶恋花》很出名，人家就呼他为王桐花。后来有人套他的调子来咏扑克牌，所谓“郎是同花妾是同花顺”，却颇有下流的气息。其实他的原词，本殊近甜俗，因诗名太大，词以人重耳。

飞机光降之明日，一早晨就想，如不写点什么，万一嘭的一声从此没落，未免悲哀，遂调寄《蝶恋花》，用渔洋韵，——自然不是奉和。

> 望眼连天愁雪拥，身到天涯，翻把三春送。人道“同衾还隔梦，世间只有情难懂。　　钿盒香囊何处冢？一曲饧箫，谁见双飞凤？效得微情酬密宠。空怀也被明珠哄。”

有了标点大意就明白了，我觉得不需要什么解释。现在姑且把下片说一说，这是堆叠格，连用四个故事（典故），杨妃、弄玉、洛水、汉皋是也。这种作法盖本诸古人，如李后主《一斛珠》咏口，辛稼轩《贺新郎》咏琵琶都是眼前的例，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我用的都是情人吃亏的故事，杨妃最不堪了，弄玉大约是被箫史拐了去的，谁人见过吹吹竹箫就会引到凤凰，又有谁见过公母俩跨凤同升呢。词曰饧箫，深斥之也。洛神与汉皋女郎顽的都是一套的把戏。子建公是明知故犯，说道“感交甫之弃言兮，惧斯灵之我欺”，后来该殿下毕竟落在她的圈套里。“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谎哉谎哉。

或者疑惑有什么情场失意的背景吧，却也未必，心分析式的批评家许会深文周内，我亦只可听之而已。我以为诗词为用，贵在状普通言语难状之情，所以此篇的本旨恕不作释。

bbs.hlmbbs.com

“钿盒香囊何处冢?”是个崭新的典故。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二号上我有一文，说杨妃死于马嵬的可疑，后来因得不到什么旁证，就此搁下了。今年却从岂明先生处听到日本人的杨妃传说，颇足为鄙说张目，借此谈谈杨妃冢的问题。

马嵬坡我虽没有去过，我父亲却是到过的，让我先引他老人家的话。

> 马嵬镇……路北杨太真祠，小殿三楹，流尘深锁，楣上悬“月冷珮环”额，吴清卿中丞所书。许仙屏河督为葺祠屋，题曰“莫问华清”。……墓在祠后，秋帆尚书曾修之，书碑曰“唐玄宗贵妃杨氏之墓”。一抔故土，野花生其巅，哀艳向人。旁有枯井，为太真投镜处。俗云，墓上之土妇人𩈨面最宜，频年撮取高下不平。相传七夕有白气英英出冢上，岂星河密誓，此恨无尽期耶?(《蜀輶诗记》卷上)
>
> 棠梨细雨秦原路(墓在兴平县马嵬驿路北)，古槐亲抚玄宗树(驿有古槐，云是唐玄宗手植)，小殿三楹叩寂寥，苔碑绣满杨妃墓。瑟瑟玑珠冷珮环，亭亭红艳摇风露。一种凄凄见化身，夜寒应有芳魂驻。……(《小竹里馆吟草》卷五，《杨妃墓花歌》)

这的确是很哀艳，富有诗意的古迹，可是一抔黄土之下，有否妃子的玉骨呢?却很有问题了。至少我是应该这么想的。

现在先录苦雨斋来札二通，然后加以点缀。

> 有日本友人云在山口地方听到杨贵妃墓的传说，并照有相片，因兄系主张杨妃不死于马嵬者，故以一份奉寄，乞收阅。据传说云杨妃逃出马嵬，泛舟海上，飘至山口，死于其

bbs.hlmbbs.com

地，至今萩及久津两处均有石塔，云即其墓也。（七月三十日）

关于杨贵妃的传说，虽经石桥丑雄君（现任日使馆宪兵队长，亦是一个歌人）说过，却不甚记得，只存大概了。据云妃飘海遇风，至日本，中途宫人多死，她自己亦已垂死，由其地萩（Hagi）氏收养，不久亦卒，遂葬其地，至今萩氏生女多美人，而亦多命薄，与杨妃相似。又云明皇后为妃造一佛像送往寺中供养，为祈冥福，使者不知其地，便留置京都某刹（石桥君说出寺名，惜忘之），其后该寺闻耗往取，而京刹不肯予，终乃另造一像，并中国原物分置两处，但亦不明孰为唐物。（此一节系我忘记问，或者石桥君知之亦未可知。）此外恐尚有传说，只得再行探访矣。（八月六日）

七月三十日寄来的照片凡四张，久津三张，一是近景，一是全景，一是远景。远景这一帧，背山临水，据说墓在右侧松树间，却看不分明。萩町一张，云在长寿寺内。两处均是石塔，而形状不同。

后来听见岂明先生说，山口县在日本东南海滨，从中国飘来，也许是可能的。这种传说在日本既流布广远，附会甚多，虽未必可信，却决非没有考虑一下之价值。附会果然是附会，但若连一点因由也没有，那么就是附会也不容易发生的。当时白老头子会不会以听了这种谣言，才去写《长恨歌》，所谓海山蓬莱，就隐隐约约指了日本？或者是《长恨歌》既传诵海外，有日本的俞平伯之流猜出《长恨歌》的夹缝文章而后造出该项流言来？这两个假定都有点可能。无论你采用何种，对于鄙说的估价总不无小补。

在寂寥之中忽得飞来的外援，所以我欣然请问苦雨斋可否发表这两封信。八月十一日来书曰："杨妃传说或可发表，唯希望兄能为之加上一顶帽或一双靴，斯更善耳。"这倒叫我为难，关于该贵妃的下落，我既未得新的材料与意念，靴帽如何做。却想不到

bbs.hlmbbs.com

隔了将近一个月，无意中熬得一锅杂碎，杂七杂八莫名其妙的都装了进去。不知苦雨老人当它一顶瓜皮小帽看呢，一双粉底官靴看呢，是否更善呢，且待理会吧。从我看来，的确是很善的，除上述的一举两得以外，为拙著小令作如此详明的注解，此三善也，做不出的靴帽居然做了，此四善也。我又何乐而不为？这或者正是趣味，我又何苦不讲讲趣味哉！

一九三〇年九月五日，北京。

梦　记

（一）让贤公寓里

坐得高高的，是bus里吧。在悄悄的中夜，经过一些荒寂的林野，忽然看见了摩天的高屋，平滑的大道，像欧美名都的样子。其时天色微微的在发亮了，仿佛觉着，我该下车了，向C君说："如到了Columbia District，请告诉车手我下车。"车突然一停，我知道到了。好容易走下梯子；忽然想起，行李还在车上，什么也没带，赶紧又回上去，心里着急，惟恐怕车开，下不去。第二次走到车口，车手已有点不耐烦，车在蒲蒲地作怪响。于着急之中，我终于下了车。

所谓Columbia District，有一华人开的公寓，这是今夜的目的地。人力车特别贵，讲了两回都不成，却是走起来，真真才拐一个弯，就到了。这好像叫做让贤公寓，可是门口只是干干净净的一扇门，什么招牌也没有。其时C君已走了，有P君伴着我。

按铃而入，吓，点着电灯，一屋子的人。于我是重来，P也知道的，就想直往前走，走到房间里去休息。可是他们都嚷起来了，却也不怎么响，仿佛全都责备我的不念旧。我只得委曲地坐下来，和广东佬讲交情，论过节。

不大记得真店主人的脸，中年，不很胖，镶着金牙齿的吧？“敢是有些髭须？”女人更多，都是不认识的，虽然我知道她们都认识我，虽然我也知道我应该认识她们，至少我应当这样说的，不说不成。可是，实在不认识。其中也是中年人多，却有一位姑娘坐在沙发上，漂亮呢，也不见得。听见说，（P君吗？）老板所以在外国站得住，就靠这中英合璧的女儿；后来又听说，她现在不成了，现在是二小姐……

老板嘴里吊着旱烟管，滔滔不穷地对我讲，无非是近年来生意不好，身子也一年一年的不成啦之类，我唯唯诺诺，很懂得的神气。把一屋子的生客都作熟人看待，已经不容易了，而其人其地于我寂无所感，偏要装作怀旧的心情面目，窘得受不了。又有人问：“上次同来的四小姐，怎么这回没来？”我回答，“暂时不回来呢。”

隔壁货房的门敞着，眼光透过去，里边电灯也是明亮，有无数油腻鲜明的腊肠、鸭子、叉烧之类，一串一串的从顶板上挂下来。心里想道：这味儿倒许不错。离我坐处很近，一点气味也没有，到底是外国地方，虽然中国人也干净。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想来想去想不出，外国吧？夫外国亦大矣。后来问过C，他说，大约是旧金山。

当真问过C吗？不！C君现任某大学校长呢。问的是P君吗？也不！与他久不见了，听说他娶了个外国太太，也很阔气了。（独此节非梦，自注。）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晨，清华园。

bbs.hlmbbs.com

（二）关于《燕知草》

以前在徐景文那儿“种”的门牙摇动了，终于掉了，虽不痛，却将牙肉带下一大块，满嘴的血，牙齿还连在牙肉上零零丁丁地，弄得不可收拾。正在着急，忽然好了。（后便认此为梦。）回手一摸，牙还好好的镶着，只是手中捏着一断牙，中间有一圆孔，正是镶嵌的那一个顽意儿。嘴里不曾缺，手中添了一个，觉得奇怪。

莫名其妙，又跑到曲园中去了，中间却没有梦断的痕迹。园中有廊，穿曲水亭过。我循廊北去。达斋南向，窗开着，吃烟的气味，知道H君来了。进去一看，果然在那边，和父亲在一起。其时天气晴明。父就问：“现在时候已不早，九点多钟了，怎么小孩子还没有上学?”我也随便作答，无非今天是星期几，功课不忙这一类话，桌子角上却摆着《燕知草》，H君就说，“《燕知草》我看见了，有些很好，有些我不喜欢看”，语调不很响。我明白他的意思指的是关于他的一部分作品，因为感触，所以不愿看。我说“的确如此，我刚才梦见您，您也是这么说的，巧极了”。（实则并无此梦，只自说有此梦耳，却不觉是说慌。）其时已觉得H君是再生了，神气还与昔年仿佛，心里略感诧异；从他死后到我们离去杭州中间颇有日子，不知在这个时期内，他那里耽着？想问这再生的经过又觉得不便，怕他不愿意重提这些事。恰好手中牙齿还在，就告以前梦，并说做梦也不该会有实在东西留下来。他淡淡的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会忽然而来，安知待一忽儿不会忽然而去。”H君平时颇信神鬼奇异，这话也是照例的，我心里却不很以为然，“这未免太不科学了。”

二十七夜，清华园南院。

〔跋〕最巧的事情，是夜L也梦见H君了。他的梦虽短而又不很清楚，却不失为一种珍闻，即依L报告的口气记之。——与父同在清华，不觉得父亲身故。在清华何处，也不觉得。F君来了，穿着酱红色的长袍，好像是父的老朋友。父脸冲着别处，没有看见F，我对F恭敬地鞠躬，F从前在燕京教过我的。父回过头来见F，对他说，这是我的小儿子。其时我立在父侧，F似乎方才觉得我们的关系；本来虽认得父亲，也认得我，却连不起来。父对F用南方口音说："这个孩子道理是好的嘘，名理是不行的嘘。"（所谓"道理"指的是求学，"名理"指的是世故，梦中把字用错了。）

二十七夜，清华园新宿舍。

（三）从书山上滚下来之后

上午似上课，写了几个字在黑板上，以甚重甚长之物指点而敷陈之，觉得颇有胜义。下午环偕小孩，都去看电影或者什么去了。我闲着，就想午睡，却被K拉了出门赴某姓亲戚家，又似在一客寓中。晤其家主人，致吊唁之礼，却闹了不少的笑话。觉得地下奇软俨如茵褥，一磕头往前一跐铳，一磕头往前一跐铳，最后一次头竟冲到供桌下去，弄得很狼狈，与某略谈，其弟亦在，即行。行时又忘记了帽子，转身去取。外甥出来送我，并说："舅舅的帽子太矮了，盖不住脸，不大好。""花很多的钱呢。""贵虽贵，样子不好。我们的帽子（指他们兄弟）都是盖着半截脸的。（其意若曰，依舅舅这个身分，更非多遮盖点不可。）"

且行且谈，已在下山。也并非身在山上，只是我们直往地底下去耳。高不高不觉得，只见无数阶级，都是往下的，很不好走。三因还在送，我叫他别再送了，路难走。他说："我们走惯的。"我心中觉得诧异，"你们走惯的！"后来他就不见了。

bbs.hlmbbs.com

以上并不觉得K在何处，现在倒的确是他哩。我埋怨道："我本说要好好睡觉的，你带我到这些地方来做什么？"（吊丧原非目的，目的在到另一个地方去。）不记得K有回答。其时已不见石级，简直是一座书山，也不能算是走，简直是从书山上，滴历阁碌地滚下来。

到了。我说："你又要引我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好玩！"（觉得就在这一晚上，于另一梦中到过的，只是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故事，所以说不好玩。事实上究竟曾梦得或否，也是问题。）这一秘密窟，又是一女子商店，又和国立某大学有关系。长方形一大屋，电灯明亮，正中有好几个柜台，有三五个人在奏西乐，年纪都不轻，都很难看。四围也是柜台出卖东西，也全是"女招待"，也都是半老的。我明白这是一种不大正当的营业，性质略似"台基"，所卖的都是吃的，却都是奇形怪状。不认识，也叫不出名字。顾客除我们以外，不见有什么人，冷冷清清的。

伴我的已不是K，而是姊姊了。她叫她们弄一种东西，一种软而暗黄色的，形略似贝壳，先灌满了水，然后用剪剪开，泡在一把壶内。这仿佛是女人吃的，也许是男人为着女人吃的，有这两个可能的解释，却不能确定是那一个，我胆小，不敢吃。女人吃的果然不必吃；万一是"春药"呢，岂不更要露马脚。她们都说，吃了不要紧，昨天有一乡下人吃了，只是个串门子而已。（打茶围的意思吧。）其实也不是真说，只是带笑的一种神秘的表示。我说："乡下人和我不同。"意谓你们虽不敲乡下人的竹杠，许会敲诈我。——这地方是有美人的，只是不来，总要买了货物或者吃点东西，才可以被引到她们那儿去。——我迟迟疑疑，老怕是"春药"，她们老是笑，也不肯说。

相持不下中，忽听见有人说，好像是父亲的声音，"你还不看看布告牌！"抬头一看，果然有布告，一格一格的横列着，几点钟

做什么，几点钟做什么，四点半上写着：要有警察来，一哄而散。其时钟上已三点五十分。她们淡然不着急，好像时候还早呢，又好像这是照例的事情；而警察之来也不为驱逐她们，还是要干涉国立某大学。

十二月三日六时，北京老君堂。

（四）人力车夫

七点多钟，似在一大旅馆的门首，L 要先走，似去清华。他身边没有钱，问我借。我有一元，以外零钱只有一毛，我先给他这一毛，后又折入旅馆，到柜上去换那一元，换得之后就把这一块钱零的给了他，又取回那一毛。他购些零碎，雇车而去。旅馆门首有高整的台阶，L 下阶时忽失一腿带，却不觉得，扬长而去。另外有一车夫看见了就叫他，他还是不理，车夫殊有烦言。却被我见而取之，自思“L 善于丢物，等我到清华时给他这一根；可是也许，他又把那一根带丢了。这两根带亦不知能再会合否？”

八点半有戏。这是有上文的，却记不清楚：似与 K 长谈，这戏颇有价值，为着研究的意思可以一看。然而现在先得回去，再雇车出来看戏。心中不十分决定：回去了再出来吗？就此不出来看吗？大概还是要来的。谁知一上了车，奔腾奋迅，心肺为荡，绝不可耐。他们的许多车都在大道之另一面，我前边只有一车，似为 Y，我连呼“车子慢点走！”而车夫置之不理，颠簸弥甚，其时心中甚怒而又着急。仍相将行，经过一处，似有树林，黑沉沉的，有人突出，疑为路劫。定睛一看乃 L 姊。我们的车方才停下来，以后走着也就不甚快，大家随意在车上谈话。又有点模糊了，好像谈的还是今晚要看戏这回事。戏价很贵，来的是上海很时髦的

"角儿"。

十二月十七日三时，清华园。

（五）庙　里

在爬山，一条路在山崖上走，一条路在山坳里走，我自然取其后者。在梦里我也不会得爬山的。

不知道此山何名，总在西湖边上耳。大概认为保叔山，父亲去过而我独不曾；父亲归来说其上有玲珑嵯峨的怪石。保叔之外，杂以葛岭，雷峰，这是梦中之感。

有一两个同伴却也欠分明。上去一看，一座空庙，大庙，——也不全似庙，重重的殿阁，回廊，空廓，荒秽，寂寞。不但没有谁住着——看这神气，自然有人住过的，却不知道在几十百年前，或者几千年前——就连人踪迹，人影儿，人味儿也找不着。不但没有人，鸟雀的啾唧都一点听不见，虽然殿上廊下积着铺着，不知是鸟粪呢，也不知是蝙蝠屎——或者什么都不是，干脆是多年的灰尘。脚底下悉悉索索，净是些黑而厚，厚而软的，只好轻轻的踹。——不大敢往下踹，一踹瑟缩着。

不知该多咱早晚了，天宇老是这么莹澈，树木老是这么苍蔚。眼底青松翠柏，都直挺挺的站着，不声也不响，暗沉沉。

静默是平常，空虚也还好，只有一种说不出的颓败埋伏在严肃的气象里面，使我真有点儿慌。一步一步挨着往里走，就一步一步增加我的心悸。到了前边，吓！了不得！一并排五开间正殿，竦立巨大，雕梁画栋，绚彩庄严。仰面于尘封网罥之中，窥见昔日藻井的金翠痕迹。殿前宽廊，朱柱一列，廊前白石琢成的栏干阶级。阶尽迫峰崖，前临一片明湖，波光在眼。景致非常，可还

bbs.hlmbbs.com

是看不见一个人。怪！

真觉得怎么也不是，往前走不妙，就是往后退也不大敢。反而从容地小憩廊间，和一二友人“排排坐”在殿前阶石上。回头一看，泥塑的三位大人高高在上，彩色微见剥落。两庑净是些偶像，奇形怪状，高矮不一，森然的班列，肃恭地奉陪我们。大家不言语。默得可怕。——这真是可怕吗？不！不！不！它们还是别言语的好。想都不敢想了！

靠近我们，左庑有一偶像，木栅护之，少年，赭色的脸，手拿棍棒之类，粉饰尚新，站着的。它和咱们相对。眼睛怎么转也是碰着它，真糟心。我向伙伴说句闲话，“这儿要让女人来住着，不知道多们怕呢。”——嘭！——我愕然四顾，犹以为耳朵响，幻觉。已经有点毫毛直竖，还保持镇定，姑且大胆地再说着一遍。又是这么——嘭!!——什么也顾不得，往后就跑。已隐约听见打开栅栏门，偶像下地走动的声响……

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晨五时，清华园。

〔跋一〕当我乍醒，环亦在梦中叫醒，故此两梦实同时也。——书室中墙上有一暗柜，一锁室门则暗柜亦锁上；其外有一红签信封为识。旁有纸一叠，尘封，有蛛网。我取下一看：一长脚蜘蛛，连脚有皮球那么大。丝先绕在我手上，后来蜘蛛也往手上爬。我叫平，平坐在椅上，不理。

〔跋二〕我从前常有一个梦境，可惜记不真了。“甚矣吾衰也！”现在久已梦不见了总是这么一座庙，偶像之多而可怕，离离奇奇，房子构造也幽暗曲折，重重叠叠。偶梦不奇，而以前却有时连夜遇见却奇。老实说，这个空气就是目下也依然活现，只是说不出所以然耳。这大概可以作本梦之张本。本梦可怕之点很分明，而此等昔梦则迷杂而可怕又过之。庙宇中房屋大而偶像多，对于童心大概是一种巨大的胁迫。大约是九日晨罢，我又梦见少林寺，露天（屋宇不存）站着许多陈旧的偶像，因当时没有记录，现在也无从追溯了。

bbs.hlmbbs.com

这也是本梦的一馀波。少林寺的遗迹我从来不曾访过，却在《书道大全》上见过《少林寺碑》（本月五日），当时曾略一动念。

一月十日灯下记。

（六）秦桧的死

听说秦桧赐死，使者就要去了，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看热闹。使者捧着敕命，方方的黄布包，像一印信模样。我们走进一大室，窗棂轩敞，晴日射之。桧一中年人，微赤的脸，仪容凡琐，正坐在书桌面前。使者致了敕命，同时仆人持一书札与桧，桧友所致。信中有琐事干谒，桧拆阅讫。其时他自知将死，颜色有些惶遽，而仍欲故示镇定，乃取一惨碧色笺，挥洒作答，字为行书，颇潦草。上书某兄大人，因小女有病等等，只写了一行多，（自然不说起赐死一节）看他简直写不下去了，即就未完之札匆匆画押；押文有类“并”，却似某字一半，不全也。押毕开印盒钤一小印，似玉微红，长方形，文凡三字“貂衣侯”。我很可怜这秦桧，心想这“貂衣侯”三个字恐怕永不能再用了。他料理既毕，向我们说，可否容他入内诀别家人，因其时正式的诏书还未到，时间颇从容。他即入内，我想不久就要听见举室号啕了，非但不觉高兴，且为之惨然。秦桧原来不过如此。

一月十一日晨，清华园。

阳台山大觉寺

夙闻阳台山大觉寺杏花之胜，以懒迄未往。今岁四月十日往游之，记其梗略云。是日星期四，连日阴，晨起天微露晴意，已约佩在燕京大学，行具亦备，于六时五十分抵南池子，七时车开，十五分出西直门，同车只一人，且不相识，兀坐而已，天容仍阴晴无主。数日未出，觉春物一新，频年奔走郊甸，均为校课，即值良辰，视同冗赘，今日以游赏而去，弥可喜也。弧形广陌，新柳两行，陇畔土房，杏花三四，昔阴未散，轻尘不飞，于三十三分抵西勾桥，佩已坐候于燕京校友门，并雇得小驴一头，携粉红彩画水持一，牛肉面包一包。其驴价一元二角，劝予亦雇之。“你不是在苏州骑过驴吗，有髀肉复生之感吧?”应之曰：“不。”雇得人力车，车夫二人，价二元五角。舍驴而车有四说焉。驴之为物，虽经尝试而不欲屡试，一也；携来饮食无车则安置不便，二也；驴背上诚有诗思，却不便记载，三也；明知车价昂，无如之何耳。

于五十五分过颐和园，望见大门，循东北宫墙行，浅漪一片，

bbs.hlmbbs.com

白鸭数只，天渐放晴，路如香炉。八时四分逾一大石桥，安和桥也，亦作安河。转入大道，亦土道也，特平坦，不复香灰耳。夹道稚柳青青，行行去去，渐见西山，童秃为主，望红石山口（俗呼红山口），以乘车不得过，循百望山行。其麓为天主教士所建屋。询车夫以百望山，不解，以望儿山呼之。山形较陡峭，上有磊石，有废庙，与载记合。三十分抵西百望，车夫呼以西北望，而公家则标之曰西北旺。自西勾桥至此十五里。（凡所记里数均车夫言之。）停车上捐，铜子十枚，驴则无捐。车夫购烧饼十枚，四里两家佃（晾甲店），又一车夫云六里殆误。过青龙寺门前，寺甚小。时为四十八分。五里太子务（太子府），已九时六分。以大路车辙深峻，穿村而过。此十里间，群山回合，其中原野浩莽，气象阔大。车中携得奉宽《妙峰山琐记》，有按图索骥之妙。所谓蜘蛛山顶，一松婆娑，良信。至于跌死猫盘道如何如何，驴夫之言莫能详也。至书中所谓蜘蛛如香炉，百望城子如烛台，则并不神似。出太子务抵黑龙潭不及一里，时为九时十四分。

登石坡，入龙王祠。殿在石级上，佩昔曾登之，云无可观览，徒费脚力。遂从侧门入，观潭。潭以圆廊绕之，循廊而行，从窗牖间遥看平畴，近瞩流水，即潭之一脉也。下临潭，不广而清，如绿琉璃，底有砾石。窄处为源，泡沫不盛。在此食甜面包及水，予所携也。佩云："此绿绿得老，不如仙潭嫩绿。"又云："其形如……其形如说不出。"黑龙潭固非方圆，亦非三棱也。此地予系初来，佩则重游矣。出时为三十七分。五十分白家疃，计程三里，有白家潭，白家滩异名，俗呼之。五里温泉村，有中法校附设中学在。此村颇大，亦整洁，壁上时见标语，忆其一曰，"温泉村万岁"。十时二分过温泉疗养院，未入游。二十五分，周家巷，巷口门楼，上祀文昌。已近城子山麓，望北安河隐约可辨。城子山上亦有庙，群山一桁，山腰均点缀以杏花，惜只可入远望耳。佩云。"杏花好，

可惜背景差点”，诚然。北地山甚少水草，枯而失润，雄壮有余，美秀不足，不独西山然也。

值午，天渐热，大觉寺可望，路渐高，车夫以疲而行缓。进路不甚宽，旁有梨杏颇繁，均果园也。梨花只开七八分，作嫩绿色，正当盛时。杏则凋残，半馀绛萼，即有残英未谢，亦憔悴可怜。家君诗云，“燕南风景清明最，新柳鹅黄杏粉霞”（《小竹里馆吟草》卷六），盖北方杏花以清明为候，诗纪实也。惟寺前之杏，多系新枝非老干，且短垣隔之，以半面妆向人，觉未如所期，聊作游散耳。十时四十六分抵大觉寺，自温泉村至此八里许。

入寺门，颇喧杂，有乞丐。从东侧升。引导流水，萦回寺里，寺故辽之清水院，以泉得名。此在北土为罕见，于吾乡则“辽东豕”耳。既升，见浮屠，在大悲坛后，形似液池琼岛，色较黯淡。二巨松护之，夭矫拏攫。塔后方塘澄清，蓄泉为之。塘后小楼不高，佩登之，返告曰：“平常。”即在塔侧午食，荫松背泉，面眺平原。携有酱肉、肉松、鸭卵等物。佩则出英制 Corned Beef，启之，肉汁流石，而盒不开。适有小童经过，自告奋勇，携至香积厨代启之，酬以二十枚，面包两片。佩甘肉松，而予则甘其牛肉，已饱矣，犹未已，忽天风琅然挟肉松以飞，牛肉略尽其半，固不动也，于是罢餐。各出小刀削梨而食之。西行上领要亭，拾级下至四宜堂前，有半凋玉兰两株，其巨尚不如吴下曲园中物。小童尾随不去，佩又酬以十枚，导至殿外，观松上寄生槐榆，其细如指。问童子曰：“完了么？”答曰：“没有啦。”乃径出门去，小步石坡约半里，杏花仍无可观，遂登车上驴，十二时十分也。大觉寺附近还有胜景，惜我辈不知也。

小驴宜近不宜远，而阳台海甸间，往返八十馀里。（车夫曰百里者，夸词也，为索车资作张本耳。）于去时，佩之驴已雅步时多，奔跑时少，归途则弥从容。驴夫见告，此公连日游香山卧佛寺等

bbs.hlmbbs.com

处，揣其意似爱惜之，不忍多加鞭策。虽时时以车候骑，予仍先抵温泉疗养院，时为十二时四十五分。待五分，佩至。此地有垂杨流水，清旷明秀，食浴均可。坐廊下饮西山汽水二，即入浴。人得一室，导汤入池，池形似盆，而较深广。平常浴水入后渐凉，猛加热汤又增刺激，此则温冷恰可，久而弥隽，故佳品也。至内含硫质有益卫生否，事近专门，予不知云。可惜者，池两端各一孔，一入一出，虽终日长流，而究不能彻底换水。浴罢复行，已一时三十五分。北方气候，甫晴便热，且溯来路而归，鲜可观览，原野微有燥风，与晨间之润浥不侔。过白家疃、太子务两家佃，其行甚缓。途次，佩曰："去的时候骑驴是军政，现在是训政时期，宪政还没有到哩。"话言甫毕，不数百武忽坠乘，幸无伤，然则训政时期到否亦有问题也。

近西百望时，与佩约会于清华，遂先行。过万寿山后，车夫饮水，天亦渐凉。经挂甲屯，穿行燕京大学，入西门出东门，四时六分抵清华南院，付车资二元六角，加以在寺所付之饭钱四角，共计三元。入校门饮冰一杯。返南院时佩已归，云至万寿山易骑而车，否则恐尚在途中也。小息饮茗，于五时半乘车返北京东城，抵家正六时三十分，适得十二时，行百二十里许。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写记。

没落之前

银灰的薄霭里，横卧着暗紫的翠微，太阳快要下山了。与初日只怕是“伯仲之间”罢，然而从各方面看来，都说的确是在下山，我们也只好就这样说罢。这是说要没落。没落就没落，莫奈其何。莫奈何岂不是命运？

假如（听说有人要专门研究这假如，所以特别凑趣）真是太阳的话，那末，没落之后颇有可谈。可惜并不是，以致无可谈。不过，“前”也未必就有得谈；只是，假如（又是假如）自己虽无意没落，却硬被他们“奥伏赫变”了，那时将有欲谈不得之苦，所以今天尽管无话可说，也不免学嘴学舌。斯衷也，苦衷也，仁人君子其谅之乎，否乎？

我既不是太阳，那你定归是咯，不必再客气。太阳（腿痒？）出而爝火息，当然，好事。可惜“爝火”下掉了一个“自”字，不免扫点儿兴。倒仿佛太阳对爝火喊过似的：“你快息罢，快灭罢！快快没落罢！”那时即使爝火真乖，应声而没落，总归是有点杀风

bbs.hlmbbs.com

景的；若再俄延下去，那更加不妥。——这一节话殊近咬嚼，咬嚼早该没落矣夫！然而不咬嚼不见得就不没落啊，假如不曾获得普罗列搭利亚脱的意德沃罗基的话，因此决不删。

即使没落的就是我，只是我，我也会毫不介意的，至少我会装。我心中虽介意到了万分，面子上偏神色不动，让永不会没落的群公有点心焦，多跳个两跳。

说句老实话，人世的疲倦（就算不是厌）使我当真不曾感到没落的意义。可是，惟其今天你要我没落，叫我没落，说我将要，快要，定要没落，非没落不可，所以我偏不没落，不没落给你看看，就是一刻钟也有味，一刻不能则一分，一分不能则一秒，……以至于万万千千分之一秒总归是有味的。——想起来了，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他就马上哼哼唧唧装起病来，到明天又若无其事的踱出大门到东郭氏吊孝去。这也是一种“偏不”，这也大有意致。

况且，文人也者，倡优同畜，自古已然。即使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充类至义之尽，原不过做到某公某长的高等幕僚而止，已经觉得很踌躇满志了；所以连升三级，没落一场，无非为后之来者，谈天名士，咏絮贤媛，添一些茶馀酒后的笑柄而已，也无非为坐拥皋比的老夫子们，高头讲章上添几个几十个引号而已，岂有他哉，又岂有他哉！奉劝回头，敢请息足。知言之君子，必不河汉斯言。

左右是快要没落的人了，也不怕什么腐化。《传》不云乎，“溺人必笑”，照抄作结，不作别用云。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北京清华园。

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我们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应该可以有一种态度，一种不必客气的态度。

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的，这是人情。怎么样才算活得好好的呢？那就各人各说了。我们几个人之间有了下列相当的了解，于是说到“吾庐”。

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惟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惟有更好前进。四是闲适，“勤靡馀暇心有常闲”之谓。如此，我们将不为一切所吞没。

假如把捉了这四端，且能时时反省自己，那么，我们确信尘世的盛衰离合俱将不足间阻这无间的精诚；“吾庐”虽不必真有这么一个庐，已切实地存在着过了。

这是一种思想的意志的结合，进德修业之谓；更是一种感情的兴趣的结合，藏修息游之谓。生命至脆也，吾身至小也，人世至艰也，宇宙至大也，区区的挣扎，明知是沧海的微沤，然而何

bbs.hlmbbs.com

必不自爱，又岂可不自爱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祭舅氏墓下文

月日甥某，谨致祭于安巢舅氏之墓下而吊之曰：自公之卒，衡不涉杭州之土，七年于兹矣。下窆之日，不得助执绋，时祭之辰，不得荐苹藻，丁卯之夏，止于上海；然自信其未敢斯须去怀也，明发之初，昏黄之下，辄念吴山而有失，忆圣湖而兴悲焉。今岁以省右台先茔，始展拜于舅氏之墓道，地在龙井烟霞洞之间，盖昔年侍公游赏地也。此谁氏之墓耶？而衡孑然凭吊于其下，岂始念所及哉！“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抚今追昔，诚有如羊昙之过西州者。昔年车达城站，距舅家咫尺耳，每虚拟一和煦温厚之梦境，今日湖山无恙，坊市依稀，自顾此身，已为茕茕之客矣。裘葛频更，不履斯土，以不能胜情，故畏之者切。封树肃肃，高垄峨峨，其有知也耶？幽明一轨，非夙心乎，衡固不敢遽信也；其无知也耶？神人道殊，不亦已乎，衡又不妨终默也。然则如之何而可？然则如之何而可哉！知公之不我听而言之，是不智也；知公之不我听而遂不言之，是不仁也。仁智之间，岂无先后；虽然，区区之诚，夫何足以通神明，衡宁不能自反哉，是以弥可痛已。记

bbs.hlmbbs.com

曰："至亲无文。"抑犹有进者，传载荀息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为信矣。"尝深爱其言，愿以之事公矣。灵而有知，必鉴之矣；灵而无知，则固衡之愚也。哀哉！

一九三三年二月。

《汉砚唐琴室遗诗》《絮影楼词》序

佩珣二姊既殁于京师，许季湘姊丈手写其残编相示，凡《汉砚唐琴室遗诗》、《絮影楼词》各一卷，馀悲在抱，未暇讽循，逾数月始请于家君，叙而刊之曰：溯姊氏之笄年也，衡尚孩提耳，梨栗饼饵之属辄乞之于姊，姊不吾靳，以为至乐焉。及衡之出就外傅也，斜阳树杪，散学初归，偶于姊所居碧梧朱樱之下温理熟书，姊宽而母严，课辄早毕而嬉恬遂畅，亦以为至乐也。至姊氏平居，含毫瞑写，拈子敲枰，或于月夕花辰低徊吟眺，则及见之而未及省之也。惜哉吾姊，初困于幽忧之心疾，重厄于迫促之天年。衡渐长而姊已病，衡稍有所知而姊竟不吾待矣，非特扬榷今古，评泊艺文之愿不可偿，即藏钩蹴鞠，让枣推梨之乐，亦渺乎不可复得也；乃欲借寥寥残稿，永芳烈于无涯，当其构想属辞之顷，庸讵知嬉戏于侧之弱弟，即身后理董其集之人，呜呼痛哉！窃于趋庭之暇，闻慈亲偶诵“永夜青灯故人黄土”之断句，未尝不共叹其衰飒可怜，凄婉独绝，惟所作全篇迄未得读，以为缠绵宛约或尽之乎，雄浑矫健其犹未欤。于姊身后翻其遗稿，迥殊所期，始

bbs.hlmbbs.com

悚然异之。诗稿佚失已多，所存不逮什一，分咏联吟之作又半之。集中自以《落叶》四章为最。抑扬爽朗，在昔所难，不图闺房，乃有此彦。《人间词话》之评温、韦，每于其词句中求之，所谓“馀韵寒犹逼绮罗”，姊殆有明确之自审乎。词亦不多而令慢并见，大都秀挺绵密，无愧作手。《莺啼序》和梦窗一阕工力深厚，殆可肩随南宋名家，况乎天假之年，修途自远，未必以此为止境也。《望江南》三首北来后所作，时已感疾，惟未病耳，曩曾见其手稿，墨枯如烬炭，笔弱如游丝，想见吟时之苦楚。姊氏抱高世之才，遘屯邅之象，早年失恃，中岁养痾，荏苒流光，未舒翼鬐，而郁郁以终；琴瑟静好之美，儿女燕豫之喜，常妇人所宜有，且泰然不以为异数者，天独吝之于吾姊，抑又何耶？岂才与命固相妨，慧与福固难兼耶？吾未敢遽信，亦不敢遽不信也。嗟夫，吾姊往矣！人天修梗，日远于尘凡，兰菊徽音，托之于翰墨，亲懿悲深，常留忆想，亦何裨于百一哉。区区短书，杂诸茫茫昧昧陈编之下何可必传，幸而传，影响其微矣。刊而布之，无益之事，未必姊之意也，然亦后死者之责云。是为序。

bbs.hlmbbs.com

《移棋相间法》序

其　一

忆乙丑岁灯下侍家大人，谈及幼年曾学《移棋相间法》于曾祖母姚太夫人，时许君闲若亦在座，许固近戚，且故人也，共怂恿试为之，良验。迢迢数十载，家大人亦不能悉忆，移至七八子而止，而予等已苦其繁，各出片纸录而怀之，视同瑰宝。闲寻返津。此后书札往返，互相推衍，而闲喜深思，所得视予尤多，已至五十子矣，然自此以上，闲亦不复为之，非不能更进一筹，乃数既无穷，多则愈繁，实不胜其为也，因此意绪阑珊。闲虽就学来京，而其成绩品则搁置于予书案抽斗中。又一年馀，逮丙寅腊尽，颇多暇日，纵论往事，兴会复多，爰出旧记重加细绎，终日栗六，钩稽谈论，如罹脑疾，最先假设律宜依倍数而立，如四八同法是也，惟又不尽然，十二为六之倍数，又决不可通融也，况素数无穷，其律亦将无穷也，即幸而有之，其浩瀚繁琐，亦与无

bbs.hlmbbs.com

律相差无几耳。嗣重新思索，始得今律，虽未必尽善，而已得执简驭繁之要，盈天下之数，悉入此四律之内而无或遗，此闲若之功为多，予则聊尽赞助整理之事而已。荏苒又二年，顷又值岁暮，拟加编次，俾久其传，试检《春在堂集》则当日曾祖母口授吾父之成法秩然在焉，集中明言出《坚瓠集》，案头无此，托清华大学朱佩弦君代检之，则最初之法亦具在焉，于是二百八十年来渊源授受之迹，较然昌明矣。(《坚瓠集》序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而褚君言三十馀年前学于胡君，则可考之最初传授，约在顺治十六七年左右。）此虽小道亦有可观，今之视昔宁无寸进，后之览者又复云何？然缀此短书。略存鸿印，异日重开，譬诸再寻断梦，重理故书，乐固在我，不必求知于人，虽不足备艺圃之珍闻，亦吾家之故实也。写录既竟，欣然命笔。戊辰祀灶日，于北京东城老君堂七十九号。

其　二

前序既竟，携示许子，属为本篇，然许子治科学者也，无意为文，姑搁置之。己巳新正二日之夜忽以电话觅谈，适余外出，越日访之，乃以合四为一之新律相告，其法简而整，其言明且清，虽其根柢不出四律，而去其繁冗正其谬误，使人一览豁然贯通，于应用上方便至多。《坚瓠集》诀曰，“就是儿童也不乱”，实凑韵之游词耳。若依新律，则口耳授受一分钟可毕，真庶乎儿童不乱矣。于是昔之视为奇巧者，今且一文不值矣。遂述其梗概，庶后之来者无所惑焉。己巳人日平伯又记。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bbs.hlmbbs.com

《孤 坟》序

自别江南遂与志行别，音信不闻者四五年。日前从西郊归，忽得他来信，以其第一小说集《孤坟》属我为序，为之欣喜，又为之踌躇。所以欣然者，志行君固是熟人，而其中《孤坟》一篇当时曾经我修改，于是回他一信说“可以的”。

踌躇者何？我于小说是不含胡的门外汉，却要为人作小说集的序，岂非笑话。如此蹉跎，亚东主人汪公早已把《孤坟》全稿寄来了，脸上渐有“鹅绒”之色矣。今天饭饱茶馀，又得少闲，翻检一周，居然命笔。

作者于十月二十六日来信说，“我这几篇小说，大半都是叙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叫我在序里也述及他的身世。我想，最真切的影子已呈露在作者自己的作品里，又何用他人来饶舌呢？况且我只知道他以前经历的一部分；至于近年来他自粤而楚，流离辗转，实了无所知，而这种苦难的挣扎，对于他作品的构成显然也有相当的重要。所以索性不提，让他自己在《被弃的》、《别长沙的一天》、《阿虎》、《一个青年》等篇里告诉诸君。

bbs.hlmbbs.com

虽只区区的七篇，而作者性情的笃厚，感触的敏锐和身世的畸零，都从其间流露出来，这是谁都可以看见的。他的文笔亦委宛缠绵能与情致谐和，若说这本小书是志行的一篇很好的自传，殆非过当。

想起志行的影子来，总是一个十分朴素，呐呐然似不能言者，却不想他在小说里，竟会有“低头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的神气，我真怪诧异的。今日翻寻，觉得《师弟》一篇情感深厚，渐臻沉郁，别来未久，进步何速欤？

而且这集中所示犹不仅个人的身世，更有大的时代。我年来只埋头尘土中，虽非桃源之民，亦久不知时代为何物矣。所以说起来也真惭愧煞人。

但我偏要说说，一面在直接发挥作者的身世之感，一面又在间接映现所谓时代心，这才是骨肉停匀的好小说；志行所作虽未必尽双管齐下之妙，亦庶几不远，虽说还是少作，虽说在“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中。

我本是十足的“盲”，而志行偏来“问道”，真使人为了难，只得说出一大堆“瞎子断扁”自己也不甚懂得的话，志行以为何如呢？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苦　果》序

我一点都不懂得什么是小说，却荏苒地在学校里混了三年，因此清华大学的罗先生也来找我为他的长篇小说《苦果》做序。大约做序之后，更有人疑心我懂得什么小说了，这简直有理说不清。

岂明先生在《燕知草》跋里，说了许多做序的难处，老师尚且为难，学生更加不成，不待言。然而我又不便以此却罗先生之请；还是因为我教着小说，他曾疑心我是不屑，不肯，不尽职？

尽管怪张怪李，对《苦果》有什么不敬似的——然而并不。这部长篇有它相当的价值，只要看过一遍，都可以证明这是老实话，虽然平常不是不喜欢顽皮的。

不曾用过分的欧化语法，有巧密的结构和透辟的描写，这都是咬嚼“苦果”必有的回味儿。“谓予不信，请尝试之。”尤其是下卷，触处哀音，跟着迫促的节奏，回旋曲折，愈转愈紧，使读者直到掩卷方始透一口气。在这点上，我庆贺作者的成功，自然更希望他的努力。

话可说回来了。先看上中两卷时，我确乎有过一点点的意见，

bbs.hlmbbs.com

当时面告罗先生："序是可以做，里边可未必全是恭维。"作者诚恳地答应了我，这是我很喜欢的。

开头写仁僧与竹纹相恋，后来仁僧的爱移到月华身上，这是小说中的常情。以我们想，月华未出场前，仁竹关系已很深，拥抱接吻，"甚至讨论将来同居的生活"(第二十章)，则后来爱情假使要移转，在仁僧心中决不能没有纠纷，在他家庭里也决不能没有纠纷。(竹纹是他舅舅的女儿，他母亲所属意的新媳妇。)但书中并不曾出力地写，只是淡淡的点过了。

开头又写五太太无微不至地宝贝仁僧，但自从他认识月华以后，让他一个人搬进城去，不尴不尬地男女同居着，直到在报上宣布婚姻，她似乎一点都没有管。这不是母亲对独子的态度，尤其不是意在为竹纹撮合姻缘的态度。从下卷看，她当时似乎是一点不知道；这也很勉强，她不能没有风闻，她不能无疑。况且他们家境既好，五太太似不应当如此的放任仁僧。

以外如因女士姑娘称呼的不同，月华生气(第十九)，新婚后为"啮臂之盟"(第三十)，这类描写以我个人的趣味(又是趣味！)觉得不很合式。这或者是一种偏见了。

此书的社会背影是革命，这我更不敢说什么，我压根儿不见得懂什么政治。

综观全书，上卷平稳，中卷推板点，下卷大佳。如果上中两卷能振得起，压得住下卷，则岂不尤妙呢。所以我有几分的惋惜。

我不曾想到小说史班上会有小说家在听讲，更看不出罗先生就是小说家，这好像说小说家有一定的面孔，真是笑话。现在名说做序，却又说了许多不大客气的话。假使罗先生真不见怪呢，那是我顶喜欢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bbs.hlmbbs.com

春在堂日记记概

曲园先生日记两册，手写本，起自清同治六年丁卯迄光绪二年丙子，首尾完整。字迹在楷隶之间，虽随意挥翰，而精谨端严，规范自在。此书久庋家中，未收入“所著书”内，故自来不见著录。

此记体裁与世传诸家日记颇异，不矜才，不使气，亦不臧否同时人物，盖纯以治学之精神行之。记中且拟有一定之书例：如丁卯正月己未（四日）下去：“不书晴雨与上日同也。凡晴雨与上日同不书。是日拜客，见汪柳门庶常暨姚松泉舅氏，其馀不见。不见则不书。”又同年十二月壬辰（十三日）下云：“甚雨不止。凡阴晴同上日不书，此悉书，苦之也。”以外类此尚多，不能备举。即此可见一斑。

因其为体简约，有时只书阴晴，有时并只有干支，故十年之中只存日记两册，后之人未始不惜其过简也。然先曾祖律身行事，处处以端慎出之，而迈往无前之精神遂为人所忽。浅见之士，每悬高远，相习成风，其实知人论世，亦复谈何容易。此区区短书

bbs.hlmbbs.com

亦正有其一贯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窃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

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劬，而“拚命著书”良非虚语。兹节引丁卯春所记，以表示之：

> 丁卯正月丙辰（初一）始草《墨子平议》。
> 辛酉（初六）《墨子平议》第一卷成。
> 丙寅（十一）第二卷成。
> 庚午（十五）第三卷成。
> 丙子（二十一）赴上海泊渔亭始草《列子平议》。
> 二月丙申（十二）《列子平议》成。
> 三月丁巳（初三）始草《淮南子平议》。
> 辛酉（初七）《淮南子平议》第一卷成。
> 丙寅（十二）第二卷成。
> 壬申（十八）第三卷成。

中间以修志事赴上海，又兼有书院月课，而孳孳矻矻惟日不足，为学之勤至矣。苟能以原稿刊布，则于来学宁无观感。前者燕京大学拟影印此书，后又不果。以今之异说多纷，抱残守缺固非其时，会当期诸他年耳。

一九三三年二月。

bbs.hlmbbs.com

读《妇女解放新论》书后

英国蒲士著　刘英士译本　新月书店出版

我向不会做书评，我又讨厌读后感这个名词。

因为守着我父亲的教训，自来不敢做什么关于妇女问题的文字，说错了实在糟心。此问题又牵涉得太广了，说得不错实在难。前几天偶然走到新月书店，偶然买了这本小书，偶然把它看完了。读后之影响，是"先得我心"，正是我要说而不大敢说又不大说得好的话；于是姑且违背庭训，在此饶舌。

我在此先介绍这本书，而书中的大意，不消重述了。译笔的信不信，我不知道，我没有把原文校对过，或者没有什么错吧。我在这儿提出几点，请大家想一想，想了之后再看这本书。事实上呢，这几点许就是重述。

你相信男尊女卑的观念否？你如不相信，就得考虑这个情形：为什么现在男人不跟女人学，（旦角们是例外，除掉新旧名士们认她为国粹。）女人却跟男人学？学于某人，可证明重视某人；不学于某人，并不证明轻视某人。所以男不学女，不足为男人心中

bbs.hlmbbs.com

"女卑"的证据，他或者是不想学，他或者学不像。(男人是否在传统上轻视女子另一问题)。至于女学男，却足证女人心中始终以为"男尊"。为什么抱着"男尊"的观念是解放的条件呢？更为什么不抱这"男尊"观念，就不能解放呢？

这是就道理上讲，事实上也讲不通。凡历来认为内职的，摩登女子们(姑且让我用这顶讨厌的名词一次！)都不屑做，然则谁去做，谁该去做呢？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你看，多么新鲜的发明！)女人不做，大概要男人去做了。但在这里所碰见的问题，不是屑或不屑，而是能与不能。这一大堆婆婆妈妈的工作莫非真不消做得吗？我也不知道。我只希望你在注重由种族所生的文明以外，更兼顾一下种族的本身。

女人加入男人淘里去工作，抢他的饭碗，在社会事业的本身上，有什么好处呢？男女的生计竞争，假设在三种情形之下(一)女不如男，(二)男女的干才均等，(三)男不如女。无论是那一种情形，我都不曾看见这种争竞的社会价值；就算有价值，恐怕也须支付更多的代价。女不如男，男人的分内事，女人帮什么忙？男女一样，有了男人也就够了，何必定要女人？只有女胜于男，这是值得想的情形，女人在此情形下活跃，对于某事业的本身却有了意义，但我们要问对于其他事业上有无相反的意义。正负相销，万一负多于正，这项积极的意义是否依然尚在？

现在设一个极简单化的比喻。世上只有一男一女，如亚当夏娃，女的是弄小囡，而他们工作的效率，数目同是十。忽然有天发见女的是管理银行的天才，她去代了她丈夫的职位。后来居然证明这发见的不错，原来数目是十的现在进为十二了。好像这公母俩一定大得意，十加十二一定等于二十二。殊不知道叫男人去弄小囡，非但不是十，甚而至于不是一，甚而至于不是零，甚而至于负。所以这工作的总和，从前安安稳稳是二十的，现在并十

bbs.hlmbbs.com

二也难保了。那么，所谓崭新的发见其价值何在呢？算不算错呢？他们的确发见了一条新奇可喜的道理，女人会干银行，同时却忘记了一条平淡而重要的事实——男人不会管小孩子。

因为社会的机体繁复，这个女人不干她的本行，可以让别一个女人去干，不必真劳男人的大驾，这种滑稽的悲剧往往不大看得出。其实算来算去，这笔损失终归是有的。人数多了，一方面可以通融补救，一方面却造成更大的错误，给民族以严重的威胁。所以妇女解放（依一般的解释）其最大的困难不在女人不能做男人的事，却在男人不能做女人的事。天下的事总得有人做的，尸祝固属光荣，庖丁也颇重要，女人不甘心老在厨房内整理三牲福物也要跑来代表神祇，受点香烟，我们男人十二分的同情，一百分的肯让步，无奈天不让我们做厨子耳。等到三牲福物都拿不上来，尸祝的工架岂不就完了。就在那本书上说得好："须知那个命令妇女们去专管生男育女的真主宰不是作威作福的男子！这是天造地设的真实局面，人力不能改变。"（译本二二四页）

女人为什么时时想越职呢？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急进，一方面是社会制度的错误。请先言后者，我们工作的价值，只是报酬，只是金钱；金钱就是名誉。可怜所谓女人的工作是没得报酬的，从前还有名，现在连虚名也没有了，反博得一个腐败。何苦？谁干？所以女人解放自己的妙法，第一是学男人，这个错误实在是可同情的。但是，我们要想，报酬与金钱真足以证明工作的价值吗？人世有价值的工作都给了报酬没有？给了够多的分量没有？如果是不公平的，那么，应该怎么样？我们需要直接痛快的校正。我主张径行提高女人工作的价值，却不主张她们换点工作做。（自然，我也和此书著者一样，不反对少数女子加入我们的队伍，甚而至于从军。）

这种的改革不知何时才来，以经济的困穷，家庭的破碎，思

bbs.hlmbbs.com

想的激进，却把姑娘太太们直往相反的路上拉。其结果如何，我占卜不出，且听下回分解。在制度未变以前，大家总不会安心做自己的事，而强迫女人们在家庭里受苦，无乃不合人情。而且这个年头，谬误的个人主义更加流行着，所以说什么牺牲克己等等，永不会受人欢迎。女性假使一切跟着自然的命令行事，在不合理的社会中间，得受甚深的苦难。当传统的美德渐趋没落的时候，我们对女人不应期望得太多。我不相信她们会着眼于辽远的种族社会，而决然放弃安富尊荣的个人主义、金钱主义，虽然这种反自然的举动归根也得不到什么幸福的。女人的地位实在是两难。

费话已说得很多，或者在那本书上明白地暗暗地都有过了，读者参阅自知。在这年头，说这类保守顽固的话原非挨骂不可，父亲的庭训的确也有点道理，赶快打住罢。

此书原名《妇女与社会》，译本改今名，在他的序上曾说明理由，并自谓“尚属曲而能达”，但我觉得书籍同名也并不要紧，而《妇女解放新论》一名或者能招揽顾客，却未免有点庸俗，不知译者以为如何。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

戒坛琐记

常听人说戒坛，今年七月十八日犯盛暑而去，路由门头沟，距寺二十五里。二十日归，由长辛店，距寺三十里，归途风景较好，且得在前门下车，足偿五里之劳倦矣。

戒坛非寺名，大家呼之曰戒坛寺，且有旧作戒台者。书之者谁？庙里和尚也。在大灰厂亲见一寺额曰“戒台下院”。是非和尚而何？以名从主人之谊，和尚也会错么？

戒坛虽非寺名，而寺确以戒坛名。假如你在北京没头没脑的对人说起万寿禅寺来，能领会的恐十无一二。水竹村人说：“夫戒坛之名于幽并，垂二千年，寺于唐，坛于辽，奂轮于金，易名踵饰于明”，（民十徐世昌碑记，在千佛阁右）。这是颇中肯要的；虽然“垂二千年”，不免夸张，就建寺算起，也只有一千三百年。名说唐朝的古迹，恐怕是一荒山小庙耳，至辽坛之，衣钵传流而名亦盛。因为它在京畿附近，地灵则人杰，它的檀越有明朝的太监，清朝的王爷，民国的伟人。（这个朝字似乎只好省去。）他们原都是福人了。“享福人福深还祷福”，不也是人情吗？

bbs.hlmbbs.com

然而我对于这“人情”，有一点点的不快——不，觉得有点无聊而已，四五岁就入寺挂名为僧，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而兼怖畏之感，甚至于眠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的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在这个年头，说起来也真可笑，我还希望嗅着一种纯粹的檀香的气息。

假如“辨证”起来，不晓得又该摔几回跤。幸而我不会，所以即使摔跤也不大觉得。可怜！在这儿自然又是摔跤。我非但闻不着纯粹的沉檀，反而时刻被浓厚的金银气、铜臭，吞没那空幻的憧憬。你瞧，这于我即使不是不快，至少也有点无聊不是。

从前有个和尚对人诉苦，出息怎么少，管理怎么难，施主们的酬应怎么繁多，……那人只得恳切地劝慰道，“你不如出了家罢。”而今，所谓驰名幽并垂二千年之戒坛，不殊眼下的蓬瀛，上人们要否再试一试呢？

三天都没有住完全，无知饶舌，罪过罪过。还是说说寺吧。寺的根基以碑证之，先从明中世说起，辽金碑碣，已无片石。入寺门右墙有碑，北向，此碑乃余在寺所见最古者，以露置北风下，遂致残蚀。兹节录其文。

敕赐万寿禅寺碑记

……北京阜成门之西两舍许马鞍山故有大慧聚寺辽清宁中口（以他碑参证乃普字也）贤大师之所建也大师精究佛乘兼通儒理见知于道宗有戒净天心月一轮之褒时授崇禄大夫守司空官传菩萨口遂建兹寺又于寺左作戒坛升坛演戒四时不息所度善信三百馀万（三字不甚清晰或作五字）此创寺初祖也自是继住持者代有显人寺故有说法台谈经石锦绣川伏虎岩化阳洞尸罗坛十境代更运移淓罹兵燹栋宇堕毁境亦荒寂英偶偕同志阮简陈卫平安武豆裴发因暇往游顾山川之佳胜抚遗迹之

宛然共发诚心图复旧刹遂举圣所赐金币诹日之吉僦工购材作正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作四天王殿左作伽蓝殿右作祖师殿东西有廡庑外作演论之堂居僧之舍齐庖库廩靡不具备外建三阁环以周垣肖焉宝坊加于旧观经始于宣德九年成于正统五年谨以闻口名万寿禅寺……口口（殆正统二字）七年四月初八日司礼监太监王镇（此字似经改凿）等谨记。

综观碑文，其经营始甲寅终庚申，凡七年。万寿之所以得名，乃颂圣耳。最错杂的是具名之处，文中有一“英”字，而结末则曰“王镇”。我们都知道，正统时的司礼太监王振，应由他领衔，而碑作镇不作振。据《人名大辞典》页一五六其时有一王镇，乃外戚非奄寺，与碑记所记官阶不同。颇疑此一字经后人改凿，碑上的痕迹还看得出。嘉靖碑作王振。文中的“英”字更不可解，称阮简等为同志，疑亦宦官，而不可考。《辞典》页一一〇有一“王英”，永乐进士，逮事英宗，以文笔名，岂其人欤？然王振王镇皆姓王，此“英”不知何英，未必就姓王也。此碑阴有寺僧名。

寺门内，左墙南向，有“敕谕”碑。此碑与前一碑字体均美，以南向，故较前者完好。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

朕惟佛教肇自西方流传东土慈悲利济功德无量故皇度赖之尊安群迷资其觉悟自昔有国家者未尝不崇奉焉都城之西有胜刹曰万寿禅寺宝古迹道场天下僧俗受戒之处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迩来四十馀年矣（按自正统五年至成化十五年，恰四十年，从正统初年计，得四十馀年。）其界东至石山儿西至罗喉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近被无籍军民人等

bbs.hlmbbs.com

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坛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渐拆动司设监太监王永具悉以闻特降勅护持之升住持僧德令为僧录司右觉义仍兼本寺住持俾朝夕领众焚修祝赞为多人造福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扰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

成化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京西门头沟一带均产煤，是一个生计的问题，至今还纠缠不歇。寺门左东向，有"戒坛禁廿记"，乃壬戌九月所建，（民十一）碑阴题名有李国杰世续绍英张勋张作霖张敬尧陈光远李纯塔旺布理甲拉车林巴布业喜海顺曹汝霖王怀庆钱能训等人。阔人要造福，穷人要吃饭，结果是石头倒霉。

入寺门左东向，有"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读东里高拱撰"碑。高拱后来屡入相，做到中极殿大学士，在这时候却着实恭维这位马公，肉麻得紧，试读其文。

马鞍山有万寿禅寺者旧名慧聚盖唐武德五年建也（六二二）时有智周禅师隐迹于此以戒行称辽清宁间有僧法均同马鸣龙树咸称普贤大士则建戒坛一座俾四方僧众登以受戒至今因之我朝宣德间司礼太监阮简复加修葺又建塔四碑四请知幻大士名道孚者以主其教正统五年司礼太监王振奏请更名于是赐额万寿禅寺诏取无际大方等十人为传戒宗师开坛说戒而兹寺益为盛矣历岁既久复就倾圮神栖匆伷徙（徒之误）旅罔依乃御马太监马公等发赀重建坛内五殿暨大雄天王殿千佛阁金刚伽蓝祖师堂钟鼓二楼皆撤而新之而又创立真武殿一斋悦堂宗师府浴堂各一廊庑若干楹又穿井一以利朝夕修路五里以利往来经始于嘉靖庚戌季春至丙辰仲夏告竣盖颓者兴阙者备俾

bbs.hlmbbs.com

数千年之遗迹焕然完美者马公之功也乃因承奉希诚王公托予纪其事予闻马公贵在貂珰受恩弘厚而能翼翼小心敦修行谊其事主忠而勤其处友和而信其逮下恕而慈其济人利物常若不及今年已七十而好善之心亹亹不倦观于此举可知也予故特为表述俾后之历此者不独考其营建之迹而亦有以知其为人则马公之令誉固可以传之无穷也马公名玉字润卿号松庵顺天府之蓟州西关厢人也记之日落成日也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夏吉日立

此文叙述极详，经过这一次修理，戒坛的规模大致确定了。从庚至丙也是七年，看这情形也没有全完工，所以在四十四年又立一碑，就在它的右边，乃各太监捐赀题名，碑额“万古流芳”四篆文，起首有一小引，题名分上中下三排，照式录之。碑阴有寺僧题名。

钦差总督东厂赠

司设监太监韦　暹
司礼监太监焦　忠
司礼监太监麦　福
司礼监太监芮景贤
司礼监太监高　忠
司礼监太监王　利
司设监太监暨　擢

御马监太监李　铭
御马监太监刘大用
内官监太监张　宝
御马监太监马　兴
御马监太监马　用
内官监太监韩　钢
内官监太监左　清
内官监太监徐　登
御马监太监张　暹
御马监太监田　籍
御马监太监李　江
御用监太监金　梗
御马监太监赵　相
内官监太监马　清

御马监奉御段　儒
御马监奉御谭　深
御马监右监丞张贤
御马监右监丞姜钦
北安门奉御李　杰

大明嘉靖四十四年岁次乙丑孟夏吉日建

bbs.hlmbbs.com

十年之后，募款方齐，可见工程之大。明代两次大规模的修建都成于太监之手，皇帝是傀儡，士大夫是帮闲。北京附近诸刹，大都成于明代宦寺之手，固不独戒坛如此。

到了清代恭亲王奕䜣，是戒坛的一个大檀越，古之北宫，今曰慧聚堂者，即他所修建。在千佛阁左，东向，有光绪十七年他所立碑。录其起首一段。

神京巨川为桑乾河渡河西南数十里云山重叠罗喉岭东西环抱中豁豁然开朗刹宇轩赫者戒坛也

民国的碑，上文已说到，徐世昌的碑在阁右，白廷夔撰的禁廿记在寺门内，以外更有小碑，琐屑不足录。综观三代所立碑碣，明碑最可观，以后便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民国所建，简直不大像个样子，不论其内容如何，只看外表，已有江河日下之景象。

尾声：明之宦官，清之亲贵，民国的所谓伟人，他们都是戒坛的护法，他们清夜扪心，都发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弘愿，对不起，三朝也者（民国姑且以十七年算做一朝）恰好分别断送于这三种人的手里。我虽不懂历史，凭我的记忆，也总该不曾冤枉了他们。（有如这个王振就亲手把皇帝当个“孤钉”压在土木的“桩”上，直到英宗复辟以后还在想念他老，你道怪不怪？）不知佛法无灵，辜负了诸大檀越的善信呢？也不知富贵的缠绵，使菩萨唯有长叹？总之，都说不上来。况且游山玩水，也就罢了，伤今吊古，毋乃多事。然而空绕了这么一个弯吗？也不。左右这么一看，和尚出家的问题从此不妨丢开手，那檀香气息的会不会有，居士们也早已眼底雪亮，不待贫僧饶舌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

《尚书·金縢》中的几个问题

在小时候读《尚书·金縢》篇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到现在想想还是不懂，把顾颉刚先生的“今译”拿来参考，也终于不能解决。现在逐条说之。

（一）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为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原文

在当时不解训诂，也没有读《史记》，不会把“功”字作“质”字讲，觉得周公这个人很奇怪，他不让二公去占卜，其理由是“未可以戚我先王”，而待二公一转背，他就自以为功起来，秘密地册祝三王去了。我读了《君奭》，颇觉周召有争功之象，所以对于周公这种举动，模糊地认为专擅嫉忌之类。

此虽小儿之见，而至今看来依然可疑，就算把功作质字讲，(《书》作功，《记》作质，而功是否就可以训作质，是另一问题。)

bbs.hlmbbs.com

周公的行径，终是鬼祟。他自己也无非是册祝占卜，为什么要反对二公之穆卜？“未可以戚我先王”，究竟作何解释？顾译作“这还是不能感动我们的先王的”。其语气是否两两符合呢？郑玄说“未可忧怖我先王”，所释似颇直截，无缘远引《孟子》赵注。就算以动训戚，这句话也只是“不要去惊动他老人家”之意。总之，周公是叫他们不要和先生们去打麻烦，而他可是自己背人去大干特干。我们若以周公为至圣，则此种心理自难解释；若以为常人，则亦寻常事耳。

（二）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原文

在当时只是这么读下去，对于辟之读为避，还是读为行法，对于居东是否指东征，一概不知。对于所谓“罪人”，当然以为就是造流言的人。但读到下边，却又不懂了。周公本来是个好人（我那时最关心谁是好人，谁不是），后来不幸被流言污蔑，于今罪人斯得以后，他又做了这么悲鸣宛转的诗《鸱鸮》去感动君心，成王就应该马上亲迎，不必再等上天震怒了，可是不然，在此只说“王亦未敢诮公”，似乎王是万分想去，万分应该去责备周公的，无奈他是尊亲，不敢罢了。

顾译：“他避到东方住了二年，几个造谣言的罪人终于被获，过了几时，他做了一首诗送给王，题目是《鸱鸮》。王也奈何他不得。”（此文见《语丝》第四十期与《古史辨》第二册）他也以为罪人是指造谣的人，可是他把最后一句似乎是改译了，与“未敢诮公”四字不相同。而且用了顾译，文情依然不顺，罪人斯得，周公无辜，

何必"奈何他"？颉刚在另一文上又讲到《鸱鸮》，还是说不圆。"但这话应在'管叔流言'时说的，不应在'罪人斯得'后说的，《金縢》篇所记即使是真，也有时间的错误"(《古史辨》第三册，页三一六)，因为实在对不拢来，只好说《金縢》篇时间弄错了。

罪人自来有别的解释的，颉刚却不肯采用它。"释罪人为周公之属党。郑玄《尚书》注云'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谓之罪人，史书成王意也。'……但既书成王意而名周公之属党为罪人，何以又书周公意而名管叔之言为流言呢？"(《古史辨》二，页六六)末一层的驳辩，也有理由。上边说了流言，下边又把周公之徒说为罪人，确有语病；但是若把这语病除去，有许多重要之点更不能解决了，弄得《鸱鸮》为无病而呻，而"未敢诮公"四字简直没法讲。

既说到诮公，可见总有诮的理由，大概成王把周公居摄——近乎篡位的逆案破了以后，而周公还吟诗一首去顶撞成王，趁成王之愿恨不得下个讨伐令或者觉书之类去大骂一通，只是不敢。为什么还没有敢，史无明文，而不敢总有不敢的原故。

这么看来，《金縢》中间一段，是文章的一大波澜，那时叔侄俩弄得感情极恶，几乎破裂，后来幸而上天感动方才团圆，而这大团圆的伏线就在第一段上。

(三)怎么大团圆呢？说是新迎？迎的是谁？自然，是周公。活的周公，死的周公呢？自然，是活的——古书上却颇有以为是死的周公。在此，我没有确定的意见，我只提出来给大家商榷。

我以为"秋大熟未获"以前，必有一段缺简，或者省文，否则，秋是那一年的秋天，实在不明白，就文气言，在"王亦未敢诮周公"以下紧接此文，更觉得糊涂。这使我联想到《六月雪》的故事来。若周公健在，成王迎之而归，这是平常的喜剧，似乎还用不着"雷电以风大木斯拔"。惟其忠臣至死衔冤，所以上天非

bbs.hlmbbs.com

"动威"不可了。

在《史记·周公世家》上"秋未获"以前有"周公卒后"四字。在《尚书大传》上也先说"周公死",可见西汉经师旧说如此。颉刚引录《书大传》之文,又说,"这种话未尝不可备一种传说,但如何可以用来释《金縢》篇呢?"这话使我不大明白。他承认"请周灵"的话可备一种传说,但却不可取来解释《尚书》,为什么不可以?还是以为迎的是棺材不是活人,就沾了神怪的意味呢?还是以为传说不足以释经典呢?后边一说,颉刚是决不会采用的,因为《尚书·金縢》本身就是一种传说,一种小说,他岂有不明白之理。

再看这段故事在《尚书》中的叙述,虽然上无周公已死之明文,可是处处都是承周公已死而来。"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可见大家都是感动凄怆。"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余冲人勿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虽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这显然是大臣身后,诏书优恤的口气。假如周公未死,成王感悟,召归可也,重用亦可也,似乎不必专指着新迎以崇德报功,今唯有新迎一法可见是死后的褒荣了。本篇结尾,一点也不叙出郊以后叔侄相见之事,只是说天怒平息的情形,可见周公大概已不在了。这些叙述的情形,单独看来虽然不成证据,但参之以《书传》、《史记》,则旧说固如此,而在今日也没有推翻的必要。

还有几句附带的话,《史记》之文颇错杂,如说周公两度玩这替死的把戏显然是把一种故事说了两次,颉刚指出最为明白。《书大传》之文却颇整齐,大概是不很错。成王不能奈何周公,而君臣叔侄之间猜忌始终不销,直到周公死后,成王心中仍有芥蒂。所以《书传》说成王欲葬周公于成周,这简直是要把他的尸骨流放在东方,不让他西归了。(《史记》记周公遗言,"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成王都于镐京,后来葬于关中,怎说在成周不离

bbs.hlmbbs.com

成王呢？我想这段记载未必可信。）天怒以后，方才葬周公于毕，使他得从文王于地下，所谓新迎者迎其柩西归也。这是西周初年，政治上很重大的节目，所以史臣作此专篇记之。后来周公的人格越过越神圣，文武成康的政治越过越美备，而这重公案渐渐湮没，不被后人注意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

此文写毕，以示陈寅恪先生，他以为周公阻止二公穆卜，是说事情危急，单是占卜徒然忧我先王，现在非得一命换一命不可，下文的记叙当然是说到周公死。大凡初民关于祈死替死的故事总是要灵的，不灵则不记，如拖雷代斡歌歹之死乃是眼前的好例。“以旦代某之身”说得何等切实，武王既然第二天病就好，那末，周公必得减去寿算，否则这笔账对不拢，违反其时流行的信念，那段载记根本就不会成立的。若说祖先鉴子孙之忠孝，让他占点小便宜，那怕是后世的观念。（也惟其周公用他自己一命换武王的一命，所以成王发书就哭，而有冲人勿及知之叹，若周公只是惠而不费的口头人情，那成王非但用不着哭，而且确是及知，更无所谓勿及。）后又谈到《左传》两载范文子叔孙昭子使祝宗祈死而同卒于戊辰。（士燮之死在成十七年《传》。叔孙婼之死在昭二十五年《传》。）《小戴记》上文王说“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后来果然，文王只活了九十七，武王活到九十三。假如当日，周文王妖梦未践，二大夫祷告不灵（这好像是一个回目），那又提这些费话做什么呢？即后世小说中这一类的玩意，也是灵效的多。俗语所谓“出口就是愿”，可见愿是要还的，至少要比“宣誓”凶个一点。今人如此，何况古人。

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记。

孟子解颐零札

(一)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种见解真误尽苍生。谊既正，利是应当谋的；道既明，功是应当计的。若全弃功利，则道谊又何贵为？这是后儒的妄见，《孟子》上非薄桓文管晏，及辨义利之分，层见叠出，似已露此说之端倪了；但此等处，只是孟子的一种“说法”，不可呆看。如《梁惠王》上篇：

>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这真是妙得很。齐宣问霸业，孟子硬赖，不但说我未曾听见过，且说我的老师太老师从来未曾说过，回报得他斩钉截铁。然后再把

话说回来，“那么，咱们还是讲讲‘王’罢。”这可想见当时齐宣王满心不愿意听这话的神气了。本来所答非所问，难怪他不愿意听的。而“强聒不舍”的精神总算到家了。

仔细考察，孟子这是谎话。慢说仲尼之徒三千人，是否绝口不道桓文，今日无从知道，即是仲尼，曾经极口称赞过管仲来着，看《论语·宪问》。

>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称道管仲，即是称道桓公。孔子何曾薄视功利来？在“左衽矣”下边接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是何等的感慨。

孔子离管仲时近，当时蛮夷猾夏戎狄杂居，故称道桓文，孟子时代较晚，七国力政，生民憔悴，故斥贬桓文；言各有当，不必轻议。当分别孟子所言，只是一种说话的方法，并非真看轻功利，而求渺无所寄之假仁假义。（有仁义之名，而无其效，非假而何？）孟子的“责效”观念，见于《滕文公》下篇。

>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这篇直是只论行为，不论动机了。后儒便不解此义。

（二）

孟子说话只是一鼓作气，所以愈说下去，便愈不成了。例如

bbs.hlmbbs.com

《滕文公》上篇载他辟陈相许行之说，开头是很中肯的。说人人做工是可以，说贤者与民并耕而治天下，本来是一时行不通的。孟子以应当分工之义正之，一点不错。但他必定要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简直是说有产阶级白吃白喝，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如何能服陈许呢？后面又引了许多圣贤，尧舜禹益契稷，证明他们决无心于耕田的，也觉可以不必。以下便骂他背师，贱视楚人；硬把《鲁颂·閟宫》之诗，——明明是咏僖公的，加在周公身上，说道“周公方且去打它呢，你怎么反跟着这种‘南蛮鴃舌之人’学起来了？真真没出息！”其实周公又几时伐过楚国？朱子替他圆谎，说他是断章取义，也是说不通的。此诗在《滕文公》下篇又引之，又归之周公，可见孟子认定是周公的事了。

顶好笑的是陈相说：“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而孟子回答道：“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这种论辨，不知从那里说起？陈相的意思，是要还淳反朴，所以交易往来只以量别，不以质分。无论鞋子是绸是缎，是布是草，只要尺寸一般，总只一个价钱。反言之，大鞋与小鞋自然两个价钱了。而孟子反说：“大鞋小鞋一个价钱，谁来做呢？”这真是无的放矢了。以下未载陈相之复辨，想必还有别的话；再不然，就是愤愤而去了。遇这种地方，我想孟子是打输官司的，因为打了赢官司必特笔记之，有如其下墨者夷子说“命之矣”。

（三）

三年之丧是儒者的改制，胡适曾举出《论语》、《孟子》各有一证（《中国哲学史大纲》132页）。兹申说之。《论语》上的是：

>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壊；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阳货》）

因为这个缘故，宰我不知挨了后人多少骂；但这是冤枉的。宰我以礼坏乐崩，为三年丧不能施行之理由，可见古代未尝实行此制。如果真此制三代通行了，则禹汤文武周公岂无礼乐，必未因之崩坏，何劳宰我之过虑乎？且孔子在答语中，亦只斥予之薄情，并未驳他此说。可见他所说并非全无理由。宰我只因孔子所改制度中，丧服之久似与礼乐之盛相妨；所以发问。孔子亦没有别法驳他，只是就感情上使他反省。而宰我竟以在期年以后食稻衣锦为安，于是孔子亦只好气愤愤地说："女安则为之！"于他退后，深斥他的薄情，说他对父母竟没有三年之爱。除掉这一点，宰我本能自圆其说的。至于"天下通丧"一语，这是孔子改制中的"天下通丧"，并非古代的实制。其实因情制礼；真能心丧期年，钻燧改火，实在未必即为情薄。宰我此说正自明其内省不疚。不为文饰，不失为贤者。后人行三年的丧，无期年的哀的，遍天下皆是，而独斥宰我，异哉！

《孟子》上的一证尤为显明。上面说滕文公居丧，派然友去问丧礼。

> 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滕文公》）

孟子的话说得很弱，先说我没有学过，后来方转折说我听见过的，浑言三代，不能确指。而父兄百官他们反说得凿凿可据，不但滕之先君未尝行此礼，并鲁——周公之后——先君亦未行过。这岂非与孟子所说："三代共之"正相针对。此间必有一是一非。后来然友又去追问他。孟子白引了孔子的话说了半天，(既是儒家改制，则引孔子之言等于没有引一般。)一点不能证明某公某国曾行过此礼，更不能反证滕鲁之曾行此礼。若照朱子所说："乃其后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则孟子当时为何不说呢？(引周公以压鲁先君，岂非再好没有？)而且朝廷的典章制度不是无可考的；即使后人改制，父老何致茫然不知？看他们说得这样凿凿确确，而孟子反默尔而息，只拿"不可他求"、"上行下效"等话敷衍滕文公；可证三年丧制是儒家所独创非三代所固有明矣。至于三年之丧可行与否，则是另一回事了。

(四)

孟子于《滕文公》下篇第十章大骂陈仲子。开头匡章称述陈仲子的廉，说他在于陵安贫，甚至于三日不食，饿得半死。后来爬到井上，抓着虫蛀过的小半个李子咽了三口，方始救了命。这已类小说家言，不可尽信了。而孟子故意作态，先扬后抑，说陈仲子这种人在齐国知识阶级中，真是刮刮叫的大拇指头了。虽然——我们看他说：

……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欤？抑亦盗跖之所筑欤？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欤？抑亦盗跖之

所树欤？是未可知也。

说陈仲子非做曲蟮不可，这个道理我小时候就不懂，现在还依然不懂。仲子的房，是夷还是跖造的；仲子的米，是夷还是跖种的，固然是不知道；但这同仲子的廉有什么干系？仲子只要自食其力，问心无愧就完了，管那种闲事干甚么？即使有伯夷的西山蕨薇，但陈仲子把它偷来吃总算不得好品行。伯夷帮他不着。即使盗跖的人肝人肉，只要仲子胃口好，用血汗金钱换它吃，也算不得伤廉——就算分吃人肉是残忍，盗跖何能连累他呢？且依孟子的说法，则我们何妨再设一难。蚓所食之土壤，是伯夷踹过的，还是盗跖踹过的呢？所饮之泉，是廉泉还是贪泉呢？是未可知也。依我说，充仲子之操，则非蚓而后可者也。孟子逼来逼去，必要把个陈仲子逼死而后已。所以匡章连忙接着说：这有什么要紧呢！他同他的妻用工作换来的衣食住啊！依我们看，孟子已经很讨没趣了，但是他还要说下去。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删去的是兄弟闹架，吃鹅肉，吐鹅肉的一段笑话。）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上边这一节话，看陈仲子是何等气节！他之所以避兄离母，并非断绝天亲，只是因为“不义”之故。若孟子能证明他的老兄白吃白喝，大请大受之所以义，则陈仲子还可以服输。现在呢，孟子明明知道他是因为“不义”之故，方始分居的；后来却又拉扯

bbs.hlmbbs.com

到人的问题上去，说道："为什么娘的饭不吃，要吃妻的饭呢？为什么老兄的大房子不住，要住於陵呢？"说到这里，他仿佛已把上边自说的话全忘了似的。孟子本来以白吃白喝为天下之通义，其不了解仲子，固亦无足怪。

（五）

孟子在《滕文公》下篇第一章答陈代的问，其毛病亦正与上同。大体是对的，但也有些缠夹了。我们看陈代讲些什么。

> 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照他的意思，岂不是说见诸侯是小节，成王霸是大业，屈了一尺，伸了八尺，很是一个便宜，可以做得的。这种口吻自然是很浅陋。孟子以"枉己不能直人"答之，正中其病。但是，陈相的所谓"便宜"，即是"枉尺直寻"，因为伸的比屈的长的原故，并非此外另有便宜。若枉寻直尺，则自然是吃亏了，难道还算得便宜吗？看孟子说：

>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

若我做当时的陈代，必定回答他道："枉尺直寻，故以利言也。若枉寻直尺，则非利矣，又何必为欤？"不知孟子将何以解此。其实孟子当时只说枉尺直寻是你的如意算盘，事实上绝行不通的；况且君子是不屑诡遇的，即有便宜也不想赚，这不就完了。

bbs.hlmbbs.com

古槐梦遇

bbs.hlmbbs.com

序

知　堂

平伯说，在他书房前有一棵大槐树，故称为古槐书屋。有一天，我走去看他，坐南窗下而甚阴凉，窗外有一棵大树，其大几可蔽牛，其古准此，及我走出院子里一看，则似是大榆树也。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羑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羑则尚未有也。大抵轩亭斋庵之名多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羑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若书屋则宛在，大树密阴，此境地确实可享受也，尚何求哉，而我于此欲强分别槐柳，其不免为痴人乎。

平伯在此境地中写其《梦遇》，倏忽得百则，——未必不在城

bbs.hlmbbs.com

外写，唯悬想秋荔亭太清朗，宜于拍曲，或非写此等文章之地耳。平伯写此文本来与我无干，写了若干则后已有废名为作题记，我因平伯当时正写连珠，遂与约写到百章当为作小序，其后连珠的生长虽然不急速，序文我却越想越难，便改变方针，答应平伯写《梦遇》的序，于是对于它的进行开始注意，乃有倏忽之感焉。昨天听平伯说百则尚余其三，所以我现在不暇再去诠索《梦遇》百篇的意义，却是计画写序文要紧了。

讲到梦，我是最怕做梦。古有《梦书》，梦有征验，我倒还不怕，自从心理分析家对于梦有所解释，而梦大难做矣。《徐文长集》卷二有四言诗题云："予尝梦昼所决不为事，心恶之，后读《唐书·李坚贞传》，稍解焉。"不过文长知恶梦而尚多写诗文，则还是未知二五之得一十也。彼心理分析家不常以诗文与梦同样的做材料而料理之耶？梦而写以文章，文章而或遇之于梦，无论如何，平伯此卷想更加是危乎殆哉了。我做梦差幸醒了即忘，做的文章与说的话一样里边却有梦在，差幸都被放免。只有弄莫尔干的，没有弄茀洛伊特的文艺批评家，真真大幸，此则不特我与平伯可以安心，即徐文长大可不必再多心者也。

古人所写关于梦的文章我只见到一种，即黄周星的《岂想庵选梦略刻》。书凡一卷，在康熙刻本九烟先生别集中，共四十八则，七分之六是记诗句，只有一分记些情景却颇奇妙。情景之外还有什么思想呢？那我觉得有点难说，并不是对于九烟先生不大尊重，我只想他有些断句很佳，如二十七则云：天下但知吾辈好，一梓杏酪在江南。《选梦略刻》上有云间朱曰荃序，殊不得要领，我读了怃然，为的是想到此序之不易写也。因此我只能这样的乱写一起罢了，有了三四十行的文字便好。但是，我要对读者声明一声，列位不要因为这序文空虚诙诡的缘故对于本文不去精细的读，不

bbs.hlmbbs.com

能领取文章与思想的美，如此便是自己损失，如入宝山空手回，莫怪上了别人的当也。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知堂书于北平苦茶庵。

bbs.hlmbbs.com

小　引

废　名

我曾有赠师兄一联，其文曰，“可爱春在一古树，相喜年来寸心知”，此一棵树，便是《古槐梦遇》之古槐也。记不清在那一年，但一定是我第一次往平伯家里访平伯，别的什么也都不记得，只是平伯送我出大门的时候，指了一棵槐树我看，并说此树比此屋还老，这个情景我总是记得，而且常常对这棵树起一种憧憬。等待要我把这憧憬写给你们看时，则我就觉得我的那对子上句做得很好。这是以前的话，如今却有点不同，提起来我还是对那棵树起一种憧憬，等待要我把这憧憬写给你们看时，则我就觉得平伯的“古槐梦遇”这四个字很好，平伯他未必知道他的记梦的题目，我却暗喜说得我的梦境也。“老年花似雾中看”，大概也很是一个看法，从前我住在西山，很喜欢看见路上一棵古松牵着似红似黄的许多藤花，有一天一个乡下人告诉我说这叫做凌霄花，我真是对于这位乡人怀着一种感谢，今日则一棵树的荫凉儿便觉得很是神秘，神秘者，朦胧之谓也。我从我所说的这糊涂话再来一想，是

的，其间不无道理，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及其年事稍长，目力固然不大靠得住，却又失却梦的世界，凡事都在白日之中，这证之以孔圣人的“吾不复梦见”，可见是证据确凿的。那么古槐书屋的一棵树今日尚足以牵引我的梦境，吾其博得“吾家”冯妇之一点同情乎？其为乐也，亦非年青时所可得而冒牌者也。

我同平伯大约都是痴人，——我又自己知道是一个亡命的汉子，从上面的话便可以看得出一点，天下未必有那样有情的一棵树，其缘分总在这两个人。说起来生怕人家见笑似的，说我们有头巾气，自从同平伯认识以来，对于他我简直还有一个兄弟的情怀。且夫逃墨不必归于杨，逃杨亦未必就归于儒，吾辈似乎未曾立志去求归宿，然而正惟吾辈则有归宿亦未可知也。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我这话好像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只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坛人物都难逃出文人的范围（现在的文人自然也并不见得少），惟乱世则有一二诗人的确是圣人之徒，其中消息不可得而思之欤？

然而平伯命我为他的《古槐梦遇》写一点开场白，我不要拿这些白日的话来杀风景才好。于是我就告诉你们曰，作者实是把他的枕边之物移在纸上，此话起初连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的文章都是睁开眼睛做的，有一天我看见他黎明即起，坐在位上，拿了一枝笔，闪一般的闪，一会儿就给一个梦我看了，从此我才相信他的实话。于是我就赞叹一番曰，吾不敢说梦话，拿什么“谪仙”、“梦笔”送花红，若君者其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愿你多福。废名和南。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bbs.hlmbbs.com

《三　槐》序

舍下无槐，而今三之，曰古槐。书屋自昔勿槐，今无书，屋固有之，然弃而不居者又五年，值归省乍一瞻其尘封耳。庭中树居其半，荫及门而宜近远之见，本衚衕人呼以大山，不知其为榆也，亦不知其为俞也。大树密阴，差堪享受。则知堂师云尔榆也谓之槐，其理由是不说。长忆幼读《左传》，至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为之一吓，不暇替古人担忧，想想自己怎么得了也。然则今日之触槐招笑，非独事理之宜，抑近谶矣。榆则有钱，槐有钱乎？固未之前闻也。是辨菽麦难而辨槐榆易也，是不辨菽麦者不必不辨槐榆也。而终不能辨，则其中乌得无天。又谁知畴昔之儿嬉点点花飞在眼前而又过之乎。此犹大英阿丽思姑娘之本不想为媚步儿，而忽然变为猪小儿也。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疑其兄平居之言而周子述之也，无明文者，记人失也。且夫三槐者，高门积善之征也，小生自不姓王，彼三榆出何典哉。大槐者梦邻也，曰古榆梦遇，榆屋梦寻，则不词矣。不典不词，其为世哂，将弥甚于今也。其为凡猥不又将下于此日万万也。与其为猪，无宁

bbs.hlmbbs.com

媚步，此固不必伫待通人之教者也。何况伦敦之酒不曰揄痕，则吾人解嘲之具且方兴而未艾，宽乎其有容也，泛泛乎其未有所止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已。且稍迟回而叙吾书。夫三槐之义既各有说矣，不书不槐不古之屋，而师友同说之极盛难继矣，而所以为三槐者，唯虚耳。於是乎序。

一九三四年除夕前三日平伯记。

古槐梦遇（一～一〇〇）

梦醒之间，偶有所遇，遇则记之，初不辨醒耶梦耶，异日追寻，恐自己且茫茫然也，留作灯谜看耳。古槐者不必其地也，姑曰古槐耳。

（一）

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二）

“宗教何在？”“暗室中的灯，黑夜里的闪电。”“灯不会得灭吗？”“但宇宙之间，光不灭。”

（三）

每恨不得一张纸一枝笔，一只醒时的手，把所见照抄，若有如此文抄一部，苦茶庵的老和尚庶几曰“善哉”，而莫须有先生或者不则声。

（四）

如夜来即有一文，美如秋花，只我读之，剩一小节未毕，而渐渐化为野草了。说起事情来，好像说——真真只是好像——女人们都爱着一个男子汉，而他是女性化的。以世法言，非缀玉轩玉霜簃中人物欤，——但非世法也。

（五）

古槐梦中吟却不省什么，及猛省为诗，为律诗，以前的忘了，正吟到“八百男儿竟何益，三千童竖亦英雄”，也不知是三四，也不知是五六。

（六）

可以婆婆妈妈，不可以婆婆妈妈气。

（七）

曹子桓对他的弟弟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那里还有馀地

bbs.hlmbbs.com

呢。”子建恭默。有一天又说，“我们从前学的，做皇帝以后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了。”子建回答，“阿哥客气。”（此节可入《世说》）

（八）

我的游仙梦，《江南春》是粉本，即宫阙郁嵯峨的影子，也不是北京，是小时候在我房里挂在板壁上的一张五彩的香烟月份牌。

（九）

“……一盏又清茶，谈论几番今古。今古，今古，恁再推辞休可。”——自昔岁记梦之后，梦醒之事亦与梦为缘，乃纠纷不可理。昨作一词，自谓《临江仙》，上片已得，以下则调不摄意，意不足调，辗转久之，渐悟为梦，知其将失也，呼笔记之，上片未毕而梦断。倚枕惘然，大有手中被夺去一物之恨。幸存者上片之下半耳。左右这么一看，何《临江仙》之有哉，直《如梦令》耳。此固不恶，又何必《临江仙》哉。譬如再有起首两句，那就完全一首《如梦令》了。今既不能，又何必《如梦令》哉。况梦里填词，醒后初不存此想，古与可押，乡音也，梦中恕不作国语矣。题目更不会有，若有，亦唯某君知之耳。

（一〇）

“抽刀断水水更流”，章句是文章的一厄。

（一一）

这儿又有一段文字了，大概如下：

天下最难懂的莫如文章（觉得好笑），文章最难懂的莫如梦里，梦里文章最难懂的莫如差不多一年一度在中央公园会上写的——那时环在旁说：“这那能定呢。”于是补了一句——而此团体的本身，也如王季重所谓“海雨在四五月间，如妇人之怒易构而难解”也。……

引王文，引号中文字原缺，梦里却知道出处，以为可以查的。现在如约补上。此文记忆较真，虽亦难免修饰。

究竟是些什么？颇难以回答。姑且把主要的抓一下看。我在提议作某一种游戏，同时又是严重的事。环等则曰否。当时只有一浑然之感，没有什么可说的。老在干些什么罢，如睡老是睡，如跑老是跑，长只是长，却并非永久如天长地久之长。老是干些什么，不会得倦么？是的，有趣在此。他们反对亦在此也。在这境界中停留了一会，我也觉得疲倦的不大妙，想去掉它，单留下这很长很长的，想不出办法来，彷徨。我说须布置许多软榻，其他称是，室内电彩变幻，不明昼夜，倦来偃卧，饭来张口。长则长矣，然此常人可能的生涯也，非原意。原意是无间歇的老在干一些什么。以后息者为胜亦好，然而还是要疲乏的，疲乏遭人反对。

梦彷徨着，有一念袭来，如何连络不知道（这儿先后全不可靠）。许多人合做一小说，不完的，是不要完，所以不会完。是这样子做，我任一至二十，你任至四十，他就任至六十，有了五个人，一做就是一百回，如此一百回，一百回，一百回……的干下

bbs.hlmbbs.com

去。无结构，无关合，不论多多少少的人都是同时并进，都在老做下去。这比较像一点，可以说明所感，虽然也还不是。

觉得先写了一小张搁在几上，后来写了又写，有“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八个字，却不记得上下文，没法安插它。最后就写到上节的文字，大概预备作一长篇的，这是一个引子，太分明了，于是遂断。

最是作小说的办法使我心折。这些意见，醒时未必全无，但想到那么透彻，我敢赌咒说“不”。长夜之嬉何必不佳，只是颓唐耳。追省儿时，是又不然，其不看日月，不知春秋，出之自然，而非强勉。即如过年罢，从理书到烧灯，不过二十来天，却好像过不完的。若今日之下算得什么，三个礼拜罢了。就算三百六十五天净在过年，这也不过五十二个礼拜的“年”罢了。打牌四圈只是四圈，八圈是它的一倍。饮酒三杯只是三杯，九杯者三个三杯也。曲子开场照例是散板，到唱过一半，不是快完了吗，反而勾拍急促起来，说不定闹个锣鼓喧天烟尘扫地哩。下山的路是快的，无怪梦也这么颓唐了。

(一二)

小屋之外，悉萝薜苔藓之属，无非碧也。更草树埋之，亦碧。屋内正中一小灯映之。碧巷之中偶闻人语。此翡翠之国，而我居之，醒来欢喜。在古槐作，日子失记。

(一三)

环在一个地方，使我去，下了楼还须上楼。下楼便直跌下去，虽非故意，而跌亦无伤，上楼起初还是走着的，后来不客气地爬

着。心中颇怪妻之多事也。

（一四）小学教师颂残文

学问到了一种境界，即自成一物，不复为人生所凝和，从一方面说，乃进步的必然，另一面呢，也未必不是一种……罢。

（一五）游十殿小记之一

第一殿，诸王之领袖，位分尊肃。王最慈祥，又最马虎。判官一口上海白，小胡子，曹司各员或朴实如乡下老，或轻佻如开口跳。办事不用公案，都排排坐，也有站着的，好像要照相。王及判官坐极左端，馀者递右。殿上洞然，看不见什么刑具，有两个牛头马面缩在壁角落里，几乎不大看得见，大概也总在睡了。

总之不过如此而已，他这么这么，我就这么这么好了。斯真不愧为十殿之尊也。仿佛有谁告诉我，这儿不但公事马虎而已，有时还顺便给人家劝架。“她人在这儿。”于是走出一个老妈子式的原告来，被告本以另一案解往这儿来，她乃邀而击之。案情也有点恍惚了，大概他在调戏她的眷属，同时又公然说出非调戏不可的理由。“恁说可气不可气?”后来居然和解成立。这末看来非但阎王是了不得，即小鬼这一口上海白，说的实在不错也。

（一六）

忍耐着罢。假如你的名字的纸灰，一旦竟也被旋风刮到半天云里去，那你岂不更加寂寞杀了。

bbs.hlmbbs.com

(一七)

婆子被一恶物袭击，啼哭，求救于某。时某也，正穿着碧色军服，手插在裤袋内，来回走着，悠然地衔着烟卷。他不愿意被要求去攻击那恶物，但是没有拒绝的理由。勉强在一大铁匣一端之中心，点一个火，那里边便激烈地震荡起来了，竭数人之力持之。他悠然，而猛兽已受了伤。第二步是随意放一枪，不知又点了一个火没有，就此了却该物，虽然也没看见婆子的千恩万谢。

正吃着饭，有物拱门，戛戛作响，报冤来也。猎者瞿然起，来者乃比较幼小之物，当不得一击的。既有了力气无处用，只好客客气气与它问讯。“我的大哥被你杀了，就算天数吧，二哥今天又死了，知道吗？你杀它做什么？它碍着你？你做这件事凭了谁的名字呢？此刻就杀我最好，否则请你告诉你的儿子，他长大了，我等他。”绵里针似的话，竟把我们的英雄穿透了。他面前明明只有两条路，其一是再屠杀，又其一是用了儿子的血，长大了的儿子的血来还债。前者显然是不可能，那末，他以后的年光都将在忍耐痛伤里度过，婴娓的生命将在“暂借”的条件下长大。而且，他必须好好地保育他那千金之子，供异日猛兽爪牙一刹那的撕裂。无端的义侠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似乎觉得不大值得的，他却始终承认了，这是唯一的路。

经过相当絮叨的讽刺，临去又叮咛嘱咐：“他如有宗教的，于未来之顷，请你把最后的忏悔机会给了他。”这沉重的 Fare well 像一支大铁钉打进心坎里去。

我不能重集那时英雄的 Posé 了。

〔**附记**〕这故事头尾原缺，恰好后来又成一短梦，正是它的结局。儿子照

他父亲的式子，在铁匣里点了一个火，“外甥提了灯笼”，那“拜赐”的猛兽又很容易地受了打击。不过在点第二个火以前，天降一阵大雨，把它放走了。以外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有如天公是否在做美，空气是否和缓下来之类。

（一八）

续《论语·泰伯》，“直而无礼则绞”，下曰，“谦而无礼则糟。”注，自非薄故，殆蛇足也。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九）

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

（二〇）

《牡丹亭》是《诗经》的注脚。《道德》五千言至今不曾有此际遇。诀的传不传是一原因，虽然才不才也同样是真的。我一非老友，二非小徒，何得喝声道“　”，蒙茶骗饭。这字不便移在纸上。阙疑则人己俱知，且属得体也。

（二一）

春分大雪后，寒严，终夜昏沉，窝中瑟缩，忽耳傍有轹釜声，怪之，醒而闻啼鸟。寒冷遮不住春的路。

bbs.hlmbbs.com

(二二)

早知道我的书很少有人来买的，不瞒老板说。要买我书的人，都被我转送了他一本之故。按书店出书必见惠二十册，他以后恕不送，我也难得再去买。

(二三)

有一联不知贺谁新婚，其词曰，“此冀北生徒中之知礼者，有江南儿女喜曷称诗乎。”一本“者”作“者也”，“乎”作“云乎”。苦雨斋本“知”作“守”。

(二四)

老屋三更夜寂寥，大风作怒振林梢，古槐之声戛戛叫，夺门击锁而奔逃。室内一灯留耿照，其隅出婢列儿曹，三三两两十二巧。人事纷纷真可笑，翻愁门破不坚牢，未必梦中之胡闹。隔壁人家鸡长号，故纸青青窗欲晓。

(二五)

废瓦残碑，许是将来垫床脚的罢。

(二六)

梦雅则喜，梦俗则怒，非喜怒其梦，喜怒其缘耳。

(二七)

写“醉生梦死”四字，立刻将三字圈之，留一“生”字，其在上画一“×”，亦圈去，一起擦之。此在黑板上。

(二八)

春夏之交，黄流贯平原而下。小帆为风偃，满船皆水，而舟中人自若，其中之一犹高卧也。值巨舟过而浪愈恶，此高卧之子实已邻危境，乃于恰好的时候，转舵悠然而远。前边是春水绿波，泊舟桥下，出山才一饷时耳。桥虹铁制，以名询舟子，曰“望思”。余曰，非欤，“望恩”耳。终不决，登桥察所镌，则“望是桥”三字。更询舟子以浊水之名，曰□流水。□字忘却，似东流水也。殆天之所以分南北欤。醒后不免时时作莺花想。

(二九)

斗室洞然，几榻而已。室门西式，下键。外有螺旋转梯，此室适当其转角处。严静中忽有自梯下者，其步声厉且疾。谁？谁！呵问之不应。及门，顿止，惟见门之把手旋转至急，一转瞬，键坏门破。……

(三〇)

以醒为梦，梦将不醒；以梦为醒，梦亦不醒。

bbs.hlmbbs.com

（三一）

荒于嬉，中夜犹不寝，自忧失眠，醒乃喜之，喜得不眠之眠也。

（三二）枕上口占

三更三点草头露，梦里平安也墓田。江上烟花依旧好，夜堂无月泣娟娟。净名方丈排金甲，十本连台京戏传。如此往来容易煞，炊粱多费劈柴钱。

（三三）鬼国记

身入鬼国乘双马之车疾行，自得也。忽被妻夺去吾一马，以疾其车，而我行迟。遂舍此单马伶丁之车，更雇一新汽车，先伊到达，心中殊喜。卧一室待之，灯荧然，彼中盖日无不夜，夜无不灯者。所谓新汽车也者，乃阳人以纸糊好。又放把火烧却之物耳，夫安得不新，安得不新且多。所以我说要辆新的，那新的即呜呜而来。

君欲知鬼国之生涯乎？缩时而益空，一言以蔽之。如上课一小时，讲授甫半而学生纷纷散堂，如水赴壑，愕然询之，皆对曰时至矣。然亦不见其钟鸣漏尽也。鬼国故无响器，有之亦不鸣，鸣之亦不响。惟二日可抵一日耳。又如拍曲，从阳间携来之遏云阁谱格式犹是也，而忽大出约三分之一，斯非空间伸长之验欤？俑高才及尺，而可充健仆，供使令，愉快。冥器店中之汽车，仆生时高五尺，今厕身其中尚绰乎有馀。其他皆同，不及枚举。

饭时，殽核丰腆，堆盘盈几，惟中多杂烩，鱼虾之属，同席者都盛夸其新鲜，殷勤劝侑，而“敝人”尝之殊谬。何故？纵阳世家家重祭，必得新鲜之鱼虾而烹之，烹而即供之，乃黄泉路远，及我辈闲汉分其残馀，其为新鲜固亦微矣，况人世安得如此夥颐之孝子慈孙，个个皆馨香其俎豆乎？以不很新鲜为很新鲜，言之殊甘，口中大苦，夜台风味，良复可怜。做鬼虽佳，亦终不如暂时不做，固人情，亦事实也。

（三四）

某日，大理寺发下犯官二口，捆作猪羊，盛以朱红漆桶，幓以雪白的麻绳。

（三五）

削发为僧，而待诏仍为留顶发一搭，顾颜如小儿。正叹惋间，闻知堂翁谓曰，剃了罢。风度初不减五台山中老师父也。

（三六）短剧

一人来访，谈言款洽，良久始曰：“我想请赵先生作画。”“但我和赵先生不很熟。”“吖——我是说请先生作画。”“你方才不是说要请赵先生吗？”“我以为先生姓赵呢。”“我不姓赵。”默然久之。“那末，是张？”“王？”“李？”客三问，主人之首三摇。客大窘作欲溜状。主人曰：“慢着！你知道我姓什么？”“我倒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幕

bbs.hlmbbs.com

（三七）断句

草迎三月绿，山语六朝青。

（三八）四季歌

芳春南国应非远，秋到关河驴马多。寒夜虽长宜早睡，枯桑还许有风波。炉烟数九思三伏，忘了梅天不好过，挥汗咬冰真吃力，残年干烤未蹉跎。三升米少粱成粥，一枕甜馀发已婆。偷净邻鸡天不管，开年同耍鲁家戈。

（三九）

肉摊上买肉，人曰“牛肉”，我曰“槖驼之肉耳。”被人呵斥，“你知道啥！”

（四〇）

黑夜行舟，灯火迷离，已失了足，遂不知此身在舟中，还是上了岸，于万无可证明中，忽得一证曰，在床上。

（四一）游玄妙观

友人避文字之狱，送之于内河小轮。一仓局促间，有不相识者呼余为伊自网篮中取水烟袋，从之，而彼意不惬，严词吹求，又勉从之。其人凡猥，不似胸怀阴符者，从之奈何？盖心不忘乎圯

桥之事，此读书之过也。周章之顷，船开矣，此虽民船而汽舟拖之，汽舟者摩托也。狂窘号呼，幸得暂泊，一跃急登。南方卑湿，处处野水平川，环舟步皆行潦也，足不得下，目亦不辨东西，家何在，途几许。短屋中女子见，告余曰，“一直往南”，言罢即隐。余谨遵其教，遂脱沮洳，脚踏实地。行行止止，不敢转向，先颇荒秽，堆积空马桶甚多，渐见长廊一线（以廊为街，髫年于塘栖镇见之），门户斜通，穿之又是长廊，翩翩连连，渺无止讫，空虚悄冷，吊影惊魂，如是者不知历几许年光，忽而仰首，胸臆欣悚，弥陀宝阁缥缈出云端，金轮结顶，作作有辉，界画栏杆纤明如织。逾一短垣，遂见仙宫巨丽，神塑庄严，五色并驰白日之下，广场数十亩，哼哈二大将威灵显赫，矗然对峙，峻极于天，伸足凸胸，意气火炽，行人磨蚁争出其趾下。方知玄妙观有如此妙境，又必如是观而始妙，儿时牵乳娘衣，出察院场，由南往北，入三清大殿，于他人腰背间，不知得见年画几张，所谓矮子观场，难知沧海耳。后之游苏州者曷一游玄妙观乎？若归来见责，“你何不早说！”则谨对曰，老僧无罪，圣叹之过也。

（四二）

环见王君示以诗令记诵之，押七阳韵，句不可忆，述其意于予，为补一诗：“稳护娇羞色，光笼罨画堂。天中移一发，殿角倾微阳。”

（四三）

以淡墨皴出轮廓，徐徐填之，凡笔也。好文章开首，才浓墨数点耳。

bbs.hlmbbs.com

（四四）

未有金圣叹，人不知有《西厢记》；有了“圣叹《西厢》”，人但知有金圣叹，不知西厢如故也。实并不知有金圣叹也。或问，如何而两知之？则曰读耳。读矣，犹不知，则又如何？则曰再读耳。再三读终不知，始告以于《荀子·劝学篇》中求之。再问是那一句？则曰，“与你说不得，你只是不知道中间的一个”。

（四五）

今年奉中央明令，不禁爆竹，以神马黄钱祀于门，大燃其双响。警士灼灼傍睨之，如木鸡。

（四六）

肩舆出自城隍庙，欲回顾像设，而颈忽木强，惟见殿庑重委，香火迷烟，角楼高耸切云。吴下阿蒙颇自喜焉。

（四七）

偶像排衙强半狰狞，皆金涂为饰。岳氏一门中唯二人玄服简素，即岳王夫妇也。坐像，在龛外，虽青衣待罪而神采朗然。又一偶像不知何神，高尺许，衣棕制，白面方颐，在第几重殿檐前，偕妻观之。醒而问予曰：“何不多记下一些？”曰：“反正记不住，记它作啥。”遂醒。

（四八）

觉得有写出一大部绝丽的文章的把握，至少有如《红楼梦》，但是没有写。

（四九）

山路逶迤，坡陀起伏，悉砌以酱紫色磁砖，花缘黄碧。胶皮航之，滋味滑甚。

（五〇）

把一切人皆改称为子，如郑先生某为郑子某。今人无论矣，古人犹追而改之，如周武王，王也，似乎可以不必改罢，然而据说明书上说，也必须要改的，“周武子”。谁让他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呢，这是活该。惟在引号中者不动，甚矣引力之大也号。

（五一）

“如打听，决为了相思成病”，“问双星朝朝暮暮争似我和卿。”夫以天孙之亲之尊，宁甘作太常妻哉，此大谬也。谨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推步天历，其疾较有如此者。一岁能几何？屈指星期，六秒馀便须春风一度矣，则夫妇好合之勤之笃宜无如牛女者，顾以朝暮夸之，不怕仙人齿冷乎？“恐是仙家好别离”，亦谬。（某君驳曰，牛女之感觉，亦当以天历论。）

bbs.hlmbbs.com

（五二）

将一个高个儿穿洋服的胖子塞进某医生之门，而门甚窄，两只脚先进去了，身子怎么样也不成，更用力塞之，旋转之，肉擦门框有声，胖子大呼痛，乃止。立门外，直躬且与屋遇，不得不伛偻而俯语医生，其声若张飞。那时"敝人"正如洛阳女儿对门居，闻尚须下顾，以涉及女人必须附耳密谈。附耳而作雷鸣，实在有点受不了，不如醒勒罢。

（五三）连珠体

我闻有梦，不敢以告人，故三年之功毁于一旦。

（五四）

"名"让阎王说溜了嘴，那太不妥当，此守成帝王之名，必选怪僻之字也。若曰，异日避讳不也方便么，此大不然。千秋万岁，奈何预作朝露想？世间又岂有改老爷的名字以方便彼该办阶级之理乎？"来将通名"，亦属阴险，虽未必准有妖法。

（五五）

行山中，拐角每见一石，必贴一封条，不胜其烦，况且路远，阿弥陀佛，不知谁说的，"不用贴勒罢！"我行轻速。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盖深喜之也。

（五六）

长巷逶迤，见家家户户玉雪成堆，唯以一墙之隔，只见花头耳。心悦今年春好，行吟得二句，醒渐忘却，补为一章："岁岁桃溪雪，家家梨雨寒，粉墙擎玉盖，步步仰头看。"

（五七）

"学而优则仕"，以用为用也；"无之以为用"，无用之用也。以用为用，固不若以无用为用矣。

（五八）

神剑在儿手，且不知其为剑，乌睹其为神哉，此妈妈削梨之刀耳。一日，大晦冥，万云腾涌，龙斗于天，黑者雨而白者为风，儿不知也。一剑飞空则双龙皆斩，巨首雹陨，支体蔽江，赤及海。龙王媚儿复神儿，以爱女妻之，住水晶宫。

（五九）发自由颂

白发盈头，抚之雪落，张之至。（原本如此，或上补一字，妄作也。）同时又接奉一半官式之调查，条分缕举，细大不捐，如你对于白发作何感想？秃顶又如何？此内及于寸心也。你一家人个个都是白头翁吗？此远及于遗传也。曾染发乎？此阴险之暗示也。你有保存弃发的习惯吗？翦下来的辫子那里去了？麻烦极矣，则礼部之文件也。表格如山，填之不已，亦填不出，转瞬间，发早

bbs.hlmbbs.com

落到四分之三了，这方才是慌张之至，妻急以布缠吾头，庶几不为牛山而免于难。俄而觉，抚光头而笑，喜今三民盛世，于头颅犹宽耳，岂不堪愧杀满洲耶？作《发自由颂》。

(六〇)

狂欢季节之前夕，在母室中翻检导游之书，妙哉，奇奇怪怪，何所不有，既非山水丝竹，亦非饮食男女，总该不是狂嫖滥赌罢，殆灵魂之冒险也。书不止一本，其种类弥繁，拣选评量，几费斟酌。书本搁下了一会，忽闻母言，"明朝随便逛逛罢"，言外大有纵只看赤膊汉耍一套五虎棍也不算不够之意，则大窘呼书，不得，记也记不得，说更说不得，敲头霎眼也没得。明天真要去逛庙，逛市场吗？好不急杀人也！此副司令之所以登台而着急也。

(六一)

假如有一班学生，全体一致反对那教员，那教员还想用戒方去打其中任何一个学生的手心，你道准是不成罢，但我猜是准成。有戒方是一，每次只打一个是二。

(六二)

一人讲演作外国语，一人翻之。先发空论一段，翻讫。继而抱歉一番，其词甚疾，颇不了了，大意谓车子出了毛病致延时刻，对不起，又约略翻讫。实则被车子所误之时刻尚不及被空话歉词所耗之半。彼拭汗，已颓然就藤椅而坐矣。俄而瞿然起，四顾张皇，摸索皮包以至裤袋。"题目？问题？""什么？我不知道。""你

不要赖，你是看过的，你还查字典呢。”“但是我不记得了。”“怎么我也记不得？”“你自己做的也会忘么？笑话，笑话！”“天啊！我的讲义不见了啊！”“抄的罢？”“胡说！你偷我的讲义。”拳打脚踢。观者以为讲演完毕，还有国术表演哩，又看了半天，方一轰而散。

（六三）论语体

樊迟问男，子曰，后之。问女，子曰，先之。樊迟未达，子曰，举心错诸物，能使物成心。樊迟出。——古槐居士曰，男人在世界上，但世界上有了女子，故男先而女后也。

（六四）

人前翁妪凭肩意，为道生分不自然。才出中庭无百步，空堂有客阻西园。聚散非两地，思量各一天，幻为镜里花，散为云与烟，空有鸾笺，细读无缘，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此年。

（六五）

人有了够多的磁性，不知对于铁有啥感觉？他会整天穿着铁青色的衣服么？

（六六）

入梦的意念及其联合均不完全。如把一杯茶置肚腹上，不冷亦不热。用手一拂肚皮，而杯故自若，并似无杯然，其记忆力固亦薄弱也。以形体喻之，现实是立体，而梦是平面。故人谓梦境

bbs.hlmbbs.com

复杂，而我曰否。惟其简单也，故无冲突相；无冲突则并存；一切并存，则非复而似甚复。

（六七）

某君某女会谈于西餐室中，某君曰："人生乐事，殆莫如学会洋派，回国的途中也。"某女士以吴侬软语答曰："真真一点点也勿差。"予在旁立即为绘一图表之。

······→—←

二人者，乃亲额示爱，伸出手想要拉，又缩了回去，相对一鞠躬而别。余亦出，与吹笛者陈公迎面相值，诧曰："君亦来此欤?"陈夷然，"我吃过两碗饭了。"

（六八）

未记梦时，梦都是丢却的，记梦以后有些是剪断的，以此为例。——书一册，似《礼记》，背置桌上，一张一张倒翻上去。一篇之末节有一句是白话，异之，彼《礼记》也，奈何有白话？这一句白话原文，当时最为明清，以被后梦所掩，致醒来不可忆。本节大意则曰女子做爱以后，其心境上须有铃幡护耳。（此系醒后补写，不涉原文。）再翻过一页是讲黑珠的，言其贵重逾金刚石。其可宝之道有五焉：光辉旁达，一也，不守即失之，二也（原文述此点极冗长），……海门已塞，珠不复出，四也，珠固正黑，而黑珠之表面多半有五彩之条纹，是谓"臻五"，五也。汝苟以之赠我，则使汝为皇帝，我为妃子，亦无不可。读至此，心怪记人何失态乃尔，省为梦，而双眸欲活，急再翻过一页，见其篇题为求斯口斯第二十九。

（六九）

一部书在预约中，价八元，我去定了一部；后来书出版了，旧价却是七元，我又去买了一部。人问："何故？"答曰："好比它原来定价十五元不折不扣。"

（七〇）

梦中记梦不得，即作 Sketch，告母曰此良法也，然而不尽然，以将并此 Sketch 而失之也。

（七一）

灵魂的冒险是做诗，加身体的冒险那是做爱，妙手偶得之。

（七二）

人在错觉中展开伊自己。有如知己之欣，人琴之感，自是人世的华鬘，然而尚不免把自身当作待人哄骗的乖囡，而把其他错觉地看作可歪曲理会的，伊自己的一部分。如此说，"忍过"是良难，而难"忍过"的无逾寂寞。不知而不愠，圣人犹为之三叹。最后的一颗牙似乎也要活动了，真所谓"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惘然"也。

（七三）

语知堂翁，颇觉近人了解圣叹之浅。若不出一金圣叹，恐鄙

bbs.hlmbbs.com

人至今尚不知尘世间有《水浒》，因此颇想买一部坊本“五才子”藏之为念。又曰，“中郎虽佳，讵过孔子”，这八个字是要写的。

（七四）

世尊徐行，（应该是阿弥，却像释迦。）观世音前导，观音颜如好女，世尊朴如乡人。抵一地，则中坐，亦无人天护从，一观音，一金刚，左右侍耳。说法偶及总持，世尊辄耳语观世音，观世音又耳语上座，以次传递，呢呢如儿女子，始悟西来大法原非文字的，而平昔不解经典亦得此而解。皆离座，下一山，壁立，青绿满绣之，余能以踵擦岸壁直下，仍不免恃如来之威神力也。既达半山，瞥然不见，真异人也。——亦不尽然，我亲眼看见他在危岩断处一踅而去，恐怕亦只是山中路熟耳。其时果然已追不着，也不曾想去追，以颇觉其平凡，无甚兴味也。独抵灵隐后门，叫开前门，雇车返寓。尚有他曲折，不复省忆。

（七五）

住北京近二十年，听人家在说北平好，自愧勿知，无已，曰路耳。路长得好，不平得也好（臭油路多没意思），例如自舍中去西直门辄一小时，半是人力车拖得慢之功，一半是路实在远得可以。在这么长而不平的路上老是走，使人无奈得只好忍耐。衚衕半芜，马路尽悲，其长与不平又相若。以外没有什么了，除非天清。方春多尘沙，而今年夏秋北京又多雨，据说把老家里的黄梅天整个搬了过来。照这样说，归而包锥只有一种好处。可不是吗？雨天的北京街道，那才真真叫做糟糕呢，恁想，叫我如何不忍耐。（此句套某博士，自注。）

（七六）

下山时，隔海连山隐隐，翠明眉睫。天阴如乳，裹一穹隆日光，一奇峰白而微黔，背层峦兀立其中央，指天悄焉。语人曰，苟风輙引去，便是蓬山矣。左顾，城阙缘山为出没。女墙畔倚一窣堵波，如海子白塔。又语人曰，可惜，盖忆曾身到其间耳。翘首云外高寒，一境浮动，才大如粉涴。其人指点语我曰，极是胜地，可揽海山之全者，而凌虚疾堕如故也，犹不止，心窃惑之。后见一 Lift 始释然曰，早知当有此耳。一灯照见斗室洞然，“自己来开么?”其时又有点儿窘。伊捩机而疾答曰，然，遂升。

（七七）

耐得寂寞为学道之始基，（读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然及其稍进，亦有不甚寂寞处。“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斯又何待耦耕耶。

（七八）

见一影影绰绰的人躲在椅背后，再一找，踪迹不见，此《三侠五义》文也，似乎无甚可骇，然竟大骇而醒。不解其故，徐思而得之，盖已认彼为静物矣。在某地者当长在焉，今不但只见其人，不见其出，且觅之不得，奈何其不骇？将白昼人物铦刻之界出以迷离，梦虽怕而赠我已多，记之。

bbs.hlmbbs.com

（七九）

为待客，购得二鸡雏，其一杀之矣，而客未来也，其一尚絷之后院。一日偶见之，殊瘦而绳系援焉，语人曰，此吾家鹦鹉也。又一日，客将诚来，宰此雏矣，而车夫以为太瘦，竟脱其缚。既，客携群儿来，频投以米，一啄一粒无不中者，而鸡于是乎大乐，小儿亦乐，自得也而瘦如故，啄且行而足不出后院之户。“一来就拴着，他只知道有这儿，不往那儿走，”妻说。“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连个鸡窠也没有，总有一天让黄鼠狼叼去。”说过大家丢开，又十馀日。昨儿个半夜里，戛戛几声甚响，即寂然，一室三人皆惊，知黄狼之难作矣。然其遭难也至疾，而人之醒梦也稍迟，迟速故不相及，侧耳再听，长寂然矣。晨起，鸡毛遍地，妻埋怨着说：“这是厨房门不关严的原故。”而小子偏道：“鸡是睡着勒，醒的时候他会飞。”隔了一两天忽又说：“娘！娘！那鸡真灵，我到后院去，他看见我来，他就站在台阶上。”妻忍着笑，“难道他站在台阶上接你哪？”“是得，是得，可不是末！”此非梦，而曾断梦，此非遇，偶然而已，其地则秋荔亭，非古槐也。

（八〇）

史地我不懂事，也知道重要，老想把许多史地的书先是一本归一本拆开来。洗牌般搅匀了，重新装订好，然后一本一本的读下去。再把他们一起拆开，搅匀，重装，读之如前。这是多们有意思的事情，可惜我不研究史地。不知者将必以为幽默，由他，由他。

（八一）

去日之我可忆，然而已去矣，来日之我可思，然而未来也。未去之前已来之后，似有一点曰我，然而毕竟也是没有的，至多一种姿态而已，抓而已。故曰，一点本无也。来者去者，既两下无凭矣，非去非来，其中更那得有凭，故曰："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颇想借花献佛而又不敢，还是我不注他，他来注我罢。

（八二）

儿时闻乳母说："不要把手放在心口，要做怕梦的。"有时困不着，就想试一试看，怕不怕且由他，做个梦再说，然而无效。最早的怕梦至今记得的有两个，其时是否把小手放在心口，却无可考。且乳母之死久矣。一个遍身白毛的小孩坐在小皮鼓凳上，两手急急拍一空心的藤榻，此其一。又见凶狞妇人，散发扎一把根，嘴里叼着一根油头绳，从里间房跑出来，地板上突突有声。正确的年时自然失记，却略可推算。此凶妇人即吾弟乳母之影子也，她有点儿凶恶相。庆弟生癸卯，殇于丙午，当我四岁至七岁之间，而第一梦之更在其前，自己觉得也毫无问题。此为最早的怕梦，或者竟是平生最早的梦。梦而勿怕今日其可忆乎？

（八三）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叮咛言之矣。谨按，道者若人所共由之道

bbs.hlmbbs.com

路然，衣食为先，中庸为后，故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彼《七月》之诗岂陈王业之艰难而非哀人生之长勤乎？不知何年读"道"为道士之道，而载道与言志之文始分为二。

(八四)

"泣血稽颡"自来不得其解。唯乡愚当其骨肉垂危时，香烛供佛，首抢地，腾腾突突，若将碎其脑壳，苟佛终无言而脑壳犹在，则心若不甘，始悟佛之度世另有一工，与吾人之"从井""援手"不同。否则诸佛菩萨，名号若恒河沙，何以独令人念阿弥陀耶？岂诸佛菩萨俱袖手而观，坐视不救欤？佛固无灵者，以灵否测佛浅深，乡愚陋也；以之谤佛，其陋将尤甚于乡愚矣。

(八五)

曾闻和尚伸眼看女人，女人打他一下。和尚闭眼，女人又打一下。"小僧何罪？"女曰："你想得我好！"然则见固是见，不见亦是见也。亦有见而不见，不见而见者，梦中见之。黑板上字迹两行。以观之不足而开眼，开眼固未有黑板也。眼皮一合顷，字迹复分明矣。挨女人这两巴掌，须菩提于意云何？

(八六)

客散，争于瓶中折花插襟上，出门去。时正夜午，驰道灰白，坦卧暗中。有前，路亡而求诸存也。无前，路亡而求诸冥冥也。皆不顾，疾驰而去。已远，有声不闻，近者，若睹其影，玄君与焉，似言往公园。予略后，慌慌速速，不知有车可雇否，以为熟路，存

想便是，纵无车，犹可待他人之到也。

（八七）

知难。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知难也。然而不如辨伪知之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不难矣。不知为知之，是不知也，知于是始难。伪者何？疑似之间，甚似而非也。然而犹不如辨伪知之方来者之难。夫物之成者，其去者也，多而匆多，辨之可，不辨亦可，辨得出是谓“所作已辨”，辨不出只好算了。而彼方来之伪是新生之业，有无穷之多，辨之不得，不辨亦不得也，知终难矣。岂仅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哉，且直以有限之精神历无形影海之风波也。难也不难？若夫视行之难否，语出经传，词连党国，故不具论。

（八八）

紫色长行格子纸二页，其上满有抄写过的文字，才看一眼，就不见了。不怪自己失却之速，颇怪伊送来之错也。

（八九）

秋冬之际，空城积灰，若有所待，难得他这样不胡涂。至于难得糊涂，则孔夫子几度弥缝，庄夫子一回叹息，此向所未见，且属非想，这安得有梦。

（九〇）

妻说，房间热，小孩受不住，叫我把炉门开一开。“热，我不能起来，”把被一掀。她说：“快盖上罢。”我依她这话，不再则声……“敢情你的宗教思想比你政治知识还差得这没远呐！”埋怨的口气，“这才真是知有二五不知有一十呢。”（设人皆只臂，自注。）“怎么？”妻不服气。我方执漱盂，一手持刷，以刷敲盂声丁丁，“听见没有？”“听见勒。”又让她手摸那盂那水，“冷不冷？”“冷。”“盂可以盛水，知道不知道？”“知道。”“则水在盂中……”“知道。”“刷以刷牙。”“知道。”“是名牙刷。”她觉得现在已不能再理。“怎么！我讲得多好，恁倒不言语勒？牙刷一五，水盂一五，一五加一五那是二五。然而一十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那你怎么说我？”“我不记得曾说过我知道或者我不知道。”这就叫做知有二五不知有一十，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呢？他们个个都知道，知道得都够多。如其是信基督教的他们，就会冲着这盂及刷，说其中有上帝，有耶稣，有“三位一体”。再如他们忽改“三位”为“三宝”，无非还冲着水盂牙刷，喃喃咄咄，惊惊恐恐，说其中有莲花世界，珍异充满，甚至于已经看见阿弥陀的眉毛、观世音的肉髻等等。这不是？还不快瞅？瞅见了没有？可不就在这儿！老早嚷成一片，你若被他们吆喝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头似乎那么往下一点；恭喜，恭喜，功行圆满了，算你知道二五又知道有一十了。你若始终头颈强（去声），不识相，那是自己爱当傻子，与别人无关，先知总该不会错；而女人也不会得再对。说到这里，似乎我先嚷成一片而她除却点头外再无别法，然而竟有大谬不然者也。她下床去开那通浴室的门，说房里毕竟太热了，这真是很稀奇的。我可再睡不着了，把方才的话说一遍，其

词曰，靠任何学术之力均不足以打破宗教的根柢，自然也不能完全不借这些个。科学原出“爱知”，但仅知是不够的。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哲学叫人想得正确，宗教叫人用胡思乱想替代那正确，似乎哲学准赢而宗教准输。不知结果适得其反，人有点儿爱胡乱的习气。又似乎针锋相对，而用“照小镜”照之，偏偏不幸差了丝忽毫厘，不幸这毫厘丝忽便是千里。何以？天下虽大，还有说自己胡乱而人家反而正确的吗？以想破想，无有是处。信有彻底的想以之破想，亦无有是处。何则？想不自破故。惟有彻底的不想，斯能立而能破。不想得这样聪明，这样冷静，这样老辣，又这样的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聪明也，他生未卜此生休，然而也不期待他生之可卜与此生之不休，是冷静也。未知生然而又曰无求生以害仁，焉知死然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老辣也。两手明明空着呢，一个劲儿强，终不肯稍点其头者，拗也。若是者始得谓之知有二五不知有一十，妄相期许，你我过矣，且归罪于炉火耳。若是者距宗教心之远，远于诸宗教间任何可能之距离。若是者谓之不迷信。知她在点头不，我可不很清楚，我是始终困着的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

（九一）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危字微字是豆蔻年时，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也。平旦之气是不甚多，况梏亡之欤！听五更鸡叫了，顾轻尘晞露之身，亦须待回车而后恸哭乎？“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虽念得烂熟的了，譬如特意付之唱叹，不又要感慨系之么？

（九二）

文章之境有四焉。何谓四境？明清厚远。明斯清，清斯厚，厚斯远矣。再问，曰辞达谓之明，意纯谓之清，意胜辞曰厚，韵胜意曰远。出于何书？三问，不答。

（九三）

宋朝当然有白玉杯的，但不如他有赤玉杯。一自龙飞凤舞到钱塘，巨壑危岩，虚烟实翠，无不装以红踯躅，红踯躅无不积年老本。于三春谢客，千花退院时，萧索青芜国，同想赤城霞。尖青点碧，以仙子描鸾笔赶残夜妆梳之，雨重灯昏，光凝绚溢，不觉飞天之尽绛也。惜乎六陵一炬，遂无复遍青山题红了杜鹃矣，只山中人至今犹口口呼他映山红也。

（九四）不做和尚论（上）

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因为真做了和尚，就没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了。

（九五）（中）

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多噜苏，莫如不做，干脆。

（九六）（下）

一名《和知堂师诗注》

对甲说，“何不着袈裟”，对乙说，“何必着袈裟”，在佛法想必有专门的术语，而在俗家谓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跋语**〕自太庙买归浙杭莲记檀香扇骨一把之夕，即得关于和尚的闲话三则，洵良缘也。实则尚未得见周公，然而已躺下，准备去叩见矣，仍呼之为梦遇云。本来么，定说蝴蝶是梦，庄周不是，天下有这理么？将写上扇面矣，环说：“自己写扇子做什么？”我说：“是自己的扇子没。”但是就没有写。

（九七）

槐屋卧闻犬吠出万静中。晨鸡夜犬最发人回头想，犬吠是现实的，鸡鸣则理想主义者。“梦回远塞荒鸡咽，顿觉人间风味别”①，斯固畴昔之拳拳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顷若会其遥怨，则又为之慨慷。唯残寺疏钟差许嗣音，而柔厚微减。此意纵佳，起舞亦勿必。其可令楼中人同之否耶？

（九八）

“常言五六月中，此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此不过在大热天昏头搭脑困了一歇中觉，何以便在羲皇以上？更何以见得不在羲皇以下？难道与羲皇并世还不够古，而定在其上？

① 某女史诗，“听绝鸡声侵晓发，高楼犹有梦甜人。”

这“上”字实在下得怪。浅人谬曰，“泛泛语耳”，此大不然。五柳传曰：“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彼无怀葛天者，宁非确在羲皇上耶？奈何尚以“莫须有”诬之乎？夫求古贤之意，振裘而挈领，则陶公其殆庶乎。于极无凭处还你一个凭据。只字千金，明眼看官急急着眼，蹉跎可惜也。

（九九）

已返旧居，送客出门，仰面垂檐，椽而不瓦，间见天。及大门，回头看李合肥之匾，其一端已歪下矣，心想裁缝摊也该请走了。马医长巷，春水被之，积寸许，荇藻空明，不知客如何去也。人去无憀，稍为延伫，垂发立门口之滋味，还可念耳。梦觉怅然，以小诗二首寄吴下之阿姊。

不道归来鬓有丝，夕阳如旧也堪悲。门阑春水琉璃滑，犹忆前尘立少时。

豆瓣黄杨厄闰年，盆栽今日出聊檐。北人携去绒花子，莩绿苔梅许并肩。

（一〇〇）

少长江南，夙困水厄，顷半古稀之年始稍懂得吃茶意，如此算去，一生能着几两屐？“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拟向彼寻问，令略减感伤味，不知可否。

后　　记（一〇一）

得师友之手迹可谓遇矣，奈何饶舌？容毕一语可乎？《古槐梦遇》百之九十九出于伪造也，非遇亦非梦，伪在何处，读者审之。

一九三四年秋晚。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燕 郊 集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式，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

bbs.hlmbbs.com

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决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作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恕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争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贴。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说感情生于后天，知恩报恩，我也赞成的。现在讨论恩是什么。一般人以为父亲对于子女，有所谓养育之恩，详细说，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这特别偏重母亲一点。赋与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堕地已经对母亲，推之于父亲负了若干还不清的债务，这虽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种先天的系属了。说我们生后，上帝父亲母亲然后赋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说我们感戴未生以前的恩，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作一种礼物而赋予是厚的馈赠呢，那么得考量所送礼物的价值。生命之价值与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学上的问题，要证明这个，不见得比证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无从说起。亲子的关系在此一点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为的伦理的。把道德的观念建筑在这上面无有是处。

亲子间的天性有无既难定，生命的单纯赋与是恩是怨也难说，传统的名分又正在没落，孝以什么存在呢？难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惧。他们忽略这真的核心，后天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特别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情而已。可惜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字的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顽皮的小子会不会想到不许碰，不许讲，就是“空者控也，搜

bbs.hlmbbs.com

者走也”的一种暗示，否则为什么不许人碰它，不许人讨论它。俗话说得好：“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

人都是情换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说过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后孝非先孝后慈，事实昭然不容驳辨。小孩初生不曾尽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它尽了孝道之后，方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抚育它，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应慈而起，儒家所谓报本反始，要能这么解释方好。父母无条件的尽其慈是施，子女有条件的尽其孝是报。这个报施实在就是情换情，与一般的人情一点没有什么区别。水之冷热饮者自知，报施相当亦是自然而然，并非锱铢计较一五一十，亲子间真算起什么清账来，这也不可误会。

孝是慈的反应，既有种种不等的慈，自然地会有种种不等的孝，事实如此，没法划一的。一个人对于父母二人所尽的孝道有时候不尽同。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孝道亦不必尽同。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话又说回来，大概前人都把亲子系属看作先天的，所以定制一块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们只承认有后天的感情，虽不“非孝”，却坚决地要打倒这二十四孝的讲法。

我的说孝实在未必巧，恐怕看到这里，有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撕做纸条儿”了。这真觉得歉然。他们或者正在这么想：父母一不喜欢子女，子女马上就有理由来造反，这成个甚么世界！甚么东西！这种“生地蛮呒打儿”的口气也实在可怕。可是等他们怒气稍息以后，我请他们一想，后天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不结实？先天的关系何以又如此结实？亲之于子有四个时期：结孕，怀胎，哺乳，教育，分别考察。结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罢。怀胎相因而至，也是没法子的。她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为异日出风头以至于效力国家的地步，未必纯粹为着血胞才谨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

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环境的，较之以前阶段，有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离乳以后，以至长大，这时期中，种种的教养，若不杂以功利观念，的确是一种奢侈的明智之表现。这方是建设慈道的主干，而成立子女异日对他们尽孝的条件。这么掐指一算，结孕之恩不如怀胎，怀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后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没关系。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来只见有教孝的，什么缘由呢？比较说来，慈顺而易，孝逆而难，慈有母爱及庇护种族的倾向做背景——广义的生理关系——而教没有；慈易而孝难。慈是施，对于子的爱怜有感觉的张本，孝是报，对于亲之劬劳，往往凭记忆想象推论使之重现；慈顺而孝逆。所以儒家的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论，决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立意虽不错，方法未必尽合。儒家的经典《论语》说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难怪数传以后就从对待的孝变成绝对的孝。地位愈高，标准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见其多而中间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这总是事实罢。他们都不明白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无条件地教起孝来，其结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许多的伪君子。

慈虽为孝的张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价值。中国的伦理，只要矫揉造作地装成鞠躬尽瘁的孝子，决不想循人性的自然，养成温和明哲的慈亲，这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积弱之因，这未必不是一个。姑且用功利的计算法，社会上添了一个孝子，他自己总是君子留点仪刑于后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会上添一慈亲，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无穷。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原故。慈顺而易，孝逆而难，这是事实；慈较孝有更远大的影响，更重大的意义也是事实。难能未必一定可贵。

能够做梦也不想到“报”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尽其在我无求于人是一种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谓贤明，自然实际上除掉贤明的态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离贤明差得远，小孩子将来要“现眼”，使卫道之君子拍手称快，浮一大白也难说；可是希望读者不以人废言。好话并不以说在坏人嘴里而变坏。我不拥护自己，却要彻底拥护自己的论旨。

但同时不要忘记怎样做个聪明的。儿女成立以后亲之与子，由上下文变成一副对联——平等的并立的关系。从前是负责时期，应当无所不为；现在是卸责时期应当有所不为。干的太过分反而把成绩毁却，正是所谓“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慈道既尽卸责是当然，别无所谓冷淡。儿女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已经不是赤子而是独立的人。他们做的事还要我们来负责，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压在肩头，势必至于自己摔交而担子砸碎，是谓两伤。从亲方言，儿女长大了，依然无限制无穷尽地去为他们服务，未免太对不起自己。我们虽不曾梦想享受儿孙的福，却也未必乐意受儿孙的累。就子方言，老头子动辄下论旨，发训话，老太太说长道短，也实在有点没趣，即使他们确是孝子。特别是时代转变，从亲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为难了。再退一步，亲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唠叨，也总归是无趣的。

看看实际的中国家庭，其情形却特别。教育时期，旧式的委之老师，新派交给学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儿女长成以后，老子娘反而操起心来，最习见的，是为儿孙积财，干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这都是无益于己，或者有损于人的顽意儿。二疏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辈里能懂得而相信这个意思的有几个，至于婚姻向来是以父母之命为

成立的条件的，更容易闹成一团糟，这是人人所知的。他们确也有苦衷，大爷太不成，不得不护以金银钞票，大姑娘太傻不会挑选姑爷，老太爷老太太只好亲身出马了。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却决不能推翻上述的论旨，反在另一方面去证明它。这完全是在当初负责时期不尽其责的原故，换言之，昨儿欠了些贤明，今儿想学聪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功以后，岂有不能涉世，更岂有不会结婚的，所以这困难决不成为必须干涉到底的口实。

聪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懒，一是知趣，聪明的父母亦然。躲懒就是有所不为，说见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亚于躲懒。何谓知趣？吃亏的不找账，赌输的不捞本，施与的不望报。其理由不妨列举：第一，父母总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乐，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娱的机会，不责报则无甚要紧。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条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没有责报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难，责报是不容易的。这两项上边早已说过。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试申说之。

假使慈当作一般的慈爱讲，中国家族，慈亲多于孝子恐怕没有问题的。以这么多的慈亲为什么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们有的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说都是你们这班洪水猛兽干的好事啦，其实都丝毫不得要领。在洪水猛兽们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头，大概早已如此了，虽没有统计表为证。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比起慈来有难易顺逆之异，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利混于感情。父母虽没有绝对不慈的（精神异常是例外），可是有绝对不望报的吗？我很怀疑这分数的成数，直觉上觉得不会得很大。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明显地表现狭义的功利心。重男轻女也是一旁证，儿子胜于女儿之处，除掉接续香烟以外，大约就数荣宗耀祖了。若以纯粹的恋爱为立场，则对于男女为什么

bbs.hlmbbs.com

要歧视如此之甚呢？有了儿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显扬，身后还得血食，抚养他是很合算的。所持虽不甚狭，所欲亦复甚奢，宜有淳于髡之笑也。他们只知道明中占便宜，却不觉得暗里吃亏。一以功利为心，真的慈爱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搀杂，由搀杂而仿佛没落了，本来可以唤起相当反应的感情，现在并此不能了。父责望于子太多，只觉子之不孝；子觉得父的责望如此之多，对于慈的意义反而怀疑起来。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伤而功利亦乌有，这是最可痛心的。虽不能说怎样大错而特错，至少不是聪明的办法呢。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应付一切，不见得会特别乖张地应付他们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截搭题已经完了，读者们早已觉得，贤明与聪明区别难分，是二而一的。聪明以贤明为张本，而实在是进一步的贤明。天职既尽，心安理得，在我如此，贤明即聪明也；报施两忘，浑然如一，与人如此，贤明又即聪明也。聪明人就是老实人，顶聪明的人就是顶老实的人，实际上虽不必尽如此，的确应当是如此的。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身 后 名

恐怕再没有比身后之名渺茫的了．而我以为毕竟也有点儿实在的。

身后名之所以不如此这般空虚者，未必它果真不空虚也，只是我们日常所遭逢的一切，远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实耳。

碌碌一生无非为名为利，谁说不是？这个年头儿，谁还不想发注横财，这是人情，我们先讲它吧。十块洋钱放在口袋里，沉填填的；若再多些，怕不尽是些钞票支票汇票之流。夫票者飘也，飘飘然也，语不云乎？昨天四圈麻雀，赢了三百大洋，本预备扫数报效某姑娘的，那里知道困了一觉，一摸口袋，阿呀连翩，净变了些左一叠右一叠的"关门票子"，岂不天——鹅绒也哉！（天字长音，自注。）三百金耳，尚且缥缈空虚得可观，则三百万金又何如耶？

"阿弥陀佛！"三百万净现是大洋，一不倒账，二不失窃，摸摸用用，受用之至。然而想啊，广厦万间，而我们堂堂之躯只七尺耳；（也还是古尺！）食前方丈，而我们的嘴犹樱桃也。夫以樱桃般的嘴敌一丈见方的盘儿碗儿盆儿罐儿，（罐儿，罐头食物也，自注。）其不相敌

bbs.hlmbbs.com

也必矣。以区区七尺，镇日步步踱踱于千万间的大房子中，其不不打而自倒也几希。如此说来，还应了这句老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从偃鼠说，满腹以外则无水，这一点儿不算错。

至于名呢，不痛不痒，以"三代以下"的我们眼光看，怕早有隔世之感吧！

以上是反话。记得师父说过——却不记得那一位了——"一反一正，文章乃成，一正一反，文章乃美。"未能免此，聊复云耳。

要说真，都真；说假，全假。若说一个真来一个假，这是名实未亏喜怒为用，这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顽意儿。我们其有狙之心也夫！

先说，身后之名岂不就是生前之名。天下无论什么，我们都可以预期的，虽然正确上尽不妨有问题。今天吃过中饭，假使不预期发痧气中风的话，明天总还是要吃中饭，今天太阳东边出，明天未必就打西边出。我茫然结想，我们有若干位名人正在预期他的身后名，如咱们老百姓预期吃中饭出太阳一般的热心。例如光赤君（就是改名光慈的了），他许时时在那边想，将来革命文学史上我会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好吧，即使被光慈君硬赖了去，我不妨退九千步说，自己虽不能预期或不屑预期，也可以看看他人的往事。这儿所谓"他人"，等于"前人"，光慈君也者盖不得与焉，否则岂不又有"咒"的嫌疑。姓屈的做了老牌的落水鬼，两千年以上，而我们的陆侃如先生还在讲"屈原"。曹雪芹喝小米粥喝不饱，二百年后却被胡适之先生给翻腾出来了。……再过一二百年，陆胡二公的轶事被人谈讲的时候，而屈老爹曹大爷（或者当改呼二爷才对）或者还在耳朵发烧呢。耳朵发烧到底有什么好处？留芳遗臭有什么区别？都不讲。我只相信身后名的的确确是有，虽你我不幸万一，万一而不幸，竟"名落孙山"。

bbs.hlmbbs.com

名气格样末事，再思再想，实头想俚勿出生前搭身后有啥两样。倒勿如实梗说。(苏白，自注。) 要阔得多，抖得多。所以我包光慈君必中头彩，总算恭维得法，而且声明，并非幽默。你们看，我多们势利眼！假使自己一旦真会阔起来的话，在一家不如一乡，一乡不如一城，一城不如一国，一国不如一世界，一世界不如许多世界。关门做皇帝，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也并非幽默。

然而人家还疑心你是在幽默，唉！没法子！——只好再把屈老爹找来罢，他是顶不幽默的。他老人家活得真没劲儿，磕头碰脑不是啯啯聒聒的姊姊，就是滑头滑脑的渔父，看这儿，瞅那儿，知己毫无，只得去跳汨罗江。文人到这种地步，真算苦了。“然而不然”。他居然借了他的《离骚》《九章》《九歌》之流，(虽然目今有人在怀疑，在否认) 大概不过一百年，忽然得了一知己曰贾先生，又得一知己曰司马老爷，这是他料得到的吗？不管他曾逆料与否，总之他身后得逢知己是事实，他的世界以文字的因缘无限制地绵延下去也是事实。事实不幽默。

身后名更有一点占便宜处：凡歹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渐渐的变好来，其变化之度以时间之长为正比例。借白水的话，生前是“界画分明的白日”，死后是“浑融的夜”。在夜色里，一切形相的轮廓都朦胧了。朦胧是美的修饰，很自然的美的修饰。这整容匠的芳名，您总该知道的罢，恕我不说。

“年光”渐远，事过情迁，芳艳的残痕，以文字因缘绵绵不绝，而伴着它们的非芳非艳，因寄托的机会较少，终于被人丢却了。古人真真有福气。咱们的房客，欠债不还，催租瞪眼，就算他是十足地道的文豪罢，也总是够讨厌的了。若是古人呢，漫说他曾经赖过房租，即使他当真杀过人放过火来，也不很干我事。他和我们已经只有情思间的感染而无利害上的冲突了。

以心理学的观念言，合乎脾胃的更容易记得住，否则反是。忆

中的人物山河已不是整个儿的原件，只是经过非意识的渗滤，合于我们胃口的一部分，仅仅一小部分的选本。

文人无行自古已然，虽然不便说于今为甚。有许多名人如起之于九原，总归是讨厌的。阮籍见了人老翻白眼，刘伶更加妙，简直光屁股，倒反责备人家为什么走进他的裤裆里去。这种怪相，我们似乎看不见；我们只看见两个放诞真率的魏晋间人。这是我们所有的，因这是我们所要的。

写到这里已近馀文，似乎可以歇手了，但也再加上三句话，这是预定的结局。

一切都只暂存在感觉里。身后名自然假不过，但看来看去，到底看不出它为什么会比我们平常不动念的时分以为真不过的吃饭困觉假个几分几厘。我倒真是看不出。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晨五时在北京
枕上想好，同日晚八时清华园灯下起草。

〔**附记**〕前天清华有课，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作文的匆忙。既是匆匆、又是中夜，简直自己为《文训》造佳例了，然为事实所迫，也莫奈何，反正我不想借此解嘲就得勒。

匆匆的结果是草草。据岂明先生说，日本文匆匆草草同音，不妨混用。——草草决非无益于文章的，而我不说。说得好，罢了；不好，要糟；因此，恕不。只好请猜一猜吧，这实在抱歉万分。

〔**附记二**〕此文起草时果然匆忙，而写定时偏又不很匆忙，写完一看，已未必还有匆匆草草的好处了，因此对于读者们更加抱歉。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北京。

性（女）与不净

说是灶王爷被饧糖黏嘴以后，大家谈天，谈到北京风俗，新年破五，女人才许到人家去拜年。有人说这因女人鞋子太脏，又有人说新年里男客多，怕自己家的女人被人家瞧了去。总之，不得要领，话也就岔开了。就有人讲笑话。——我家有一亲戚，是一大官，他偶如厕，忽见有女先在，愕然是不必说，却因此传以为笑；笑笑也不要紧，他却别有所恨。恨倒有点出奇，其实并不。这是一种晦气，苏州人所谓"勿识头"，要妨他将来福命的。——我姊姊便笑道："他真有福命，妨个一妨也不很要紧；禁不住一妨，则所谓福命也就有限了。"

以上又是一个梦。梦后有三个观念走到脑子里来，一是性，二是女，三是不净。如我是一位什么专家的话，把它们联起来，大概早已有数十万言的大著作出现了。幸而我不是。

我只会顶简单地想，顶简单地说：性，女在内，大概没有什么不净吧。话又说回来，自然也不曾看出所以然净来。譬如上帝他老人家，(她?)抟弄黄土的时候，(决不是在搓煤球，不可误会。)

bbs.hlmbbs.com

偶然把性的器官放在额角正中，或者嘴半边，那末，我们这部历史一定会一字不剩写过了的。他可太仔细了，且太促狭了，偏偏把他之所以为他，她之所以为她者，安置在最适于藏藏躲躲，又在二便的贴隔壁。是何居心？是否阴险？至今不明。我不但是今生，前世据说也只是个和尚，并未做过上帝。人云亦云，我不但不敢信。他们也未尝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曾经在那一辈子里，做过天上的仙官。

也只是可疑而已，未必就该杀该办。然而我们这儿，野蛮成风，久矣夫百年来非一日矣，早把这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嫌疑犯，异口同声“杀之不足剮之有馀”了。为什么呢？我不懂得。为什么特别对于女人如此？阿呀，我更加不懂，决不能比对于上帝的心理多懂出个一分二分来。专家或者已经在那边懂，而我非专家。

愈不懂愈要聒聒，此其所以将有“碰壁”之灾乎！说话的第一要诀，不可不为自己留馀地。假使我们自己站在神坛上，岂不一句话就结了？可惜不能。我在枕上，翻来覆去的想，除掉“大概没有什么不净吧”，觉得对于性，特别对于女竟没有更得体的说法了。您想，如果不这么说，则我之为我，你之为你，——姑且不去管“他”——岂非是“不净，不净，第三个不净”呢？这不很得体。

真话也就是合于自己身分的话，所以“未必真得出奇”。这是附记。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即戊辰十二月
二十六日，草于北京东城。

教　育　论

上

我不是学教育的，因此不懂一切教育学上的顽意儿。正惟其不懂，所以想瞎说，这也是人情。有几个人懂而后说呢？怕很少。这叫“饭店门口摆粥摊”，幸亏世界上还有不配上饭店只配喝碗薄粥的人。我这篇论文，正为他们特设的，我自己在内不待言了。

既不曾学教育，那么谈教育的兴味从那里来的呢？似乎有点儿可疑。其实这又未免太多疑，我有三个小孩；不但如此，我的朋友也有小孩，亲戚也有小孩；不但如此，我们的大街上，小胡同口满是些枝枝桠桠咭咭咕咕的小孩子，兴味遂不得油然而生矣。——“兴味”或者应改说“没有兴味”才对。

我不是喜欢孩子的人，这须请太太为证。我对着孩子只是愁。从他们呱呱之顷就发愁起，直到今天背着交叉旗子的书包还在愁中。听说过大块银子，大到搬弄维艰的地步就叫做没奈何。依我

bbs.hlmbbs.com

看，孩子也者和这没奈何差杀不多，人家说这活该，谁叫你不去拜教育专家的门。（倒好像我常常去拜谁的门来。）

自己失学，以致小孩子失教，已经可怜可笑；现在非但不肯努力补习，倒反妒忌有办法的别人家，这有多们卑劣呢！不幸我偏偏有卑劣的脾气，也是没奈何。

依外行的看法，理想的教育方策也很简单，无非放纵与节制的谐和，再说句老不过的话，中庸。可惜这不算理论，更不算方法，只是一句空话罢了，世间之谐和与中庸多半是不可能的。真真谈何容易。我有一方案，经过千思万想，以为千妥万当的了，那里知道，从你和他看来，还不过是一偏一曲之见，而且偏得怪好笑，曲得很不通，真够气人的。

况且，教育假使有学，这和物理学化学之流总归有点两样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在试验，而教育的试验是不大方便的，这并非试验方法之不相通，只是试验材料的不相同。果真把小孩子们看作氧气，磷块，硫黄粉……这是何等的错误呢。上一回当，学一回乖，道理是不错；只在这里，事势分明，我们的乖决不会一学就成，人家却已上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大当，未免不值得呢。若说这是反科学，阿呀，罪过罪过！把小孩子当硫黄粉看，不见得就算不反科学。

谁都心里雪亮，我们的时代是一切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除旧布新，正是必然之象，本不但教育如此，在此只是说到教育。我又来开倒车了，“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譬如贸贸然以软性的替代硬性的教育未必就能发展个性（说详本论下），以新纲常替代旧纲常，更适足自形其浅薄罢了。然而据说这是时代病，（病字微欠斟酌，姑且不去管它。）我安得不为孩子担心。又据说时代是无可抵抗的，我亦惟有空担心而已。我将目击他们小小的个性被时代的巨浪奥伏赫变矣乎。

正传不多，以下便是。我大不相信整个儿的系统，我只相信一点一滴的事实，拿系统来巧妙地说明事实，则觉得有趣，拿事实来牵强地迁就系统，则觉得无聊。小孩之为物也，既不能拿来充分试验的，所以确凿可据的教育理论的来源，无论古今中外，我总不能无疑，恐怕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想出来的顽意儿。至于实际上去对付小孩子，只有这一桩，那一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除此似并无别法。只要是理论，便愈少愈好，不但荒谬的应该少，就是聪明的也不应该多。你们所谓理论，或者是成见的别名。——想必有人说，你的就事论事观岂不也是理论，也许就是成见罢？我说："真有你的。成见呢人人都有，理论呢未必都配，否则我将摇身一变而为教育专家，犹大英阿丽斯之变媚步儿也。"（见赵译本）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

下

以下算是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观，也是闲话（依鲁迅"并非闲话"例）。闲话不能一变而为政策乃事实所限，并非有什么不愿，否则，我何必说什么"银成没奈何"。

因此，我也不肯承认这是成见，"见"或有之，"成"则未也。说凡见必成（依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例），岂非等于说健谈者唯哑巴，能文者须曳白乎？

人的事业不外顺自然之法则以反自然，此固中和中庸之旧说也。造化本不曾给我们以翅膀，如我们安于没翅膀，那就一了而百了。无奈我们不甘心如此，老想上天，想上天便不是自然。又如我只是"想"上天，朝也想，暮也想，甚而至于念咒掏诀召将

bbs.hlmbbs.com

飞符，再甚而至于神经错乱，念念有词“玉皇大帝来接我了！纯阳祖师叫哩！”这也未始不反自然，却也不成为文化。一定要研究气体的性质，参考鱼儿浮水，鸟儿翔空的所以然，方才有一举飞过大西洋，再举飞绕全世界的成绩。这是空前的记录，然造成这记录的可能，在大自然里老早就有，千百年来非一日矣。若相信只要一个筋斗就立刻跳出他老人家的手底心，岂非笑话。

举例罢了，触处皆是。在教育上，所谓自然，便是人性。可惜咱们的千里眼，天边去，水底去，却常常不见自己的眉睫，我们知道人性最少哩。专家且如此，况我乎。

在此冒昧想先说的只有两点。第一，人性是复合的，多方面的。若强分善恶，我是主张“善恶混”的。争与让同是人性，慈与忍同是人性，一切相对待的同是人性。吃过羊肉锅，不久又想吃冰激淋，吃了填鸭，又想起冬腌菜来，我们的生活，常在动摇中过去，只是自己不大觉得罢了。若说既喜欢火锅，就不许再爱上冰激淋，填鸭既已有益卫生，佛手疙瘩爱可恕不了。（然而我是不喜吃佛手疙瘩的。）这果然一致得可佩，却也不算知味的君子。依这理想，我们当承认一切欲念的地位，平等相看，一无偏向，才是正办。

第二，理想之外还有事实。假设善恶两端而以诸欲念隶之，它们分配之式如何呢？四六分三七分？谁四而谁六，谁三而谁七呢？这个堪注意。再说诸欲念之相处，是争竞是揖让呢？是冲突是调和呢？如冲突起来谁占优势，谁居劣败呢？这些重要的谜，非但不容易知道，并且不容易猜。

尝试分别解之。欲念的分配，大概随人而异。有骨有肉的都是人，却有胖瘦之别。有胖瘦，就有善恶了。所剩下的，只是谁胖谁瘦，谁善谁恶的问题。胖瘦在我们的眼里，善恶在我们的心中。“情人眼里出西施”。眼睛向来不甚可靠，不幸心之游移难定，更甚于眼。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信口雌黄，造作是非，断定张家长

李家短；我们也不必列欲念为范畴，然后 a+b=c 这样算起来；我们更不必易为方程式，如 HZO。这只有天知道。

它们相处的光景，倒不妨瞎猜一下。猜得着是另一问题。以常识言，它们总不会镇天价彬彬揖让哩。虽然吃素念佛的人同时可以做军阀，惟军阀则可耳。常在冲突矛盾中，我们就这样老老实实的招出来吧。至于谁胜谁负，要看什么情形，大概又是个不能算的。都有胜负的可能吧，只好笼统地说。

细察之，仿佛所谓恶端，比较容易占优势些。这话说得颇斟酌，然而已着迹象了，迥不如以前所说的圆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盖亦苦矣。且似乎有想做孙老夫子私淑的嫌疑。以争与让为例，(争未必恶，让未必善，姑且说说。)能有几个天生的孔融？小孩子在一块，即使同胞姊妹，终归要你抢我夺的。你若说他们没有礼让之端，又决不然。只是礼让之心还敌不过一块糕一块饼的诱惑罢了。礼让是性，爱吃糕饼多多益善也是性，其区别不在有无，只在取舍。小孩子舍礼让而就争夺，亦犹孟老爹山东老，不吃鱼而吃熊掌也，予岂好吃哉，予不得已也。食色连文，再来一个美例，却预先讲开，不准缠夹二。二八佳人荡检逾闲，非不以贞操为美也，只是熬不住关西大汉、裙屐少年的诱惑耳。大之则宇宙，小之则一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永远不得太平的。我们所见为什么老是西北风刮得凶，本性主之乎，环境使然乎，我们带了有色眼镜乎？乌得而知之！专家其有以告我耶？

准以上的人性观，作以下的教育论。先假定教育的目的，为人性圆满的发展。如人性是单纯的，那么教育等于一，一条直线的一；如人性是均衡的，那么教育等于零，一个圈儿的零，惟其人性既复杂而又不均衡，或者不大均衡，于是使咱们的教育专家为了难，即区区今日，以非教育家之身，亦觉有点为难了。

对于错综人性的控驭，不外两个态度：第一是什么都许，这

bbs.hlmbbs.com

是极端的软性；第二什么都不许，这是极端的硬性，中间则有无数阶段分列二者之下。硬性的教育总该过时了吧。——这个年头也难说。总之“莫谈国事”为妥。且从上边的立论点，即不批评也颇得体。在此只提出软性教育的流弊。即使已不成问题，而我总是眼看着没落的人了，不妨谈谈过时的话。

若说对于个性，放任即发展，节制乃摧残，这是错误的。发展与摧残，在乎二者能得其中和与否，以放任专属甲，摧残专属乙，可谓不通。节制可以害个性，而其所以致害，不在乎节制，而在节制的过度；反之，放任过度亦是一种伤害，其程度正相类。这须引前例，约略说明之。小孩子抢糕饼吃不算作恶，及其长大，抢他人的财物不算为善。其实抢糕饼是抢，抢金银布帛也是抢，不见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的问题。所以，假使，从小到大，什么都许，则从糕饼到金银，从金银到地盘，从地盘到国家，决非难事。——不过抢夺国家倒又不算罪恶了，故曰“窃国者侯”。——原来当小孩子抢吃糕饼时，本有两念，一要抢一不要抢是也。要抢之念既占优势，遂生行为，其实不要抢之念始终潜伏，初未灭亡。做父母师长的，不去援助被压迫的欲念，求局面之均衡，反听其强凌弱，众暴寡，以为保全个性的妙策；却不知道，吃糕饼之心总算被你充分给发展了（实则畸形的发达，即变相的摧残），而礼让之心，同为天性所固有，何以独被摧残。即使礼让非善，争夺非恶，等量齐观，这样厚彼而薄此，已经不算公平，何况以区区之愚，人总该以礼让为先，又何惧于开倒车！

不平是自然，平不平是人为，可是这“平不平”的可能，又是自然所固有的，却非人力使之然。一切文化都是顺自然之理以反自然，教育亦只是顺人性之理以反人性。

说说大话罢哩，拿来包办一切的方案，我可没有。再引前例，小孩们打架，大欺小，强欺弱，以一概不管为公平，固然不对，但

定下一条例，说凡大的打小的必是大的错，也很好笑。因为每一次打架有一次的情形，情形不同，则解决的方法亦应当不同，而所谓大小强弱也者，皆不成为判断的绝对标准。以争让言之，无条件打倒礼让与遏止争竞是同样的会错，同一让也而此让非彼让，同一争也而此争非彼争。以较若画一的准则控驭蕃变的性情，真是神灵的奇迹，或是专家的本领。

而我们一非神灵，二非专家，只会卑之无甚高论，只好主张无策之策，无法之法为自己作解，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平居暇日，以头还头，以脚还脚，大家安然过去，原不必预先订下管理大头和小脚的规则几项几款。若不幸而痛，不幸痛得利害，则就致痛之故斟酌治之，治得好侥天之幸，治不好命该如此。自已知道腐化得可以，然而得请您原谅。

这也未始不是一块蛋糕，其所以不合流行的口味者，一是消极，二是零碎。它不曾要去灌输某种定型的教训，直待问题发生，然后就事论事，一点一滴的纠正它，去泰，去甚，去其害马者。至于何谓泰，何谓甚，何谓害马者，一人有一人的见解，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口号——是否成见，我不保险。我们都从渺若微尘的立脚点，企而窥探茫茫的宙合。明知道这比琉璃还脆薄，然而我们失却这一点便将失却那一切，这岂不是真要没落了；既不甘心没落，我们惟有行心之所安，说要说的话。

是《古文观止》的流毒罢，我至今还爱柳宗元的《驼子传》。他讲起种树来，真亲切近人，妩媚可爱，虽然比附到政治似可不必。我也来学学他，说个一段。十年前我有一篇小说《花匠》①，想起来就要出汗，更别提拿来看了，却有一点意见至今不曾改的，就是对于该花匠的不敬。我们走进他的作坊，充满着龙头，凤尾，屏

① 此文后曾蒙鲁迅先生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部分中，甚为惶愧。

bbs.hlmbbs.com

风，洋伞之流，只见匠，不见花，真真够了够了。我们理想中的花儿匠却并不如此，日常的工作只是杀杀虫，浇浇水，直上固好，横斜亦佳，都由它们去；直等到花枝戳破纸窗方才去寻把剪刀，直到树梢扫到屋角方才去寻斧柯虽或者已太晚，寻来之后，东边去一尺，西边去几寸，也就算修饰过了。时至而后行，行其所无事，我安得如此的懒人而拜之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北京。

春　　来

“假使冬天来了，春天还能远吗？”您也将遥遥有所忆了。——虽然，我是不该来牵惹您的情怀的。

然而春天毕竟会来的，至少不因咱们不提起它而就此不来。于是江南的莺花和北地的风尘将同邀春风的一笑了。我们还住在一个世界上哩！

果真我们生长在绝缘的两世界上，这是何等好！果真您那儿净是春天，我这儿永远是冰，是雪，是北风，这又何等好。可惜都不能！我们总得感物序之无常，怨山河之辽廓，这何苦来？

微吟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的，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于您也不大合式的罢，“更加要勿来”。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笼上一重乳白的轻绡，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竟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者好也，语不云乎？

谁都懂得，我当以全默守新春之来。可恨我不能够如此哩。想

bbs.hlmbbs.com

到天涯海之角，许有凭阑凝想的时候，则区区奉献之词，即有些微的唐突，想也是无妨于您那春风的一笑的。

丁卯立春前十一日。

bbs.hlmbbs.com

赋得早春(为清华年刊作)

“有闲即赋得”，名言也，应制，赋得之一体耳。顷有小闲，虽非三个，拈得早春作成截搭，既勾文债，又以点缀节序排遣有涯，岂非一箭双雕乎？

去冬蒙上海某书局赏给一字之题曰“冬”，并申明专为青年们预备的，——阿呀，了不得！原封原件恭谨地璧还了。听说友人中并有接到别的字的，揣书局老板之意岂将把我配在四季花名，梅兰竹菊乎？

今既无意于“梅兰”，“冬”决计是不写的了。冬天除掉干烤以外，——又不会溜冰，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节过雨水，虽窗前仍然是残雪，室中依旧有洋炉，再说冬天，不时髦。

六年前的二月曾缀小文名曰《春来》，其开首一引语“假使冬天来了，春天还能远吗？”然则风霜花鸟互为因缘，四序如环，浮生一往。打开窗子说，春只是春，秋只是秋，悲伤作啥呢？

“今天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讯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闲雅出之，而弦外

微音动人惆怅。过了新年，人人就都得着一种温柔秘密的消息，也不知从那儿得着的，要写它出来，也怕不容易罢。

“饭店门前摆粥摊”。前数年始来清华园，做客于西院友家。其时遁西一带尚少西洋中古式的建筑物，一望夷旷，惬于行散，虽疏林衰草，淡日小风，而春绪蕴藉，可人心目，于是不觉感伤起来：

骀荡风回枯树林，疏烟微日隔遥岑，暮怀欲与沉沉下，知负春前烂缦心。

这又是一年，在北京东城，庭院积雪已久，渐渐只剩靠北窗下的一点点了，有《浣溪沙》之作：

昨夜风恬梦不惊，今朝初日上帘旌，半庭残雪映微明。
渐觉敝裘堪暖客，却看寒鸟又呼晴，匆匆春意隔年生。

移居清华后，门外石桥日日经由，等闲视之。有一个早春之晨去等“博士”① 而“博士”不来，闲步小河北岸，作词道：

桥头尽日经行地，桥前便是东流水，初日翠涟漪，溶溶去不回。　　春来依旧矣，春去知何似。花草总芳菲，空枝闻鸟啼。

文士叹老嗟卑，其根柢殆如姑娘们之爱胭脂花粉，同属天长而地久，何时可以“奥伏”，总该在大时代到了之后乎，也难说。

① “博士”，bus。

就算一来了就“奥伏”，那末还没有来自然不会“奥伏”的，不待言。这简直近乎命定。寻行数墨地检查自己，与昨日之我又有什么不同呢？往好里说，感伤的调子似乎已在那边减退了——不，不曾加多起来，这大概就是中年以来第二件成绩了。

不大懂人事的小孩子，在成人的眼中自另有一种看法：是爱惜？感慨惆怅？都不对！简直是痛苦。如果他能够忠实地表示这难表示的痛苦，也许碰巧可以做出很像样的作物的。但说他的感觉就是那孩子自己的呢，谁信，问他自己肯不肯信？

把这“早春”移往人世间的一切，这就叫“前夜”。记得儿时，姊姊嫁后初归，那时正是大热，我在床上，直欢喜得睡不着。今日已如隔世。憧憬的欢欣大约也同似水的流年是一样的罢。

诸君在这总算过得去的环境里读了四年的书，有几位是时常见面的，一旦卷起书包，惋惜着说要走了，让我说话，岂可辞乎？人之一生，梦跟着梦。虽然夹书包上学堂的梦是残了，而在一脚踏到社会上这一点看，未必不是另外一个梦的起头，未必不是一杯满满的酒，那就好好地喝去罢。究竟滋味怎样，冷暖自知，何待别人说，我也正不配说话哩，只好请诸君多担待点罢。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演 连 珠

盖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是以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盖闻富则治易，贫则治难。是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

盖闻兰植通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是以耦耕植杖，大贤每以之兴怀。被发缨冠，远志或闻而却步。

盖闻众擎易举，任重则勿支。兼程可几，道远则勿及。是以一龟曳尾，无奈过隙之驹。群豕鸣哀，不救崇朝之宰。

盖闻好逸恶劳，中材之故态。宴安鸩毒，前哲之危言。是以运甓高斋，以无益为有益。力田下潠，以靡暇为长间。

盖闻处子贞居，若幽兰之在谷。纯臣大节，如星芒之丽天。是以不求闻达，偶回三顾之车骑。感激驱驰，遂下千秋之涕泪。

盖闻自衒自媒，士女丑行。取义成仁，圣贤高致。是以知人论世，心迹须参。见著因微，毫厘是察。故上书慨慷，非无阿世之嫌。说难卑微，弥感忧时之重。

盖闻因心感物，不外乎人情。出口成章，则谓之天籁。是以可怜杨柳，翻来雅俗之平。一夜北风，同许三春之艳。

盖闻纯想即飞，纯情即堕。是以海天寥廓，幽人含缥缈之思。灯火冥迷，倦客理零星之梦。

盖闻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是则金生水，镆耶待炉冶之功。木在山，梁栋借斧斤之用。故君子虚心以假物，尊贤而定法。

盖闻鹤鹩栖不尽林，翼非垂天之云也。偃鼠饮不竭河，腹无大泽之积也。是以广厦千间，容身者八尺。食前方丈，充饥者二升。筵中丝竹，劳者勿听。室内芝兰，入而俱化。故饭蔬食，一瓢饮，无碍其为仲尼颜渊。锦步障，珊瑚树，只见他是石崇王恺。

盖闻积善馀庆，影响何征。业报受生，升沉谁见。故天堂地狱，只为庸愚。残蕙锄兰，翻钟贤哲。是以疾赴当年之乐，过眼空花。徐图没世之名，扶头梦想。

盖闻至赜而动者，物象殊焉，易简而远者，道心一焉。是以不识不知，万类冥合于天行。无臭无声，群圣祗承夫帝则。故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得者存而失者亡，顺者吉而逆者凶。

盖闻知周万物，理不胜私。思通神明，泽不济众。岂物近而身远，抑天易而人难。此犹千里之明，蔽生眉睫。秋毫之察，莫睹舆薪。是以学止修身，尚不愧于屋漏。惠知为政，乃勿剪其甘棠。

盖闻声应气求，物从其类。耳入口出，识局于形。是以信及豚鱼而不足以孚王公。恩及牛羊而不足以保百姓。故瓠巴鼓瑟，聋者一其宫商。离娄微睇，瞽者同其黑白。

盖闻逆旅炊粱，衰荣如此。暮门宿草，恩怨何曾。是以白饭黄虀，苜蓿之盘飧还是。乌纱红袖，傀儡之装扮已非。

盖闻理若沈钟，霜晨暂响。欲如阴火，漏夜常煎。是以饭后

bbs.hlmbbs.com

阇黎，不啻当头之棒喝。舟中风雨，未抛同室之戈矛。

盖闻评书读画，门馆才情。煮茗焚香，侍儿聪敏。是以飞龙得鹿，王侯出市井之酋豪。漏尽钟鸣，家国付清流之裙屐。

盖闻阴阳和会，真宰无心。内外相维，人伦有托。是以贞专窈窕，不言女子之卑。扑朔迷离，却以男儿而贵。

盖闻悲愉啼笑，物性率真。容貌威仪，人文起伪。是以蔽于一曲，固理短而情长。观其会通，非理深而情浅。故情之侵分，若水去坊。分之定情，如金就范。

盖闻深于情者，每流连而忘返。蔽于境者，或扞格而不通。是以庄生迷蝶，栩栩为真。郑人覆鹿，匆匆如梦。

盖闻罗帐飘零，同儿家欢愁之色。山丘华屋，异百年歌哭之场。是以塞雁城乌，画屏自暖。单衾小簟，一舸分寒。

盖闻唯兵不祥，为仁不富。是以朱门肉臭，无裨道路之饥寒。甲帐歌残，谁问军前之生死。

盖闻恤纬忧周，宁止青灯之嫠。覆巢完卵，难欺黄口之孺。是以苹末风飘，而苇苕瞑宿。梨花雨勒，则鸱鸮晨归。

盖闻依仁由义，平居律己之严。一法明刑，在位救时之切。是以管仲夺伯氏之邑，既叹息许其如仁。子产告太叔之言，又流涕称为遗爱。

盖闻绛桃子熟，春晚成蹊。素奈花明，夜深炳烛。何则？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必睹其功。是以相斯韩子，始兼六国以开秦。先主武侯终定三巴以绍汉。

盖闻仁者人也，所爱未必一人。义者宜也，所宜殆非一事。况乃穷通有命，显默殊情。是以诲人设教，常欣一室之春温。出野为邦，共讶今年之秋旱。

盖闻恩施既博，民无能名。事隙已成，怨不在大。是以酒池云屋，时日及女偕亡。凿井耕田，帝力于我何有。

盖闻断崖插水，惊雁曾回。修坂连云，跛牂可践。是以清时善政，驽马及骥騄之程。末世危邦，猿鹤共虫沙之命。

盖闻明威信赏，以道黔黎。小惩大戒，如保赤子。是以仁言利溥，不为煦妪之慈，义路共由，奚必适然之善。

盖闻雏莺学语，绿暗千林，乳燕归梁，红飘一霎。是以称心为好，此日全非。即事多欣，当年可惜。

盖闻云飞水逝，物候暄寒。春鸟秋虫，心声哀乐。是以荒坟回首，歔欷过客之琴。日暮怀人，恻怆善邻之笛。

盖闻思无不周，虽远必察。情有独钟，虽近犹迷。是以高山景行，人怀仰止之心。金阙银宫，或作溯洄之梦。

盖闻游子忘归，觉九天之尚隘。劳人反本，知寸心之已宽。是以单枕闲凭，有如此夜。千秋长想，不似当年。

广 亡 征！

这好像是很严重的文字，救国之类的，——《我的救国论》前在《东方》被燃烧弹烧了，原来文字之力不如炮火，从此搁笔，所以这是闲话。除掉引用下列忆中的残烬一段，以外有无似处，无从根究了。

>……西式之餐谓之大菜，而水陆之陈为小菜矣；洋式之屋谓之大楼，而亭台之设犹陋巷矣；治本国之学问，以Sinologist为权威矣；不裹舶来的练绒不成其为摩登之姝，而蚕丝之业破矣。鸡蛋也好，太阳也好，拳头巴掌也好，人家的什么都好，咱们没有什么好，这不结勒！爱之何为，救之多事。
>
>（《我的救国论》“要懂得爱，要懂得羞”。）

准上而言，亡国或否都是些闲话。本来，我看北京的情状，（全国其他各地，不知者不敢妄评。）大概谁都端正好箪食壶浆的

了；否则虎狼屯于阶前，燕雀嬉于堂下，何其雅人深致哉。总之，即非闲话，今日之下亦以作闲话读才是。

正传有六点：（一）欧化不亡国，（二）欧化要亡国，（三）留学生及其他，（四）亡征之一，（五）亡征之二，（六）非亡不可，早已亡了，亡了也不要紧。

"欧"是广义的，美国欧之，日本亦欧之。欧化是学外国人。先承认外国人有比我们好的地方，继而承认一个人应该学好，自己即使好了，还该学更好的（据胡博士说），既如此，学外国人原是不会亡国的，假如学得像。

假如学不像呢，那是要亡国的，不客气。我们确是学鬼子学得一点也不像，或者倒像它的背面。不但西装大菜是皮毛，即声光化电文艺美术也还是皮毛，东西洋人有如瑜亮，手心里同是一个字"干"，我们杜撰了一个"不"字。以"不干"学"干"，那是空前的学得不像。所以在这篇文字里，欧化的另一意义就是不欧化。

别的东西不知道学全了没有，这个诀总归不曾带来，或者在火车汽船里失掉了，以至一事无成，加速度的趋于灭亡。留学生正是传布这灭亡微菌的媒介，推销洋货的康白度。不论你学成或否，这种职务却是必然的。设有某甲，带回来的是会造铁路，会买洋货，他算能功过相抵；无奈中国没有这么多的铁路给你造，却有那么多的洋货给你卖，久而久之，把本领还给了外国师父，而舶来的生活习惯却纹丝不动，历久常新，洋货确是美，爱美是人情；洋货用起来确是舒服，爱舒服是人情，洋货确是便宜，——在中国买洋货有时比在它本国还要便宜，爱便宜是人情；在国外用惯了的东西，在国内又碰见了，不由得伸手掏钱；爱故旧也是人情；假如他娶了洋太太，那更不得了，爱太太，人情以外还是义务。左也是人情，右也是人情，原来在他的意识底下，生活习

惯里，其祖国至少有一部分是美英德法了。这似乎是留学生的命定。至于名流巨子功在国家者自当别论也。

不要将这恶名都栽埋在留学生身上，他们是急先锋，不就是大队，大队跟着先锋走。一从把微菌带了回来以后就站在最高处，顺风布散，既然深得民心，那自然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你在市场里约五分钟。就证明这是事实。穿洋服的不必会说洋话，太太小姐们不见得都出过洋留过学，今日之下，是凭全社会的力以跑步姿势，向着灭亡的道路走。

在精神方面说，情钟势耀而已。我们并不曾，也不曾想学外国人之所以为外国人；只是爱他，怕他，靠他，媚他。好容易在至圣先师牌位前爬起来，而又在洋大人的膝前跌倒了。我们的前辈无非顽固，而我们这一代实在卑鄙，卑鄙到竖不起脊梁骨的程度，于是有了所谓高等华人。夫高等华人者，自居于卑下而以白种为天骄，欧美为娘家之人们也。以此治国，国胡不亡；以此教士，士胡不糟；群公不休，中国休矣。别的且不说，从九一八至于今日，除掉有点高调以外，举国上下差不多一心一意的在靠外国人；从头不抵抗，一也；饧糖般的泥着国联，二也；秋波瞟着太平洋的对岸，三也；以长期不抵抗为长期抵抗，四也；至恭尽礼以事游历团；至不惜自涂其国民革命成绩表现之标语，五也；大学教授们向游历团递上说帖，六也；打电报向美国乞哀，七也；“这样的一个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八也；为北平有了文化的缘故，自己就要赌咒永不驻兵，九也。(有人疑惑，他们懂得文化不？假如中国全国都充满了文化，又怎么办?)不必凑上十景十全，九样还不够瞧吗？假如国难发生在英国，会不会把伦敦改为文化城，或者宣言牛津永不驻兵？比国当年甘心以乾坤一掷，只不许德兵假道，它为什么这末傻！是没有文化之故，还是不懂得文化之故呢？当年法败于德，法就割地，前年

德败于法，德就签约。我们看见它吃苦，不看见它乞怜，不看见它痴心妄想靠人家吃饭；这才是洋鬼子的精神。我们的大人先生只是些假洋鬼子，此阿Q所贱的，何足道哉！

和战无不可，宁为玉碎，战固是也；不如瓦全，和亦不非。有力而战这个最好，无力而和也叫没法。有力该用力，无力得造力，只有依赖是终始可以一点不用力的，只要会作出可怜之色就够。所以分明是下策而视同鸿宝者，统治阶级别有会心的原故也。

先民的壮烈，风流顿尽了，鬼子的蛮性也学他不来的，虚脱是亡征之一，不但气亏，血也亏的。枯竭是亡征之二，韩非原说，“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但古今事异，竟易可亡之征，为必亡矣。“漏卮”这个名字，我近三十年前就在“申报纸”上见到，而三十年以后不知弄得怎么样了。原来大家眼底早已雪亮，谁不是明白人，无非利用这“眼不见为净”为苟活，甚至于不惜把子孙丢在粪窖里。以农为本的国家，要吃洋米洋麦；以丝著名于世界的，而士女们偏要着洋绸洋缎（呢绒更不必说）；电走的摩托是高等人的必需，其零星之件，消耗之油，无非“来路”，这才可以说是洋车……。“洋”“洋”乎，盈耳哉，是以公路长则汽车多，汽车多则亡国快；教育盛则高等人多，高等人多则亡国也快。交通教育之进展，宁无益于国家，然而中国的交通，不啻为帝国主义导夫先路，它的教育又不啻为买办阶级延揽人才。教育也会亡国么？斯未之前闻也，呜呼惨矣！

要找统计，恐怕更要不得了，入超好像是命。——不入超也正不得了。他们用大量生产的机制物来换我们一点一滴都是血汗的土货，生货，表面上即使以一换一，骨子里竟许不止以一换百。在劳动价值悬绝的货物交换之情形下，不入超也正不得了。何况入超，何况加急的入超，何况年年入超。

此可谓之物质文明乎，爱更好的表现乎？诚不能无疑也。可

bbs.hlmbbs.com

以说它是物质文明，但这是高利贷的物质文明——在“物质”上被人家的“文明”尽量剥削的意思。也可以说是爱好，但只可比作妓女之爱俏。我们大有不惜把万里山河换人家一小瓶香水的气度，谁说我们不慷慨呢！

爱更好，学者已证明了，爱好最是人情，但我不说我们“爱好”，我说我们“眼皮浅”，这是“失之毫厘缪以千里”的。何谓爱好？我见人家有一物甚好，玩之赞之，思有之之谓也。偷之抢之，固属白拿，究竟不妥，租之买之，事颇合法，然而破钞矣。第一个应转的念头，是我们能不能仿做得一样好，甚而至于比它好。假如可以，就该做去。第一次做不好，第二次再做，今儿不成，明儿再干。所谓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当然不是在朝出洋的那一位），真正爱好的人不但要在事实上，占有此“好”，且要把我的生命力和它接近。

“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既然不得不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那就只好破钞。钞是筹码。事实上仍旧以物抵物。今合众国有大汽车焉，而我们悦之，（有人主张压根儿原不必爱汽车，虽颇干脆，恐非人情。）仿造最好，不能唯有交换。如我们拿飞机给它交换，那是上策，拿小工厂制品给它交换，那是中策；拿生货给它交换，那是下策；不够的交换，负的交换，那是无策。上不吃亏，中吃小亏，下吃大亏；上常常为之，中偶一为之，下则万不得已而始为之。返观我国，生货却是出口贸易之大宗，负的交换又好比家常便饭；是以海运一开，破钞其名，破产其实，以破钞始，以破产终。爱好虽是人情，但这样的爱好不必是人情，爱更好虽是正理，但这样的爱更好不必再是正理；我不欲玷污好名字的清白，所以叫这种脾气为眼皮浅。

我在中国看见电灯十年以后，在伦敦还有煤气灯。（听说今天还有。）中国的物质享用似乎并不落人后。可以说中国的物质文明

也不落人后吗？你好意思不？我们只会沾光白吃，我们只想沾光白吃。在前辈妄自尊大，则谓之大爷脾气，在我辈胁肩谄笑，则谓之奴隶根性。大爷奴才虽有云泥之别，而其想沾光白吃之心，固历数十年如一日。人家为什么肯给咱们沾光白吃呢！既借了债，总要加本加利还人家的，然而当我们做大爷时不觉也。是大爷末，那里会觉得呢。由大爷骤降为奴才，明是积年被重利盘剥所致，然而仍不觉也。及至做了奴才以后，则其沾光白吃更视为应有之特权，恐怕也不会再觉得了吧。是以豪情逸兴，非特不减当年，且亦前程远大，未可限量云。

全国的人，穷人跟着阔人，阔人跟着洋人，以洋人领头走成一条直线，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如水长流归于幻灭的大壑。而在奔流之俄顷，一线的行列中，自己更分出种种阶级来。生得伶俐俊俏，容易见主人的青眼的偶蒙赏赐一片冷牛肉，就吃得感激涕零而自谓知味；愚拙不幸的伙伴，则方日在亲炙鞭笞之中，仰望同侪，又曷胜其向往。“九渊之下尚有天衢”，然哉然哉！

话虽不堪，无奈是实情；好像很苦，其实也未必。“吾鞭不可妄得也”。牛肉确乎也很好吃的。沾光白吃的大愿反正已经达得，则去当人家的奴才，正是“求仁得仁”，而又何怨之有！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可谓名言矣。有人疑惑占卜的不灵，他可太不开眼了。以为中国没亡么？有何是处呢，不过没有亡得干净罢了，况且现在正加工加料地走着这一条路——甚至于暗中在第二条路上同时并进，这是灭种。“灭种吗？”“是的，名词稍为刺眼个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的。”神情冷淡，有如深秋。此足为先进文明之证矣，但其是否舶来，且留待史家的论定罢。

数了这一大套贫嘴，很对不起诸君。但谚曰，“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敲之在我，惊否由君。好使有一夜，忽然

bbs.hlmbbs.com

听见鬼来了，似乎不大名誉相，而在另一意义上，五更不寐，何必非佳。乌鸦固丑，却会哀音，大雅明达，知此心也。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国难与娱乐

日前与某居士书曰："看云而就生了气，不将气煞了么？"可见看云是很容易生气的。此文不作自己以及他人之辨解云。

单是"东师入沈阳"足以成立国难的，有九一八的《北晨》号外为证，其大字标题曰，"国难来矣"，洵名言也，国难于是乎真来了。别人怎么说，不知道。各人可以自定一个标准——国家人民吃苦到什么程度才算受难，——但既定之后似乎不便常常改变，有如最初以沈阳陷落为国难，而到后来听说××不要占北京就要开起提灯会来，——那原是没有的事，我嘴闲。至于娱乐，一切生活上非必要的事情属之，如吃饭不是，而吃馆子当是娱乐，在家中多弄几样来，邀朋友闲话，算娱乐不算，似中央党部尚少明文规定，今为节省纸墨起见，不再啰嗦。

国难和娱乐的冲突只有一个情形，（在火线上送了命等等，当然不算。）假如人人都有一种应付国难的工作在手中丢不下，那就自然而然有点不暇顾耍勒——其实工作暂息，仍不免寻寻开心的，姑以不暇顾耍论。试问今日之下，我们有这种福气没有？

bbs.hlmbbs.com

于是国难自国难，娱乐自娱乐，若谓其中有何必然的连锁，惭愧“敝人”未名其土地。就常情言之，有了国难，始有救国的口号，救国者救其难也。国家好比嫂子。嫂子啊呀入水，救她当然用手，不能托之空言，而用手是工作。故国难与娱乐假使会有冲突，必然在救国的工作上，否则国难只是一个空名词，空名词不会引起什么冲突的。然而一切的工作本不和娱乐冲突，救国的工作，名目或者特别好听点，安见得便是例外。娱乐可以促进工作的效能，而不妨碍它，这总不必让教育学博士来开导我们的。反过来看，不娱乐只是不娱乐，也毫无积极救国，免除国难的功能，除非你相信吃素念《高王经》会退刀兵。即使“四海遏密八音”，(伏下，自注)。也不能使人家的十一架飞机不来；何况“遏密”也不很容易哩。颠倒算去，“有国难就不娱乐”，这是既不能使它普遍，也不必要它普遍的，质言之，一种畸人的行径而已。

难能颇可贵，我不十分反对这种行径。它是一种表示，一种心理上的兴奋，或者可以希望有一点传染性的兴奋，以古语言之，振顽立懦。你就是么？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朋友，做这类事情总须得点劲才有意思不是？但得劲却是不易。你先把什么是国难弄清楚了，把什么是娱乐也弄清楚了。譬如你觉得吃荤有点儿不必要，那就吃国难素；既认失却某地为国难的起点，那末，在某地未光荣地收复以前，千万别开荤。老先生，在这个年头儿，不是小子擅敢多嘴，你颇有一口长斋的希望哟！我老早说过，这是畸人的行径哩。以小人待天下，固不可为训，径以圣贤待之，亦迂谬甚矣。至于听见飞机来了才赶紧“封素”，这种闻雷吃斋的办法，敝人莫赞一词。

我说“不十分反对”，可见我不是一点不反对。是的，即使彻底持久吃起国难素来，我也有点反对的。这虽是个人的行为，也不宣传，但也很容易使人觉得吃素就是救国工作之一，这又是宗

教上，法术上的顽意来了，敝人不胜头昏。前在某处谈话，我们说东方人有种脾气不大好，似乎相信冥漠的感应，又喜欢把个人和国家相提并论，这远不如洋鬼子。东方式的自杀，表面上似很可赞美的，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他总觉自己一条穷命太重要，重要得有和国家一字并肩的资格，所以不妨（不敢说他有意）把国事弄糟了，然后自杀以谢国人。这实在胡涂得利害，脾气也很不善良。如这一回的事件，有个朋友说，“我们的当局应该在对日的和约上签了字，然后一手枪自杀。”这原是随便说的。若认和约非签不可，被刺是意中也许是意表，自杀总之不必，冤。若认为和约有损于国，那么自杀只是中国多死了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对于国家的补剂。吃国难素至于绝食，及停止一切娱乐，其根据均在自我中心论和一种冥漠的感应观念上面。这是一种法术的类似，使人容易逃避对于国难及原因的正视，使人容易迷误正当解决的方法，这有一点点的深文周内，未可知，但我确是如此说的。

其另一点，便是“泄气”。有了激烈的感情，必须给它一个出路，给了就平安，不给就闹。今有至热的爱国心于此，不使它表现在实际救国的工作上，而使它表现在仪式上，岂不可惜。说到停止娱乐，不由得连想起丧事来。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国死了人，一国哭。哭得伤心，哭得不错。因为死生有命，“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也只好用仪式之类表示衷心之哀悼，老实说，这是人类运命的暴露，决不是什么名誉。假如科举上发明了返生香，还魂丹，那时亲人正在咽气，马上给他弄活了，开了汽车去顽耍，岂不有趣，岂不比现在做儿子的寝苫枕块，披麻带孝强得多么？今日国难之来也，明系人谋之不臧，并非苍天之不佑，何必回过头来，装出这种阘茸腔呢？

国难期间停止一切的娱乐，若全国人民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若有，更是不该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国难和娱乐有什么

bbs.hlmbbs.com

因果的关连，我更讨厌“国难这么严重还有心顽耍吗！”这种道貌岸然的工架。我看云生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十一架日本飞机 Visit 北平之日。

进　　城

公共汽车于下午五时半进城去。

圆明园是些土堆，以外，西山黯然而紫，上面有淡薄橙色的晕，含着一轮寒日。初冬，北地天短，夕阳如箭，可是车儿一拐，才背转它，眼前就是黄昏了。

海甸镇这样的冷落，又这样的小，归齐只有两条街似的，一走就要完。过了黄庄，汽车开到三十里上下，原野闪旋，列树退却，村舍出没，……谁理会呢，不跑得够了，瞅得腻了吗？谁特意向车窗伸眼呢。这些零星的干黄惨绿也逐渐混融在不分片段，灰色的薄霭之中。

才上车时，大家谈笑，车行渐远渐远，摩托和皮轮切地的噪响无情无理的絮叨着，觉得说话也费劲吧，慢慢的都少开口了。（若有女洋人在车上，那算是例外。）快啦，稳稳的坐着吧。

电灯刺眼，略略的一动，关厢便到了。高亮桥也算古迹，使人气短。行路的穿起厚棉袄。城门张着圆嘴，待吞汽车。就凋零的丽谯，当面黑影兀立，倒是蛮高蛮大的。进城已在晚上，可惜

我忘却它的名字，它的往事了，并忘却了曾留给我一屑屑的感触。它只是这么一个有房子、有街道的方方的城圈而已。

车门砰的开合，搭客就少了几个，到近终点，照例只剩下二三，并不定是知己。有时节只剩下一个我，一个开车的，一个跟车的。我就机器般下了车，搿着，拎着那包袱，东张西望的。他们有时顺嘴招呼着，如“慢走”“低头”之类，于是不久就有一辆人力车慢慢的拖着一个客人，平安地回去了。

“分明一路无话，也是文章吗？冤人。”原不知是不是。但恁老最圣明，万一而“有话”，那决不外轮胎爆裂，马路抛锚，甚至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车仰人翻，再甚至于《水浒传》式的一声大喊，连黄棉袄也会摇摇的，岂不糟勒吗？南人谓之吃勿消，北人则曰受不了，我又安得今日之下，寻闲捉空，铦笔扯纸，弄得一塌糊涂哉。

况，无话者有话不曾说之谓也。小说上不常有“一宿无话”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

元 旦 试 笔

从前在大红纸上写过“元旦举笔百事大吉”之后，便照着黄历所载喜神方位走出去拜年。如今呢？如今有三条交错重叠的路，眼下分明。

第一指路箭正向着“亡国”。以神州有限之膏腴，填四海无穷之欲壑，菁华已竭，褰裳去之，民尽为丐，则不如奴才矣。自由之民，期为人奴，此之谓亡国路。

第二个是灭种。于吃饭以外懂得要点麻醉，洵不愧万物之灵也，今日鸦片曰烟，吗啡曰针，白面而红其丸，是富贵人的happy，是穷苦人的酒杯，是……的生财有大道，非华夏之国宝欤？无奈杞人之妻夜夜听他家先生的叹息，腻腻儿的。灭种？远咧。然而不然，一眨眼这么一大节（要用手来比），远杀也是够瞧的，且此路幽深，何堪向尽。降为行尸，不如丐兮，前夜卖身，今儿找绝了。

第三是。……民不乐生，奈何以生诱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死宁不畏，生不乐故。生何不乐，不快活故。大鱼吃小

bbs.hlmbbs.com

鱼，小鱼吃虾，虽是正理，但偏有一班讨厌鬼关心地要问，要想虾的前程或者团圆。有的说，虾将来许会反咬佢们一口，我可不大信，试想溜汪洋面上的大鱼，虾儿们咬得着吗？更有人说，龙虾也该是来路的好，甘心被它咬一口，也正复难定。这也不知道。总之，这种麻烦的问题，老僧不知。

暗雨危楼，临窗灯火，中有万幻的姿形，供闲云的凭吊，而三条煞气，一抹罡风，围着蜃楼打旋。你觉得危字不大够劲吗？殊不知罡风之外别有罡风，煞气之外另有煞气哩。

九万扶摇，吹往何处？究竟究竟，衲也不知，除非去叩求先圣周公。

一九三三，十一，七，预作。

秋 荔 亭 记

池馆之在吾家旧矣，吾高祖则有印雪轩，吾曾祖则有茶香室，泽五世则风流宜尽，其若犹未者，偶然耳。何则？仆生猪年，秉鸠之性，既拙于手，又以懒为好，故毕半生不能营一室。弱岁负笈北都，自字直民而号屈斋，其形如衖而短，不屈不斋，时吾妻未来，一日搴予帘而目之，事犹昨日，而尘陋复若在眼。此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也。若葺芷缭衡，一嵌字格，初无室也。若古槐，屋诚有之，自昔无槐，今无书矣，吾友玄君一呼之，遂百呼之尔，事别有说。若秋荔亭，则清华园南院之舍也。其次第为七，于南院为褊，而余居之，辛壬癸甲，五年不一迁，非好是居也。彼院虽南，吾屋自东，东屋必西向，西向必岁有西风，是不适于冬也，又必日有西阳，是不适于夏也。其南有窗者一室，秋荔亭也。曰，此蹩脚之洋房，那可亭之而无说，作《秋荔亭说》。夫古之亭殆非今之亭，如曰泗上亭，是不会有亭也，传唱旗亭，是不必有亭也，江亭以陶然名，是不见有亭也。亭之为言停也，观行者担者于亭午时分，争荫而息其脚，吾生其可不暂且停停耶，吾因之以亭吾

bbs.hlmbbs.com

亭。且夫清华今岂尚园哉，安得深责舍下之不亭乎？吾因之以亭吾亭。亦尝置身焉而语曰："这不是一只纸叠的苍蝇笼么?"以洋房而如此其小，则上海人之所谓亭子间也，亭间今宜文士，吾因之以亭吾亭。右说秋荔亭讫，然而非也，如何而是，将语汝。西有户以通别室，他皆窗也，门一而窗三之，又尝谓曰，在伏里，安一藤床于室之中央，洞辟三窗，纳大野之凉，可傲羲皇，及夫陶渊明。意耳，无其语也，语耳，无是事也。遇暑必入城，一也。山妻怕冷，开窗一扇，中宵辄呼絮，奈何尽辟三窗以窘之乎，二也。然而自此左右相亭，竟无一不似亭，亭之为亭，于是乎大定。春秋亦多佳日，斜阳明叒，移动于方棂间，尽风情荔态于其中者影也，吾二人辄偎枕睨之而笑，或相唤残梦看之。小儿以之代上学之钟，天阴则大迷惘，作喃喃语不休。若侵晨即寤，初阳徐透玻璃，尚如玫瑰，而粉墙清浅，雨过天青，觉飞霞梳裹，犹多尘凡想耳。薜荔曲环亭，春饶活意，红新绿嫩；盛夏当窗而暗，几席生寒碧；秋晚饱霜，萧萧飒飒，锦绣飘零，古艳至莫名其宝；冬最寥寂，略可负暄耳。四时皆可，而人道宜秋，聊以秋专荔，以荔颜亭。东窗下一长案，嫁时物也，今十馀年矣。谚曰，"好女勿穿嫁时衣"，妻至今用之勿衰，其面有横裂，积久渐巨，呼匠氏锯一木掩之，不髹不漆，而茶痕墨渖复往往而有。此案盖亲见吾伏之之日少，拍之之日多也，性殆不可强耳。曾倩友人天行为治一玺曰，"秋荔亭拍曲"，楷而不篆。石骨嫩而鬼斧铦，崩一棱若数黍，山鬼胶之，坚如旧，于是更得全其为玺矣。以"曲谈"为"随笔"、"丛钞"之续，此亦遥远之事，若在今日，吾友偶读深闺之梦而笑，则亦足矣，是为记。甲戌清明，即二十三年之民族扫墓日。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

bbs.hlmbbs.com

人　力　车

妻说："近来人力车夫的气分似乎不如从前了。"虽曾在《呓语》中（《杂拌儿之二》末页）说过那样的话，而迄现在，我是主张有人力车的。千年前的儒生已知道肩舆的非人道，而千年以后，我还要来拥护人力车，不特年光倒流，简直江河日下了。这一部二十五史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苦。

原来不乘人力车的，未必都在地上走，乘自行车怕人说是"车匪"，马车早已没落，干脆，买汽车。这不但舒服阔绰，又得文明之誉，何乐不为？反之乘人力车的，一、比上不足，不够阔气，二、不知道时间经济，三、博得视人如畜的骂名，何苦？然则舍人用汽者，势也，其不舍人而用汽者，有志未逮也。全国若大若小布尔乔亚于民国二十四年元旦，一律改乘一九三五年式的美国汽车，可谓堂而皇之，猗欤盛哉，富强计日而待也，然而惨矣。

就乘者言之，以中夏有尽之膏腴塞四夷无穷之欲壑，亡国也就算了，加紧亡之胡为？其亦不可以已乎？此不可解者一也。夫

bbs.hlmbbs.com

囊中之钱一耳，非有恩怨亲疏于其间也，以付外汇则累千万而不稍颦其眉，稍颦其眉，则“寒伧”矣，不“摩登”矣。以付本国苦力，则个十位之铜元且或红其脸，何其颠倒乃尔？其悖谬乃尔？此不可解者二也。

就拉者言之，牛马信苦，何如沟壑？果然未必即填，而跃跃作欲填之势。假如由一二人而数十百人，而千万人，而人人，皆新其车，为“流线”，为“雨点”，……则另外一些人，沟壑虽暂时恕不，而异日或代之以法场，这也算他有自由么？这也算伊懂人道么？其不可解者三也。

我们西洋是没有轿子人力车的。洋车呼之何？则东洋车之缩短也，即我大日本何如你支那车多。故洋车者中国之车也，必颠倒其名实，其不可解得四也。

古人惟知服牛乘马，以人作畜，本不为也，荆公之言犹行古之道也。然古今异宜，斯仁暴异矣。又今之慕古者能有几人，还是“外国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这句话在那边作怪。情钟势耀，忍俊不禁，彼且以为文野之别决于一言也，斯固难以理喻耳。

我主张有人力车，免得满街皆“汽”而举国为奴，犹之我主张有鸦片，以免得你再去改吃白面。

若尽驱拉车的返诸农工，何间然哉，而吾人坐自制的蹩脚汽车，连输比轸，动地惊天，招摇而过市，其乐也又甚大。想望太平，形诸寤寐，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数十寒暑已得其半，则吾生之终于不见，又一前定之局也。

人力车夫的气分渐渐恶劣，许是真的，我想起妻今晨这一句说话。

一九三四年国庆后二日。

bbs.hlmbbs.com

闲　　言

非有闲也，有闲岂易得哉？有了，算几个才好呢？或曰：暇非闲，解铃还仗系铃人，而乌可多得。

夫闲者何也？不必也，试长言之，不必如此而竟如此了也。天下岂有必者乎？岂有必如此必不可如彼者乎？岂有必如彼必不可如此者乎？岂有非恭维不可者乎？……终究想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也。

於是以天地之宽，而一切皆闲境也；林总之盛而一切皆闲情也。虱其闲者是曰闲人，闲人说的当曰闲话。——这名字有点王麻子张小泉的风流。不大好。俗曰“闲言闲语”，然孔二夫子有《论语》，其弟子子路亦然，以前还有过《语丝》，这语字排行也不大妥当。况乎“食不语，寝不言”，我说的都是梦话哩，这年头，安得逢人而语，言而已矣。

言者何？无言也。红莲寺的圣人先我说过了。昔年读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颇怪《道德》五千言从那里来的。“予欲无言”，所以都说国师公伪造五经。他有此能耐乎，可疑之极矣！

bbs.hlmbbs.com

再查贝叶式的《尔雅》："言，无言；无言，言也。"疏曰："无言而后言，知无可言则有可言，知绝无可言，则大有，特有可言也。"善哉，善哉，樱桃小口只说"杀千刀"，一礼拜之辛苦不可惜么？

试引全章——

>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夫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

此从章氏《广论语骈枝》说，鲁论之文殆如此也。圣则吾不能，乃自比于天，恐无此荒谬的孔子。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何可说，何不可说；何必说，何必不说。五千言不算少，无奈老子未尝以自己为知者，所以咬它不到。凡圣贤典文均认真作闲言读过，则天人欢喜。

不幸而不然，它一变而为沉重的道统，只有我的话能传，载，负荷；我一变而亦为道统，要无尽的灰子灰孙来传，载，负荷，那就直脚完结，直脚放屁哉！话只有这一个说法，非如此不可的，却被我说了；那末你呢？如彼，当然不行，不如彼也不行。不如彼未必就如此，会如伊的，如伊又何尝行。——总之，必的确如此而后可，这是"论理"。至于"原情"，的确如此也还是不可以。"既生瑜何生亮，苍天呀苍天！"你听听这调门多糟心！所以必须的确如此而又差这么一点，或者可以 pass，好不好也难说，你总是不大行的。对你如此，对他，伊，她，佢无不如此的。我之为我总算舒服得到了家了。人人都要舒服得到家，而从此苦矣。这是"箭雨阵"。《封神榜》所未载，《刀剑春秋》所不传，你道苦也不苦。

bbs.hlmbbs.com

此盖只学会了说话，而不曾学会说闲话之故也。闲话到底不好，闲言为是。言者何？自言也。“闲言”之作，自警也。宁为《隋唐》之罗成，不作《水浒》之花荣，此衲子在癸酉新春发下的第一个愿，如破袈裟，亚们。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驳《跋〈销释真空宝卷〉》

此宝卷最近始得见，并读了胡适之先生的跋，觉得错误很多，兹分别驳正之。在此文开始就有了两段架空的话（原文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三号）：

《销释真空宝卷》抄本一卷，和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经同在宁夏发现，故当时有人据此定为元抄本。这个证据是不够的，敦煌石室的藏书，有五世纪的写经，也有十世纪的写经；正如我的案头不妨有敦煌唐写本，也不妨同时有民国二十年的日历。

初见此卷，颇疑心此卷是明朝的写本，也许是晚明的本子。研究的结果更使我相信晚明之说，卷中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称号起于元大德十一年，到明嘉靖九年始改称“至圣先师”。但这样的一个封号，决不是一经公布便会到民众文字里去的，也不是一经政府改号便会消灭的，故这个尊号可以证明此卷不会写在元大德以前，却不足证明此卷

不出于明嘉靖以后。

他说有人定此为元抄本证据不够，但胡先生定此为明抄，晚明抄本，证据就够了么？还是更加不够？此卷既与宋元刻本在同处发见，除非另有确证证其晚出，则假定为元抄，或明初抄本似无不合，至少要比晚明更近点情理。

再说胡先生初见此卷，何以更要疑心是明朝的，也许是晚明的本子？他还没有研究？他还没“拿出证据来”呢？都没有，先疑心，为什么？从这疑心研究出来的结果难道靠得住吗？我们也有点疑心了。质言之，像这样的考证法，是演绎而不是归纳。他只是繁征博引拐弯抹角以证明他的初见的不错而已。究竟一个人的初见错与不错事在两可，但这种以先人为主的态度却往往是错的。

就他找来的证据看，孔子有文宣王之号在元大德、明嘉靖之间，照常情说，把这宝卷也放这期间以内就可以过去了。胡先生偏不。他偏要精益求精，绕着弯说（文言谓之曲说），归齐说到，“却不足证明此卷不出于明嘉靖以后”，这便是委曲所提出的证据来迁就自己的初见了。

还要补足几句：假如以外的证据都足以证明宝卷的后出，那末，这两段的说头虽然架空，也可以说得过去的；假如正面的证据没有呢，甚至于有了反面的，那不但说不过去，简直压根儿不必说哩，宁夏的发见何预于胡适之的书桌，孔子的新头衔究竟要经过怎么样一种时间才到民间，也不劳仔细的揣度罢。

他又以为“真空”是和尚的名字，引据东文数条后，接着说，“不幸我遍查元明两代的佛教史传，总寻不着这位真空和尚的来踪去路。”真空既是这么一位开山祖师，而在佛教史传并无踪迹，胡先生这时候非但不怀疑，倒反引《人名大辞典》极不相干的条文，

bbs.hlmbbs.com

他自己也知道靠不住的罢。先要问，“真空”既是和尚的法名，本卷名为“销释真空”，把“销释”二字加在和尚的名字上面作何解释？譬如胡先生在下所引“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这清源妙道显圣等字样，是很容易明白的。“销释真空”有同样的明白吗？胡先生关于这点却一字不提。且照他所引这几条，真空可说是专名，但在本卷上另有“古弥陀，空劫外，原是真空”，这真空是不是和尚的名儿呢？假如不是的，那就算在彼处的真空确是法名，而《销释真空宝卷》以和尚之名得名，这个论证决不算圆满。有了个和尚名叫真空，就可以把以外文字中的真空加上专名标吗？何况，这儿所谓“真空祖师”会不会竟是子虚公，乌有先生？不由得想起《西游记》来了。我们若在《人名辞典》上去查孙猴子的老师菩提祖，又在《地名辞典》上去查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查得着，查不着？查着了，是不是？

最重要的，在以下的跋文直至结尾，千句归一，胡先生是在证明宝卷本于《西游记》小说，而《西游记》是吴承恩做的，吴死在万历八年，所以宝卷的著作至早不得在万历中期以前，也许还要更晚一点。这个论断的是非却正有审察的必要：老实说，我说胡先生立论架空，但我前边的话也未始不架空。也正是半斤八两。以下颇想力避此病。我们先看宝卷原本小说，他有什么根据？于全引本文后他接着说：

> 我们看这一大段，更试将此中的取经故事和《唐三藏取经诗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曲本吴承恩的《西游记》小说相比较，便可以看出此卷的取经故事决不是根据元朝流行的《西游记》的，乃是根据于吴承恩的《西游记》的。试举几个例证。（一）元人剧中称孙猴子为通天大圣，而此卷已称齐天大圣。（二）元剧中无黑松林。（三）元剧无罗刹女。

（四）元剧无牛魔王。（五）元剧无地勇夫人。（六）元剧无蜘蛛精。（七）元剧无灭法国。（八）元剧无弥勒佛“愿听法旨”的事，只有吴承恩小说里有弥勒佛收小雷音妖王的故事。（九）元剧无戏世洞，这就是吴承恩小说中的稀屎衕，因为名字不雅，故用同音的戏世洞。凡此诸例，都可证此卷作于《西游记》小说已流行之后，所以卷中的取经故事都是根据这小说的。

他的方法是把宝卷的内容，和其他的材料来比较，比较之后，便可以看得出怎么怎么来。这应该分别讨论的。上文虽列《取经诗话》，但下文却不提，亦未与宝卷作任何比较。这诗话不论其为宋刻元镌，而故事的流传总在宋朝，这大概不会很错的。就内容论，与元以后的《西游记》载小同而大异，许是这故事早年的面目罢。譬如孙行者是非常文雅驯谨的，显与以后的任何的《西游记》违反。即取经时所经过的魔难也大半截然与其他的记载不合，惟鬼子母国，在后之戏剧小说里转化为红孩儿之难，小说中又另分出“小子国”的故事——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勾搭；又如女人国事亦为戏剧小说所保留。概观此书的记叙，与后来一切的《西游记》，不但故事上许有系统同异的问题，而年代也差得较远罢。因胡先生没有说到，原不必评论，只略为补叙如上。

胡先生——这一段的说法共分两层：（一）宝卷异杂剧而同小说，（二）故宝卷不根据杂剧（暗暗包含着不和杂剧同时的意思），而根据小说。我们最先不妨擅定胡先生的前提是对的，看看他的判断是否跟着也对，然后回头再看这前提究竟对呢不对。宝卷与杂剧异，可以证明它不根据它吗？可！还可以证明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作物吗？不可！原来戏剧与小说（假定宝卷属于小说）的发展往往不是一个系统的，却是两个系统的平行与交错。所以我们

bbs.hlmbbs.com

要证明某小说不根据于某戏剧而另有其来源，或者倒过来，那是很容易的；但拿故事的歧异而推算年代的先后却较为困难。例如胡先生在《水浒传考证》里引了许多元剧，归齐说到元朝没有《水浒传》(《文存》三，页九七——一一二)，那是不很妥当的。郑振铎先生有驳正此说的文字，理由颇充足。(《水浒传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九号，页一四〇三) 因为我们决不信明初也没有《水浒传》。再用《三国》来讲，亦属明白，元明两代的《三国》戏，也和《水浒》戏一样，有些极自由的描写，如《也是园书目》里载有元明无名氏杂剧，文虽不可见，观其名目已与演义大殊，如"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张益德大破香林庄"之类，其描写的自由岂不就是元曲中的黑旋风，但是我们谁能否认元至治本的平话，明初撰述，嘉靖本的小说呢？以今日言之，皮黄剧中的《黄鹤楼》(近来平话发见了，才知道它的出处) 昆腔的"芦花荡"，岂不也与通行的演义不同，难道我们不曾读过，熟读过毛本《三国》吗？更难道我们的时代只有雏形的三国故事，没有《三国演义》吗？

这是浅显的事理，拿《水浒》《三国》推论到《西游》，并不能算是冒险。宝卷与曲本之乖异，只能说井水不犯河水，戏毕竟是戏，小说只是小说，来历各别，需要不尽同；却不能轻易断定二者年代的后先。如说杂剧是元，宝卷与它不同了，就不会也是元，又不是宋，那定是明，以至于晚明。胡先生原不曾如此立言，他至多以故事的相同，来说"可证此卷作于《西游记》小说已流行之后"，却没有以故事的不同，明说"此卷必不作于《西游记》曲本流行之日"。不过我们知道宝卷既作于明小说以后，决不会再作于元曲的同时代的。

但故事的相同当真具足这种证明的资格吗？这也未必。假如甲乙二者相似，最简单的解释就有三个：甲出于乙，乙出于甲，甲乙同为丙所出；这三个假设的情状有类似的或然性的，何以见得

甲必出于乙？胡先生因卷中故事同于小说，便武断宝卷必出于小说，正犯了与上例同样的谬误，何况宝卷文字里正有避宋讳的情形（虽也许是讹写），又与宋元刻的西夏文书同出于宁夏呢，胡先生何以见得宝卷出于小说？证据又在那里？

上文说胡先生的前提是对的，而他的判断已未免有些随便了。但我并不曾认真说胡先生的前提是对的，不过先这么假定而已，现在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说宝卷和小说同，完全相同吗？说它与曲本不同，完全不相同吗？以我的看法，假如没有看花眼，同者不尽同，异者不尽异；既如此，那末说宝卷必定不会根据这个，必定要根据那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桩一桩拿来比较。

宝卷之文甚简，其标题虽与小说同，而内容究竟同否却也难定。火焰山在五十九回。黑松林两见，一在二十九，一在八十回。罗刹女在六十一回。流沙河在二十二回。系沙僧阻路，但宝卷上文先出沙和尚，有“四圣随根”之文，似与小说并不合。红孩儿在四十至四十二回。地勇夫人（小说作地涌）在八十三回。牛魔王在五十九至六十一回。蜘蛛精在七十二回。这些名目虽和小说相同，但其次序悉已凌乱，并不真像以小说为蓝本然后写的。或者由于文字拙劣的原故罢？至多也只可以这么说。总之以名目之同引申为真正的相同，更进一步，假设某出于某，那已是不可靠的。何况只就这简单的标题中（宝卷中只罗列了一些西游故事的标题）；已经看得出许多和小说相异之点来，这难道不够摇动胡先生宝卷根据小说的立论点吗？因为胡先生自己也用过这个“求异”的法子，来证实小说决不根据元曲的。

除流沙河与沙和尚两处分见，似不合小说外，其他异点试略举之。罗刹女与牛魔王分见，而牛魔王另与蜘蛛精连文，其词曰：“牛魔王，蜘蛛精，设（殆摄之误）入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

出唐僧。”（依据胡先生的标点）在七十二回，蜘蛛们曾把唐僧摄入盘丝洞这是有的，但牛魔王却并未拐走唐三藏，只是路阻火山而已，今俱曰“设入洞去”，不合之点一。观音救唐僧是《西游记》中的老套头，偏偏不凑巧，牛魔王、蜘蛛精之难都不是他老人家来救的。不合之点二。

胡先生更引灭法国，以为元剧无之，当然以为小说是有的了，不错，小说是有灭法国的，但因宝卷之文在此略详，立刻露出马脚来。原文是“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灭法国在八十四回，查无僧道斗圣事，只是孙猴子在一晚上替一国的人都剃了一个光头罢了。所以卷文若作“灭法国，显神通，披剃为僧”，那就谁也没话讲；现在偏多说了几句话，弄出麻烦来了。僧道斗圣，原是印度的老故事，虽然天竺未必有道士，《西游记》上却只有一处最明白，在四十五至四十六回上，车迟国，不但有比法的故事，并也有把邪魔变成沙弥的痕迹，那是很有味的，引录一小段：

> 正说处，只见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个道童。”只管叫，他那里肯出来？三藏合掌道：“是个和尚！”八戒尽力高叫道：“柜里是个和尚！”那童儿忽的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喜得那两班文武齐声喝采，唬得那三个道士拑口无言。国王道：“这个和尚是有神鬼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做和尚？纵然待诏跟进去，也只得剃头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体，口里又会念佛？国师啊，让他去罢！”

其中显然有错杂的关系，灭法国与车迟国俱有剃头的故事，但俱不甚合，灭法国降的不是邪魔，而是皇帝后妃，车迟国的虎羊鹿虽是老妖精，而这无辜的小道童恐怕不是小妖精罢。再看这宝卷

bbs.hlmbbs.com

的口气，在降魔披剃以前，冠以“勇师力”三字似系很严重的节目，即把灭法改成车迟也还是未必真对。总之，这一段卷文全与小说乖午，不合之点三。

卷中接着说，“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这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元戏固然没有，胡先生以小说的六十六回“弥勒缚妖魔”当之，似嫌轻率。除掉弥勒佛一名号的相同外，了无似处，在六十六回上说他“径转极乐世界”，可见他不在兜率天，不合之点四。

“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白马驼经对了，以外也还是不对。在小说第八回上说它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虽下尚有纵火烧了明珠之文，已是玉龙而非火龙，它也不家住极乐国。“火龙”这一点反与戏剧相近，说详下。不合之点五。

“戏世洞，女儿国，匿了唐僧。”适之先生解释戏世洞说，“这就是吴承恩小说中的稀屎衕（六七回），因为名字不雅，故用同音的戏世洞。”这竟不知胡先生在说笑话。还是讲正经？他何以知道作宝卷人的心思？他何以知道嫌其名字不雅？他何以知道“这就是”？夫戏世洞之非稀屎衕亦明矣，举数说驳之。同音虽可假借，但一个山洞不是一条胡同，这是人人都懂的，岂可乱借？不可解者一也。若说稀屎其名不雅，（其实，道在屎溺也未尝不雅。）依小说上看此乃俗呼，原名稀柿，稀柿更有何不雅？作宝卷的舍至近之稀柿衕不用，反改衕为洞，谐稀屎为戏世，何其不惮烦耶？不可解者二也。适之既知道稀屎衕事在六十七回，难道不把这回文字找来查一查，唐僧究竟在此地被妖怪藏过没有？好像是没有查的，不可解者三也。戏世洞之文下连女儿国，而女儿国事在五十四回，五四之与六七相去颇远。若依胡先生之说宝卷是依据小说的，何缘远引相距十数回之文。不可解者四也？——若用谐音的猜谜法，我觉得于其读戏世洞为稀屎衕，不如读为蝎子洞，即毒敌山琵琶洞是也。以较旧说则有三长：（一）洞字不改读，有洞方

bbs.hlmbbs.com

可藏僧。（二）事在五十五回正与五十四回的女儿国衔连，不但是衔连，且有一些交错。（三）蝎子精确是把唐僧藏了起来。况在小说中琵琶是像形，而在宝卷中戏世是谐音，是类似的写法哩。然一作琵琶，一作戏世，说它俩同在影射这蝎子则可，说戏世出于琵琶却无凭据。此不合之点六。

以上六点，或者也有一些弯曲，但宝卷与小说不尽同之说，读者正不必十分怀疑的了。以下申说宝卷之与曲本，异者亦不尽异，并有同戏曲而异小说者。

胡先生在此点列举甚多，接连说了九个“元剧无”，好像真是天差地远一般，其他卷中明有一些同元剧不合小说的，他便一字不提了。这种态度殊欠公正，假如他明知；这种方法也欠科学，假如他不曾细看。他说，“元人剧中称孙猴子为通天大圣，而此卷已称齐天大圣”，此固不误；但剧中第九出孙猴子说，“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可见齐天之名是很古的，或者反古于通天，所以元曲中虽以行者为通天，而不敢没齐天之称，尊之以兄，适之此言，过于单简，似齐天之名乃后起然。他又说，“元剧无罗刹女”，元戏虽无罗刹女，却有铁扇公主。依小说，“这芭蕉洞虽有，却无个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依宝卷，罗刹女是有铁扇子的。是小说宝卷戏文三者于此皆同，并非元剧的各别。倒是卷中“铁扇子降下甘露”，是异杂剧而同小说的。元剧虽也说扇子能降甘露，但唐僧过火山则借水部之力，这也只是小小的异点。

胡先生的九个“元剧无”，已不尽可靠，何况卷文中还有合元剧倒反不合小说的。如“火龙驹”见第七出：

神将引龙君上。龙云：“偃甲钱塘万万春，祝融齐驾紫金轮，只因误发烧空火，险化骊山顶上尘。小圣南海火龙，为

bbs.hlmbbs.com

> 行雨差迟，玉帝要去斩龙台上施行小圣，谁人救我咱！”……龙云：“小圣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为行雨差迟，法当斩……”观音上云：“适才路边逢火龙三太子，……火龙护法西天去，白马驮经东土来。”

虽非极乐国，却的确是火龙，非小说中之玉龙。卷中所谓“火龙驹，白马驼经”，与戏文差不了几个字哩。看火龙的上场诗，显然与唐小说之柳毅有关，原是有来历的。上云“误发烧空火”，而下云“行雨差迟”，两罪并不相合，亦极有趣。大约行雨差迟之罪，后来都归到泾河龙王身上去了，所以小说上只说“纵火烧了殿上明珠”，其实龙王所犯的罪，总不外发水降雨，火龙许会放火，玉龙放火事属奇特。一个故事的转变往往是极错综的。至于后来改火龙为玉龙，易南海为西海，大约都是那匹白马在那边作怪罢。何以有来历的火龙，竟以白马之白，而化为玉龙？白马并不以火龙之火而变为赤兔马？这无非白马之“来头”更大而已。宝卷听火龙白马之混杂？不求赤色白色的最后胜负，与元剧同，似未必晚出也。

又如“女儿国匿了唐僧”，小说中，女王虽想逼和尚做亲，而“匿”的情形并不明白，她不曾把白胖和尚关在卧房里，即使有点特别优待的风味。元曲第十七出，却就老实不客气，有“女王扯唐僧”“女王抱着唐僧”“你若不肯呵，镇你在冷房子里”这类话头了。这也是宝卷近于戏曲的又一点，即使它离小说不能算远。

胡先生的前提既然根本不曾站稳，则其上的种种建筑有何是处呢？他又信吴承恩是小说的作者，于是以吴氏的年代来推小说的，又以小说的年代来推宝卷的，这是错中错，小说固不足以推知宝卷，而《西游》的作者至今是一时疑问。今之小说不一定是吴承恩做的。

bbs.hlmbbs.com

吴氏作《西游记》，根据《淮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也难定。《西游记》名同实异者甚多，元代有吴昌龄的杂剧，有丘长春的纪行，明初有《永乐大典》所引《西游记》，后来又有题作杨志和的《西游记》本的《西游记》，招牌既如此的多，何以见得这一次一定是了，而不再是冒牌呢？我们在吴承恩的集中，不见有曾作小说的痕迹（果然不一定要有痕迹的），我们在《西游记》上不见题着吴氏的姓名，并且也不见可考订，可疑是他的笔名。现存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写着“华阳洞天主人校”，有谁说校订者是吴承恩？（吴是江北人，华阳洞在江南。）这本上有壬辰（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秣陵陈元之序：

>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跄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欤？……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馀，而充叙于余。

既说“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题“刊《西游记》序”，这大概是最初的刻本，胡跋假定为出版约在一五八六，反早了些。惑之者，疑之也，或曰天潢，或曰其门客，词虽吞吐，均非吴氏明甚。观序文遇“天潢”、“王”字均空行抬头，又曰“今之天潢”，则作者约与序者同时（吴氏已前卒十二年），虽原本不具姓名，序者也未必当真完全不知道罢。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证据来何？志上只说吴承恩做长兴县丞而已。总之，吴承恩作《西游记》，备一说可，存疑则可，若

以为定论，须得再多一点的证据然后可。

跋文最后，与他自己所藏“二郎宝卷”作旁证，这是嘉靖三十四年刻的，做的年分至少要稍早一点，当然不会受“吴承恩定本”的拘束的，这一点不错。但胡先生既说“文体与《真空宝卷》颇接近”，两者原极相似，何以定要把抄本的年代移晚，还定要说它依据小说呢？

若以故事作比较，总不外同异两点。《真空宝卷》之于小说，有同有异；《二郎宝卷》亦然。如二郎为救母，压了行者，固异小说；但《真空卷》中异点亦多。《真空卷》中虽有同小说的地方，而《二郎卷》中亦未始不同。即以胡先生所引的《乐道歌》一段为例。

> 收行者，做先行，……又收八戒猪悟能。两家山，遇白龙，流沙河里收沙僧。望前走，奔雷音，连人带马五众僧。唐僧随着意马走，心猿就是孙悟空。猪八戒，精气神，沙僧血脉遍身通，师徒们不消停，竟奔雷音取真经。……

这较《真空卷》有些更与小说接近了。第一，火龙与白龙的变化，这儿已作白龙。第二，流沙河收沙僧，正合小说，不比《真空卷》中将沙和尚与流沙河断成两橛。第三，关于猿马猪沙的观念也与小说符合。试再引陈序：

> 叙（指原叙）以为孙，猕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

我自己并不说《二郎宝卷》脱胎小说，我只奇怪胡先生在此地为

bbs.hlmbbs.com

什么就不以故事的相同来证明宝卷出于小说了？我奇怪胡先生在同一的案情，给两种相反的判决。或者《真空宝卷》因为没有嘉靖或嘉靖以前的年号，所以只好吃点亏，认了输罢。这是一不公平，二不妥当。《二郎卷》原是讲二郎的故事，拿这异点来说《西游》已不甚接近，而《真空卷》有些地方是同是异也还不得而知（卷中本没说到孙行者的历史）。至于《二郎卷》之同点，其中有一些在《真空卷》中反和小说不同。所以进一步说，我们非但没有理由把《真空卷》放在《二郎卷》的后面，甚而至于有点理由把它放在《二郎卷》的前面。不要忘记，它是宋元刻本西夏文书的同伴，虽不带着任何的年号，它的身分应该也有一种保证的。胡先生把它降到晚明而证据并不见得够。——他跋文结尾说，“所以《二郎宝卷》的西游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证明《真空宝卷》的晚出。”那我也不大懂。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bbs.hlmbbs.com

《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

此见于本书卷五"京瓦伎艺"条下，其文殊不易读，有许多疑点。顷见《学文》第一期孙君楷第一文，言说话人家数甚备，为迩来论小说一佳构，但所引此节，句读与平常读法迥异，似有错误。兹先钞孙君所引如下：

> 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小说王颜善、盖中宝、刘名广。……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胡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其馀不可胜数。……（标点删节悉依原文。）

余读此篇。颇觉其异，以孙君所说悉与余所记不同；细考之，始恍然，盖由于姓名联上，联下读法不同耳。考《梦华录》此节之文，极其凌乱，有联上读者，亦有联下读者。如开首曰："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

bbs.hlmbbs.com

婆惜……等”可证其属上属下并无定准。乃孙君悉以属下，遂至所记名字悉误。兹依鄙见，引录如下，可与上参看。本子则依据秀水金氏景印汲古阁影宋本。

> ……浑身眼，李宗正，张哥，球杖踢弄。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刘百禽，弄虫蚁。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等杂班。外人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子，叫果子。其馀不可胜数。

读者取原书看，便知分晓。依我私见，这是无甚可疑的。如“浑身眼”这个绰号，一定是踢球；那么，孙宽以下诸人，便是讲史；李慥以下诸人便是小说。以下亦然。又孙君引文，“文八娘子”下无“叫果子”三字，亦无删节号，不知何故。岂所据本子不同欤？（此文甫毕，在同书卷六“元宵”条，歌舞百戏下有“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可证。三月二十五日记。）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bbs.hlmbbs.com

《玉簪记》寄弄首曲华字今谱不误说

前十馀年《集成曲谱》行世，为通行昆曲工谱中最大之结集，其有益于昆曲之保存甚大，其校正伶工俗谱处亦多精当处，非浅学所敢平议。然亦有今谱本不误，而彼依古谱校正之后而反误者，则千虑之失也。兹举传唱已久之《琴挑》为例。

自余度曲，辄闻人唱《琴挑》，遇有曲集每列此目，戏曰，"无琴不成曲"，大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堤防"之概焉。又程艳秋每演昆曲，必贴《琴挑》，而他曲不与焉。其首曲南吕《懒画眉》，"月明云淡露华浓"句"露华"二字，与第二曲"粉墙花影自重重"句"自重"二字，今通行工谱同用"上工尺上　四上尺上四合"，本不误也。露华二字一去声一阳平，自重二字亦为一去声一阳平，字音同，曲调同，其工谱之同是必然也。（凡昆曲中遇字句曲调相同者，其工谱悉同，如《琵琶·南浦·尾犯序》"山遥水远""衾寒枕冷"同为阴阳上上，而二句之腔俨如合掌，人称魏良辅点《琵琶》之板，则古法然欤。）《集成曲谱》振集五，则将此两句谱成两个腔格，"自重"二字加上式，其"露华"二字却作

 bbs.hlmbbs.com

“上六工尺 上尺上四合”，并作眉评曰，“华读花，俗唱工谱以四字作主腔，则成阳平声矣，大谬”，似真当读花音，然余所遇之南北曲家或伶工，从未有如此唱者，犹中华民国之不读为中花民国也。岂传讹既久，不能是正耶？细按之，殆有不然者。

《集成》之根柢当在叶谱，(《纳书楹》续集卷一）然叶谱于此本误，正当从俗变古不可从古以改俗也。古不必尽是，俗不必尽非，一也；古不必尽古，俗不必尽不古，二也。

若谓古无花字，华即花也，此原不成问题，然谓华花为一字之转注可，遽读二字以一音则不可，此犹考老转注，然不能读老为考，亦不能读考为老也，正唯其音变也，故虽原来虽是一义却分为二字，若音义异同，岂不多此一分。“同意相受”，许书之意甚明。今改而论事实。

窃疑华花分读，至少当与花字的历史同其久远，远在何代，待专家论之。宋人已分为二读，此灼然可见者也。兹举二例皆习见者，以成吾说，其一见于宋人词中，其一见于宋人文中。

清真《解语花》“桂华流瓦”，桂华之华与露华之华词例正同，苟得《清真词》此句华字之音读，则《琴挑》华字之腔格不待言矣。我谓清真之读桂华，如今人之读中华。何以知之？

观杨泽民和词“翠檐铜瓦”，方千里和词“凤楼鸳瓦”，翠凤俱去而桂亦去，檐楼俱阳平，则华殆亦属阳平矣。然此证据之解释稍有疑问，在此若有任用阴阳平之可能，则方杨虽以阳平和周，而周之原词或不必是阳平也。自然，这可能很少，盖华字已颇有读为阳平之嫌也。

连上文一看，即为“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此花及华读为一音乎？两音乎？以常理言之，必曰，两音也，否以何以不写两个华字或者两个花字呢？且两字读一音，不但不合理，于词律亦失。

往下看，《解语》花之次曲为《六幺令》，其过片曰“华堂花

艳对列”，六字之间华花并见，读为两音乎？一音乎？在此添了一点理由，不止音与义的交涉，并有音与音的交涉。上例虽曰有妨词律，尚可以两句为推，此则一句矣，且为较短之句，以清真之细于律殆未有不检点者也。他分明写的是两个字，你定要读一个音，怨谁。

此已足成吾说矣，然犹缺少一旁证，美中不足，于是在幼时所读“古文”中觅得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曰：“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华山须读花山，与拙说似异而实同。彼所以改读者，有古本作花山故也，若彼不见古本，则不敢读明矣。质言之，此华山之华，华字其形，花字其实，非读华为花，乃读花为花也；本不知其误，有待扪读残碑而始知之者，是宋人习惯，见一“华”字，不问其本来为花为华，皆漫读以华音也。其情形正与今日相同耳。

宋人既读华实之华为阳平矣，读桂华之华为阳平矣，则其读露华之华也，虽其本身尚无明文，亦必为阳平无疑矣。今反曰华当读花，谱以阴平为正，岂不大谬。若以叶谱为古，则宋词当然更古，即通行工谱，视为俗谱者，亦或更古。盖师师授受，口耳相传，虽讹失窜变往往有之，然其音逗曲折之一部分实有系于旧，不必概出于伶工之杜撰也。今不辨其是非，悉校以文书以为从古矣，而不知俗谱之根柢或更古于文人所依据之书本也。彼经学中今古文之争亦若是而已。《褒禅山记》末曰：“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聊拈此题，以就正于知音怀古之士。

bbs.hlmbbs.com

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

世或谓昆曲为雅音非也，以昆曲为古音亦非也，以昆曲为国乐亦非也。雅乐不存久矣。唐代所用之燕乐，胡乐也，其宫调则苏祇婆之琵琶也，而词曲者燕乐之馀，而昆曲者词曲之末也。北曲兴而词亡，磨调盛而北曲亦衰。今之昆腔南曲之一体，而绲北于南，故南之面目犹得十之五六，北之而目所存不逮十之二三也。然今不欲言中国音乐则已，欲言中国之音乐自不能弃之而勿道，盖仅存之乐府惟此而已，仅存而稍完整之乐府惟此而已，比较近古之乐府惟此而已，其音节犹明中世之遗，此固显然可见者。

溯“皮黄”之兴不过数十年，而昆曲唯馀一线矣。非皮黄足以亡昆曲；即皮黄足以亡昆曲，亦不必如此其骤也；不必如此其骤而今竟如此其骤者，则社会缔构变迁之急遽有以使之然也。岂独昆曲然哉，即谓中国文化全部在崩溃中，亦非过言也。故居今之世而言提倡昆曲，固属痴人说梦，即言研究保存又谈何容易哉。

或以为工谱具在，则研究之保存之似不难，且今之工谱法密于古矣（如叶谱不点小眼，今之工谱不特点小眼且有略注锣段

bbs.hlmbbs.com

者）而不知其非也。尝谓昆曲之最先亡者为身段，次为鼓板锣段，其次为宾白之念法，其次为歌唱之诀窍，至于工尺板眼，谱籍若具，虽终古长在可也。然谓昆曲谱不亡则可，谓昆曲不亡则不可，后之人将只见一大堆简单之工谱，乌睹所谓昆曲也哉。编制较完善之曲谱而流传之，诚不可缓也，然此足尽保存研究之事乎，则未可言也。

张宗子曰："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之，传之不朽。"今世虽曰科学万能，而法锦包裹之法似尚未发明。故昆戏当先昆曲而亡。今之昆戏班，南北各有其一，好坏姑不论，零落总可悲也。鼓板锣段宾白，乃附属于戏者，戏场一散无所依附，而灭亡随之。以余所知，今之曲师精鼓板锣段者已寡矣，后之视今将复如何。盖以数十年培养之，数百年授受之人才而将泯灭于一旦也。

宾白之视歌唱，其研究保存之难易有间焉。谚曰"一引二白三曲子"，言宾白之难于歌唱也。且歌唱有谱可按，宾白虽亦载谱中，而其念法，全凭口授，如同一阿呀，同一嗄唷也，而其声音之高下，情致之哀乐不同。求之于书，书中不见也，以心度之，则中者寡不中者已多矣，将奈何？

即以歌唱言之，歌唱虽存于工谱之中，而工谱固不足存歌唱之全者。魏良辅曰，"矩度既正，巧由熟生"，非规矩之外别有所谓巧也。但纸上谈兵无非糟粕，非特不足以尽巧，并不足以正矩度也。矩度之正，其在人乎。要之，声歌要诀唯传口耳之间，此无可奈何者，求诸文字吾未见其有合也。故词衰而有词谱，曲衰而有曲谱，非谱之足以亡词曲，词曲将亡不得不赖谱以传之也。其幸而传者希矣。

然则昆曲将亡得一干二净乎，是又不然。其不亡之光景有二，一曰不必全亡，二曰变质的存在，兹先说后者。以上所言，言昆曲之将急遽澌灭也，然昆曲之亡，不必亡于澌灭，且将亡于绲乱

bbs.hlmbbs.com

也。澌灭而亡与绲乱而亡，一也，其所以亡则不同。澌灭者无馀之谓，绲乱则其形迹尚存，似澌灭之亡剧于绲乱也。然澌灭虽今不存，而后犹有可考，绲乱则并异日可考之机缘而失之，是绲乱之为患不必下于澌灭也。如今之昆曲，积渐为伶工所改，已不尽合于古，欲追复之而无从矣。然其所传犹有授受之实不可诬也，虽不合于古，亦不必谬于古也。若师心自用，以意为之，则异日之颠倒错乱当有不可说者，以付炬火，或饱蠹鱼，其谁曰不宜，而又何保存研究之有。

在今日而欲言保存研究，如何而可乎？曰无他，先存伶工之传耳。欲言复古，则古不可复也，亦不必全复；欲昌明之于来世，则吾未见来世有可以昌明之道也。但卑而勿高，但述而不作，曰存今而已。就今日之可存者存之而已。今既存，则以之规往可也，以之开来亦无不可，提倡即在保存之中，非保存之外别有所谓提倡也。

如前者南方有“昆曲传习所”之设，以其不为社会所赏，遂若昙花一现，然已足以仅存昆曲之一线于数十年中，此在昆曲史上不得不大书特书者也。今则为仙霓社，已零落不全矣，在上海觅一剧场犹不可得，即其上演之时，亦多敷衍苟且，技日益退，盖生活既难，识曲者日少也。余在北京初学拍曲时，犹有两曲社，今则并一曲社而无之，后之视今当犹今之昔矣。

昆曲之亡是必然也，其幸而不全亡者则在有此癖好者之努力及社会上之扶植耳。事最平淡，无取夸张，高谈阴阳律吕，风俗人心，则非浅学所知矣。

为何经海募款启

尝闻擅场识曲，岂独桓伊，思旧感音，何须向秀。曲师何君经海，生长鹂坊，久羁燕市，垂髫辛苦，下世畸愁。观其引吭转声，抑扬可法，拍檀弄笛，宛转有情，而饥驱软尘，唯堪一饱，栖根幽壑，难得伸眉。重以旧京日莫，霓羽凋零，瞻念穷途，促其年寿，遂于癸酉残夏，客死宣南，缌帐勿悬，谁怜孤嫠，一棺暂泊，萧寺尘凝。窃谓劬颜苦学，士夫所难，食力固穷，君子之操，成一技之微，积结身之瘁焉。同人或聆音奏，或问宫商，风絮水萍，都为缘法，似妙声犹未绝，恍冥契之已遥，欲广赙赠，期在贤达，廉泉让水，泽被孤寒，弱棪残魂，家山可望，仁者之心庶几远矣。此启。

一九三六年。

bbs.hlmbbs.com

谷音社社约引言

夫音歌感人，迹在微眇。涵咏风雅，陶写性情。虽迹近俳优，犹贤于博弈，不为无益，宁遣此有涯。然达者观其领会，则亦进修之一助也。故诗以兴矣，礼以立矣，终曰成于乐；德可据也，仁可依也，又曰游于艺；一唱而三叹，岂不可深长思乎。或以为盖有雅郑之殊，古今之别焉。不知器有古今，而声无所谓古今也；乐有雅郑，而兴感群怨之迹不必尽异也。磨调作于明之中世，当时虽曰新歌，此日则成古调矣。其宫商管色之配合，虽稍稍凌杂，得非先代之遗声乎。其出字毕韵之谨严，固犹唐宋之旧也。夫以数百年之传，不能永于一旦，虽曰时会使然，亦后起者之责耳。同人爰有谷音社之结集，发议于甲戌之夏，成立于乙亥之春。譬诸空谷传声，虚堂习听，寂寥甚矣，而闻跫然之足音，得无开颜而一笑乎。于是朋簪遂合，铖芥焉投，同气相求，苔岑不异。声无哀乐，未必中年，韵有于喁，何分前后；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爰标社约，以告同侪。

一九三六年。

《秋兴散套依纳书楹谱》跋

东篱此套一名“秋思”，即《中原音韵》评为“万中无一”者，为元人套数之冠，久有定论矣。而百年以降清奏不作，良足惜也，顷检叶谱（其正集卷三），将欲和以鼓笛，聆其曲折，虽非弦索九宫之旧，亦先代遗声之幸存者也。

惟叶谱不点小眼，其凡例曰：“板眼中另有小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注明转觉束缚。”其言良是，奈我辈皆是初学，遂颇觉其不便。又谱中遇小腔每不悉填，而细微之符号，如豁腔撇腔均缺，此殆非古人度曲与今异，乃谱者欲吾人自得之之又一例也。得二三素心，过我荒斋，灯明夜永，相与按拍，非畴昔之一乐欤。

谱以首二字为名，题曰“百岁”，似未妥，今用原题。文字亦小异。各书载此套文字本多歧出（详见任编《散曲丛刊》第十三，页八十以下），亦难定其孰近真。兹既遵用其谱，自无取乎纷更。却有两例外，《离亭宴煞》曰“争名利何年是彻”，叶作“争名利何年彻”，此四字句，争名利是衬，则“是”字自不可少，今补入。又

bbs.hlmbbs.com

同曲，“便北海探吾来”，叶“便”作“倘”，审词意当以作“便”者为佳，盖谓纵有佳客如孔北海者来，亦当告以马东篱醉了也，是以清峭见其疏俊，若作“倘”则平实矣。工谱尚可通用，故未改。

北曲遇入声字，分隶三声，此通例也。书中固析之甚详，曲家亦见而识之，惟于初学又颇不便，怯者或望而却步，勇者或以意为之，斯亦未为得也。今不避烦絮，依《中原音韵》悉为注明。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记。

癸酉年南归日记

二十二年九月九日晨六时半，别父母启程。七时十五分开车占两“上铺”，同室缪老八十馀岁，彼后移至邻室。过津后始来一客，乃津盛锡福帽庄派至上海赛会者，人颇朴实。车上遇半农叔平。下午室内颇闷热，殊无聊。五时馀抵德州，散步月台。晚餐甚饱。十一时馀抵泰安，住铁路宾馆，出站即达。管事者李蕙如君，前年在秣陵曾一晤，故招待甚好。宾馆布置极完善，予及莹环久儿均得快浴，一洗风尘之困，晚睡亦佳。

十日游泰山，雇篮舆三，七时半由宾馆东北行至岱宗坊，入登岳大道，岱宗坊者其名耳，只见党人标语，并无岱宗二字矣。玉皇阁关庙俱略勾留，关庙之古柏葱翠鲜明，荫覆庭院，压垣蔽街，宜曰柏棚，以配陶厂之“松”。以看柏，小坐始发，垣上有“汉柏第一”四字。自此以上，无甚耽搁。斗母宫徘徊即出，经石峪遥望而已。柏洞约长三里，步行片刻，有北京之中央公园及香山意味，名洞似尚不称，曰衕曰巷曰街始佳。山形渐高，天色阴阴，渐有寒意。润民眩晕不适。在中天门午食稍憩，前山坳有朱阙，似

bbs.hlmbbs.com

市场之顽意儿，即南天门也。其下磴道如悬梯。上御帐坪，云步桥观瀑。更上为对松山，翠润姿幻，如入画图。雨点渐密，寒风振衣，直上南天门，有“紧十八慢十八”之说，磴道峻密，两厓高耸，攀跻久之，始登天门，饮热水休息。叩碧霞宫，登玉皇顶。山固高寒，加以风雨，遂不可久留，在岱顶徘徊片刻，虽云气迷离，而群山拱揖，觉“一览众山小”已尽岱之神理矣。上山约六小时，而下山未及其半，于二时半动身，四时半已在坦途，仍小憩云步桥石亭中，从原路下山，如温书理曲，亦颇有味。穿岱宗坊，入泰安北门至岱庙。庙有城垣谯楼，其地极大，据云方三里，现则市肆罗列，如北京之东西两庙矣。至天贶殿柱作惨蓝色，见之太息。以不开门不得观壁画，攀棂一视而已。殿极巨大，如北京太和殿，想见当年之伟。出观唐槐，则大半已枯，仅一枝荣。返馆舍已逾五时，拟作日记，检点《泰山小史》而骇，即余顷在庙中以为汉柏者，非也，急雇车重往，导游之车夫犹知说“汉家”，晚霞正媚，畅观四株，以清时石刻较之不差，赞叹而去。汉柏谨严老当，唐槐魁梧奇伟，岱庙故物仅此耳。返寓晚食，午夜仍登三〇一次车南行，承泰安站长拍电定房，故得占一室，亦旅中之适也。睡颇好。

十一日醒已抵徐州。下午三时馀抵浦口，以新建轮渡未毕工，仍乘澄平轮渡江，直待至五时二十五分，车始东行，云意浓甚，窗外密雨。至无锡时，仍淙淙不止，冒雨下车，住无锡饭店，房价不昂而嘈杂颇甚，彻夜人声直接晓市，在他处仅见也。天极闷热，赤膊卧席上，重入夏矣。睡不佳。

十二日晨起，自至码头雇得舲风船，游太湖边。其舟用橹，略领水乡之趣。穿城河行，过蠡桥后，渐入清旷，出五里湖后，眼界顿宽。舟人指点蠡园梅园独山等处，径泊鼋头渚，时已近午，登岸游览苦热，亭台数处布置均佳。断崖插水，刻“包孕吴越”四

大字。在舟中午饭。对渡小箕山，食未竟已到，广厅临湖，略堪凭眺。移泊梅园，以天热路不甚近，未入园纵览，拟赶乘六时馀车赴苏。舟入城河后，河路拥挤，不得已在莲蓉桥下船，与环相失，寻觅良久不得，至返旅舍始遇，而赶车已不及，无聊之至，饮冰吃饭，消磨时刻。过八时后赴站待车，又值大雨，冒雨过悬桥。此行辄遇雨，殊属不巧。抵苏十一时许，赴铁路饭店时，仍雷电交作，幸未雨耳。

十三日环不适，竟日闷居斗室中，至晚始勉强入城看三姊，晚饭后始返寓。环睡不佳，对付略得朦胧。是日心绪颇劣。

十四日晨九时在新雅仙吃虾仁饺子，赴车站接珣妹。才入站车便到，偕返寓。下午同入城先至老宅，予作引导，至三姊处畅谈，至晚始行。姊自治肴馔可口，亦新添本事。发杭京信各一，睡着颇迟。

十五日起亦早，乘马车偕游虎丘，后至西园观五百罗汉，似较在灵隐者尤巨伟。留园池水浓碧，语润儿以“绿净不可唾”之谛。一亭临水，两老树荫之，景致绝佳，小坐始行，绕园中一匝，归已逾午未午食，以晨在冷香阁吃面已饱。小睡醒来，珣已留条入城先去，将改寓焉。至观前转至姊家，在松鹤楼叫菜四色至彼处吃晚饭。

十六日偕环至护龙街郑燕生医处诊视，郑年已六十馀，前曾在马医科寓诊病，看得颇细，处方亦妥，吴下医家中之老辈矣。至幽兰巷，谒二姨母，出，至金太史场。下午偕姊至老宅，吾辈游息此屋尚在十八年前，十八年中未曾同到矣。由后门出，至城隍庙前今改名景德路矣。入郡庙瞻仰，予亦是初次。与环珣同步观前，在屠鸿兴刻牙铺前与彼等分路，在良利堂打药一剂，至护龙街为珣挂号，郑医处求诊者多，须隔日挂号也。仍晚饭后返寓，拟后日赴沪。

bbs.hlmbbs.com

十七日十时入城至姊处，宝积寺访旧，塔倪巷近在咫尺，僧无识我者矣。忆儿时所见金刚似大于今日，无语裴回而出。下午约王啸缑表叔及二姨母游怡园，三姊亦勉往一游，此园树石池沼均佳，结构谨严似尚胜寒碧，赏玩移时，始各散去，独登北寺塔，生长吴下十六年中未一往，今始如愿。塔九级十八梯，登临一望，全郡在目，吴地人稠，故向南极目，唯见万瓦如鳞。西方则见虎丘塔及群山，北则田野，东则水光浮动，云系洋澄湖。下塔更至大殿一观三世佛，极巨伟，尚未毕工　北寺建自孙吴，云三吴首刹。晚饭后，姊辗转觅得一吹笛人翁松龄来（富郎中巷二十三号），灯前小聚，唱曲如下：《折柳》（平、环）、《思凡》（珣）、《学堂游园》（瑛、环）、《拾画》（平），曲终人散，忘却天涯萍絮矣。实则重会之期至近亦在来年，此夕固可思也。返舍已近十时，得娴致珣书。

十八日挈久儿赴幽兰巷祝二姨母寿，并晤麟兄，至姊处告别，约勾留一小时始行，门前登车有惜别意。至寓，饭后珣促行，即以马车二赴车站，待一小时车开。今日又雨甚，自发京师后行辄遇雨，可异也。二时二十分抵上海北站，约有人接而未见，冒雨雇汽车良久始得，抵娴寓，已三时半矣。派去相迓者并未接着也。雨甚兼风，彻夜不休。

十九日沪市有水在日升楼一带，报亦未送来。雨渐止。下午访徐孟乾姊丈于外滩十八号稽核所，返寓五时半。娴约赴大光明观《凤求凰》，此院新开不久，设备殊佳，片则平平。又邀至麦瑞晚餐，街市《年红》触处皆是，较往年又多矣。晚治衣上墨水迹，十一时半睡。

二十日上午环珣去购物。下午访圣陶于兆丰路开明书店并晤伯祥丏尊。在圣寓吃晚饭，座间有徐调孚章锡琛诸君。饭后雇汽车返寓。

bbs.hlmbbs.com

二十一日上午偕环在南京路购物，午后小眠，浴。以娴珣昨均不适，五时半偕环至北站接许二妹七弟准点到，谈至十二时睡。

二十二日写三姊信，午后邀许七至大千世界“仙霓社”看《荆钗记》及《折柳》，做得不见佳。牙根肿颇剧，觅一医割之，良已，牙疾已逾一星期矣。本想请伯祥圣陶在杏花楼吃晚饭，乃被伯祥作了东去，可笑也。同在马路上闲步吃冰，后在电车站分手，十一时半睡。

二十三日晨四妹属为其翁作贺联。许昂若兄来。今日天阴雨。下午环及七弟久儿去听昆剧，余因昨日戏不佳未往，又去看牙，一搽药水而已。在福禄寿饮冰而归。环等尚未返。晚环患腹痛，早眠。十时睡。

二十四日拟明日赴杭，发陈葆珊快信。下午至大千世界看《偷诗》后，环等去理发，予返寓。二三四妹拟购物而尚未行，遂偕至永安。予先至福禄寿，环等已在。是晚予约小食，饭后偕环珣闲久儿又往观昆剧，适值倾盆大雨，抵场《楼会》已过，看《宋十回》、《活捉》致佳，闲深誉之。时环珣已先归，并未得见。

二十五日晨八时半起，环等改下午行，予仍早行，天又雨，此次出行盖无不遇雨也。九时十五分车开，车中只吸烟二支，闲坐而已。十一时三刻在嘉兴站下车，葆珊及其妇均来接，寓香花桥亚东旅店，与葆珊别五六年，欢然道故旧，渠已六十须发尚黑。天阴雨，未出舍，而逆旅主人郑启澄君来，约在楼上唱曲。后雨略止，又约游鸳鸯湖，以小舟渡，烟雨楼品茗，云水迷离，树石苍润，不愧此名，昏暝始返。郑君待客殷至，约在全永泰酒家吃酒后，仍返舍唱曲，散已逾九时。是日竟日未离曲与笛，亦旅游中一快。郑虽业商贾，却纯朴爽直，并于曲有深嗜，其遇葆珊亦甚善。客去后校《认子》工谱，春间失去后心常不足，重过故书，殊可喜也。十时余睡，尚好。

bbs.hlmbbs.com

二十六日七时起，葆珊来，仍在楼上拍曲，并有一蒋君。郑邀午食，饭后即行，待良久始开。葆珊送我车站。今日天又阴雨，近午车开，一时三刻抵杭城站，径赴昂若处。因竟日雨，不能出门，间与许七拍曲耳。住湖滨八弄许宅之邻屋，屋相毗连，来往尚便，晚睡颇早。

二十七日雨止，偕环至花牌楼访劳组云表弟。在湖滨小坐。下午天色转阴，偕环珣闲润民雇船下湖，至湖楼，广化寺访体圆和尚，已作住持矣。绕至法公埠，天又雨，至安巢夕佳厂小坐，昔葬稚翠，小碣顷不存矣。归舟雨甚，抵寓万家灯火。

二十八日晴，以汽车至灵隐，登北高峰。午搭公车返，往返便捷，迥异往年。同游四人如昨。下午小睡，晚外姑宴客，予在昂若室中坐谈。

二十九日在湖滨第六公园小坐，下午以肩舆至南山谒外祖父母舅父墓，舅氏墓在杨梅岭下，偕环小立，怅恻久之。旋敬展右台祖茔。在法相寺后樟亭暂息，挈润儿观樟树，其夭矫奇伟之姿，不让泰安之唐槐而葱翠过之。归至大世界间壁王万兴晚饭，约珣来同吃，醉饱而归。是日许二妹伉俪来杭。

三十日下午至湖楼访申石伽，未值，搭划子而归。在冠生园晚饭。理发。是日二姨母王麟伯来杭，与麟兄谈。午夜许六夫妇来杭。睡甚迟。

十月一日午前偕麟伯散步湖边，以舟至葛荫山庄，在楼外楼吃醋鱼莼菜，其结果又麟伯作东。至湖楼访石伽，并晤其友刘君，搭公共汽车之灵隐，憩韬光径，山色泉声，四遭竹树，固胜地也。以麟拟赶晚车行，故即返寓。晚刘厚丞娴挈三小儿来杭。饭后昂约唱曲，俞振飞吹笛，予仅度《折柳》“寄生草”一曲耳。

二日枕上闻雨声，中午雨止。午后三时偕许氏全家至葛荫山庄，为外姑馔寿，备有大世界之杂耍，山庄偏悬寿言，布置甚妥。

晚啸缑丈徐絅章表弟来杭。月色晴朗，未得玩赏，只偕啸丈在西陵小立俄顷耳。睡已午夜。

三日上午十一时至葛荫山庄，祝外姑六秩寿。午后照相。下午又微雨。日戏以《群英会》为较佳。晚戏章叔三舅之《醉酒》颇有工夫，但亦尚生疏。俞振飞之《奇双会》自多昆小生味，惜配角不称耳。以《乌龙院》为劣。散戏已晨二时半，归寓入睡，近四时矣。

四日癸酉年中秋节，天阴晦有雨，今日葛荫山庄宾客公祝。傍晚去，偕娴厚吃冰后雇车往，备有戏法，戏法开场有杭音滑稽对话，颇有“狂言”味，特逊其朴雅耳，然仍富乡土风。入席时唱昆曲。悠扬可听。予歌《拾画》一支。饭后又唱曲，歌《惊梦》《折柳》。是夜归寓略早，而入睡仍迟。

五日下午有游九溪者，予未往。天微雨，以人力车经白堤苏堤而迄虎跑。沿途景色致佳，入虎跑后，林泉尤佳，在滴翠岩下品泉，池底四角各置一碗，备游人以铜子抛掷，碗之四周皆铜元而中独空，盖颇不易中，亦寺中一种收入。予等掷皆不中，环一掷中之。归途沿南山行，约略已绕湖一周，仍吃冰而归。晚李君约在王万兴饭，为与娴赌一东道而负。故邀同人享之，菜甚丰，饱而归。是夜早睡。

六日环小不适，下午二姨母挈久游湖去，予访组云于其寓，并与其弟组安偕，游吴山，计不到此十馀年矣，在四景园吃著名之蓑衣饼，坐对钱塘，望过江山色青翠层层，偶有帆船。窗前一桂方花，颇足流连。略参观庙宇，下大井巷而归。是日许氏姊妹兄弟至杨梅岭顺游九溪，环未往。八时后，雨。

七日阴雨，以划子游三潭印月，予及许七未登岸，坐舟中傍岸而行。至月下老人祠，昔年所见题壁曾载《燕知草》者，尚依稀可辨，惜已残缺。兹为补录，其已缺者空之。

bbs.hlmbbs.com

蝴蝶交飞江上春。花开缓缓唤归人。至今越国如花女。荡桨南湖学拜神。　入门先见并头莲。池上鸳鸯不羡仙。那得仙翁唤明月。年年夜夜照人圆。　多情对月仙能醉。恰遇林逋放鹤□。手种孤山梅百本。何如□□□□□。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香云一舸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题名漫漶）丁巳仲秋

相隔又十馀年矣。同游者均求签，予则否，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在壁角题同游姓名一行。至自然居饭。安巢桂花正繁，登安吟楼有怀舅氏，环怆然涕下。夕佳厂小坐即返。因昂兄夫妇约在寓吃蟹，晚未出游。

八日外姑命观潮，同游者十五人又二小孩，分乘汽车三，中国旅行社代办，每车价二十六元，近十时半出发，沿路竹林如衖，约十许里，道路平坦。过海宁城外而抵八堡，已将正午。在看台上大嚼携去之面包火腿。是日为八月十九，一时半潮始至，只数尺耳，唯形势似较昔岁在海宁所看者略好，以此地眼界开阔耳。距杭一百有八里，看二潮到后，即就归途，在竹径下车，返寓后又偕作湖上游，值密雨，望坚匏别墅未登，厚娴自去，天色已暝，船篷渗漏，衣履沾濡，登放鹤亭避雨，藕粉稀薄难吃。至新新旅馆，待在坚匏别墅登岸者，久之始至，聚餐而返，易小舟为汽车矣，为雨故。拟明日公宴昂若。

九日以同人迟眠者多，致游事辄始于日晡。今日许六约作上午之游，同行者其小姨钱女士，过旅行社见有明日游富春江之举，即购票，价六元，本拟游江干云栖，因此变计，以人力车行。游招贤寺，岳王庙。玉泉观鱼，并览珍珠细雨二泉，正值晴空，细雨弥佳。昔游清涟，未曾注意及之。绕栖霞山背至黄龙洞，路不

甚好走，黄龙洞昔荒废，是以客圣湖六年未得一游，今则轮奂之美甲于北山矣。游黄龙洞，（天龙洞?）与卧云洞，下坡向道士觅食，延入客堂，前有桂花，后有芭蕉喷水，极宏敞，款以肉丝面。是日逢戊，道家有戊不朝真之说，大殿上一碑示之。步游紫云洞金鼓间。金鼓殊局促，亦聊补昔年之缺耳。循宝石山下返寓，同人正拟作晚游，环应劳宅之宴亦初返，即偕行，在坚匏别墅门口停车，呼厚丞夫妇，而娴独下，厚不得行，遂至灵隐，此次盖三游矣。吃馄饨，登大殿。更偕游江干，循六桥而南，江上暮色渐苍然矣。归途为四妹觅失去之帽，余等一车复折回灵隐。大殿上正作晚课，取帽及卷烟而返。晚公宴昂若夫妇于宴宾楼，主人十二。是日闻有求签于猗园者，谈言微中，洵不愧月老矣。

十日晨五时起，六时到旅行社，同游者仍如昨日，以公车至三郎庙，码头极修整，不须踏长跳板矣。乘振川轮至桐庐，六元之票为普通位，亦甚整洁，然眺望不畅。后上舱面，眼界顿宽。七时开船，溯江而上，正午抵桐君山下，在此换民船，以小汽舟江平号拖带之，方舟而行。舱中黑而闷，船头多人拥挤，又值晴日当空，颇苦烦热。近七里泷始佳，行不久即泊钓台下，其台与西台对峙，颇高峻。入严先生祠，许六登西台，予不能从也。及人返船，已逾 三时，径转舵下水。七里泷之胜始于钓台，今由此转船，大有正看长卷快意忽被人夺却之憾，曰留不尽之兴为重来之券，则亦未可必也。在船头顾盼江山，清雄如画，此地先曾祖昔年屡经，且有卜居之意，迄未果。今匆忙投帖，山灵笑人矣。抵桐庐已五时许，振川号尚未来，闲步街市，在李裕顺吃面，楼面临江，眼界亦好。桐君山下水有一处忽清绝，与江水异，想是别浦。六时后船开，以江黑无月，止可兀坐室中，喷烟吃零食而已。十时一刻抵码头，三刻返寓。此次时间经济均省，惟不甚畅。睡逾午夜。

十一日上午偕环至清河坊一带购物，食于青年会，情形尚与前仿佛。四时三刻从二姨母至湖上，在俞楼晤石伽，刘君以一书见惠。舟出西泠而归。一时睡。雨。

十二日天阴，有时略透晴色，拟明日成行。上午申石伽刘东明来访。下午在旅行社购票，浦轮口渡尚无确期，偕许氏姊妹访茹香，未值，晤其夫人，至商品陈列所购物。晚昂宴同人，聚丰园菜，颇好。明日珣妹约作西溪游，亦忙里偷闲矣。十二时睡。

十三日九时馀游西溪，先至松木场搬两舟行，芦荻尚紫，柿实已丹，沿溪有清旷致。至茭芦厂，重省旧题，有己未年舅氏题名及一九二一年予偕佩弦题名，兹为重题而去，食于秋雪庵，食物是带去的。更拟游花坞，以时促，匆匆返舟，四时馀返寓。六时至城站，珣及厚丞相送。许六七赴南京亦同行，车中颇不寂寞。十一时抵上海北站，以行李须转票，又忙碌一番始定。上沪宁车，各得一座，有时尚可假眠。苏州无锡等处均朦胧过之。

十四日醒来抵镇江。许六七去下关，予等八时渡江至浦口待车，二小时始来，得一室颇舒适。十一时车北行，午食后即小眠，补偿昨日之困。晚八时馀抵徐州即睡，颇好，稍凉耳。

十五日七时抵济南而起，下午四时半抵津总站，下车闲步街市，在新陆春吃饭。复进站待车，车到只一分钟即行，以未脱车为幸。晚八时四十八分抵前门，两亲饬人来迓，抵寓安吉。北方终较南方气候稍凉。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作。

bbs.hlmbbs.com

许闲若藏同人手钞《临川四梦谱》跋

曲乃乐府之一体。尝谓元杂剧与《琵琶记》实为双绝，得《临川四梦》鼎足而三，遂成一代之文章，余耽之有年矣。闲若表弟喜有同嗜，遇鸳湖陈君延甫年六十馀，精研剧曲数百折，绰有渊源，而吾侪所肄才什之一二耳。居尝叹其浩瀚，俱其放佚，欲理董之而力不逮。今兹闲若将有远行，行有日矣，选四《梦》通行之剧若干折，属谷音社社友分写之，不特京国嘤求之念，而海天寥廓，旅夜未央，披文则丹墨犹新，读曲则四上竞气，亦一消遣法也。同人既各有所赠，莹环为抄“花报”“瑶台”。余拘牵俗事几无以塞责，《紫钗·七夕》一折传唱甚稀，唯《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所点《乞巧》疑即此出。兹用叶谱酌加小拍，为君书之，草草不恭，殊可恨也。音节近伯喈《赏秋》而排场较幽静，文辞则《紫钗》所独，他人固万万不到，即其他三《梦》中亦无此等浓艳。四《梦》有四种笔墨绝不相因，斯已奇矣，而复有异样之脂饧粉浣，疑幻疑真，才不可测也。昔释丽娘一《梦》尚未卒业，

bbs.hlmbbs.com

今欲兼详四《梦》岂可得乎。且期卒吾业于斯，裱褙之工将不赀，闲弟虽或不以为苦，而捆载尔许之小册页以下海船，吾恐英伦之房东娘娘将啧啧叹异咤为希有矣。丙子夏五识。

bbs.hlmbbs.com

集外散文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

我在北京已经过了四个新年。据我观察这四年来社会上一切情状，不但没有什么更动，更没有一点进步；只是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偏比以前闹得格外利害。无论在茶棚，酒店，甚至于外国式的饭店，达官贵人的客厅，总可以听见什么扶乩呵，预言呵，望气呵，算命呵，种种怪话。亲友见面的时候，说话往往带些鬼气。我也不知道他们真是活见鬼呢？还是哄着小孩子玩呢？这姑且不提。就是这次，阴历的年关，辟历澎拍的声音——迎神降福的爆竹——足足闹了十几天，比往年热闹的多。这也可见得崇祀鬼神的心理，始终不变。我看见一般人讲鬼话，比讲人话还高兴；实在有点替他们难受。随便就做了这篇很短的文章。

中国思想界的糊涂，本无可讳言。我们总要想法子提醒他。但这些阴阳五行的话，尽可不必同他们胡缠。他们原是闭眼乱说；我

* 原载 1919 年 3 月《新潮》第一卷第三号。

bbs.hlmbbs.com

们张着眼睛的人，偏要打在一块去，未免有点可笑。譬如醉汉寻人打架，本是常事；如一个清醒的人拉着醉汉讲理，旁观的人不免要说一句："老兄！你也醉了！"所以只要有几篇用科学方法作证的文章，去解明这些荒谬，也就可以终止讨论。我们现在实际上着手，根本划灭这种妖言，才是最切要的办法。

我对于这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就是严禁阴历，——并且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我晓得说出这种话来，必定要引起社会上的反对。他们反对的心理不外两种。一种以为阴历禁止不禁止都没有多大关系；急待革新的事业是很不少，这一件小小的事那里值得提倡。还有一种以为阴历用了几千年，在习惯上很便利；阳历不过是国际间用的，究竟不适合于本国民情；所以主张禁止阴历的人，都是媚外，都是迷欧。

我对以上两种话，各有一个解答。先说后边这个。历算这件事，不过推定地球绕日的时间。讲到它的体用上面，阳历尽有胜于阴历的地方，我把它分条说一说：

（一）阳历每月日数有定；阴历须每年推算才能分出大建小建，应用的时候，每月必须检查。

（二）阳历置闰以日计，四年一闰；阴历以月计，五年两闰，在历算上有精密粗疏的不同。

（三）二十四节候，阳历有一定的日期，相差不过一二天，阴历每年无定。

（四）阳历在国家预算决算表上有统一的便利；在人民方面，也免着"做长工愁到闰月"。

（五）阳历通用于世界，不但国际上如此，就是个人交际上亦有同一的便利。

从阴阳历体用看来，阳历只有好处。习惯本是人为的，可以更改，可以变化。如用阳历久了，只有比阴历更觉便利。不适合

bbs.hlmbbs.com

民情这句话，不成一个反证。并且我说阳历的完美，不过从比较上说话。欧洲近年来很有人要想另外创造一种新历；果然更能精密便利，当然要"舍旧谋新"，我一点没有固执的成见。

但是这种新历还没有创造出来，我们"择善而从"，不能不用阳历。阳历的优点还有许多，我们不是天文家，也不必细细讨论了。现在我解答第一种的意见，只是为改良社会上的思想说法；我以为阳历的废兴，关于改良社会思想的事很大，请诸位不要看轻了。我主张严禁阴历的理由，因为这是中国妖魔鬼怪的策源地。我们想想中国现在种种妖妄的事，那件不靠着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又靠着干支；干支靠着阴历。所以如严禁阴历，便不会有干支，不会有干支的阴阳五行；不啻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么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烧香哪，祭神哪，种种荒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绝自绝。就是现在的人脑筋里忘不了妖魔的教训，鬼怪的思想，但是总不至于遗传到后来心地纯洁的青年身上去。所以我以为严禁阴历——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是刻不容缓的事，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神怪思想的最简截最痛快的办法。

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

我的道德谈*

道德是人生上第一切要的事；我们日常说话做事，都靠着它指导裁判；它竟是我们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常常改变；每当新旧交替的时候，冲突更觉明显。以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一般人的嘴里尽管念着道德，心里却不很明白新道德旧道德两个字的真正意义，只是感情的误解，因而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的争论。这虽是交替时代不能免的现象，但社会久滞于过渡状况，一方面阻碍中国的新机，一方面增加人生的苦痛，是很危险的事。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非常困难，而在今日中国却是非常切要。我为这种刺激所迫，就凭着个人一时的感想做这篇论文。我现在不能多读外国书，所以这篇文章定不能满意，定不是道德根本的研究；只希望大家注意，大家讨论；若果将来能够打破这个混沌局面，开出一种急转直下的趋势，便好了。

---

*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

(一)

现在要说道德问题，应该先明白道德本身是什么？是怎样来的？这都是极重要的事情。必定先要把这两层明白了，立论才有所依据。但这两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我姑且做个粗浅的答案。

道德本身是什么？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层相关联的意思：——

一、道德是人类一种广泛同情的实现，就是说道德是爱，也没有什么不可。人类于弱肉强食之外，对于非我之人及动物，另具有一种真挚的情感。所以常有许多事情，即没有强力逼迫着去做，而做了之后，在实际上对于他自己并没有利益，或更有所损，在这种情形下尽可以不做，但他觉得不得不做。或者有许多事情，很可以快他一己的欲念，并没有强力不叫做，也不是他不能做，而心里总觉得不愿意。这类心思，是广泛同情的实现，是人类的灵性，这就是道德的根本。

二、道德是个人一种良心的制裁。有自动的能，方清楚自由的意识，主宰精神肉体两方面的势力。他对于个人自己内心负责任，不肯受外界制限。换言之是从我的意志，判断我的行为，做出一种理性的规范，自己不由的去遵守它。

上边话虽分两层，却互有关联。一个人何以会有良心的制裁呢？不外他有广泛同情的缘故。怎样才能够发挥广泛的同情呢？只有服从自己良心制裁的一法。这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并不是两件事，很容易明白的。

道德是怎样来的？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讲道德和人生的关系。

原来道德之生，乃借人之本能作用去顺应环境，有社会之后，

bbs.hlmbbs.com

便有共守的定条，这定条就是具体的道德。

道德既然和社会有不可离的关系，社会又是常变的，从此 可知道德也是不住的了。要解释这个断案，有两个前提可说。

一、宇宙间没有当住的状态，依科学原理，无论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都有不息的变化；不过变得快的，觉得是动，慢一点便好像静止；其实动静两个字都是假定的名词，不是事实的真相。

二、宇宙没有绝对独立的事物。无论什么东西，虽各自有其独立之地位，可也互有相连之关系。

依据这两个前提，在理论上已足证明常变是道德必然的性质。从（一）讲起来，宇宙间并没有常住的状态；所以道德本体也是不住的变化。从（二）讲起来，宇宙间没有绝对独立的事物；道德既然关联外界，还要顺应一切；所以不得不跟着它变。

就是在事实上面，也很容易看出这种情形。道德本由人造。推想茹毛饮血的时候，与动物生活差得不远，决不懂得什么道德。到后来知识能力都进步了，应四周围的要求，才有道德上的信条。又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然后有对于道德明确之见解组成有条理的思想。假使人类永久保守，道德原不会发生的。因为顺应变化才生出道德观念，它的本身就是不住的；后起之条件自然不容不变。考之历史和现在，它的变化程序并没有停顿（因有特别情形，暂时停止的，不在此限），更可推到将来也是一样。所以从几方面看来，道德的变化，是永久的，是不住的：这是没有疑惑的了。

道德是什么，算已约略表过。现在要问：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讲道德？例言之，道德对于人生是否必要？我对于人生所以不离开道德的缘故，有两种设想：究竟还是不能呢？还是不可呢？倘若道德观念从人类本性出来，这是所谓不能；那便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虽不必要，我们却没法丢开它。假使道德是人类后来造成的一种规范，因为它能够达到人生向上的志愿，维持世间的安宁，

所以我们不愿意离开它；这就叫做不可。这两种设想，很有点不同。据我的判断，还有是后项而非前项。

人为道德而存在呢？道德为人而存在呢？倘如上一说，道德已经超越人生以上。人类受了造物支配，自然而然的发生道德思想，并没有一种目的在里面。这人生所以不离开道德，竟是不能，讲不到什么可不可。若如第二说，道德以人生为范围，以人生之目的为目的。因为它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方才有需要。假使违反这种希望，当然把它去掉，另外建设新道德。前一说是宗教家的说话，探之茫茫，索之冥冥；我们还是认定后一说，以为人类所以不丢开道德是不可，不是不能。既然如此，人类所以要讲道德，必先有个目的。这目的就是人生的幸福，但却不是部分的，暂时的；是全体的，永久的。不单是肉体的，是兼包精神的；不是几个人的，是公众的。我们因为认定道德是达到人生最大的希望的惟一方法，所以要竭力讲究它，遵守它。那些与我们目的相反的伪道德，便该加以破坏。这是人人都懂的，是都该懂的。

人生以幸福为目的，所以道德的作用只是有意识的向善。所谓善者，必须以意识做引导。虽貌似善事，而实无意识可言的，总不在善的范围之内。所以道德的观念，必有清楚的知识；道德的作用，必有自动的能力。真正的道德是有理性的，适于当时的，助社会进化的；决不是专守着死板板的具体条件，去范围一切。如此说来，种种陈腐遗迹，违背理性的伪善，必将渐渐天然淘汰，是无可疑的了。

(二)

道德原为达到幸福而设的。但是有时候，因为社会上道德观念不很一致，便大起冲突，反给人生添许多痛苦，竟和本来目的

bbs.hlmbbs.com

显然相反了。然而这是一时的现象，无论当时如何危险，只要努力把它解决了，前边便是光明。我们人生总是向着最后之目的走去。

我们要看新旧道德观念冲突的现象，不必在远，中国便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国内社会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新旧参杂在一团体，或一家族之中，显然分出绝对相反的两种人来。这两种人说话做事，根本上不相容纳；偏同在一处营公共的生活，冲突就从此多了。我想解决这个冲突，大约有两种办法。

（一）渐进的解决法。主张这一种办法的人，以为凡事都有个顺序。新旧道德观念虽差得很远，但是也可暂且施行一部分的改革，调和两面思想，使他们渐渐接近，冲突自然会无形消灭的。他们的办法，是一面进取，一面迁就。这种渐进派在社会上很占多数。他们的方针，可以叫做调和的解决法。

（二）急进的解决法。这是极少数人的主张。他们以为要有真正的建设，必先有根本的破坏。是非之间总要分清楚，决没有迁就的馀地。一种的见解都是糊涂笼统的主张，真理只有一个，不能讲什么调和。他们是想一方推翻旧的，一方创造新的来替代旧的。这办法可以叫做不容忍的解决法。

我的意思，是后项而非前项；现在约略写在下面。

原来社会进化，从古到今，不知改革了多少次。但变化纵不十分剧烈，却也有一定的形迹。大凡人生做事的精神，一方创造，一方便因袭，两种好像矛盾，却是一件东西的两面。宇宙间所有事物，是一息不息的往来：两个概念，瞬息变化，时间本割不断。所谓新旧不过假定而言。种种革新事业，未必把旧的完全去掉。换句话讲，新组织也含有旧的分子。即退一步讲，我们的理想物已经完全变新了，丝毫不留旧的影子了，但这个“创始”这个“新造”依然另有所承受。所有完全靠着个人想得的学说，完全不凭

摹仿造出来的新事业，都不是突然而来，都是有个端绪，都是有所承受。因为人类决没有凭空结撰的知识，决没有极端独立不由启发不由经验的知识。这样看来，新旧两个字竟是世俗的说话，不通的名词；就真实道理讲起来，并没这种分别。从此可知道德不能分新旧，只能分真伪。我们只能说有伪道德，不能说有旧道德，只能说有真道德，不能说有新道德。道德不能自相矛盾，就不允许有这矛盾名词加上。若把新旧两种道德同时并举，岂不是认道德可以反背吗？岂不是认道德的标准不一吗？岂不是认近时的伪道德可以乱真吗？

现在所谓旧道德，只是习惯。道德必须有灵性，有意识，能达幸福的目的，能满人生的要求；所以道德必和社会的真相吻合，必不和幸福的效用相矛盾。现在所谓旧道德全是宗法时代的遗传，和现代的生活每每矛盾。非特不能达到人生向上的目的，而且使人堕落在九渊之下，感受许多苦痛（参看《新青年》五卷二号《我之节烈观》）。一般的人所以认它为道德，还不是为习惯所束，不曾仔细在它的效果上着想吗？道德其名而习惯其实，真可谓之伪道德了。

我既用真伪来代替新旧，而且以为现在所谓道德是个伪的，这种真伪道德的冲突，当然不便用调和的方法解决了。调和两字应用的范围，总在两方面大体相合，不过条目上有些不同的时候，至于真和不真，未可容中，根本正相反对，调和决无从着手。从这里看来，渐进的方法绝对不适用，非常明显。然则不管牺牲多么样大，根本把伪的推翻，去建设自由的，活泼的，理性的，适应的真道德，真是刻不容缓的事件！

bbs.hlmbbs.com

（三）

既要破坏伪的道德，先要把它的罪状逐样指出，叫大家知道有不得不破坏的原故。古人的伦理观念，原适应于当日的社会情形。我是说它不适应于现今的生活；不是硬说它不宜于古人。

中国伦理思想，从古到今，虽没有大改变，小有出入的地方也很多。但我所要说的，是现在社会一般人心目中的道德观念，不是把周公怎么说，孔子怎么说，汉儒怎样，宋儒怎样，罗列比较起来；做一部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我的目的专是解决现今之道德问题。

《六经》是中国讲道德的标准，而这类书大都文义艰深，字句残缺。所以中下等社会只有僧道的迷信，遗传的习惯。不但不曾懂真正的道德，就是那不适现今的宗法伦理观念，也还缺陷。至于上流人所谓道德，也不过发挥古训的缺点，消灭它的好处罢了。所以古代道德本不适应现今，而一般之所谓道德，比它本来面目更坏，更不近情理。举几个例证如下：

（一）女子的贞操，在古时遵守已极严了；但夫死无子，还许再嫁。且在宗法社会里面，有这种偏颇道德，也还不奇。后来社会情状渐变，这一件事反变本加厉，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岂不是有点奇怪。

（二）信列于五常，《论语》上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虚伪一事，古人明认为不道德；现在人却拿矫饰当做应世的惟一善法。

（三）古人说，“欲败度，纵败礼。”而现在人大都以吃，着，嫖，赌，纳妾，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纵欲和不节俭，是古代道德悬为切戒的。他们觉得于自己不便，便把平日所以为“口头

禅”的经传，置之不问。

中国多数人既不懂什么是道德，事实上又不肯去实行，但是他们嘴里架子永不肯去掉，整天的鼓吹维持风纪，我要劝他先把自己的风纪维持维持才好！

现在最流行的主要道德观念，便是古人所谓“三纲”，列对照表如下：

从下表一看，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底下一排对照上面，都是偏的。如忠是臣的道德，孝是子的道德，贞操是妻的道德。

古之所谓三纲	今日通用道德的名词
君为臣纲	忠
父为子纲	孝
夫为妻纲	贞节烈

何以为纲的人竟丝毫不负道德的责任呢？这不是我把表配错，他们讲道德的人，本来说得奇怪。什么叫做三纲，老实说就是三奴。伦理思想的纲领既已充满了奴性，那些细节地方，自然反背人生幸福之目的。多数人以为圣人说的，有苦也不敢说。但是当初还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夫和，妻柔”，这种话虽也有偏重，但总兼顾两面，不是绝对的专制，而且当时有当时的情形，后来人一味死守，实在不妥。我把这三种基本道德，分段略加一点说明和批评。

忠是专制时代愚人的东西。庄周所谓“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正是这个忠字的实在情形。这本是历史上的陈迹，到了现在，虽还有班遗老和头脑不清的人，大谈特谈。其实照时势的逼迫，并不曾有讨论的价值，现在可以不说了。

bbs.hlmbbs.com

第二便是孝。中国几千年政治家族社会一切方面，都被它支配。倚赖保守退化种种坏现象，也常靠它作根据。讲到这个问题，虽极有见识和胆量的人，也不敢张嘴，好像一有疑惑，便是“天所不覆地所不载”的。其实把它观察明白，也尽平常的很。

孝的观念发生极早，是子女对于父母情爱的实现，原是很平常很应该的事，怎样在中国会变做人生的罗网呢？这是因为古人主张“君父一体”，又说“齐家而后治国”，用专制势力，遮没它的真相。就亲子的关系，去推行专制，本很容易。儿童原什么不懂，全靠父母指导；等得子女长成之后，便不该凭自己脑筋去支配他们的前途。但古人不明白这个，相信“君父一体”的梦话，硬把成人当作小孩看待，搭起架子，根本消灭子女的人格。一方绝对服从，一方无限的专制，永远叫新的跟着旧的走。中国进步之停滞，这是一极大的原因。

在别的事情，压力重了，便要起反动，还可以解决；在这种情势，却又很难。人的一生，不能离爱，而爱每从亲始。从来人智开明，才会爱国家，爱民族，推而爱人类，再推而爱动物。但当初最亲的是父母，自然最爱父母。有这个原故，父母尽管专制，本心却充满爱情。子女尽不愿服从，奈父母不比旁人，因体恤生我者爱我者的心理，不得不出于为人的容忍。这层障碍，看得破的人未必就打得破，因为有道德的真心在内。于是中国几千年的人生，都现暗淡之色了。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剖析真伪，分别解决。一面发挥真切的情爱，一面消灭惨苦的拘束。使亲子间有一个正当界限，不得逾越，不相妨碍，然后孝之一字，才是近代真正的道德。

最后这件事是贞操。中国人对于这种观念，是严酷而又片面的，专拿它去压制女子。不苟且是贞；夫死而守是节；夫死而殉，或遭强暴自尽，是烈。这三件倘完全是本人意志，还没什么不可，

无奈每每是逼着做的。我反对这种虚伪的道德，有两个理由：第一层，因为它限于一方面；第二层，因为它不造幸福，而造苦痛。

前边所说三种，是现在一般所谓道德的基本。我再把他们的缺点，分出几条，总括的说一遍。

（一）道德随社会而变。现在所谓道德是宗法时代的遗影，到了现在，处处觉着不能合拍。不应时了，便该推翻。

（二）道德根据良心，贵有真挚的情爱。一般所谓道德，大半是些反乎人情，无用的规条。

（三）道德是人人都应该，都能够，都愿意的事。而一般所谓道德，片面居多；一方求全责备，一方完全放任。在这方面万办不到，在那方面又得有人愿意。这类偏畸的道德，就是伪道德。

（四）道德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一般所谓道德，偏要造出苦痛。

如此看来，伪道德有不能不根本推翻的所在，大家应该没有疑惑的。

（四）

破坏是建设之母，但破坏不过是进行的一种手续，最后的目的，仍应在建设一方面。所以现在解决道德问题，既先要划除不合时宜的伪道德，进一步就该把适宜于现在的真道德建设起来。但是建设事业关系很大，决不能随便说说。若果当时稍缺详密之考虑，小有错误，到实施于社会的时候，就会从这点生出毛病。但谨慎又和懦怯不同，胸中果存了退缩推诿的心思，便是学者的自贱。我原配不上讲道德怎样建设，现在姑且把一时的见解随便写下罢了。

新道德的建设上，现在无须谈到具体的条件，应当说明今后

道德趋向的基本观念。

(一)尊重个性之独立。道德根据良心,绝对承认个人的人格和独立,决不许有压制和依赖。道德是从内发出来的,不是从外压迫而成的。没意识的盲从,虽做的是善事,也不算真正的道德,况且道德的目的,原为发展人生的福利,若是不许个性的充量发挥而仅凭社会上习惯的制裁,便每每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反而为人生的福利的障碍了。总而言之,道德是达到人生目的的一种重要的手段——是有理性的,——所以必须待个性发挥了后,才可以得个正确根据。中国旧道德之所以为伪道德,正因其否认个性,因而全无灵性了。

(二)发展博施的情爱。道德是爱的实现,兼包人我两方面。戒杀戒嫖,虽是对于人类或动物的同情,依然含有本身向善的目的。再进一层说,只有爱我,没有什么爱人。人类是广义的我,动物是更广的我,以我而爱之,不以人而爱之。历史上的圣哲,以身殉道,都因为爱他自己的精神太切了,因而把次爱的肉体之我割弃了。表面虽是"舍己从人",其实是牺牲一部分的我,去发展全体的我;牺牲肉体的我,发展精神的我。这种博施的情爱,是道德的根据。

(三)限制纵欲。这是(一)条的附件。既要发展个性,自不得不把诱惑个性使他堕落的恶障去掉。欲就是个性的恶障,凡肉体上的享受都包括在内。我主张限制纵欲,有四个理由。第一,人类应当发挥固有的灵性,兽性放肆,便能昏蔽神明,破坏幸福。第二,人类能支配外境不为外境所支配,欲念过度,便受了束缚,失却意志的自由,不能有进取健全的道德。第三,纵欲之极,只知有肉体之我,不认识有精神上之我,和道德完全相反。第四,人人都有欲念,而世间可以满欲的东西有定限。纵欲过度,供不应求,于是酿成犯罪。从这样看来,欲之为害道德很大。我主张的

bbs.hlmbbs.com

办法，不是绝对的禁止，是要保守现在社会一部分的裁制力，去节限纵欲。社会制裁原不能没有，不过看它制裁的是什么？如果制裁过度的肉欲，自然是好。

（四）戒绝虚伪。这是（二）的附件。在表面看来，好像不必细讲，世间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决没有把虚伪当作道德的。我特别提出这条，却另有个原故。现在中国社会上虽还不至说虚伪就是道德，但背面暗具莫大的势力。什么叫做"深沉""精明""老练""圆通"种种名词，都是虚伪的变相。这种人不但以此自得，还教人这样那样，以为处世如此，精妙极了。这还是顾面子的话，竟有些人专靠虚伪做种种特长，偏又不肯老老实实说出，换上个好听点的名词，叫做"权术"。还有一种人骨子纯是虚伪，用着道德做幌子，去欺世盗名，这更是社会的"蟊贼"了。一般人总要知道虚伪是罪恶，用虚伪冒充道德是更大的罪恶，这种办法，决不容于将来的社会。我敢断言，如永久信仰虚伪，永没有真挚的同情，便永不会有真正的道德。

（一）（二）是积极的建设，（三）（四）附件是消极的建设。我个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意见，一时所想得到的不过如此。这不过是一个发端，不算正式的讨论。

我还有几句话，在结论中说一说。近年国内时局纷乱的原因，虽说是官僚专制，武人跋扈，其实根本上由于思想界之陈腐昏谬，前者至多关于一国的政治，后者乃影响于国民性的精神。我们想一想中国思想界何至坏到这样，不消说学术消沉是它的原因，而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压迫牵掣，更是原因中的原因。那自然要归罪于古代的伦理思想，一般之所谓道德。我们看见这种情形，该从根本着想，既要澄清思想界，先要冲破一切的网罗，更先要实行道德的革命。这是现今最切要的事，是我们青年对于自己对于人类全体的事。不能说这种问题另有一班学者去研究它，我们只

bbs.hlmbbs.com

要跟着社会做人，不必多管闲事；须要知道人生和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一刻不能相离，人人都该提起注意，发一点觉悟。我请诸君仔细想一想，究竟现在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中国之道德问题？

花　匠*

礼拜天的早晨，天上有层薄薄的云彩，那太阳偏喜欢在云缝里露出一点温暖的面孔，来偷看地球。世上许多男男女女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映在他的眼帘。他只是旁观，又是暗笑。我今天闲着没事，想去看看花，也对得起一个初春的好礼拜。

到了一家花厂门口。栅栏虚掩着，我用手一推，呀的一声露出一片平地。紧靠西墙，有三间矮屋。旁边有口井，上面安着辘轳，栏口现出几条很深的凹纹，是吊桶绳子磨的。场上收拾得非常干净，一排一排摆列许多盆花，是些山茶、碧桃、金雀、迎春、杜鹃之类。轻风掠过，一阵阵花草的香气。冰哩！雪哩！我不多时还看见你们。花开这般快呀！

一个花匠，年纪不过四十上下，酱色的脸膛显出些些皱纹，好像也还和善，手拿把剪刀，脚边放着一堆棕绳，蹲在地上做工。

他正在扎榆叶梅呢。树上有稍为桠杈点的枝子，只听他的剪

* 原载1919年4月《新潮》第一卷第四号。

bbs.hlmbbs.com

刀咯支咯支几响，连梗带叶都纷纷掉下。他却全不理会，慢慢的用手将花稍弯转差不多要成椭圆形，然后用手掐住，那手拿棕绳紧紧一结。从这枝到那枝，这盆到那盆，还是一样的办法。

原来他心里先有个样子，把花往里面填。这一园的花多半已经过他的妙手了。所以都是几盘几曲滚圆的一盆，好像同胞兄弟一般。有两盆花梗稍软一点，简直扎成两把团扇。那种“披风拂水疏乱横斜”的样子，只好想想罢了。

但花开得虽是繁盛，总一点没有；垂头丧气，就短一个死。我初进来觉得春色满园及定睛一看，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尽管深红、浅紫、鸭绿、鹅黄又俏又丽的颜色，里面总隐着些灰白。仿佛在那边诉苦，又像求饶意思，想叫人怜他，还他的本来面目。那种委曲冤屈的神情，不是有眼泪的人能看的。真狠心的花匠！他也是个人呵！

这不过是我旁观的痴想。花儿不会说话，懂得什么呢！他受了痛苦，只有开一朵朵的鲜花，给他赏玩，让他赚钱。

我不禁问道：“好好的花扎了不可惜吗？”

他说：“先生，你别玩笑啦。这些花从窖里拿出来，枝枝桠桠，不这么办，有人买吗？你看墙角边一堆梗子，都是我昨天剪下来的，我的手脚多快。”

我才知道这都是烘出来的唐花，不然三月天气，哪里来许多花呢。便问道：“我看不扎倒好，你何必费事？”

他答道：“你不喜欢不行，喜欢的人多着呢。前两天张大人差个管家来买一百盆花。花刚出房，有许多还没扎。他们现逼着要，把我忙得手当脚做，才讨他一个喜欢。这碗饭好不容易吃！”

我方才明白他们原是靠花做买卖，只要得顾客的欢心，管什么花呢！他们好比是奴才。阔人要看这种花，花没有开，便用火来烘；阔人喜欢花这个样子，花不这么生，便用剪刀来铰，绳子

来缚。如果他们不这样办，有人夸奖吗？有人照顾吗？本来好名气同黄的白的钱，是世界上顶好的东西，是再没有好的东西！

话虽如此，但是花的可怜总是真的。我既觉得这样，何以早早晚晚殷勤照顾他的花匠，偏一点不动心，整天的绳儿、剪刀忙个不住。难道一个人除吃饭穿衣以外，竟没有别的喜欢东西吗？我一点不懂。

想到这里，方要转身出去；但两只脚偏钉在地上，不听我的命令。我又痴想，倘若有了钱，把许多的花一齐买回，痛痛快快把绳捆束绑的牵缠解个干净。魔鬼都死了，只留那可爱的天真，自然的美。

我正想的时候，远远听得乌乌怪叫，我便呆了。一忽儿，栅门开处，看见有一辆红色的汽车，里面有个白须的绅士，带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慢慢下来。花匠一看见，便抢上去，满面堆笑道："恁老带着小姐来得这样早呵。"一种肉麻的神气，不是能够比方的。然而我方且自幸我不是阔人，他还没有用那种面孔来对我，叫我不能哭，不能笑。

那老者穿着狐皮袍子，带了顶貂帽，一望便像个达官。那女子手上带个钻戒，一闪一闪在花匠眼睛前面只管发光，但脸上总白里带青，一点儿血色没有。

听得她老子说道："娴儿，赌输的钱有什么要紧。不要说四五百块钱，就是再多点，怕我不会替你还吗？你不要一来就不高兴。你看那花扎得多们整齐。"

那女孩只是不响，低着头，并着脚，一步一步的捱着走，拿条淡红丝巾在那边擦眼睛，露出一种失眠的样子。

他俩走了十几步。老头子回头看看她，说道："昨天牌本来散得太晚，天都发了白，弄得你没有睡。我带你来看花，借着消遣消遣。你既倦了，也许睡得着，花不要看了，我们回去罢。"

bbs.hlmbbs.com

那女孩嘴里说了几句话，——很轻很轻——我也模模糊糊没有听见什么。

忽然，蓦地里嘭腾的一声怪响。

我那时分，早已痴痴的出神，忘记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了，被午炮一声，方才惊醒。我站在这里，已经快有两点多钟的光景，红炎炎的太阳，正晒着我的头顶，我好像有许多没头绪的心思，只是说不出，直瞪着眼睛，看许多花在阳光底下淌泪。停下来半晌，把眼一低，慢慢的转身踱出。那匠人还是扎他的花，猛然一抬头，露出深黄的牙齿，对我嘻嘻一阵冷笑。

炉　　景*

“……她是什么身分，你是什么身分，她进了门，难道敢欺侮你吗？咱们这样人家哪会连这点名分都没有。你放心！只要和和气气一伙儿过日子，我待你决没有错的。你是一向相信我的，顺着我的。”

断断续续很低的声音：

“新人来了，还有我吗？……有碗冷饭吃，算待我好！”

“这是哪里话，人家听见嘴都笑歪了。老实说：我弄个人不过是个玩意儿，寻寻开心的，将来打发她走路容易得很。他们家里穷得精光，才卖女儿，我怕什么呢！”

说到这里竖起拇指，声音很响。

“还怕他们告官吗！……你是大人家的小姐，道理自然很明白的。做女人第一要贤惠，第二要听丈夫的话，这才会有福气。”

停了半天，接续下去说：

* 原载1919年10月《新潮》第二卷第一号。

bbs.hlmbbs.com

“不要老讲这件事了。你上礼拜问我要汇业银行这宗款子，没有拿到，说了多少废话。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不送在赌场里，吃冷饭倒是够的！”

说完哈哈一阵大笑。

外面天快黑了，呼呼的西北风震着窗子响。惨灰的云色，仿佛要压下来似的。屋里铺设非常华美，黄铜的床，桃花心木的桌椅，雪白的帐帷，彩色的绒垫，都是新的。壁炉火正旺，炉架上陈列些外国画片和一个雕琢精致翩然欲下的女神石像。

男子穿一身黑色的呢服，靠在床栏上，拿手杖在靴尖上轻轻的戳。那女人面朝里躺着，斜盖一条鹅绒毯，湿透的手巾搁在枕边，时断时续的呜咽不住。

……

她一个人呆坐出神，用手抹抹眼角，看见支票簿子在床沿上，拿在手里尽翻来翻去，轮着指头算数目。随后按铃叫仆人套车，脸上微微露一点笑容。

那架上司爱的女神映着惨绿色的炉火，仿佛也微微回答他一笑。

bbs.hlmbbs.com

狗和褒章*

(一)

太阳斜了，黄澄澄晒在地上，好像恋着什么似的。冷风溜溜的刮起些灰沙树叶。一个胡同里站着两扇不黄不黑的破大门，漆大半剥落了，只两位“神荼郁垒”门神爷的尊容，花花绿绿隐隐约约还有些辨得出，门框上的春联都泛白了。屋顶长满了野草，秋风吹黄了它，剩得枯茎在那里颤动。这样寂寂的晚秋傍午，没有一个人儿点缀着！当！当！当当！远远送来卖糖的声音。

呀的门开了，接着叮玲玲几响。从门缝里跳出一只乌云盖雪的小哈叭狗，圆脸儿，矮腿儿，拱起鼻子，圆睁着漆黑眼睛，挂一串小铜铃，空地上乱跑。

---

* 原载 1920 年 4 月《新潮》第二卷第三号。

bbs.hlmbbs.com

“花儿！花儿！”半开的大门台阶上一个老女人喊道。

五十多岁的她，牙齿掉多了嘴瘪了，白发挽个椎髻儿，穿件长过膝的老羊皮袄。

它着魔似的听她一叫，马上跑到她脚边，伸出前爪立起来扑着抱着，显出亲热的样子。

“讨厌！”她略略动了一动腿。但是她立刻弯腰拣它起来，搂在胸口，用手顺它的毛片，黑搭白透亮的毛片。花儿也安静了，不像从前的淘气，伏在她臂弯上，慢条斯理的又软又沙的叫唤，慰它主人的寂寞。

一阵风呼呼掠过。她觉得有点冷，侧转脸偎它的毛茸茸的耳朵，呆坐在大门槛上。

太阳落山了，灯火上了，他俩过去了；两扇门又悄悄的紧掩着。

（二）

有一天傍晚，张二和他老婆俩口儿闲谈。炉火正旺，青越越直窜，照他们的脸。

“雨农告诉我，褒章快下来了。”张二靠在椅背上说。

“谢天谢地！她天天盼着呢！都快想疯了！”她回答。

“可不是吗！姑姑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苦了一世，——在前清时代还有块牌坊，现在连银皮都这样珍贵！那时候她望门守贞，方只二十多岁。爷爷含着眼泪说：‘做得好！做得好！真有志气！’我虽年纪小，还有点记得呢！”

“她真是个好人！见了男人就是亲戚也躲得远远的，更别提说话了。前儿时，她很张皇对我说，有个这样那样的人，天天守在咱们的门口，是为她来的。我劝解了半天，告她决没有这会事。她

笑了笑，也似信不信的。”

“她就是疑心病多……”

他话没说完，厨房里嘭的一声，她飞奔出去。

“花儿偷猪肝吃！”她一路追一路嚷。

“一点猪肝算了罢！她又要多心！”他说。

“晚上带着睡，镇天捧在手里，花儿就是她的命！天天肉和猪肝喂它，比人还吃得好。我们认晦气罢！看她猫儿狗儿伴一世！”她重过屋来，喘着气说。停了半晌，他俩又谈到别处去了。

（三）

三间北屋，黄渍的纸窗下得严密。房中间摆个白灰炉子，熬着一罐药，蒸气散开来，蓬蓬的沸着。窗口半桌上，有一盏玻璃洋灯点着。

她围着被坐在床上，背后靠着两个枕头。老丑的颜色泛出惨白病容，格外憔悴。垂着头——无可再垂了——下颏碰着胸脯。稀稀如银的发挂在耳边。两个失神的眼睛，呆呆盯在床沿上。

接触她的视线，一只小狗踡在被窝半边，也不叫也不跳，好像也是病洋洋的。

她不久重躺下了，时时伸出头来瞧花儿。停一忽儿，眼珠转了几转，又好像不看什么，她想起一点事情来了——久没有想过的事！撇开的几十年的心事，重新唤起在她的脑海。死透的心，沉细如游丝般的蠢动。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点奇怪！看！枯干的眼中滚下泪珠。

她虽闭着眼，但彻夜没睡。灯越发黄了，窗上透些青白，天快亮了。花儿也起来，可爱的吠声还振动她的耳膜。这是最后的振动！是的？不是！她还等着呢！等一件希望的事。

bbs.hlmbbs.com

太阳高了，小屋子里还一切照旧没有变动，她很安静躺着。

张二，她的侄儿，手拿一个匣子在门帘缝里探头张望。被她看见了，点点头，意思叫他进来。张二走到床面前，打开匣盖，露出黄间白的丝绶，辉煌雪白镂花的一块东西。

“这是今天才发下来的，你老人家的褒章。”张二说。

她好像耳朵聋了没有听见，一声的不响。

“褒章！”张二高声说。

她瞪着眼睛，伸出颤动枯瘦的手问他要。张二把褒章放在她手里。

她眼睁得格外大，还想迸出一句话来。但是太晚了——可怜！喉咙里咯咯几响。她一生最后的一秒钟已到了！真到了！

一片——人的哭声，狗的叫声。她依然静静躺着，手里紧握黄白的绶，银质的褒章。她的灵魂跟着这小小一块东西去了。仿佛说道：“什么都完了！花儿！我现在不用你了！”

bbs.hlmbbs.com

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

我要到英国去读书，来上海候船，居停七、八日船还没开，静居很闷闷的。沪上既无朋友可谈，也无风物可赏；只自枯守着斗室。不禁把心中的感想便零碎写了出来，寄给志希作《新潮》补白。

我所要说的很多很乱，如找个头绪出来约有三端：一、上海人一般的缺陷。二、新运动在上海阻碍的原因。三、居住上海的青年的大危险。

这个分段不过是为提醒眉目便利起见。中间并不是有截然不可越的界限，也没有什么深意在内。这文中所指的上海人，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而言，并非没有例外。我决不敢说上海人个个都像我所说的；而且我希望，上海人个个都不如此。果然社会很安健，个性很发展；那么，我认错也尽不妨的！岂但不妨，我很喜欢的！

---

* 原载1920年2月《新潮》第二卷第三号。

bbs.hlmbbs.com

在本文以前，先要把它的背景略说一说。上海是在扬子江的下流，和外国通商很早，所有江南的工商界都集中在此地，欧美日本也就她做工战商战的大本营。所以上海一面是江南物质世界的结晶；一面是欧美物质世界的尾闾。她在中国总算最先时髦开通的一个地方。但是到了现在，她的姊妹们都觉醒了奋起了。她还是睡着，盲目跟了人家跑。这不奇怪吗？有点奇怪！

仔细看来，惊奇的心理慢慢变了，原因已经找着。原来上海的文明是偏枯的——有害的偏枯。溯她发达的年龄正是欧化初入中国的时候。那时中国人所羡慕欧美的无非是物质的一面：轮船、火车、电机、汽机等类——上海不幸受着时代的影响，便把她的前途专向这条路上走去。但是，我并不是说物质方面不该发展改善；我承认思想界有时候要受物质界的影响方会改变。我的主要意思，是说新城市中还有比物质界更重要更有关系的方面，就是精神界思想界的根本改造。上海的病症是中在精神物质两界的冲突。他俩不能调和不能匀称；物质方面已有过度衰老的现象，而精神方面还是朵含苞未吐的花。用极幼稚肤浅的思想，来支配运使过大过重的物质；所以中国各地，上海受欧化最早，而革新事业反步步落后。上海人呵！物质的梦快醒吧！注意那话中有话戏中有戏那一面。

精神物质两界的不谐调，所影响于个人甚大。因为思想幼稚，所以种种判断推理，大半是冲动的，盲目的，过重感情的，理性的色彩既薄，个性也不发达，无形养成一种阿附从俗的思想式。对于是非观念，大都是“人云亦云”，把他人的是非当是非，不能把自己的是非当是非，判别事情的能力太浅，于是自信心（selfconfidence）也不坚固；既没自信心，无论对什么事都是因袭附和，不能创造。就是革新，也总是偶合的，没有真切意识的。这是上海人缺点之一。因为物质界发达甚骤，并且江南是中国最富区域，所

以衣食男女种种欲望很容易得到丰富的满足。艰苦耐劳种种习惯没有养成，只留得萎靡偷惰淫纵诸恶性，在个人及社会两方面。“得过且过”这句话可以代表上海人的人生观，——不但上海，恐怕可以包括江南许多地方——既是这样，自然只会顾目前的小利害，以苟安旦夕为事。所以牺牲这两个字，和上海人不会相连的；不肯牺牲，如何能有自决心（self-determination）。做哪一种革新事业可以没有决心？没有骨气胆力的革新家，只可在上海出风头，和剧场游戏场中的时髦人，心理是一般无二的。我还说什么呢？这可以算上海人缺点之二。

现在要把范围缩小，专说上海新运动的前途。前边说的太笼统一点；现在再分析一下，不讲提倡鼓吹新主义新思潮这流人，只就社会一般人观察。看看那发展进程究竟有多少障碍？多少希望？障碍在什么地方？何以会有这些障碍？我把个人的推测写在下面。

从“五四”以来，新运动渐渐盛了；各地方响应我们的同志渐渐多了，好像新中国的建设总就是十年八年的事。但我在北京时候，同朋友谈话，讲到这事，总不全抱乐观，总有点怀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相当的代价。几个月的奋斗实在算不得一回重大牺牲。真正新运动的成功，又非有巨大牺牲不可。到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同志？是不是人人都有担负这种很痛苦很重大牺牲的决心？谁敢说是一定有的！这也许是我一种过虑，姑且不要提他。自我南行之后，和南方社会相接触。从上海一般人做观察点，更觉障碍多希望少。前途的战争是绝大的，不可免的。我们不抱有始终一致奋斗不辍的大决心，决不会有真正的成功。前途既这样淡黯，战场上的兵卒既不多又不尽可靠，理想的她何时实现！

说了半天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说是因为没有障碍！这句话似乎非逻辑所许，但也有个讲法。因为新运动的障碍就是反

对的声浪，而在上海决没有反对声浪刺激耳膜。表面看来似乎再好没有，上海可以算新思想实现的最适宜的场所；其实却相反，革新事业希望最少的地方，就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上海可以算代表。无论做什么事，最先一步是要引起人的注意，再进一步再唤出人的同情。反对的声浪正是有人注意的表示。反对过大，自然进行上有多少困难；但无论怎样，总要比“无声无臭”“麻木不仁”的空气好一点。新思想在上海所以不遭人攻击，不是因为有同情，是因为没有人注意。

大凡感受新思潮需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懂得新主义、新问题的真意义。第二，要对于现在生活环境觉得有深切痛苦。前者是智的一面，后者是情的一面。从这点想去，上海人所以不注意新思想，改革事业所以很少希望的原因，很容易明白。

一切事情在上海总是“华而不实”的多。这实在因为上海人对于“新”的观念很和我们不同，很有点特别。上海人是艳羡新的，上海人是极不懂得新的。上海人向来把新当作出风头的重要观念，专盲目去寻那个新。也从不问何以要把这个变了？这个新的是不是要比旧的好点？这些都不是一般上海人心中的问题！他们所要知道的，是翻新之后，是不是可以格外多出一点风头！所以新思潮到了上海一般人眼中，也不过和游戏场中新到一种奇人奇兽一样，大家一哄看去。你要问他们，这种畸形的人怎样长育的？这种兽是那一类？叫什么名字？他们顶多也不过把人家告诉他们的话，重新背一遍给你听。再要考究下去，他们再也不会知道的了。他们本来是想着希奇，何尝想去知道呢！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新思想，自然不会领略他的真意义，又何从有真正的感受，又何从有明切的注意。

还有一层，比前边所说更有关系，就是上海人对于他们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不快或痛苦的感情（feeling）。大凡人生行为以智

为动机的少，以情为动机的多；如没有情感的色彩，做一件事都是浮表的，不是活泼有生气的。就上海人的本心讲，他们实觉得社会改造，家庭改造，思想改造，都是一堆废话，他们丝毫不觉得现在的社会，家庭，思想，有什么不适宜的地方。你要强迫他们去改造，说了许多改造以后的幸福，这不是做梦吗？再进一步研究，何以这样污浊沉死的环境很少觉得痛苦？这一看上海人镇天的生活便很了然。上海无论什么人——贫的富的都昏昏深浸在物质海里。富的已得所求，便欣然享受去了。贫的未得所求，用种种手段——正当或不正当——去达到目的。如目的已达，便又变成富人。富人淫纵，穷人诡诈，所念念不忘总离不了物质界。人对人，除金钱以外，所谓关系竟绝无仅有。家庭及社会的改造，自然是一种废话。大有所谓“瑟虽工，如王不好何？”的空气。我们虽保留着新运动在上海的希望，但是也不过是个希望罢了。

说到第三部分，先要申明，青年在上海的危机很多，并不仅如我所说的，不过我所要讲的是很重大的一部。前边已经说过的弊病也不再包在内。

我们先要明白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怎样？有人说，环境足以改换气质品性的。有人说，环境的影响随着个人的主观迁变的。我以为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是很大，但人性也不是“遇方即方遇圆即圆”，专跟着环境走去。环境最大的影响，只是把人的本能重新组织一下；那一种本能和环境适宜的便充分发展；其他和环境冲突的便压迫下去，不能循经常的进程发展，另寻条迂曲的路。本能畸轻畸重的发育，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有许多的本能尽管压下去，但总依然存在，依然要得他的满足。环境势无论怎样大，总没法把本能消灭了。

有一种本能时时要贻累人生，对于青年尤甚，对于环境不适的青年尤甚。这叫着性的本能（Instinct of sex）。奥国心理学者

bbs.hlmbbs.com

Freud 推究一切精神病之根株都导源于性的本能。他这种主张未免过偏一点，没有得多数赞许；但性的本能确最易引起精神病狂，这毫无疑义。上海的社会实最容易过量发展性的欲望。公共娱乐场无非是满足性欲——直接或间接——的地方。在这种环境里面，一般的青年，有下列两种危险。

（一）性欲被抑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会引起精神病。因为无论那种社会——就是上海，对于性欲决无绝对放任之理，多少要有点制裁：或以经济压迫，或以舆论威力制止。再退一步讲，没有社会的制裁了，但挫抑难免不起于性的对方。这些危机总是难免的。

（二）性欲被纵的危险。性欲既一方被抑，而一方又被纵。繁盛的都会，娼妓遍有，佐以万恶的金钱，于是性欲一纵不可收。结果显出性的本能畸重的现象，或隐于自杀穷饿，或入于疾病潦倒。因他种本能既被迫不得满足而望冲突，造出不安扰惑的心境。

性欲既很危险，上海社会又适宜于他的发展；所以多数人都因惑于此，组成有病的社会。辗转相因，个人被社会所害，又转而害社会。青年既多堕落，所以真成黑沉沉无边的上海了。写到此，天夜了，笔倦了，话也完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bbs.hlmbbs.com

现行婚制的片面批评*

我们若较逼近观察现在的社会，不但觉得愤怒，并且深深感着哀怜不安的情绪；尤其对于两性的接触，他们所谓婚姻这件事。我这篇文字是被情感逼出来的；但我却想竭力去减少这里边不合事实的误谬。

现在所要说的，不是婚姻制度的来源变迁，是要批评推究现有的事实，就是要说明现今婚制在社会多数人的心理上的存在。

他们的心理可分析成三方面。现在分三层说，再加我的意见。

第一，要知道他们对于性欲意义了解的程度。他们实在是全不了解。他们把性欲当作一部分人的专有品，一种暧昧的趣味。所谓一部分人指成人的男子而言。若对于女子或近青年期的儿童，性欲的色彩是迥乎不同的。他们把这个当作一种羞人的秘密。家长也摆着一种怕人的脸，仿佛告诉他们这里边有个魔鬼，万万不可去沾染。因为性欲的自由，原是有限制的。“州官可以放火，百姓

* 原载1921年10月《新潮》第三卷第一号。

bbs.hlmbbs.com

不许点灯”，这是很妙的譬喻。

但误谬还不止此；很奇怪的是把两性关系和性交这两个名词，解释成一个意思。男女间除掉性交，若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也不是他们所想得到的。所以他们以为男女的交际，若不是有“礼防”，没有不发生性交的；好像干柴碰了火，若没有东西遮住，一定要烧起来的。这种观念，如果研究他的历史，这本是当然的结果。凡从古到今，主张“名教”“礼法”的人，没有不把人性看成兽性的。若不如此，森严的“礼防”做什么用？第一个主张隆礼的荀况就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见得这种观念，是从祖宗谱上传下来的。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说法，他们只是挠他们的胡子，叹他们的气呵！

再看他们怎样处置性欲？这差不多是没有方针的。表面上讲，既提倡礼教，总该严格的防止吧。但实在不然，礼法所禁止的只是一极小部分——女子对于丈夫以外的男子。除此以外，只是无限的放纵。男子有外妇和妾，是可以的。狎弄娼妓优伶，是可以的。女子对于丈夫任这情欲的妄求，是可以的。我以为名教先生对于性欲的态度，未必就比那班主张废婚姻、实行自由恋爱的人，更添些严重。但在礼教森严底下，性欲可以如此猖狂，终究是可惊异的。这其中原因，我臆测为“后的观念”。一向中国社会，对于血食继承，是很重视的。既只承认男统，所以男子才可以多妻，既“血食”重要，所以奖励妇人的生产。性欲原来是生殖的因；尽管是羞耻秘密，也没法去遏止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老先们不得已的苦衷。

这几种心理明白了，再看现行婚制是不会觉得奇怪的。

1. 性欲的公开，既限于成人的男子，当然不能有性的教育；

2. 两性间除性交外，没有旁的关系；故未婚的男女，在礼法底下，不许有交际的自由。且婚姻的目的，既只是肉体机能的满

足；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有存在的余地。

3. 性欲既大部分听其自然，故男子多妻，女子的生产繁多。一部分被压迫；故女子严守贞操，养成一种反自然的心理和生活。

这样看来，他们的心理和办法倒是首尾相应的。不过他们带上一副深色的成见镜子，以为如此如彼的，实在是不如此不如彼。我现在分别加以批评。

把性欲看作一种很深的趣味或羞耻，看法虽不同都是一样错的。性欲的神秘，本来就是生命的神秘，是在哲学上讲的；我们可以暂且不问。就事实说事实，性欲是遍于生物界的一种原始的本能。他的发现里藏有一定的期间。他的作用就是保存种族，继续生命。既当不得像鸳鸯蝴蝶派的文人这样赞美崇拜，也用不着扭扭捏捏装出假道学的面孔。性欲的早熟有生理上的危险；所以儿童不到相当的年龄，不该给他这类刺激。若到了性欲冲动的时期，便该有一种性的教育。使儿童知道，性欲是什么，他的机能是什么。不然，只是秘密着，儿童被好奇心及性欲激动，或用一种间接反自然的方法，以求本能的满足。这类事例，中外都不少，很足以妨害社会的健康。但被有胡子的人听见了，不要"掩耳而走"吗？

他们把男女关系，仅仅看作一种性交。这个错误也不小。性交在两性间的重要，我不想否认；但岂能便武断没有旁的关系存在。我想知识上的结合，朋友的情感，多少是可能的。还有一种过程与性交占同等的重要，相似而不同，叫着恋爱。性交和恋爱的分别，本不是绝对的。但我们可以说，性交是一种本能的动作，伴着一种情绪；恋爱是一种很复合的情操。情绪和情操的分别，学者异论很多，不必在这里细讲。简单说来，恋爱是性交以外，伴着其他高等心灵过程的。就是说恋爱包着性欲，但不仅是性欲。人类的结合，在社会进化以后，大半需要恋爱。但旧社会上却否认

bbs.hlmbbs.com

这个事实，且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以为这种碰运气的婚姻，结婚的双方决不会不满意的。两性只要性交满足，就算完事，别无所谓选择。即使选择，也不外双方的家世，男子的财产职业，女子的相貌罢了。至于品性气质如何，知识程度如何，又何必过问！若说双方身体上结婚的资格（如白痴，低能，精神病者，有传染恶症者，概须禁止传种），他们更以为是一堆废话。但他们空想也太离奇了，家庭中的“怨偶”难道说是少？他们也只好开着眼睛，说人家命该如此。咳！命该如此！我和他们说些什么好！

社会强迫女子守非人的贞操，另在社会制度上有个来源，批评也很多了，现在存而不论。我总觉得名教先生处置性欲的办法，实在叫人不能满意，无从替他辨护。像现在社会上，性欲这样放纵，是可惊可怕的。名教的大旗仿佛便是兽性的护符。试放眼看都市间的娼寮台基公然挂起招牌，这里边意义是什么？日刊上杂志上所登的什么曲、什么歌、赠某某这类大作，书坊所售的《黑幕大观》、《妇女秘密》这类书，里边意义是什么？梅兰芳像姑式的戏在全国这样风行，里边意义是什么？眩装的男女们，在公共场所“搔首弄姿”，里边意义是什么？低能夭折的小儿如许之多（虽没有统计，我臆断一定如此），里边意义又是什么？请主张礼教的先生们来回答一下。我并不把这些现象，都归辜于名教。但名教不能防止社会的堕落，已很明白，我们岂能再把这个做行为的标准。社会这类现象，我都把性欲表现的过度来说明这些，或者有不以为然的。但性交不过是性欲最直接表现的一种，其余还有许多间接迂曲的路途，性欲也在里边活动；这是可以承认的。我们既要观察一种社会状况，不可被他外表形式所骗，需要追求这隐微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但我并不是说性欲是恶的，须得去压制他；压制性欲，也有很大的危险。况且人性的善或恶，到了现在已经失了意义。我们

认定性欲是一种本能，本能是可以被教育或习惯改造或利导的，所以性欲也是可以如此。性的本能是造成青年期危机的一大要素，教育者如不注意，便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我略说我的意见，做这篇批评的结论。

统说一句，只是用恋爱来代替单纯的性欲，完全发展人性来救偏枯的弊病。现在举几条想得起的具体办法。

1. 达情欲期的儿童，应有适当的性的教育。

2. 两性间有绝对的交际自由。

3. 以恋爱为婚姻的根本条件：恋爱消灭，即可任意离婚。

4. 在结婚期间，双方应守对待之贞操。

5. 提倡晚婚和限制生育率。

这种主张或者有人觉得是陈旧而不彻底。但我相信真理只是一时的。时间的谬误，不但现在人说过去话的不免，就是现在人说将来话的也不免。再高远一点的论调，设法实施也是枉然。废婚姻这类办法不妨留给将来的人们去做。我们只要能把可以做的事情做了，社会上同时人们的幸福已经增加得很多，正不在会不会唱很高很尖的调子。

至于实行手段是什么呢？只有改造社会制度，和变更经济组织的状况。但根本的根本，是多数人们真心的觉悟！万万人想望着的事，自然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啊。

一九二〇，十一，十六，作于杭州。

重来者的悲哀*

(一)

一切都沉默下去，是我重来北京后所觉着的空气。这固由于我个人方面的变化，但城圈子里至少添了些较往年沉默的光景，却也无可疑的。但所谓沉默只可指着我的环境（environment）以内，不是说外界（surrounding）也是如此。日来北京何尝不大锣大鼓的热闹着，但隔壁戏听来非但没味，更令人烦闷悲哀。这些涉想，感触，自然偏向于情感的（sentimental）色彩，所以不能成为整篇的论文。有时想不开也就撇掉了，或者叹口气也撇掉了！我并不是完全不想把他们留下一些痕迹；一来我以为大半没有留存的价

* 原载《晨报》1921年5月19、21、22、24、25日，8月1、2、12、14、16日。五月份所载五天，原文依次标明一至五节；八月份所载只在第一天标明“I”，后四天只标明“续”字，而未分节。现将五月、八月两部分合并，统一分段；前五天仍保持原来五节，后五天依次改为六至十节。

值，二来空想和空论也只是哥哥弟弟，差不了许多，像我这样微细的叫声，不但唤不醒我以外的人们，并且依然迷失了自己。“问道于盲”已经可笑，盲人自荐来做迷路者的引导更觉老脸皮了！但伏园的意思，却以为这些感想糟掉可惜，劝我把他们保留下来。他既这样殷勤，我也再不使自己落寂下去。将来，若然痕迹留下来之后不使伏园失言，这就是我意外的喜悦了！

我平常很相信要解决一个问题，必定先要分析出问题的性质，了解本题以外的各方面光景，然后才可以下手。若然笼笼统统说着要如此如彼总不会搔着痒处的。我觉得西欧和合众国的社会，有许多情状和中国很不相像；所以他们成问题的在我们许还不成问题，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欧美人看来或者以为是过去的陈迹没有趣味或者竟丝毫没有懂得。所以我们处置现今中国社会的方法“途辙”，决不能整抄别人的文章来算自己的。

虽然有些人也借着中西国情不合的话头来提倡吃人的礼教，来鼓吹定造中国式的资本家，继着军阀官僚来吸我们苦人的血。但这些没良心的话的荒谬并不在所拟议的前提，是在他们的推理和结论。国情不合这句话本身原没有错，不过含义太广泛太笼统了，所以做了错误的护身符。我们应该明白指出，那一种国情他们和我们不合，才可以做推论的依据，才有了真的意义。若泛泛说国情不合，究竟那一种国情呢？怎样的不合呢？没有确认的前提便妄断礼教应该如何维持，资本家有如何的必要，这难道不是名学上的误谬（fallacy）吗？

这两段话是先感触着实事才引起的，不是因为发了言论，才在后边找些事实来证明的。现在举一个最显明的事实，譬如说“阶级战斗”。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的背景，中西国情是有点不合。但不合的光景、程度却不是笼统一句话所能了的。若细细考察起来可以做一部大书，现在只写我一时感想所及的沧海一粟罢了。

bbs.hlmbbs.com

(二)

从劳动者一面想，中西情形的不同在那里呢？我想着的重要的有两点：一，劳动组合（labour union）在中国是没有的。现存的行会也只是毫无生命的东西。有了劳动组合未见就战胜资本家——资本家在法律上经济上占优越的位置，并且劳工供给大半不易垄断，所以罢工往往无效——但反面讲来，没有组合，简直阶级战斗虽不是不可能，也必定是异常困难了。二，劳工供给的过剩在中国更为显著。原来价值（value）的决定是以求与供（demand and supply）的比例为标准的。在常识上大家也知道，东西多了价格就便宜些，说句古语叫着“物希为贵”。中国无产者既这么多，所以劳力非常之不值钱。工价的低廉是欧美各邦人士所梦想不到的。现在有许多人都在那边求为工人而不得，更不要说以要求增添工资改良待遇等等引动罢工了。况且劳动力如此低廉，过剩，资本家大有左右逢源之乐，又何惧乎罢工。现在社会的情形只是怕没人拿出钱来，不是怕没人肯拿自己的劳力生命来兑换洋钱。晏婴说得好，“踊贵屦贱”（见《左传》），现在应该说“钱贵命贱”了！“有钱买得鬼推磨”，劳动者对于这种情形，除屈服外还有什么法子？

若从资本家一方面着想，不同的地方更明白了。我们中国现在并没有很多的资本家，有的是准资本家。以前的皇族，现在的军阀官僚，都是和资本家同类的怪物，都是强盗或小偷。但资本家和准资本家的不同却也很重要。他俩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有坏与更坏的区别。虽说同是掠夺，但掠夺的方法，才力，却是大不同。欧美资本家所凭借的是法律上制度上的优势，他们的口头禅是自由契约（free contract）。他们用很精巧的方法来暗地剥夺工人的剩

余价值，有哲学上伦理学上的个性意义（individualism）做他们的护法。他们总叫工人不能不跳进圈套，不能不受约束，在外表口口声声是尊重自由——形式的自由。用譬喻来说，资本家可以说是不操戈矛的大盗，或者是飞行绝迹的猾贼。

但现在这些准资本家只可比那些“流寇”飞贼。他们的权威（authority）丝毫未尝有法律或制度上的根据。他们的靠山是地位，金钱，兵力，有了这些便无法无天的乱抢乱夺起来。所剥夺的不但是工人的剩余价值，简直是多数民众的生存权。军队所到，这地方的人民财产仿佛成了丘八先生的俘获品。以长官扣饷的缘故，兵变了更是百姓遭殃了。做了大官就可以卖差卖缺，定了价格如叫卖似的。这等花钱买来的官缺，岂有不在别处有所取偿。结果，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一切负担压到小百姓的身上，然后了结。他们做盗贼的早已发财的发财了，升官的升官了，更利害些做了太上政府了。因为不断的掠夺，所以威权渐渐加大，金钱以外重以兵力，真有指挥如意之乐。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甚而至于良心——没有不可以买来的，抢来的。即使偶有极少数的人们，很痛苦地喊了两声，社会麻木久了，也没有听见。于是又这样黑漫漫沉默下去，做牺牲者过了一代又是一代。

（三）

但如从上述的几节里面，觉得受苦的只在一方面，这也是大错的。社会是整个的有机体，不但劳动阶级，即资本家或准资本家的运命也应在考虑中间。我们不该屏除一部分人们于社会以外。苦百姓们被强盗们所杀，但不久他们便转过这把杀人的刀来杀自己。所以他们果然可恨，也未始不可怜。真实说来，在这种情况下边，被牺牲者是社会分子的全体，不专是一阶级或一群。唯其

bbs.hlmbbs.com

两败俱伤，方才是真正的悲剧啊！

做盗贼的，他们现在正志满意得着，社会上一般人也着实羡慕他们，何以我说他们也受苦呢？这意思所以近于paradoxical，因为我们平常把受苦这个意义解得太狭了，太偏主观的意识方面了。我们应该从客观方面考虑受苦的意义，应该把受苦的范围扩充到他们的子孙身上；不该仅仅从他个人意识上判断——譬如富贵人家的女子过的虽是非人的生活，但她们却觉得是享福，不该把眼光拘束在造孽者的本身。若照这种广偏的观察，“两败俱伤”未始不是事实的真相。

但这个事实是指着现在中国说的，不是说将来永远如此，也不是说别的国家如此。在现今欧美的情况，以遗产制度的关系，资本大都蝉联在少数人的血统中间，就是说享福人更享福，吃苦人更吃苦。现在中国情形却不如此，所以然的原故，一则在教育和阶级制度的影响，二则在真资本家和准资本家品性才力的区别。

（四）

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在现今中国并非最严重的问题。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多数人的无知识（ignorance）。现在较有知识的自然都不是赤贫的人，但也总不是阔人。知识的缺乏是社会上的流行病，不限于某一阶级。阔人虽有了钱和威力，却不能因此得了知识去管理他们；所以不知不觉把这个刀杀了自己。无知识的影响，集中于教育和婚制。

穷人是力不能又不懂去教育儿童，富人能却能了，懂还是不懂，所以正一般的没有机会。所谓不懂有两个意义：一，不懂教育的重要。大半富人以为有了钱，就有吃，有穿，有房子可住，有老婆可娶——总说一句，一切人生的欲望都可以满足。教育的机

能，在略贤明一点的他们眼里，至多也不过是装饰品罢了！在科举时代，学问是求功名的钥匙，在钻营贿赂时代，学问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这个幌子便可以“吹牛”出风头，大抖而特抖了！除掉这么一用之外，学问是什么？问问他们曾经想过吗？这两种人（一种是以为何必读书然后富贵，一种以为读书正为着富贵）究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竟分他们不出。似乎有教育总比完全没有教育好些；但这样荒谬绝伦的教育方针生出来的结果定要说比没教育好，也真是不大妥当的事情。

二，不懂教育的方法。在现今富贵人家，对教育的态度大半没有不谬的。但我们总不能以小人待一切，姑且假定有这种格局就是对于社会儿童有了正当的态度鹄的，但没有好的方法去达到他们，也是一般不济事的。所以不懂教育方法的缘故，自然由于做父母的自身没有受过正当教育。如此因生果，果又生因，一代两代连绵下去，终久受了自然淘汰然后了结。不如此不算悲剧；如此才是真正悲剧！

除掉教育就是婚姻能决定享福者的运命。婚姻决定运命的威权是在遗传。因为有遗传的影响，所以祖父造下来的孽，才会在子孙身上发作（见易卜生的《群鬼》）。在这样严酷的情形下边，有钱没知识的人并不加以考虑，也不觉着担心，只是随随便便着。这里面的危险也不问可知了。我从前看见一本讲卫生的英文小书，记得有一句话很动听。这上面说，“你必定要听从这些法则，如你必定不愿意，那你就不听从好了，但你却逃不了受苦。”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未免把他的威权看得太大了，也未免把自然姑娘的威权看得太小了！只要你愿意，你要如何便如何；但是你的子孙不免要受优生学者的处置了！自己种了树，总有果子吃的，等着吧，等着吧！

他们对于科学上确证的事实，或者是没懂得，或者是听见但

bbs.hlmbbs.com

当新闻似的依然，怀了还和没听见没懂得的人一样。这真是无知识的恶结果，真是可怜的人们。即使偶然自己发现了悲惨的结果在自己的儿孙身上，也只是叹口气，归之于“运命”、“气数”、“没奈何”。其实，没有种因以前有什么奈何不得？只怪自己糊涂罢了！本来现今的婚制既不顾着双方的恋爱，意志，也不顾生理上结婚的资格，只是什么家世、相貌、八字等等。他的荒谬滑稽，在世界文明国中间若不是绝无，总是仅有的了。

（五）

我们这些准资本家杀人还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品性的卑劣，才力的缺乏。欧美许多大资本家，我们无论如何，总认他们有很好的天才。他们原是掠夺，但都有掠夺的能耐；并且这样掠夺大半由于私产制度的自然结果，不都是意识上的意志，态度。在这点上他们的品性总要比中国这些资本家好得多。况且他们所营求的虽是财富金钱，但所以营求的因由，或爱伟大，或爱名誉，或为社会服务，决不是仅为自己的享乐奢侈，或为子孙万世之业。所以这些资本家并非全无社会的价值，我们不能以掠夺两字，一概抹杀的。至于看到我们这里就另是一种景象了。他们所会的只是蛮抢蛮夺，自己本没有什么才力，真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所有富贵全是傥来的，连他们自己都快活得糊涂了，竟忘其所以。这种钱财传到子孙如何能保得住；因为他们只把财富留给子孙，不把管理增进财富的方法传给他们。为什么方法不肯传授呢？这不是不肯，他们自己本没有学会什么方法啊！

富贵人家的子弟保不住遗产，这不过是一方面的恶果。但这还是小小的，更有比他大得多多的恶结果。这就是在积极一方面养成骄奢淫荡万恶的习惯，品性；在消极一面，麻痹人所应有的

必需要的一切活动力(activity)。这个损失恐怕要比千万万财产的耗尽还大得多,原是无价的,即使有价,也就大到不可思议了。杀了一代,便是杀尽这一血系的无尽将来。想象吧,这个损失有如何大。

这种悲惨的景象在欧美资本阶级中也是不免的,但决不至像我们这般明显利害。所以会如此,即在上边说的财富消耗的方法不同。求财如全为自己的享乐奢侈,则儿童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影响,自然是麻痹性的。如求财为子孙之计,势必至于减少儿童的活动,努力,养成因循依赖的心理。人的可能性原是很易屈曲的(flexible),有了那一类的境遇,刺激,自然不能不造成那一类的品性。虽不如古人说"欲方则方欲圆则圆",但总很容易适应变化的。我们读了《群鬼》这类悲剧,觉得很刺激似的,其实千千万万的牺牲者正在我们同时同地呢!

我所说个不休的,在现今的历程里,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大家得不到便宜。照这样的光景,天荒地老的沉默下去,我真忍不住了,发了喊了。路程无论如何困难,代价无论如何大,我总觉得社会改造的事业不可再缓了。非但阶级战斗以外的法子,即使阶级战斗我们忍到现在也无所恤了!文化一般的堕落,毁败,消沉,但被血洗掉的总比被金钱买去的、威力抢去的值得多多了!我们爱人间应有的正义更重于爱和平了!

烦闷生出绝望,绝望生出悲哀,悲哀透过了,我真忍不住了!

一九二一,五,十一。

(六)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上海住了一年半,那时在回想上海所

bbs.hlmbbs.com

留的印象是可爱的。这因为小孩子的眼光和成人的观点有些不同，于是所观察的现象也不同了。在当时觉得好玩的，于现在的我，假定在同一的光景里，或者竟觉得可厌而且悲哀，这也是说不定的。况且回想的经验和原来的感着的是否相符，我们很无从考较。不过以我的偏见，觉得其间有许多差别，这个假定的或然性总是很大的。

总之，在回想上确是一个有趣的梦境；而这个好梦都被我重来上海这件事实，完全打破。这就是我感着的痛苦，做这篇小文的动机了！本来想题做《失望的回想者》，后来因为在北京曾发表过性质相似的论文，于是就改用那篇的原题了。

甜美的空气被事实消散尽了，热烈的我冰冻住了；所以虽用带情感性的标题而文章却不能与题相称。这是与在《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风格大异的地方。我前年曾有一篇批评上海社会状况的文字（见《新潮》一卷三号），现在可以继续讲下去。

以上海与伦敦、巴黎等一比较，有个很显著的区别，就是上海是殖民地式的都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凭借外力来的。所以上海的姊妹都市，不是伦敦、巴黎，是新加坡、孟买。这个区别，在观察上海社会情况极为重要。她的表面上兴隆，原因在此，她的骨子里堕落，原因也在此。我们从欧游路上，经过许多殖民地都会，一方面觉着西方民族性的伟大，一方面觉得土人的野蛮，愚蠢，可怜。这种印象在游客心头，人人如此，而在我们又怎样难受。因为一离马赛到上海，无论在那里登岸，总是一样的空气。所以西洋人说中国人是半开化的土人，我在情感上如何能忍受，在理性上又如何能不忍受。

殖民地式的都会最令人厌烦的地方，是表面上庄严灿烂，什么道路，房屋，码头，公园，甚而至于大部分人的衣服，饮食，大

半欧化的，都是尽善尽美，无以异于西洋都市。至于风俗人情上细细考较去，便依然一二千年前蛮野状况。这种不匀称的对照，使游客们为之叹息，觉得经济侵略如何可怕，劣等民族的运命如何可怜。但返观自己也受这运命的支配，便又怎样呢？

住在上海的人觉得自己很出风头似的，对于乡下人总是骂他"寿头"。其实呢，如稍有比较眼光的人们，便很能明白自己在各民族间的地位，不消我多讲的了。各杂色人种在欧美殖民地上所受的待遇，就是住在租界上人民的一个着衣镜。自己什么嘴脸，虽看不见，但在镜子里总可以知道一点。若对镜子还是朦胧着，那就再没法子，只好让他洋洋得意直到老死。文字的效用原不是没有例外的。

(七)

中国的上海这个名词（term），是不合事实的，我们说中国人住在上海似乎较偏近真相一点。至于法理上条约上的解释如何，这对于我们谈社会状况的人很无关系。我们只认定事实，实与而文不与，就算等于全与了。上海属于中国的真意义，除掉历史的踪迹，法理的争执以外，就是上海的居民大部分是中国人，此外再没有理由可以说上海是中国人的。

我们既晓得上海是殖民化的都会，是借外力发展她工商业的，又晓得她的旧主人是中国，她的大部分市民是中国人；当然可以知道要做一种有条理的观察批评是很复杂而又有趣的，在我这篇粗浅文字中间，当然不胜其任，况且也没处去找统计的材料，所以只能算作一种个人的感想，不能作为客观的探讨研究。

有一个观念很流行而实在是错的，就是把上海当作江南的标准型式（typical form）。有许多北方的朋友们，因为在上海闹得

bbs.hlmbbs.com

“乌烟瘴气”，就把这些现象都归罪于南方人的性格不良。我们并非说南方人性格没有弱点，像他们批评的。但上海社会的堕落沉沦却并不由于此，所以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只因为上海在扬子江流域，所以我们南方人居了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若天津港口也如上海黄浦一样重要，北方行省的交通物产也像江南一样方便丰富，那么，天津又何以异于上海。我们举个例讲吧。闽粤两省人民和马来土人，他们的气象性格与江南人是否相同？这是无疑义的不是。但南洋一带商埠，其堕落光景并不亚于上海，这是什么缘故？可见民性的刚柔缓急，不是社会沉沦的一个主因。

况且说上海可以代表江南的人，他是决不深知江南内地情形的。江南因水土气候较为调节，所以大部分人的生活不如北方的艰苦，因而性格不能如北方人的坚忍刚强，这纯然是事实。但很不能因此推断江南人个个好吃懒做，狂嫖滥赌，像上海这些滑头流氓一样。内地的农工商，以我所知道的，还是朴实的多，奢淫的少。上海这些“窑姐式”的妇女更不足代表江南的妇女。江浙两省，女人大半是养蚕，也有帮着男人在田庄上做工的；这怎能和四马路的野鸡合为一类。依我的观察，南人虽因环境关系不能像北人这般刻苦，但勤俭的习惯并不见得逊于北人。

相信这一说的人，最草率的地方是忽略上海发达的成因。把社会的黑暗一概直接归罪于个人性格的卑劣轻浮；而忘记许多制度上经济上的要素。这些要素实在是决定社会升降的枢纽，比地方性的区别重要的多。

（八）

自己没有智力才力来发展工商业，请人家来代庖，所生的悲剧就是上海。因为有外人，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繁华的上海；但也

因为有外国人，所以上海这样黑暗。我不是说社会上的堕落作恶都是欧美人做的，我是说他们间接给我们许多恶果。这也不怪欧美人，该怪我们的不济。我们若能自己奋起，不借人家的光，上海也不妨和伦敦、巴黎，并驾齐驱。

这似乎很奇怪的。西洋文明是我们所艳羡的。他们国内社会的状况秩序，也决非我们东方老大国民所能及的。但我为什么把上海黑暗的成因一切归在外力这个原因？

西洋人来通商乃是变形的侵略，不过从军事的一变而为经济的罢了。杀头流血的死也不见得比穷饿劳苦的死有多大的区别。既然是一种侵略，当然“见义不顾见利必趋”，什么社会民生上的安宁进步，谁耐烦去问呢？我去年在伦敦，听人家讲唐人街的赌风。我说：“警察难道不问吗？”他回答得妙：“英国人他不高兴替我们中国管百姓。”这个态度固然是伦敦警察署的，也就是上海工部局的。他只要能顾全他的侨民，至于我们中国人民的狂嫖滥赌，他何妨睁眼闭眼让你们去。他干涉你们无非白费气力，有何便宜，他不管有何吃亏。他愿意在旁边批评笑话你，他却不肯越俎代庖的。

不论你们的利害，厉行我们的经济侵略方针，这是西洋人几十年在上海的态度。所以西洋物质文明源泉滔滔不断的流进黄浦江来，而社会的组织，思想的方法，这些乖巧一点不教我们，于是造成畸形的上海。原来人类的心灵有两部分：一是较原始的，一是较进化的。罗素所谓占有的冲动和创造的冲动。这种原始的本能，欲求，其决定行为的威力，即在人类依然较智慧为强。若给他们许多过分的刺激，更属一发而不可收。上海社会堕落的总因，粗简说来是用西方单纯的物质文明，来开发鼓励中国大多数无知识人民的原始本能，欲求，这些心灵历程，本不能说是恶的，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正有相当的价值。但早期或过度的开发，确是有害于社会和个体的健全。这些考虑是我们自己切身的事，在侵略

bbs.hlmbbs.com

者的心里，简直是废话，不成问题了。

俗语说得好，“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这因为兵是反理性的，所以使虽有理也无从讲的了。商战时代的商人和兵战时代的兵是一样的。一个有刀可说，一个有钱可说，却两个都无理可说。兵是反人道的，但吸血的资本家几时知道人的意义。他对于本国的劳工尚且要压迫，何况我们这些异种异国的人民更无所顾忌了。上海深中物质文明的毒，把人民的性格社会的基础霉烂完了。而西洋来的又肥又大的商人的钱袋都已饱满了！他们固然很满足，但我们被牺牲者何以堪呢？

（九）

在畸形发展人的心灵以外，还有一种极大的恶影响，结果使西洋人也分着一点的；是因外力侵入的关系，使人民的自治力完全麻痹，而社会制度不生效果。上海是被征服的地方，中国人在上海的是寓者，所以地方行政上丝毫没有干涉的权利，当然是全体在上海的中国人没有市民权。我们俯首听命于外国人，他要如何便如何，既不能反抗也不容商量，只是无条件的服从罢了。

市民权的丧失，一方面固然是吃了大亏，譬如颁布苛酷的条例法令不能抗争，许多有利于社会全体的设施不能实行等等，在他方面更有较深的影响。大凡绝对服从惯了的人，会被治不会自治。只要没有法律来干预他，便逞心逞意的胡闹。像小孩子似的，保护人不管着他，他就到处去闯祸了。举一个实例讲罢，污坏道路巡警照例要来干预的，但在小巷里面巡捕不注意的地方，便糟得臭不可言。这很可以代表上海居民的脾气了。况且上海的巡捕房也松懈得很，仿佛是只煨灶猫，老鼠并不怕他。我今年七月十二到上海，夜间十一点过长滨路，看见电灯底下聚坐许多光着身

体的人，更妙的一个巡捕站在旁边，好像专为保护他们似的。这种怪现状，虽以黑暗的北京夜间而论，在大马路上决不能如此，真为上海所独有。我在上海居住时间颇少，不能多举实际的例证，即此一端，读者也可以举一反三，推想上海的光景了。

因为侨商占绝对优越的地位，在他们的殖民商埠上，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的性格也恶化了。大多数在东方及非、澳两洲的西洋人，都是他们本国的败类，并且出国时品格大约也不很坏的，后来在殖民地上自己渐渐地堕落下去了。等到他们回到本国去，就成为社会的祸害，无以自容于中上等社会。这种东方化的西洋人，在中国的较好，在南洋群岛的便糟，这是我所亲见亲闻的。大约他们堕落的程度，以其居住地方的土人的野蛮程度为正比例。堕落的方法一面是同化于土人的恶习惯，一面是骄奢放恣。我在欧游船上，有人告诉我，南洋岛里土著妇女，英国人看上了就抢了去。这些人在英国自然是败类，但大不列颠人的威武真是泱泱大国之风啊！

（十）

没有自治能力的人民，当然不会有正当社会制裁的。所以无论什么罪恶出在上海，终究是平淡无奇，不足动心的。报纸上每天总有半张叙述那些奸杀拐盗的事。记者和读者都当作家常茶饭看。虽然说实在太多了不能引起人的注意。但社会上竟无毫丝的制裁力，这在中国别的都会也很少见的。

在上海所以社会制裁这样无力的原故，恐怕我一时不能备举，先把想得起来的写在下边。一则上海土著很少，多半是各省流寓的人士。往往有许多事情在本乡不敢做的，而在上海竟公然做出来了。这因为在本乡做了恶事终身不齿于社会，在上海则踪迹飘

bbs.hlmbbs.com

流无人注意。二则在上海有便于作恶的环境，所以人敢于为恶。人人敢于为恶，社会制裁力当然失其效力。三则上海报纸林立，却无一个公正严酷的舆论中心，行使社会制裁的威权。太不得了在五、六版上登上一段地方新闻，也丝毫不足以使人有所忌惮。四则健全的舆论必依赖于学府，行使社会制裁亦非有中坚人物不胜其任，上海所有的是小政客、流氓的党会，遗老遗少的诗社，没有的是高等的学府。印象很幼稚的北大，在上海却也没处去找。积此数因，故堂堂的上海，竟使狐鼠白日猖狂了。

回想中的上海虽然可爱，但重来的我又怎样能保持这醉恋的蒸气不使他飞散呢？

一九二一，七，二十三在杭州城头巷作。

生活的疑问*

“我爱生命，我爱快乐舒适的生命!”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谁都愿意好好的活着，这本不消说的。但我却不禁因此引起许多疑问!

大家知道要活着，但为什么要活着呢？说我们喜欢这样。不错！但你喜欢怎样活着呢？这个问题极有意义，历来许多人们偏似乎忘了他，真真是可惜，不幸。譬如我问你：“你愿意杀了你的兄弟姊妹们去活着吗？你愿意抢劫了他们的衣、食、住居，去活着吗？你愿意像娼妓似的把人格换了钱财去活着吗？总一句，你愿意把人生的意义仅仅看作抢夺和买卖吗?”人间有些光呵？恐怕总有愤怒的声音说着“不是”!

我们要快快活活的活着，但更要依着值得活的去活着。换句话说，我们真需要的是有价值的生命，不仅仅是生命，也不仅仅是快快活活的生命。更聪明些说，真真的快乐，没有不在有价值

* 原载《晨报》1921年9月14、18、19、20日。

bbs.hlmbbs.com

的生活中间的。我们不该把乐利和性能刺激的满足解作同一的意义，这种偏狭误谬的乐利主义（utilitarism），使人生颜色变成卑污无意义，终久引到厌世绝望的路途上去。

但是，我们要寻找有价值的生活，这也是依然泛泛的话。怎样的生活是有价值呢？这个是人生哲学上的大问题，自然不容易冒昧的去回答。我试想这种生活至少必具有下列三种的要素：

一，纯洁（purity）。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反面着想。社会上很多的人都无所事事靠着遗产生活着　他们遗产的来源，大多数是间接或直接掠夺来的；这类生活有纯洁的可能性吗？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受不着好的教育，终身做资本家的牛马，他们有享受纯洁生活的机会吗？穿了花花绿绿的衣裳，肩上扛了枪，发昏似的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怕道这类兽性的生活也能得着纯洁吗？男的女的都心甘情愿把人格变换了洋钱、钞票、支票簿子，这些人也懂得纯洁吗？

除去了这许多分子，社会上能享受纯洁生活的人有多少？不希望等于零，也不见很多于零吧？从严格讲来，没有带着罪恶的人世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说个个人真有犯罪作恶的intent，只是说罪恶的担子，在现今万恶制度底下，没有人不分着肩负的。这些罪恶虽大半是社会性的，但我们希望的纯洁生活已被他们打得烟消雾散了。从前在苏州听见宣讲福音，说人人都有罪恶，都要求主的饶恕，我当然很愤怒，心里想你们何以敢断定人人都有罪恶，这不是糊涂极了？现在想想实在是我的糊涂呵！回头二十年来罪恶怕是少了！只是求谁的饶恕呢？

二，调和（harmony）。我们现在觉得活着很烦闷无聊，除掉反省自己的罪恶之外，就是犯着生活不能调和这个毛病。人生具有许多异样的欲望和性能，各各努力去求他们的出路——有了出路就生出满足。但在现今制度下边，各方面匀匀称称的发展是大

多不可能的。人人各为他的地位、环境、职业的规定，把他的活动力压迫到很狭的一条路上去。但生来的素质，倾向，总不能完全消沉下去，总是不息的在背地里反抗外面的压迫，结果便生出种种不幸或者竟至于发狂，自杀。

"齐一就是丑"，这句话真不错。无论什么境遇，处久了没有不厌倦的，厌倦极了没有不很痛苦的。无论什么迷人的——饮食，衣服，男女，等等——永久不变的伺候着你，终久没有不讨厌的。甚而至于读书，服务社会这些很高等的趣味，若只是"呆读""死做"，也依然丧失了灵性，留给我们许多不快。但这些单调机械的生活是社会制度的自然结果，若不在根本上下手，便没有改良的可能。我们必先达到了共同生活，然后方才脱离现在所身受的痛苦。共同生活这个理想一天虚悬着，我们就一天掉在烦闷的污泥里面。

三，扩大（expansion）。这和上节说的有相联的关系。我们若永久守着狭小的为我主义(egoism)，如何可期共同生活的完成，如何能够得到生活上的调和？扩大的真意义就是打开"仅仅有我"的明光，使他知道同时同地的世上，果然有我也还有人。排斥的为我主义者，他不是不为人，是不能设身处地想象我以外还有他人的存在。我在从前做的俳谐诗上说："见善不为，我则未信；诚未见耳，岂不为也。"杜威教授在他和 Tufts 合著的《人生哲学》上面，引 W·M James 的话："当我为爱己心驱迫着，去占据我的座位，而妇女们都立着。我真真所喜欢的是这个很舒服的座位。我很原始的喜欢这个，仿佛像母亲爱她小孩似的。"（原文见 James 所著的《心理学》，卷一，320 页。）杜威自己说的更明白："这个人所看见的，单是这个座位，不是座位和妇女。"（见《人生哲学》十八章 381 页）这种盲目性的为我主义，虽是可怜而不可恨，但生活上的意义却因此败坏颠倒。世上那些悲观者很异常的发愁他的运命，际遇，

都是因为为着自己太多了的缘故。要晓得生命的保存，继续，生长，都靠错综广大的有机体，不是个人单独奋斗所能成功。助人和自助，利人和自利，这些中间没有清切界限可以划分。只有眼光短浅的人们，才觉着损人有利己的可能啊！

这种很原始的爱己心，在意志上行为上自然有很强烈的冲动力，且更强的智慧去抵消他，去管理指挥他，本是件极难能的事。何况外界的势力都帮助这类盲心性的发展；经济上各种情状，物产制度和家族制度，家庭的和学校的教育威权都在那边拘束限制人们的眼光，生活，萎缩人们的同情心。现今一般人家流行的缺陷，是不明人和我的关系！偏狭的利己心，再进一步是把反来的关系颠倒过来——损人变成利己的历程中间一部，更进一步简直以为损人就是利己了！我们每觉损了人不利己何必如此，这类抱恶意利己心的人却觉得，我虽无益你却损了，即消极的于我有益。这种明白的恶意也没有什么奇怪，不过由于一种顽强无理的习惯。习惯之成就另有许多要素去决定他，也非是全是个人的过失。

总之，这一幕滑稽的悲剧不了结，生活的纯洁、调和、扩大，总是没有希望！这就是说我们总不免做一世的罪人，即不是罪人也必定是终身的囚人了。我们无论如何憎恶，愤怒，跳着，哭着，但事实的铁锁已决定我们的运命了。我所深切感受着的岂仅仅是穷困、失意、愚蠢那类的不幸，是我的脚跟有生以来沾上说不清的罪恶痕迹，到了末世，或者更可怕的到了我的子孙！我不能反省，不能回想我二十年来的罪恶，更不敢推想到将来依然如此。我不存着心去做恶事或者算不得罪恶也可知，但毕世喘气在罪恶的海里，即真是算不得罪恶，你试想着于我有何关系？

“把脑子卖给富人”，罗素先生的话说得老实得很，至于你愿不愿，这又何必问呢？问了你，怕道你能照你所愿意的去活着

bbs.hlmbbs.com

吗？

结了本题，怎样的活着？我说：我们既离不了现在，能够怎样活着就怎样好了！

bbs.hlmbbs.com

东游杂志*

(一)

昨日临发上海时，与众友人作别，顿感人生底空虚。佩弦、振铎送我登舟后，在夕阳明灭中，乘小轮返沪。渐行渐远，颜色已不可辨识，似犹见两君挥帽送我。此等怅惘，似觉比去国离乡更深一层：因对于国家乡土尚是暧昧的依恋，惟友情之爱为情感知识安慰底源泉，是光明底结晶体，是人间底一根剪不断的带子。振铎送我时说："你须对中国致个敬礼。"但我现在想，于其对故国致敬，不如对友人致敬更为妥切。严密讲来，真能当我底敬爱的，不是全中国，乃是中国底几个人而已。这自然是我底狭小，但真的感受是如此的，使我不能为自己深讳。我不愿意夸饰，因为要比狭隘更为可耻。我登舟别二君以后，心境幽昧而麻木；幸伟大

* 原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3日、19日、20日和9月2日。

渺茫的海天，足使心灵底急流返于平静。所感到的，也并不是明活的悲哀，只是朦胧的凄奇之影。自然真是慈母，只她能拥抱这于沙漠中失去甘泉的游子。海在那边怒吼，天在那边低沉：他们虽没有说什么，但我确能听到安慰底声音。

（二）

圣陶临别的时候说："将要离开一个地方，似乎那一个地方底一切都来压迫我，仿佛都说'快走罢，不要你了'！因压力愈迫愈紧，我们终于上了旅路。"这真是极切当的话，我觉得不但环境是压迫我们的健将，即我们底自由意志，到那时也成为一种压迫之力。昨日底意志，今日底运命；那里有什么真的自由？在我旁的一切只构成了一个笼子，人底一生只在笼子里面蒲伏呻吟。他们最喜欢说的是自由，但他们永不知道自由是什么。

（三）

海洋中的生活，人都说是单调。确是不错。但我以为有两种好处不可埋没：（一）在海上最静，最适于疲劳于活动的人。在山林中虽是幽寂，然尚须治生计。若在海船上，则饮食坐卧均已安置得十分妥贴，可以毫不费心力。（二）在海上容易养成一种忍耐和平的心境。这对于天才虽或是一种变形的桎梏；但对于我们常人却很有益处。我数次海行，虽均心境恶劣，但平心论之，非海行之苦，乃离别之愁思所致。惟数十日间，与世界隔绝，孟真曾比之以"宫禁生活"，确是海行最苦之事。至于晕船与起居底不习惯，都只是表面的痛苦。我个人底经验如此，曾作长途海行的读者以为如何？

（四）

中国号船上，有欧美底贵族气息，金钱风味，却又加上东方底乱七八糟的空气，真使我十分不愉快。中西合璧，大约都是这样的一回事。我愈觉得调和妥协是欺人之谈，是腐败底根源。即现今有人说，我们要图东西两方文化底沟通；但东西文化究竟有无沟通底可能，却真也是一个疑问。以我个人底判断，似乎东西底根本人生观很难得有沟通之路。即其余零碎的小节，也是每一发须牵动全身。要说调和又谈何容易？我原不是以为调和是绝对的不可能，不过以为不能如此简单，容易，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他们所以喜欢这样说，也并不是有真心的崇仰，只为自己出风头，造机会，做个大滑头而已！岂有他哉！

（五）

船中生活虽称单调，但东西人士每每群糅，故人生颜色亦颇具复杂之致。西洋妇女，最喜欢向人弄姿作态，寻欢索笑，殊觉可厌。有许多中国妇女尤而效之，借以表明其曾经欧化，可谓无意义之至！世上只有小孩是真活泼的，如西洋妇女之活泼，是由矫揉造作而成。冷眼旁观，愈使吾辈增许多感叹，知人类距觉悟之期，殆将永如海上之三神山，托之空言而已。人生底活动，表现上似乎千变万化，而分析以观，便只有极简单极原始的几种冲动在那边串把戏。人底一生只做了一个猴子，哀哉！

(六)

船上每吃饭，必狂鸣大锣；鸣锣之后，男男女女均整其衣履，鱼贯而入餐室。此等光景更活像耍猴子了！我从前欧游，颇崇拜欧西之生活；此次美游，则心境迥异。觉得有许多地方，西方人正和我们有同样的盲目可怜，又何必多所叹羡哉！

(七)

海上看落照最美，一抹胭脂痕在青苍底上面，渐渐的玫瑰色了，渐渐的紫了，终于暮色与海天相拥抱了。这又是一天！我凭阑西眺，心悠悠随着落日而西。借你底光辉，去照临黄海以西的，我底故土，在我底爱人面前，在我底朋友面前，致我今朝底感念哟！

(八)

十一夜，舟发长崎，月正团圆，海天一碧，四岸翠帏森环，雄峭幽穆。长崎市灯火满山，明灭于中流。此等良辰美景，惜心中无有赏心乐事；故凭阑凝眺，愁思茫茫。视前月与振铎、佩弦等泛月西湖上，吹弹未毕，继以高歌，以中夜时分，到三潭印月，步行曲桥上时闻犬吠声；其苦乐迥不相侔。是知境无哀乐，缘情而生；情化后的景物，方是人间之趣。形之歌咏，惟此而已。是夜长崎之月，以我所经历者而论，有西湖之秀美，有绍兴东湖之森肃，而遍山灯火，更酷似香港之夜景。我虽不乐登眺，但美景不可孤负，故略记之。

bbs.hlmbbs.com

（九）

十一日船泊长崎上煤，不用起重机，却用无数人工。自早十时至夜八时营营不止。作工者有男有女，在烈日之下，流汗不息。煤屑飞扬，鼻为之窒，肤为之黑。作工者状如鬼魅，筋力疲惫，仍复力作；而船上员司及旅客，则凭阑闲眺，既恶其扰，又嫌其迟缓，似金钱之力远胜于人生矣。西方妇女，处处保持其骄奢、傲慢、柔媚的空气，向人作种种怪态。吾辈诸客亦复徐步甲板上，观他人工作，以取闲适。此等情景，真是万恶底象征，不信人间应当可以如此。我后即返舱中，颓然就卧。始信现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恶而已，掠夺而已。吾辈身列头等舱，尚复嗟怨行役之苦，可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亦可谓毫无心肝。苟稍有人心者，睹近代罪恶底源泉在于掠夺，则应当以全心力去从事社会运动，即懦怯的人，至少亦须去从事民间运动。高谭学术，安富尊荣，此等学者（?）人间何贵？换言之，不从制度上着手，不把根本上的罪孽铲除了，一切光明皆等于昙花一现。“九泉之下尚有天衢”。世间之酷虐岂有穷极耶？兴思及此，一己之烦闷可平，而人世之悲哀愈烈，觉前路幽暗，如入修夜，永无破晓之新希矣。海天无际，与愁思同其广漠。太平洋底波涛，能洗净这灰色的人间世么？恐怕也是灰色化了！

（十）

谁能将全生命葬于微笑之中？依我说，是有勇气的人，即使有沉沦的勇气，也就足够了。像我这样的懦怯，只是东西南北，长此飘流，永无宁晷，人谓无可无不可者，我却视为无一而可。此

等痴愚，不但不笑，且将自笑。颉刚曾写信给我，愿我永在歧路之前，现在果然应他底话了。啊！

（十一）

前从英伦返国，远远望见吴淞新绿一桁，横列天际，顿欣欣然有归来之感。此次舟进长崎，翠屿星罗，左右挹盼，而我不但木然无动于衷，反添了一种茫昧的乡思，古人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良非欺人之谈。美感只是一种趣味，至于为苦为乐则随情境而异，非美之本身所具有也。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固是人间之至乐；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便是悲怆胜于欢情矣。此理俯拾即是，兹举其一例而已。

（十二）

客中最患作梦，恶梦固不佳，即好梦亦无非添醒后之怅惘。此次远行，屡作梦；醒后辄半日不快，欲排遣而不可得。欲写之以诗，又不易下笔，每觉情感之深，非言文所能宣达。故近来不愿作诗。其实非不愿，乃是不能也。模糊影响之作品，阅之更令人不乐，反不如干干净净，一字不提，尚不失为知难而退，善于藏拙的人。我作此杂记，本视为一种不署名的信札，不得以文艺论，故与藏拙的主张无碍。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长崎横滨道中。

bbs.hlmbbs.com

（十三）

十四日船泊日本横滨。我们因有半日耽搁，故作东京之游，京滨高架电车，往返不及两小时，三等车中甚整洁，绝无涕唾随处发现，京滨间平野一绿，村落甚多，偶有小山，亦无高峻之态。经数驿，如鹤见川崎等等，始抵东京驿。我们以青年会之导引，赴上野公园参观东京博览会。此会分第一第二两会场，规模甚广大，我等走马看花，如入五都之市，可谓莫名其妙。以同游人多，故于美术馆本思多浏览一点，亦未能如愿，深为憾惜。匆匆涉猎所及，觉雕刻似不甚佳，图画则颇有一种日本独具之风格。因未得纵览，故亦不能详细申说。其余各馆，我尤不能有所批评。惟东京自治会馆对于东京市政，有一种系统的计划，比我国北京底市政高明得多多。最令人注意者，是把满蒙和朝鲜、□□、台湾、北海道等并列，殊令人不豫。满蒙出品陈列馆，原名满蒙馆，因我国人士抗议之后，临时改为聚芳园（名字不通之至），而印刷品上均列为满蒙馆。他们以匆促不及更正为托词，而其实无非是掩耳盗铃，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且尤可怪者，惟满蒙馆有特别赠品，《满蒙之现况》书一本专说明满蒙天产之如何丰富，日本现在势力之如何广大，我国行政之如何腐败，促醒彼国一般人士底注意。此书以外，又有《满铁事业概况》一本，《满蒙馆出品物解说书》一本，又另赠彩画明信片（绘叶书）两张，一张是满蒙馆之外景，一张是大连舟车联络图，画了许多有辫子的人。此等侮辱固可恨，但其心思更可畏惧。日本之窥伺中国，已可谓无微不至。而我国人士除有一种盲目的排日气息以外，便不见有何等实际调查。此等光景，较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尤为奇险。我原不要鼓吹一种狭隘的国家思想，但邻邦既把那种侵略的

bbs.hlmbbs.com

态度，我们也不得不作自卫底准备。抵抗强暴，正是一种正义。在现今的状况下，我不相信消极的无抵抗，有实现底可能。起来哟！我们反对一切的侵略，所以也反对人家来侵略我们！

（十四）

在长崎发舟，见送行者与登舟之客各执五彩纸条之一端，万缕千条，随风飘荡，依依可怜。船将发时，船上奏乐，岸上挥帽，一种怅惘之情，使我辈异方作客者亦为之黯然无语。古今别恨，无处无之，岂必销魂桥，阳关柳乎？古人所谓“万里乾坤，百年身世，惟有此情苦”，信是至当之论。抒写离愁之文艺已车载斗量，但令人仍不生厌倦者，正因此等愁恨，人人所同具，至多只有深浅之不同，故读其文词，有左右逢源之乐，忘其为老生常谈矣。天下只有最简单、普遍的事情，是能永久。譬如《古诗十九首》，写的无非是男女之爱（性欲），富贵之羡慕（虚荣心及物质上的欲望），贪生怕死的心思（生存欲）。但千载以下尤有生气，不因时代之迁移而损其价值，正因此等欲望，为人人所同具，无间于古今中外也。至于写一种特殊的事实，心境的作品，从本身上看，或者声价是很高的。但时过境迁，此等文艺也成为陈迹，不足以摇荡人心。如《儒林外史》一书，现代人读之，有些已不感到兴趣。因书中人物，与现代人底生活相去太远，不容易得一种深切的了解。《红楼梦》便不然，因它是一部情场失意的书。《水浒》也不然，因它有浪漫的色彩。李逵、宋江等人，虽世间不必真有其人，但似乎不可无其事。因为这些“英雄好汉”的生涯，很可以满足我们底好奇心。我并不是在这里批评这三部书本身底优劣，不过举例以明之。“信手拈来自成妙谛”，这真是句聪明不过的话。天下俯拾皆是之东西，往往便是妙谛。一切不可以深求，深求反失

bbs.hlmbbs.com

之。象罔得玄珠于赤水，言无心触机之可贵也。我们不得以难易而判优劣。天下自有许多难能的事，但却并非即是可贵的。

（十五）

西洋底音乐，比较上是很繁复的。但感人之处，却并不深远。这在一方面想，自然因我们底没有相当训练，所以不能了解。但另一方面说，也许简单的音调，自有它底价值。我于音乐无所知，当然只有盲摭。但我想，鸟底歌声，海底涛音，都是极简单的，何以也能感人深远？可见判断音乐底标准，不能以繁简难易为衡，仍当以感染性为主。这自然不可拘执着，西方人喜欢的，未必东方人便喜欢。反之亦然。美底感染，确与民族区分有些关系。西方人所爱尚的，往往偏于机械的；东方人底好尚，则比较偏于自然的。西方人喜听繁音促节的音乐。东方人则以低度曼声为美。我们不能了解他们，犹他们之不能了解我们。这里边只有好恶，并没有是非可言。我们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也不必处处“舍己从人”。多歧才是美底光景，我们何不执一以相缠呢？

（十六）

性质刚柔，原由禀赋，亦即地方风土有别。什么是优，什么是劣，本不容易说。但比较起来，就中国而论，是北部和中部的人，品性略优良些。这自然是从大体上说，不是拿各个人来相比的。浑沌的粗坯犹可加以雕琢，使成良材。至于脆薄的东西，虽莹澈如晶玉，亦始终无有用处。这可以见厚重之可贵。我看见中国人在海外建些事业的，都是南部的人。但他们做的事，都充满了一种市侩气息，不足以代表东方人底特质。中国号是大洋中我

国第一只邮船；但看他中间的布置，简直是一很蹩脚的美国式船。这实在使我深切地感到不安，觉得东方人底特质，似乎已消沉了。日本人做事还不失为很好的摹仿，中国人做事便是“画虎类狗”了。连摹仿都还不会，更说什么创造！

（十七）

游东京市上，见两旁店中陈列，尽是些日本土产。若返观上海、天津，又不知增多少恐惧、感慨。我每作国外之游，必觉得国际间物质上压迫之烈，而空谈文化，仿佛又是“远水不济近火”。我国近年政治底纷乱，实在根本上受害不浅。我们第一要求的，是较有秩序的社会。因为社会如无秩序，一切事业均无从着手。若不作物质精神双方并进的救济，便无从挽救中国底沉疴。我们应认定现存的事实，具体地想一个急救的方策，黄金色的理论，且让它去悬着罢。我也知道，这些是不彻底的思想。但世间果有彻底的思想么？彻底的思想是什么？依我说来，便是包医百病的仙方。我们不当迷信万能，我们也不能迷信彻底。我们住在世界上，便被迫着去承认世界上现有的事实。说的话是否高明，我们无从分辨；但无论如何，闭着眼睛说话，总是不可信的。中国底病根，本宜标本兼治。若就目前论，治标尤急于治本，人已以我为鱼肉，我们不想赶紧关门，反在那边画图样，造新屋。墙破了，强盗进来了，看你有翻造新屋的可能么？我们第一要塞住这个长流的漏洞，使它不至于马上就呜呼哀哉，然后方能谈到后事。我以为政治上、工商业上的人才，实是现时代中国底中坚人物。

bbs.hlmbbs.com

（十八）

历年来作政治经济上活动的，亦已不少。但何以一点效果没有，反添了无数的扰乱？这有两个原因：（一）他们不联合起来。（二）他们以个人为目标，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一个首领、一个党的私利。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人才集中），更要紧的，是有主义的联合，不是私人的联合。我们不当忠于一个人，应当忠于一个主义。近来国内发生新的政治运动，我很欣喜，希望他们能真实地做出一点事，不要随波逐流，蹈前车底覆辙，反为他人造机会。中国社会原是个万恶的陷阱。走路的人，小心些啊，不要掉了下去。但自然，不能为有陷阱，就根本不去走路了。我们应当提着个灯儿去，这就是我们底 ideal 了。

（十九）

横渡太平洋的海程中，并不能十分领略自然底伟大；因为我们底眼光真太狭小了。虽有广漠无垠的宇宙，但在我底心头，却是个狭狭的笼子。这纯然是无可奈何的事。幸而从横滨到火奴鲁鲁道中，有三尺的大风浪，尚略可窥见太平洋底颜色。涛头小山似的，银白的沫痕上面，再倾洒出雾縠般的珠子，高浪一来的时候，船舷上都泛滥着花花的海水。在当时虽不免稍感恐怖，但美感却也同时存在着。我不能不感谢太平洋底风涛啊，在安抵火奴鲁鲁的时候。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火奴鲁鲁寄。

（二十）

二十四日在火奴鲁鲁，作三小时之游，同行者五人，以摩托车登 Poli Cliff，高千二百尺。道中林木森苍，峰回路转，绝似杭州西湖之南山佳处。而驰道坦平，荆榛薙剪，尤觉少跋涉之劳，有登峰之美。岩系百余年前战迹，有碑记之。节录如下。

Erected by the daughters of hawaii 1907 to Commemorate The Battle of Nunaau fought in This Valley 1795……

开导者言，有多数战士即被投掷于岩下而死。岩上天风浩然，不易驻足。左侧可眺一峰之顶，峭然高拥。对面平野莽然，一碧无际。我们循原路下山，瞬许即到。又循一土路，登一已死的火山，名 Punchbourl。土作赤黄色，可以纵观火奴鲁鲁全市景物，鱼鳞栉比，尽是人家，尽处一抹青苍，知是太平洋矣，是时落日西匿，晚霞犹媚，驱车入市，则灯火如繁星，如置身欧美都市之间。火奴鲁鲁华名檀香山，以从前岛中檀香木颇多之故，今则檀香木已甚少，名不称实，似以译音名之为宜。岛中一般住屋，不甚高大，惟茂荫芳香，杂以红紫，则无处不是乐园，谓为海上明珠，殆非虚誉。以我批评，此岛有两特异之优点：（一）地在温热两带之间，故风物能兼两带之美。（二）秩序谨严，颇有自治之力（警察大街上不易看见），非香港、上海、新加坡之比。至于何以能保持秩序，则非三小时之游客所能知。但此岛非大商埠，想亦是其间原因之一。美人管理此岛，不及三十年，而全境荒榛几尽辟除。真令我们愧而且惧，觉得西方人真是自然底肖子。东方人底颓废气息如此浓厚，想距沉沦之日不远矣。沉沦老实说一句也是无可怕

的；但我们却总不自觉地发为叹息之音。这就是我们底赞颂了。

凡海船上例有一种演习，名Boat drill是以备不虞之用。此次中国号船上，却因此发生意外的惨剧。我缕述当日情形于下。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在吃茶时候（四点以后），船操已完了。船上职员均已离去甲板，只有一两个水手在那边整理救生舢板。那里知有一救生船，铁钩断了，一水手在船上，立时堕入海中。当时丢下两个救生圈，但因船正启动，漩涡甚急，他亦没有抓住。后来即停船，放下一艘救生艇，四面寻觅，了无踪迹。有几个水手说曾看见有人首在海面浮着，也是影响之谈，并靠不住。船停了一小时，因寻觅不到，只得开行，那人就算白死了。后来听说那一人是香港人，年二十五岁，来船上不久，家中有母妻及小孩两个。奔走异乡，备尝辛苦，无非为博养赡之资，一旦遭逢此变，人生至此，又何可言，况且此事发生底原因，并非由于自己底粗忽，实在中国邮船公司太腐败了。救生艇是极重要的，怎么可以不加检查，使铁钩不能胜一二人之重。一艇必须安置四十二人，如果真四十二客登此小艇，则恐怕大船未沉，小船先覆矣。此等life boat不如叫他为lifeless boat，较为切合些。这是船公司应负责者一。当时水手落海，船仍在开行，俟船完全停止，距失事之地点，相去已远。（因汽机虽停船尚在缓行）要想作万之一挽救，则救生艇至少亦须派三艘，分头找寻，方有效力。现在只放下一艘，茫茫大海，何殊捞针。是明系以人命为儿戏，好在死的是不关痛痒的黄种苦力，有什么要紧呢。有了许多救生艇，何所吝惜，而不肯多放几艘下去？这是船公司应负责者二。到船开了底时候，还有一水手在桅顶眺望，想是死者之友人！他是怅望着了，徒然地怅望着了。言念及此，始信人生如弱蒂轻尘，了无归宿，只有飘泊，只有彷徨，是他底可能的路。死者诚可悯惜，然亦只是悲哀之海洋中，一点的泡沫而已。二十八日船客集资，抚恤死者之家

bbs.hlmbbs.com

属。这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金钱又何足以偿生命之损失！我底根本上的考虑只有两途：（一）破坏资本主义下的物质文明，（二）倾向于颓废的人生观。这虽色彩有些不同，但都不失较深切的思想。至于中国邮船公司，自然是混帐之至。但天下老鸦一般黑的，何独他该受责？对于资本家谈人道主义是对牛弹琴。我们有反抗无妥协。我们应得顺从我们的情感之流去努力。我们应得行心之所安。我们不必以暴徒自豪，但我却深恶痛疾虚伪的和平。因为人间本未尝有和平，我们又将何所顾忌呢？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旧金山。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残信*

……

以理性之指导，我辈正应安于矛盾，安于困苦，安于被掠夺，安于作牺牲；而无奈生物的素质逼我们去挣扎，去呻吟，于是成为言不顾行的鄙夫了。我们自然不见得甘心，但即不甘心又将奈何？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分分做一个寻常人罢。但做个平常人，又谈何容易。死书，毛锥，清谈，那一样中用！

B！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处消磨，使烦激的旋涡得以暂时平恬。我们对于教育，既没有真的兴趣和能力，既不想以此为终身之职业，则不如痛快地莫干。如我们这种文丐，不作教书匠，又作什么？这真是万分为难。

我们有洁癖，有毫发之挫若受挞于市朝这种勇气，官僚政客自与我们绝缘了；我们只受掠夺不能为掠夺人者，实业与商界又与我们远了；我们的体力这样荏弱，锄头和斧凿今生无把握之望

* 原刊《我们的七月》，亚东图书馆 1924 年 7 月出版。

bbs.hlmbbs.com

了。此外无非是教书，卖文，尽于此矣，无他道也！我们现在自己得赶紧明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世界，只是这么一个小小圈子。要想跳过它除非在梦中，在醉后，在疯狂时而已！——一言以蔽之，莫想，莫想！

圈子既跳不穿，则莫如安安静静的守着范围，倒还不失为乖巧的动物。譬如野兽初入牢笼，总是不免搏噬跳跃的；但久而久之，它知道牢笼的坚固，努力也是徒然，于是在数尺之间，怡然地偃卧微行，初不殊在长林丰草之故乡。这个是动物园中屡见的现象，便是我们的影子了！

在狭的笼里的惟一的慰藉，自然只有伴侣了。故我们不能没有家人，不能没有朋友，否则何可复堪呢。以心情狭小的我，人类决不能做我的同类。所谓我的同类，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我如失了他们，便如失了全世界。空廓的世界于我本无系属的。

人只是个动物罢了，不必再加上什么形容限制。我现在把一切事均视作卑之无甚高论。宇宙间之一切惟我独尊，但自我的本身即可否定的。不过在未有厌弃生活的决心以前，不得不暂时肯定它。这种对于生活暂作肯定观的态度，既没甚理由，尤非不可变更，仅仅是表明我们对于生活尚未完全厌倦而已。为什么还不厌倦？我们自然无意于作此解答的。

这种既不执著，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大约为我们所共信。于是赞颂与诅咒杂作，自抑与自尊互乘，仿佛已成为没旨气，没旨趣的妄人了。其实我们自省也还不至于如此。但在行为上既表现不出来，说得好一点是“和光同尘”，说得不客气些，简直是“同流合污”了。我们虽不介意于傥来的毁誉，但这样的一年一年的飘泊着，即不为没出息，也可以算得没味了。如何能使来年来月来日的生活，比今年今月今日的有味些？这便是目下的大问题——主观上的所谓大。……

黎明馆旅客的话*

〔天色未明，东方渐白，空寂的长途上有人说话。

甲　中国是谁毁的？
乙　国民。
甲　谁吃苦？谁应当吃苦？
乙　国民。
甲　现政府不是万恶的吗？
乙　正是。
甲　归罪于政府好了。
乙　不可。政府是国民底。
甲　为什么我们向来不知道？
乙　因为你们太省心。
甲　我们不要这恶政府，该当吗？行得吗？

---

* 原载1923年6月2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七十五期。

bbs.hlmbbs.com

乙　该！该！有什么不行！

甲　我觉得总不大行。

乙　你太没有胆。

甲　办法呢？

乙　你们大家拉着手。

甲　我们能够吗？

乙　你不应当问！

甲　（默然）我不大懂。

乙　我问你。

……

乙　你快活吗？

甲　不。

乙　你怕流血吗？

甲　不。

乙　为什么？

甲　我们天天在那边流血。

乙　你底家里人呢？钱呢？

甲　现在都没有了。

乙　哦！

甲　被强盗们劫了；被大兵们杀了，被大人老爷们逼去了；都空了！

乙　魔鬼们从那儿来的？

甲　我不知道。

乙　是你们派来的。

甲　那有这话！你说是他们派的吗？

乙　不是。是你们，有你在内。

甲　有我？

bbs.hlmbbs.com

乙　是的！有你。

甲　我决不信。我害我？

乙　不信由你。为何不信？你底苦难是自作自受。

甲　（怒色）哼！

乙　不要生气。大老爷，大兵都是你们家养的。有了他们才有强盗，大王也是你们养的。故盗劫你，是你自劫；兵杀你，是你自杀；官虐你，是你自虐。痴子，你不懂吗？你一生专用你底汗血来荼毒你自己，还荼毒你那兄弟姊妹们。痴子，你还不懂吗？

甲　哦！哦……

（半晌）

把我底钱袋结起来，不给他们一个大；好不好？

乙　着啊！

甲　他们会打我的。

乙　你让他们打。

甲　他们会杀我的。

乙　你让他们杀。你横竖天天在那边流血。瘫子掉在井里，拉出来也是坐。

甲　着啊！

乙　（微笑不语）

甲　笑我吗？

乙　（点头）痴子醒了，还有些痴。他们是你们家养活的；如果真不给一个大，那里有他们——影儿都没有。会打你们？会杀你们？真真是做梦。

甲　（恍然而笑）懂得了。从今后我们大家拉着手，不给他们一个大。什么大中华民国政府，大人大老爷，大兵，大王，……一伙儿去，活活地饿死。

乙 这才明白了。祝福你！我们再见！

甲 （走了十几步）

乙 回来！有要紧话！他们即使老不走；你千万记得你自己底话："我们天天在那边流血。"流血流他的，你们总一味的拉着手，叫你们底孩子也如是的拉着手。这样，血总有不流底一天。你莫怕！你记着你自己底话，"我们天天在那边流血"，再会了！

甲 再会了！

（后面有欢呼底声音）

一九二三，五，九日作。

这本是一篇短短的问答，为民权同盟浙江支部底发刊物作的，以代宣传之用，本不能当作文学看待，读者谅之。

“义　战”*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

渺小的我对于聊快愤懑的夸谈，即不说是厌倦，也总有些羞怯似的。为什么如此？这也难言其所以然，羞怯只是羞怯罢了。我对于非什么，反什么的运动，即使听了有些眼热心跳，却从来未曾参加过一次。这正足以见我的渺乎小哉，虽然不免有其他辨解的存在。

近日烟雨的江南，似乎战氛太尘上了！郢君来信说他很关心战报并不是有避祸之心，只缘胸中有正义梗着，看了报纸以后就不免生些闲气。我读信以后，觉得正义这个东西，又在那边作祟了。不然——郢君的闲气又从何而生呢？

实在我也被这闲气所中了，所以竟大变常态，化沉默为哓哓然。（若被北京的朋友们知道了，又要说，毕竟江浙的人靠不住！）哓哓然又何益呢？徒然使闲气弥漫着而已。闲气之为物，诚然没

* 原载1924年9月14日《文学》第一三九期。署名一公。

有益处，却也未必有害。这总要比动辄使真气的较胜一筹了，至少懒散的我们是这样想。

战之与义这两个字好像连不大起来。孟子虽用了“义战”一词，却无端加上个“无”字。有了这个无字以后，战之与义更成冰炭了。关于战争和正义的交涉，也有好几种，我们不妨试试考虑一番，为我们发泄闲气的途径。

第一说，义非战，战非义；义中无战，而战中无义。这是全称否定的判决书。无论假借何等名义去作战争，总归是不义的。照这一说，“义战”固属不词，即“非义的战”也觉赘瘤。仿佛一黑一白，绝无混淆之可能性。您如再要申说战与义的关连，实在是个不识趣的大笨伯。此无异于镇日的逢人告诉黑非白，冰非炭……一样的无聊。颠倒黑白固然是神经错乱，但分别黑白，以自夸诩，亦真妄人也已！在这班彻底彻面的非战论者的心目中，我们惟正当的道路，只是人家打你左颊，你把右颊去就他。若人家打你，你竟敢还手，那就是以暴易暴算不得正义之徒了。正义老夫子有灵有圣，必要鸣鼓而攻了。这一派的高调，现在是极时髦的。它高唱入云，高哉高哉，我不敢仰攀。我自白我对于战争的 Anti 的精神，责任没有这般伟大，没有这般彻底。言而不能行我将惋恨我的失言。若果真坐言起行，这是超人的行径，而决非你我有三分泥土气息的所能几及。

第二说，战非义，应战则义。这就是说为侵略而战非义，为防护而战则义。这就是说不许你打人，却许你还打。若改用现今江南的流行语——恐怕已成陈言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言之，人犯我，我可犯人。以人犯我为前提，则我犯人不得云非义。譬如两个人打架，错在先动手的那一面。这种名理，很合乎人情，要比主张一味挨打为人道的极则的似乎较高明一点。但是，您要记得，这种名理虽娓娓可听，而按之则枵然无物。一，它

bbs.hlmbbs.com

不能减少战祸；二，它不能标榜正义。关于第一，不必我说，您只要翻开一个月来的报纸，则佳例将不可胜用矣。若它有厘毫丝忽的事实上的威权，那么我们江南的老百姓何至于吃这种苦头。再要鼓吹这种理论的效率，您还有人心吗？关于第二，也很容易明白。这种理论的惟一要点——也就是惟一困难，在于决定“戎首”。必定要先确定戎首之何在，然后罪有攸归，然后正义方有所寄托。若根本上不知戎首之为谁何，则理论岂非等于白搭？欧战的戎首，人人说是德国。〔参加（?）战争的敝国，尤其一口咬定，您不见北京中央公园的纪念坊吗?〕但到了今年，大战十周纪念，德国人还在那边申辨她的冤枉，不肯担任戎首的恶名。究竟德国之是否戎首，我虽忝为中国人民，却自誓未曾身临前敌，只远寄数万里外隔岸观火，如何能分别其是非。反正，即使当年德国先动手，她今天，也必然硬赖的；即使不是她，我们也必定硬推的。一推一赖，为双方参战者计，却诚然是得其所哉，只苦于我们口中的正义没有着落了。正义没有着落原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只苦了我们胸中的闲气没处发泄了。总之，我们小百姓倒霉而已，尚何言哉！村妇的骂街，村夫的肉搏，大道旁的巡警有时尚且坐视而笑，分不出孰先动焉，孰后应焉；又何况如荼如火，壁垒森然的大军接触时，你我听了枪炮声还不快跑吗？等什么呢？若等到确实能分别谁先动手，那时恐怕你我蝼蚁之命久化虫沙了，今天还能这样聒聒而谈吗？自己生生闲气就完了。即使不能自休，或者沉吟风月，啸傲湖山，或者左对孺人，顾弄稚子，……难道不能销融它吗？何必力效愚公，向豺虎堆中寻求正义而如此轻生呢。我劝你算了罢。——然而这一说因此不能自存了，我要确证这个。

第三说，有战义，有战不义。就是说有正当理由的战是义；反之，非义。但在事实上，无异于说凡战必义。所谓正当理由，实即是正义之别名。我们若然已找到了正当理由之所在，则正义之

存在自属不成问题。但正当理由之缥缈虚无，也和正义不相上下，我们终于茫茫然了。譬如即以这一次本地风光的战事而论罢。谁有理呢？您若说督军有理；那么人必以直派目您了。您若说督办有理；那么，人必以反直派相许了。说来说去，所谓正义，所谓理由，只是某派的私有品，没有通行的价值。人人各有一义，各以非义待人，于是在无形的社会心中，得了下边这个公式：

我＝义，非我＝非义

本来义字从我，以我注义，在小学上倒也说得过去。“我战必克”，不如直说“我战必义”了。这是全称肯定的说法，与第一说恰好相对。但这种诠释，岂非等于没有诠释一般？奸您劫杀的行为，在奸您劫杀者的心眼中，非义而何？您说不然，如何否认它？他，他们否认您的否认，又将奈何？如此，即积至无量数的否认，而正义仍然没有着落，闲气仍然没处发泄。您诉之第三者是全然没有效的。非准则的评判，其用无非帮助党同伐异，何益于正义呢？您能找着一个公平无私，如镜子一般的人儿吗？若然不能，欲护持这个理论更有什么法子，莫如赶紧装聋做哑罢。于是第三说的信徒又逡巡而退了。

总括上列三说的缺陷：第一说是病在找不出理想的人，第二说是病在找不出真正的戎首，第三说是病在找不出标准的批评者。左找也不着，右找也不着，义与战的关连始终浮游着，把它们连起来不合式，把它们分开去也不合式。我们惟有茫然的愤怒着，怨咒着那战争而已。这太不像样了，我不得不另外诠表“义战”的含义。

义战是什么？是正当的战。何者方为正当？是单纯的战争。所谓单纯的战争，指的是除战争直接所生影响以外，不发生其他残暴行为的。我们既不能全称否认战的存在，又不能明确估定某战的价值；只得保持这一点点最低限度的要求，举例说罢，在火线

bbs.hlmbbs.com

下的房屋家畜生命如遭了残害，我们不敢怨诅战神的。——若要全心的怨诅，便是非战论者了。（属于第一说）但是，战线外的任意残害，却明是当事者的罪过。至于劫掠，强奸，拉夫，封船等等暴行，有一于此，也足以证明此战之非义。若双方如此，则便是一丘之貉，无分上下的。若一方如此，而彼方不然，则彼为义师，此为寇贼了。这种事实是可以搜索取证的。证据愈多，暴行愈显，即要混赖也赖不掉。我觉得这种评判方法似较为切实。

但若依此法评判，严格地说，不仅春秋无义战，即说自古无义战也不为过当。大军所至，荆棘生焉。恐怕无间于古今中外罢！但是，这其间还有程度量数的差别。譬如甲方军队所作的暴行有一百件，而乙方只有九十九件；那么，无论如何，乙方总多了百分之一的正义。百分之一固然数目不大，但正义确增了一分哩，一分也仍然是可贵的，何得以一分而少之？孟轲以一逃兵走了五十步，去笑那退一百步的同伙为可笑。其实以五十步笑百步是该当的，因为他究竟少走了五十步路呢。绝对的差别本来只是概念。事实上所有的差别无非寄托在程度数量上面，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们。我们认定义与非义是相对存在的。例如甲乙丙三军之暴行数为一百，九十九，九十；则乙丙对甲可称为义师，丙对甲乙可称为义师。做了九十年的暴行之后，还觍颜称为义，好像大滑稽了。然而在众矮之中，鹤立鸡群，自然当推他为伟丈夫了。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这便是彼善于此的解释。

申言之，我们不当妄拟一个绝对的善或义而拿来考核一切的事故。我们只可就现存的诸事实中，求出一个比较逼近绝对的善或义来。无论善恶，有一分的实，即给它一分的名。这不但应合名理上的当然，而且也是事实上的当然。仍以上边的例说罢。甲方焚劫了一百家，而乙方焚劫了九十九。假定甲乙两村各有一百户，则甲村全毁了，而乙村仅保留一家。从外面观察，甲乙有相

bbs.hlmbbs.com

等的行，乙未必能因保留一家而未减其罪。但从被动者方面设想，则甲乙固有显著的差别。乙村仅存的一户中，设有男女四口，从他们的心目中，岂不当感激乙的手下留情？因为易地以观，甲村已无噍类了。四条生命已是一个很不小的数目了。若四条生命的摧折，算不得什么，则推之于四万万，又何必爱惜呢，试问这种思想，当真要得吗？

像我这种说法自谓比上列三说都较圆满了。一，这可以用事实作考量，不如第二第三两说的游移难定。二，这可以使常人勉为其难，不如第一说之高不可攀。但我自知，这终久是书生之见，少实行的可能的。我在此指出两点缺憾：一，战争本不是一种的纯正欲望的产品，乃是人们野蛮根性的大爆发，综合错杂的爆发。希望战争限于战争而止，不杂其他的暴行，无非是一种希望而已，实现是几乎不可能的。若战争外的一切暴行全部受了制裁，则战争本身也未始不可制裁的。何妨进一步而主张非战？二，行军之际，图战事的利便，逾轨范的行动大约也是不免的。如彼方如狼如虎的来了，而我们还要规行矩步的应付一切，那种仁义之师，岂不成为宋襄公了？会不会一败涂地，我非军事专家，是决不保险的。我在此只是淘闲气，说闲话而已，既非慈天悯人，也非劝善惩恶，即有书生之见，也正是本色，何嫌其迂阔。在战氛中的人民如有这种闲情别致，搜罗种种的事例，作我说的试验，倒也是一桩值得一做的事情。

九月五日作。

青年必读书*

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我觉得有点儿“难为情”。

二月二十一日。

* 原载 1925 年 2 月 28 日《京报副刊》。当时，《京报副刊》邀请学术界、教育界名人为青年推荐必读书。在该刊寄来的推荐表格上，作者未填任何书目，只在“附注”栏内填写一则简短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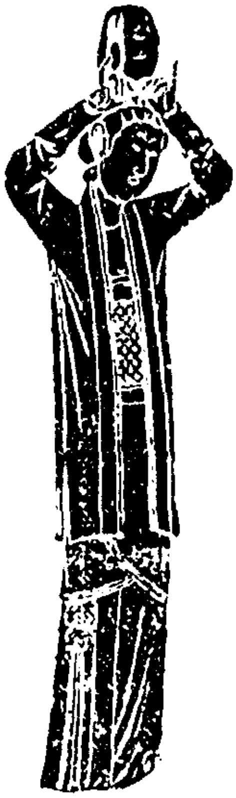
两千年前玉门关外的一封情书*

清光绪戊申（1908），美国斯坦因（Stein）博士访古于新疆甘肃，得汉晋简千馀，载归英伦。法国沙畹（Chavaunes）博士为之考释。罗振玉、王国维亦考释之，书名《流沙坠简》。中有一封“羌女信”，是纸片，出蒲昌海北。这是一封很好的情书。

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向疏简。每念兹对（沙畹释为“叔”字，疑误。今改释为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致消息（缺文。沙释作“复”，原件不清晰，姑缺之），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

* 原刊《我们的六月》，亚东图书馆1925年6月出版。

美人画砖拓片说明*


整　髻

这四幅美人画砖拓片是金篯孙君的。他曾为某君题过这种拓片，后来他在琉璃厂中亦购得一份，即此是也。原品说已落日本人手中。据伏园述马叔平君的话：此品在洛阳出土，距今四年了。天津《日日新闻》经理方药雨及罗振玉之子各得其数方，则辗转入日人手亦意中事云。我们正以不知其来历为惜，得马君之言很感欣悦，在此谢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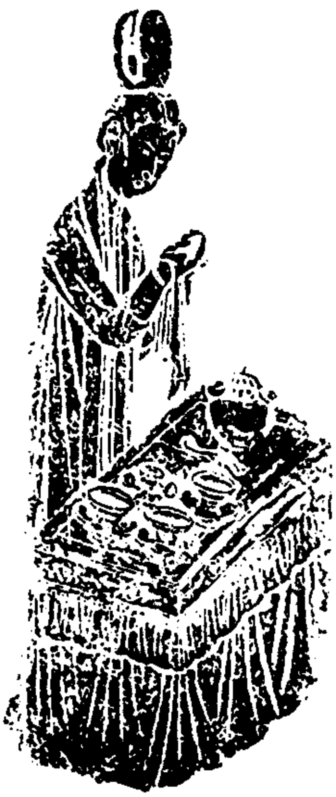
金君说这是唐砖，大约是罢。或者更可留待专家的论定，我不配说什么话。原拓本也没有规定的次第。我揣想当初发见的品数，或不止这四块；四块是完全的一套否，也很难说。就目前的光景编排，列整髻为一，涤盏为二，

* 原载 1925 年 7 月 13 日《语丝》第三十五期。

煮茗为三，作鲙为四，倒觉得很有趣。金君的拓本，首尾尚有许多诗词题跋，今并删去。

砖上有这样美丽的画是很少看见的。原物既不在本国，故拓本更觉可贵了。我以为这些都是墓砖，与俑之功能相似。贵人死了，还叫侍女们从之于九泉，此殉葬之遗意也。意固愚陋，而品物制作却精，且使千馀年后的我们得见古人衣服器具的规模。这实在比目今流行的纸扎童男女高明得多。

六月二十一日，平伯记。



涤盏

煮茗

作鲙

一息尚存一息不懈*

伏园兄：

您要让我在最短期内为您做一点文章，这真是很为难的，在此只得写一通应时节的草草书罢。你知道我是向不谈政治之流的，现在倒要“试他一试”；虽然在新闻记者面前是“班门弄斧”。

我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次热烈的运动，镇天的躲在家里，但你应要相信我的血尚未全冷呢。我默察情势，对于学生们民众们抱十二分的同情，却不因此抱十二分的同意。感情使我爱敬他们，理智使我对他们表示失望——虽然不至于蔑视。

你是新闻记者，关于言论界的空气当然十分洞悉的。日来的感觉如何呢？我先要问你这一句话。我希望你看到此地，先想好了答复，方始往下看，否则怕我将以“先人之见”蒙混你。

我有一种很狂妄的见解，凡是千人万人以上的集合，都无非在那边发泄孩子气罢了。即使那千万人一个个分析开来，确尽是

* 原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一八一期。

十足的成人，但是当他们集合，当他们整队游行，还依然变了一大堆的小孩子。伏老！即使您以老人的资格去参加，也恐不免“返老还童”哟！不要误会，这并不含有任何的轻蔑，只是申述我的观察，也不知道有当于群众心理与否，我对你瞎说罢了。

我也不能全然的瞎说，虽然我俩是熟人。我想举出许多例，证实我的假设；但一则容易得罪人，二则怕麻烦，还只得简单笼统地说。他们提出许多“一相情愿”的条件，叫政府去办，天天跑到执政府去请愿，递呈文，见秘书（执政照例是事忙哟！）在这般大热的天气，真真可谓有热心有毅力。但考其实际，秘书嘴里说着“当转达执政”，竟许他在转身时已忘怀了；即使他不拆烂污，转达于执政了，安保日理万机的执政不忘了呢？再侥幸一点，敝执政竟将下情上达于太上执政们，而碧眼黄发儿更嗤之以鼻，全然不睬。志士们哟，岂不技穷？为之奈何？

一次交涉不成，至再，至三。三次交涉而无结果，是终无结果矣，是终不有吾民听从其言矣。我们应当有更上一层的办法，此即他们日来所喧嚷的宣战。

像我这般瘦弱，诚然听了枪炮声要索索抖的，怕战争是该当的了，不在话下了。伏老！你又如何？你应当比我强得多，但你真赞成宣战吗，我们的海陆军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的军港要塞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枪炮子弹够打上多少钟点！？我们的金钱粮饷够支持几个月！？……

不用再铺叙下去，这样已尽够好看了！倘若对英宣战，英国的战舰驶进扬子江，我们还能保有江南吗？海是被封锁了，陆是被剪断了，即使张冯两军能为国家出一身大汗，防护这北京，咱们岂不已同在枯鱼之肆？还能像今天这般聒聒而谈吗？若和日本宣战，那不必说京城更有燃眉之急了。依我愚计，不论为国家，为咱们个人，若非万不得已，决不能提倡宣战。我不忍凭一时之意

bbs.hlmbbs.com

气，以国家为孤注。这是义和团的行径，我们虽劣，何至于此。若再有人说，我这种话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也惟有认错而已，不好意思再强颜辩解。

你我正在这里说懦性的私房话，而外边已沸沸扬扬嚷着宣战，几遍九城了。你想，我如何能不怅然！他们动辄主张要叫英、日公使下旗回国，这明是宣战的先声，但是何以绝无其他的准备？难道真想用“公理”、“人道”抵御枪炮吗？“公理”、“人道”这般用法，也是变相的符咒哟，我怕九泉之下有人喊冤呢。这种孩子气的突发，政府虽陋亦未必附和，结果是自讨没趣而已。我昨天看上海《公理日报》第十一号上有心声社建议，说提条件时，要让英国使印度独立，放弃缅甸归我们保护，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其成绩如此，真令人心痛，泫然不知涕之何从也。

打开窗子说亮话，交涉决不会胜利，宣战是空大炮，结果还酿成内争，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为今之计，对付英日还得用那个老汤头，就是“经济绝交”。这虽不是什么妙法，却不失为正办。大家如果真戮力同心，拚命在这一点上着力，或者前途微有光明。我再申述我的意见。本来上边的话也太丧气了，请你原谅我。

其实经济绝交，也还是治标的方法；根本的治理终在整顿内政上。这番意思在《雪耻与御侮》一文中曾略言之，在此不必再绕弯儿。就经济绝交本题说，也还有许多须说的。

经济绝交本不是什么无上妙策，只因英日的实业在中国太盛，而我们又是弱。除此无可抵抗，于是便让它出了几次风头。必得记住，经济绝交的威力全在“彻底”与“持久”上面，非万众一心坚持到底不可。

然而又谈何容易呢！人家都说五分钟的热度可耻，我意独不然。凡热度都是五分钟的，我们依赖热气做事，那失败是当然；但这当怪我们见事不透，不当怪我们的热情善变。变化是情感的法

相，国家之大计乃以区区各个人之情感为后盾，了无是处。我们在一时的兴奋外，必得想出一个持久的策略来。

各校的学生们都已罢课，他们大可利用这闲暇，切切实实为社会尽力，而游行示威请愿等等我看可以不必再干了。我希望他们做以下的事。这是我一时想到的，不周密的地方必多，最欢迎大家的修正。

甲，联合全国各界精密组织一永久的总机关，暂定三个月（端午至中秋）为对英日经济绝交预备期。须同时并进的应做事如下：

1. 详确调查英日各货全部之品目，陆续付印，至少以十万份为度，散布全国。调查竣工时，并汇订成册，廉价出售。

2. 散布此项印刷物时，即分头在全国各城市乡镇作游行讲演，并散传单；尤注重对家庭个人的讲演，须保持强活不舍的精神，如教士之传教然，期以家喻户晓，信受奉行为度。

3. 由商会会同联合会职员详确查验全国各商店之英日存货，开具清单，粘以花色一律的印花，准其在预备期内廉价出售。如经详确审查，再有偷进新货，主事及经手人俱以卖国论。

4. 已罢工之华厂工人一律上工，未罢工之英日厂工商聘暂不罢工。实行救济已失业之英日厂工，并尽力设法安插之。

5. 要求政府依从民意，严行交涉。如英日顽强，不允我们的条件，不妨暂作悬案，留待适当的时机重行交涉。

乙，中秋节后为实行全国对英日经济总绝交期。

1. 将各店滞销之英日货物定期公开标卖，价归原主，标卖剩馀之品，当众焚毁。

2. 组织监察团，凡买卖英日货物不论多少，买者卖者概以卖国论，除名誉之制裁外，并用激烈对待，不恤流血。

3. 各英日工厂商店尚未罢工者一律罢工，一面仍设法救济安

bbs.hlmbbs.com

插之。

4. 各中国厂店用和平的态度拒绝英日入之购买货物。

5. 督促政府向英日进行交涉，坚持到底。一面并用各国文字在世界努力宣传。

如此坚持下去，一息尚存一息不懈，漫说英日不得不屈服，即使不然，我国年节数千万的漏卮，又何乐而不为？这总是正办罢？至少我是这般想着哩！伏园兄，希望你考虑我的外行话，如以为尚有错误，则加以纠正；如以为然，则请你帮我鼓吹。这样的草草书，也敢来尘累《京报》的篇幅，也就是因为胸中犹热的一点点的微意罢。

平伯　六月十八日

bbs.hlmbbs.com

咱们自己站起*

伏园兄：

六月十八日一笺，刊后一看，真是一篇草草书哟！其中尤以关于论经济绝交，有许多孩子气息的话。我正在聒聒地说人家发孩子气，而我亦自蹈覆辙；这难道是意在证明我对于群众心理观察的正确吗？（引自己为例子，再好没有！）你奖我的文字有精彩更令我惭愧。

我在前书中所标示的“经济绝交”，实在只是说“排货”。这两个含义显然有广狭的不同，而觉混用了。就论排货，我这种较若划一的办法，无异胶柱鼓瑟，了无是处。说到组织监察团，制裁以后卖买外货者，在现今能“窝里反”的空气下，更含有挑拨危险的可能性，我这种外行话可谓全然错误了。谨在此更正道歉。（依我的《文训·新洗冤》章第三项，当怪手民。）立言是何等的不易！

---

* 原载1925年6月22日《京报副刊》一八七期。

bbs.hlmbbs.com

笼统的排货是没有什么功用的，虽然表面上极一时之盛。我主张渐进分期的排斥，我主张精密地一项两项的分别排斥。昨天在凯明先生那边，谈起爱国之士最好不坐洋鬼子的火车，而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回江南去；感到一种滑稽的领会。排货不想有替代品，而一味硬排，情愿因陋就简地敷衍下去，这种志士气即使不可怜而确可敬，总还是血气之勇，不是大勇，是少数人的僻径，不是多数人的大路。我们的正路，是自己先站得笔挺，然后把人家推出。这方是正义与强权合体，有出息的孩子们干的事。

排货应区别主从。如英国的卷烟，日本的纱布即使没有这次事变，我们本应当加一点注意。平时听他们任意充斥于市场，我们未免太宽大了。今天从头讲起更是晚了，然而还可以亡羊补牢。我们就大宗的货物先着手，那些零星小品不妨置之第二第三步。已排斥的货物，必须筹画好相当的替代品取而代之，方才人人可行，有普遍持久的可能性。譬如马寅初先生说鳆鱼日本特产，我们可以不吃，为什么定要吃鳆鱼呢？硬不吃鳆鱼，我们非馋痨，本也非难：然而我想，我们何妨也弄点中国鳆鱼吃吃，岂不更好？否则，不知那一年上，偶然有一天，有一个绅士或太太在酒馆中斗然喊道："隆印鳆鱼来！"岂不前功尽弃了呢？

战又不战，和又不和，要靠什么"抵制口货"来做后盾，真是可怜。若照吴老先生的话，他们用机关枪打过来，咱们马上用机关枪打过去，岂不大快人心？可惜不能，排货本是可怜的办法，再不仔细干，去凭赖一时之意气，装点门面，其不为蛇尾也几希！（有人说这次运动，不大像虎头。）

于其说对外宣战，不如说对内不许战：于其说抵制外货，不如说振兴内国实业；于其说打倒人家，不如说咱们自己站起。内争息方始有兵力对外，国货充斥外货自然地少，自己站起来人家自然退避了。这真是孩子们都懂得的，何以志士们似乎反忘了呢？

伏园兄，我主张趁着这时犹温的热空气，快快的向里面烧！交涉的胜败，倒还不值得我们全心力去注意他。

临了，我希望不要再作更正的更正方好。

平伯 六月二十日夜

bbs.hlmbbs.com

质西谛君*

郑西谛君是我的畏友，但他近来批评我的话，我听见了颇觉诧异（此正和他听了我的议论而感诧异一般的）。他以为我的话说错了，但他似未尝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他的话也未见得就不错。

我在《雪耻与御侮》一文中（《语丝》第三十二），意思本很鲜明，不料明如西谛君还会得缠夹了，我如何能不诧异呢？我在那文中本有两层意见，一是对内发的，是谓"雪耻"；一是对外发的，是谓"御侮"。无论是谁都容易一目了然的，而西谛君独不然！人家打我时侮辱我，我不能还手这才是我的耻，岂不是一个显明的譬如？西谛君难道竟不曾明白这个区别？他说：

> 假如他被别一个人无缘无故走上打了一个嘴巴，他明知不敌，只得默默地转身避开了。一面却低低的聊自解嘲的说道："这是他的耻，人类的耻，不是我的耻。"这个话不是太

---

* 原载1925年7月20日《语丝》第三十六期。

bbs.hlmbbs.com

滑稽么？

假如真有那么一个人，是的，真是太滑稽了，不用西谛君说。但是，这种态度和行为，是西谛君假构出来，以栽在我身上的。我在《雪耻与御侮》那文中，自始至终没有过这种态度，不知西谛君何由见得？希望他明白指示给我。

西谛君的理想人的耻辱，依我分析，不在被打嘴巴的时候，乃在默默转身避开的时候。一个人的脸上，既没有 instinctive 本能电网的装置。如何能绝对安全？然则偶然挨打是可能的事。所以仅仅挨打不算是耻辱，挨打而不能还手这才是耻辱。我如主张挨了打不必还手，则郑君的非议始有根据。但我遍想不得我儿时曾有此主张，莫非是西谛君的幻觉？我要正式声言，“默默地转身避开了”，只见于西谛君形容我的文章中，在我自己写的文章中，却全然是没有的，读者不可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不幸挨打之后，欲免于耻，唯有还手之一途；否则，默默的转身避开果然是耻，就是面红耳赤，大哭大骂也未始不耻。我们的道路，在于能打，不在于能喊。同时的不敢还手，一个喊了几声，一个却默然，岂不是哥哥弟弟？西谛君难道以为哭喊是雪耻的良方吗？我真诧异。

依常识而论，如英国兵在巴黎枪杀了许多法国人，而不肯服罪，法国早已和英国打上了，怕道会等到今天还在那边开什么会议。西谛君为什么不想一想？宣战原是万分的应当，但是要有人敢去“宣”，宣了战要有人敢去“战”才行；否则何异痴人说梦。我全心赞成宣战，但我自己既不会“举枪预备放”，觉得白唱高调很有点难为情。不知西谛君有这种同感吗？

他以为我的态度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态度，承过奖，不敢当。但他没有说出“所以然”而遽已断定如此，我以为这就是中国人

bbs.hlmbbs.com

的传统态度之一。究竟谁是老牌，谁是冒牌，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晚清庚子年头，尽有激昂慷慨的王公大人，白发了一阵标劲，而结果中国却并没有在重重压迫之下翻身，反而弄得更糟。这是fypical中国人的传统态度呢，还是来路货的科学精神？

西谛君以下一节话，更令我诧异。

> 又某君（?）及某君（?）都说，我们对于内乱，为什么不反对，只反对这次的残杀案。这话宛如上海《大陆报》记者的口吻。内乱及军阀的残杀，我们不是不反对，而且曾极力的呼号过，反抗过。如引国内的残杀，以减轻对英人的对于这次大残杀案的责任，或叫大家眼光向内，不必向外，则我们虽极知说这话者之心无他，却至少须说他们的话是说得太随便了。

所谓“某君”“某君”也者，不知是谁？以上文推断之，至少某君之一是我。承他的原谅说“其心无他”，真感激极了。但我如若说过这种屁话，则西谛君之原谅又岂不多事？我敬谨璧还这番体贴入微的盛意。

惭愧我没有看到上海《大陆报》，不知海外人做了我的同志，真是失之交臂。西谛君既以为“口吻宛如”，则岂非同志而何？我真诧异。以“口吻宛如《大陆报》”为罪名，真是离奇的深文周内。

为什么引了国内的残杀事情，就会减轻英人的责任，譬如甲杀了乙，例应抵罪；却因丙杀了丁故，遂减等问罪，天下有这种冬烘的法官吗？望西谛君明白解释这名理的关系，启发我的愚蒙。

他又说，“叫大家眼光向内，不必向外”，这话是谁说过的？是我说的吗？望西谛君指示我。我在六月二十日给伏园的一信中的话，请大家看看，是否和西谛君指斥我的是一回事？

于其说对外宣战，不如说对内不许战（自杀则不能杀人故）；于其说抵制外货，不如说振兴内国实业（没有替代品，五分钟的热度不可靠故）；于其说打倒人家，不如说咱们自己站起（自己躲在地下，打不倒人家故）。

原信并没有括弧中文，因怕万一西谛君又缠夹二，故不得已加以说明。我以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不雪耻则御侮是空言；故主张热空气向里面烧。我方以为对内是对外的初步，是必经的阶段；而西谛君却以为我叫大家眼光向内，不必向外了。读者诸君试思之，是非缠夹二而何？我如何能不诧异。

我上边所说的是西谛君的缠夹二。但最可怪的还不在此。他说，内乱及军阀的残杀，我们曾极力的呼号过，反抗过。这大有敷衍了账的神气，仿佛说道："他们的残暴，我们已呼号过了，反抗过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算了吧！"这是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态度呢？大家试一评之。照西谛君那种态度，则岂不是此次对于英日，表面上尽烈烈轰轰，亦只是敷衍了账的乌合局面；到将来事过境迁，渐形淡漠，有人问他怎么样了，他必定亦回答："我们曾极力的呼号过，反抗过了！"这还像什么话！我们虽极知说这话者之心无他，却至少说他的话是说得太随便了。

我还有一番题外的闲谈，亦以质之西谛君。热情与冷智，在我以为同样的可爱，绝无轩轾。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干去果然好，即使鲁莽地不顾是非利害而一味硬干也未始不好。好在那里呢？好在能够"干"上。若不能够"干"，则又何好之有？摇旗呐喊与袖手旁观实在同样的可耻，而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尤觉可厌，听说上海久已在奉军铁蹄之下，民间各种运动多被取缔了，何以绝不闻志士们出来干他一下，甚至于连呼号亦不甚听见。这多们奇怪："鸡卵不敢往石头上碰"，这是我们一般愚妄人的行

bbs.hlmbbs.com

径，而以志士仁人自命者，似乎不可存此心习。我始终佩服从前的所谓“革党”，他们真有“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气；这虽是血气之勇，但毕竟是勇。若并这点点血气之勇也没有，则大清朝岂不要千秋万岁耶？我并不敢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蔑视当今志士们；只是奇怪着，从前这种傻气到那里去了？难道“放之四夷”了吗？西谛君能解释我这愚问吗？

临了，我要对西谛君道歉。他在《文学周报》第一八〇期《杂谭》一文上，终没有指斥我的名姓，只是某君某君的叫着。我觉得大可以不必，我若错了，他为我讳亦无益；我若不错，他硬派我有错亦不能。藏头露尾，遮遮掩掩的讲话，正是中国人的传统态度，不特西谛君所不取，即我亦有所不屑似的。故此文题为《质西谛君》。

bbs.hlmbbs.com

答西谛君*

西谛君对我的答辨，承他于未发刊前给我一看，先谢谢他。我在此分两部分作答，第一部是大端，第二部是小节。

就“大端”论，我们的意念竟不能强同（本也不必如此）。我以为欲御外侮，必先雪自己的耻，而后可。但西谛却以为我只见了表面，不曾知道列强是军阀的护身符。我真有点奇怪，难道西谛和我相处多年，竟以为我是这般的无知无识的。不错，内忧外患有因果的关系。（天下那一件事情是孤立的？）但是，我要问西谛，我们究竟应当从何处下手？先做了一项再做一项呢，（先对外？先对内？）还是双管齐下，还是什么不做，只是呐喊？若照西谛的说法，恐怕什么也做不成。何以言之？他是主张双管齐下的，他说：

> 内固然不能不努力整理，外却不能不同时对待。

* 原载1925年8月10日《语丝》第三十九期。

bbs.hlmbbs.com

这个意见我决不反对，我只问他怎么办。主张对内或对外，都会碰钉子。如我说对内，你就可以说外侮是内乱的因；若我反转来说对外，你又可以说内争是招外侮的根由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终归于无办法。于是西谛君的双管齐下论乃应时出现。因为他们互相牵掣得讨厌，就一并干了他们，这精神是何等好；但我不明了何以能"干"。譬如甲乙合力以欺侮丙，丙打甲则乙来助甲，丙打乙则甲来助乙，纠缠不休。丙勃然大怒，双拳并举，甲乙齐倒，岂不大快人心也哉？但甲乙若非纸扎的人儿，则丙之一双尊拳岂不吃亏。我决不相信，一个人打不了而可以同时打两个人，一件事干不了，而能同时干两件事。我以为或者对内，或者对外，虽可以并举，却不能没有偏重。没有着力处，便无从出力。西谛君果真左右手各执一笔，恐怕写不出文章来，小可以喻大。

内外不能不兼顾，更不能不分轻重。"对外"也好，先得自己一致（西谛也同意的）。自然也会一致对外，再好没有了；万一他们说"偏不一致"，又如何办呢？或用教育来感化，或用武力来压迫，已变为对内的事情了。反言之，如一心对内，亦很容易发见外力的操纵（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仿佛是个五连环，没有别的解法，只有敲破，敲则解了。何谓"敲"？就是"干"。能够"干"，中国得救；否则，不救。"干"必须有方法步骤，我以为宜自靖内乱始。内乱若犹不能靖，则打倒海外帝国主义，岂不是一场好梦？因军阀背后有了列强牵线，我们就奈何他们不得（西谛如此说），则列强的本身，我们还想侵犯他们的毫末吗？我们必得先打倒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方有抵抗帝国主义的列强的可能性。不知西谛何以定视此主张为谬论，非辞而辟之不可？

总之，西谛的希望是在我们唤醒民众，民众勃然而起，一拳打倒军阀，一拳打倒列强。今亡不成，则等明天；明天不成，还有后天；如此凝盼，至于无穷。这种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

神，我不敢不敬佩；但我的意念却不如此的简单。这是不能强同的——而且何必强同。关于我自己的主张，他日有机会再谈吧。现在和西谛论证“小节”。

西谛在《答平伯君》一文中，最先说我在《质西谛君》文中，把《雪耻与御侮》的意见修正了不少。他以为我希图混赖，我不得不抗议。好在《雪耻与御侮》、《质西谛君》并登在本刊上，读者自己看去吧。我在此声言，《雪耻与御侮》那文中的意见，我目今绝不想到修正它。

西谛真是太老实了，所以时常缠夹二。我把“耻”与“侮”分开，原是文人掉笔头的常态，而他竟误会到“以被打受辱为讳”等等上面去。笼统地说，如西谛所谓“他们打了我们，杀了我们，我们便是受了耻辱了”，原可以说得过去。但我在那文中是意在咬嚼，不得不仔细分析一番。以被打为例吧，可以分作三项：

（一）引起被打的前因。

（二）被打的事实。

（三）被打后的反动。

若专就（二）论，撇去（一）（三），则被打是无端的意外，不能成为耻辱。若连（一）（三）论，则耻辱便成立了。因你的没出息，没气力而被打，耻固在你；打了你，你不能回手，耻也在你。意图掩饰，乃是无耻之尤；但我在《雪耻与御侮》中，曾有这意思吗？（西谛却以为是如此，所以非纠正我不可。）我引原文一节以证明之，否则西谛将又以为我语气很圆滑了。

>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却并没有说“非我之耻”）；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自招人侮，亦是自耻之一）；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

这明明是深一层的自责，决没有想说漂亮话，聊以解嘲的意思，不知西谛何由见得？我说他“缠夹二”，何曾冤枉他。

我做那文的动机，在此可明告西谛。我觉得一般人虽乱嚷“国耻”“国耻”，而实不知耻为何物。受人欺侮后便乱哭乱跳。日子过久大家忘了，于是再预备受第二次的欺侮。这种孩子气，我以为应当矫正，千万不可以为此次沪案是无端的横逆，它是有因由的。试问何以此变不发生在巴黎、纽约等处，而发生在上海，聪明人都可以默喻了。我做那文的时候在六月十五日，记得那时粤案还没有发生，我有下面一节的话真不幸而言中了。

> 长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涂，而晏然以为居天国，惟以“公理”“人道”等自呼号，自慰藉，则帝国主义者的枪声或将累累不绝如贯珠，又将奈何，又将奈何！

我不把事情看作偶然的横逆，我以为它是我们民族病危的征象。所以说仅仅外侮非耻，而在前之招侮，在后之不能御侮，乃是真的耻。我在这点上，绝不能赞成西谛态度。他说：

> “知耻近乎勇”。被打不能还手不是耻，说漂亮话以自解乃是真耻！

知耻近乎勇，知耻并不就是勇啊。希望西谛记得这个“近”字。他以为被打不能还手不是耻，这议论太奇，我没有多话可说。照他的意思，岂不是挨打之后，只要自己嚷，“我耻了！”就算完事；而还手与否反是第二义，置之可有可无之列，奇也不奇？

究竟谁的议论应该纠正，请大家评一评。我说，挨打之后，不管他自己作何等解释，而还手是第一义。还了手，虽不知耻，何

bbs.hlmbbs.com

妨？不还手，虽日日很念国耻，又何益？以纪念国耻故而终于能还手，我也欣然；但只怕国耻纪念日，一年一年的加多，而还手打人的事终落于渺茫，岂不大可哀哉！西谛在他文下半又申说此点，并举法德之事为例。法人诚能复仇在十余年之后（普法之战距大战四十余年，这儿是依西谛的说法），但她的内治是个什么样子的，难道西谛竟茫然不知。我也一般希望中国有一日扬眉吐气，但说起话来总是老鸹嘴，不像西谛的善唱喜歌。我觉得中国若不再振作起来，国家的基石亦摇摇欲坠，更谈不到复仇。西谛太乐观，我不奉陪。

再谈谈对外对内的问题，上面已说的话又再说了。我们可以假设四种的眼光：

（一）全然向内的。（争权利的军阀财阀们）

（二）全然向外的。（热心爱国的群众）

（三）一只眼睛向外，一只眼睛向内的。（例如西谛）

（四）因外面的压迫，移目光向内的。（我希望人作如是观）

是的，我想转移大家的目标；但我并不想叫大家去争权夺利，不御外侮。我以为转移目标正是理会英日人的法门。两眼白瞪着列强，何益之有？若目光一转内向，就把后面的敌人忘怀了，这种痴人即使日日瞅着外边也是徒然的，我觉得我的意见是很平常的，何以西谛终不了解？

西谛有一节话，套我的文章调子，他以为这是我很得意的话（其实是随便引的），所以摹拟一下。他又怕我缠夹，故亦用括号加以说明。这一节话中，他说振兴内国实业非同时抵制外货不可，我无间然。我是赞成排货的，见我给伏园的两信中，西谛总可以相信得过吧。其余的话，恕我又要同他抬杠。他说：

对内不许战，非同时对外不准他们帮助军阀不可……要

自己站起，非同时推倒人家不可（因他们本来压在我们身上，不许我们站起）。

外人助长军阀是事实，军阀以受外人的卵翼而猖獗也是事实，你不准外国人助军阀，再好没有，我举双手赞成；但我要问你，你几时做了外国皇帝！否则，我不明白。你不准他们帮，他们帮完了，你有什么进一步的好办法？希望你明示。否则，我不明白。

至于说自己站起，得同时推倒人家，因为他们本压在我们身上。这个比喻很合理，我表同意。但我又要问你：若自己不作站起来的姿势，只嘴里白嚷“你滚开去！我要起来了！”中用不中用？被压迫者的解放，是应当有下列的步骤：

（一）自己真感苦痛，真想站起。

（二）四肢合力，作站起的姿势。

（三）推开人家，自己站起。

现在中国已成瘫痪的症候了，不治这病，有站起的可能性吗？西谛何必定要反对请医服药？他以为中国是健全的国家不消服药的吗？果然如此，我又何言。

西谛说，他的所谓“曾极力的呼号过”，反抗过，只表示曾经努力挣扎过，并没有“算了”的意思。当真如此，我承认我也缠夹了，谨向他道歉。但他原文的口气却很容易使人误解，不是我故意挑眼。

我在《质西谛君》文中，有一番题外话，只是间发感慨，并没有大吹大擂，叫前人去送死，西谛也在那边，“深文周内”了。况且，宣战，岂不是大吹大擂叫前人去送死？暗杀还是一二人的事；若复仇宣战，简直叫人大批大宗的送性命去。——西谛为什么赞成这种宣传？为什么忍如此做？说是匹夫之勇不知计划步骤，但空空洞洞的完成复仇，其计划步骤又何在？请问？我想西谛是

迷信群众之力的，所以说，“当其前者未有不碎”。他以为一旦群众突起，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群众是西谛的万应锭。他相信你喊，我喊，他喊，喊来，喊去，群众醒了，万事全休了。这么简单而容易吗？西谛何不三思之？多数人之力诚不可侮，但是多数人背后有少数人牵着线呢。有真的群众运动吗？西谛是参加过这种运动的，是过来人，不用我多说了。

西谛回答我的质问很详细，但不免遗漏一桩很重要的。他在《杂谭》中说：“如引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的对于这次大残杀案的责任……”这个罪名是很重的。若是照他这般说，我大有做英国人奸细之嫌疑，所以我质问他：

> 为什么引了国内的残杀事情，就会减轻英人的责任？譬如甲杀了乙，例应抵罪，却因丙杀丁故，遂减等问罪，天下有这种冬烘的法官吗？望西谛君明白解释这名理的关系，启发我的愚蒙。

西谛和我是熟人，本不必大抬其杠。我在文章中每不免有滑稽的口吻——他所谓俏皮话——更觉对他不起。这种口吻摇笔即来，驱之不去，为累不浅，真有如宋玉所谓“口多微词所受于师”，奈何他不得。这篇答辨本不想做的；因邀西谛的盛意将原稿于未发刊前给我看，并请我再指正（应说不敢当），觉得不便就此默然。以后却恕不奉陪。因为再说下去，大家没趣。二人争年，以后息为胜，又何必呢？（事见《列子》）

临了，我再说两句闲话吧（《雪耻与御侮》本声明是闲话咯，以闲话始者亦以闲话终）。老实说，西谛的两文（一《杂谭》，一《答平伯君》），我即不和他抬杠，也决不能佩服。他的话未必全错，却总搔不着痒处。他说的是门面话，是在演说台上的话。我的话

bbs.hlmbbs.com

即使错了，却是对朋友家人们在书室里说的。他是喜鹊，我是老鸹，朋友们喜欢听什么鸟声呢？自然，喜鹊咯！然则我的倒霉，岂待西谛驳辨之来而后知哉。

然而，西谛毕竟有可爱、可敬畏之处。他在给岂明先生的信上说："颇觉空言无益。力量最要紧！"善哉！善哉！此两言胜于西文多矣。早知如此，我又何必抬什么杠，自找麻烦。对内也罢，对外也罢，有力量总好办，宣言又何益呢。这番意思，我信受奉行，喜欢赞叹。

七，二十九，北京。

又是没落*

昨儿晚上在刚被宣告没落的周作人的家里，听了许多将要快要，甚至于久已夫没落了的人们的谈话，喝了不少“龙井”，归后以致失眠。失眠苦趣也，然借以谈没落，则有味。“黄连树下弹琴”之谓欤？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没落云云，亦犹是夫！什么是没落？我一点也不懂，并可以说昨儿在苦雨斋把没落挂在口角上的各位师友，也没有一个真懂得的。我有一篇《没落之前》，蒙《萌芽》不弃，转载示警。可是它却已经上当了。我何尝懂过什么叫浮起什么叫没落来，只是听人家说得怪热闹的凑个数罢了。是“之前”是“之后”，咬嚼起来，更加要一塌胡涂，不待言。

说没落就是死呢，那么，“呜呼”以前总归是不甚要紧的；“尚飨”以后，没落诚哉没落矣，却又不消提得。若说没落以青年

* 原载 1930 年 6 月 23 日《骆驼草》第七期。

bbs.hlmbbs.com

的心为准，不巧这青年未必就是那青年，不幸你我已俱非青年，实在无从捉摸。我还是一点不懂何谓没落。

好像没落的真诠决非用第一义，盖由周作人身上明之也。(我本不应斥之曰周某某，所以云云者学学时髦人的口吻，以示不甘心没落之微意也，周公其谅予矣!)周作人曾于十九年六月十二日《新晨报副刊》上，被宣告“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而同日之夜举蒲陶之瓶相劝者，固俨然为同一之周作人也。以此证之。

上边说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青年之心本无可谈。犹有可谈者何也？理由上边也说过，凑凑热闹罢了。所以若再被引为话把，那我唯有抱歉。着急，困不着觉，那“不，不，一点不。”

本想说几句老实话的，无端又要了一阵顽皮，糟心！——那些普罗文学家（一作普洛）若把《骆驼草》上几个东歪西倒的人当做攻击的目标，假如他们要讲究战略的话，我忍不住要通知他们：“你们错了！”我之与《骆驼草》，只是被废名兄拉作文章而已，好比拉散车（又引普罗为喻）。不但此也，就是《语丝》的京师老店，开张时我在杭州，以后也没有正式加入过，只是投投稿，骗几回饭吃而已。这有书为证，并非装死诱敌，合并声明。所以说到“某派”，“某集团”，“某种主张”，阿呀完结！

普罗诸君中稍明事理的，一定可以相信我的忠告，的确只是忠告，一无策略，二不顽笑。我们这些人（这倒包括许多人，不必定是《骆驼草》），我敢说都不曾感到你们的惟一威胁“没落”。你们看我们也谈讲到没落，以为总相当地认识“时代”了，其实并不，无非做下酒物，茶点耳。这又回到最初的说话，我们并不懂没落是什么。在诸君心里，或者以为作品的价值都靠在读者的分量和他们的评判上。这果然然，也不尽然。作家喜被人赞，没有例外，可是若把创作的重心完全放在读者身上，而把刹那间自己的实感丢开，这很不妥。我这么想，并世有几个人了解我，就

很不少了，有一个人了解我，也就够了，甚至于戏台里喝彩也没甚要紧。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虽然愈扩大则愈有趣。

总之，转变方向，意德沃罗基的青年人的心事，我们恕不猜。经济上的没落，若依马祖言，未必跟诸位跑了腿，天上就会掉下救星来，“奥伏赫变”也是活该。所以你们手法虽多，都是白费的。——况且，恕我又要不，做什么哥哥弟弟的截搭题，正是老牌的宗法和封建，正应该是八股文研究中的一种。

我们不能比你们，何以？第一，你们已在公然宣告我们的命定，对我们更有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们不曾无条件推翻一切的传统，即使沾不着死鬼的光，也没有拿出崭新的家伙来证明我们立场的必需。你们的地位，自命为新兴的权威，我们可以向你提出一种要求和质问。第一，请不要只管搬弄“某基”“某夫”苏式人名，和布尔乔普罗利他等等空名词，来蒙混人吓唬人。（注意，称引原无妨，注意的是“不要只管搬弄”。）第二，理论固然要讲，也请拿点作品出来看看。你们既已“先行交易择吉开张”了，我们有权利，要求老板们给一点新的伟大的作品，自然不限定二十四点钟。你们若肯接收这个，即退一步说，你们目前还没有东西拿出来，而我们已行将没落或者早已没落了，却也很乐意对诸君表示一种不含胡的敬意，觉得你们是真实从事文艺的人。至以外假使有策略，我只觉得好笑，你们也许会觉得无聊的，奉劝可以不必了。

此文作于多事之秋，有反响，也不复。虽未必有什么胜业，也想省出些寿命筋力熬碗小米粥喝。一个人自待最厚，我希望人人都明白这个。这倒不是摆架子，不理人。

六月十三日晨。

bbs.hlmbbs.com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

我们要起信，信自己的力量；信中国是可救，是应救的；信我们是可以救中国，我们是应当救中国的。即使目前不能得救，我们要手造得救的因缘。“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就是要种树。这信念要切实地把持它。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我们要建设道德，它是民族、国家、社会的基石。道德并不是几个空名词，是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急迫的需要，是好的习惯，好的趣味，好的信仰。中国人的第一毛病是“私”。贪污的果然是私，高洁的也是私。一人一心，四万万人四万万心，私为之也。私足以亡中国！要救国，须团结；要团结，须去私。否则无论什么方案，什么组织，都是无益或者有损的。我们至少要做到不敢以私废公；不敢以私害公；然后可以做到公私自然分明；然后可以做到乐公而忘私。道德的训练，此为最要。

中国譬如积年的病人，救国的工作有三个阶段：（一）研究病

---

* 原载1932年1月1日《中学生》第二十一期。

情，（二）决定方案，（三）给药吃。（不肯吃要强迫他吃，一帖无效要连服，假如我们确信方案的不错。）每一个人都应该认定他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做事”，要“分工”，先分辨出什么是能，什么是不能，然后一定要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定不做我们所不能做的。若是者谓之尽职。

上面的话好像很乱，而我自信这是一贯的主张。

bbs.hlmbbs.com

新年的梦想*

对不起，“和梦也新来不做。”假如定要做的恐怕也是妖梦罢。有一个人无端被邻居切了一只胳膊去，自然都嚷嚷要找去。而据那邻居说：“你们不要只管来闹了，你们回去看看罢。”这真损得利害，但我觉得不可以人废言。原来那个巨人被切去胳膊以后，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所以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只胳膊的恢复，而是一条生命会不会再活。不要胳膊，是岂有此理的大量，而不要生命，是大量得岂有此理。

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以中国之大，真的专制之治本不容易，加以近代思想之庞杂，国际关系之错综，更不容易。况且，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所以，假使我有了梦，也还只是大大小小的恶梦。

---

* 原载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当时，该杂志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征文于社会名流。此为作者之答征。

这明明与我自来怀抱着的理想相反。但我觉得中国无救则已，有救大约非走过这一阶段不可。至于谁来干这桩大事情，反正不会是我们，我不配说话。谚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又曰，“左右做人难”，此之谓也。

bbs.hlmbbs.com

《左　传》遇[*]

隐　一

今古文之争，虽在今日人不乐道而以不了了之。然以《春秋》言，公穀为一派，左氏自为一派，却是事实。大约二传根据的是师说，而师说固不免口耳授受之失，向壁虚造之谬：左氏却似另有一部古史在那边放着，所以他的论断（说经）便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自然处处都合头寸，至于他的材料与孔子的笔削底本是一是二，却也难定。

二传与经比附，左氏则多参错处，如起首“惠公元妃孟子”放在“元年春王正月”之前，使人颇有异感。似左氏先有这么一段，而“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之文，乃是后加的，以致连不起来。隐三、四年传叙卫州吁事亦然。上文极详尽，而下文又绝无发明。

---

[*] 原载1934年6月《文学》第二卷第六号。

其他有传无经者甚多，信其别有所据也。谓左氏不传《春秋》固属过当，但左氏之传《春秋》，与公穀之传《春秋》，其情形颇有不同。《左传》释经语殆亦杂有后师增益引申之文欤？杜预云云，就《左传》言之耳。

郑伯克段事经文本极不明白，叔段竟无下落。公穀所据者经耳，故亦不知，训克为能杀(《穀梁》)或径以克为杀（《公羊》)。左氏却知道很清楚，既著五月辛丑奔共之文，而于隐十一年传又载庄公之语，叔段既有了下落，而经文独缺，于是就说“不言出奔难之也”，巧而近曲矣。假如将左氏解经一段删去，（自“书曰”起，“难之也”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其文亦颇直落也。

周郑交质交恶一段不见经，观左氏叙述，周郑平列了无轩轾，下引“君子曰”又径斥之曰“二国”，其责备语亦无左右袒，与《春秋》尊王之旨颇不相合，虽曰志王室之卑，犹《黍离》之意也，然揆之经义终嫌不类。

《左传》所谓君子殆时贤语耳，时有浅陋处，如赞美考叔便是。夫城颍之誓，悔则悔耳，乃为考叔所闻，不亦异哉。殆庄公有意转圜，放出风声，考叔遂乘机而入矣。虽其言正大，实亦巧伺上意耳，许为纯孝毋乃太过。庄公极深心谲诈，而左氏辄引“君子曰”以许之，非时贤为庄公所愚，即左氏月旦之谬矣。如入许一节，明系假惺惺作态而曰“于是乎有礼”，“可诚知礼矣”，不亦过欤。至桓五年射王中肩，传文无贬辞，虽曰按而不断得失已见，然微善既已屡褒，而大恶宁无一斥。左氏之于郑庄，多恕辞，何也？

三年传，“宋穆公疾”一节，《左绣》曰：“《公羊》以宋祸罪宣公，左氏极善附会，况奉冯之对，居郑之使，后事已明明料及，而篇尾只有美无刺，若绝不知有华督之事者，此非疏也。文各有局，此篇口口先君，自应以知人断结，史家得失互见，最识此意，

bbs.hlmbbs.com

若添入旁意一笔，事备而文杂矣。”为左氏解，此言甚善。宣、穆、殇、庄之事，以让始以争终，其中情形甚复，瑕瑜既不相掩，得失自宜互见，似左氏公羊所记各得其一面，颇类吴光弑僚一案，彼近而得详，此远而遂略也。——传末引《商颂》为结，盖兄终弟及，固商道也。《公羊》所谓“大居正”者，周道也。

五年传“公将如棠观鱼者”，鱼即渔字也。《穀梁》，“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与左氏用法正合。至下文“陈鱼而观之”，此鱼字当作名词用。僖伯之谏，“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上文言不登于器公不射，下又言器用之资非君所及，似相枘凿，案上器字殆专指祭器也。《左传》《补注》在“则公不射”下注曰，“此指祭祀射牲”其言是也。禘郊宗庙君必自射，盖先代之遗风然也。左氏《穀梁》均以公往观鱼，《公羊》独以为观鱼其名，捕鱼其实，以僖伯之言揆之，似《公羊》义为长，公曷为远而观鱼哉？观人为己捕鱼耳。

“渝平”、“输平”之异文，三传之说，以《左》为长。《穀梁》之文甚简，说不出所以然来，说郑人来讲和可也，说郑人来讲和不成不可也。讲和不成，书于经何为哉。《公羊》也觉得“未有成”三字不够，于是说之曰“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这是说六年春郑来伐，获隐公，以如此之大事而书曰“郑人来输平”，虽曰《春秋》上讳尊亲而措词如此含混，将何以示后邪？圣人笔削，岂其然乎。左氏在五年传，已言曰郑伐宋而公不救，是有德于郑，故于此年只下“更成也”三字而意自明。以狐壤之战为本年事，是《公羊》之疏，大约总听说有此一役，在前在后，却弄不清楚了。既不得输平之解，遂以此傅会之耳。

九年郑人败戎一节其文致佳，而不见经。杜氏说之曰：“此皆

bbs.hlmbbs.com

《春秋》时事，虽经无正文，所谓必广记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他皆放此。”杜于此点觉得亦似须诠明，故特发此条。但我仍不甚了解，左氏所据史文与《春秋》经所据是一是二？治左氏者当然要主张同出一源。于是便有了问题。如郑人大败戎师，足为诸夏吐气，夫子何以削而不书？若曰不来告不书于策，左氏将安所据耶？还须假定《左传》与经文有相当之参错始可。在今日言之，此固无损于《左传》历史及文学之价值也。

隐桓之事，三传均叙得不甚了了。左氏最迷离惝恍，宜立隐抑宜立桓，迄无明文，《左绣》以史公《封禅》书誉之，甚妙。左氏最好奇，别的不谈，先就讲仲子夫人的手相，究竟谁大谁小，使人莫名其土地。“继室以声子”，似声子继嫡矣，而杜预释之曰“犹不得称夫人”，以视仲子，鲁在已掌握之中者何如邪？且隐公既长，而又母贵，正位可也，何摄之有？若曰成父之志，则惠公欲立桓，传岂有明文哉？此《穀梁》之文耳，以绲左氏，似郢书燕说矣。穀梁以让桓为不正，是隐固宜立，特探先君之邪志而遂让国耳。隐公信如此，古之愚也夫。公羊说得颇详细，“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此颇近情。但桓何以贵？曰母贵，母何以贵？《公羊》又不说了。于是只好又回看《左氏传》，那还是这么一套！其为尊卑也微，真可谓微之极矣。大概声子是孟子的侄娣，没有扶正的偏房，仲子是新贵，又有乌烟瘴气的祥瑞，惠公想也特别爱她，生了桓公没有来得及正位，而惠公死了。《左传》是这么一套，《公羊》也许是这么一套。看《公羊》既说“母贵也”，又说“仲子微也”，可见她虽较隐母为贵，却还不到夫人的位分。五年考仲子之宫，其地位亦颇明白，若仲子径配惠公，奚特立仲子庙耶？《穀梁》以仲子为惠公母，孝公妾，与二传异。《史记》之说更奇，大似明皇太真事了。

bbs.hlmbbs.com

五年，燕不虞制人。为郑所败，传末引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此亦信口检来之便宜话耳。“君子曰”虽未必出于左氏自言，而左氏既引而录之，自有相当之赞许，其中恰当语固多，而肤泛浅薄语亦正不少。又如十一年郑息之争，息师大败而还，于是君子便说，“不度德不量力，……其丧师也，不亦宜乎！”也完全是风凉话。

桓　二

观叙华督之乱，知《公羊》“大居正”之言，义正而迂，左氏“知人”之誉，语缪而切也。（《隐三年传》）盖殇公之弑，远缘于战事邦交上之失败，近在于华督之敢于为逆，归狱于宣公之传弟，毋乃太远。计与夷之年当穆公卒时已长成，宣公卒时尚在幼冲，同一殇公也，嗣位靖国，不能得之于今日者谓能望之于昔年，有是理乎？盖殇公之安于位否，当卜诸其有无君人之能力资格，而不尽系乎统绪授受之直接或旁延。《公羊》似不曾看透此点，遂贸贸然以宋祸归罪宣公，似当年若传子，便无馀事矣。人孰不爱其子，孰不爱其位，传子常事，亦易事也，宣公自非大愚，宁不能办此，而待公羊氏发之乎。义正而迂，此之谓也。左氏于殇承穆统，径誉宣公以知人，一笔而表里俱到，盖穆公之贤初不待言矣；于殇公之弑；先诛臣之无君，后言君之失民，祸变之来，由来已渐，远因近因，若指诸掌，又何必再牵连冢中枯骨哉。冰雪聪明，吾无间然矣。

初入春秋，郑庄最强，殊有霸气，与王室关系亦颇深密。凶终隙末，成于繻葛之战，其离合之端蛛丝马迹，散见传中。如隐三年言交质交恶事；六年言郑伯如周，王不礼焉；七年言郑忽在王所；八年言周以虢公为卿，而郑仍以齐朝王；九年言宋公不王，

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十年君子美郑庄，以王命讨不庭，是年入宋，入郕；十一年言以多易少，以有易无，为桓王失郑之因。左氏叙述既明，于繻葛之战遂无一字贬斥郑伯，于是杜预说之曰："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虽未必得《春秋》之旨，殆左氏之意本然耳。杜氏洵不愧有"左传癖"也。迹其前后因由，郑庄固不臣，周桓亦不君，殆交失之。夫周之东迁晋、郑焉依，郑之于周非特近族，亦旧勋也，其起衅在于畀虢公政。王贰于虢，虽似负郑，然予夺之权操在天子，交质交恶其曲总在郑。故六年寤生终往朝桓，虽王不加礼，而此后五年之间，虽实际上着着在图霸，而表面上总事事曰勤王，为周人计似乎亦该过得去，不知为甚，忽开起顽笑来，酿成繻葛之战，王夷师败，自此以上犹为东周，自此以下渐为春秋，为战国矣。

春秋之初，无王而尚有王，及桓文以降，有王而实无王矣。何以言之？春秋之初不知尊王，而王尚尊，及倡言尊王，而王反渐卑，陵夷于春秋，没落于战国。周之亡亦久矣，曰过其历，岂其然乎？如隐三年传言平王崩来鲁求赙，及周、郑交恶事，此无王之渐也。然而寤生用兵，辄言王命；忽在王所因娶于妫；及败戎有勋，仍以周班被抑，王师其时亦屡出。如隐元年伐卫，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又会郑师伐宋，桓四年王师秦师围芮，五年蔡、卫、陈从王伐郑，东征西讨，虽胜负互见，而其时周室尚思振作，诸侯口中虽无尊王之号，目中尚有天子也。及桓文继霸，每下愈况，《春秋》于是有狩于河阳之文，王霸之事不并存也。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郑庄固气度偏小，才劣于桓文，而地理形势之短长亦不无关系。郑之不霸，地为之也。谚曰，"金角银边草肚皮"，言弈耳，以校史乘，辄相符会。周兴于丰镐，而衰于成周，虽曰"卜洛易隆替"，实则无德易亡，十之七八，有德易兴，才二三耳。春秋五霸，晋、楚、齐、秦各得其一，

bbs.hlmbbs.com

实四方之霸也，宋襄凑数而已。晋、楚争霸且与春秋相终始，及其季世，吴越崛起于东南。至七雄力并，新造之邦首推燕、赵，北方之强也。燕在春秋，寂寂无闻，以处边陲，终成强国，非地利之效欤？至若秦据关中，开巴、蜀，楚并吴、越，齐表东海，席累世之隆，承霸者之业，更不待言矣。韩、魏均偏小窘迫，而韩为甚（魏在战国初甚强），即春秋之郑也。故曰郑庄不霸，虽人事未尽善，亦地势使之然也。及后成晋楚两大之局。郑蛰居其间，畏首畏尾，自保且难，敢言争霸？以是言之，公孙侨之才故当不下于管夷吾，且过之欤？何则？用大国易，用小国难也。

看《国语》，则郑之为郑，殆有不得不然者。夫郑于诸姬最为后起，其实寰中分割久定，欲无端插入一国，事属甚难。故史伯以为东南西北"非亲则顽不可入也"，是分明告诉他，"边"和"角"不必打主意了。只可在秦、洧之间，图个"少固"之局。此与诸葛《隆中对》，劝先主取蜀，同一格局，都是在这棋枰上算而又算，归根在弱小身上打主意。蜀在西陲，形势较好，郑居中央，更局蹐耳。此非谋国之计有短长，乃所乘之势，所居之位有优劣耳。史伯之言，包括春秋全局，若载记不虚，而非事后详簸，洵特识也。

传与经每违舛，兹就偶见发之。经书"七月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咸丘之焚，似宜有传，《公穀》均有之而《左》独无。左氏不但无春焚咸丘之文，且书七年春穀伯、郑侯来朝，显与经文乖午。杜氏曰，"以春来，夏乃行朝礼，故经书夏"，明系为左氏曲说。夫二君同朝于鲁，盖有先例矣，隐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是也。今经不依前例连书穀伯绥、邓侯吾离来朝，乃书"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则二君之不同来可知，而邓侯之来也，且当在穀伯之后矣。何得言春来而夏行朝礼乎？且二君者小国之君，或失国之侯伯也，春来鲁国，而夏始成朝礼，何其慢耶？久羁鲁邦，固当有别情，传文又岂得无

言哉。故知元凯之言，全系向壁之虚谈也。又本年传于秋冬均有记载，而经文皆缺。似此一年经传全然不是一回事。然此犹不足异也，最可怪者在五年传。经书“夏……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此三传所同，以左氏比附经文，则大奇。传曰：“秋，王以诸侯伐郑。”叙繻葛之战毕，始曰，“仍叔之子弱也”，则传意仍叔之子来聘自当在秋矣。杜释之曰：“童子将命无速反之心，久留在鲁，故经书夏聘，传释之末秋。”夫仍叔之子未必便是小孩子，小孩子岂可作钦差乎？固知二传之义较长。即使真是小孩子，其有无速反之心，杜氏宁知之耶？说他无速反之心可也，说他小孩子想妈妈，要赶快回家，也未尝不可也。杜说妄矣。且此言而信，何以解于七年传文乎？岂尔伯尔侯，亦皆童子乎？欲释经传之异，当曰错简，即此条本当在王伐郑上，及齐、郑如纪下，已较杜说为直。但仍不合，传在此下，又曰“秋大雩，书不时也”，是则一年有两个秋天，而其中夹了一个夏天，此何故也？即把夏日之事抽出移前，而终久要过两个秋天。试看杜撰：“十二公传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两秋（按《襄二十六年传》中检之未得），此发雩祭之例，欲显天时以指事，故重言秋，异于凡事。”将夏移在秋后，则以童子为推，秋后又有一秋，则自造重言之例，是直以经传为儿戏矣。凡此曲说，谓皆无取。颇疑记繻葛之战，与其他解经之简短文章，原来并不是一回事。将二者合并，而一时未检，遂误把“仍叔之子”一条放在伐郑之后，而又少删去一秋字，使后人读之，好像这一年中过了秋天又是夏天，过了夏天又是秋天，有年光倒流之感。且“仍叔之子弱也”这六个字，若离开经文看（《左传》本与经各卷），简直不能明为何语。《左绣》曰，“以一字作解，传亦往往而有，只点仍叔之子，用笔尤简而脱”，此不但是《左传》癖，直《左传》迷矣。此脱字谓当读如脱误之脱，不当读如跳脱之脱。一字作解，传固有之，如开

bbs.hlmbbs.com

宗明义，“不书即位摄也”便是，但彼可解，是谓简明，此不可解，宜曰简脱。掩卷而思，此六字灯谜，亦正不易猜中耳。此说似为今文家张目，但余亦无此意也。

槐痕*（《三槐》之其三）（八则）

槐有痕乎？不知也。语出《伦敦竹枝词》（《论语文选》页二一〇）。这与梦不关，与不梦亦不关，然而终相关者梦也。槐有痕乎？不知也。无槐犹可，无痕则不可，无以，曰有。君不见槐榆皆多青虫，人行荫下，衣上每有一点绿，殆槐之痕也。槐而有痕，殆而已矣。追惟知堂翁畴昔序《梦遇》之意与夫玄君昨日之言，知师友之爱我厚，而我之负师友爱我之意之厚已多矣。

一九三四，十一，十二，古槐书屋。

（一）

“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今本误倒，愚按今本是也。夫衣食虽易而难，礼义虽难而易，则救国程序之略有先后，固事理之宜然

* 原载1935年4月3日、5月8日《益世报》。

bbs.hlmbbs.com

耳。夫以皇帝之尊犹困于新衣，而今人则尽有不觉没衣穿的难看，而想去量一量女人袖口之长短者，岂不如 Cheshire Puss 之笑耶？人曰今不如古，我曰古不如今，人曰读经，我曰读西笑。

（二）

电话铃响。摘耳机，铃响，说话听不见。放下，铃响。摘耳机，铃响。赌气，冲着它大声言语，不中用，只得放下。铃响。索性不摘耳机，铃当然更响。——这一回许行啦，心平气和把耳机一摘，还是铃响，真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想“去你的”。虽然丁零当郎紧一阵慢一阵地响，人却坐在沙发上，悠然自得地点起烟卷来了，铃声微弱渐止。这回真得怨自己，忽动遐想，铃响没人，铃不响许有人，——谁？耳机才到手，赶快放下，来不及，铃响。其响甚大，想是休息够了的缘故罢。从此以后，不成啦，耳机摘下也是响，挂上也是响，逼得他连连写信（当然不打电话），叫电话局来拆机，其人迟迟不来，他倒又有点儿惯了，似乎不这么一定要人来；而其人忽来，立刻爬高上低，铰线拆机，铃止声寂，板拔钉出，于时夕阳西下，一室黯然，不是味。过得不几日，他带了一只叫人钟回来。又不几日，高升告长假。“老爷！”“什么事？”

（三）

或问：“教书有什么心得？”我说：“除掉多给点分数，以外没有。”他骂我，我不能对，他问我，则理由既多而且好。有如“寸金难买寸光阴”哩，“时间是金钱”哩，“大贱卖”哩，“不景气”哩……这是私房话。若说为公，那就麻烦了，得先问这学生配不配及格，罢了，不及格，进而追究不及格之缘由，再在缘由上课

以相当之责任。若责任都在，或大半在学生这一面而教师不知，是头脑冬烘，知而不问，是人情卖放，勒令归田，何说之解。否则，难言。

假如——又是假如，第一假如这学生本可以及格而你为顾全你考成，抖一抖你的威风，不让他及格，似乎是公而又公，骨子里私而又私。这种情形幸而不多。假如他实在不够格，那你使他不够格的资格的够不够也是问题。你是教书的，他是念书的，你是上一联，他是下一联。假如上一联出得不通，不能怪下一联对得不好。你到底通了没有？

他至多不及格而已，这一事实，半点不曾说出它自己的来历。当然我不必为坏学生辩护，但你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这小子，揆之教学相长之古训，似乎不怎样公平，也不见得漂亮。在责任未明以前，叫你担任一半，既决不算难为，那末，迟疑宽容。人之情也，不迟疑，不宽容，非人之情。分数等第之在腕底下滑过，所谓王道不外乎人情，而其中乌得无天。

除非你假定你不会得错，他不会得对，或者假定现代的教育制度方法等等已尽善尽美而不可再非议的，那才会养成一种大刀阔斧的勇气，否则，难言。

为人难，为师不易，所以先生的雅号叫做“人之患”。我第一赞成会考，第二，我们（这儿恕我用一们字，因为不止一人）主张在学校里废除一切的考试，而把一切的考试一古脑儿交给考试院去办，不然，国家立这考试院做啥，这么一来，我们既省下许多寿命精力，可以去做别的事，而当局也免得老是不放心我们，时时提防我们卖人情，通关节。（近来考试多用监临，当局之意昭然可见。）

说说容易做做难。政府一不肯废除会考，二不肯干脆恢复科举，老是这么不尴不尬的，则带几分冬烘气象，非特积得阴功，实

bbs.hlmbbs.com

亦最为得体，至于良心负疚，际此昌时，固无如之何。若必欲得天君之泰然，不肯稍稍委屈。固贤哲之本怀也。然亦不能无失，会见苜蓿之盘飧，更之以薇蕨耳。此既非常人所堪，望而却步，自属实情。无可非议，若夫年时隐忍，岁月迁延，则尤可哀已。

这也算心得吗？未免惭愧。大约谁都在暗暗地用着，不好意思说罢哩。快野人之芹炙，见吾豕之白头，陋之甚也，但此外我对于所谓教书这件事，更毫无心得了，须怪吾子之失问，不当怪鄙人之失对也。

（四）

书画家入门，就听他骂，以为什么大事哩。仔细一听，原来被人白饶了一张画，几幅字去。这不要紧，但他说不行，不行就不行罢。再一打听，人是谁？他的亲戚，不远。难怪，否则怎么会白饶呢。看他直嘀咕，画幅多长，多大，好像一尺一寸都是黄金，而揩油之心何其狠也。又说颜料贵，我以为只有颜料之贵是真。至于画之大小，自当以纸绢之尺寸为比例，画之价值，自当以纸绢之尺寸合成市价，加上颜料之市价为比例。如纸每尺价若干，绢每尺价几何，纸绢不贵，则贵的只有颜料。今则不然，他口口声声损失的是画，令人闷损欲绝。原来是画，失敬失敬，艺术品哟！尝闻人言，艺术是一整体，非可以尺寸计算加减者，今奈何竟以尺寸计算加减耶，如以尺寸计算加减，那一定是绸缎布匹之流，其侮辱艺术至此极矣，宣纸画绢是也。今这位先生既尺寸都不肯让人，（假如拿来守国家那有多好，可惜不能。）而又一口咬定这是画，其人之头脑高常人一等正于此等处见，而其不为常人所了知亦即在此。咳声叹气，拍桌搥床，咎由自取，着无庸议，等因奉此，相应查照可也。

bbs.hlmbbs.com

“那几张字呢?”“不要说起，我的字最是有名的，他拿去当人情……”一声长叹，声甚悲，“你想，我的字挂在某老的客厅里，谁都会想得到是他送的，那他有多美”。“是的是的。”又说，“阔人恭维他，他果然美得了不得，他恭维上了阔人。他也美得不得了。了不得就是不得了。”一句话横在嘴边，煞不住啦。“这是为何?”“你装孙!阔人对他磕头敢情好，但你知道，这是什么话!既叫做阔人决不会轻易给任何人磕头的，除非你比他更阔;同时有谁敢认真受他老人家的头呢。既然如此，你想，有什么办法，只有他去向阔人磕头了。而且要磕得响亮。必磕得响亮，阔人方肯受受他的头，阔人肯受他的头，则他已足俯视侪辈而有馀，盖其侪辈多半已立了志欲碎首阔人之阶，而不得其门者也。”“你够多损。”“把字条送过去，是他向阔人磕头之象征，阔人把字条收下而又悬诸堂上，是愿意公开地受他的头的表示。吾知今而后过某老之堂者，俱指而目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则某之荣幸已多矣。其荣幸决不稍减于把阔人的手迹挂在他的客厅上，而且过之。”“话虽如此说，向人家磕头，总不如受人家的头啊。”这话也颇平常，却不知在那里恼了他，他猛然一拍桌子，吓了我这一跳，不轻，“他是什吗东西，配!”忽又柔声地说，“你不知道……他的字条是我写的(其实我八百年前就知道了),挂上去刚刚合适。他……不成。把你我的字条挂在阔人的厅上，那就算磕头，反过来说，把阔人的字条挂在你我厅上，那顶多是唱喏——绝对不会到唱喏的程度。你想，还是阔人冲我们略点其头好呢，还是我们向他大磕其头好?那个够交情?”我说:“真正是所谓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愈胡涂啦。”抬头一看，踪影不见。他已不屑教诲我。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

bbs.hlmbbs.com

（五）

月日，与某君闲坐，他忽然微微一抖，说电话来了。我左右这么看，半点响动不见，一室寂然如故。其时我才注意到这是一种特别的话机，别的先不提，压根儿没铃，难怪不会响。他怎么会知道呢？说时迟，那时可快，他已蹑手蹑脚走到小圆桌边，拿起耳机揿在耳旁，里边没有一点声音。谁想得到他在言语。吓，瞅他脸上可直变色，装出种种的样子，似乎听之有味，而谈者得神，好不闷杀人也么哥。如是足足演了有半个钟头，他方才走了过来抱歉得了不得："对不起，等得气闷了罢？""可不是气闷。""在电话里讲开勒，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憋不住了。只好打着刘老老的口音"借光，干点啥？哑剧吗？"自然不敢提演电影，怕他怫然。可是，不成。气到没气，笑起来了，"怎没，您耳朵有点发背？"原来他一点儿不哑，倒是我有点儿聋，糟心！

（六）

堆儿皆文件也，某名公督着伊的令郎，把其中所有公理的公字改作王字。王比公阔，难怪。继而一想，公理有这句话，王理没听说过。梦到底是梦。以为醒了，然而尚早。怎么又走到中央公园呢。有三个匠人正在涂改，"克林德碑"，头一个字，也不用说勒，一画，两画，一竖，再一画。第二个字只欠分明。第三第四字皆原有，而金光照眼矣。抱柱一副对，八字，七言，做得可真不算坏，上一联可惜我忘了，好像有一画，下一联可惜我也记不起来了。马路旁边把某种运动正讲得起劲，市民围而听之，我也听得出神，忘其所以。

(七)

喜欢听谁的话语，不一定喜欢他的文章，或准懂得他的艺术。喜欢谁的作物的，却偶作遐想，想见其人，可惜一多半是不成，更可惜剩下的一小半之中又有一多半是失望。这本不是一回事。夫玉茗堂其人则天下才，其地则千古著作之地，而乃鸡埘豕圈杂沓庭户耶。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关衰鬓之侵寻也。尘世竟有怜才之美人，宜其啼笑皆非也。

(八)

国文教员讲书娓娓可听，此老婆婆，兴当不浅；讲毕方知是学生驱逐他的宣言书，遂拈髭微笑曰，孺子可教也。恰好铃响，退班。翌日，学生会上书校长，要求撤换该教员。翌日，奉批示，“呈悉，文字清通，理由充足，殊堪嘉许。”数日，消息杳然，学生会代表面见校长，校长说：“困难！我老等他来辞职，他不言辞，怎么办？写一封‘拟不请执事担任’的信很容易，似无此先例。”代表兴辞，谒该教员，面请他辞职。他说：“你们不乐意兄弟，兄弟走好办。”竟一口答应，毫不迟疑。学生大疑，想试他一试，“请先生就写。”他说：“好。”即刻打开墨盒，蘸饱羊毫，文不加点一挥而就，而且情词恳挚，求去迫切急于星火，签字盖章，色色完备，传观既讫，派一校役立刻送去，回来时执有当日校长室之收据，紫泥加血鲜明之甚。学生满意，鞠躬而退，其躬且深，明日上课，后日上课，大后日星期，星期一还上课，一室皆惊，等不及下班就质问他。他问：“我已三辞，校方不准。”学生不信，“不信请看：台端教学兼优，而迭请辞职，应无庸议。”字如核桃，

bbs.hlmbbs.com

紫花大印，明亦如血。学生哗然，包围校长室，校长答曰："你们想请某先生走，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其一是你们驱逐他，其一逼他自己来辞……"大鼓噪，稍静……"就辞这方面说，你们叫他辞而他不来辞，那是意志坚定，思想积极。你们叫他辞而他就来辞，那是难进易退，人格高尚。就驱逐他这方面说，你们轰他不动，那证明你们不如他，你们尚且不如他哩，他的学问好得可想。你们把他轰走了，那证明他不如你们，他不如你们不能证明他的学问坏，因为你们的学问本不坏，反而证明他的教授法好，因为你们的学问近来更好……"其下文如何我不知道，该校长虽幽默出之，恐不许他幽默到底，而该教员之去要不要，再等"拟不请执事担任"的信呢？

bbs.hlmbbs.com

槐屋梦寻[※]（四十二则）

梦寻，梦遇寻也。不古而屋之者，既不欲冒保府槐茂之记，又以为槐不必古，而人皆宜有一屋也。吓！好热闹。一声醒木，几下捶皮，正是梦短梦长都是梦，年来年去竟何年。

一九三四，十一，九，写完《古槐梦遇》时。

（一）

眉痕如晴明远山，色当在青水晶蓝宝石之间。近看，干土一抔耳。此海上三山之所以时堪西笑也。天风引舟，将奈之何。

※ 本篇是一组随笔，共四十二则。其中一至十二则、十三至二十一则、二十二至二十九则，分别载于《人间世》1935 年 6 月 5 日第二十九期、10 月 20 日第三十八期、11 月 5 日第三十九期。三十至三十九则、四十至四十二则，分别载于 1936 年 1 月 5 日、3 月 9 日《大公报》。

(二)

梦中作文辛苦，醒来有一字否？徒以病脑，此手何为者？忽悟死而有知，亦殊非了局。世俗每以形神同灭为大悲恐，不知形灭神在，其悲其恐尤大也。尔时要能不能，作什么好？又辄谬谓生寄死归，昔寐而今觉，庸讵知易箦之顷非入梦之初乎？且神识流转乎死生之际，异乎不异乎？隔乎不隔乎？曰异曰隔，理绝言想矣。曰不异曰不隔，则积数十年之生犹不得渐知，而谓必将顿悟于一瞑，有是理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闻道之缘当在生前，不在死后也。轮回涅槃云云，已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人或不解理何用，故安在也。再给我找一只小手来乎，无奈神识已迷本来矣。说以后我可不再想做文章乎，又安知彼时我犹不免有想做之意耶？故寤寐是寤寐，死生是死生，至少你们串讲不得的。

(三)

人正不必坚忍得这样错，并且也不必坚忍得这样不错。是以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再发"使乎"之叹，颜子不贰过，有"殆庶"之嗟，甚而至于对付豆瓣似的官儿如陈司败者，也说甚么"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人但知圣道之大，而不知其不大之大也。然则两楹坐奠，直沧海之微尘矣。

(四)

婚姻者，找寻不知何年失去的那一半也，故曰，人不婚失半。

注曰，半读如“一半儿”而较庄严，又读如 better Half 而去其上一字。失读如失足。

（五）

好是好，歹是歹，真实冷酷之语也。好不一定好，歹不一定歹，假借温爱之词也。真实而冷酷者，天也，假借而温爱者，人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仁者人也”，又曰“天地不仁”。幕天席地，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六）

佛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梦似电影，其人物出没光景，酷似之。根尘皆可生梦，不独眼，且长闭其眼，而眼根独炽，想似见也。影子虽已则声，而“看电影儿”不衰。梦佳，弥类电影，电影不佳，甚似梦。今之电影常似梦矣，而梦之似电影者较少，《三槐》之所以作也。

（七）

朝露真可伤，幸而不都是锦片的前程。小时候见药生畏，母亲说得好，“这一点点，快吃！快吃！”其公式皆为负负相乘等于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亦同。娑婆世界，不知到底有啥不好，弄得天人都怪。历劫投胎，恰如西哲所谓茶壶绕太阳也。于是放下眉头来听小曲，恰好唱到“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这一段，深叹人生多难而公式无用，尘露之感，又兜的上心来也。

（八）说窝逸（上）

枕上眼睛跳，恨不得起，扣夫子之门而质之。虽曰“孔席不暇暖”，正因其如彼之栖栖皇皇也，茫茫如丧家之狗也，于是对于婴儿啼，女呫语，不免时作遐想耳。何以明其然也？语不云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则何以明其然也？《记·中庸》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倘若以后有来问“何谓窝逸？”我必径答曰：“如文王便是。”——不然，一唱又三叹，此胡为者哉？武王桓桓，叨光的是父王爷的阳寿，回首时剩得孤嫠，若无周公，真真弗得了。武王也无此福气。“无忧者其惟文王乎”，深慕之之词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算来算去，还只有一个文王，算他素王也不成。

（九）说窝逸（中）

今日晚饭有一“工碗[1]”栗子烧白菜，方赞美之。妻说：“要是把虾仁烧油菜盛在这种碗里，多窝逸。”“我方才讲了（《读词偶得》），又给你弄坏勒。”小孩愕视。饭罢，我们正说小孩子不懂，而小孩不服，“我知道，虾仁在底下看不见，那是窝逸。”又说：“那我知道，粗碗。”

（十）说窝逸（下）

谁想得到她要说这句话，更有谁想得到她说得那么难懂，与

---

[1] 青花碗底弇口敞者，南方语。

我原没相干。小孩子总是小孩子，大虾仁埋在油菜底下等人来找，也够窝逸的不是？假如他捧着一只破碗——多半是工碗，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怕熬不住要说这小孩窝逸罢。碗里有两只鲜红的虾，一片碧绿的菜，其世界之色亦同鲑菜之清新也，觉人寿年丰之不韵，无怀葛天之犹虚，而武陵桃源之甚远也。说这儿窝逸，多干脆。

为什么必需用虾仁呢？这倒是有趣的问题。熬白煮青之菜未尝不可，而知味之士，在此以为不必。清水白熬之高犹不如生啖薇蕨之为高也，生啖薇蕨之高犹不如压根不吃之为高也，然而首阳非周家之土耶？将奈何？孟子所谓"则蚓而后可者也"，其实，虽蚓而犹有未可也。更将奈何？咬菜根固是读书人之本等，然而清刚之气胜，固穷之节劭，亦无所谓窝逸矣。窝逸者，至柔之物，软心肠也。咬定牙关，窝逸云何哉，适得其反也。虾仁几颗用得不错，不论在口味上，颜色的感觉上，……虽然有得吃与否是另一问题。谁？也是大问题。弄得不好，人头自己会掉的，怪！

谁都想吃得好一点，假如有得吃的话。已有了油水汪汪的青菜，还想再放点虾仁，正是人情，正不必深恶而痛绝之。其可恶正在他们老不肯放虾仁。江南人来言，一家一家的只会哭，说道要饿死啦，闻之惨然。然则青菜上放虾仁真真是遥远的事，谁敢说不是梦。本来还有一些话要说，现在就此打住。因为用什么碗去盛，怎样盛法，盛些什么，都不很要紧，到底有没有，顶要紧。可惜就是这一点不知道。

以一言之微，而关于生命之气候者甚大。天地宁解温柔，则人道之致也。劳人而喜说窝逸，非有所忆，则想望之心也夫！妇人不闻道以其见短，或曰任重也，赤子不闻道，以其无知也，然而辄以之喻道者，以其能近取譬也。窝逸之义固当如是云耳。若问及鄙人，鄙人看黄猫在灶下偷菜吃忙。

 bbs.hlmbbs.com

（十一）残句

三十年来事未真，还从图画认遗尘。笑予蹀躞东西步，合是凌波缥缈身。

（十二）

信然哉，秋冬之际，难为怀也。暂游南山溪中，竹木临流，澄照无碍，时有云痕数点，映带其间，性颇悦之。意可径造，而若失空明，遽呼止棹，止之良晚，勿及，对浊流怊怅而已。便欲弃舟以待其定，而吾梦至短，虽小立犹不可待也。

（十三）

以 radio 听小学教育讲演，倏尔晦冥，日作褐金色，风尘之声如雷，渐近渐近。（以下电码不明）

（十四）自述答废公

才福不易相兼，况乃浑然元气，有时会忘却生日时辰八字，冥顽，性也亦有不可强者。先曾祖手书短幅曰，“半日内静坐，不知此是何地，我是何人”，窃爱此语，缘性懒，不耐久坐耳。小时候困过一忽，乌泥漆黑，睁大眼睛还是黑，伸手一摸，东也是墙，西也是墙，好容易找看帐门，拉开来看，窗纸微青，脑子里打圈，良久方定。静坐之味岂近之，未可知也。年渐长大，遂不可多得。暂尔温寻，有如换一地方睡，总不如畴苦之醇，亦难必也。儿时不

可追已。偶值饭饱和衣，颓然一瞑，胧朦而起，视夜何其，而他人之睡已深矣，灯明如昨，终不得知夜如何也。于是复睡于是天明而剩夜无眠往往有之。又不甚午惯睡，其寻之也艰而守之者弱，以求舒况瘁，非关趣味者也。沉酣之后，瞎对夕阳，辄自讶身多，又损今宵之卧也。炊粱之累吾知免矣，若遗矢眠床正中一骨碌爬下来之故吾不亦甚远乎。以兄之爱我厚知我深，故敢竭其尘凡以发莞尔之笑，苟重为之叹息，于兄或非得已，似吾薄劣岂所宜耶。

（十五）记与环语

做不辽东豕较比做辽东豕更没有意思。譬如你说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那是不错的，因为二加二本来是四，四加四本来是八。但是他人算出来的和数却有了五七字样，那就不大好办。不是你错，就是你特别的对。毕竟只是错，对无所谓特别，特别就是不对的原故。

（十六）

定庵曰，“新诗急记销魂事，分与燕脂一掬汤”，不知是梦是醒。窃谓文章只有两种：醒梦是也。然醒时文章梦中读之，而梦里文章醒后写之，醒梦又自相缘也。枕上不知读了多少文章，一字不记，其感觉初如釜盖乍揭絮团蓬勃，及晓风才过，又顷刻都散也，最后剩得一点，半冷的薄饼可卷冰激淋（！）吃。薄饼余不爱吃，而与冰激淋同嚼，则妙不可言。此法万不可使圣叹知，然亦不可使非圣叹知，他们自会担心他们的肚子的。

bbs.hlmbbs.com

（十七）

夫不能忘味于客店之黄粱，犹可说也。梦中蕉鹿，犹不能斯须去心，其亦不可以已乎！患得之而患失之，斯美恶不嫌同辞也。“私自怜兮何极”语卑而苦，其他如何可言。此境夐绝，又不可以微婉尽也。昔有句云，“覆鹿失迷得，炊粱孰夹生”，与此在同物之间，尝为吾友诵之。

（十八）

文章的批评只有两个字，好坏。好的只是好，坏的只是坏，好的不会坏，坏的不会好，好之上无好，无更好，坏之下无坏，无更坏。文章的制作，也只有两个字，性情。性情当然是一个字，好坏是不是两个字？

（十九）

昨友人来谈，谈及个性诗人，今晨拈出数语拟以赠之。文章有标准性，有个性。所谓个性者，尔之所以为尔，我之所以为我也，而所谓标准性者，尔我之所以为尔我也。至于文章之所以为文章者，似非尔我所能尽，然亦终不外乎尔我，性情之谓也。世间无不我不你不他之性情，故曰不外乎尔我也；你我之外尚有他，故曰似非尔我所能尽也；似者似是而非也，他之于你我，你我之于他，其若是之达耶，故曰终不外乎尔我也。

（二十）

以人力车赴大门，某君同行在前，车行稳速，转弯抹角。畴昔有梦，梦辄在吴下旧居，今宵亦然。吾家门限甚高，幼时病之，而胶皮滚过，若行油路，行所无事。摩登之人虽拉洋车亦若是之摩登欤，心甚悦之。到了地头，见某君下车，将车资付讫。其价五分，一角至多，而予袋中之券，至小者犹票面二角，以之抵算，无乃不值，遂竟不付，而昂然入室。晤玄公。问曰：“公乘车来乎？”曰然：“夫人同来乎？”曰：“未也，她反正是睡着的，来是这样，不来也是这样。”“付车资乎？”曰：“否，将恕不矣。”玄公愕然。

如我并没有付他钱而算付过，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我觉得他在拉我，而他不觉得我被他拉，斯不亦劳而不怨乎？我省下两毛钱而他不曾被剥夺一个蚌（小钱），斯不亦欲而不贪乎？……

下另接一段。玄公以新著见示，图书目录之属，却不知是何书，后检书边小字，始知其为新编歌谣目录。同编者尚有他人，而玄领衔，其名半前简字，而玄之名独否，疑非特笔，殆以其不能再简也，如第三字不去三点水，其一二两字，起首仍各有一撇，故予一见，而认识之。

开首一行大字排，其意甚佳，若谓无忠恕絜矩之道，则一切整理文物之工作无有是处也。岂吾友之笔欤？

既醒，大略记之又复悠然入梦，其近者已全失，而其远者犹在，遂与家人大谈人力车之事，其状况惜不可忆耳。夫作第一梦时虽梦气浓郁，而心知其为梦也，若夫第二梦，则既全不知今梦之为梦，并不及全知昔梦之为梦也，是梦醒相间而愈梦梦也。世之人徒知梦之暂而不知醒之危也，知远者之将失，而不知近者之失或先于远者也，知昨日之非而不知今日之未必是也，悲夫！

bbs.hlmbbs.com

（二十一）

路旁一马车来，又一汽车来，来到切近，一看都是空的，无乘者并无御者，自动车也。不记得马车有多们大，只记汽车较马车小得多，一丢丢，隐隐辚辚，目送之西去。

所谓路者路其名，壁其实，独心知之耳。正一手抓住这匹马，把车子磨了过来，而小汽车捣乱，其走如飞，自后垂直而登吾背，缘吾颈而将爬吾头，四轮同转，其痒苏苏，不可稍耐，急捉而掷之，不巧掉在右臂上，一臂尽麻，遂觉，臂是平放着的。醒了想想，这小玩意怎么不该在我后背后，然梦中之事其可理喻者十之一二，不可理喻者十之六七。定要把小汽车想到自己会磨过来，不亦甚痴乎。以之作炭画电影致佳，惜吾手之笨也。

（二十二）

不知那一年上，不知是谁，堆过一个大雪美人，如是我闻。

（二十三）

莫读书，书句句都是谎，从第一篇第一个字起，至末一篇末一个字止。或问书名，不对。固问，曰书本无名。三问，曰老猪心忙记不真。

（二十四）

变把戏露出马脚来，怎么办？谁叫你变？活该！况且又不是

什么意外事，嚷作啥。

（二十五）

夜热不寐，环暂觉，急附耳语之曰：“君知天意乎?”谢曰：“不知也。”“然而我知之。”以为伊会醒得再清楚一点，而伊已睡着，只好笄勒。

（二十六）

或问天人之际。曰“畜生与地狱，以外土与石。”不解。正告之曰：“天道是畜生道，人道是地狱变。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见众生是本来不入地狱的。谚曰，‘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可见你不去找地狱，地狱不会来找你的，土石便是土石，别的意思没有。”“土崩石泐奈何?”“有如土石。”

此数则皆一意耳，平附记。

（二十七）

一捏电灯泡，两半爿，怎么合也合不拢。一着急醒了。

（二十八）

两位长辈同来，母亲叫我磕头，原想先磕一个，再磕一个，那里知道跪下去就此爬不起来，要想给第二位长辈磕头，怎么也不成，一着急，醒了。此梦他人见告，盖其时正曲腿而睡也。

bbs.hlmbbs.com

（二十九）

女孩子每人手里一纸卷，里边写着他们姑爷姓名之类的罢。（注，之类者何也？譬如学号）。妻说：“应该还答他们点什么，你父亲知道的。”好，我是老在行。没法，只好说：“暂时或者不忙罢，”“不该送他们一点东西吗，再不然，就是照片。”我不大高兴，既然你说我是老在行，那你至少不该提出这么具体的，“谁叫我们是女家呢！”后来一想，不也有一个小子吗，难道净做女家不成。可是小子手里似乎也有一纸卷，那就不知道这么一台戏了。

他们既然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父亲，父亲就不能不尽父亲的责任。照着纸卷上所开列的，挨门相看，嘴里自然是“拜访拜访”。一个个都是大学生，那真好办。吓，不好办，一样的门，门又不很高，得低头去找，号数不是三千五百四十四，就是两千一百一十八，总之不对。上台阶，上台阶，上扶梯，忙得个热闹，累得个不亦乐乎，忽有人喊道，“你回来”。那就回来。是要唱戏。

有两个面熟的找我，有一点事，虽不要紧，很磨咕。要叫另一个人到他们那儿去，却不说那儿是那儿，所以磨咕。问急了，“反正就在这一段上，你陪他来不成吗？”“那也成。可是我不知道是那一段。”“那谁知道！”“那不好办！”你想情，难道我就会到这不知到没有的地头去吗。

磨咕半天，说到归齐，他们请我吃饭。我知道这是一个礼貌，赏面子。其意决不外乎让我陪他去，绕着弯儿磨咕。我说：“赏饭倒不必，我下午要走，遇有一点事。这是实话，并不装幌。只把这地点痛痛快快告诉我就得。”他们还是吞吞吐吐的倒想开了，且愈想而愈远。

因为吃饭是值得多想一想事情，何况有人请。别人有得吃的

bbs.hlmbbs.com

时候，他不来请你，你当然只好看看。就算他请你，那你也千万不可就去——杂真吃真喝那是太远，总要客气客气，客气到无可再客气的时候了，于是再转一弯，提出七七四十九个困难，供他参考。等他把这七七四十九个，一个一个都解决了，然后你再去想要不要提出第五十个来，也还不算迟；因为，也许，大概是的，在二七一十四，三七二十一上面就把请客这句话给挡回去了，假如你想得太多，岂不是白费，不经济又不卫生。原令已然追回，一切自然照常，你装做没事人一般，最为得体。唱风领露，亦甚清高，比他未来相请以前，差也差不多，差也差不少，依我说可是强得多。你虽然失败，可是不要忘记，你是很光荣的呀！

你自己有得吃的时候，那情形可大大的不同，至少你别忘记请他，至少你得有人不下刀叉，我不举筷子的礼貌，最好你抱着叫一声请，一齐举箸，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一箸也不曾下这样子的决心。如其不然，你吃，他瞅你吃，你吃得香甜，那才怪。不信，你试试。

不知者曰，其事其怪，知者则曰，于古有之。严以律己谓之君子，宽以及人，谓之恕道。夫以君子之身行恕道之实，那也是很光荣的，我说。

然而那儿是那儿他们始终是不说。——也许是说不出，我也管不着，反正我不想再管他们的事了。一睁眼，什么都完勒。我把他们掷，我说“我做梦，我醒啦”。他们一眨眼找不着我呢，倒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我躺在床上尽想他们所应想的所能够想象的而终于想不出所以然来，却把他们留下给我，我应该有的一段零残的梦——不，昏昏的一觉睡，生生的给耽搁了。

bbs.hlmbbs.com

（三十）

父子二人，父吝而子贪，子觊父业非一日矣。父自奉俭苦，惟有一裹甚巨，每于深夜扃户点检之，子欲窥视，终不可得。父渐年迈，而子事之愈谨。后遘疾将不起，出裹付之曰："家业尽此中矣。"遂卒。子启巨裹而包封重叠，不可卒剖。开一层又一层，层出不穷，而裹亦渐小，终至仅如胡桃。子心忐忑，自念岂金钢钻乎。及启视之，则一活蝎耳。

（三十一）

夫知是之不尽在于我，非之不尽在于人，则人我之迹近，而忠恕之心生矣，以为明智非也，以为㧑谦甚非也，喜悦之谓也。若问何谓喜悦？曰难言也，喜悦在心如何可言。但不知戏台上一个红面，一个白面，面面相觑，有甚么快活处。

（三十二）

梅溪《换巢鸾凤》曰："定知我今无魂可销。"《万氏词律》在我今逗句，钦定《词谱》不分逗。余昔和梅溪，亦依万律。顷阅《词学》季刊二卷四号有夏仁虎君一词，于此句作上三下五句法，又跋曰："……特不欲盲从红友为古人更铸一错。如此调第七句显为上三字逗，下五字句，不知万氏何据，强注'定知我今'为一逗，遂不成语、诬史，误来学，则不可不辨耳。"言甚峻厉。固疑有所见，而余前作，殆即为万氏所误耶？然细辨之，夏曰"不知万氏何据"，而夏氏之言亦正不知其何所据也，其证殆只在于反面，

故以“遂不成语”四字抹倒万律。窃以为，成语不成语，此中大有问题。若依万读而不成语，则夏氏之说始得立，以此外更无第三个读法也。若依万读而竟成语，则新说纵佳亦只两存，新说若非，更无是处。诗云，“我今不阅”，(《左传》及《礼记》引“谷风”）疑为此词。我今二字所出，万氏别无显证而遽在此分逗者，亦以我今二字为经文熟语耳，夏氏之言未必然也，且依彼读法，“定知我今无魂可消”，不知语出何典，而句亦病弱矣。

(三十三)

小时候听过一个“包裹雨伞和尚我”的笑话，至今念之，想把它抄入《梦寻》竟不可得。苦茶庵笑选有笑府一则，其文不大活泼，又说起《笑赞》。以问知堂师，说是星云堂翻印的一册子，一时找不着了。顷得来书，承手抄见惠。兹全引其文，惟缺一赞，《笑赞》勿赞，此亦甚佳。——请都散客笑赞曰：“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酤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知堂师十二月二十日赐书曰：“偶于故纸中找到《笑赞》，将解和尚一则抄呈，其中无‘包裹雨伞和尚我’一句歌诀，仍是散漫，唯‘绕屋寻和尚不得’一语甚妙，胜于《笑府》。又赞中‘刚才知是自己，却又成了和尚’，可为较精彩语，馀殊无可取……”

(三十四)

匆匆的过使人烦恼，细细儿过使人苦痛。苦痛当然要解脱，但不解脱亦自佳耳。所谓“忍过事堪喜”真是寂寞的心情，而出诸

bbs.hlmbbs.com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小杜口中，是比池塘春草更为奇怪也，宜苦竹居中人之惓惓耳。

（三十五）

在市场买了烧饼，没言语，顺手放在另一个烧饼摊上。[1] 走过一段，忽然想不起这烧饼摊子的名字来——其实本来没有的。赶快回头，一摊挨着一摊，净是些烧饼看不出那一个，或者那几个烧饼是我的。很着急，忽见某摊在炭火上架一小锅，有盖盖着。我想盖着的一定是，揭开点儿看，原来是热气腾腾的一张加鸡子儿的面鱼饼。

（三十六）

看戏，见台上有几个人，不知唱些什么。后来好像该自己唱，就打扮上，穿了一身淡绿的褶子，上面钉着闪闪烁烁的亮片也是绿的，匆匆忙忙的往前台跑，有一女伴跟着，她穿一件同我身上一样的褶子，浅蓝颜色的㈠。一出台，台下就喝采，自己也不知道要唱什么戏，只得念了一句"脉脉梨花春院香"㈡。女伴推我一下，我知道错了：就改唱"惊春谁似我"㈢。唱完两句，又没有了，幸而好像该她接。她唱道，"我只得剪下香云"㈣。这又该我接。我无法，只得唱道，"你为何剪下香云"。唱完这句，台下没有什么。我倒放下一点心，想就用这个法子唱下去，譬如她唱什么什么，则我唱你为何什么什么……此莹环见告。平按，《水浒时剧·摩斧》折有两句颇似之㈤。但彼是有意，此出无心，彼犹

① 不一定烧饼，饺子火烧也许是的。

bbs.hlmbbs.com

白日见梦，此则是真梦也。

㈠按其出场情形是《牡丹亭·惊梦》，环亦云然。

㈡《牡丹亭·拾画》定场诗。

㈢同折《金珑璁》引子。

㈣《琵琶记·祝发买葬·临江仙》，“只得剪下香髻”，俗本髻作云。

㈤李逵瞌睡，林冲惊之。净打喷嚏，唱道，“谁敢轻身入水浒”，唱完打鼾。丑接“我敢轻身入水浒”。

（三十七）

或问君之梦竟如此之多乎？曰，不多也。自惜梦中无彩笔，甘与子同梦而不得也。或曰《三槐》皆记梦，子梦亦多矣，而亦有非梦存焉，何故？答曰，并故。

（三十八）

晌午时，残雪天气，仰面见一颗银白的星在枯枝间飞过，一只野狗“汪”的一声叫。我正倚车上高歌，碰见一位半熟识的朋友，两来的车转眼各去。

（三十九）

是这么说说而已的，要认起真来，那就没有完。若说，此假借也，未必不是，而神气活现矣。至于更有人会想到是真与不是的问题，虽其理可言，其情可思，奈到底不是何。

夫言之愈平凡者，必愈醇至，此不可不察也。此乃教训口气，

bbs.hlmbbs.com

聊为不知者言之耳。若夫知之者又宁待于余言。然而不知者待吾言而后知之，其所知不既微耶。是以若棒喝之痛快，若絮语之家常。皆为无益之事而适足以遣吾有涯之生命而已矣。

（四十）

电灯低悬，三人在打“马将”。后来我坐下去打，赢了许多筹码，呕了许多气。我是赢家，初不解为人留馀地，而输家已泪眼婆娑矣。我深信这是公道，而泪眼婆娑之可恶也。其事颇琐，不堪详记，兹记二事云。

我是四家，起手北风一对，白板一对，北风是双风。牌没有理好，胡里胡涂的把一张北风打了出去，庄家一碰。后来是否又打白板，碰白板，记不真，反正庄家牌够大的了，和下来当然是勒子，而没有几张牌可和了。——你猜怎么着，被我发见她是“诈和”，立刻把自己面前的牌一推。照我们这儿的规矩，凡诈和而不能校正其错误者，须赔偿每家一副勒子。我当然不客气地执行，而为泪眼婆娑之始。

又有一副牌，我起先是散牌，后来净摸些对子，做对对和。对家打了一张“伍万”，上家拿出一对伍万来碰。我说，“我怎么也有一张伍万呢？把咱们的伍万也请出来。”台面上立刻嚷了起来，“你这不是一对！”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张伍万，一张九万之类，反正不都是伍万就得。这多糟心，虽非诈和，也不太名誉相，然而毕竟从从容容的在竖着的牌中抽出另一张伍万来。“我拿错了一张牌”，落落大方淡淡然，不在乎。曾经拿出两张伍万来的我那上家，现在只剩了一张，自然不能再justly他的碰，眼睁睁看我把对家那一张伍万拿了过来。

看官不要以为我真得意，事实上恰好相反。在这一碰一拿之

顷，我的牌已完全走了样，所有的对子一概不见，剩下几张散牌在那边鬼混，干脆叫做“不成牌”。这几张竹面子的花骨头，张张通灵，活像一个无可捉摸的生命，这比阿利思顽过的球还要难缠。

自己并不曾和什么牌，单靠别人家赚钱，严格说起来并不是钱，岂不怕四座之齿冷乎，而自己亦良有胜利之悲哀也。后来且被我瞧破这副牌已有了五张梅花，六张板凳，七八张白板……虽他们还在认真地打，一点不觉得，自己心里却似浇过冰水一般，悄悄的走开了，只瞅着他们三缺一，围着一张小方桌在那边打着，围不住的那一面呢，放着我坐过的那把空椅子，一动不动，电灯也不眨一眨眼，老是这末一副苍白的脸，愈看愈不是味。就算是的，不知是啥，喜欢顽牌的朋友能够告诉我不能？

(四十一)

得一文甚恢奇，也许极平淡。以五彩中之某二色为一组说明之，红黄蓝绿之类是也。其文已佚，今不可忆，畴昔以之示某生。生释之曰，忆书中亦有之，其词曰，“在折服一切以前，必先折服自己之心”，一闻而即善之，虽颇惋惜，亦大欢喜，词不已出故可惜，而天壤之间一灯常明，是则可喜也。缘此而了解经典中所谓“降服”，所谓“住”，以至于“无所住，而生其心”。枕上偶觉，即记其大意而睡。

旋复入梦，在一地晤某君。以前梦告之，并演其词曰，“《鬼劫》中有一节话表示我的不懂得《金刚经》，现在事过十年，字添三个，我觉得我懂了。”某君似乎许可，他真相信有十年以前所不懂得的，而十年以后困了一忽就此会懂得这一回事，他更相信三个字的门面话便是见证。醒后检《我们的七月》在二十九页上得此一节，如梦补之，文气颇不连贯，是为梦气，而意无差，又系

bbs.hlmbbs.com

写实，固不可以文律限也。原文分行，今则恕不矣。

“我闻佛告须菩提，‘如是降伏’‘如是住’，如是以外无他说，如何降伏？如何住？”佛微笑。

（四十二）

自己用面捏，也不知用泥塑的，——情人乎，未可知，大约是的。很精美的佛像，而且尽寸也不很小，装在玻璃罩子里，以备送入庙中供养。

老是有这么一座古庙，大殿之上高，大，空，又黑，而门窗残破，透露天光。中间如来佛尚无恙，其两边东西向之供桌上，则零乱不堪，灰尘扑落。若把咱们的塑像请进去呢，简直要夹在什物中看不出他是佛，而玻璃匣子一丢丢，我不知怎样才好。后来毕竟请了进去，还是捧了回来，不得而知。其实我已经没法，醒也罢，梦也罢，若不知也亦宜。

bbs.hlmbbs.com

秋荔亭随笔*（十一篇）

（一）《左传》遇残稿

庄八年齐诸儿之弑，叙述极工，而选《左传》者每忽略，方苞极口赞之，谓史公不及。此首叙乱因三段，曰“故谋作乱”，曰“二人因之以作乱”，曰“使间公”，生因成因，了如指掌。以下则全从齐侯方面说，能使读者眼光随其笔触宛转。如“见大家，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色厉内荏，强作好汉，妙极妙极。“射之，豕人（依左绣，以豕人为一词）立而啼。”怪异斗作腕下有鬼，摄恐惧入神。失一屦勿得，致鞭费见血，精神异常之征。至祸患之袭来，只以“遇贼于门”四字括之。而费死，

* 本文辑收同名随笔十一篇。其中头三篇原载《人间世》第十八、十九、二十一期（1934年12月20日、1935年1月5日、2月5日）。第四、五篇原载《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43年12月）和第二卷第一期（1944年1月）。第六至第十一篇，原载《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11月22日、23日、25日、27日、28日、29日。

bbs.hlmbbs.com

石之纷如死，孟阳死关，似其时，公徒在侧，只三人耳。“死于门中”，死于阶下句法绝不变，而下忽变文言“杀孟阳于床”，盖二人犹奋斗而死，一子直高卧以待也，事变则文变矣。大约杀孟阳时尚当作齐侯杀的，后来看看总不大像，便又去东张西望，门边露出两只脚，拖过来赏伊一刀。弑君如宰豕何其易也，“间公”故耳。连称之妹不见其登台扮演，而匣剑帷灯，隐隐活跃。弑立何等大事，而其文只曰，“遂弑之而立无知”，一见其预先安排好，二则见这席面真是乌合。通篇无一败笔，一赘字，史公殆真不及也。

（二）《豳·七月·秀葽》

“四月秀葽。”《传》曰：“不荣而实曰秀。葽，葽草也。”笺曰：“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先曾祖《群经平议》卷九：

> 王萯之为葽本无明文，郑以意说之耳，未足据也。《尔雅》释草曰，“葽绕，棘蒬”，郭注，“今远志也”，疑即此经所谓葽者。葽绕本叠韵字，重言之曰葽绕，单言之则止言葽矣。《本草》云：“远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绕，叶名小草。”陶注曰：“小草状如麻黄而青。”苏颂图经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开花白色。此云四月秀葽者，盖三月而华，四月而秀。又或豳地晚寒，故较迟一月也。《毛》必云不荣而实曰秀，此亦似泥。《正义》引《出车》云：‘黍稷方华’，《生民》云：‘实发实秀’，是黍稷有华亦称秀”，则《雅》训固未可拘矣。

葽者，葽绕，远志，小草。《毛传》秀字之诂，义本《尔雅》，《正义》于引用雅训之后曰：“彼以英秀对文，故以英为不实，秀

为不荣；”反言之，在此秀未与英对，则义兼荣华，已有改《传》之意。于下又以《出车》、《生民》相参，二诗皆言黍稷，一言华而一言秀，明有华得称秀，竟似改传矣。曲园公一曰，“似泥”，二曰“未可拘”，亦深疑《毛传》，特不欲斥言前哲之非，出之以微婉耳。《论语·子罕》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有矣夫”，彼秀，不实而荣也，正与《尔雅》相反。夫子既有明文，不待言矣。尝疑《雅》训若非无本，胡乃颠倒，或记一时一地之言欤？唯据以释秀葽，则《毛》似终误。豳地节候既晚，方四月而葽绕已实乎？

同篇“卒岁改岁”“春日春酒”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据《传》，“一之日，周正月也”，是今之十一月；“二之日殷正月也”，是今之十二月。蒙上十一月十二月而曰“卒岁”，过的是旧年，夏之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蒙上十月而曰“改岁”，过的是新年，周之年。我们现在过两个“年”，古人亦过两个年。此大略相同也。然而不然，我们只过一个春天，古人却过两个春天。二章曰：“春日载阳”“春日迟迟”，“春日”之春，夏之春也。以《夏小》正所记物候参之恰合，知此春日于夏为二月。（马瑞辰说）六章曰：“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春酒”之春，周之春也，于夏为十一月。或曰：冬酿酒而春饮之，可其非我春何？应之曰，古人饮新酒，不喝远年。其卒章曰，“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即“以介眉寿”也。朋酒斯飨之酒即“为此春酒”之酒也。“十月涤场”之十月，即“十月获稻”之十月也。两两比照，可证其时当春王改岁之顷，夏正十月

十一月之交，其非“载阳”“迟迟”之春甚明。蒙庄秋水，夏日之盛涨也，孟子，“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五六月也。曰周正只用于朝廷，不用于闾阎，岂通论哉。尝闻之吾友云尔。

（三）从一而终

从一而终，传出《女儿经》，亦得适用于男子。——保留“从”字或否，悉听尊便。此最似义务，然中道仳离所伤已多，纵以此稍受委曲，亦未必就吃虚也。“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宦，吾不知之矣，婚姻事，人之性，生之性也，不可无一，不必有二，白首同归，较为得体。且中年自伤哀乐，“用违其时，事易尽也”，婆心苦口，千古之善言乎。惟人事万端，难以一概，容得许多例外，仆亦曾衷心祷之。即如惹草沾花，妾不如偷，固非贤知所悦安，然尘下亦是人情，不得谓为无片面之理由也。

实际上，例外是例，例却是例外，则前言戏之。人世多悲凉，终无如之何。

（四）读《坚瓠集》小说

老头儿亦有幸有不幸

小横香室主人所辑《清朝野史大观》有这么一段：河间纪晓岚先生一日在朝房侍漏，坐久倦甚，戏语同僚曰：“老头儿胡尚迟迟其来？”语未已，履声橐橐起于座后，则高宗微服至矣，厉声问：“老头儿三字何解？”先生从容免冠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儿。”高宗乃悦。

此屡见笔记，人所习知。但《坚瓠》乙集二，亦有老头儿一节却较为可怕而不著名。洪武微行，闻一老妪呼上为老头儿。高皇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行，沉吟不已。时太傅他往，夫人震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负罪耶?"高皇曰："非也，嫂毋恐。"令召全城兵马司总兵至，曰："张小四盗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遂僇其里一空，而徙吴民居之。

当时可惜无纪公这样人以片言解纷，而和尚皇帝亦远不如异族皇帝之尚懂得幽默也。——虽然高宗皇帝有时亦够可怕的。

《官场现形记》故事之一

清末讽刺小说其故事每沿袭昔人笔记，时贤文中屡言之，兹又得一节。《官场现形记》卷二十三曰：

> 姓孔的儿子说道："小的本来不敢到大人这里来上控的，实在被本府大人逼的没有法儿，所以只得来求大人伸冤。"贾臬台道："混帐！自己抗了捐不算，还敢上控，你们河南人，真正不是好东西。"姓孔的儿子道："小的是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是在河南做生意的。老圣人传下来我们姓孔的人虽然各省都有，然而小的实实在在不是河南人。"贾臬台见他顶嘴，犹如火上添油，那气格外来的大，拍着惊堂木，连连骂道："放屁！胡说！就是你们孔家门里没有一个好人！"姓孔的儿子道："大人，你这话怎么讲的？你老读谁的书长大了的？姓孔的没有好人，还有老圣人呢，怎么连他老人家都忘记了？"贾臬台被他这一顶，立时顿口无言，面孔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又骂道："你有多大胆子，敢同本司顶撞！替我打！打他个藐视官长咆哮公堂。"

bbs.hlmbbs.com

《坚瓠》癸集三：弘治间，长洲县丞鲁聪，以事忤御史竟被笞，御史怒犹未息，问曰："汝何处人？"聪曰："山东人。"御史曰："可知愚呆如此，山东何曾有好人！"聪应声曰："山东信无好人，只有一孔夫子耳。"闻者绝倒。

苏曼殊诗亦有沿袭

少时爱诵苏子谷诗。"白水青山未尽思，人间天上雨霏微。锁魂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亦其中之一也。顷阅《坚瓠》乙集一，载唐雀鲁《华清宫》诗，其三曰："珠帘一闭朝元阁，不见人归见燕归。"第三句句法相似，第四句全同，只差一字耳。

下　　驴

今唱《琵琶记》伯喈陈情，黄门官念完长篇宾白，俗称《黄门赋》，内白云："嗬！下驴！"心尝疑之，以为与早朝光景不合，然《琵琶》自必有本。伯喈固不如此，而则诚作曲时，朝仪当信然也。《坚瓠》补集三，有"京官骑驴"条：

> 真珠船载兵部尚书绵州金献民，成化末为御史，常骑驴朝参，同列皆然。草木子云，李公纪字仲修，以荐应天府治中，作诗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间银带象牙牌。有时街上骑驴去，人道游春去不回。"今则迥不然矣。

可见京官骑驴，通行于明洪武成化之间，其后即无此排场矣。记载云云，可见明清间人亦以为异。余颇疑此乃明初袭胡元之旧

仪，未必为汉族之光荣也。

别巾剧中之施槃

俗有“别巾”一剧极诙谐之至，记施槃事。据明《姑苏志》卷六施乃正统四年已未状元，吴郡登状头者自槃始。又同书卷五十二言其授修撰时年二十三，既入翰林，未逾年而卒，《坚瓠》戊集二引鼎甲考“槃少落拓自负，常咏蝴蝶云‘莫怪风前多落魄，三春应作采花郎。’年二十三，大魁天下。”与志书合。

剧中槃云：“小弟十六岁进，今年五十六岁哉。”五十六岁中状元，较事实上欠二十三，多了一倍有馀。晚遇与早秀适得其反。但剧中仍保持其传统早之说，岂郡人惜槃秀而不实，欲其早饮香名，晚成大器，二者得兼而始餍于心欤。清人未必尚有此兴味，“别巾”之作至晚殆在明之季末也。引剧文及《坚瓠集》各一节。

> 老父说，可出一对，待他对对看。先生说道，也使得。先生对了月亮一看说，“月圆”，来，来，来，你且对来。“世兄怎样对？”小弟弗用思索个，即说“风扁”，“吓！何言风扁吓？”我里老父说，那！那！那！先说月圆，耐那说风扁介？我说，爷爷，各个风拉，若说勿扁个末，那拉门缝里才吹得进个。老父搭先生实梗哈哈大笑道，此子真神童也！各个施神童三个字就拉各浪叫出子名哉。
>
> 施槃幼警敏善属对，随父商于淮上，从师读书，主罗铎家。有都宪张某来，铎命其子与槃出见。张试以对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应声曰：“朝霞似锦，晚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张大奇之。正统戊午举于乡……在翰林，英宗问：“卿家吴中，有何胜地？”槃对曰：“有四寺

bbs.hlmbbs.com

四桥。”上问何名？槃曰：“四寺者，承天万寿永定隆兴。四桥者凤凰来苑吉利太平。”英宗大悦。（补集卷二）

是施之应对敏捷，剧文虽富诙谐味，亦有所本也。

（五）判官穿绿袍

余昔年曾请北京捏面人汤姓，为制一“五鬼闹判”。判卧太湖石上，露顶赤发，须亦赤，一绿色鬼跪其前，呈以金爵，判伸手欲接。石畔左方，一褐色鬼扳酒坛而痛饮。石背偏右，一湖色鬼以长竿高揭判之乌纱。其前之左右，一鬼方舞剑，剑鞘犹判官佩之，一鬼则弄牙笏。其布置亦尚楚楚，唯判官红袍，余等窃议其未合。一日汤又来，属令易之，另捏一蓝袍，而将其着红袍之判送苦雨斋。以面捏合，坚致无殊泥塑，亦都门之一绝也。事本无聊，惕时永旦之谓。

近阅《坚瓠集》甲集卷四《判子词》一节，方知判官的确不穿红而着绿。夫蓝之于绿只一间耳，少日间情未可厚非也。所记李镇所画《判子图》，大体也与今塑相若，唯脱靴为壶，殊为隽赏，尤胜金爵也。亟录于后。

北京宣武门外归义寺，士大夫送行之地。嘉靖中，刑部郎中苏至皋饯客至寺，壁间有李镇所画《判子图》，乃脱靴为壶，令一鬼执而斟之，一鬼于判后窃饮。苏戏题诗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里斛筹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后事，丰都城外更如何。”时光禄少卿高东谷与苏善，夜梦绿衣使者揖曰：“苏司寇嘲戏太重，求为解之。”高次日告于苏，苏告以归义之故，相笑而去。夜复梦绿衣，曰：“以公与苏司寇交厚，专

bbs.hlmbbs.com

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拉苏至归义，苏复题云：“蟠桃频窃酒频倾，总是区区儿女情。莫道不知身后事，目光如电照幽冥。”是夕，高复梦绿衣来谢云。

评曰：此判认真得有趣，且非三代以下之鬼也。

还有福王

昔读孔云亭《桃花扇》，爱其《余韵》一折。《七古》一篇今犹能约略背诵，犹忆其末段：“建帝飘零烈帝惨，英宗困顿武宗荒。那知还有福王在，临去秋波泪数行。”列举数朝，于明代情事最为包括，“还有福王”一句，似乎不一定用典。但据《坚瓠集》广集卷一：“《青磷屑》载，崇祯元年五凤楼前获一黄袱，内装小函一卷，题曰：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至甲申乙酉国亡，竟符其数。”是“还有福王”之句固暗用当时谶语，非漫为之也。

倒毡传代转席

旧俗新人入门，必踏红毡，更迭铺地，北人谓之倒毡。北方则用米口袋为之，上盖红毡，谓之传代。袋者代也。自婚礼改用新式，如拜天地和合，执烛牵巾，坐床撒帐诸仪，悉已废弃，唯倒毡如故耳，亦告朔饩羊之属也。《坚瓠续集》卷四：“新妇入门不踏光地，必传席始行，唐人呼为转席。”白香山《春深娶妇》诗云：“青衣转（去声）毡褥，锦绣一条斜。”叙述明清，光景宛然，则此风所从来远矣。

bbs.hlmbbs.com

（六）

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

《惊梦·醉扶归》有此语，《说郛》八，高似孙纬略曰："陆放翁尝问予曰，比在成都见采帛铺，榜曰，翠色真红，殊不晓所谓。红而曰翠，何也？予曰，嵇康《琴赋》曰，新衣翠粲，缨徽流芳。班婕妤《自伤赋》曰，纷翠粲兮纨素声。翠粲取其鲜明也。东坡《牡丹》诗曰，一朵妖红翠欲流。盖用乡语，放翁击节大喜。"

陶诗与《邠·七月》

尝爱"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之句，后读《邠·七月》郑笺："此章陈人以衣食为急，余章广而成之。"殆陶义所本，而孟子之文尤为切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疑句逗当如此。盖以衣食为人道之本，而饱食暖衣即逸居也。《说郛》八，陈善《扪虱新话》云，"予亦谓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与《豳风·七月》诗相表里，此殆难与俗人言也。"

兀　的　不

曲中常见之。昔在日报上见一文论述其详，谓其非胡元语，惜不可忆。《说郛》九，马永卿《懒真子录》"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谓阿堵者，乃今所谓兀底也"。兀底即兀的，犹

今言这个。

四都之曲

尝于梦中以剧曲分配都京，《紫钗》为西京，所谓生寒渭水都者非西都耶。《铁冠图》为北京。《桃花扇》为南京。东京颇难作想，拟以《红梨记》当之。见闻未周，记以待正。

读案如椀

《酉阳杂俎》贬误篇，言市人小说之字真不俗，渊源甚远，今其风犹有存者。昔年听白云鹏鼓书，读举案之案如椀，而读其他案字，仍作本音，知其必有所自，而不可骤得。顷阅《说郛》卷十二，巩丰后耳目志曰："孟光举桉齐眉，俗直谓几案耳。吕少卫《语林》按，乃古碗字，谓举碗与眉齐耳。张平子《四愁诗》，何以报子青玉桉，谓青玉椀耳。若此类者皆不可以不习熟，忽而不考，识者所晒。"此未必为定论，虽今语自有渊源不可没也，白说鼓书甚善，亦柳敬亭之流也。

（七）

逢午年不利

先曾祖《百哀篇》自注云："有为余推算行年者云，逢午年辄不利。回溯生平，亦似有合者。内人自此每遇午日辄为余持斋。"谨按《年谱》于道光壬午二岁下无文，甲午十四岁下云，是岁大

bbs.hlmbbs.com

病，术者言先生午岁有厄。丙午二十六岁，父徊花公卒。咸丰戊午三十八岁，于上年秋冬罢官，其年始寓吴下。同治庚午，五十岁，于五月大病，淹缠三阅月。其年浙江学政徐寿蘅，疏荐公于朝，得严谴，曾文正为之扼腕。光绪八年壬午六十二岁，次女采裳卒。二十年甲午七十四岁，孙妇彭卒。尤君所谱迄此。而公享年八十六，实于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再逾七日即入丁未年，竟不及稍待，亦可畏也。

说话四家之说难定

说话有家数，而四家之说，则始于《都城纪胜》，而《梦粱录》因之。然二书所记，均错杂不憭。近人鲁迅、孙子书均有论列，而孙申鲁义颇详，其可疑自若也。胡适之之说亦误。周启明引《古杭梦游录》："说话有四家：一银字儿，谓烟粉灵怪之事；一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一说经，谓演说佛书；一说史，谓说前代兴废。"（日本的落语）恰为四家，似出二书之外。余不知此书曾询之周师，云亦系间接引用，未能详也。查《说郛》三有之，其文仍与《都城纪胜》同，亦署欢园耐得翁，殆即一书而异其名耳。耐得翁姓赵，失其名，其人盖宋之宗室。

树杪堕毛羽

《片玉集》六，《红林擒近》，"树杪堕飞羽，檐牙挂琅玕"，彊村校记曰："毛本飞作毛。"按毛羽与琅玕为对当从之。陈元龙注曰："韩愈《雪》诗'定非燖鹄鹭'，堕毛羽也，'真是屑琼瑰'琅玕当得此馀意。"是陈本亦当作"毛羽"，今本之作飞羽者误。

bbs.hlmbbs.com

写信封之繁简

余曾得一函，上开“北平平西平绥路清华园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内俞教授平伯先生台启”。又安巢舅氏居杭时收得一信，则其外仅书，“杭州许大人”而已。繁简之差如此。简而能送到，繁而并无要事，尤可异耳。

（八）对对子

幼年不学诗。唯令属对。对有三四五七字之分，由三而渐展至七，亦课蒙之成规也。其先皆由两大人自课，其课本则吾母手抄。至光绪戊申，则附入塾中日程内。最初想尚不时倩人，继而师知余拙，每出一对，辄先自为之。若余对不出，则师径以其所预储者填入“课本”中，遂作为今日课毕而放学矣。近来虽仍须理书，对却不再对，以吾母固不知此中之弊端也。如“海棠无香”，余实不知所以对，师则曰，“山药不苦”。以“海棠”对“山药”甚工，虽至今日，余无以易也，而况当年乎。久之渐为两大人所知，约在庚戌之年，又复归内庭督课，而余遂无复书房中之优游矣。然吾父所出，余勉为幼稚之作，非若彼“海棠”者，故余亦渐喜之，亦颇有数句为两亲二姊所赏。余于作诗无所受，若曰有之，此其是欤。入京师已十六岁，而其不解为诗则依然故我。寻书房对对，当颇有可资谈笑者，惜与竹马年光同为烟梦耳。一日，师出上联曰，“绿珠江上月”，绿，颜色，珠，珍宝，“绿珠”美人名，而“绿珠江”又为地名。余当然照例对不出，而一听之吾师，以为吾师必将有以对付之如往日，而孰知其不然。师竟无以对，盖亦漫云尔，初不知“绿珠江”有如此之麻烦也。故至今

课本中犹留出一行空白，偶然一见殆不殊昨日，然已匆匆阅三十年矣。顷阅淮阳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上，有下列文字，“江宁贡院自癸酉科藩司梅公小岩提调院事，运水入闱，高屋建瓴，凿壁穿泉，免挑运之苦，受汲引之福，一生注水烹茶，拈‘茶烹凿壁泉’五字，措对久不属，良久大呼，五百年前已天造地设一对，明人笔记中不有‘烟锁池塘柳’一句乎，五行各备。合号啧啧称赞，以为得未曾有云。”然则“绿珠江上月”即幸而有偶，当亦在五百年之后矣。

（九）

沈三白之印

海宁陈乃乾曾得沈三白藏印拓文及手迹。原本印朱色，边格蓝色细线。右列第一行印三。“曾经沧海”，朱文长方印一，又白文一方。“雪月浸梅花”，朱文方印，摹秦玺，分三行，浸字居中。第二行较第一行短去一半，亦三印：“华萼”、“宛如”小方印一对，上白下朱。其下一方略大，白文“宛如女史”。跋三行，曰“楚桥先生为余镌三印，又为余姬人作小印三方，追汉摹秦，褒词无措。余耽此已四十年，自谓深得南宗之秘，今则退之三舍矣。长洲三白沈复”。小字行楷，钤“沈”“复”小章，朱文。乃乾属题，曾赋七律一章，见集中。顷见陈摹拓文尚在，遂纪其迹，盖惧其久而佚也。

看人上吊

《壶天录》卷上，“节妇殉夫，亦其人哀痛迫切，自戕其生，未

闻逼以出此，且集众而共观其死者。如福州哈去村一事，实可异焉。村中有新孀妇，不详其姓氏，年甚小，亲族逼去再醮，妇不从，欲以身殉夫，亲族不之劝，择于某日缢死于亲族之前。妇先期宣示于众，竖立一架，届时自登于椅，取绳系颈，辞别亲族，两足空悬，即时气绝。妇之节烈可敬可哀，独怪为亲族者岂皆忍心悖理，见死而不救耶？抑皆欲其死，以成节烈之名耶？”此书未脱笔记之故习，但颇能去其泰甚者，如于“陨星”“竹树开花”，俱不信真应休咎，而此亦其一也，在旧式文人中已为难得。观其所述，良可骇怪，安排种种，理绝恒蹊。先欲令其再醮，固亦脱其代面，露其狰狞，覗覦之心，路人皆见矣。斯可与割人家的股同传千古云。但彼诙谐，此乃实事，而实事之奇奇于笑话，天地至大复何所不有哉。割股事见金天基《笑得好》，录入苦茶庵《笑话选》第一五九页。

集成语对联二则

同书同卷说起对联，“书场云，把旧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又如题鸦片烟馆云，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以放翁诗对郑震诗。”按：吸鸦片者今人谓之吹箫，而此有吹笛之称。书场一联殆以习见，未注出处。第一句出《荆钗记》第三十五出“时祀”步步娇曲，俗称男祭，旧事作往事。第二句则南北《西厢》俱有之，当是用南《西厢》“目下佳期”语。

（十）

拍子以倍计

今之板限即古之乐句，如以流水板为一拍，则加一眼，成一眼一板即二拍，而再加两眼，成三眼一板即四拍，而再加赠板即为八拍矣。一二四八为倍，唱曲之通例也：《词源》卷下“拍眼”条，“前衮中衮六字一拍，要停声待拍，取气轻巧。煞衮则三字一拍，盖其曲将终也，至曲尾数句，使声字悠扬，有不忍绝响之意，似馀音绕梁为佳”。其唱法与今昆曲相似，不待言矣。其数三六为倍，六字一拍正比三字一拍快出一倍来，亦复相合。知磨调虽作于明代，而其节奏有所从来矣。

《伦敦竹枝词》

王韬《瓮牖余谈》卷三，“惟道光壬寅年间，有浙人吴樵珊，从美魏茶往居，年馀而□□□□□□□□□□十首，描写颇肖。”记朱佩弦兄藏有《伦敦竹枝词》一种，及假而阅之，知并非一书。彼书凡百首，作于光绪十年甲申，刊于十四年戊子，上溯道光二十二年，相隔已四十馀年矣。题局中门外汉戏草，观自得斋刊版，让甫跋云，“近有为海外吟者，颇能叙述彼都风土，顾尚略焉勿详也”，不知此中亦有吴作否。

光绪十年之磅价银洋价

观自得斋本《伦敦竹枝词》，颇多趣语，佩弦已有文记之。余

观其述当时之英磅价及银两洋钱之价甚详。“英金一磅合库平银四两二钱有奇”，“每本士合制钱三十文上下”，均见注中。其述大客店云，“饭厅浴室皆精美，每人需磅半金”，注曰，“大约每人每日总合中国所用鹰洋十元光景。”据以推算，其时磅价约六元六角六分零，洋钱合库平银六钱三分，银一两兑制钱一千七百十四文，洋一元兑一千七十九文。

（十一）

次　　第

今北语有之，将事物弄得有秩序、安排之意。惟读“次”略如“四”，殆古语也。罗贯中《平妖传》第三十回曰：“太尹出来，公座甚是次第。一对水晶灯笼，却似照天蜡烛。皂隶唱‘低声’！”则此语流传或自宋元，最晚亦在明代矣。

尿字作虽音

此字余在南方，一向读作虽音。后查字书，实为误读。《康熙字典》寅集上，“广韵集韵并奴吊切，鸟，去声”，最为分明。但字典上接着又说，“今亦作溺”，则误。溺字见《史记·范雎传郦生传》，虽非本字，亦早□□□□字，尿则后造的字，以溺为尿之今字，适得其反矣。至音虽之字，疑当作溲或滫，但亦用尿字做它的俗字。换句话说，溲溺虽为两字，而俗字只有一个。更进一步说，溺字今虽读入声，但与奴了之切不甚相远，溲临文每每正写为溺字。如近人笔记曾有嫂溺不援的笑话。音虽的字若写作溲，未免□音太差，故尤其普遍的借用此尿字，是儿时音读实不误也。

bbs.hlmbbs.com

兹引一事：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六事部，“治平中，省试大舜善与人同赋，一举人见黜，心甚不平，其破题云：‘道虽贯于万世，善犹同于众人。’或有善谑者谓之曰，以尿罐对油筒，宜见黜落。”治平为宋英宗年号，是北宋人读音已如此，即以为记载不太确，至少明人已然，必不成问题，众口流传已久远矣。

这　鬼*

日前过苦雨斋，周先生说他觉得鬼是会再来的，有些人不很以为然。我听罢，默然。顷读十二月十三日北平《晨报》，标题曰，“可歌可泣赛金花，蛰居在陋巷，恒以关盼盼自况，宫样眉儿还留着青春的遗迹”，真够味儿。其中之一段：

> 她继续说：“先生你别看我自己的命苦，但我却‘旺夫’，我正月嫁洪先生，五月洪先生便钦命出使到德国去。我记得那时我是一个花枝样青春美貌的少妇，披着孔雀毛的围巾，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带都悬住一个小银铃，走起路来银铃钉铛地响得雅致有趣，而且还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铃声便应着拍节响动，走快了铃声便乱，那就失体统了。还有那双宫鞋的后跟，镌成凹形的花样，里面藏着布包的粉，在那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恭候我光临宏丽的大厅上，步

* 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第五十七期。

bbs.hlmbbs.com

履过处，厅上留下一个一个的鞋底粉花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么华贵啊！欧洲人对于我的服装和仪态，是向来赞不绝口的，……"

关于赛金花本人我不想说什么，对于已经被命运玩弄够了的人，大家再想出花头去玩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这段文章可真怪，好像在那儿看过的。呀，想起来了，请看。

王太太道："沈妈，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见过大事的，不比别人。想着起初到王府上，才满了月，就替大女儿送亲，送到孙乡绅家。那孙乡绅家三间大敞厅，点了百枝大蜡烛，摆着糖斗糖仙，'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戏子细吹细打，把我迎了进去。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儒林外史》二十六回，亚东本）

记事虽有虚实之异，而口吻却毫无二致。二百年后又出现了么？这鬼！人怎么那么喜欢哄骗他自己，吴敬梓的鬼，地下也惟有苦笑。

《古槐梦遇》拾零*

《梦遇》之数已盈百，将出版矣，而书店所不欲，遂致中阁，检点尘簏，其七十及九十九殊未善，兹为改填两则。一九三五年二月记。

（七十）

与某名人点烟卷，火柴久熄而予不知也，星星点点，总之不着，殊觉惶恐。他只得自己背转身去把烟点着了。我自己呢，把火柴一划烟头就红，毫不费力也。后来一想，我虽失礼，却不曾对他失礼，梦是私人的。然而鄙人醒时之失礼有时或且远过于梦，此其所以可怪也。

* 原载1935年3月20日《人间世》第二十四期。

bbs.hlmbbs.com

（九十九）

已返旧居，送客出门，仰面垂檐，椽而不瓦，间见天。及大门，回头看李合肥之匾，其一端已歪下矣，心想裁缝摊也该请走了。马医长巷，春水覆之，积寸许，荇藻空明，不知客如何去也。人去无憀稍为延伫，垂发立门口之滋味，还可念耳，梦觉怅然，以小诗二首寄吴下之阿姊。

不道归来鬓有丝，夕阳如旧也堪悲。门阑春水琉璃滑，犹忆前尘立少时。

豆瓣黄杨厄闰年，盆栽今日出聊檐。北人携去绒花子，萼绿苔梅许并肩。

无　　题*（四篇）

（一）

一点点光阴，前乎此者不知几千万年，然而非此光阴也；后乎此者亦不知几千万年，然而非此光阴也。则此光阴之重要亦明矣，奈何不有以遣之。有以遣之而不遣之，非人情也。虽有若无，难实若虚，是耶非耶，一点若是而已；然则危矣，将无以遣矣。将无以遣之而遂不遣之，尤非人情也。如何而遣之乎？酸咸辛苦，气味别也；贪嗔痴爱，根尘隔也；或潜或跃，静躁殊也。其遣此有涯相若，如何而遣，决不相若也；以无益遣有涯相若，其何谓无益，又决不相若也；岂特不相若已哉，且断断然争，以后止为胜也，则吾人之终不曾互喻亦明矣。“相视而笑”，殆戏我也。今吾

* 本文辑收同名散文四篇，分别刊载于1935年5月29日《益世报》；1936年12月16日《世界日报》；以及1937年7月、8月《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三、四期。

bbs.hlmbbs.com

生设为一点焉，尽一点而消遣之，一消遣法也，又一消遣法也，不知有多少那由他消遣法，如此其多也，然而多乎哉？不多也。此一消遣法也，此又一消遣法也，其避面犹尹与邢也。其不相见，犹参与商也，其不可得兼犹鱼与熊掌也。奕则不博，博则不奕。同时而奕博，眩人之术耳，非奕博之本也。苟专心致志，内而不外，全乎其为奕博，则奕则不博，博则不奕矣。夫奕博小道，又邻类也，其不可稍稍通借尚如此，而况其它乎。是吾人之一生，实历无边尘劫，从无量众生中翻过筋斗来的，又必一很二很，勾除彼亿万而始获幸存斯区区之一命也。幸者？何言其难也，其险也，其毒辣也，不可以言语形容也。存佚皆偶然也，存者未得存也，不知有几许可佚之道也，佚者犹未佚也，其可存之道又不知有几许也。设尽此未然之诸“可”而核其亏盈，则易偶为必如反掌，未可知也。庸距可知哉，其始也，樊然交错，杂然并进，自己挨挨挤挤不得开交中，忽然外物乘之，于是一场厮扑，抖乱烟尘，其致也，无非万马齐喑，只骑惨叫耳。此喻也奈非佳喻何。彼一骑之越万马犹略有公道，此则并不见其迹也，存者未必优于佚者也，而佚者之优于存者，顾往往有之。何则？多寡异也。尘世多难，宁如跑道之平夷，斯不可一概而论也。是以卫青不败，李广无功，又不必以成败论也。若颜子不乘骐尾，则名不章于后世矣。师也过，商也不及，而皆得洙泗之传于一体，回也以殆庶之才，徒博吾夫子之涕泪耳。故我之所以实为我者，不特非我之全，且非我之宜也。朝露故未晞，吾生之何以俨然，不已大可疑耶？汝坚曰不宜，由汝，可数十寒暑耳，他无有也，岂不真如白驹之隙。此幸存之一生，终被囫囵吞而归于空幻而无如之何。鼠肝虫臂，泥犁阿鼻，姑听之耳，宁欲故听之，不得不尔也。共得几许年光，更与谁辨业报之诚妄乎。况且诚又如何，妄又如何，是固不足辨也。少留青眼，饱看红桑，如湛夜星辰下临秋水，若尔人者，吾之师也，斯

bbs.hlmbbs.com

不可必之于人人，而遂不得不终期诸我辈也。若夫没世微名，尊前倩笑，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得之不为重，不得亦不为轻。语不云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然而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谓将终身诵之。白云可悦，未可赠君，薄晚支筇，增予怅惘也。

（二）

人之相值也对面，不相喻。彼与此不相喻也，今与昔不相喻也，醒与睡不相喻也。儿时不知如何而睡，乃不睡以观其变。然当其可观也，则犹未睡，及其已睡也，则无可观，是观与睡又不相兼也。容易天明，若有所失，以屡试皆然，亦遂置之。今之改业于槐，亦其一因也。童心愚暗至为可笑，而今思之复似有理。盖醒与睡固有相喻之道然。何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醒者思睡，睡而复醒，以二乘之，合得 730.5 次，而人生以周甲为期，再乘六十，合得 43830 次。机会不为少矣，此其一。况醒睡虽异境，神识未变也，以今喻昔较此喻彼者为弥切，非同妄想，此其二。有梦焉以为之缘，其三也。此三者皆人间所谓可喻之道也，而终无以喻，则其本不可喻者又如何耶。其本不可喻者死生是也。“未知生，焉知死”，可谓惊绝矣，古今哲人能度越此者罕矣，非以其高，以其卑也。夫高不可越者当犹可攀，今因卑而不可逾，当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矣”，所谓切中于人情者耶。夫醒睡之喻生死，谬也。醒睡今昔也，生死彼此也，非邻类也。非邻类不相喻而相喻者，谬也。曰神识流转而不泯也曰浮生真如一梦皆未必有何实义，姑如是说耳。然纵如是说，彼观乎醒睡者至少合之得 43830 次，于百年大齐仅十之六耳，而此之观乎死生者则概乎未之

bbs.hlmbbs.com

有闻也。屈指计之，盖不逾，二而彭殇且等，其一已失之，即堕地之俄顷也。亦有人自记其襁褓之往事乎？亦有人自道其何意而呱呱乎？仆未之闻也。然则苟有了悟必在一瞑间矣，此危道也复何待言。即日圆盖何私，天从人愿，幽明犹房闼也，古今犹旦暮也，出入其间者有年矣。然出入自出入，了悟自了悟。苟能了也，一出一入亦了，不出不入亦了，苟不能了也，虽多奚为，又何益？君不观夫醒睡乎？明而动，晦而休，盖不知其几何矣，其不了而无悟自若也。醒睡犹然，况死生乎。曰三生，曰九死，生三而死则九，阎王之簿不为不宽矣，其点不为不乱矣，然距所谓 43830 之数尚远，而况 43830 以上。夫三生者不必其为三也，九死者不可以言九也。三九虚数也。他生未卜，谁见许以三九乎？亦曰一瞑而已。神识之灭也，幽明之远也，浮生之不必如梦也。然生以梦喻之为不切，犹不如死以觉喻之为尤不切也；以梦喻生之为切观，犹不如以觉喻生之为尤切观也；虽合人情，不中事实，蒙概不取。左氏传曰："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传文简略，未言何往，但恐只类一枕黑甜，满窗红日也，小说上所谓一宿无话。不然，左氏好奇，于介而行者，被发及地者，琼瑰盈吾怀者，皆言之不倦，岂有独遗此宝贵之经验之理乎。短书载死者复苏者甚多，但杀了头还会活的却少。又后人不大老实，信口开河，恐亦叵信，已拜见过牛头马面了么，以随看随丢，都记不得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三）

危险之地莫过于眠床，残忍之敌莫过于时光。时光之来去以渐，其见袭也以无形，而吾人只借眠床以为之卫，其不敌也盖宜。

夫以养生之主，而曰可以尽年，固知年之既尽，虽善于养生者亦无如之何，徒以有涯之生，无涯之知，供后人作八股文章已耳，而此二语者，殊类妇稚呫嗫，宁待庄生而后发耶。即如庖丁之刀，十九年矣，而过此以往，盖未之或知。是以以广厦千间之庇荫，夜眠一榻之安耽，而人生毕竟在孤露中耳。诗有之"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华屋，至暂也。山丘，至修也。暂者逆旅，而吾人以为家，若夫莽苍之地，方日日经过之而视茫茫也，悲夫！然此仍不免于作分别想也，不分别想又如何！试引吾家之旧文曰："人家有喜庆事，以梨园侑觞，往往以'笏圆'终之，盖演郭汾阳生日上寿事也。内子姚夫人谓余曰，袍笏满场，可谓盛矣，过此以往如何？余曰，子必有说，试言之。夫人曰，请为诵诗。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此赵嘏经汾阳旧宅诗也。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此张藉法雄寺东楼诗也。欲知'笏圆'以后之事，请诵此二诗。余为黯然。"（《春在堂随笔》卷七）引诗至衔斋改寺楼而止，感事则曰黯然而已，是悲凉之语出以含蓄，先人立言之体固宜尔也。若再说下去，则见了华屋，宁不直作丘山想欤，而生生之事亦几乎息矣。客曰："君意太痴，故其言悲。虽然，此非见道者之言也。"应之曰："子安知见道者之不痴不悲乎？又安知仆之无见于道乎？虽然，子言是也，吾固无见于道也。非无所见，道不可见故也。屈子《远游》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受者受之于天，传者传之于人。请广其词曰，'道可闻兮不可见'，只可耳闻不可目睹也。尝谓道无体，得道不如见道，见道不如闻道。得者有所得，见者有所见也，闻则传闻而已。"客曰："不然，此遁词也，以例推之，岂不当曰闻者有所闻也，道其真可闻乎！"应之曰："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词也，岂不当如秋风之过耳乎。此言语性质之有穷，未可认为遁词而追之也。子

bbs.hlmbbs.com

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虽孔子之言不过如此，然孔子固不言见道也。‘夕死可矣’云尔者，斯侥幸之词也，苟传闻非实，则一死岂不仍冤。宽放一步，正是逼进一步，近远虚实之间，志乎道者辨之。”

此文写讫，读《知北游》，意颇近之。而《大宗师》篇之论道曰：“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恰与鄙说相反。作文之时尚未阅《庄子》，故未有成见；兹既有成见，自不可改。吾固非庄生之徒。是又恐吾师不许这样改。譬如要改，则可改者多矣，不可改者亦多。《易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言其有忧也。《记》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也。”言其无忧也。未知孰是。吾于庄生之言亦云尔也。

（四）

文章之不足爱惜者，以其本无也。得之以前，惜之又何从也。失之以后，惜之将安用也。浑沌之初，有文章乎？期会之末，有文章乎？赤子笑啼，其时尚无暇为文，及夫墓门宿草，萧萧之木拱矣，其时欲再为文固已不可得，而遗文之传留亦不可必也。故文章必写上自己的名字实是一痴，而无论什么事必要由我从头做起然后放心，亦一痴也。自己的名字加在文章之上，不知有啥用，若说给自己看，自己难道要靠名字然后知道这是自己的吗？若说预备给别人看，别人要看的是文章，不是文章上的名字。使文章而不好（他不以为好），则他对之，必漠漠然，淡淡然，对你的名字必更漠漠然，更淡淡然。使文章而真好（他以为好），不啻若似其口出，则他恨不得写上他自己的名字而后快，他也是一个有名字的人呵。你的名字在他的眼里即使不是一个钉一个刺，但他看你的名字怕不如看他自己的那末妩媚罢。西语曰：“人各自是其

表”，一表之微，还是自己的好，而况名字之大乎。故未成文章之文思，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既成文章之文字，听其流传与泯灭可也。这不是老辣，亦不是惺惺，一题中应有之义耳。至于谁也想保存他胸中起伏的“烟士披里纯”，与夫一生辛苦之笔的痕，墨的渍，当然最是人情而无庸非难，欣喜而至于怀抱之，惋惜而至于涕泣之，似乎过当，亦未始不是。不过总有点儿痴，要说他痴得吭啥则可，说他不痴又不见得。

做了一个人，想一点儿不痴，真真难，少痴一点不也就尽够了。忘怀得失之谓也。坐忘矣，是否仍有淑人之业，寿世之文，我想这是另一回事，我想这是可以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雨过霞明，俨然如画，非大块之文章乎？虽然，青天碧海，万里无云，春水绿波，纹丝不动，此亦寻常事，未尝闻有怨天地之吝者也。人而与天地为徒，当有他的一番大事业，一篇大文章，只有做与不做之别。做了，所谓“若固有之”，毕竟无加。不做，也没有什么，不过“勿思耳矣”，因为也可以做的。犹如这一篇文章，未想以前，自然一句没有，想来想去岂不就是一篇文章了么？所以做不做不成问题，是想做不想做的问题，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三分鼎足只是诸葛公之求，躬耕南阳只是他不曾求，并非有两个诸葛亮。说起“千古文章《出师表》”来，人无不点头咋指者，但这不过一篇公文，应事实之需要方始做的。碰巧那时候不出师，或者出师而公幕下有一翩翩书记，如建安七子，叫他代做代做，也许就没有这篇文章了。这岂不太可惜。而公当时殆未尝致其惋惜，恐亦不知有此一事。即吾人之惋惜，亦正因为有了《出师表》而后始堪作妄想耳，若从头没有，压根儿没有，不知亦惋惜否耶？固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之义，实颠扑不破者也。况求亦无得，舍亦无失，无得无失，则无损益，无所损益，则其不色欣欣而不泪涟涟也，似出人情之外而实居人情之中，洞澈人情之表里而始

bbs.hlmbbs.com

终不稍远乎人情也。“忘怀得失”，亦不外此意，如故人久别，遂偶忘之耳。若一个红脸，一个黑脸，拚命的在戏台上打，则虽闭着眼睛，努力忘之，犹恐其分明也，到晚上还许要做怕梦呢。“五柳”何人，独堪此耶？如此说，痴与不痴只差得一念，圣狂之判几希，故曰“道心唯微”。

秋荔亭墨耍之一*

象战于野

《棋象谱大全》初集卷四，附有“弈话”，载安南人在顺化大比赛，“其比赛方法系另觅一草场，用白粉就草场上布一绝大棋盘，两方应赛者分坐一东西大台上，依次行令。所有棋子均以安南人充之，用最大黑白二色之布书明棋字置在安南人身上，每走一着，其人即移置该处，以便前后左右一一看见。”余久作此想，不知此想已见诸海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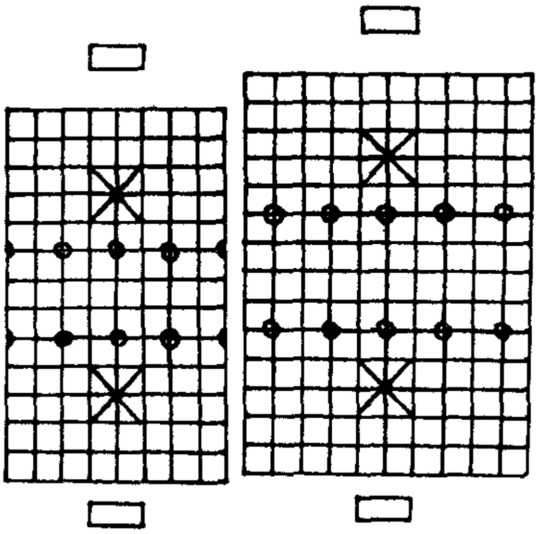
昨夜又做梦，梦中之景颇有意思，爰参照而笔录之。其不可行者则修正之。棋盘以粉画地为之，作甲乙二式如图，欲用甲式，欲用乙式，各从其便。

加虚线者示进行后之局，即普通棋局。粗线示场界及河界。方

* 原载1935年12月1日《宇宙风》第六期。

bbs.hlmbbs.com

匡为将台。欲筑看台在将台之后或其左右，或场之左右均可。乙图系古式，与今式不同，线之意义同上。黑点示棋子最初之位置。甲图布子无问题，乙图两炮在两角上，余亦无问题。[1]



甲　　　乙

此项游戏分前后两段，前为相扑比赛，后为象棋比赛。兹分五节叙之。

（一）设备　设裁判二人，为前后二段之总监督。公正人五人，为五组相扑之裁判者。发令者四人。司金鼓者若干人。对局者二人，为象棋比赛者。相扑者十人，分属两方，捉对儿厮杀。其选拔配置抽签定之，或由裁判公正人商议，平均分配之。棋子三十二人。如人少，则相扑之兵得兼充后段之棋子，二十二人足矣。但为均劳逸起见，仍以分职为是。

（二）衣饰　裁判公正人发令者司金鼓者对局者皆常服。棋子一半穿红，一半穿黑，一式的短制服，戴平顶大圆笠，巨书棋子之名于其上。字红黑色，同衣色。相扑者穿特种服，色同前，戴小白软帽上书字，五卒皆红，五兵尽黑，同衣色。

（三）开始　两方将台上各置金鼓，发令官二人左右立，裁判中坐。棋子之一将一帅五兵五卒暂不入局。对局者立边线中央将

① 《癸巳存稿》卷十一《象棋》条，“宋晁补之撰”《象戏图》云“象戏局纵横十一路，棋三十二，试以局纵横十九路，棋九十八广之。”其新旧二法皆与今纵十路横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盖兵卒相距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炮居两旁。兵卒则居纵路之二四六八十。炮马士两敌相对，炮无架，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俱不启衅也。

帅之位，相扑者立兵卒之位，红黑棋子十，各就车马炮士相之位（如图中黑点）。台上擂鼓，金声和之，鼓绝，对方之鼓亦绝，发令曰一，则兵卒（相扑者）各进一步，大队不动。曰二，全体各进一步，曰三，又进一步。其时大队已复其位。在甲局，五卒五兵距河对立，即相去一格。在乙局，各距中线一格对立，即相去两格。擂鼓二通，无金声。鼓渐紧，准备断扑。鼓绝，红方之发令官吹哨，兵卒实行相扑。

（四）换场　相扑五组同时行之，五公正人得入场监之。裁判遥监之。被摔倒者为负。摔倒一次即负，或须二次三次始为负，斟酌定之。相扑之细则，得另订之。负者即须出场。胜者进一步，在甲局过河而立，在乙局立中线上。俟五组皆毕，台上吹哨，金鼓大作，胜者退场，公正人亦退。对局者登台正坐，裁判避居旁席充将帅之二子入补九宫之位。五兵五卒亦入局，立图中卝之位。

（五）行棋　俟诸子各就位讫。不问色之红黑，以相扑之胜者为先，对局者发令，发令官传示之，行棋如常法，以至局终。下一子或须有时间之限制，当详赛棋细则。细则另订之。

（六）受赏　裁判官正坐。如有胜负，负方各散，胜方将帅下台至九宫位，其部队各复位，口令一，齐向后转立，二，走一步，三，大队返至边线。金鼓作，将帅登台受赏，部队不动，礼成，始散。金鼓二作，胜方之相扑胜者登，受赏毕，退。金鼓三作，负方之相扑胜者登，受赏毕，退。局终。如系和局，将帅下台不更入局，部队各散。金鼓作，相扑之胜者，合队而登，红先黑后，受赏毕，退，即为终局。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

bbs.hlmbbs.com

一日记所见*

韩非显学曰："墨者之葬也，冬曰冬服，夏曰夏服，桐棺三寸，执丧三日，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赁子而偿执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目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词安得无乱乎。"他的论断，我们不一定赞成，但上边的思想却颇有意思。

燕都之西郊秋林黄叶之下，流水小桥之侧，有一碑焉，其形如擎天之柱斜切而中断焉，盖表之属也。过之者徘徊焉，踯躅焉，悲伤焉，思慕焉，非一日矣。夫美志不终，已足太息，而况冤沉碧血者乎。然则同窗之人以至于行路之人追而思之，固其宜也。思而法之，其谁曰不宜。若与"吃烈士"并论，则其谬甚矣。

---

* 原载1936年11月11日《世界日报》。

虽然，烈士之死又十馀年矣。人世的光阴去得疾呵，夫昔日之是非已不必同于今日之是非，则今日之好恶安得同于昔日之好恶也哉。顷过校门，见又下半旗焉。夫半旗之下者屡，于张王李赵无不下之，当不足以动吾人之视听，而今则挂在齿牙者非他，以其人即亲杀彼烈士者，而下半旗之大门与曾立烈士之碑而其碑至今犹兀然在也之小河，相距又不过数百武也。嗟夫烈士，尔之死也，宁不少待乎。

夫既已追念烈士矣，虽不同时而在同地以另一种更庄严之仪式追念此杀烈士之人，其费吾久之思索，似亦人之情也。或曰，子何所见之不广，功令然耳，又何病焉。虽然，信子言然，则吾言非也。吾安知昔日追悼彼烈士者，非为奉行另一种功令欤。噫！吾今之以谈烈士而得稿费，非亦“吃烈士”欤。噫！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清华园。

罢课休课停课*

月之二十五日，各校学生以“援绥”事罢课，此亦应节文字，非愚所欲申论。读翌日各新闻，则曰“休课”，旋于其又翌日改称停课。夫休是停，而停亦罢也。罢课，休课，停课，于文义似无别，然蒙窃有疑焉。疑彼秉笔诸公深明春秋大义，于定哀之间辞多微隐也。不然，何不用通行之语而辄变其文耶？

中国何国，言人人殊，或曰民治之国，或曰专制之国，或曰党国，皆非也，文字之国耳，既曰文字之国，则无往而非文字矣；既无往而非文字，则欲恃以与人之坚甲利兵抗，难矣。窃以为欲救中国，当莫先于废文字矣，而或者犹汲汲于使民众识字且视同救国之阶梯，蒙所未喻也。纵尽化全国之士为我辈之身，其无救于国甚明，直促其亡耳，而其亡必愈急，又不待夫蓍蔡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愿为今之谈教育者进一言焉。

及伏读国立北京大学本月二十六日布告之文，则又见有“罢

* 原载 1936 年 12 月 1 日《世界日报》。

课”字样，是不乖夫名实，又中公文律令，忝属母校，与有荣施焉。虽然，报章文字既均为一字之褒，则文告之独仍故语，不稍假借，反似贬斥然，当非吾校主者之意，殆蒙之过疑耳，疑其所不当疑。彼书新闻者，书文告者，偶尔拈笔，任写一字，而无所容心焉，更何有于褒贬，未可知也，然蒙居实疑之，斯无可如何者也，读者诸君以为然乎？若曰不也，当为君庆，若曰其然，为君惜之，使曩不读书，或竟未识字，岂不安然就过去了。今顾多疑，又被世恼，身丁斯累，无可如何。谚曰："庸人自扰也"，又曰"疑心生暗鬼"，殆为余咏也。尝闻苍颉造字而鬼夜哭，彼鬼也，宁有所布，直怜此可怜者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bbs.hlmbbs.com

《移棋相间法》序三*

前二序成于十七、十八年，收入《杂拌二》集中，则二十二年癸酉也。其本编迄未付刊，所以者何？小道无足观览，况乎解之者众，未曾识面如惕阇君，友人中如陈盛可君，皆善为之。仓卒宣布，惧为辽东之豕，一也。闲当时曾有从数理上研究之之意，犹望他日得一较完善之记载，二也。仆于数目字为十足之门外汉，不胜述者之任，三也。积是三因，弃置勿陈者又八载，而其闲人事之变，殆非陵谷海桑所可喻也。闲丙子渡海，庚辰返国，南天羁滞，雁足稀至，知其于泰西畴人之术已深造有得，而视昔日之

---

* 原载《辛巳文录》初集，1941年出版。作者曾于1928年和1929年，写过《移棋相间法》的序一和序二（见全集本卷《杂拌儿之二》）。1941年又写了序三。当时，《辛巳文录》创刊号上，刊登了署名俞平伯的长文《移棋相间法》。内容包括：作者所写序三篇；《坚瓠集》、《俞楼杂纂》、《春在堂随笔》、《春在堂词录》等书中记载的有关移游戏的方法和规则；作者和表弟许闲若根据这些方法和规则，运用数学公式加以推算和演绎，自创移棋相间的“四项律”和“相间律”。实际上，这只是一组介绍移棋游戏和移棋口诀的棋艺资料。内中有许多数字和数学公式。本文只摘录其中的序三。

儿嬉如泥孩竹马，当不复措意乎。仆索居槐市，局迹榆庭，胜赏难逢，佳游不再，良如水东花隐所云，半途梦觉之人难为遣也。偶检敝簏，旧记犹存，于时烽尘未靖，惧其久而放失，则他年或遂无书，以其吾友为之，又不可骤得也。遂稍加整治，俾广流传，存其真面，所谓小不足悔者非耶？文字疵病，仆自当之，斯于读者为尤歉也。辛巳中元节记。

bbs.hlmbbs.com

《左传》震夷伯之庙一条非左氏旧文说*

或谓左氏不传《春秋》，蒙未敢确信。然实经窜乱，其痕迹有时固甚明显。即如《经》书，（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传》曰，“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似后人天雷报之说然，明系浅者妄加。杜氏不明其故，曲为之说，亦陋矣。《经》书夷伯，不言展氏，未知是展氏否，因此文根本上不可信也。《公羊》以为夷伯，季氏之孚（先曾祖曰：孚当读为保，是也），或然耳。即曰展氏，既不知何罪，乃凭一震之威，漫以隐慝诬之耶？后人固有疑之者，其文亦甚有趣。兹录之：

> 夷伯其人不知有何隐慝，死犹为天所降罚。既如是恶之矣，又何以子孙生有柳下惠？计尔时惠且长矣。礼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又不知如何恐惧修省，以答天谴。此皆人所未经拈出者。（阎氏《四书释地》）

* 原载1943年12月《中德学志》第五卷第四期。

信乎未经人拈出，但颇类小说耳。据说无骇生展禽，无骇在隐八年已卒，则为此隐慝者实柳下也，岂坐怀而及乱耶？《传》固明言展氏有隐慝，不言夷伯也；正以展氏有隐慝之故，而哭其祖庙耳，所谓殃及池鱼者是。若夷伯有隐慝，《传》言“震夷伯之庙，罪之也”，如是足矣。详言之或作“震夷伯之庙，罪之也，盖有隐慝焉”。今传不然，而乃云云，明为展氏一家，夷伯后人之隐慝，而彼展氏后人者，依世系考之，非他，即柳下惠是。阎氏知其不可通，故避重就轻而专属诸夷伯也。夫夷伯者，天既震其庙矣，后人又诬其身，不亦冤乎？夷伯之为展氏，甚可疑也。今姑不论。

窃谓此条乃后之人欲《左氏》之顺释经文，以配二传，奈本无文，遂不得不出于伪作耳。其痕迹固犹可见。以此《传》文错杂于秦晋战于韩之间，而月日编排又误，于是马脚露矣。先依旧说顺列《经传》之文于下表：

《春秋》经僖公十五年	《左传》同年
（无文）	九月壬戌，战于韩原（杜注“九月十三日。”疏曰：“以《经》书十一月壬戌，恐与《经》壬戌相乱，故显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是也。”是此壬戌在下列《经》之之壬戌前六十日，于夏为七月十三日，在震夷伯之庙事前。）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于夏为七月）	震夷伯之庙……。（不言何月，蒙上九月；不言何日，承《经》文己卯晦，则三十日也。以上均夏正七月事。）

bbs.hlmbbs.com

《春秋》经僖公十五年	《左传》同年
（无文）	冬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无注，当为夏之八月。）
（无文却书）“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原，获晋侯。”（夏之九月。杜注曰十四日，从赴，意谓韩战实在夏正七月十三至九月十四日始赴耳。“岁云秋矣”下注曰“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杜意至明。）	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夏之九月也。即以韩之战赴鲁之月，而《经》据之以书，其日为十四，而惠公则以其月二十九日入于绛也。杜注丁丑，月二十九日。）

如上所列，义可疑焉。谨陈三事：

（一）《经》书十一月壬戌战于韩，《传》书九月壬戌，其日吻合无间，作十一月及九月者，明为鲁用周正，晋用夏正，故相差二月。杜则曰《经》之壬戌，九月十四日也；《传》之壬戌，七月十三日也。《经》之分明根据实事而书者，则以为从赴，一可疑也。

（二）《传》曰岁云秋矣，不言何秋；杜以为孟秋七月，然其下文固曰，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明为暮秋光景，何孟秋之有？《国语》曰秦岁定侵晋，亦是九月，其可疑二也。

（三）惠公之入国也，以丁丑。杜注曰二十九日，而以韩战赴于鲁为十四日。夫二十九日始入国，乃于半月之前，庶事纷纭之际，即料理远告山左之事，无乃远于情事。且秦晋相距非远，《左传》于其归也，不言何日；则半月之前惠公或犹在秦未可知也（《国语》公在秦三月。韦注，《内传》云以九月获，十一月归，而壬戌至丁丑仅七十五日，实犹不足三月也。）何能理及此琐事耶？

bbs.hlmbbs.com

其可疑三也。

窃谓此乃夏正与周正之差耳，旧说并误。试正而列之：

《经》（俱周正）	《传》（俱夏正）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夏之七月三十日）。	（旧本无传）
十一月壬戌，秦晋战于韩原（夏之九月十三日）。	九月壬戌战于韩原（与《经》同日）。（以下十月会王城，十一月晋侯归国，杀庆郑诸事，《传》俱本晋之乘，当时既不赴于鲁，故《春秋》无文。）

此原极简明。战韩原，会王城，晋侯归三事，古本《左氏传》原是一篇。今却于韩之战及会王城之间，横插入“震夷伯之庙”一条可笑之解《经》文字焉。杜氏不知真伪之错杂也，反据之为说，不得已将韩之战提前六十日。《左传》之原文为夏正者，（殆因晋史旧文而未改也。）强释为周正，而《经》之根据事实者，强释为从赴；于是全盘抖乱矣。曾不思同一壬戌，奈何释为两日；即曰从赴，亦当赴于入国之后也。再推而论之，不特杜氏误也，即《左传》先师之窜入此条者，亦被历法所误，盖以为经传皆周正也。韩之战在九月中旬，震庙之事在月晦，自不得不次于其后；而其下复有十月会王城，十一月晋侯归国诸事，既不可删，又以明言十月十一月也，不得一并次之于前，遂只可横插此条。至于文章之是否贯串，不暇顾及矣。然幸而有此，于今犹得知此文之出诸伪作。不然，纵病其陋，只可心疑之耳，固无由证其伪也。《说文·雨部》“震”字下引《春秋传》曰：“震夷伯之庙。”此五字见

bbs.hlmbbs.com

《经》，舍之而引《传》，何耶？如许书之文无误，则其移改，至晚当在前汉，所谓国师公窜乱五经者耶？沿袭已久，宜杜氏之不能正也。偶检笔丛，得旧日所记，遂次而录之。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

音乐悦乐同音说*

《孟子·梁惠王》下篇庄暴见章，诸乐字或作岳音，或作洛音，迄无定论。如“独乐乐”，上岳而下洛，固旧读也。而近人胡适之《藏晖室札记》则颠倒读之。宋陈善《扪虱新语》释诸乐字尽为悦乐，俱读洛音。阎氏《四书释地》成之，而焦氏《孟子正义》又致疑焉。棼纠似难卒理。返观赵注殊不分析。“王之好乐甚”两见于本章，于孟子对庄暴言，赵曰，“王诚能大好古之乐”，此音乐之乐也，音岳无疑。及于宣王前复述前言，赵曰，“甚大也，谓大要与民同乐”，则为悦乐之乐，音洛何疑。一语而后先异说；可疑孰甚，无怪后人之聚讼也。

窃谓赵说是也。一字多读乃单音文字不得已之变化，然非其夙也。此章本说音乐，观“暴未有以对也”“王变乎色”诸语甚明。由音乐而田猎，古自有此文例，不必从头读为悦乐始能包括也。陈氏说非。其后谈锋一转，却归到与民同乐上去，善悟人主固孟子

* 原载1943年7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bbs.hlmbbs.com

词令之妙，亦以乐字不两读故。盖乐者乐也，音乐即悦乐也，若如今分读，何缘捏合耶。

试以他书明之。《礼记·孔子闲居篇》:“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斯为不分读之明征也。礼乐相承，揆以今语自为音乐，其下文法不变，口气一律，而哀乐连称，岂得谓非悦乐乎。昔在书堂，呫哔至此，琅琅直下，及夫句末忽改读音，虽在童蒙亦感其异。以“乐之所至哀亦至焉”之乐音岳，“哀乐相生”之乐却音洛，不合理甚明耳。检释文于上二乐字无音，曰“哀乐音洛”，今之同文异读，固亦传自唐人矣。然陆又曰旧音岳，是先唐旧读固不分也。既无两音相承，自然谐适，却不料后人之无计读之也。以“乐之所至”四字为尤难，读作岳音必壸于后，若作洛音，又妨乎前也。《孟子》此篇诸乐字之缭绕，情形与此相似。赵注虽若两岐，彼时尚无异读，随文立义，本无差谬，自不得以后师音释追理前人也。

因此想起《论语·学而篇》“贫而乐”之解释。先曾祖《茶香室经说》卷十六有此一节，兹谨录之：

> 集解引郑曰，“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是郑所据，本与今本同，止作贫而乐也。下又引孔曰，“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能自切磋琢磨”，是孔所据本作“贫而乐道”。……阮校勘记以有道字为是。余谓皆非也。古本当作贫而好乐，富而好礼。《礼记·坊记》云：“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以孔子之言，证孔子之言，知《论语》亦必作贫而好乐也。此乐字非喜怒哀乐之乐，乃诗书礼乐之乐，好乐好礼，相对成文。……乐至则无怨，是以能安贫也；礼至则不争，是以能守富也。……汉世如张禹辈恐亦

不达此义，故于《论语》改作贫而乐，孔又妄增道字，孔注本伪不足据也。当据《坊记》订正。颜子鼓琴，足以自娱，曾子歌商颂，声满天地，其皆所谓贫而好乐者与。

谨按作乐道者，无由征成。阮曰，“《唐石》经道字旁添。案《唐石》经旁添字多不足据，此道字独与古合”，其说未圆。载记中固有引作乐道者，亦有引作贫而乐者，或系三论异文，或有讹传，亦难说也。以郑为定，贫而乐不误。先曾祖据《坊记》之文立说，妙与经义相会。然若如今说，则不必改读增字，而意已足。《礼记》作贫而好乐，《论语》自作贫而乐，各尊所闻也。贫而乐者实兼能乐（洛）、好乐（岳）二义，所谓能乐，何乐？乐道也，但正文不必添此道字耳。即以上述颜子为例，不改其乐者，乐道也，鼓琴自娱者，好乐也。《论语》之文，侧而仍平，其含义似较相对成文者为尤远也。

癸未上元作。

bbs.hlmbbs.com

独　语*（十三则）

（一）

惟天为大，惟人为细。天曰天理，人曰人情。以人思天，理必不纯；复以所思之天转思人，则其情不至。故曰，明于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不求知天，夫是之谓知天。不求知人，夫是之谓知人。求知者不知。两不相知，知矣。不知而知之，则无不知矣。

（二）

理者理也。天本无理，其曰理者何也？曰说也。说则竟似有，故曰说也。奈何说？是说也。谁说？曰人说。天说乎？曰不说也。

* 原载1943年8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说，非天说也。若天也说“天何言哉”，则是谆谆然命之乎之天，非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矣。春花待描而开，秋叶待拂而落，不到四月而天已病矣。“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三）

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理不知所终而腐儒偏欲穷理，如抽刀断水而水更流也，以蠡测海而海有桑也。不言之情所以为情之至者，以情不可言也；不穷乎理而有信焉者，以理之不可终穷也。

（四）

苦生于乐，乐受其苦。凡言众苦，必以无常为先，岂非微生尽恋人间之乐。口虽不言，心常思之。若曰不思，盖强颜耳。故苦即是乐，乐即是苦，而苦不是乐，乐不是苦。若苦与乐等，则啼笑何分，若苦而不乐，则啼笑不作。是以不喜不惧，陶渊明之空言，子哭之恸，孔夫子之实事。托之空言，似难而亦易，见诸行事，似易而终难。

（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何谓也？曰啼笑自然。何谓自然？曰饥而啼，饱则眠耳，梦中笑也。又问“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诚然乎？曰，我则安知，然孟子之言又岂可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子不读《孟子》乎？寻“不失”二字实发前圣所未发，而后圣有所不能易，无所加焉耳。其另一说曰：“求其放心而

bbs.hlmbbs.com

已矣。”其又一说曰：“求则失之，舍则失之。”求亦无得只道物归原主，舍亦无失，还是楚弓楚得。天地之大，人无憾也。凡诸经典，尽为譬喻，虽于章句中见，不当于章句中求。其有见者意诚而辞达也，其无见者根尘识之异，圣哲犹无奈也。人能弘道，众生皆自度。非道弘人，佛不度众生。

（六）

古代生活是已解释的糟粕，近代生活是未解释的片段。我们对于已往无论如何留恋，总不免有褰裳去之之心，而对于来者，又不知香车系在谁家树也。

（七）

最好的话是不必向人说。自己失言，他人失人，皆不必也。

（八）

思终无得，不思无失。不想不错，一想就错。想非不想，实已想了，惟其已想，故曰不想。如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生所住，安得言无，若了无住，当亦无心。今既有心，明已住讫。于一切住，即无住境。若万缘俱忘，独字一念心为是矣，然而非也。此心即住，当急离。此心即障，当急扫。此心即成见，当即破。此心何名，名曰盗心，盗贼之盗非道德之道也。盗亦有道也而其为盗自若。

夫读书明理，所恃者万念，不在于一心。读昔贤书，辄为所误。纵谓万法统于一心，终非以一心废却万念也。观其会通，孔

子所谓一贯，胶柱调弦，孟子所谓执一也。孙卿子曰："不知贯，不知变。"夫贯者何也？串头绳也。串头绳虽只是一根，而其所串之物，则盈千累百而未有既也。若径认此串头绳为铜钱，认贼作舅矣，前哲殆不任其咎也。

况万法甚大而多也，一心甚细而少也，顾欲以一心通彼万法耶？未必然之数也。欲以之欺人，则人家似乎不来管你这闲事。以之自欺，却自家受用不得，怨谁！兹再设一譬，小儿牵大人衣角游玄妙观，无所见也，彼东则我亦东，彼西则随之而西耳，自得也。那人忽然回头，一点不认识，把手一摔，不顾自去。待此身已为亡羊方始恸哭于歧路，不亦晚乎。以一朝之患为终身之忧亦未免太不值得也。

（九）

夫求古贤之意，当以通心，不当以形迹求。将心比心，古人之心未必非今人之心，以形迹求形迹，则前人之迹决非后人之迹也。后来居上呢，反正也是瞎说，只我辈今日处境之艰难，却远过于古人，事实不可没也。古代文化隆在还够不上玩具，更无所谓悲哀。如发脚跑路，兽之走圹也。及夫服牛乘马，已稍稍衰矣。渐展为朱轮翠盖，八宝香车，便十足的玩意儿相，可是这玩意儿或者还不很大。驯至今日，飞机一只一只白鸭似的在天上飞，这才是地道的玩意儿呢，方可以说悲哀的。此种悲哀的玩具遂大费吾人之思索。譬如骨牌散摆在桌子本无问题，及小儿过来把他们当作瓦片叠成高厦，便有人替这小儿担心会不会"拍拉塔"。其实拍拉塔之后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担心也只算好事，却正难怪。如江草江花亦本无问题，野火烧之使枯，春风吹之使荣，皆自然也，且非一日矣。及夫好事者创为园林，罗致其间，于是草犹芳草，花

bbs.hlmbbs.com

更名花，即有致其珍重与缠绵者不为过也，至于叹息而流泪当然更是感伤，我们也怪伊不成么？

（十）

万法无常，本来解脱，故欲求解脱，反为冗赘，虽未足相累，亦不必也。历溯前贤，能辞此类者实鲜。如陶公之赴莲社，引疾遽归，可谓善矣，而设为形影问答，以神释之，良亦未免俗累。“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虽非了语，却中人情，至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亦姑作是说耳，未可认为真实也。当知人生斯世，忽喜忽惧，所以遣也，若不喜惧，复何聊生。且事到来不自由，欲求平居暇日所谓不喜不惧之境，将渺乎不可得也。陶公达人，当无不解，而其言尚如此，固知风流所被，贤者不免也。

（十一）

西山真氏曰，渊明之学自经术中来。今按不喜不惧，即《论语》之不忧不惧也，而分是非于其间，非所谓知邻类者也。请引全文：

>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谨按“内省不疚”，即自反而缩；“夫何忧何惧”，即“虽千万人吾往矣”。直道而行，径情而致，贤者之素心，而大丈夫固当如是也。自与后人之高谈心性不同。不忧不惧与不喜不惧只换得一个字，而

bbs.hlmbbs.com

意义大差。忧与惧相邻而为一，喜与惧相反而为两端。否定其一犹恒言也；（如小孩子说，我不怕）并去其二，则成戏论，不这样，又不那样，到底怎末样？后之人疑之。况夫子之言固以答司马之问，非漫云尔也。果无忧也，君子奈何有终身之忧？果不惧也，何言临事而惧乎？然则此言也，切中司马氏之疾，聊慰其平昔忧谗畏议之苦耳，非有深义可求，亦非了义所托，与形影神之综论人生者谗别，若相提并论则拟不于伦矣。故知泉明此语并不从经术中来，而西山真氏之言亦非无见，未可执一以概其馀也。

（十二）

倾西江水，不及干鳞，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吾生于无水之际为枯鱼宜也，奈何于有水时复为偃鼠耶。量腹节所受，养生之要也。欲以齐夸父之海量，饮耗子于黄河，岂可得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以死之道欲其生，惑之惑者也。

（十三）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学仙多忧，浇之以酒；学佛无忧，日食杞菊可也。然无所谓学，只是想到者回事耳。思其难，则戚戚然忧；思其易，释然喜矣。易者何，为吾辈下士说也。自然之死劳生息焉，而学仙者怃然，学佛者悯之，是岂人情耶，其另有一种人情耶？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生信有，小住为佳，若一瞑不返，何必涅槃，则天下事之至易者莫学佛若也。彼痴慧之士，胸中有多少蜃气楼台，一经俗人喝破，自非乞援于杜康不可，此吕纯阳所以三醉岳阳楼也。

bbs.hlmbbs.com

古槐随笔*

贺日食月食

昔人笔记每有甚可笑者。如虞虹升《天香楼偶得》已略知西洋天文之说，明日月食非天象之变矣，而其论断则曰“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当此际者宜为之贺，不必为之护也。”其语殊令人解颐。

元遗山、瞿宗吉论诗

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内一首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秦少游《春雨》

* 原载1943年9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诗也。退之山石句即“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近人胡适之以为“此是退之绝妙语，何须涂改清庙生民诗”者是也。明人瞿佑《归田诗话》卷上引遗山此诗而论之曰：“遗山因为此论，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俱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可谓女郎诗耶？”

平按：瞿氏诗须相题而作，固系通论。若一涉香艳，便似女郎，则凡诗人皆不免巾帼矣，有是理耶？以老杜偶句为譬，指点分明，遗山似难置辨。但依文辞风骨求之，亦有不尽然者。老杜之老似并不能为少游之少解围，以秦七此联实过于柔婉也。然则遗山原意未误，特拈退之山石句为形容，举例不伦，反滋疑惑，遂使瞿氏有所藉口耳。故知行文不可率意也。

猫名笑话

《艺文》七月创刊号有真君译之日本古笑话，有“猫名”一则，忆旧笑话书中亦有之，在方成编之《历代滑稽故事选集》一三三页上觅得，抄录于后，以资比较。惜译者未言出于东瀛何书，难定其先后耳。明刘元卿《贤奕编》“猫说”：

齐奄家畜一猫，自奇之，号于人曰“虎猫”。客说之曰：“虎诚猛，不如龙之神也，请更名曰龙猫。”又客说之曰：“龙固神于虎也。龙升天浮云，云其尚于龙乎，不如名曰云。”又客说之曰：“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固不敌风也，请更名曰风。”又客说之曰：“大风飙起，维屏以墙，斯足蔽矣，风其如墙何？名之曰墙猫可。”又客说之曰：“维墙虽固，维鼠穴之，墙斯圮矣，墙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东里丈人嗤

bbs.hlmbbs.com

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胡为自失本真哉！"

丁　香

京师最多丁香花，江南无之。据说苏州韩家巷之鹤园有朱彊村手植之丁香(《江苏文献》第一卷第九期《吴宫花草》)。鹤园即在余旧寓对门，为姻戚洪君所建，已屡易立矣。余昔在苏频游园中，未见此花。丁香固宜于北方，但今北人所谓之丁香非古之丁香也。原来丁香即丁子香，一名鸡舌香，见《齐民要术》。产交广间，今以之入药。昔人所吟咏之丁香，殆皆指此而言，如李义山云"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与芭蕉连文，固热带中植物也。

清高士奇《天禄识余》卷上有"紫风流"一条，其言曰："庐山僧舍有麝囊花一丛，色正紫，类丁香，号紫风流。李后主诏取数十根植于移风殿，号蓬莱紫丁香，一名百结。花有紫白二种。"揣其情状却是今之丁香无疑。曰"类丁香"，则本非丁香亦可知。但高氏不言所出，昔人称其说部多不可为典要。后主移植一事亦似未见他书中，恐难征信，惟麝囊之名既佳，紫风流之号尤妙，不妨一为吹嘘。余居室窗前，正有色正紫之丁香一株，遂泚笔记之。

南浦西山

王子安《滕王阁》诗，其三四云"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蒋清翊于"西山"句注曰，《豫章古今记》，"西山在豫章县四十二里，高四十丈，周回三百里"，是矣。于南浦句则泛引《九歌》句，"送美人兮南浦"，殆犹未审，疑南浦亦是滕王阁附近之一地名也。宋范成大《骖鸾录》，记其于乾道癸巳岁闰正月四日泊南浦亭，五日登滕王阁，又云"其下江面极阔，云涛浩然，

西山相去既远，遂不能一至”。于七日日记又云“将发南浦终日雨”。是南浦西山于南宋时皆为地名也。后事虽例不足证前，但西山若是一地而子安以楚词之南浦属对，不已疏乎。当时信手拈来，自然巧合，所谓文章本天成也。地名沿袭，宋仍唐旧欤。

读书的意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连，是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的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

---

* 原载 1946 年 1 月 14 日《大公报》。

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顽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杀风景。纪回答得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惟有不恤声名的干，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连。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的低落，别字广泛的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

bbs.hlmbbs.com

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孟》，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俱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人的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忆清华园谷音社旧事*

久羁燕市，岑寂寡欢。昔赵景深兄在沪主编《戏曲》月刊，扶持雅奏，属写谷音社概况。而苦忆零星，不可重拾，譬之商飙起蘋末，履迹俄空焉。而欲以非童稚之心，渐远之年时，追寻其所以迹，事固稍难，意复甚痴也。无奈重违其命，为搜尘箧，勉赘燕词，而此刊旋停。顷《论语》有癖好专号，宠征及余，而寂寞穷居欢悰甚少，姑以此塞责。吾社旧侣各在天涯，或有寓目之缘，以之代缥缈鳞鸿，信编者之惠也。

欲书曲社之缘起，宜先明同人嗜曲之经由。昔既不能悉忆，今亦不可骤得，则仅可言吾一己之经由耳。然仆之事殆无足言者。余妻莹环之学曲，先于余者十六七载，犹在清之季世也，其所习则殊不多。余于己卯北来，丙辰入学。丁巳秋成婚。偶闻音奏，摹其曲折，终不似也。后得问曲学于吴师瞿安，至己未春（八年四月），师于课外借红楼中教室开一歌曲班，从之者不多，余仅习得

* 原载1947年3月16日《论语》一二五期。

bbs.hlmbbs.com

〔南吕宫〕〔绣带儿〕二支，且无是处，引吭发声，颇为特别，妻及许闲若弟常引以为笑也。其后萍踪江海，此调遂久置不弹。至甲子冬日重至京华，在蒋慰堂兄座上，识鸳湖陈延甫君，聘其拍曲。又获缔交于刘凤叔汪棣卿诸耆宿，遂滥竽京中曲社者有年。己巳夏陈君南归。庚午秋移居西郊清华园，癸酉夏（廿二年）集三五同好延何经海君拍曲，历时甚暂，而兴会弥佳，惜何旋病殁，犹忆其最后所授之曲为《双红记·青门》也。其时住清校南院七号，即后所谓秋荔亭者是也，闲若方肄业于斯，昕夕为侣。时来游者则浦江清朱佩弦二兄，而朱君之夫人陈竹隐女士则能曲。又以江兄之介，得识汪健君陈盛可二兄，而唐佩金兄及其夫人汪胜之女士则住南院十一号，衡宇可望，时相过从焉。以何身后萧条，募赙送其孥归，是有公启，盖已具谷音社之雏形矣。文见《燕郊集》中，以概见何君之生平焉。

其年仲秋南归，至嘉兴访陈延甫，事见日记，亦存集中。至次年甲戌新正（廿三年），陈遂二次北来，住清校附近，浦唐汪陈及杨文辉兄均从之游。于春夏之交，发议结社，于某日夏晚在工字厅首次公开曲集，乙亥新正十四（廿四年）于同地二集，其时犹未有社之正式组织，而对外已用谷音社名义，以冀稍得学校之补助。二月十三日（廿四年三月十七日）在平寓所开成立会，作首一次同期。用二月十五为花朝之说，定为本社成立之日，以后每用旧历者以此。遂定社约，选职员，以平主其事，并通过同期细则，规模差具焉。其时社员十有四人，后来者二十，共三十四人。中有因事暂时离社者，实际曾在社度曲者二十有四人。

社约，"爱好昆曲者亦得入社"，以校中皆同事同学，又僻居西郊而嗜大调者不多，其限制不得过严也。是谷音社友不尽为曲家，与通常曲社稍异。复有名誉社员之目，以延致不在同地之曲友及校中之提倡昆曲者，凡十人，校外六，校内四。

成立之日即议聘吴瞿安先生为导师，同人校理曲谱每得就正。先生并寄赠手订《桃花扇·哭主》曲谱，于吾社颇致拳拳。二十五年夏，余返吴门，晋谒于蒲林巷之百嘉室。先生约余夫妇及吴中曲友数人宴饮小集，其时已缘喉疾不能歌而精神弥健，不谓数年间，关山戎马，遽病殁于云南之大姚，竟不获刍酒之奠，发蒿薤之音，人天缘阻，怅恨如何。

丁丑之夏，社侣云散，延甫亦于次年春南归，社事陈实终始之。其人未多学问而持身朴拙，至饶古意。能剧三百馀折，余等所肄习仅三之一而弱。陈于吹笛以外，鼓板金奏尤熟而老，口讲指画原原本本，且于曲文之音读曾有所受，有些殆明清以来三百馀年相传之旧读，尤为难得。壬午年闻南中消息，云仍在禾，已老病矣。

据社中记录，甲戌丁丑四年之间，在学校公开曲集凡七次，同期十八次，在公园水榭宴集一次，曲目凡九十三折，以《琵琶记》为最多，得十二折，《长生殿》十折次之，《还灵记》七折又次之。

卢沟变后，南迁社友曾在昆明西山王瞻岩处聚会，到者五人，浦君江清有《沁园春》，其词曰："漫客天涯，如何不归，归又何为。向华山昆水，暂留我住，碧鸡金马，住亦堪悲。惟遣高歌，欣逢旧雨，心逐梁尘相伴飞。忘情处，命玉龙哀笛，着意狂吹，古今多少情痴，想小玉丽娘信有之，叹消魂桥畔，牡丹亭侧，琅玕刻遍，谁曾相思。一曲霓裳，凄凉九转，劫后河山满眼非。承平梦，望吴宫燕阙，早感黍离。"

其居北平者仅六七人，全亦意趣阑珊，不再招集同期，曾有四绝句柬谷音同人曰："初按香檀拍未匀，酒边擫笛几辞频，谁知都似开天想，翻作淋铃夜雨新。鹤归城郭又如何，未必中年哀乐多。唱得《牡丹亭》一曲，寒花荒草总成窠（记社友谭君李龙

bbs.hlmbbs.com

语)。虹桥东望水溅溅，小屋西窗大道边，三五闲纵灯晚聚，撞金伐鼓共喧阗。自惜芹泥补垒痕，沙虫旷劫久难论。一从渡得桑乾后，烟树年年绿蓟门。”

沦陷期间，曲集亦间有之，而谷音不复作矣。余曾有《鹧鸪天》柬许士箴君，其潜龛曲集，余每从之游，亦可见当时之心情矣。“顿老铃调不复闻，马头别调散秋云，独教梁魏风流远，歌咏承平四百春。　　稀旧赏，倦芳尊，藕丝孔里息闲身。玉龙吹彻寒消未，红药花时又访君。”此词社友汪健君兄以为可作一部昆曲史读也。

一九四六年二月修订稿。

为《中外文丛》拟创刊词*

国运到了危险的边际，世界的文明亦彷徨于歧路。我们感于当前形势的重大，从现实的视察里提出问题来。这些问题不必都有答案，有答案不必都对，但它们的重要性却不容否认的。因此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讨论而得到较正确的回答,那当然更有意思了。

再试从根本上想，治乱本诸善恶，善恶先于人心。人好，世界自然好。但人如何能自然会好呢,有时须得同伴们去提醒他,这是“淑世”方法之一。我们何敢以此自期，但懔于“匹夫有责”之义，又不忍缄默；故由衷之言，如实而语，更出之以叮咛，申之以强聒。事功不必为我所成，风气不妨由我而开。

这淑世的流风远溯先秦诸子，所谓“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以今昔情殊，他们的治术我们或无从沿袭；又才力不同，他们的造诣我们更望尘莫追；但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不仅今日我们应学，且我们应当继续的。

---

* 原载 1947 年 2 月 12 日《大公报》。

bbs.hlmbbs.com

依他们的做法，原有两方面：其一得君，得君而行道，是间接的；其一化民，直接的行道；即宋钘尹文的上说下教也。以孔子为喻，周游列国，干谒诸侯，那是“上说”；有三千大弟子七十二贤人，这是“下教”。后之儒者热中于事君得君，教民之泽微矣。百家之傅若墨翟宋尹者，尤微乎微。此盖环境使之然耳。

但我们的确无君，更无所谓事他与得他。若以民主共和国的领导者权宜地当作君看，那是顶严重的错误。说得诡辩些，民主共和国的“君”应该是“民”。于是，这上说下教原来分别的途径完全合一了。这事实虽很明白，我们却还要提出这“君”字来说，是很有苦心的。今日读书人若尚不能忘情于得君，则必陷于卑下而不自觉，又何行道之有！

我们何如“处士横议”。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封建之时，无道，庶人也要议，何况处士，又何况共和国的基本法则，天下有道，庶人亦议。“处士横议”依孟子虽非美谈，但在这年头儿，做事说话不带点劲那儿成。这“横”字的确不坏哩。

横议者无所不谈，它的范围，包括那最传统的，最古老的，最流行的，最时髦的。那怕大家久认为毫无问题的，我们也许多问一声；大家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的，我们也许碰它一下！若不如此，怎够这横劲儿。

有力才能有劲。力，指什么呢？若指常识，人人应当够的。若指良心，人人没有不够的，不够也没有办法的。若指学问，我们怕不够。但学问本无止境，没有一人自己以为够了的。若自己以为够，即无学问之可言了。

所以这虽很重要，却无法衡量的。要干就干，不要干算了，不必踌躇。一边走着一边瞧，上一回当学一回乖，冒失或者无妨；等着，待着，过于把细，反而会误事的。等毫无错误方才说话，你

bbs.hlmbbs.com

必将无话可说，等毫无错误方才做事，你必将无事可做。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他在踌躇；子曰，再思可矣。说他不必踌躇。

若说人数怕不够，那是实情。但今天人少，不妨明天的多？我们欢迎有人来给我们写文章，只要他认识而同意于上述的心情和态度，写作有完全的自由是不用说的。书店方面把这些文字用活叶印出来，使篇章得自为起讫而又可成组，以行于世，不失为很恰当的办法。

旧话重提，“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不可轻读这“各”字，道易天下虽同，其所以易则不必尽同，且或甚不同。辨驳则察理愈明，参校则见事愈的，我们期待着。惟纯朴的意念与诚实而严肃的态度，在我们之间则将毫无二致。

凡著为言文的都是同道，听言说看文章的我们希望渐渐的皆为同道，在广大的民众里，无分作者与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着工作的快乐来抵偿它的辛苦。我们不愁无路，走着，走着，自然成路。我们又不怕黑暗，光明在前，那是一定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北平。

夜游妙峰*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友人约游妙峰。下午三时半以公车发清华园，四时一刻黑龙潭，三刻北安窠，五时一刻抵昌平县之晶各庄，是为北道。六时以舆西行，斜日衔山。三里车耳营，有圣母殿喜神殿。一里双泉，一名双水泉，渐登山。四里磨镰石河，石刻作牟尼石河，山容回合中见茶棚，遂在磐石上晚餐。天暝见新月。

八时复行，三里双龙岭，玻璃为棚，看花灯烛都丽。值有耍钢叉者，在此回香参驾。始秉烛行。自此每站必买烛。四里仙花洞，一名花洞子，记云"崇墉堆雪"而夜黑无所见。是游同行者二十四人，乘肩舆者十，步行者十四，火炬相连，摇曳明灭中觉攀跻渐峻。风来则火星飘堕暗中。

又四里抵大峰口，适十时。山高风急多寒，故一名大风口。小憩，食烤馒首蘸糖、稀粥，颇佳。自此下坡，下而复上者屡。轿

* 原载1947年6月1日《论语》一三〇期。

夫争取火把，余一舆独后。四里登磕头岭，一名叩头岭，殆以望见金顶，可遥瞻礼故名。其张设之盛，为北道冠。倦眼朦胧中电灯灿然，香烟浮动。前殿壮丽，院中搭棚，有喇嘛僧放莲花焰口，锣钹笙管俱全，后殿祀大士，尤严饰。下行四里苇子港，今书作贵子港，奉宽《琐记》谓无茶棚，今复有之，想见北道之渐盛也。

上行到顶已二十七日之一时一刻矣。大约上妙峰，舆行不过四小时，今几倍之者，以待步者同到耳。下院客满无止宿地。环勉在廊下支一行床，余则席地卧，江清伉俪效之。同人有携行床者则张之过道檐际，否则不寐，或在院中圆桌子上睡，或作“桥”戏，种种不一，不能详知，真风餐露宿矣。幸天气不冷，夜短即明。余得假寐片时，四时后即醒，人声嘈嘈，不能复睡。

起看山容晓色，复稍憩，偕环购红绒孔翎花各一，“带福还家”，俗例然也。六时三刻启行，从中北道下。昔壬申来游，曾于此道往返。下八里涧沟，上八里妙洼，已近八时，朝旭迎眸，俯临苍莽，眼界颇宽，而茶棚尘陋。迩年香市，以公车至北安窠为便，故中北道最繁，而沿道茶棚反不如北道之精治者，殆以财施有多寡耳。

待良久始行，自此直下，青嶂如屏，盘道如线，而山兜倒行，不能畅观，余最不喜。八里瓜打石，嘈杂甚于妙洼，遂不停。又下行五里至金仙庵，在茶棚又憩息久之。有五虎棍来参驾。朝山之人有步而拜者，有浑身赭衣而匐伏行者均见之。更有贯穿臂肉而悬香炉者，此则同游者云见，余未之见也。

近午渐热。一里朝阳院，东向下坡，三里响福观，即响墙，俱不停。四里抵北安窠，已十一时许，待人或不至，觅车又不得，援援久之。后余瞥见跟车人，始于村外大道旁得公车焉。下午一时车开，途遇阵雨，于二时一刻抵校。适大风，冒风返寓。自晨至此未进食，仅吃一橘耳。

bbs.hlmbbs.com

此十二年前旧记也，从日记摘出。其词致简，聊可窥胜游之一二。今则村居寥落，生计凋零，如拈梦华之丛琐，观河上之清明，承平遗韵渺若云烟矣。丁亥寒食识于槐屋。

bbs.hlmbbs.com

随笔四则*

(一)近　怀

我不乐观，然而也不悲观。

颠倒梦想，无非痴也。患得患失，无非贪也。勃豀口角至于争城争地，无非嗔也。三者交织着以为人间世，或曰障蔽，或曰习气，或谓之业，无名强名，总之乐观不得的。

但本心之明究未尝息也。如尘埋宝珠，云遮皓月，染退则净复其初，无增减也。更何处可着悲观耶？

---

* 本文辑收同名随笔四则。前两则原载 1947 年 6 月《论语》一三一期。后两则原载 1948 年 7 月 20 日《中建》第三卷第四期。

bbs.hlmbbs.com

（二）小国寡民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这很有意思，人口多了，无法硬使之减少，只可以用"富之"来补救它。但不很彻底，即所谓"弥缝"，不如《大学》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尤不如《老子》的"小国寡民"。

这"小"、"寡"俱作动词用，国欲小而民欲寡也。非"人口""生产"调节，不能造成郅治之邦。魏源《老子本义》引姚鼐曰："上古建国多而小，后世建国少而大。国大人众，虽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国而寡其民。"

欲返近世于太古，疑未必真得老子意，但他解释小国寡民却是不错的。

（三）大九州的梦

我近来不常写作，觉得没有什么好顽的，每承朋友们相劝，使我觉得为难了。为甚没得可说的，说来话多。在此只能提出一点："已说的不想再说。"这应该不错，却使我搁笔踌躇了。

"好诗多被古人先"，这个感觉可扩充于一般的文章。究竟古人说了些什么，我虽不大清楚，大概总无所不说罢。在浩如烟海的陈编中检出前人所已说而后我说，那就不须你说，没世穷年也无作文章之一日了。不翻检书卷呢，也不行，更会不自知地犯了重复地说话之过。

在这歧路之前，仔细思索，忽然有了。我的怀挹或不免与古人同，而我的境遇却不尽同于古人，且或大异，这一点倒似乎有把握的。先找出古人所未经历的事实，然后来发议论，意见仍或不免于陈腐，却可安安稳稳地躲开这雷同。我就是这个主意。

那末，咱们就来谈原子弹吗？这也不必。咱们国内近百年似乎发生了一桩大事。这惟一大事究竟是什么呢？即邹衍大九州的梦，太史公以为“宏大不经”的，一旦成为事实了，或誉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曰用夷变夏，或曰世界大同，说法多歧，事实无异也。

这，聪明的古人纵然料得到，却没有经识过，就是说他们没有开眼，却让我们很巧的，或者很不巧的给真个碰上了。碰上了就没法。我们的生存将被它决定。我们生存的意义，假如有的话不得不在这里去找。我们无法踏着古人的脚迹，我们无法直用古人的成方，它们至多仅仅能给我们做参考而已。我们如何应付这的确地道空前的遭遇，它的方案，咱们得自个儿去找，而且所用方法又特别的笨，所谓“上一回当学一回乖”，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族类邦国身家性命一堆儿作为孤注去和世界人去赌博，于是它们都姓了“碰”，碰得着是运气，碰不着则呜呼哀哉一瞑千古。无论如何，纵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得正视这悲壮且有点儿悲惨的定命。我们对于先民，对于来者又应感有一种沉沉的负荷，类似所谓责任心者。假如写文章应有这心情，不该为着兴趣。早已交代过，近来对于写作，我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四）我生的那一年

《兔爰》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诗固甚佳，可惜又被他先做了去。我生在光绪己亥十二

 bbs.hlmbbs.com

月，在西历已入一九〇〇，每自戏语，我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鸦片战争，后庚子还没来，距今也只有十二个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当这百年中的一个转关，前乎此者，封建帝制神权对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尚在作最后的挣扎，自此以后便销声匿迹，除掉宣布全面投降，无复他途了。这古代的机构毁灭了，伴着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溃了，不但此，并四亿苍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陧地动摇着。难道我，恋恋于这封建帝制神权，但似乎不能不惦记这中国（文言只是个“念”字），尤其生在这特别的一年，对这如转烛的兴亡不无甚深的怀感，而古人往矣，异代寂寥，假如还有得可说的，在同时人中间，我又安得逢人而诉。

咱们还来谈谈这拳匪，史乘上的小喜剧，身受者却啼笑俱非，这个年头儿谁还对这义和团有兴味，那才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话，却有一分的真，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排外的心。我不说“排外”一定对，我也不说一定不对，当然更不会说像拳匪这办法对。但排外这事情自有它的真实性，不因其面貌的荒唐而有所消灭。且未必不是民意，虽然我那时候才一岁。不然，当朝的老太后和文武百官们不至于对那“神拳”这样恭而敬之地。民意的可用与否是另一问题。韩非子说过，“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我刚刚听见咱们北平的街坊口里叨叨，怀念过去的“友邦”，又有人低低告诉我说“人心思汉”。我正在考虑他有无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资格。

排外这事情自然会发生的，假如真来欺侮咱们。谁能断言帝国主义者不像这隔壁阿三不曾偷那本来没有的三百两？我记得在这回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及其同侪曾再四提出火烧圆明园这一案，来唤起我们对大英帝国的敌忾。我不好说啥。纵说，也不好说他们错。何以？这是事实。但由他喊“大东亚”喊得口干，咱

们对这西洋朋友总特别地亲，真叫人没奈何。谁叫咱们有不念旧恶的泱泱大国之风。

又是闲话幽默，赶快回头傍岸。我并不赞成怀仇报复，若人们的歧视至于相斫，我也不想灭低拳匪的荒谬名声。我却敢明白地说，这抵抗的心不能算错。错在那里？错在它的过程。最明显的，以方法言，如以符咒避火器，可谓荒谬矣。但视为荒谬之顶点则可，说此谬种后来绝响，则不可。恁未免太性急乐观哩。譬如用关王的大刀、猴子的行者棒来抵御枪炮算错：那以大刀队来抵挡机关枪呢？你怎么说？以机关枪来抵挡原子炸弹呢？你又怎么说？岂非我们今日犹沉溺于此荒谬的巨渊中并不曾自拔，却无端以成败论人去讪笑那大师兄二师兄。此笑无乃近乎多事。有人说，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以机关枪打回去，这不错了罢。却也难说，推而言之，原子弹来，必以原子弹往，你意以为如何？这问题牵涉得太广，离题亦太远，不好再拉扯了。

决心的排外，招来了八国联军，以后虽也曾排外，却没有这般大规模的。如清季的抵制美货，现在听这名词，似乎够新鲜。五卅事件的抗英，只昙花一现，连香港九龙的索还，今亦置之度外了。抗日心情虽比较长久点，然亦似疟疾间歇而作，收梢在北平结了个大倭瓜。庚子以前有戊戌年，后有辛亥年，戊戌之于庚子，正反成文，庚子之于辛亥，江河直下。到和议成，赔款定，清社之屋已为定局，只剩时间问题了，辛丑辛亥本相连续也。说清亡于民变，还不如它亡于外患更为的确。戊庚辛三个年头，维新不成即守旧，守旧失败复维新，熬中翻饼，此后遂有民国，其实民和国都已吃了大亏，这中华民国从头就是三灾八难的。谁都知道，戊戌有清而辛亥无清，但事实上并不如是简单，远比这个重要，不仅关爱新觉罗一姓之兴亡也。也无暇为满洲人暗伤亡国，咱们的眼泪总有地方哭去的。不如说戊戌政变多少还有点自主的力，辛

bbs.himbbs.com

亥革命，于汉族虽为光荣一面倒的局面，我知准有多少同志不大爱听哩。

经过庚子辛丑之变，由极端排外斗转而为彻底媚外，也不知九十度呢，还是一百八十度，向着对面点走去的罢。刚在神权夷酋面前爬起，又向帝国主义膝下跌倒。爬起也者还有点儿含蓄，事实上是就地打个滚而已。此即所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出戏自我堕地以来演到如今没有闲着，虽袍笏朱绯逐场换彩，而剧情一死儿不变，真有点吃勿消哩。洋大人的脸色，或者和蔼了些，（有人说，未必。）官儿们的派头，或更神气活现了，我纵有南亭亭长的笔墨，亦不知这新官场现形记，允许出版么？至于百姓怕官，更一直的原封弗动。看这情形，要官儿不怕洋人大概不很容易，百姓不怕官么，难说。到百姓不怕官又怎么样呢？那真的大时代就到了。是革命，不好听点也就是乱。本来么，咱们不会让百姓们老怕着官么，这办法妙极，我先前为什么倒不曾如此想过呵。

bbs.hlmbbs.com

吃在这个年头*

吃的问题，在孩子群中，研究起来最有兴趣：那是因为孩子们对于吃的态度，十分认真之故。朋友H君曾和我谈过，记得他小时曾吃过苏州采芝斋的松子糖，以为是天下之至美，仿佛一直没有吃够过。其后久不得吃，想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大约在十多年之后罢，偶有机缘，又得把该处的松子糖畅吃一顿，觉得其味亦不过尔尔，失望之馀，犹如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小友。假定糖不会变味的话，那一定是人渐渐地老了，舌头都近于麻木，对于好吃的东西，都感不出亲切的味道了。……不由地引起了一点淡淡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很觉同情。其后一想，悲哀似可不必，尤其不关舌头的事。大概还是人一年年的大了，遂逐渐高雅起来，不好意思单纯的表示好（去声）吃而已。久而久之，忘却了不好意思的动机，乃愈增加其叹老嗟衰的高雅了。其实呢，大人尽管笑话小孩子，试问“大人果能三日不食”乎？

---

* 原载1947年7月1日《论语》一三二期。

bbs.hlmbbs.com

不必说“大人”了，便是“伟人”“圣人”只要是人，长了嘴，便人人要吃，天天要吃。普遍是普遍极了；伟大是伟大极了；讨厌呢，也确实讨厌极了。古来不少聪明的人，自然早已有见及此。要打破这种讨厌劲儿，想方设法，不厌其多。辟谷轻身之外，譬如走过屠户的门，便动几下嘴巴，或者画个饼儿看着之类。皆主张以“空吃”为主，所谓精神的安慰是也。甚至于想到“秀色可餐”，直要吃到朱樱翠黛之间的一种美丽的光华，则更觉玲珑剔透，匪夷所思。可惜他们虽主张空吃，却不能根本不提起吃，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奈何，奈何。而且“空吃”的调儿一面尽管高唱入云，一面却仍是要一日三餐，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嚼了下去，尤其是无可奈何中之无可奈何者也。

人当徘徊瞻眺于有吃与没吃之间，必无暇再研讨爱吃与不爱吃之雅；然而天下之口，有同嗜焉，好吃的终究是好吃。或者在把窝头撑起了一半胃壁的时候，仍不免要做着一碗清蒸鲥鱼的梦，或一盘炒虾仁的梦，这实在更要不得，简直是“那还了得！”这不是“需要”了，不过是一种“偏好”或“癖嗜”，殊有加以矫正的必要。然而忧时之士，似乎也可不必过于担心。这不过是个梦罢了；即令他们把虾仁鲥鱼，甚或樱桃荔枝，组成一个美丽的梦，在“空”中飘浮起来，只要碰着一点强硬的空气，把它碰得粉粹的时候，他一定愕然而止，任何偏嗜，都可消失无踪。就使你再三体贴，再四去垂询他的意见，他一定也是木木然，想都想不起来了。此则以吾家近事，可以为证：

在对虾初上市的时候，不要说吃，看着都颇有过瘾之感的。有一天吾母去买菜，看见对虾，忽然“飘起了美丽的梦”；一步步挪到摊子跟前，嗫嚅问价，（买得成否，那是另一问题，梦的现实性，是专家还没有研究出来吗？）摆摊的尚未答言，突由旁边闯过油晃晃的厨师傅一名，挺起装满法币的大口袋，伸出巨灵

之掌，把我母一推，大声叱曰："去，去！你买不起，别耽误事儿。"我母逡巡而归，回家一说，美梦一齐打破，全家静默三分钟。阿门！

bbs.hlmbbs.com

闲谈革命*

“革命”这个词流行约已半世纪，似很少有人想到它用得是否恰当。现在从一般观感的印象及原典的解释这两点来看，尤以前者为主。

因为假如在一般的观感上没有什么不好，本不必一定要追问原来的解释如何；所谓“约定俗成谓之宜”。但假如大家觉得不很妥当呢，那就不得不把这原典找出来看。

在满清末年，官方即把革命党唤作“革匪”，那时社会上的印象不好，是当然的。革命成功以后，虽校正了不少的错误，但“革命”这个词始终带着原来恐怖的颜色，流行着，历三十六年而没有消除，却怪不得谁来。为什么？这个词本来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革命”？革谁的命，要谁的性命似的。安得不怕。白话里的“命”字本只可当作“生命”“性命”讲，很少别的解释。把

* 原载1947年8月1日《论语》一三四期。

"革"字作动词用，似乎把它和"算命"排行。这命字单用在白话里，上面再加以"革"字，实既不算明白，又不妥当也。

那时民党的宣传家，更喜欢援引法兰西大革命，什么断头台哩，不自由无宁死哩，更加强了这流血恐怖的气息。所以这三十年来，顽固的保守的人们以至于老百姓都不见得怎样喜欢它，这是情理之当然，无足怪者。事实上，革命尽有渐进的，温和的，更不必定要流血才够味，但这如何能"家喻而户晓"呢。至少这名词就够别扭的。

但这是误解。假如典故用得不错，以这个名来表这个实，岂不也很好吗？我倒不这么想。公众的误解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你引经据典来纠正它，不见有什么用。

但原典的检查也未尝无用。这关于"革命"这词的本身，它的用法是否雅正的问题；也就是用在高文典册上，用在国家的律令文告上可否的问题。

古今巧合，只是偶然，其不合乃当然，故借用典故或成语来说新的事物，往往要惹起迷惑的。若依原典的意义讲，"革命"这个词的用法是很不妥当，比方才就社会观感上说的不很妥当为尤甚。

《周易·革卦》之彖辞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管"革命"当什么讲，拿商汤周武来比孙逸仙黄克强那多们滑稽。诉诸常识，这一句话就够了。

革者改革，命指什么？《革卦》九四爻辞曰："悔亡，有孚改命，吉。"虞翻曰："传以比桀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故改命吉也。革命即改命。"他说"桀纣汤武革命"，桀纣连汤武而言，并不说汤武革桀纣的命，是革命即命运改换的意思。"革"之上假如有主词亦是天非人，与今事大不相同，姑置勿论。

《象辞》下干宝曰："爻入上象，喻纣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

bbs.hlmbbs.com

顺之，动凶器而前歌后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鱼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陈，雨甚至，水德宾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他的话也不大好懂，大意和《封神榜》小说差不多少。原来非要革掉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只是天命的本身，自己在那儿变化。《左传》上所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是另一种的说法。恐怖没有了，封建神权的阴影囫囵取而代之。侥幸煞大家没有认真抓住这一点，反而有时误会到另一点上去，但原典的表诠如此，却无可辩驳的。

天命是什么，其有无亦另一问题；但肇建民国的先烈们总不会相信天命的，何得以革命（天命改革）来形容他们？用受命改元五德终始这些巫觋方士的玩意儿，来表示二十世纪初年华夏古国前史未有的民族与民权运动，岂非驴唇不对马嘴，荒天下之大唐乎？

有人说，这年头咬嚼可不必了。我本无意去校正这流行已久的老话，连我自己也这般沿用着哩，所以只算闲谈。但我想，上述这两种误解（名不符实，谓之误，故即依《周易》原来的意义，亦误解也。）假如在社会上真个有了几分，总是要不得，因它会妨碍将来革命之路的。这话似乎已不很闲，不如且休息罢。

由群经之起讫谈《论语》《孟子》之起讫[*]

孔门六经，《礼》、《乐》属于典章，且《礼经》不全，《乐经》亡佚，其他若《易》、《诗》、《书》、《春秋》，其起讫均含深义。《周易》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更析为上下，上经始《乾》《坤》而终《坎》《离》，下经始《咸》《恒》而终《既济》、《未济》。夫《乾》《坤》者，天地阴阳；《咸》《恒》者，夫妇也，既有天人之别矣；《坎》《离》，水火之本身；而《既》、《未》二卦为《坎》《离》之综合，即以之说明二者之关系，其间亦判天人也。《易》首《乾元》而终《未济》、《序卦》。《传》明曰："物不可穷"，其含义殊为悠邈。《侍》标四始，其首《关雎》，即《易》之《咸》《恒》；盖《易》兼天人，《诗》者，人道之至隆也。故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商颂》当是宋诗，诗首《周南》而终于《商颂》。岂如公羊家言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欤，而丘也殷人，当有微意存焉。《书》首《尧典》，历虞、夏、商、周而终于

---

[*] 原载1947年9月《学原》第一卷第五期。

bbs.hlmbbs.com

《秦誓》,《易》禅让而家天下,由是而征诛,而力政兼并,必至之符,大势所趋,虽圣哲无如之何,历历分明如指诸掌,藏往之智,知来之神莫备于斯。《春秋》夫子之创作,托始隐公,不尸其位曰隐,犹《书》之首《尧典》也,隐公岂尧舜之俦,取其意耳。终于获麟,或以为文成致瑞或以为吾道穷矣,所说不同,而以素王绍群圣之统,则无疑难也。

以上所说皆为恒言，而非眇义。《论语》撰集在孔子身后，或云孔门弟子，或云再传弟子，疑莫□其中一部分或信如康成说，出于仲弓游夏亲定，但其全部结集当在战国初年。弟子既以孔子绍群圣而集其大成，故《论语》亦拟六经，其起首两章即《易》之《乾》《坤》，余另有说。首篇《学而》，终篇尧，即内圣外王之道也，而仔细分析其结末处尚有古、齐、鲁三家之别。先言《鲁论》。《鲁论》终于《尧曰》篇，又无“不知命章”，其始圣终王既已昭著，而以孔子继统亦毫无问题。《齐》、《古》更多微言。《齐》多《问王》《知道》二篇，惜其文不传。宋晁公武曰，当是内圣之道外王之业，斯言谅哉。或以为《问王》，未免见小，且亦无显证。《齐》既多此二篇，则其起毕非常完整，略如下式：

《学而》《为政》《问王》《知道》

古论尤别致，其最可注意之点为有两子张。夫今《尧曰》篇本只三章既已甚短，又分出“子张问政”“不知命”两章何耶？岂足以成篇，况其篇名又复出，故当释为微言大义于此表示，非平常排比卷帙之事也。古虽无《问王》《知道》，而其意义格式仍与《齐论》同，此亦不可视若泛泛者也。列式如下：

《学而》《为政》《尧曰》《子张》

bbs.hlmbbs.com

《鲁论》为一派，《齐古》为一派，始则内圣而外王，终于外王而内圣，孔子以大圣失位，是以主圣而宾王也，较《鲁论》之规模尤为恢廓。但《古论》从“子张问从政”分篇终有可疑，是否摹拟《齐论》不得而知，以子张《问从政》章实与《尧曰》章相通连也。其所以分出第二子张者，意固在《不知命》章，但只寥寥廿许字不能成篇，不得不连上为篇耳。此章与《学而时习》章，首尾遥应，[1]编缀痕迹殊为显明。《鲁论》无之，自是家法不同，今不能辨其长短。郑于此舍鲁从古，殆亦有微意存耶。

《孟子》七篇，依赵氏说，系孟子偕其门人亲定，又拟《论语》而作，[2] 其说信否难言。孔门之言行载记，孟子所读，自当远较自汉以来诸儒为多，但究曾见如《鲁》《齐》《古》三家《论语》否却是一问题。今姑从赵氏立说，以为孟子之作乃拟《论语》。即不如赵说，孟子之志在学孔子本有明文，而师弟问答之礼，邹鲁通行，则其吻合亦无足异也。

孟之于孔亦步亦趋，但其地位却与孔子不同，无论孟子自待，以及门弟子之尊孟，均不敢与孔比肩。且孔子当时已有圣人之号，而孟子无之，其社会上之地位固不同也。其不自居圣位，言词甚明，赵氏所谓大贤拟圣者是也。故其制作，若见《论语》而酷摹之，亦决不会悉遵原式而谦退一步，若不见《论语》，其起调毕曲亦自然不会与《论语》雷同也。何谓谦退一步？即放弃内圣而退到外王之据点也。以篇名言，始梁惠王而终《尽心》，似恰与《鲁

---

[1] 阮元《揅经室集》论《学而》章曰：“二十篇之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与此始终相应也。”

[2] 赵岐《孟子题辞》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曰：“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

bbs.hlmbbs.com

论》之《学而》《尧曰》式颠倒，即始外王而终内圣也，赵氏会言之矣。[1] 但按其实，以章旨言，则彻头彻末皆外王之道也。夫王让于圣者，内外之别也。然孟子既谦而不圣矣，又乌得王哉，盖孟子者王佐之才，以之自期，弟子遂亦以之尊之耳。且春秋叔世犹有先正风流，降为战国，力政兼并，贤者淑世之情与圣门传心之法稍有不同者，亦时势为之也。

《尽心》篇虽言圣道，而其末章“由尧舜至于汤”仍归到王者之期会，与首章“见梁惠王”相应，其首尾相应之格局与今传本《论语》（即康成定本）同，而其意味有圣王内外之别却不尽同。孟子谦退一步，故其首章恰好与《论语》次章“有子曰”相当，其末章又恰与《尧曰》篇《尧曰》章相当也。今如将《论语》节去首尾，即见与孟子符合。但今本《尧曰》篇似多错误，《论语》煞尾处不如其开始之分明也。[2]

《孟子》首章与《论语》次章相当，若为拟作，便是蓝本，若

---

① 赵氏《孟子篇叙》，言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其言曰，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

② 《尧曰》篇《尧曰》章有错脱，先儒言之。如“宽则得众”以下，阮元校勘记疑为《阳货》篇《子张问仁》章误衍于此。翟灏《考异》则疑《子张问仁》章本应在此，而此十数字乃脱乱不尽之文，其说视阮为精而究未圆。何则？以其文字不尽同也。如彼文言能行五者于天下，列举其目则有恭宽信敏惠，当然无可移易。此则为宽信敏公，汉《石经》又无信则民任焉句，则为宽敏公，与彼章合处不过五分之二，差异颇多，殆不得视为一章重出也。惟《尧曰》章旨以孔子之治继群圣，却无可疑。刘宝楠《正义》据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及《汉书·律历志》，以“谨权量”一节，为孔子语。刘逢禄《论语述》何亦从“谨权量”往下数之，而曰“此篇以《春秋》继二帝三王之统也”。其说并是。“兴灭国”一节，《公羊》宣十七年何注、《汉书·外戚侯表》颜注、《文选·两都赋序逸民传论》李注并以为孔子语，“所重民食”四字《汉书·艺文志》亦以为孔子语，是从“谨权量”直抵章末“公则说”皆孔子语也。岂非以仲尼殿群圣之明征耶。“宽则得众”以下数语既与《子张问仁》章大略重复，其下又紧接子张问何如从政一章，是二者脉络贯注非无关，特不能定其究竟耳。故《古论》析《尧曰》篇出第二《子张》，得孔门之真否，又可疑焉。康成定本折中《古》《鲁》之间亦自有其见地也。

bbs.hlmbbs.com

为吻合，亦非偶然，以《学而》篇《孝弟》章极为重要也。不然，《论语》本纪夫子之言，奈何第二章便出有子耶？有子言孝弟，似亦内圣之道，安见其与《孟子》首章相当耶？作此难者，不得为善问也。其关连之点有二，一曰相承，一曰相同。就相承之论点，孟子之言紧接有子之言。有子言仁，必先言孝弟者，是以孝弟推原仁之根本。孟子言仁必兼义者，是以义扩充仁之效用。有子之言，意在孝弟。孟子亦然，主意在义。其对梁惠王也，虽以仁义并提，却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便撇开仁字单提义字，可见其主旨所在，不重在言仁也。有子于仁，末句轻轻一点，而仁犹不失其为主。《孟子》首章，言仁虽屡，而仁已全乎其为宾。夫仁道至大，孔门至重之，奈何宾仁而主义，此正因孔门发挥仁之含蕴已备故尔。《论》、《孟》是上下文的关系，非平列的关系也。

就相同之点言，孟子游梁固论政，有子极言不孝不弟之害是侧重孝弟于邦家之影响，亦论政也。况孔门之政，根柢即在孝弟，《为政》篇答或问子奚不为政章可证也。夫内圣外王，分别言之者，不过为解说之方便耳，本为一贯之道，非两橛也。在文字上看，有子曰犯上作乱，孟子曰危国弑君，如出一口，似乎危词耸听，实则非常切中事理，洵良工之苦心也。其防微杜渐之心，忧深思远之悲，毕见乎词，昭然若揭，惟贤知贤，不亦信乎。

《孟子》末章之旨与《论语·尧曰》章悉同，固不待言矣。① 其同中见异，则在情致身分上。《论语》者，孔门弟子撰集，而夫子之圣实登三而迈五，推尊乃师，为生民所未有，如天之不可阶，其词无失。孟子则不然，于地位则自叙也，于身分则弗如也，从尧、

① 朱注引杨氏曰，《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bbs.hlmbbs.com

舜、禹、汤一个一个的数下去数到孔子，再引归自己身上，遥遥圣绪，千里来龙，其措辞不得不有分寸。故曰“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明明要说到自己了，煞尾忽作摇漾之笔曰：“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是耶非耶，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宜后儒之不得其确诂也。但如从别方面看，孟子固以五百中叶名世自期如赵氏说。不观夫《公孙丑》篇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何等自负，何尝谦退乎。以此观之，七篇之终，叹惋诚有之，否定决不然。于此正式说到尧、舜、禹、汤、文王、孔子之道统，其词愈婉愈佳。于时于地既已引而近之矣，下文自宜稍推而远之。纵远之也。其近，故自若，此情文相生一弹三叹之妙，所谓言非一端，各有所当也。

bbs.hlmbbs.com

新年顽意*

——《走马灯》和《牌九》的哑谜儿

《论语》编者来信为新年号索稿，我向来不惯做应节的文字，但感于盛情难却，不得已讲一段灯、一段牌九的故事，也算新年的顽意。虽然在这年头儿，讲起来未免有些那个。且留予哑谜儿等您自己猜一猜。

(一)

要讲的是走马灯。这灯不是事实上的，却有诗为证。姜白石的《观灯口号》我都喜欢，尤以这一首为最：

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若使英雄知此事，不教儿女戏灯前。

---

* 原载1948年1月1日《论语》一四四期。

bbs.hlmbbs.com

一个张飞，一个赵云，一个周瑜，一个曹瞒，被半寸长的小蜡烛轰得团团转。宋时人所见实和我们小时候所看见的差不多少，这且不提。这诗有点晦涩，寻思良久，恍然有悟，则未有不拍案惊奇者。

"若使英雄知此事，不教儿女戏灯前。"曹孟德，周公瑾，倘若亲眼看见了把他们的模样儿写入这零丁可怜相的走马灯儿里，其怅然涕泪，殆属当然。但后世的儿女们要要笑灯前，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真奈何不得。说老实的，即使英雄知此事，如何能不教儿女戏灯前呢？这"不教"二字真怪！

虽然，你们要顽，我偏教你们顽不成，这办法在当时不见得就没有，有了也不很难，事到如今未免晚了些儿。就请您设身处地多想一想罢。

（二）

儿时喜欢押牌九，时在清光绪末年已通行铜元。赢了，一只毛绳织的口袋装得鼓鼓的回房睡觉，很有味。当然，不能输。却也不能没有输的时候。输了，大人总给我几十文，但决不会多，这只宝贝似的口袋便空空如也，或者还有几个铜板在那边晃浪晃浪的作响，虽是孩子的心，亦会有怅然如有所失。

这滋味犹如昨日，而眨眼已四十馀年矣。语曰"胜既可欣，败亦可喜"，而我今不然，败仍不喜，胜亦无欣。所以不必"在理"戒赌，而近来对这顽意儿的趣味简直其淡如水，告人以"我爱押牌九"，谁信，偶尔看人家顽这个，应酬一下，依现在的法币下注五百或者一千，寒尘极矣，殊少有见猎心喜之感也。

牌九虽不在我的癖好里，却会见于我的梦。这梦非想非因，然而真实，信不信由你。吓！好一场热闹牌九，黑压压的一屋子人。

谁做庄不要提，他老人家的牌照例扣着的，态度沉吟，非凡幽默。上下两门的牌都已揭开了。上门一张人牌，一张锦屏，十八点。下门一张和牌，一张虎头，十五点。这两门虽也下着注，但都被不知谁何给“吃”到天门去，所以事实上还是空的。

一看天门却了不得，下注密密层层。筹码之外更有现钞支票，是否有金条钻戒夹着馅，则梦境恍惚，心忙记不真，反正够瞧的。有一个人在努力扳牌，一张露着的牌是二四。还有一张，被这二四遮着，因这位先生努力扳着。扳着的结果，已露出一大半。一头明明白白并排两个黑点，以外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点的头子了，关系着那些上赌场的先生的运命。您猜猜几点？红还是黑？是张什么牌？输赢当然得给庄家赌。不瞒您说，庄家的牌我原偷着瞅过的，实在不算出色，一张天牌，一张地牌，行话叫做“天地四”。但您想，他会赔这天门吗？

一九四七年岁除写于北平。

bbs.hlmbbs.com

为暴春霆题其先德《林屋山民馈米图》*

论者辄言吏治之坏极于清季，斯言谅哉，然亦未尽的也。于时宦途尚多坚白不磷缁之独行君子，而愿悫者亦能自束修，耻文网而畏人言也，岂非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焉者乎。余生也晚，不际承平，以今追思，又仿佛如隔世。故都日暮，萧寂无欢。春霆世仁兄于去岁除夕持其先祖方子世丈之《林屋山民馈米图》征题，畴昔向往之名迹，一旦遇之，披图瞻诵，穆如清风，斯足慰饥渴已，濡毫伸纸，却又踌躇。

观斯图也，曲园公署其端，复题长歌于后，又得先外祖许子原太守跋，吾父又于辛卯、甲午年两题，则儿笘涂抹亦奚以为，适足尘浼耳。更检《春在堂遗书》，峡江县知县《暴君墓志铭》，见杂文四编；《四赠暴方子巡检式昭》见诗十；《林屋山民馈米歌》见诗十三；《暴方子传》见杂文六编二；而于作是图者亦有秦散之

* 原载1948年1月12日天津《民国日报》。

bbs.hlmbbs.com

《诗序》写其为人，见杂文四编七；是吾曾祖所乐道，奖誉之若不去口者，宁可以余之詹言啐语付益之邪。然梅村先生传春霆为五世，而曲园府君以来，寒门亦四世矣，百年倏如过隙，而春霆兄之来也，犹获修世讲之谊于蓬荜之间，岂非缘法之最胜者乎。又闻此图出自理中，历劫仅存，方将付诸影印，以永其传，得失固若有前定，而神物终留天壤之间也，君家先世风流自此远也，吾曾祖歌中所谓“披图谁不知君贤”者，亦征之今事而益信矣。

夫方子先生之清德，在古遗爱遗直之间，晚与甲午战役，其出处大节，咸足以兴顽立懦，启景行之思于无穷，余窃维林屋山民，亦深异而慕之。巡检微秩也，况乎被斥之巡检，乃竟饷以米薪何哉？多深霖裹饭之情，是林屋之民亦古之民也。若夫今之民，实唯沟壑是惧，奈何损入口救死之具奉诸他人乎？是今之民徒怀思古之情，有欲为古之人之意，而亦不可得也。

国步则既艰矣，生民则已瘁矣，不赖同穷节，后世何称焉，诗不云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又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洛诵先芬，期勿偭高曾之规矩，方与春霆共勉之也。

一九四八年元旦，识于北平。

戊子元旦试笔（谈孟子）*

应节的文字每易失之敷衍，我不大喜欢作。惟年曾有“元旦试笔”，似即在本刊发表，后来收入《燕郊集》中，记得结句云，“九万扶摇，吹往何处？究竟究竟，衲也不知，除非去叩求先圣周公”，有似危言耸听，现在回溯，大有不幸言中之感。这且不去提它。

今年再说些什么？为难。语有之，编新不如述旧，陈古所以讽今，又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今所遭遇，苦难似乎崭新的，其实倒是顶老顶去的问题，倘若翻开积年的账本，那边一行一款的明白地写着哩。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温寻儿时所，宁不使人瘖瘀太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也不错，却已有点火气了。咱们空空以“民”立“国”，而试问这三十六年做些什么，大家心里有数，无非变着法儿在这“苦脑子”的老百姓身

* 原载1948年3月1日《论语》一四八期。

上打主意罢了。说“吃烈士”，总不如吃老百姓之尤为全美。孟子岂不在二千年前老已说过了，那有啥用！圣哲之无裨于民族，于此益信。但若没有他们，我们又不知如何的寂寞哩。

他还有更奇怪的话，他说，“可使制梃（制当读为折）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我从前曾以打油诗开过顽笑，癸酉年《缪悠》诗曰“画符王老道，制梃孟先师”。于今回想，早年的抗战八股耳，何足道哉。折根木棍如何能敌甲兵，孟子岂有不知，他的意思够深刻的，只语气幽默，浅人自不省也。如相竞甲兵，必以坚利为贵，甲坚兵利之极，必相竞以原子弹者势也。彼以原子弹来，此以原子弹往，理则合矣，奈人类何？好在我们一时不见得会有这顽意儿，您放心。孟子，彻底的反战者，故其言如此，所谓“正言若反”也。不如此，即不得为反战者。您若有条件的反战，其结果必不反战以至于积极主战，因为谁都会说“正当防卫”“主持正义”的。故曰“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连办外交的他也要判他们无期徒刑，这思想真够瞧的。

他对“王道”“仁政”也有明确的说法，不像孔子那么模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一段文字曾两见《孟子》，又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其温暖之氛气已开《桃花源记》的先河。我常说渊明此文实集儒道二家的精华，非泛泛之笔也。

如何达到这境界，有一句扼要的话，“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以他大谈其井田制度。“井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属于考证范围，只得搁开。依不求甚解的看法，孟子已注意到土地分配问题，别无可疑。他并且明白，不解决土地问题，则一切仁政都是空话，所以他说“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后人以改革得不彻底病孟子，其实他在当时已经够 radical 的了。

譬如他说，“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

bbs.hlmbbs.com

恐怕当时的贵族们所有决不止此罢。他只许他们保有这区区之数，在地主们看来岂不是虐政，何仁政之有焉。其“辙环天下，卒老于行”，势所必然，无足怪者。他老人家即使秉政，其成绩恐不会比后世的二王（莽与安石）更好一些，说不定更坏，而亚圣大贤的雅号也许早被一笔勾，不必等到明朝的朱元璋方才夺却他的冷猪肉也。

圣人尚且不成，何况你我闲人闲话。但我想，现在并痛快的闲话似乎也不大作兴说，这是鄙人心情寂寞的另一方面，抚今思昔诚不禁感慨系之耳。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

《论语·宪问》: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人矣。”

《文选注》引此第二曰字上有“子”字,盖夫子移时复语也。今本虽不作“子曰”,而朱注,“复加曰字者,既答而复言也”,是无异说。惟朱下引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盖不复闻斯行之之勇,而有终身诵之之固矣。”按胡氏认以下为子路言已非古谊,更无端非薄子路,未免失辞。朱曰,“未详是否”,当亦不置信,而刘宝楠《正义》以为“于义似较长”,窃所未喻也,说详下。且解

* 原刊《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bbs.hlmbbs.com

“久要”一句。

何氏《集解》引伪孔曰：“久要旧约也，平生犹少时。”朱于“久要”同孔说而改以平日释平生。尝读至此而疑之，及后在学校为人讲，亦不得其解。平生似无少时之义，故刘氏《正义》曰，“平生犹言平时，注言少时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虽曲为之辩护，殆亦觉孔说之甚迂矣。《文选》卷二十一，颜延年《秋胡诗》，“虽为五载别，相与昧平生”，此实与今语之素昧平生同，而善曰：“五载之别虽久，论情无容不识，直为先昧平生所以致谬，孔安国《论语注》曰，平生犹少时也。”是泥于孔注，致乖本文，亦削趾适屦已。宁不思既已“作嫔君子室”，安得云少时不相识？诗言一别五载而今不相识，仿佛平生素昧，语本明通无烦曲解。且当以此诗之平生校孔注之谬，不得援孔注之谬以入此诗也。朱子殆亦觉此注未安，故以平日易少时，是矣。然如其说，当为旧约不忘平日之言，宁不妨于文义？夫旧者平日，约者言也，虽尚小异，究无大差，岂不略等于旧约不忘旧约，平生之言不忘平生之言乎？复而不辞，朱说亦难通。反回来说，孔殆未尝不知平生之宜为平日不宜为少时，舍其宜而就所不宜，舍其近直而求诸迂远，盖亦不得已耳。是则以久要之不得其解，致本来明白之平生亦失其解也。窃以为疑点只在久要二字。久要得其解，则平生解亦可，不解亦可。久要不得其解，纵聚讼于此平生无益也。

顷江绍原兄以手批本汪荣宝《法言义疏》相示，其《问明篇》曰：(《义疏》本卷九页十六下)

> 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李注所谓沈冥也）。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李注，久幽谓卖卜于成都)。

江引洪颐煊《读书业录》卷十六曰：

> 《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幽即久要。《尔雅·释地》，燕曰幽州，释文李巡云，燕，其气深要，故曰幽。幽要也。《诗·七月·四月·秀葽》，夏小正作莠幽。《文选·东京赋》泽泊幽荒，幽荒即要荒。幽要古字通用。

绍原兄按曰：“《论语》云云，本书云云，句法虽略相似，然恐久要（孔曰旧约也）久幽义别，不必强通。”

洪说幽要古通是也，以久要注久幽非也。《法言》久幽之文甚明，无缘改读为不甚明通之久要。江不信洪是也，然亦仍据孔注，故曰“不必强通”。其实孔此注本不足信，洪说幽要古字通用，已得之，非强也，特其论断略误。苟以久幽释久要，直反手之间耳。子云属草《法言》之顷至“久幽”句，宁无《论语》“久要”一句之联想与忆念乎？其答语当是肯定的，然则不妨将久幽看作久要之注脚而试评其得失。

平生实无少时之义，当曰平日，然如是说，便与上复。复与不复，可得验也。若将平生之言四字删去，“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亦可以为成人矣”，其语意固未尝不完也。夫删之而文义犹完，则未删者复矣。《论语》奈何复？久要不忘四字得完全成句更有一旁证，《文选》卷二十七曹子建《箜篌引》，“久要不可忘”，仅多一可字，是也。善只引《论语》不引孔注，殆以卷二十一已引故。良曰，“久要，久交也”，未详所出。曹诗久要虽用《论语》孔注义，然却去平生之言四字，词遂无失，而《论语》固有此四字，又不当视为衍文，或注脚误入正文，欲求文义之无失，若不改读平生为少时，则必改读此久要矣。平生明而久要晦，平生之义单简，久要之义多歧，与其改读此简而明者，不如改读彼

bbs.hlmbbs.com

歧而晦者，自然之理也。况现放着“久幽”，若拿来讲得通，说得，岂非前汉古义之仅存者欤。

见利者思义，见危者授命，久幽者不忘平生之言，岂不可以为成人乎。幽，《法言》曰沈冥，以君平为例，谓常读如易履九二“幽人真吉”之幽，如文王之困羑里，子夏之居西河（所谓离群索居），苏武之抗节异域皆是也。再以《法言》比勘之。《法言》实酷摹《论语》，“不治苟得”即“见利思义”也，而“不作苟见”（《汉书》颜注，不为苟显之行）与“见危授命”略远。然《法言》此章实论蜀庄之为人，本安不上见危授命字样，其略有变动，词之宜也，不得即谓与《论语》违远。《论语》“见利”二句，即《礼记·曲礼》“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也，而《法言》“不治苟得”，其字面亦本于记。再观“久要”“久幽”二句，不特要幽字通而已。操者今言操守，在内言然，在外则为言词。操守居常不变，言词而冠以平生，则无不同，皆平居暇日之所养而验诸仓卒者也。验而不应，乌得谓之成人，验而应，不谓为成人得乎，故曰亦可以为成人矣。文义清明，不支蔓拖沓晦涩，则以《法言》读《论语》不亦可乎。

此文未竟，以作意求正于家大人。家大人曰，“读久要为久幽是矣”，然犹有未尽者，如释久幽为离群索居，仍不免为孔注所缚。盖此三句明修身行己之大端，非关于朋友间之要约信誓。此等观念似皆从孔注“旧约”二字来，《论语》本文无之。三句似平实侧，却分宾主，列举只二事，其第三事即为上二事之实践，片言居要，乃警策也。所谓平生之言，久要而不忘者非他，即上文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也。所谓“其操”，久幽而不改者非他，亦即上文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也。两书勘合，词例相同。不然，“泛说平生之言是何言？泛说其操是何操？况平生之言想必甚多，倘无关于弘旨，或信不近义，纵久而不忘，圣人乌得遽以成人许之乎？”

谨按大人说，析词极细。若用旧注“要约”之义，则三句固得平列，以第三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自有其内涵也。若读久要为久幽而犹作平列看，则第三句落空矣。读者将不知平生之言为何言矣。《法言》之文尤足证明此说，以久幽而不改其操实承上两句而言，非单另独立之一句也。谁谓《法言》之训读无益于《论语》之了解乎。

更有进者，此三句固以后一句为主，而全章之中又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以下为主，岂夫子本欲待季路之复问，及其不问乃更端欤。旧注虽不误，终欠分明。胡氏以为子路言尤非经旨。夫子方列举成人之条件，子路则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竟似当面驳斥矣，岂有圣门高弟而若是之畔喭乎。或曰，子不读《论语》乎？《先进篇》曰：

>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岂非师弟拌嘴，而子更何说？曰，不然。胡氏殆正为此章之文所误耳。“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此二“何必”未尝不似也。胡氏岂以为子路辄用“何必”“何必”其对师乎？殊不知此二章章旨甚异，而由也之喭亦不必如是之喭也。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子路把事做错了，而又被夫子骂急了，（贼夫人之子！）方始逼出“何必读书”这样极话来。夫子亦明知此情，故曰“是故恶夫佞者！”这是骂他油嘴，打个哈哈完了，妙在毫不认真。朱注：“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辞穷而取辨于口，以御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恶其佞也。”其言固是。

苟与此章相比，偏其反矣。子路方以如何得为成人问孔子，孔

bbs.hlmbbs.com

子方列举众人之长以告之，子路不违，闻斯行之可也，子路未达，进而复问亦可也，奈何遂以咄咄逼人口气向其师乎。且子路若已知如何得为成人，又自己确信所见为不误，则前此一问无乃多馀，明知故问，更岂有此理也。故曰胡氏之言非经旨。

既知“今之成人者”以下为孔子语，则一章之主意殆在此三句中也，而久要一句又为主中主。窃谓夫子之意侧重于更端，上文犹只是门面话。成人犹今言完全人，子路问如何得为完人，则集众长为一长，合众妙于一妙，实为题中应有之义。夫兼四子之已长为难能，而又文之以礼乐乌得不谓之成人。（亦可以为成人矣之“亦”，未必有不满之意，盖如何而真为完全人乃不可论议者，故曰“亦”也。朱注：“然亦之为言非其至者，盖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语之也。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重读亦字似非。圣人之尽人道者无逾孔子，难道孔子说，我就是么？）然其言泛而无归，博而不约，虽悬此一境而无造诣之术，犹海上之神山也。夫子言之，实有待于季路之请益，及其不问，始更端而正告之。其言遂至简而不繁，至当而不可易，虽似浅易，而较其上集合群众美之说尤为重要也。由博反约，道固然耳。实亦常言，而非绮语。苟大节无亏已为全璧，固不必枝节附会之，尺寸以求之也。末句尤为切至，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之实，必俟久要方可知也。平居无事之日不但见危授命之节无由昭炳，即见利思义之情亦不甚可验也。何则？丰衣足食者于非义之利固不篡取，然未可终恃也，若造次颠沛犹不违仁，斯平素之言验矣。此成人亦即大丈夫，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此论章旨，宜读久要为久幽也。

家大人又曰，《论语·泰伯》：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

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虽与《宪问》此章未有必然之连属，而其词例颇可互明，以一句承二句，则相同也。其所谓大节亦即上举二事之实践，非此外别有也。六尺之孤至小也，百里之命至重也，其所寄者岂非大节欤？临若是之大节而不可夺，岂非君子欤？此虽无证，而词意本明，旧注未审。

谨按何氏《集解》上引孔注："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摄君之政令。"于"临大节"句，何曰："大节，安国家，定社稷。"夫辅幼君而摄国政，安定国家社稷之事莫先于此矣，似仍可串讲。然何氏之意殊欠分明，于上文孔注外下既另出己见，恐何本不以此句为蒙上而言也。

朱《集注》引程子曰，"节操如是可谓君子矣"，说等于未说，然特提节操二字为君子之定平，疑程已将"临大节"句重读。朱氏则曰："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将一章分为两段，以上二句属才，以下一句属节。节之为节诚然矣，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则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于"节"下出"死生之际"四字形容之，增字为说，失经旨矣。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始得谓之君子，立言固未尝不佳，亦未必无弊，宋儒之见，非孔门之旧说矣。夫其上若言及死生事，如曰"见危授命"，则其下以死生之际之节释大节可也。今本无其事而忽尔牵合，岂非以己意参入乎。可以寄，可以托，此两可字是虚，或平素自期，或他人见许，不可夺，此一不可是实，验诸行事矣，故曰"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深许之之词，与"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词例相同，而永叹之情亦相若也，故曰二章之旨互相发明。

bbs.hlmbbs.com

近闻偶谈*

本刊幽默的文字似较战前尤有精彩，洵为可喜之现象。我却近来很少作文，就说做，总是些“一本正经的”，即毫不幽默也。有人预祝本刊运气亨隆蒸蒸日上，善颂善祷，吾何间然。但依我个人情形来看，至少我觉得近来幽默的文字越过越难写了。这为什么呢？

老话有之，“事实胜于雄辩”，因它太结实了，雄辩虽雄，无法超过之。那我们岂不可以套着调子说，事实胜于幽默。盖天下顶幽默的无过于事实也。在这过饱和的情态下，文章非常难写。我当然知道这个年头，使人会心微笑或不太难，但他，伊，他们之所以微笑，乃发于事实之奇妙，非文章之幽默有以致之也。我们引为己功，惭愧惭愧。

还有一说，如幽默之感世界上满坑满谷都是，而幽默的言文，阿毛阿狗（这是假想之名，并非有何不敬，希望有人不会得生

* 原载1948年5月16日《论语》一五三期。

气）都会，这还了得吗？万绿丛中红一点，以希为贵，辽东之豕皆白头，多即弗珍。盈天下皆幽默矣，《论语》之道诚大行，而写文章的反而感到无从下笔，编者更会着急，亦事实之颠倒也，所谓 Paradoxical 者欤？

编者来信有云，"国大开幕以来，《论语》资料益富。"所谓资料益富，即事实增多之谓，足证吾言非虚。吾知近数期中必多以赋得国大为题，虽并未出专号，其意固在不言中。可惜我们住在北平，报纸所载未免明日黄花，不如住在上海的朋友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更不如住在首都的朋友们"向阳花木易为春"。且属笔之顷已当闭幕之日，戏台上方吹着呜都都的喇叭，虽袍笏雍容，裙衫飘拂，粉墨诙谐，种种风流犹足迷人耳目，而竭诚体会则翰墨无灵，若忘说谏言恐尊严有碍，吾恐编者之一怒而索回其稿费也。故如下所言皆随意涉笔，有感即书，非关时事也。

北平以"京戏"出名，南迁以后首都称盛。我从小不大爱看戏，有许多好戏都错过了，现在很觉得可惜。只剩得两个淡薄的感想。其一是假戏真唱，不避文抄公之嫌，转录四月二十八日北平《世界日报》载小卒君之假戏真唱一文之一节：

> 戏，谁亦知道是假的，但唱戏的人却要假戏真唱，唱得越逼真越精彩；如果唱戏的人，一面唱戏，一面想着这是假的，向台下观众开开玩笑，那就不成其为戏了。旧戏里面，只有丑角有时是这样做的，明明被人杀了。他还开口向观众说，"咱们后台见。"因为是丑角，开开玩笑，不致影响全剧的精神。如果唱《斩马谡》，孔明哭哭啼啼要挥泪斩马谡，马谡谢恩受刑之时，忽然开口向观众说，"咱们后台见。"那还像一出戏吗？

bbs.hlmbbs.com

他不赞成“咱们后台见”这作风，我倒不一定反对哩。至于真杀实砍那自然越发有意思了。像前儿个某戏园的“大轴”，倒确有真杀实砍之风，所谓“曲终奏雅”，安得不令人佩服呢。

第二，有句俗语，叫做“戏台里喝彩”。我想大家已都熟悉无庸介绍了。我们试想，名角登场，观众云集，唱到关目要紧的当口，黑压压的一堂，鸦雀无声地，默然赏其妙处，忽然戏台里面，暴雷似的一声“好！”那够多们惊奇，又多们够味呢。

戏台上的玩意，一半儿真，一半儿假，原不必过于认真的，此外更有事实。夫事实之幽默既远胜于文章，依我说，不如直书其事或抄录其文，干脆大吉，何必挖空心思。古人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殆即指此耳。英国人素以“幽默”名天下，杂志有征文者，抄之剪之均可，中选者膺上赏。据传闻之词，某刊某期之第一奖，得者为一贵族，大有“何不食肉糜”之风，实属平淡无奇，在咱们这儿，岂但头彩他不配，即三奖四奖亦不可得也，足见咱们毕竟是大国，幽默程度之高有非洋鬼子们所敢望其项背者。鄙意本刊大可仿行。昔者《新青年》曾有“什么话”一栏，我嫌那标题太过火了，失幽默之中，不如本刊“雨花”之佳。但仍嫌篇幅过狭，所占地位亦欠堂皇，纵不能悬重赏以求勇夫，我想优给稿费总可以罢。若以文抄公一例看待，这冤枉好人，罪过罪过，岂但焚琴煮鹤而已哉。

姑举北平近闻为例。《十三号凶宅》影片一案，大家或已知之。片述清代故事，中有“郑王”。于是有郑亲王的后人，据说是袭爵的王爷，来控告天津励华影艺社北平中电三厂，侮辱诽谤他的先人。电影方面当然赖得一干二净，吃紧之点一口咬定“郑王”非“郑亲王”，一字之差有天渊之隔。其理由能否成立，我非法官不敢批评。但清代郑亲王既的确有之，其简称为郑王也不能愣说没有，那片中的郑王既非郑亲王，那么从那儿来的呢？回答得很妙，

bbs.hlmbbs.com

我们压根儿不知清朝有这位王爷，我们是从百家姓上周吴郑王连想出来的，又说早知道这“郑王”有如此的麻烦，我们不如叫他牛王鬼王呀。

于四月二十七日开庭，据报载情形似颇与被告方面不利，其翌日忽以和解闻，在各报大登其广告。和解的条件大致如下：

（一）乙方（被告）修改影片，将郑王改为正王。

（二）乙方道歉。

（三）略。

（四）甲方（原告）撤销自诉，以后不再诉争。

一“略”字了之，似很气闷，但您并不必着急，报上接着说，“其中略去之第三项闻即系赔偿数字，据闻系十三亿了结”。是虽略而未略，不略之略也。

电影照常放映。郑王已改为正王，夫正者正也，冠冕堂皇之至。郑亲王之后人坐得巨资。可谓和气生财，皆大欢喜也。片名为《十三号凶宅》，恰好赔了十三亿，不知有无原意？假如名为十四号凶宅，会不会赔十四亿呢？

此外更有一插曲，二十七日除原被告当然对词以外，被告之一人冯某忽与旁听人发生了一幕趣剧，录四月二十八日《世界日报》一节于下：

> 冯因财大气粗，态度很是傲慢，并自己历数有天津光明电影院，平安电影院经理，中南银行经理，证券交易所副理，励华影艺社经理，天津市政府顾问诸头衔，另外还有三个营业，工作很忙，原本无暇出庭。拍制《十三号凶宅》是认为这故事很有趣味才拍照的。他拉了拉衣角，提高嗓门说，“我认为中国人在宪法上应有这种自由。”庭上问到说明书和特刊的问题时，冯竟得意忘形地连说，“说明书是恐怕观众不了解

bbs.hlmbbs.com

> 而出的东西，中国片子还好，放映西洋片子的时候，观众都是糊涂虫，所以更非得有说明书不行……”话犹未毕，法庭中立刻嘘声四起，旁听者均为这几句唐突的言词而相顾愕然。曾庭长朱推事亦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告诫被告说话应小心。

到六点钟退庭以后，即发生下述的情形：

> 这时在场旁听的学生们和市民们，看见冯紫墀出来了，即蜂拥上前包围质问他，并要他解释甚么叫糊涂虫？法院长警恐出意外，即纷纷上前劝解，秩序几乎没法维持了。最后吵到法院门口，同学们仍鼓噪不去。法院院长吴昱恒也被惊动出来，向大家调解。结果由冯紫墀站在法院台阶上，对大家除行一鞠躬礼，口头道歉自认失言，并答应登报道歉三日。……同学并自行拟定道歉启事一则，略谓“糊涂虫冯紫墀于四月二十七日《十三号凶宅》影片讼案庭上，以糊涂虫之头脑说出糊涂虫之言语，骂各界人士为糊涂虫，幸蒙各界旁听人士谅解，谨向全国人士道歉。敝人糊涂虫冯紫墀敬启。”后来又经法院人士从中折冲，结果又行删改，直闹到晚上八点半钟，这一场轩然大波才告平静无事。

这启事经过修改，果然登报三天，文字之精采自然减色。其实活在这个年头儿，真难得糊涂。有人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做宰相的有时尚不免于发个三四七八个昏，何况你我一品大百姓。见“糊涂虫”三字而谈虎色变，却过于认真了些，又觉所见之不广也。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即国大闭幕之日。

无眠爱夜*

睡是怪难讲的，假如说“不睡”便容易得多。这个理由很好懂，我们平常说“不什么”照例属负性，说是什么，或不说“不”才是正。但讲起睡来恰好相反。不睡属正面，睡反而是负的。您想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非负而何？

这种想法也稍有因由的。当我小时候老想注意“怎么样才会睡着了呢？”然而不知怎的，老失败，不是清醒白醒地困弗着，便迷迷胡胡地已经困着了。一瘖（音忽）天亮，叫声阿呀。

又作这般想，睡与梦通，假如说梦，这文章大概也比较好写一点。梦虽把捉不定，总有些微的内容也。这个年头说了作梦，也许无碍罢——虽然我不想谈梦，因为万一碰着了心分析者如弗洛德老爹之徒，梦也不会轻易被饶过的呵，如《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我诚自悔其“少作”也。

睡的特色为空白，为没有内容，有了内容便非纯正的睡。古

* 原载1948年6月《论语》一五五期。

bbs.hlmbbs.com

人说，“至人其寐无梦”，正是这个境界。此境虽高，但须问如何可说？可说的或在它的上下左右，所谓烘云托月，或在它的反面，又岂所谓背面傅粉欤。

睡虽然没的可说的，但不睡您受得了吗？

假如睡成为问题，人对于睡的问题，真够伤脑筋的，而且对它的态度亦非常特别。在一端看来，似乎对它非常的关切，以至于贪得无厌，仿佛越睡得多，得便宜愈多哩。有人把这八小时的睡眠，一死儿咬住不放，缺了一点半点钟的觉，来朝便将以失眠的态度出现，带着一脸严肃沉郁毫不幽默的神情。

眠食常言也，问人好，总说“眠食如何！伏维万福！”但咱们对付这两桩大事，态度却不很同。吃虽够重要的，而我们至少已进步到不至于勉强自己或勉强他人吃的程度，当自己或他人实在吃不下的时候（请客殷勤布菜，劝酒至于吵嘴打架，那算例外），虽然离杨朱还很远很远。

我们对于睡却不然了。勉强他人去睡，固力不从心。但我们的确每天，大约每天在那边暗暗地勉强自己睡，你快睡罢！你快睡罢！诱道之不足继之以逼迫，逼迫之无效乞灵于“蒙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那“不睡您受得了吗？”这句话在那边作怪呀。所以与其说贪睡之利，不如说害怕这不睡，尤为的确。

这是一极端。其另一端，虽然抱这意见的究属少数，而真能实行的或仅有绝无其人，但这总不失为人类的古老幻想之一，这样的奢侈而又这样俭省的。试想百年只三万六千场年，而古稀之说无端又打了个七扣。长生方剂古今尽多，而成效难期，离“人寿二百年”还差得很远哩。其实最简单的延年益寿法便是不睡。以八小时计，当二十四小时的三分之一，质言之一个人假如不睡而活到一百岁，即等于活了一百三十三岁零四个月。我们实在把好好的光阴白白困斯蒙董里给糟践了。《古诗》云：“昼短苦夜长，何

不秉烛游。”夜长须秉烛，不言不睡者，岂古人未达一间，乃措词之微妙也，今语所谓幽默殆近之。

在这睡得愈多愈好，愈少愈妙，两端之间，我们对付它的态度如何的微妙而尴尬，您也可以想象出来了。

夫睡即眠，眠即睡也，我们不常常说睡眠吗？这和睡觉不同，睡与觉对待成文，犹之长短快慢也。但睡眠虽异文同义，如各按上一个“不”字，其义即不尽同，不睡者，不想不需要睡，或者干脆，不睡就是不睡。不眠就是困不着，即失眠的另一种说法。在此二者之间则有无眠。

为什么要拉扯上这语文上的顽意呢?这关于我的身边琐事，觉得这无眠两字怪有意思的，曾取作室名“无眠爱夜两当二乐之轩”。因太长了，刻个图章太贵，做斋匾更了不起，而且这样狭长的匾，蜗居也容它不下，只好说说算数。

是的，“无眠爱夜”。夜是很好的境界，可惜被我们的眠哩梦哩给耽搁了。睡为何必在晚间呢？我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好说是人的一种习惯或者运命了。在这儿，我想对那些“俾昼作夜”的人们表示敬礼，可惜他们在那时候多半开了烁亮的灯，加倍的活跃着，这好像又差了点。我只想在这黑暗里悄悄地呆着，不睡么？也不。我是想睡的，而且想早点睡，故有句云，“寒夜虽长宜早睡。”但也要睡得着呵。假如眠不着呢，那真不如无眠爱夜了。盖无眠者，果然不是一定不要睡，也不是纯粹的睡不着，不知因不要睡而睡不着呢，还不知困睡不着而索性不睡了呢，反正有点像狐狸之于蒲桃，又好像小孩子摔勒交就地打个滚。我们生长在夜晚上，您想，我如何能不爱这夜哩？

由睡说到夜，已有点添枝添叶了，若再扯上别的，罪过罪过。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于北平。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

我想继续袁先生（编者按：前一个发言者袁翰青）的话说几句。第一，知识分子的解释。知识分子就是人民里面比较有知识的人，他并不是特殊的人或优越的人，只是比较有知识的人罢了。第二，知识分子的任务，总不能离开岗位，譬如做医生的或教书的工作不同。第三，所谓“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的意义，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问题是很严重的。我想了很久，也想不出多少话，今天时间又很宝贵，也不想多说，我只提出两点：

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士”，士预备升为大夫，是做官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从士大夫而来。在封建时代，他们服务的对象是统治阶级和贵族。说得好一点是做清客，军师，说得坏一点是做走狗。在我们这时代要改为为民众服务，这话虽很好听，却很空泛。如何为民众服务呢？在象牙塔中空想着和在十字街头徘徊着，都是没有用的。为民众服务这意思总不错，尽忠于老百姓很好，但尽

* 原载1948年8月5日《中建》第一卷第二期。

忠于民众和忠于统治阶级就不一样。例如吹牛拍马，去侍奉统治阶级是很有用的，对民众却用不着。因此现在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行为态度，看那些应该改，那些应该保留。我是很保守的，我觉得古代有许多地方仍然很好，可是保留的，譬如气节，虽然是一种封建的遗留，还是可以保留的。

第二点我想到的是：在过去所谓士大夫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散漫、孤立，所谓君子不党；另一种是朋党之争，这两种极端情形都不大好，党争在历史上没有好的例子。古代先贤所提倡的思想，不讲争只讲让，他不曾定下争的规则，礼让不成，必致混乱。现在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而政党的竞争，必须有规则，古书上讲争的道理很少，在《论语》上只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这一句。党争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很坏，正因为不知道守君子之争的规则。知识分子的如何联合，同这个是很有关系的。这是我想到的第二点。

智人愚人聪明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

这似乎是反话，却亦有正面的意思，所谓“正言若反”也，所以下面接着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太史公亦说，“老子深远矣”。这两个字是大有来历的。

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夫子的愚民政策，其实不然。更有人故意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有像笑话里所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趣味，殊非说经之体，更可不必了。这老牌《论语》的意思本来很明白的，所谓“不可使知之”者，乃无法使他们知或知得透彻，却非不要或不许他们知也。但老子愚民之意实较仲尼孔氏大为明显。他总不会怕

* 原载1948年9月16日《论语》一六〇期。

人家骂他“落伍”“开倒车”或“为统治阶级绘蓝图”，——却有一层：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前进之局，即使会趋于幻灭之壑，这倒车开得成否大是问题，或竟已不成问题，吾恐这犹龙的老子生今之世，亦没得啥说的。

古代社会里似乎包括着三种人，不能以职业分。第一是智人或哲人，如孔老释迦及其徒众。第二，愚人即老百姓。这似为两个极端，却互相接近的，所以古书上每以“圣人”与“匹夫匹妇”相提并论，未尝不暗示此意。为什么呢？他们都有所畏，或畏天命，或畏国法，或畏业报，如所谓“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畏虽不同，其有所畏则一也。既有所畏，即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虽似被动，而自动的有所不为的精神即在这儿扎根。反之则为小人，正如《中庸》上所说，“小人而无忌惮也”。

上边的话未免太头巾气，试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父亲的《小竹里馆吟草》卷七有《京寓书感》一诗：

> 世事推移卅载中，朝臣遗范溯咸同。束身颇畏清流议，冷官曾无竞进风。生计从容蔬米贱，烽烟安静驿程通。辇书弱冠春明道，曾见开元鹤发翁。

叙说光绪初年京官的情形，赞美得或者稍乐观一点，却有一部分的真实。尤以三四一联动人感慨。中国的士大夫与老百姓向来都在一种规范之下被约束着，这个事实怕不易否认吧。

当然，即在顶专制的国度里，决不缺乏另一型的人。单有上述的两种人，亦不能构成这复杂的社会的。人人都这样规行矩步吗？我们也断不能信古代就是如此的。于是有第三种人。这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自以为我比你聪明的人。依传统的看法，这里面包括着无忌惮的小人。“聪明人”似乎是好名词，“坏人”“小

bbs.hlmbbs.com

人”多么不受听。但亦只名称的区别而已。

保守的分子把中国拉得直往后退，我们传统的习惯呼为君子，那前进的呢，至少有一部分得了小人的雅号；这和现在流行的意念恰好相反，而且非常别扭。在同一的社会里，关于人们的行为有了互相颠倒的批判标准存在着，应用着未有不大混乱的。我想，这是了解中国的实情重要关键之一。越批判越糊涂，实不足怪也。

不错！这第三种人正是最解放的，最开明的，在我们这时代里渐渐地增多起来，渐渐地以一面倒的威力压倒这愚智两端，而咱们的教育亦推波助澜，惟恐其消灭之不速，变化的不快也。教育的目的小孩都知为开通民智。民智既然开通，愚人当然减少，不成问题。又因为近代教育图平均的发展，不善天才的培植，趋于标准化，庸俗化；是以圣哲固决不再生，而通人亦稀如麟角。古代所谓智慧与聪明范围本不同，越聪明或者越不智慧哩。记得有位朋友说过，一切的有所知识都属于聪明，只有中间的虚怀，一点是智慧，义虽不必完全，而诚哉是言也。

我们近代的教育——当然是整个儿的文明机构，不仅仅教育如此，大量地制造这些所谓聪明人，似乎国运总该日进无疆一日千里了。为什么反而后退呢？我不能答。莫非还由于这些保守顽固的分子拉着，坠着，连累着吗？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说它的影响为好为歹，但有一点可以明白的：要好，便会很快的好起来；不好，当然，很快的变坏，如人患了急性的疾病一般。为什么这理容易明白呢？譬如一物，由许多分子构成的，那些保守的人我们叫他惰性分子，那些聪明人我们叫他急性的或活跃分子，惰性的分子，无论做啥，都是慢的；急性的，相反。一辆破车让老牛驮着，即使翻车也这样慢慢慢慢的。若快马加鞭，一楚溜便下去了，绝少犹豫之顷，回旋之地也。

恐怕有人诧异我这文章的内容。在这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

bbs.hlmbbs.com

谓奇绝矣。奇绝不奇绝且不管它。知识的进步，当然“要得”，可惜其他的不跟着走哩。所以这仅仅的知识进步，本来“要得”，却似乎有点“要不得”起来。这里牵涉得太广，下边稍说几句作为收科。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知识也，但欲望则人禽之所同。我们盖无法使我们的欲望向知识看齐。(譬如我说，咱们的欲望比白鼠高一百倍，心理学家会证明这数目字否?)不但此也，另一方面，欲望反而跟着知识发展。以万能的近代知识扇着原始的欲焰，吐射万丈的光芒，来煎熬这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近代生活的写真。我引用自己的诗句，“我思古之人，愚者何其多”。诚然哉，古之人，愚者何其多也。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

诤　　友*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三十二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

* 原载1948年9月5日《中建》第三卷第七期。

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么？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词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说：

>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三——四）
>
>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八）

bbs.hlmbbs.com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十——十一）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像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致佳，赢得这会场中惟一的笑声（见《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返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见的决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要之此诗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

bbs.hlmbbs.com

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为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遽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

朱佩弦兄遗念*

——甲子年游宁波日记

一九二四年三月七日，由杭州城头巷寓所启程赴沪。车上人多而暖，昏昏然。于下午七时抵沪，寓法界爱多亚路七二一号许宅。接佩弦自春晖来信，遂决作甬游。至亚东访汪孟邹，适去芜湖，未晤。取了二十元。以《西还》诗集版权印花三千枚付店。在竹生居晚饭，饱甚。至孟洲及振新旅馆，打听船。归作家书，十二时睡。

八日，九时起，在南来理发，定新江天舱位，打电给佩弦，嘱来接。访圣陶伯祥，以时间局促略谈即别。在复兴园午食，甚昂。返寓取行李上船。发杭州一片，亚东图书馆一信。四时许开船。所占舱位颇小，人声嘈杂。同舱者二人，予得下铺，付船钱一元。甲板上全以油布围之以搭客，故作海行而未得观海。阅《水浒后传》，和衣昏昏而卧，睡不甚佳。晚饭时由茶房吆喝去吃饭，草草

* 原载1948年9月16日《论语》第一六一期。

bbs.hlmbbs.com

而已。

九日，曙色朦胧中舟抵镇海，暂停复行。不及六时抵宁波，天阴雨甚。给茶房酒资一元。雇人力车至沪杭甬车站，费二角，路远而价贵，敲竹杠也。佩来信云，“在百官车站见面”，遂打票赴百官。我以为离甬必不远，孰知二等票须一元四角许，始大讶。雨中登车，久待至八时始开。二等车中客亦殊不少。沿途景色可观。近五夫站时绕壮山湖，甚阔大。过驿亭而抵百官，下车。地殊荒陋，且有小山，觅佩弦不得，不解其故。欲雇轿子到春晖中学，而居人对以不知。后问询一剃头者，始知在驿亭附近。到百官已多走了一站。后来雇得轿子，价一元八角。

途中遇雨，幸未沾湿。走了许久始回抵驿亭站，跨过铁轨，南面有一牌大书曰“春晖中学校”，始知不误。又里许望见校舍，入校展转询问，始由校中职员导行，得佩弦之居，启门而入，果得晤焉。付轿钱二元。急询以究竟何谓百官车站。他说，宁波人管沪杭甬车站为百官车站。他信上的意思，在宁波的百官车站会面，而我初不知有此称谓，解释为百官的车站。其实他和我同车来的。我大约先到站，在车上久待之顷，已经错过了。我亦不知今晨他将由甬赴春晖也。

略谈后，他去上课，是日为星期，春晖例不休息，我旁听了一堂。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未进午食，枵腹奔走，后得豆腐花油条食之。

下午夏丏尊君来，邀至他家晚饭。去时斜风细雨，衣服为湿。他屋颇洁雅素朴，盆栽花草有逸致。约明日在校讲演，辞之不获。饭后借佩笼烛而归。傍水行，长风引波，微辉耀之，踯躅并行，油纸伞上沙沙作繁响，此趣至隽，惟稍苦冷与湿耳。畅谈至夜午始睡。是日寄家书及京信。

十日，寄沪许寓守者信，告返期。佩弦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

我拟讲稿。下午同在郊野散步。春晖地名白马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菜花弥望皆黄，间有红墙隐约。村户稀少，只数十家。校中不砌垣墙，亦无盗贼，大有盛世遗风。学生多朴实，理解力亦好。是日雨未止，出行路泞沾足。归续写讲稿。晚饭后在校讲演，议论病空泛，入文犹可，说话似迫促，勉强对付而已。仍与佩弦夜谈，睡较昨早。

十一日，今将去此，在沪给佩之电报终未送达，可怪也。整治行李。丏尊过谈，以讲稿付春晖刊出，从夏嘱也。他送我信纸一匣，丰子恺所绘。午后匆匆而行，行装已由校役挑送驿亭站。途中仍有小雨，到站略待，火车始来。三等座中尚不甚挤。佩弦在车中取吾箧中稿《鬼劫》及白采的诗读，均赏之。于下午三时馀抵宁波。车中茶房已识我，为我携行李，殆以百官之行花了冤钱之故欤。雇人力车赴湖西第四中学师范部。

宁波道路全以石板铺之，车行颠欹，尤甚于杭州。抵四中校暂息，佩约在李荣昌夜饮，品宁酒及绍酒。绍自胜于宁，但宁酒初尝耳。此店佐酒有野味多种，如竹鸡鹌鹑水鸭等品，均甚美，亦畴昔所未经。共喝了两斤酒，稍剩了一点，不殊昔年碧梧轩之洗味也。（碧梧轩，杭州酒店名，在旗营。）又吃了炒年糕，扶薄醉而归。杜君来久坐，始去。三年级学生数人来，约我讲演。他们前曾向佩说，他径代我辞去。今又当面来说，我不得已允之。游玩杂以讲演，心殊畏之。佩弦小眠，我为他看诗稿。备删订用，旋即就寝。

十二日，七时起，整行李，八时赴三年级教室讲《中国小说之概要》约一时而毕。返室，杜君及郑尊村君来。郑还邀我作一公开讲演，力辞之。佩弦下课后，卢君及经子渊君来。佩抽空写信，及为我写字一张。午，郑君邀至李荣昌。今日食单与昨相仿，惟添食鹿肉，我则以面代年糕耳。返寓雇轿，佩送至码头，轿钱

bbs.hlmbbs.com

也是他付的。得三十九号舱下铺，上午预定也。佩小坐始别去，凭舷送之，仍不免惘惘之色。四时馀船开，在上层甲板上闲眺，稍领略此行海景。抵镇海后进舱，同舱亦二人。来时新江天，返时亦新江天也。午饭太饱，晚饭吃不下，又船上餐亦不佳，后买油豆腐食之。在铺上略翻阅《断鸿零雁记》，觉文笔殊欠自然。因表在白马湖时坏了，不知道时刻，睡醒了又睡，如是者终宵。十三日，天未明而船停，起看灯火粲然，已抵上海金利源码头矣。

关于《义战》一文*

——朱佩弦兄遗念

(一)《义战》原文节录

第一说，义非战，战非义；义中无战，而战中无义。这是全称否定的判决书。……第二说，战非义，应战则义。这就是说为侵略而战非义，为防护而战则义。……第三说，有战义，有战不义。就是说有正当理由的战是义；反之，非义。……

总括上列三说的缺陷，第一说是病在找不出理想的人，第二说病在找不出真正的戎首，第三说病在找不出标准的批评者。……

义战是什么？是正当的战。何者方为正当？是单纯的战争，指的是除战争直接所生影响以外，不发生其他残暴行为的。……

……我在此只是淘闲气，说闲话而已，既非悲天悯人，也非劝善惩恶，即有书生之见也正是本色，何嫌其迂阔，在战氛中的

---

* 原载1948年10月16日《论语》一六三期。

bbs.hlmbbs.com

人民如有这种闲情别致，搜罗种种事例作我说的试验，倒也是值得一做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作。

（二）朱佩弦兄评语（写本）

前两日读《申报》时评及自由谈，总觉他们对于战事，好似外国人一般，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我深以为恨。昨阅平伯《义战》一文，不幸也有这种态度！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尤多。因如平伯，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无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我呢，年来牵于家累，也几有同感！所以"到民间去"，"到青年中去"，现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若是真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法，便是"沉默"。虽有这种态度，而不向人言论，不以笔属文，庶不至引起人的反感，或使人转灰其进取之心；这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所能做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记。

跋　一

《义战》一文作于甲子年卢何构兵时，极不佳，后甚不惬意，

未入集中。顷偶见《文学》第一百三十九期，昔年印本尚存，以无可安置，将付字簏矣，曾得佩弦昔年评语，却是一种胜缘，反若不忍遽弃。这本是他私人所记，当时亦未出此相示。今我却在他存在我处的书堆里无意中瞥见之，似拆人私信一般，深觉惭愧。词虽峻绝，而语重心长，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的严肃。拜良友之箴规于蟫蠹灰烬之馀，斯非大奇欤？此二十馀年中，人事沧桑何可殚述。亿兆生灵共命之厄，视畴昔之军阀哄争又如何耶？余久习"括囊"，即君此评所谓沉默也。君亦间关岭表，头白重来，异日检书或睹此纸，不知其感怀可何若也？爰存录之，以志吾过，并见吾二人之交谊有不局于形迹者，而铭君直谅于勿谖也。

丙戌九月十九日记于北平。

跋　二

又过了一年，写好的跋文似乎不知到那里去了，人事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佩弦竟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我们了。友朋每来征索纪念的文字，人情上既不可却，而枨触偏多，亦每因之搁笔。为《中建》半月刊为《诤友》一篇时（见《中建》三卷七期），想把这珍贵的材料收进去，但一时间偏偏找它不着。顷忽而得之，其感怀自非去年之比；这意味的深长，读者当知，而无待我说。他责备我和责备他自己一般的认真，像这样的朋友更从那儿去找呢！我以后恐永不复闻我的过失了。至他晚年，实在只是中年！实践这"到青年中间去"的呼声尤值得追怀，是可注意的一桩事情。

一九四八年戊子中秋后二日记。

记与佩弦最后之唱和诗*

故友朱自清君的《犹贤博奕斋诗钞》中载诗云："夜不成寐，忆业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君，湖南人）"

诗作于一九四七年自滇归京后，盖最晚笔也。时君在清华园，邮寄相示。是岁丁亥腊月（已交一九四八年），余寄和一诗云：

暂阻城阴视索居，偶闻爆竹岁云除。
拣枝南鹊迷今我，题叶西园感昔吾。
世味诚如鲁酒薄，天风不与海桑枯。
冷红阑角知何恋，退尽江花赋两都。

---

* 原载1978年11月《战地增刊》第二期。

佩弦颇赏之。后失其稿。及余重来北京，友人得之于叶圣陶兄日记本中，惠录相示，失而复得，亦可喜也。

其后与圣陶兄书札往返中谈及此事。去岁三月二十六日圣陶复书云：

> 又取钞自日记中之尊和一首重读之。……二诗并观，自以佩作为胜。苏州有俗话云“赤骨肋相打”，似可取譬佩作。尊跋自我批评，弟表同意。

语重心长，尤为可感。所谓自我批评者，今已不甚记得，大约总是未去陈言，偏于感伤等，以其时情绪本甚低沉也。末句“两都”，谓南北二京。

佩弦兄于一九四八年夏逝世，年甫五旬，距北平解放只半载耳。余另篇所云“故人中岁卧蒿莱，不及明时际遇开”者是。若其清风亮节，贻则后贤，立儒兴顽，振起来学，斯诚不负生平之自期；即遗集流传，良朋手写，又岂博奕犹贤之谓乎？

曩岁京华再聚，城郊唱酬之乐，渺若云烟，而旧草幸存，爰沁笔书之，识吾怀感云尔。时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戊午七夕于北京。

忠君与爱国*

“君臣”排列在伦常的第一位，民国成立，首先被废止了。原来儒家的道德观建立在伦理上，即人间的关系上；对于五伦俱分配以某种德行，有些却也不得不稍稍含胡其词。如夫妇们怎样相处，便不好十分硬性规定，所以在《论语》上特别地少，反说，女子难养也，老圣人对这个也有点“伤脑筋”。有的说“夫和妻柔”哩，有的说“贤贤易色”哩，总之不得要领，这姑且不谈。关于君臣这伦，孔子曾说过，“君君臣臣”，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似乎是平列的，还能照顾到双方，后来却就不然了。

五伦原可分为两类或三类：（一）平列式的，如兄弟朋友。（严格地说兄弟间也不十分平等，哥哥可代表父亲，所谓长兄如父。）（二）有主从性的，如君臣父子。（三）在二者之间的，如夫妻又称夫妇，照字义说，妻者齐也，便是平等，妇者服也，便是服从。所以到了汉代，后起的儒书里老实即演为三纲，配合了这

* 原载1948年11月20日《中建》第一卷第九期。

大一统专制的政局，平等的空气十分淡薄，除却友道以外都成为上下文的关系。

臣对君应该怎样呢？绝对的忠，所谓“臣节”，更进一步，“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而苦节，而烈节……其偏枯，不合理，反人道，久为近人所诟病，无待再说。

完全废去吗？却也很难。君臣这伦的本身虽因国体变更，自然消灭了，但忠的德行还值得保存否？这很有意味的问题，而大家似乎不曾仔细想过，却自然而然以人民对国家的关系来替代他。咱们能说人民不须效忠于国吗？截至现在为止，还不曾听过否定的答案。然则忠是要忠的，却不成文法地变其名曰爱国。忠君与爱国同与不同，好像也不大有人仔细分析过。

从上一个字面看，“忠”、“爱”显然不很一样。忠之原义只是诚实，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那很素朴的。但到后来杂以节烈的观念，强迫的意味便愈来愈浓了。在道德上、法律上习惯上都可以说“不许你不忠”，却不说“不许你不爱”。如“忠则尽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同一死也矣。您能强迫你的恋人自杀否耶？

爱人之爱与爱国之爱，没啥差别，爱国之所以神气活现，系沾了下一个字的光。国是伟大的，所以爱他像个天经地义，比起忠君来，威风还差得多哩。再说爱，必须先有可爱者在。咱们真爱这中国吗？咱们的中国还有啥可爱的吗？依我看都成问题。不管那一派，都一死儿在搂着西洋叫好。如某国的月亮既特别的亮，某国人的拳头巴掌也特别的有劲，而兄弟之所以要吃鸡蛋亦正因为美国人也吃鸡蛋之故……住在这个国度里爱国，说说顽顽则可，认起真来无乃不近人情，欠幽默之感乎。

若从下一字看，发生的差别更多。若是个“位”，也是个自然人；国却不是。你效忠于君，君会龙心大悦，点头微笑的；你如

bbs.hlmbbs.com

为臣不忠，皇帝马上会喊，“砍掉他的头”。国却不然。你爱他，他不言语。你不爱他，他不言语。你嘴里道着“我爱”，心里一点不，他也不言语。你心里真疼而行为上一点不，他始终不言语哩。

这便有很大的进出。在“爱者”这一面，欺骗既绝对的无碍；在“所爱”那一面尽可以像心像意地任人僭窃。您要记住，国家是绝对不会言语的呀，政府官吏是他的发言人。所以窃国绝不会比窃钩难，而利害之相去甚多。如背叛中华民国总是国法的第一款第一项，而在朝的人谁都可以把这顶大帽子扣在任何老百姓的头上，不管这顶帽子是红色、白色、黑色、黄色，抑粉霞色。

这已经十分的不妥。更进一层，“君臣”这关系早由平列的伦常变为主从的纲目，譬如君为臣纲，咱们能够改称国为民纲吗？还是民为国纲呢？这都不妥当。谁都知道，叫中华民国，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民为国主，则国不得为民纲。反过来，民亦不得国纲。以纲目的关系，向例纲单数，目复数。如君为臣纲，君一人而臣为多数；父为子纲，父一人而子可为多数；夫为妻纲，夫一人而妻依广义亦得为多数，我们如何能以四万万同胞为纲而一个中华民国为目呢？又如官吏称为人民的公仆，话虽美听，亦词藻而已。老百姓是治于人者，官吏们是治人者，治于人反为主，治人者反口口声声自称臣仆。谦德虽可嘉，奈事实不合何。我们果真如此伟大吗？真有点令人不敢信自己的耳目。

若效忠于国，那么，“朕即国家”；若效忠于民，那咱便是人民的总代表，一曰公仆。无论在文字上怎么转圈，到底被他绕了去。怎么算来他都不曾吃一点儿的亏。真是奇迹，令人怅惘。——说到这儿，可以归笔了，“忠”这德行虽不被时人所唾弃，或仍然被提倡着；事实上呢，谁不心里雪亮神情冷漠，除掉傻瓜，才真会一死儿效忠于某。这事实于八年沦陷期间表现得最清楚。谁都

说“我爱国”，却偏偏有了汉奸；汉奸不奇，奇在他也说爱国；汉奸爱国也不甚奇，奇在他说，我比你们不汉奸还爱国。您信也不信？我当然也不信，但叫我怎样回答呢？

这种尴尬情形直追溯到人的心上。近代政治有些观念，似非纲常名教所能范围。五伦的意义，或者变化或竟消失，原来附属在伦常的德行，以失所凭依而跟着动摇，趋于幻灭，那都是必然的。但除掉旧的急速地在崩溃以外，新的什么也未曾建立，故“是非不明”，是非既然不明，那一切的政刑都失了根据。慢说本无善政，善人为政又将如何。故胜利勋章如雨，而人不以为荣；杀奸囚逆，而人不以为辱。人民之名高于九天之上，人民之实沉于九渊之下。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真真一点也勿差，难怪他再三致意，“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如上所说似非闲话，实仅温理旧书耳，以日光下本无新事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回顾与前瞻*

“三十年为一世”，从民八“五四”到现在，时间不为不久，但我们住在北京的人觉得人民无恙，城郭依然，回想起来仿佛如同昨日。每逢“五四”，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写，因为我虽曾参加了一点儿的“五四”，却不过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况且过去的已过去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今年却不然了。大大的不同了，非但三十年为一世值得纪念，大时代的确已到了。马前小卒还是马前小卒，或者更小了一些，但挨着这大时代的边缘：仿佛亦很有光彩的，老话所谓“与有荣焉”，这“五四”的精神也在突变的、雄伟无前的革命中发扬光大起来。这是从民八以来最可纪念，最促人民反省的一回。我虽不懂什么，也不得不就想到的说一点儿。

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因

* 原载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bbs.hlmbbs.com

为抗争辱国的外交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是社会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等，……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在尖端上作一个政治性的爆发而已。所以这个运动发生在北京以后，立刻风靡全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阵容。在今年全国大解放以前，这三十年中很少有过这种伟大令人感动的场面，就是民十七的北伐成功，也还差一点。

再说一句，这两个划时代的转变，实只是一桩事情的延长引伸，不妨当作一本戏看。这很有点像做截搭题的文章，但我的确如此想的。例如共产思想已在那时萌芽。李守常先生一面做“五四”的斗士，一面又是共产主义的先觉和殉道者。鲁迅先生的《呐喊》也大部分在那时候写的。科学和民主可不是还是那科学和民主？就思想的轮廓上看，新民主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和三十年前的“五四”那时所倡导的没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在它的实行。“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这大时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实行上。思想领导的正确性当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像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像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像奇迹。

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如“内除国贼”不就是“反封建”、“惩办战犯”吗？如“外抗强权”不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吗？可有一层，这三十年中却几度迷了路途。尤其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像官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

bbs.hlmbbs.com

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甚至于有时候并不能公开热烈地纪念它。新来的同学们对这佳节，想一例感到欣悦和怀慕罢，但既不曾身历其境，总不太亲切，亦是难免的。再说句老实话，近年来各校同学们这些反抗强力、争取光明的活动，已迈过了“五四”的成绩远甚，只是民八的五月正当时代转捩的关键而已。北大的精神只有一个，何必“五四”，又何必不是“五四”。

旧路虽迷，忽然找着了，前景更有新开展，惊喜惭愧的心情如何可言，我们总应当好好的走着罢。也正剩得这“开步走”的问题。革命的前途，犹艰难而遥远。俗语不说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惟其艰难，惟其遥远，那才更有意思哩。最所欣幸的，光明在前，咱们从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北平北京大学。

祝京市文代会*

北京是历代的名都，去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京都北京，这意义是深长重大的。它不但吹响了新生中国的号角，并且充分表现出北京新生的气象和光明的前景。再说，自中共中央移到这儿以来，那时北京虽未改名，事实上已为人民的首都了。在去年七月间开了中华全国文代大会，这是文艺发展史上的崭新纪录，誉为空前毫不夸大。从文代大会中即产生了全国文联，又在它领导下，全国各地已将次第组织区域性的分会。咱们北京即成为人民的首都！说句老话，即“首善之区”，自更应当赶快把本市文联组织起来。所以这次北京市文代会的召开，它的工作原十分明白：第一，集会许多有代表性的文艺工作者，把这大会开好。第二，有效率地把这市文联组织好，更把它以后工作的路线明确地规定了。我相信，有这许多朋友们聚首一堂，必然能够胜利完成的。

---

* 原载1950年6月1日《人民日报》。

bbs.hlmbbs.com

为这京市的文代会致祝，却也很有些话好说。咱们中国以往的文艺不能说没有很高的造诣，这无可疑惑的。除当时的进步文艺以外，一般的文艺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不想为它服务，至少文艺的果实也被统治阶级的人们抢来吃了，囫囵吞了，糟践了。我常怀着一个妄念，觉得所有货真价实的文艺，没有不是开明的，前进的，为人民的。反过来说，假如它不开明，不前进，不为人民，那必是冒牌。不过却有一层，即为真实的文艺，成份也有种种差别，程度有深浅之别，表现有明暗之异，个性有强弱之分，所以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批判地接受它，一面找出那时代的意义，同时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工作说来容易，做却很难。虽然很难，但这本账总归是要结的。不然，咱们的新文艺便没有根，也就不容易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有一公共的格局，即统治阶级跟人民作对。所以当时文艺工作者要讨好当前的权贵，即不能不歪曲了自己正当立场，向恶势力投降。如果有心申说人民的痛苦，发扬自己的正义感，亦不能不多多少少或明或暗，叛变了这统治阶级。二者必取其一。又是两难，所以他们的心理始终是矛盾的，动摇的，痛苦的。从今以后呵，却直角地拐弯，和以前根本不同了。政府是人民的，人民必须拥护政府。然而旧的观念积得实在够深，形势变化亦太骤，社会上恐怕还有些人不容充分把捉这新观点，这必须用事实和其它种种方法慢慢地去争取。

我们文艺工作者不必再在夹缝里讨生活，自然觉得无限的轻松愉快，可是旧的包袱不太容易抛弃，同时又感到新的肩担非常重大。就算有了正确的观点跟立场，没有工作也是枉然。再从自己的岗位上看，用文字来做媒介要发挥它的普及功能，比依靠声音颜色形状等等特别困难。我们也必须努力去克服它。

我们的文学艺术原是很广大的，有传统的古典文艺，有“五

bbs.hlmbbs.com

四”以来的欧化新文艺，有解放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人民文艺。这次北京市文代会的召开，实在要把这三方面都结合起来，进一步指明以后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们，朋友们，这是多么令人感奋的一桩大事。我们应该有信心的预祝它的成功。我生长江南，在北京为侨寓，却不知不觉已过了三十多年，侥幸能参加这个会，不但很快活，而且觉得我也算个北京人了。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bbs.hlmbbs.com

一年来的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已一周年了。一年的光阴很容易过去，对中国的前途却有了划时代的转变，就中国的历史看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生当这伟大的时代，又住在这人民的首都里，照理说来总该有些很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能够这样么？这变革的幅度建设的规模实在太宏大了，不容易一下子抓住它的全貌。所以即有感想也很凌乱，我们除掉感激得欢欣鼓舞，对自己的工作格外觉着不够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五〇年应该是很艰难的年头儿，但我们已度过了四分之三，如军事、外交、政治、经济，都有很重大的成功，发生过的大事也很多，我直觉地感到三桩事情的意义最为深长。（一）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的订立。（二）全国在分区实行土改，又做得这样细密公平。（三）中国共产党诚意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最近在各地实行整风。为什么意义深长，原无须我多说的。中国正

* 原刊《胜利一周年》，新华书店1950年10月出版。

在逐渐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大业，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可谓人人心中事，也是人人共有的感觉了。

我自己的工作岗位在文教方面，在这儿略说我的所感。文教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是否顶难做，我不敢说。因为别方面的工作也很巨大很艰难啊，或者更辛苦。话虽如此说，文教工作反正很难，所以困难，自有好些原故，详细讲来，可作长篇文字，我只说我暂时想到的这两点罢了。

第一，中国的人民大众，受了过去统治阶级的压迫，一般的文化水平低，咱们这些人实在也没有多大能耐，所以文教工作的进行只好慢慢儿来，无法使它快。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是这话了。譬如去年夏天开了全国文化大会，成立了全国文联；今年春天开了北京市文代会，跟手成立北京市文联（现在上海、天津各地也都召开了文代会），我们这些会开得都很好，文联、文协组织得很完善，工作进行得很认真（在我们这儿，尤其是市文联成立以后），有些文艺界的朋友们已实行下乡下厂了。这都可以乐观，使人兴奋。普及第一的指针已被确认了，能做到多少呢，却是一问题。咱们自然应当力戒急躁。这也是急不出来的事情呵。

第二，这里情形比较复杂，不容易摸着头脑。苏州人有句土话叫做“碰着鼻头转弯”，我们的工作就算碰着壁也不容易知道的。即以上举文化普及一例而论，就有“提高”在那边并行着。自然，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原则性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而事实上并不简单。在目今的阶段里，普及应当先于、重于提高，不成问题，但另一方面想，有时不提高也会妨碍了普及。譬如变戏法老这么一套，说鼓书老这么一段词，提高固然谈不上，但也何尝能够普及呢。陈陈相因，也未必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虽然思想路线必须把握得牢，但技术上的推陈出新也是推行这思想的手段，也是必要的。就以写作而论，难道必须写得雕琢艰深晦涩

bbs.hlmbbs.com

使人听不懂看不明，才算提高吗？这也不必然的。我感觉到老在理论上形式上打圈子并吃不开，打不通，要紧的是有力量能够干，能够打破这圈子，好比大将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只好说大家努力吧。

我的意思原很明白的，文艺的下乡下厂，和教育的门向着工农大开，这是一年来文教工作的两桩大事，可说“双管齐下”，也可以说“双喜临门”。在中国文明史上，地道说来是空前，不易恰当形容。在这古老的园地要开出怎样新鲜的花来，也没人能够预测的。再说，从前封建的统治阶级原不断地在老百姓里头（特别是农民）吸收新的分子，抽出新的血液来以补充他的零落的阵线，复活他的枯竭的生命，却跟现在情形无法比拟。从来是要把工农的优秀分子提升为士大夫使他们为统治阶级尽忠服务，现在却直接教育工农，积极诚意地开发民智，直接使人民站起来，这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我说这个影响会大得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的。

对于最广义的政治，我也是个外行，但也想稍微说两句话。帝国主义到了末期，便格外凶恶，积极备战，但和平的力量也一天一天地在增大。即以帝国主义的魁首美国而论，在和平宣言上签名的已超过二百万人。拿美国的人口数来比，原不算个很大的数目。我们却不要忘记，这是在反动派、战争贩子们重重压迫下的成绩，比苏联所发表的一亿多的巨大数字，意义上自有不同。我们能够说美国人民不跟咱们一样的热爱和平吗？不能！即以数字而论，较朝鲜战争开始时，四十万人的签名已超过了三倍。所以这危机必需克服，也是一定能够克服的。咱们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稳步积极进行建设的工作，咱们要衷心拥护它，更相信它的工作明年、后年会做得更好。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北京。

bbs.hlmbbs.com

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

要讨论如何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学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儿有个先决问题，得先问什么才算是正确的爱国主义。假如我们这思想根本欠正确，就提不到怎样去启发学生们了。简单说来，应是爱国主义跟国际主义好好的结合。

换句话说，我们要有祖国的观点，要有阶级的观点。对咱们一般知识分子说来，阶级的观点是比较生疏的。然而必须掌握了这个观点，那我们一切的爱国的表现方不至落空，也不会引导学生走向错误的路上去。表面上看，“祖国”和“国际”范围有大小，似乎两回事，殊不知正是一件事的两面。横看世界，且更重要。在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先须解决阶级问题；反过来说，如不能用斗争的方法解决了阶级问题，最后消灭了阶级，则民族与民族间，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即不能消除，甚至于相互残杀。同理，努力发扬爱国主义的思想，固然很好，却可能的随时随地发生偏差，什么

* 原载 1952 年 1 月 15 日《语文教学》第六期。

bbs.hlmbbs.com

狭隘的民族主义哩，什么国粹主义哩，非历史的观点哩。这些偏差自然必须避免的，但我们如逐个逐个的回避他们起来，实在也够麻烦的。譬如一迈步就怕走错，那谁敢上路呢。我们并无须逐个的避免，逐点去矫正他们，我们只把握住要点，自然不至于迷失路途。这亦未始不近乎常识，我们应当如何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又如何应当热爱包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哩。即就本国的范围说来，阶级观点，对于爱国思想的教育亦非常扼要。我们虽然爱国，虽然很爱国，却不能无所别择。我们绝不应当无条件的歌颂中华的一切。我们甚而至于不妨爱我们的山河大地，花草虫鱼；但我们绝不该赞美以往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谓独夫民贼呵。我们必须认清劳动的人民，工人跟农民，才是中国的真正主人。这合乎咱们的常识。在历史上岂不正是这样吗？

再说到本题。如何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学，来启发青年们的爱国思想呢？当然也不妨用口号之类来宣传，但单单口号并不够用。如声声地爱国而不曾切实联系到实际，便会落在空洞的主义教条上去。就语言文学这些课程，从选材上来看，共分三种：

（一）凡说中国有什么伟大的，可爱的，可敬的，都能够帮助爱国思想的教育。爱国也是一种感情，跟找爱人一样，对象虽小大不同，爱则无别。如不能具体地感觉着（即所谓感性的认识）中国有什么可爱的，譬如穿衣吃饭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美国特别的亮，外国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就是尊拳也不如洋人的五根雪茄烟哩，那还说什么！爱国岂非一句空话吗？上文已说，这热爱虽冲着整个的中国来的，却不是盲目无别，我们至少也该把住这人民的观点。（二）凡高扬中国人民大众的欢乐的，申诉以往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痛苦哀愁的，即是能表现人民的生活实况的，都能帮助爱国思想的教育。这在古典文学中也有些材料，可以节取。（三）凡今日正确地在思想上作领导的文字，表面上不一定跟

爱国主义有关，也都能够帮助爱国思想的教育。这个理由，在上文已详说了。

在语言跟文学的教学上，分五点来说：（1）应该充分仔细地解释中国语言、文字、文学的优点，也不必讳言它的缺点。但如过分强调一些缺点，也是错误的。（2）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地使用本国的语言文字。语法研究固须配合实例来说明，此外更须多诵读古今人的模范文字。（3）多方面引证来发挥上面所说三种教材里的爱国精神。（4）文学应该是最正确使用语文的范例，所以练习与创作文艺也能增进对于本国的了解。从翻译工作里可以得到中国与他国语言文字比较的认识。（5）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和学生的政治水平，这好像跟语文教学无关，但必须这样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就消极方面来看，无论语言文学的教学也罢，提倡爱国主义也罢，总不免时时发生偏差以至于错误的。错误也说不尽呵。既不能备细列举；纵然一一举出了，上文已说过，实际上也回避不了这么许多咧。但一切的错误都从根本上来。好像许多错误，实在只有一个错误。这自然也不是说胶执着马列主义的教条便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要知道这样，就大大的违反了马列主义。所以应用在实际上去，还尽多变化的。

最后说到我的一点简单而幼稚的感觉。咱们的祖先，一般地说来都是爱国的。每每听见说中华立国悠久，难道这净是碰碰运气么？在我们的年代，却使我们更能够发挥爱国的热情，大大的超过古人，而且能够比他们认识更清楚，应该更加能够坚持下去。三五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苦难。不错，从苦难里孕育着光明，这是伟大的。但我们得问这苦难，谁受了去，谁担荷得最多、最重，这无疑是劳动人民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光荣该归于他们；伟大也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光荣虽不分彼此，照在我们知识分子身

bbs.hlmbbs.com

上却是很薄的。毛主席说过："中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聪明的。"这几个形容词用得个个非常恰当。在狂风暴雨中坚忍不挠，终于站了起来，我们要认识中国的伟大，首先要认识人民的所以伟大。我们也必须先站稳了人民的立场，然后方可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附记**〕本文对于"语文"无全称语言文学。因为"语文"二字指语言文字呢，还是语言文学呢，有时会发生混淆，我曾经碰到这样的实例；所以在本文不用简称。近来有许多名词实在太长，不能不简略；但亦以不发生疑惑为限。假如有混淆的可能，还似乎以用全称为妥。这是我的私见。

bbs.hlmbbs.com

学习宪法草案的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了，六万万人欢腾鼓舞着，这真是天大的喜事。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这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我荣幸地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很早就得到认识它、研究它的机会，愿意谈一谈我自己学习的感想。

我初步认识了真正的民主。我不是学政治法律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度那一套所知本来很少。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我不过十一二岁，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不过十八九岁，那时所憧憬的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平等自由"。大家嚷嚷着的"德先生"，他的全名便叫"德摩克拉西"。从这名称里，也就看出了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倾向。虽然那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已震动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讨和实践已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了，对我个人说来还是比较生疏的。

---

* 原载1954年7月15日《文艺报》第十三期。

bbs.hlmbbs.com

宪法草案初稿的座谈会，每星期都有两次，地点离我住处很近，携带着文件去开会，仿佛儿时夹着书包上学一般，心里非常高兴。这是真的学习。会上充满了“畅所欲言”的民主精神，而所学习的，不是别的，乃是即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国家的根本大法，像我这样对政治社会的知识向来很浅的人，得益自然特别的多。

不但学习文件而已，大家还充分讨论，提出意见来，以备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参考。这就我来说，极兴奋，极感动。自己惭愧，实在懂得太少了。像我这样懂得很少的人也来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事情虽似微沤般的渺小，但从意义上说，却像沧海一般，非常深长的。翻开历史，几时有过呵！

在我们这小组里，同志们大都是文艺工作者，对于法制不怎么内行。但会场上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对了固然好，说错了也没人笑话。大家都努力地学习和钻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及最近的实在情况高度的结合；它巩固了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并为新中国更伟大的建设和全国人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宏伟的一篇史诗。它只有一百多条，这样的简单明了，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却无所不包，对于兄弟民族、妇女、青年、儿童，也无不照顾，真所谓“巨细不遗，毫发无憾”的了。那真是一首史诗。

虽然依我们看来，这般的完美了，但是中央人民政府还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大家的意见，预备将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使它更加完善，使它成为六万万人民的集体创作。像这样彻底民主的宪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它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也给了世界和平人类以莫大的鼓舞。

漫谈百家争鸣*

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性很强，比以前的"百花齐放"更进了一层；也因为这样，社会上对于这方针的理解较多分歧。咱们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做我们的指导思想吗？怎么又要百家争鸣起来？这回听到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得益处很多，非常兴奋。

首先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有矛盾存在着，而且是发展中应该有的现象。认清楚这点，对我们会有好处。这些矛盾主要在人民内部；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明辨是非，以"理"来说服人，不用"力"来压服人。"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仅为发见真理，发展科学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改造思想的中心环节。

关于"百家争鸣"，我以为不必，也不应当在文学上兜圈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不过是一种比喻。拿花儿来比方文

* 原载 1957 年 4 月 14 日《文艺报》第一期。

bbs.hlmbbs.com

艺是很显明的。“百家争鸣”，似稍不同，其实也是一样。“百家争鸣”的原义指所谓“处士横议”。战国时期思想情形相当的混乱，跟我们的时代显然两样。毛主席的讲话里也说，不止百家，可能有一千家，根本上又只有两家。从这里看出“百家”云云显然是个比方。“争鸣”也不应仅从文字看。有些做科学研究的埋头苦干，能够不说他在争鸣？

咬文嚼字总归没有很多的意义，我们必须看这句话的实质。寻求真理为什么要走这“百家争鸣”的道路？马克思列宁等的经典著作在那里，我们照着它说，照着它做，不就是符合了真理吗？像这类的看法已先认了真理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是不合于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俗语说：“真金不怕火来烧。”真理也因经过辩论争执而愈加明白。世上那有害怕批评的真理！依我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提出，不仅为了应付当前的需要，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百年大计，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不要先去限制它，提出若干清规戒律来，怕它会出乱子。“百花齐放”中可能有毒草、“百家争鸣”里可能有人乱嚷胡说。但是否要防患于未然呢？我想，不必。即使有了错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能得到及时和适当的纠正。

说起批评来，我过去还有一个想法可以一谈。既然叫“百家争鸣”，批评家当然是百家之一，还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家。但批评家之所以为家，跟其他诸家稍有不同。当然没有不让他叫的道理。但批评这一家，假如鸣得响彻云霄，那就会把其他各家的声音一起压下去，结果依然一家在那边独唱，不是“百家争鸣”了。批评家在这情形下应保持怎样一个尺度才对？最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团结。指示得十分明确，就把上面所提问题圆满地解决了。

我们需用积极的行动来响应这正确的号召，不必畏缩地顾虑到自己是否像朵鲜花，或者配不配称为专家。

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会上的发言*

几年来，学习时间不算短，但成绩不大。正规的理论学习常被时事政策学习所打断，计划很不够。

从联系业务方面来说，我们所里有一门文艺理论学习，我认为很重要，也抱着很大的热心来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的论著都是经过翻译的，译文很坏，简直没法说。我也曾经找过领导上，说你是不是可以把苏联的文艺理论给我讲一讲。他说有些困难，因为这个问题苏联也在争论中。后来从报刊上才看到，有许多文艺理论问题苏联也在争论，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问题、什么是人民性等问题。

我们的政治理论学习有三种方式：一、上北大夜大学；二、小组讨论；三、自学。

---

* 原载1957年6月3日《学习》第十一期。该刊于5月4日，邀请在京的十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意见。

bbs.hlmbbs.com

这六七年是不是学好了？没有。是不是那么难学？也不是。那么问题在那里呢？我想起有两句老话：一句是“学习要以自觉自愿为基础”；另一句是“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两句老话，从来没有人反对，不过我感觉到这两点并没有真正做到。

一定要自觉自愿

先说自觉自愿。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运动是自愿的。但是有人说，凡是要求进步的人就要参加。那么，不参加就是不进步了。谁愿意不进步呢？这样，自觉自愿的原则就被破坏了。

我觉得解放以来有两个好传统：第一，党外人士要求学习；第二，党帮助党外同志学习。这两个好的传统应该保持。

以共产党为师不是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才是教条主义。现在的问题在于大家不敢把真实情况拿出来。假如，“三反”时我说了一句话：“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就会有人说我是拒绝思想改造。但是，思想改造的确是长期的事情。

非党人士非常想学习，但是，又怕学习，因为过去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改造就是斗争，就有痛苦。承认这个事实是有好处的。像北大哲学系的先生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不容易叫他们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倒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不过也有些旧习惯、旧作风，也不是很轻易改得掉的。学习一定要自觉自愿。

联系实际才能反对教条主义

关于理论脱离实际，我觉得最伟大最现实的是解决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主席所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

bbs.hlmbbs.com

用马列主义来解释中国实际的。

理论脱离实际一定会成为教条主义。但是怎样联系呢？是学好理论再联系实际呢？还是边学边联呢？我看还是边学边联的好。不能说那一天我学好了理论，然后就可以联系了。

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是最好的联系实际；到产地去看看情况也是联系。这两年我有机会出去看看，自然看得很片面，但多少也看到一些情况。一九五五年我去杭州，那时浙江正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后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指示。人家问我：你看到这些问题没有呢？这真叫我为难。我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例如农民对解散合作社情绪很大，有些干部的做法不好，主观主义，不该砍掉的合作社砍掉了，这些我也都看到的。但是我只是看到了一些现象，没有看到本质。不论怎样，下去看看对我是有好处的，从前我不大看报纸上有关农业的新闻。从那次以后，《人民日报》上关于农业的文章我也要看了。

还有一种方式是联系业务。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了几个座谈会：关于李后主词的讨论；关于《琵琶记》的讨论；关于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论文的讨论。这对我都很有好处。虽然有些问题也没有搞得十分明白，但比不搞好一些。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好方法。

一只纸老虎，一匹疯马*

将美帝国主义来比纸老虎，是很形象、生动的。美帝似乎真是只老虎，为什么偏说它纸老虎呢？比喻无论多么确切、恰当，却不宜以词害意。就纸老虎来说，纸糊的一戳就破，美帝这只纸老虎，虽然也一戳就破，咱们却不该轻敌，这是其一。再说，既然是纸糊的，当然不伤人。美帝呢，若不努力抗拒它、打倒它，那的确会伤人的。因此联想到一种纸剪的老虎，小说上常常说起的。术士们用符咒驱使，它就变化伤人，如果你真刀真枪，真杀实砍，一声响亮，现出原形，不过三寸大的一张剪纸而已。这样的纸虎，用来作比喻，是很恰当的。

美帝本来是只纸老虎，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家已领教过了。这次侵略中东，它又要进一步暴露原形。首先它的出兵，是“师出无名”，又道“师直为壮曲为老”。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把别国的革命说成为“间接侵略”，把中国一九四九年的全国解放也说为侵略，

---

* 原载1958年月10日《光明日报》。

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驳斥：难道中国人侵略中国人吗？美帝久已把蒋政权下的中国看做已经到嘴的食物，我们把它夺回来，对老虎来说，大失所望，就此反咬一口，骂我们"侵略"了。像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说法，当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它的武力干涉，必然引起强大的阿拉伯国家联合抵抗。它要进一步侵略伊拉克，将面面受敌，处处挨揍，深陷泥淖，不能拔足，终于一败涂地。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谁用武力蛮干，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因此帝国主义的阵营已动摇混乱，美国本国也舆论哗然。美帝已陷于众叛亲离、空前的孤立状态。

苏联屡次催促早日召开五国政府首脑会议，对于形势不妙的美英帝国主义，也可谓暮鼓晨钟了。然而他们竟执迷不悟，竭力拖延、拒绝，以便扩大侵略。这样的疯狂举动，用常识来看好像不可理解。其实仔细想去，也可以理解的。它所以要发疯胡闹，不是因为他的强，而正因为他的弱。它正是只纸老虎。

这里不妨再提出另一种比喻：一只疯狂的马。《左传》上有一段话，指一匹马说，形容得很好：

> 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

恐有费解处，试参用杜预注，解释且补充如下：

> 古人相信血跟着气走。以气分别扭地乱窜，影响到静脉血管周身波动，终于大动脉也膨胀起来了。这是外强中干。且惟其中干，所以特别的外强。于是进也不得，退也不行，打个旋，转个弯儿都不成。

bbs.hlmbbs.com

这已画出美帝今日狼狈周章的状态了。但《左传》话还没完呢，下边还有一句，叫做：

君必悔之！

究竟悔与不悔，且待事实来证明。借用小说家的套话一表，便是“且听下回分解”。帝国主义这些战争贩子们，不到黄河心不死，当然无所谓悔。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行动起来，拆穿这只纸老虎，制止这匹疯马。

bbs.hlmbbs.com

哀念郑振铎同志*

郑振铎同志的死，为中国和国际文化界人士所同声惋叹，原不仅仅他的朋友们；但在他熟朋友中间，更觉得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他死得这样突然，我听到这坏消息，只觉心头受了重重的一击。说悲、恐、惊，都还不太恰当。

一般说来，总该是震惊沉痛罢。人生是这样的有缺陷。你有了惊恐悲哀，若不借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就好像心里短少点什么，又好像少做了一件对得起人的事情；但是如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你的真情有时就会被这表情达意的工具所限制住了，不能期望读者都来了解言外之意。我虽写这一篇小文，不得不为之踌躇。

当然，人生另有比这大得多的缺陷，古语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像振铎这样兴高采烈，活泼前进，对一切人和事都严肃认真，却又胸无芥蒂的大孩子，谁想得到他会有这样不幸的遭遇。比

---

* 原载 1958 年 11 月 16 日《光明日报》。

bbs.hlmbbs.com

之乐曲，在旋律上是极端不调和的。如深思力索下去，真会叫你发痴。他比我整大了一岁，看起来却至少比我年轻两三岁，换句话说，他虽整整活了六十岁，只差两个月，实在还是个青年哩。光风霁月的神情，海阔天空的襟怀，将永远活在凡认识他的，无论新知旧友的记忆里。人却一去不复返了！

以振铎的生平，难道没有可叙述的？我们正不必替他夸张，他在中国文艺界和文化界总有过不小的贡献，留待将来的论定。我深深感觉着，最难得的是他的天真。所谓"阅世渐深，天真愈减"，虽不必是一个公式，至少，一个人大概不免这样。振铎亦花甲年华了，却老是这样的天真。他心里的青春和他面貌上的青春，一般的可爱。他也有不少的缺点。其中有些，果然是真的。其另一些，一半由于天真所造成的，但在人世里，不能不说它是缺点罢了。举个例子来说，如他有点轻易许人，又似嫉恶过严，好像轻率，又好像感情用事，意气用事。随你怎样说他都行。但不可埋没的，是他爱人的真心。惟其爱人深切，所以容易为他们欢欣，也容易为他们生气了。这在朋友中间，比较容易理解的。

对我来说，他比我先进，也是我的畏友之一。在二十年代中，为了爱国运动，我们之间曾有过一阵争辩。当然，那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气，他却比我早认透了帝国主义凶恶的面貌，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他接触人民革命的实践也比我早，也比我积极。一九五二年以后，在文学研究所，他应当是我的领导人，大家还和从前一样，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过于信任我了，有时我不免辜负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有好处，他不放过赞美我的机会，我有缺点，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说。如他常说："平伯，你不能这样子。"记得今年春天，在他的黄化门寓所茗话，虽只短短的一会儿，对我却是永远不能，也是不该忘记的。

人人都一往而不返。但他的一往不返，显得这样兀突，使后

死者殊难为怀。我只写了一副短短的挽联：

两杯清茗，列坐并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
一角小园，同车曾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几十年的交谊，实非短短的俪偶文字所能包括的，所以这里只叙说他和我最后两面的情形：第一次在十月八日，第二次在十三日，到十七日他就死了。

话说得很平常，却需要一点注释。上联是：文学所开会，大都拼着许多长条案，上面铺着白布。所里只供给白开水。振铎喜欢吃茶，常带着一小匣茶叶。他喜欢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往往把他携来的叶子放一点点在我们的茶杯里，十三日我在所中，时间比平日略早些。振铎也就来了，遂在他的办公室小坐。他沏了两杯茶，开会的时刻也就到了，茶还没有喝什么，觉得很可惜。我们便各人携了一只茶杯、一个茶碟，上楼去开会，仍旧并坐在一排。我因那日下午还有教课，先走了一步。会尚未散，也没有能够向他握别。谁知这是最后的一面！只有天知道。

下联是：比这次稍早一点的上星期三，也一样的开会，一样的并坐吃茶，却有伯祥。会散后一同搭乘铎兄的车回城。他要顺途到他的宝禅寺街的新居看看，我们也跟了去。这是所老房子，相当大，池廊亭榭都有，却黯淡了。里边正搬进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有的地方，书架排得这样挤，人要扁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有一位同志，在那边招呼。厅很宽敞，前面伸出一大方块暗廊沿，大约叫抱厦罢。振铎还说，这里可以借你们昆曲社做曲会。又说，不久他们就要搬家，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到新房子里来了。这大屋，他大概一天也没有住过的，我想。

挽联做得不好，哀感却是真实的。但感情虽然真实，能够借

bbs.hlmbbs.com

这个表现出来么？恐怕不能。下联结句，以碧落代黄泉。要从漫漫的太空里去找长逝的故人，明知这是痴想，有时却由不得自己这样抬头一望。

再说追怀故人，与其用深悲极痛那样的套话，还不如说淡淡的悲哀呵，这样的悲哀，它倒的确不妨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虽说是淡呵，却会悄悄地、暗暗地、偷偷摸摸地向你袭来，使你有时惘惘然，若有所失，有时木木然发呆等等。假如警觉地仔细寻去，又好像没有什么了。

振铎爱书成癖。万卷楹书身后不知怎么样了。他生前曾说，可以捐给公社开办一个图书馆。我想不久一定会有妥善的安排的。记得古诗有云："亡书久似忆良朋"，恕我倒过来用，今后，我将时时追念这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忆振铎兄*

古人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因为随着时光的过去，那悲哀的颜色就会日趋于暗淡了。正唯其如此，所怀念的四周的轮廓虽渐渐的有点模糊，而它的中心形象便会越发的鲜明；也唯其历久而动人思念，这才是更值得追怀的。

北京的秋光依然那样清澈，红旗焕彩，映照晴空，木犀尚有余芳，黄菊已在吐艳。有朋友提起郑振铎先生逝世三周年快到了，我们应该有些文字来纪念他。我仿佛吃了一惊。真格的有三年么？可不是已有三年。时光真是过得好快呵。

文章虽短，说起来话也长。我最初认识他在上海，约当一九二一年（"五四"时期，我们虽同在北京上学，却还不认识）。他住在上海闸北永兴路的小楼上，后来他搬走了，我就住在那里，约也有不足一年的光景。振铎那时经济情况并不宽余，但他却很好客，爱买书，爱喝酒，颇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风。他

* 原载1961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的爱交朋友和好搜求异书，凡是和他熟一点的朋友，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他为人天真烂漫，胸无城府，可谓“善于人同”，却又毫不敷衍假借，有时且嫉严甚严。他也不是不懂得旧社会里有那么一套的“人情世故”，从他写的杂文小说里就可以知道；他却似乎有意反对那一套，他常常藐视那些无聊的举动。虽后来阅历中年，饱经忧患，解放后重睹光明，以至他最后的一刹那，这耿介的脾气却始终没有变。

我于一九二四年年底来北京。后来发生“五卅”事变，我已不在上海了。对我说来，有很大的损失。在这以后，我和振铎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文章已找不着了，大意还可以记得。我那时的看法，认为必先自强，然后能御侮；振铎之意恰相反，他认为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我其时正在逐渐地沉没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迷魂阵里。振铎的一生，变化很多，进步也很快，到他的晚年，是否已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自尚有待于后人论定；但从我一方面看来，他始终走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前进，他是我的“畏友”之一。

上文说过他“善于人同”，却并不肯“苟同”。他如意谓不然，便坚决的以为不可。有时和熟朋友们争执起来，会弄得面红耳赤的。一九五二年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昨天我过北海固城，不禁想起振铎来了。一九五三年的晚秋，比现在还稍晚一点，黄昏时候，我从固城他的办公室，带回来两大包的旧本《红楼梦》，其中有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原封未动，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面。……他供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原希望我把校勘《红楼梦》的工作做得更好，那知到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望。无论为公为私，我是这样

的愧负呵！

再记得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我到他的黄化门寓所，片刻的谈话里，他给我直率的规箴，且真诚地关怀着我，这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当时只认为朋友相逢，亦平常事耳，又谁知即在那年的秋天，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他！

眼看重阳节又快到了。从前上海的老朋友们现都在北京，虽然年纪都增加了若干，精神倒还是年青的。有时聚会，总不免想起振铎来。这悲感不必一定强烈，何况又隔了一些时间，你虽尽可坦然处之，但它却有时竟会蓦然使你“若有所失”。这就很别扭，又难于形容。不由得想起前人的诗句，所谓“亡书久似忆良朋”。像振铎平素特别爱好书籍，借来抒写这淡而悲的感触，似乎也是适当的。

bbs.hlmbbs.com

谈谈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专门搞理论批评的很少，批评家差不多都是创作家，他们自己懂得创作的甘苦，因而也知道别人的甘苦。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它不但是很好的理论批评，而且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又如刘知几的《史通》，是史学的重要著作，文采虽然不及《文心雕龙》，文字也是很讲究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相结合很重要，这样才能抓着痒处，有说服力量；这样，将更有利于百家争鸣。当然，专门的理论批评也决不可废。

怎样古为今用，怎样把古代文艺和理论的遗产运用在今天的创作研究工作上，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五四"时代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遗产，斥之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把过去和现在割断，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也有它的进步意义。

运用古典文艺遗产，也有困难。有些古典文艺的技巧，我看

* 原载1961的5月26日《文艺报》第五期。

对现代文学不能完全适用，例如古典文艺理论很强调炼字，这是有传统的。对白话文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白话以流利通畅为主，怎样使它和“凝炼”相结合，这是一个问题。

文言和口语的差别是古来就有的。《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夫子讲学、行礼，用的是雅言，平时可能说山东土话。所谓雅言就是比较凝炼的语言，或者也就是后来的文言。因“文”、“白”的区分，就使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发生了一种距离。如何跨过这条鸿沟，是解决古为今用问题的一个环节。

现在我们的诗歌是用白话写的，如采用旧诗的方法来炼字，就会变成半文不白的东西。我觉得，散文传统、戏剧传统还比较容易为我们所接受，诗歌传统就比较难一些。但工作做得也很不够。原来中国诗歌从唐杜甫以来就开了一条新路，通向白话。这条线没有断，还在继续发展。到了元曲，诗歌和戏剧相通，就更向白话方面发展了。我觉得宋代诗词、南北曲、弹词唱本、民歌……这些创作，在当时虽不曾标榜、宣传为新诗，事实上走的是新的道路。曲子用在戏剧里，更从原来的“诗意”以外，加上一种戏剧性；所以有些戏曲，如把它当作诗来读，似乎并不见得怎样好，但唱起来、演起来却有动人的力量。这个方面更是新的。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霜桧楼印存》跋*

叶秋同学贤仲，早岁即耽治印，曾为刻一名章，见本编下册。后又承惠新镌数石，弥见道美，殆如良辅所谓矩度既正，巧由熟生者。此虽论歌曲，或亦通于其他技艺欤？顷以《霜桧楼印存》属题，自云视力稍减，而其技与年俱进。他日挥洒铁笔，当更自在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俞平伯识于京寓，时年七十有六。

观自题云三五日刻一石，锲而不舍之诚与得手应心之乐，并见于斯编，则余前跋所云巧由熟生技与年进者，洵不虚也。又得欣瞻元微夫人新镌十石，倡随切磋，俪采相彰，尤为嘉话云。时丙辰三月，腕疾稍愈，为叶秋仁仲题《霜桧楼印存二集》。

* 原刊《德清籍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1995年12月出版，录自刘叶秋《从惠园到南沙沟》一文。

纪念何其芳先生*

初与其芳先生相识，是一九五二年的事。那年筹建文学研究所，其芳任副所长，我自北大中文系调至该所。据他自己讲，三十年代初，曾在清华大学听过我的课。尽管以后他一直用“俞先生”的敬称，但说他是我的学生，却不敢当。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

我到文学所的第一件事，便是校点《红楼梦八十回本》。郑振铎与何其芳供给我许多宝贵的资料，所里并派王佩璋女士协助。一九五八年“八十回校本”出版时，其芳助我写前言。一九六三年我开始编辑《唐宋词选释》，拟写前言，斟酌选目，亦有其芳的协力。选本中苏轼、李清照的作品较多，也有其芳的意见。这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两件事，均因得他相助，而得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并未因担任所长而免灾难；反之，所

* 原刊《衷心感谢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6 月出版。

bbs.hlmbbs.com

受的苦难更甚。一九七〇年，其芳与我同在河南息县东岳集干校。当时我在菜园班，他在猪圈喂猪。记得我还到过那里，帮他驱赶那些不听话的猪。其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罪状”很多，重用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以内行的身分，从事领导工作，尊重知识，选拔人才，方使文学所在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芳先生的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他在晚年，曾研究李义山《锦瑟》诗，又曾翻译德国海涅的诗。惜他早逝，非常痛惜！为录旧作二首，以志纪念：

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
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习劳终岁豫南居，解得耕耘胜读书。
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

附何夫人牟决鸣和诗：

昔曾同步延河岸，光景依稀似昨天。
如水年华流不息，惟余悲痛在人间。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

不懂烧菜，我只会吃，供稿于《中国烹饪》很可笑。亦稍有可说的，在我旧作诗词中有关于饮食，杭州西湖与北京的往事两条。

（一）词中所记

于庚申、甲子间（1920—1924），我随舅家住杭垣，最后搬到外西湖俞楼。东面一小酒馆曰楼外楼，其得名固由于“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诗句，但亦与俞楼有关。俞楼早建，当时亦颇有名，酒楼后起，旧有曲园公所书匾额，现在不见了。

既是邻居，住在俞楼的人往往到楼外楼去叫菜。我们很省俭，只偶尔买些蛋炒饭来吃。从前曾祖住俞楼时，我当然没赶上。光绪壬辰赴杭，有单行本《曲园日记》，于“三月”云：

---

* 原载1982年8月28日《中国烹饪》第四期。

bbs.hlmbbs.com

初八日，吴清卿河帅、彭岱霖观察同来，留之小饮，买楼外楼醋溜鱼佐酒。

更早在清乾隆时，吴锡麒《有正味斋日记》说他家制醋缕鱼甚美，可见那时已有了。“缕”“溜”音近，自是一物。“醋缕”者，盖饰以彩丝所谓“俏头”，与今之五柳鱼相似，“柳”即“缕”也。后来简化不用彩丝，名醋溜鱼。此颇似望文生义，或“溜”即“缕”、“柳”之音讹。二者孰是，未能定也。

于二十年代，有《古槐书屋词》，许宝騄写刻本。《望江南》三章，其第三记食品。今之影印本，乃其姊宝驯摹写，有一字之异，今录新本卷一之文：

西湖忆，三忆酒边鸥。楼上酒招堤上柳，柳丝风约水明楼，风紧柳花稠。　　鱼羹美，佳话昔年留。泼醋烹鲜全带冰，（“冰”，鱼生，读去声。）乳莼新翠不须油。芳指动纤柔。

（《双调望江南》之第三）

此词上片写环境。旧日楼外楼，两间门面，单层，楼上悬店名旗帜，所云“楼上酒招堤上柳”，有青帘沽酒意。今已改建大厦，辉煌一新矣。

下片首两句言宋嫂鱼羹，宋五嫂原在汴京，南渡至临安（今杭州），曾蒙宋高宗宣唤，事见宋人笔记。其鱼羹遗制不传，与今之醋鱼有关系否已不得而知，但西湖鱼羹之美，口碑流传已千载矣。

第三句分两点。“泼醋烹鲜”是做法。“烹鱼”语见《诗经》。醋鱼要嫩，其实不烹亦不溜，是要活鱼，用大锅沸水烫熟，再浇上卤汁的。鱼是真活，不出于厨下。楼外楼在湖堤边置一竹笼养鱼，临时采用，我曾见过。“全带冰（柄）”是款式，醋鱼的一部

bbs.hlmbbs.com

分。客人点了这菜，跑堂的就喊道："全醋鱼带柄"（?），或"醋鱼带柄"。"柄"有音无字，呼者恐亦不知，姑依其声书之。原是瞎猜，非有所据。等拿上菜来，大鱼之外，另有一小碟鱼生，即所谓"柄"。虽是附属品，盖有来历。词稿初刊本用此字谐声，如误认为有"把柄"之意就不甚妥。后在书上看到"冰"有生鱼义，读仄声，比"柄"切合，就在摹本中改了。可惜读时未抄下书名，现已忘记了。

尝疑"带冰"是"设脍"遗风之仅存者，"脍"字亦作"鲙"，生鱼也。其渊源甚古。在中国烹饪有千馀年的历史。《论语》"脍不厌细"即是此品，可见孔夫子也是吃的。晋时张翰想吃故乡的莼鲈，亦是鲈鲙。杜甫《姜七少府设鲙》诗中有"饔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等句，说鱼要活，刀要快，手法要好，将鱼剌剁碎，洒上葱花，描写得很详细。宋人说鱼片其薄如纸，被风吹去，这已是小说的笔法了。设鲙之风，远溯春秋时代，不知何年衰歇。小碟鱼冰，殆犹存古意。日本重生鱼，或亦与中国的鲙有关。

莼鲈齐名，词中"乳莼新翠不须油"句说到莼菜，在江南是极普通的。苏州所吃是太湖莼。杭州所吃大都出绍兴湘湖，西湖亦有之而量较少。莼羹自古有名。"乳莼"言其滑腻，"新翠"言其秀色，"不须油"者是清汤，连上"烹鲜"（醋鱼）亦不须油。此二者固皆可餐也。《曲园日记》三月二十二日云：

> 吾残牙零落，仅存者八，而上下不相当，莼丝柔滑，入口不能捉摸，……因口占一诗云："尚堪大嚼猫头笋，无可如何雉尾莼。"

公时年七十二，自是老境，其实即年青牙齿好，亦不易咬着它，其

bbs.hlmbbs.com

妙处正在于此。滑溜溜，囫囵吞，诚蔬菜中之奇品，其得味，全靠好汤和浇头（鸡、火腿、笋丝之类）衬托。若用纯素，就太清淡了。以前有一种罐头，内分两格，须两头开启，一头是莼菜，一头是浇头，合之为莼菜汤，颇好。

以上说得很罗嗦。却还有些题外闲话。“莼鲈”只是诗中传统的说法，西湖酒家的食单岂限于此。鱼虾，江南的美味。醋鱼以外更有醉虾，亦叫炝虾，以活虾酒醉，加酱油等作料拌之。鲜虾的来源，或亦竹笼中物。及送上醉虾来，一碟之上更覆一碟，且要待一忽儿吃，不然，虾就要迸起来了，开盖时亦不免。

还有家庭仿制品，我未到杭州，即已尝过杭州味。我曾祖来往苏、杭多年，回家亦命家人学制醋鱼、响铃儿。醋鱼之外如响铃儿，其制法以豆腐皮卷肉馅，露出两头，长约一寸，略带圆形如铃，用油炸脆了，吃起来花花作响，故名“响铃儿”。“儿”字重读，杭音也。《梦粱录》曰：“中瓦子前谓之五花儿中心”，三字杭音宛然相似，盖千年无改也。后来在杭尝到真品，方知其差别。即如“响铃儿”，家仿者黑小而紧，市售者肥白而松，盖其油多而火旺，家庖无此条件。唐临晋帖，自不如真。但家常菜亦别有风味，稍带些焦，不那么腻，小时候喜欢吃，故至今犹未忘耳。

（二）诗中所记

一九五二壬辰《未名之谣》歌行中关于饮食的，杭州以外又说到北京，分列如下，先说杭州。

> 湖滨酒座擅烹鱼，宁似钱塘五嫂无？盛暑凌晨羊汤饭，职家风味思行都。

这里提到烹鱼、羊汤饭。吴自牧《梦粱录》曰：

杭城市肆各家有名者，如……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中瓦前职家羊饭。（卷十三“铺席”）

钱塘是临西湖三城门之一，非泛称杭州。瓦子是游玩场所，中瓦即中瓦子。

“羊汤饭”，须稍说明。这个题目原拟写入《燕知草》，后因材料不够就搁下了。二十年代初，我在杭州听舅父说有羊汤饭，每天开得极早，到八点以后就休息了。因有点好奇心，说要去尝尝，后来舅父果然带我们去了，在羊坝头，店名失忆。记得是个夏天，起个大清早，到了那边一看，果然顾客如云，高朋满座。平常早点总在家吃，清晨上酒馆见此盛况深以为异，食品总是出在羊身上的，白煮为多，甚清洁。后未再往。看到《梦粱录》、《武林旧事》，皆有“羊饭”之名，“羊汤饭”盖其遗风。所云“职家”等等疑皆是回民。诗云“行都”，南渡之初以临安为行都，犹存恢复中原意。

北来以后，京中羊肉馆好而且多，远胜浙杭。但所谓“爆、烤、涮”却与羊汤饭风味迥异，羊汤饭盖维吾尔族传统吃羊肉之法，迄今西北犹然，由来已久。若今北京之东来顺、烤肉宛的吃法或另有渊源，为满、蒙之遗风欤。

说到北京，其诗下文另节云：

杨柳旗亭堪系马，欲典春衣无顾藉。南烹江腐又潘鱼，川闽肴蒸兼貊炙。

首二句比拟之词不必写实。如京中酒家无旗亭系马之事。次句用

bbs.hlmbbs.com

杜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我不曾做官，何“典春衣”之有？且家中人亦必不许。“无顾藉”，不管不顾，不在乎之意，言其放浪耳。

但这两句亦有些实事作影，非全是瞎说。在上学时，我有一张清人钱杜（叔美）的山水画，簇新全绫裱的。钱氏画笔秀美，舅父夙喜之，但这张是赝品，他就给了我，我悬在京寓外室，不知怎的就三文不当两文地卖给打鼓儿的了。固未必用来吃小馆，反正是瞎花掉了，其谬如此，故云“无顾藉”也。如要在诗中实叙，自不可能。至于“杨柳旗亭堪系马”，虽无“系马”事，而“杨柳旗亭”，略可附会。

北京酒肆中有杨柳楼台的是会贤堂。其地在什刹前海的北岸。什刹海垂杨最盛，更有荷花。会贤堂乃山东馆子，是个大饭庄，房舍甚多，可办喜庆宴会，平时约友酒叙，菜亦至佳。夏日有冰碗、水晶肘子、高力莲花、荷叶粥，皆祛暑妙品。冬日有京师著名的山楂蜜糕。我只是随众陪座，未曾单去。大饭庄是不宜独酌的。卢沟桥事变后，就没有再到了，亦不知其何时歇业。在作歌时，此句原是泛说，非有所指。现在想来，如指实说，却很切合，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差错来。可见说诗之容易穿凿附会也。

我虽久住北京，能说的饮馔却亦不多，如下文纪实的。“南烹江腐又潘鱼”，谓广和居。原在宣外北半截胡同，晚清士夫觞咏之地。我到京未久，曾随尊长前往，印象已很模糊。其后一迁至西长安街，二迁至西四丁字街，其地即今之同和居也。

“南烹”谓南方的烹调，以指山东馆似不恰当，但山东亦在燕京之南，而下文所举名菜也是南人教的。“江豆腐”传自江韵涛太守①，用碎豆腐，八宝制法。潘鱼，传自潘耀如编修，福建人（俗

① 以上三条所记人名，俱见夏孙桐（闰枝）《观所尚斋诗存·广和居记事诗》注，其言当可信。

云潘伯寅所传，盖非)，以香菇、虾米、笋干作汤川鱼，其味清美。又有吴鱼片汤传自吴慎生中书，亦佳。以人得名的肴馔，他肆亦有之，只此店有近百年的历史，故记之耳。我只去过一次，未能多领略。

北京乃历代的都城，故多四方的市肆。除普通食品外，各有其拿手菜，不相混淆，我初进京时犹然。最盛的是山东馆，就东城说，晚清之福全馆，民初之东兴楼皆是。若北京本地风味，恐只有和顺居白肉馆。烧烤，满蒙之遗俗。

“川闽肴蒸兼貊炙。”说起川馆，早年宣外骡马市大街瑞记有名，我只于一九二五年随父母去过一次。四川菜重麻辣，而我那时所尝，却并不觉得太辣。这或由于点菜“免辣”之故，或有时地、流派的不同。四川菜大约不止一种。如今之四川饭店，风味就和我忆中的瑞记不同。又四十年代北大未迁时，景山东街开一四川小铺，店名不记得。它的回锅肉、麻婆豆腐，的确不差，可是真辣。

闽庖善治海鲜，口味淡美，名菜颇多。我因有福建亲戚，婶母亦闽人，故知之较稔。其市肆京中颇多。忆二十年代东四北大街有一闽式小馆甚精，字号失记。那时北洋政府的海军部近十二条胡同，官吏多闽人，遂设此店，予颇喜之。店铺以外还有单干的闽厨（他省有之否，未详)，专应外会筵席，如我家请教过的有王厨（雨亭)、林厨。某厨之称，来源已久，如宋人记载中即有“某厨开沽”之文，不止一姓，以厨丁为单位，较之招牌更为可靠。如只看招牌，贸贸然而往，换了“大师父”，则昨日今朝，风味天渊矣。“吃小馆”是句口头语，却没有说吃大馆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貊炙有两解，狭义的可释为“北方外族的烤肉”，广义借指西餐。上海人叫大菜，从英文译来的，亦有真赝之别，仿制的比原

bbs.hlmbbs.com

式似更对吾人的胃口。上海一般的大菜中国化了，却以“英法大菜”号召，亦当时崇洋风气。北京西餐馆，散在九城，比较有地道洋味的，多在崇文门路东一带（路西广场，庚子遗迹），地近使馆区。

西餐取材比中菜简单些。以牛肉为主，羊次之，猪为下。“猪肉和豆”是平民的食品。我时尝戏说，你如不会吃带血的牛排，那西洋就没有好菜了。话虽稍过，亦近乎实。西餐自有其优点，如“桌仪”、肴馔的次序装饰等等，却亦有不大好吃的，自然是个人的口味。如我在国内每喜喝西菜里的汤，但到了英国船上却大失所望。名曰“清汤”，真是“臣心如水的汤”，一点味也没得，倒有些药气味。西洋例不用味精，宜其如此。英国烹调本不大高明，大陆诸国盖皆胜之。由法、意而德、俄，口味渐近东方，我们今日还喜啜俄国红菜汤也。

又北京的烤肉，远承毡幕遗风，直译“貊炙”，最为切合。但我当时想到的却是西餐里的牛排。《红楼梦》中的吃鹿肉，与今日烤肉吃法相同，只用鹿比用牛羊更贵族化耳。

我从前在京喜吃小馆，后来兴致渐差，一九七五年患病后，不能独自出门就更衰了。一九五〇年前《蝶恋花》词有“驼陌尘悰如梦寐”，“麦酒盈尊容易醉”等句，题曰“东华醉归”，指东华门大街的“华宫”，供应俄式西餐，日本式鸡素烧。近在西四新张的西餐厅遇见一服务员，云是华宫旧人，他还认识我，并记得吾父，知其所嗜。其事至今三十馀年，若我初来京住东华门时，数将倍焉。韶光水逝，旧侣星稀，于一饮一啄之微，亦多怅触，拉杂书之，辄有经过黄公酒垆之感，又不止“襟上杭州旧酒痕”已也。

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北京。

崇祯吊死在哪里？*

西方作家邓尼在《一代的伟人》书中如此记载明崇祯帝一事：(上言砍伤长平公主事)“她那精神错乱的父亲就北出宫廷爬上煤山，在那里又查看外国来的大炮，他又给李自成写了 血书，要求他不要压迫老百姓，不要再用那些不忠的官僚。然后他自己就在管园人所住小屋里椽子上吊死了。”

现在景山公园的北面矮枝上，标明是崇祯吊死处，与此不同，未知孰是。西洋人之言必得之传闻，且未言何人陪从，好像皇帝独往独来，亦不尽可靠。但闯王说要进京亦非马上就到。崇祯吊死在园丁小屋内较合情理，今云道旁小树疑出后人附会，未知然否？

* 原载 1982 年 9 月 22 日《北京晚报》。

癸亥年初五之梦*

似在老君堂旧寓，得一古书琴谱之类，闻妻在隔壁吟唱。其曲名《辞祠禄词》① 只听了三数句，清晰能理解。文词雅驯，似唐宋八家，音调和平宛转，有似阳关三叠，醉翁操，歌罢寂然。初不拟出现，以不觉其身故，亦无伤逝之怀。于时天色阴沉欲雨，心情黯淡。旋醒，天甫黎明。

予昔有《梦雨吟》云："闻声思暂对，睹影记前姿。"②今则空闻声而不睹影，又岂能暂对耶？晨起九点书。时润儿夫妇在返天津途中，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

---

* 原刊《德清籍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1995 年 12 月出版。录自冯其庸《语可诲人，光可鉴物》一文。

① 一名《三同音字》。宋人祠禄为大臣宫观虚衔，略似今之退休养老金。

② 诗见本全集第一卷"旧体诗词"部分。——编者注

bbs.hlmbbs.com

谈虎丘剑池*

《大戴礼记·保傅篇》：

越王不颓旧冢而吴人服。

只此一句，故事不详，亦未见他书，盖别有所据，而今亡矣。北周卢辩注曰："盖勾践也"；下又云"皆得民心也"。

按卢说"越王"为勾践，于"旧冢"无注，以义推之，盖即阖闾冢。或更包括其他吴先王，主要的在于阖闾，注谓"得民心"者指此而言。吴山越水，佳话流传，此"虎丘剑池"所以为千秋名胜，固不仅风景之佳。若视同培塿杯水而小之，非知古今者也。

吴梅村《虎丘夜集》写剑池云：

---

* 原载 1984 年 2 月《浙江画报》。

火照灵湫暑月寒，钟埋苦雾阴崖黑。鲁公擘窠字如斗，忠孝轮囷鬼神走，藓剥苔侵耿不磨，手扪沉吟立来久。

名贤巨刻，光景宛然。明代如此，再远不可悉知，其为胜迹，固无恙也。余浙人而生长于苏，于吴越并有桑梓之敬，偶拾遗闻，遂略记焉。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

记家藏日本写经残卷*

原卷旧锦裱，上有“惊燕”两条，改装直幅。其外有先君题曰：“是经为宏法禅师所书。师名圣宝，天长时人，名列高僧传。观东国石刻，师之真迹，与此无毫发异。纸广一尺七寸，高七寸五分，尾钤圣宝印。天长为淳和天皇建元之号，当中国唐穆宗文宗长庆太和间。历千馀年墨采如新。光绪己丑（1889 年）陈君矩使日本归，携赠先祖于吴下。越三十年己未（1919 年）陛云重装于北京并记。”

谨按：残卷首尾皆缺，并无署名。左下衬纸上有朱印“圣宝”字。先君旧题盖据当日赠卷者口述。卷上原有一小条凡三行，文曰：

白纸墨字经“求是以请护”以下卅行弘法大师　古笔了仲（下有方印“笔迹关”）纸中圣宝之有藏印

---

* 原载 1983 年 4 月 9 日《团结报》。

bbs.hlmbbs.com

“求是”云云乃引经文首句残字，“求”字断。“了仲”不详，待考。弘法是称号，其写经见于此。圣宝是收藏者，当在其后，固非一人。二师皆日本古代高僧，当中国唐时。此条原附，未知来历，语或可信。

近友人周绍良君见告，弘法即空海和尚，于公元八〇四至八〇六年，唐顺宗宪宗时来游我国。则前题所云当穆宗文宗朝者，盖谓圣宝也。年远迹湮，况在异国，孤陋寡闻，难得备陈。他年若访东瀛，或能溯接源流，辨其真赝也。

以无题目，不知是何经论。其中两提“经云”，下有引文可核对，岂论“般若”乎。其文理缜密，一字不苟，曾为之句读，叹其精要。书法亦矜严，无涂乙处，写经体也。即偶用别字，亦非泛泛，如“烦恼”之作“烦惚”，合于初唐名刻“砖塔铭”，自是唐贤笔法，非后之浅人所能悬拟者，诚写经之上品也。我国写经多用硬黄，此是白色纸细乌丝格，与原条云“白纸”者合，不知有千年之寿否，宜待鉴古家考之。其高七寸五分，与一般硬黄写经纸合；宽度不足，约短数寸，因是残卷耳。

卷之右下，钤收藏印“贵阳陈矩”、“景文阁”。陈氏与吾家有戚谊，以之赠我曾祖。历九十五年幸存，行将施与佛寺。顷始附钤一章志传流之绪。“春在堂藏”四字，乃先君其后在京时所铸铜印，非吴下曲园故物也。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再记日本写经《胜鬘宝窟》*

一九八三年迻录斯卷时（编者按：指《记家藏日本写经残卷》一文），于是何经论、何人撰述皆茫无所知。旋于四月间，以之呈献佛教协会，即荷惠纳。顷得见会中刊物《法音》一九八四第三期，内载卷子影印本并前者拙稿，又有任杰同志释文附记云：

> 此段写经，据原题为唐代日本高僧空海所书。经检寻，内容为隋吉藏撰《胜鬘宝窟》文，解《胜鬘经》义。

其下历叙中日两国各版本，经过比较，结云："始末文句，上下连接，一字不差。"检校明审，读之不胜欣感。

斯卷于清光绪时来自东国，久藏吾家，百载沉翳，一旦豁然，洵物之存佚有数，显晦有时，亦余晚年之深幸也。

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

* 原载 1984 年 7 月 14 日《团结报》。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 原载1985年《文史知识》第八期。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像话，简直不能读。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对《红楼梦》，既不好学，又不深思，怎么能心知其意呢？《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自学之法，当明作意。要替作者设想，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联系。作者怎么写，读者怎么看，似乎很简单。然于茫茫烟雾之中欲辨众说之是非，以一孔之见，上窥古人之用心，实非易事。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

bbs.hlmbbs.com

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覆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词；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既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做成，而且恐怕永远也做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

bbs.hlmbbs.com

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总之，文史哲三大类中还有好多问题，多年来仍没有解决。书虽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我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五）

再谈几句题外的话。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的质量问题。比如古籍的整理点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一些校点本，在校勘、标点上错误多得异乎寻常，有时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不仅给我们的文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要误人子弟。另外，还有许多书籍的问题出在印刷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此等等，都亟待解决。因而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

序《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

杭州大学教授华宇清先生著《鸿轩论学》一书（副书名《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评述郑子瑜先生论骘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陈望道、丰子恺、蒋祖贻及我七个浙江同乡的作品；除鲁迅外，兼叙与我们的交谊。

我和子瑜先生的交往，始于五十年代，是经知堂师的介绍，要我为他的选集题签，并向我索书；感于他的热情，皆应之。此后稀稀疏疏地通了些信，却始终未能晤面。一九八六年，我应邀往香港，主持《红楼梦》讲座。行前，得子瑜先生远地来书，并附一绝云：

合浦还珠已可期，先生来此正当时。
十年枉被狂徒议，无损真金忽与厘。

* 原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bbs.hlmbbs.com

诗虽承赏，然过誉之词，实不敢当。我到香港后，他复在《明报》发表文章，以示欢迎；更与一些港台作家及中大的友人设素食殷勤款待，谊厚情深，于此可见。

此书系据实之作，夹叙夹议，集史料、学术和文学于一体，别具一格，颇有价值，值得一读。

作者要我为撰序文，因年老手颤，不能执笔，爰口述数言，命外孙韦柰代笔，勉为序。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于北京。

俞平伯全集

平伯

花山文艺出版社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